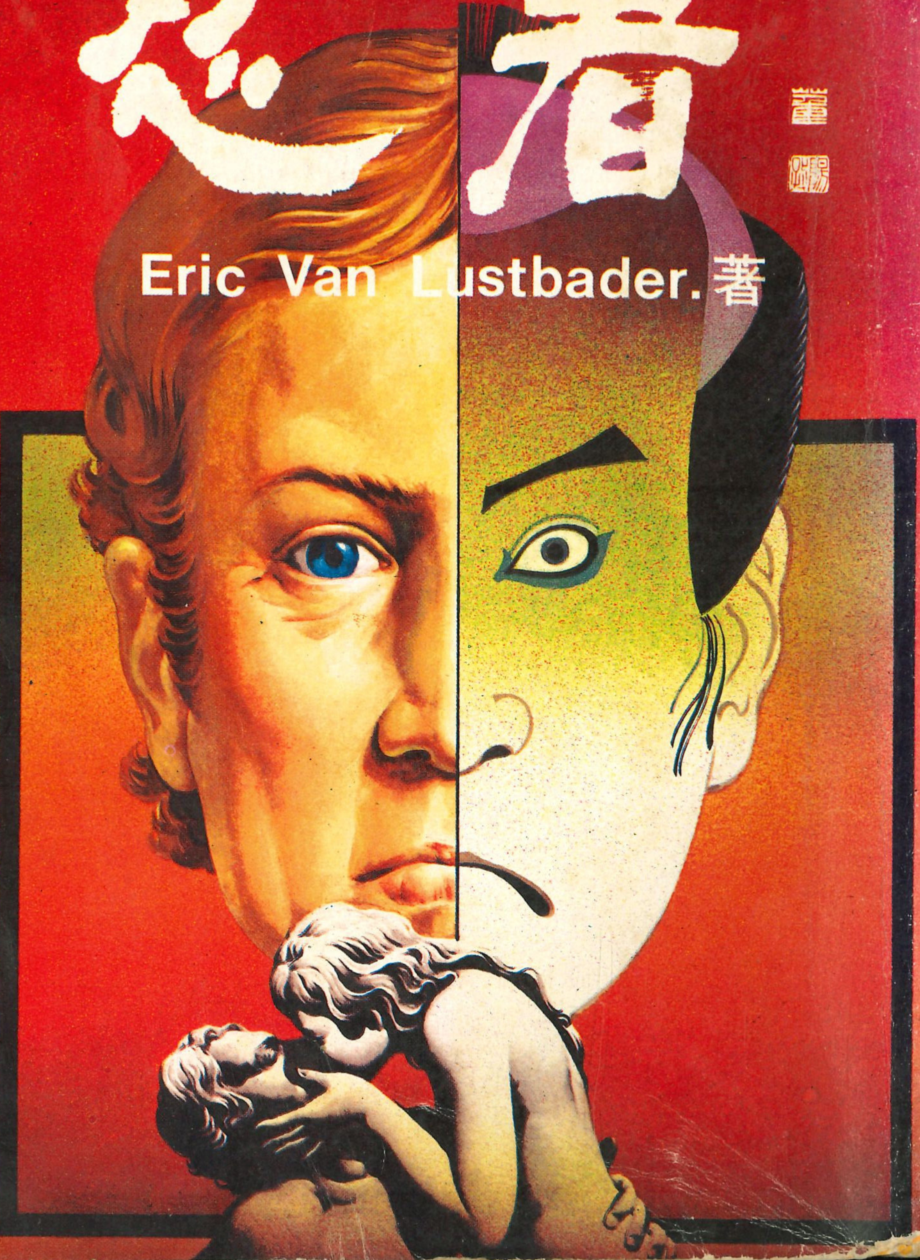
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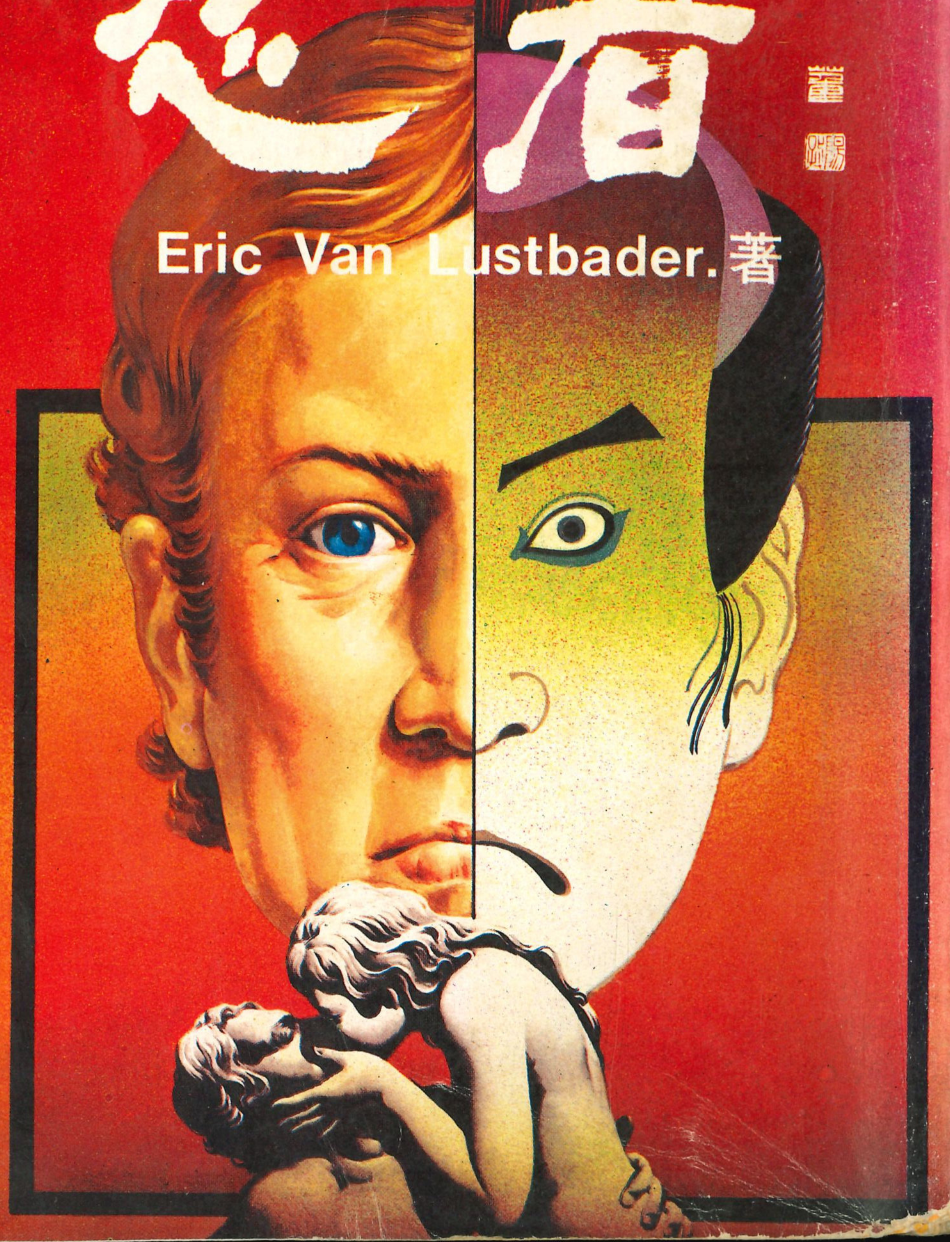
董

Eric Van Lustbader. 著



忍者

Eric Van Lustbader. 著



代名作

忍者

駿馬文化公司

T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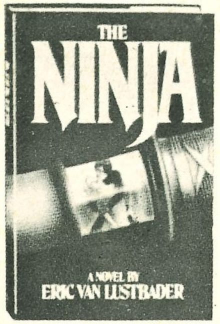
在世界各地的技擊中，惟有日本的武士道與忍術得與中國的武術差可比擬，本書作者以時空交遞的手法，細膩的將日本武士道精神與忍術的神秘展現在讀者眼前，其間更有東西文化的衝突，男歡女愛的激情，刎頸之交的護持與家族親情的流露。本書是部探索人性的推理小說，是值得一看再看甚至推薦給朋友的一部好書。

忍者

譯　　者：黃　家　美
封面設計：林　崇　漢
題　　字：董　陽　孜

忍者

The Ninja



「忍者」一書是依美國當代名家ERIC VAN LUSTBADER所著之 NINJA 翻譯而成，本書在美國至爲暢銷，發行遍及全球的「LIFE」雜誌亦曾加以推薦。讀社一本服務讀者之敬業精神，特聘名家翻譯而成，字句精美，可讀性極高。

編者誌

邇來，東方文化的神秘氣息，在西方世界掀起了「東方熱」，生活所及莫不以沾染東方色彩為尚，靡風所至更出現了以探討東方文化精神的小說、電影及著作，而「忍者」一書，正是其中的上乘之作。

所謂「忍」無非是指日本的一種武術而言，而「忍者」則毋寧是表現武士道精神的殺手罷了。然則本書作者艾瑞克·范·勞斯貝德卻透過一些曲折離奇、神秘詭異的情節，精細地討論了東西文化衝突的焦點及精神互異的分野，更從而探討了人性中因情慾而無可奈何的隱私，其描寫男歡女愛的手筆尤為大膽書中文辭華麗細微，內容峰迴路轉，使讀者輕易便陷入撲朔迷離的氣氛而不自覺。

全書以時空交錯之技巧貫穿整個故事，手法高妙，扣人心弦，再以「忍者」之神秘行動運串全局，高潮迭起，轉折起伏，非至讀完不能罷休。

然而本書之最大成功處，還是在於作者精闢的表露了「忍者」的面貌，及其殘酷的報復世界——在這些層出不窮的報復行動中，被扭曲的人性展現了人性的掙扎：有愛與恨的交織、有靈與慾的矛盾，更有正義與邪惡的徬徨……這些伏湧而至的衝擊，正是一個人企圖從他過去生活桎梏中掙脫出來的過程，其中有血有淚，感人肺腑，堪稱「時代名作」；而其曠世之筆，實不虛得名。

有人說——

這是一部日本的戰爭哲學。

——本社編輯部 謹誌

70·9·15

・目錄・

地　九
風　一二七
水　二一一
火　三五一
忍者　五五五
後記　六九九

三千年來，愛在東方一直被認爲是一種藝術，死亡也享有同樣的地位。

日本武藝傳統，是所謂高貴的武士在忍術中尋求最極至的表現。在這些傳統裏，卻有着對「忍者」頂禮膜拜的黑暗一面——無情的刺客，他們沉迷於丹藥和幻術，精通千百種殺戮的方法。

艾力克・范・拉斯貝特這本雷霆萬鈞、滿篇熱情和充滿衝擊力的小說，把我們帶入了鮮爲人知的忍者世界裏——通篇不但描繪了戰後的日本，也引見了今日的紐約。

故事是以一個東西混血的尼可拉斯・黎尼爾，和一位富有的工業家女兒的愛情故事展開序幕。緊接着，他面臨了各種忍者式的謀殺，因此引出了他屬於日本的另一部份生命；此後劇情急轉直下，我們看到了他那中日混血的母親——謝旺氏以及他那身爲英國軍官的父親。戰後色慾橫流的日本，正深深的刺戮著他。他初戀的情人——裕子，她的肉慾正和忍者的無情殺戮一般的複雜。再提及今日的紐約，我們看到了外國秘密的另一層面——在那兒，人們像泰利・塔納卡之流的，大家皆擁有一家武術俱樂部。阿媽——中國城裏一家妓院的老鴇，手下的那些少男、少女都經過了嚴格的調教，以滿足那些最苛求的慾望。

作者敍述一個人，如何試著去擺脫他夢魘般的過去。而「忍者」正是一本描述當今人慾橫流

的驚人之作。本故事揉和了古老的色慾和現代的熱情，其所涵蓋的也正是這盡是宣洩和報復的恐怖時代。

楔子

死亡經常隱匿在黑暗之中。

這是他們教他的第一件事，而他也一直銘記在心；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即使在白天，他也能夠行動而不被人察覺。不過，黑夜倒是他一個極爲特殊的朋友。

現在刺耳的警鈴壓過了夜間所有的聲音——唧唧的蟲鳴，海浪拍擊着灰色沙灘，撲打在六十英尺外黑色礁石上雷般的隆隆巨響，及遠處樹叢頂上，一隻被驚擾烏鴉鹵莽的聒噪。

突然間，屋內的燈亮了，屋外老無花果樹上的葉子迅即被鑲上一圈圈朦朦的黃暈。此刻，他已從車邊避開，穩當地隱藏在修飾精巧的籬笆陰影中；他目前並不十分需要這一層掩護，因爲他穿着不反光的夜行衣——短靴、棉褲、長袖上衣、蘆草編結塗黑的背心、手套以及一個只在眼部露出一條縫的頭罩。眼角抹上煤煙及木炭粉末的混合物，以消除任何可能的反光。也更因着他以前接受的艱苦訓練早已根深蒂固的成爲他身體的一部份，使他足以達成任何既定的目標，並排除任何可能危及安全而在判斷上所犯的錯誤。

接着玄關的燈亮了，一羣小飛蟲繞着燈光打轉。尖銳的汽車防盜鈴幾乎使他聽不到開門的聲響，但他在心中默數着時間，並且準確的掌握恰當的時機……

巴瑞・布勞根走出了黃暈燈光下的大門，他穿着牛仔褲以及白色的恤衫，未扣上的褲扣顯得他匆忙中的狼狽，他的右手握着一支手電筒。

他站在略高的門檻上揮動着手電筒，將那道細細的光柱在停車的地方來回游移着。電筒的光芒從平滑的車身折射出去，刺穿了深沉的黑夜。他瞥了一眼並移開了光柱，在這一刻，他實在無意走去察看他的車子，或是做出任何這一類毫無意義的事。

在不到半個鐘頭之前，他才和安廸大吵了一架，很自然的，安廸掉頭衝進了黑暗而結束了這場爭執。大概回城裏去了吧！他這樣猜想着，反正，安廸活該如此，誰教狗養的他愛亂發脾氣給自己惹麻煩，但安廸一直就是這個樣子。

「老實說，」巴瑞生氣的想着：「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容忍他？」他百思不解的搖了搖頭，然而，他就是一直隱忍了下來。

他步下了一段短短的石階，小心的避開了第一塊已有裂縫的草皮——這只是周遭事物的其中一樣而已，安廸曾答應在這星期將它補好的。他慢慢的走過潮濕的草坪，朝着那輛黑而笨重的車子走去。海風自他左側小楓樹頂呼嘯而過，他幾乎能隱約看出籬笆上粗短的柵欄。

「我他媽的到底在跟這輛朋馳車搞啥個東西？」他反問自己。

「要不是安廸，才不會有這鬼玩意兒，但是安廸喜歡各種高級的享受，除非是一流的，否則，他不會喜歡到那些不夠水準的地方去。當然啦！那也包括我……」巴瑞悶悶不樂的想着。

他繼續往馬路下坡處望了一會兒，好像他看到了安廸那輛暗黑色奧廸的車燈，在他面前的草坪上畫了一道扇形的光芒，巴瑞突然轉身走開。

「今晚不可能。」他想着：「他從不這麼快就消氣的。」

當他移動的時候，他揮動手電筒使光柱穿過籬笆頂端，沿着碎石的車道一直射到車身上，當他走近朋馳車的時候，車身的反光也愈來愈耀眼。

「天殺的暑熱，」他心裏咒罵着：「總是引發了車上的防盜鈴。看樣子今晚我是別想睡了，我早該在罵完安廸狗屎之前，就該想到這一點的。」

他停下來，望了望四周，然後彎腰開了車鎖，掀起車蓋。他探頭向內張望，用手電筒逐一察看引擎部份，最後，光柱停在蓄電瓶上。

覺得滿意之後，他閤上了引擎蓋，並繞車而行，一扇扇的檢視車窗，仔細地用手電筒照着車窗玻璃和車身的接縫處，他想找出企圖用力撬開進入的痕跡。在什麼都沒發現之後，他走回左側，再度彎腰，掏出一把鑰匙插入車身側面一個附屬裝置裏，很快的用鑰匙扭了一下，然後警鈴停止了。蟲鳴再度開始，而沙沙的浪潮也顯示着仍無休止的拍擊着逐漸被侵蝕的海岸。

巴瑞開始掉頭走向屋子，就在這時候，他似乎聽到在他的房子前，一個低矮懸崖邊緣有短促的噼啪聲。在他聽來，好像是人赤足奔跑所發出的聲音，他轉過身子，舉起手電筒察看那個區域，但他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東西。

好奇的，他越過草坪，走入一片他從未想麻煩自己去割刈的長野草堆裏，因爲這些草長得太靠近這塊略略凸起的土地的邊緣。不多久，由黏板岩構成的懸崖就出現在他眼前，他沿着懸崖凝

視着左右兩側。就在他的下方，他看到嘩啦啦滾滾而來的碎浪，以及頂端如珍珠般的浪花。

「漲潮了！」他想。

他胸口的痛楚來得毫無警示。他朝後摔了出去，如同一隻無形的手推了他一把似的，他沿着被露水打濕的岩石邊摔倒。他奮力的伸手撐持兩側以保平衡，手電筒像夜空裏的一顆小流星，旋轉的墜了下去。當它撞擊到底下的岩石時，他很清晰的聽到發出『砰』的聲響，然後飛彈出去，劃了個長弧，像自殺的螢火蟲般墜入海中。他的嘴唇發抖，他想大叫，但是只能發出毫無意義、不相干的喘息聲……現在他才了解，魚被釣起的剎那間的那種感覺了。

他的手腳似乎有如錨般的沉重，空氣裏也似乎沒有氧氣了，他感到自己像是一個遺失在外星球而無太空衣防護的太空人。處於墜入黑茫茫的大海中的邊緣，他無法協調自己的動作，他力圖在粗糙不穩的岩面上保持平衡。朦朧中，他想可能是心臟病發作，現在大概無望了，他試着回憶如何做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正當嚐試的時候，他死了……

當所有的動作都消失之後，一個黑影離開了籬笆，迅速寂靜地走過了岩石——即使是蟲或夜貓都沒有被他的經過打擾。

那黑影跪在屍體的旁邊，黑色的手指忙着處理屍體左胸心臟位置上插着的一個黑色金屬製成的東西。隨着最後的一擰，那個東西被拔了下來。

他先檢查屍體的頸動脈，然後專心地凝視了眼珠子半晌，最後再察看手趾。

靜靜地，黑影對自己吟誦本願心經。

他站了起來，屍體在他的手臂中輕若無物，用了一個幾乎無法識別的動作或力量，他把屍體拋了出去，越過岩石邊緣，墜入黑暗之中，他的力道拿捏得極準，屍體正好落入了深水部份，立刻被急浪吞沒了。

瞬間，黑影消逝隱沒，成爲黑夜的一部份——輕巧的他並沒有留下任何可供追察的痕跡。

地

紐約／西灣橋

夏天

現在

，當尼可拉斯・黎尼爾看到他們從水裏撈起一個藍白相間發脹的屍體時，他掉頭就走，遠遠地步下沙灘。這會兒，也正是一大堆人開始擠着看熱鬧的時候。

一羣羣的蒼蠅，嗡嗡地繞着灘上漲潮線邊緣的沙堆直打轉，乾了的海浪泡沫，像是孩子頭上金色的鬈髮。再過去，細長的海浪捲了過來，它先是藍紫色，然後頂上湧現白色的泡沫，最後打在他腳旁濕潤的沙子上。

他把腳趾頭埋在沙裏，正如同他童年時所做的一樣。當然，這並沒有什麼用，當沙灘被浪潮無情地侵蝕着的時候，海浪一下子就漫過了他站的地方，他的腳又一寸一寸的露了出來。

一直到現在，整個下午都很寧靜，雖然這已經是七月的最後一個禮拜，而且也已過了一半。通往海邊的公路仍冷冷清清的。他不自覺的伸手想掏那包黑色烟草的香煙，但是他早已不隨身攜帶了——六個月前他就戒掉了。他記得十分清楚，戒煙的那天，就是辭職的日子。

那是個陰沉的冬天，他到了公司，在辦公室裏只待了一會兒——短到剛好足夠他把文森毫無任何明顯的理由，送他的鴕鳥皮公事包（那是在他生日過了好幾個月之後，並且他也早就陞遷了）放在他鑲着暗咖啡色玻璃面的紫壇木辦公桌上——一個太摩登的辦公桌，幾乎裝不下任何不像屬於抽屜該有的東西。然後，他走了出來，向左轉，經過他那面露驚訝的秘書麗兒面前，走向鋪

地

着長毛地毯，用粉紅色霓虹燈間接採光的大廳。到底什麼時候他做了這個決定？他眞的一點印象都沒有。在電梯裏他的心像是虛空的，思維如同在隔夜咖啡渣上打轉的灰塵般，似乎沒有一件事仍是和以前一樣。

他經過兩個女秘書面前，她們兩個像是法老墓前的一對人面獅身像一樣，分坐在一扇巨大雕刻的桃花心木大門兩側。事實上，她們辦事的效率相當的高。他敲了一下門，然後走了進去。

高德曼正在打電話，他用的是深藍色那支話筒，意味着正在和一位高階層經紀人會談；而不是用灰褐色的那支，顯示他在辦公室裏又有一陣子好忙了。尼可拉斯只好站在一旁凝視着窗外。

「最近都是些高階層的經紀人。」他想。

有些日子裏處身於這三十六樓會有些好處的，但今天顯然不是，天空壓着如鉛般厚重的雲層，像是一個灰暗的蓋子即將落下罩住整個城市，也或許薄暮時分將會下雪。他還未想到待會兒的落雪是好？是壞？

「尼可！好傢伙！」當高德曼放下聽筒時，他叫着說：「我想這一定是心靈感應，怎麼這麼巧？你現在來了。猜猜看剛才是誰打來的電話？笨蛋！不……不是！」他揮了揮手，高德曼看起來像極了一隻想飛的鴨子。「現在還是別猜的好，讓我來告訴你，是金斯利。」他的眼睛睜得好大，每次當他興奮時，眼珠子總是瞪得特別大。「知道他說什麼嗎？他正在跟我談你以及這一次的行動。最初的成績已經產生了，它們是『一個戲劇性的擴展』，他說的，是他所說的話——『一個戲劇性的擴展』。」

將近六十歲的山姆．高德曼看來還不超過五十。他很結實，穿着整齊，並且晒得很黑。這些，尼可拉斯常常認爲是他保養得當，並且他蓄着向後梳攏的長髮，以消除白髮對外表的影響。高德曼是個相當注重外表的人，他的臉型有些兒瘦長，在兩頰隆起的地方有一點痘痕和皺紋。儘管鼻子長了些，嘴巴也大了一點，他褐色的雙眸仍炯炯有神，使整個臉孔流露出一絲的高傲。他穿了件藍色針紋的襯衫，白色上漿的硬領，以及一條海軍式紅褐色的義大利絲質領帶。他不得不佩服高德曼的確對穿着方面有一套，雖然如此，他的袖口卻捲在前臂的上方。

凝視着他，尼可拉斯突然了解到爲什麼對他來說，他所將做的事會如此的困難了。

「我很高興。山姆！」他說。

「來！坐下！坐下再談。」高德曼揮手要他坐在巨大辦公桌前，一張灰褐鞣皮和鋼管組合的椅上，或許，這張椅子並不是他自己挑選的，但是他所有的顧客都樂意坐在那上面。

「不忙！我坐在這兒就行了。謝謝！」現在他坐了下來，他知道沒有其他比這更好的法子了。「我要走了，山姆。」

「走？怎麼？你想休假？別忘了，你才幹了六個月的企劃部主管……」

「七個月。」

「誰會算得那麼仔細？總之，你想休假？好！我准你，你想到那裏？」

「我不認爲你懂得我的意思，山姆。我要離開公司！我不幹了。」

高德曼在椅子上轉了一圈，凝視着窗外。「你曉得嗎？今天又要下雪了，電臺的廣播卻說不

會，但我知道一個老運動員總是感覺得出來，每當我打網球的時候，我的腿會告訴我。今天早上，我跟艾娜說……」

「山姆，你聽到我說的話嗎？」尼可拉斯緩緩的問。

「這個金斯利，簡直是草包一個。他或許知道出版的業務，但對於廣告，可眞是狗屁不通。他能爬到今天的職位，可眞花了不少時間。」他突然轉了回來，盯視着尼可拉斯。「你……尼可，你清楚廣告方面的事嗎？」

「山姆……」

「不幹了？尼可，你想不幹啦？辭什麼職？我才不信這一套。在這兒，你什麼都有了，任何的東西。你知道我們可以淨賺多少？聽清楚呵！尼可！不是粗略的算算而已，是淨賺，打你企劃的這一個天殺的廣告行動裏賺出來的。」

「我不在乎，山姆。」

「二十萬個銅仔兒，尼可！現在你爲什麼不幹了呢？」

「我厭倦了，山姆。坦白的說，我覺得我在廣告這一行幹得夠久了，最近……最近，我又突然的感覺自己像是吸血鬼杜古勒拉伯爵。」

高德曼歪了歪頭，現出一副不解的表情。

「你知道嗎？我覺得我像躺在一具棺木裏似的。」

「你要回日本？」

「我還沒考慮……」尼可有一絲的驚訝，更有一點喜悅。對這些事，高德曼有一種不尋常的感應力。「不過，我不認爲這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高德曼大聲的說。「我自己就常常想回以色列。」

「你又不是在那兒長大的。」尼可回了一句。

「如果當時就有以色列，我會在那兒長大的。不過……」他用鼻子哼了一聲。「現在也沒什麼關係了。」他又揮了揮手。「歷史，歷史就是這個樣子的。」這時電話鈴響了，他朝門外的女秘書吼了一聲，要他先記下來，待會兒他再回話。「你給我仔細的聽着，我不會給金斯利那畜牲像你一樣的好機會。尼可，你是知道的。但是，我已經看出些預兆了。難道你看不出來？你現在是大牌紅人了，一年前我就有這種預感，現在更證明我是對的。如今你眞的要一走了之嗎？」

「我不認爲是我要走。」尼可拉斯說着，「你應該說，我必須走。」

從一個木製烟盒裏，高德曼取出了一根雪茄，靜靜地盯視着它，半晌，「尼可，我想你該不會厭煩聽我告訴你，有多少傢伙挖空心思，不計代價的想得到你的職位。」

「謝啦！」尼可拉斯毫不動容的說道。「我很感激我擁有那個職位。」

「每個人都得爲自己打算一下。」高德曼的眼睛凝視着雪茄，然後他咬掉尖端，劃了根火柴。

「我想你最好別抽。」尼可拉斯說道。「我已戒煙了。」

高德曼看了他一眼，火光在半空中燃燒着。「就和你一樣，」他冷淡的說。「突然間就變了

。」他吹熄了火，把火柴棒扔到玻璃烟灰缸裏。但高德曼或許不願意承認自己就這樣輕易的被擊敗，他不高興的把雪茄叼在嘴裏，默默的嚼着。「尼可！你知道的，自從我把你拉到這家公司來，我常常不認爲我是你的老板，這種情形至今感覺差不多也有好幾年了。」

「的確如此。」

高德曼揮了揮手。「不過……」他把雪茄拿在手上。「以一個朋友的立場，我想你應該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山姆，我……」

他把手舉了起來，手心向外。「唷！我並不是不讓你走。當然囉！你 現在翅膀硬了，我 没辦法說我不失望，因爲我實在是失望透了。我他媽的何必對你說謊？只不過，我想知道你離開的理由。」

尼可拉斯站了起來，走到窗前，高德曼旋轉着椅子，跟隨着他的動作，像是一個擺動的偵測雷達。

「現在，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山姆。」他用一隻手揉了一下前額。「我不知道爲了什麼，這兒變得像座監獄，讓人想逃竄出去而不是走進來。」他把臉朝向高德曼。「喔！並不是這個地方不對勁，這兒沒什麼，只是，我懷疑……」他聳了聳肩膀。「或許是廣告的關係，我已經迷失在這些傳播媒體裏了，這些電氣設備對我毫無意義，好像我現在是掉在過去的某一段時間，某一個年代裏……」他向前躬了一下身子，他的上半身像似正承受着某種特殊的壓力似的。「現在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漂流在失去方向的大海裏。」

「那麼，没法子改變你的心意囉！」

「没辦法的！山姆。」

高德曼嘆了口氣。「艾娜會不高興的。」

有好一會兒，他們的目光相對，像是在做一場無聲的爭鬥，彼此企圖估量着對方。

高德曼把手平放在桌面上。「你知道，」他靜靜地說，「許多年以前，若想在本城的警察部門出人頭地，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如果在總局能有個猶太法官照顧你，每當你碰到什麼麻煩的時候，他總是會幫你應付得好好的。」他聳了聳肩，兩手一攤，「天曉得！這世界總是這樣子的，整個都是。」他將未點燃的雪茄從嘴角一邊移至另一邊。「也許，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大企業財團法人才不理這一套呢！你必須去順應他們，你必須去拍所有副董事長們的馬屁，邀請他們參加週末的派對，對他們那些頑固而不快樂的夫人們諂媚迎合，稱讚她們實在漂亮得很，讓她們樂上半天；你必須住在甘乃廸的某一地區，在那兒，他們都住在二層而有半圓形車道的洋房裏。過去她們都没啥子心眼，現在可都精得像計算機一般。尼可，生意上的小聰明，我嘛！還不太清楚，起碼不是直接知道的。不過在他們要想套住我之前，我會先退休的。」

儘管光線陰沉得和鉛一樣，高德曼的眼睛仍然清澈閃亮。「我嘛！是那些猶太法官一手帶大的，他們在我的組織裏早已根深蒂固，即使我想，我也無法排除他們。」他面朝前的坐在高背靠椅裏，手肘放在桌面上，把視線投向尼可拉斯的面龐。「你懂我在說什麼嗎？」

尼可拉斯望着他。「我懂！山姆。」他說，過了一會兒。「我很清楚你在說什麼。」

海鷗在空中兜着圈子，刺耳的嘎叫有一陣子掩蓋了警笛聲，但是，當救護車愈去愈遠，高高低低的警笛聲又遮過了其他任何的聲響。在廣濶的沙灘上，人羣靜靜的來回奔跑着，由於鬆軟的沙子，使他們的動作看起來十分怪異，像極了一羣被追趕的鳥。

這一季，他已來到西灣橋。爲了能靜靜的過一段眞正屬於自己的日子，他把一切瑣碎的事都拋諸腦後，保持着適當的距離——公司、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其他。如今，即使這一具溺斃的屍體也無法驚擾他自我沉思的世界；這些雜事，在城裏已有夠多相似的了。

很奇怪的，他心裏想起了一個電話——在他離職幾天後打來的。（他的照片和他企劃的愛爾蘭咖啡廣告會被刊登在時代雜誌的扉頁。）

「高德曼先生給了我你住宅的電話號碼，黎尼爾先生。」渥爾森院長坦白的說。「我想我沒有打擾你吧！」

「我不太瞭解，有何指教嗎？」他回答說。

「很簡單！眞的。最近，對於研究東方文化和事務的興趣，又再度掀起狂熱了。這裏的學生對於光只瞭解一點皮毛已經感到不太滿足了，或許，我該說得更明確些，在我們的許多課程裏，這種情形十分的普遍，我怕他們認爲我們已經落伍了。」

「但是，做個教師，我怕我不能勝任。」

「是的！我很瞭解。」渥爾森院長聲音乾巴巴的，像是一撮陳年的鼻烟飄在空氣裏。但是埋藏在他內心的，無疑的確是一股誠摯。「當然我們曉得你沒有教師執照，黎尼爾先生，但是，你必須瞭解我預備爲你籌劃的課程，對你是相當的適合。」他吃吃的笑了一下，像煞卡通裏的人物。「我或許該說，對我們亦然。」

「但是，我對這所有的課程一無所知。」尼可拉斯說。「我連從那兒開始都不知道。」

「喔！老兄。你只負責一部份，」渥爾森院長繼續說，他現在的語氣充滿了信心。「課程是小組討論會。你是曉得的，由四位教授主持，但是因爲金凱德博士生病，目前只有三位。在春季班，每週上課兩次，由四位教授輪流，當然，我把你也算了進去。你瞭解到它的好處了嗎？黎尼爾先生，你可以把課程導入另一個主題，並且就你在西半球所知比其他人多的部份，加以深入引析。」此刻，怪異而又奇特的笑聲又響了起來，使尼可拉斯想到薄荷巧克力和奶油布丁。「我想你不會介意你的題材和他人重覆吧！會嗎？我是誠心誠意的。」他急急的說着，好像已被自己一心一意的語氣，弄得神智恍惚，「各種的事情……呃！譬如洞察力，如果能透過日本人的內心來傳授，不就正是我們亟欲尋求增加的一些題材？學生們將會十分滿意的，毫無疑問，就像我們一樣。」

在雙方隨後的靜默裏，電話線的那頭傳來一陣可辨別的聲響，依稀地，尼可拉斯可聽得出夾

在線路嗞嗞聲中，渥爾森院長像鬼魂一樣的開始勸說。

「或許，你想看看學校的環境，」渥爾森院長說着。「我可以自豪的告訴你，在春季，我們這裏將更美麗……」

「爲什麼不試着幹些別的事呢？」尼可拉斯想着。「好吧！我試試看。」他說。

人羣仍舊在他身邊跑來跑去，一堆好奇的旁觀者，被警笛聲所帶來的焦慮吸引着；在四周徘徊的人潮，半迷惑半厭惡的幌動着，像是飛蛾繞行不成形的火焰軌道。尼可拉斯把注意力集中在衝向他翻捲的浪濤聲裏，像煞膩友的呼喚。但是這些聒噪的人聲，充滿了興奮和疑問，像針一樣戮刺着這個原本靜謐的下午。對於他們，這只不過是個餘興節目，一個能讓他們扭開電視看六點播報新聞的機會，並且向朋友炫耀的說：「呵！你看到沒有？哪！我就在現場，我看到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那些人就像是伊麗莎白泰勒和她的巡廻演出，然後，他們像是一隻隻心滿意足的牛，開始喝着苦澀的馬丁尼酒，細細咀嚼着由城裏帶來的意大利切片臘腸。

尼可拉斯的房子有着灰藍色的屋頂。咖啡色的磚牆，既沒有突出的防盜玻璃碎片，也沒有怪異的懸桁式牆頭，附近許多的住宅都採用這種橫砌法。房子的右方，平坦的沙地取代了起伏的沙丘，使得這個區域稍低於四周。直到十二月初，這片沙上的房產大約值二十五萬元美金，但是這個冬季，和一九七七年底的那次天氣一樣的險惡，而且海浪冲走了不少的土地——其中一家還企圖以保險補償金來重建。因此，這裏的空間益加開闊，遠比遊客經常聚集活動與玩樂的沙灘前沿要大得多。

當潮水襲來時，碎浪似乎撞擊得更猛了，他感到鹹鹹的海水舐着他的足踝和小腿。他的牛仔褲管，雖然捲高了好幾次，現在卻因沾滿了濕重的沙子而鬆落下來。正當他彎腰想揮掉沙子，突然，一個人撞上了他，他低哼了一聲，往後摔了下去，一個人整個的壓在他身上。

「你這走路不長眼睛的渾蛋！」當他掙扎着站起來時，生氣的叫喊着。

「抱歉！不過你也不必這樣咆哮呀！這……這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意外。」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她那對晶亮的眸子——雖然他已聞到發自她身上淡淡的橘香，聲音乾乾的像極了渥爾森院長。她的臉和他靠得很近，起初他以爲她的眼睛是淡褐色，之後他發覺那是一種更近似於碧玉的顏色，而不是褐色。她點綴了些雀斑的皮膚像奶油般的光滑，鼻子寬了些，不過卻顯得她很有個性，豐滿的嘴唇，使她有種天生的性感。

他穩穩的抱着她，然後兩個人一起站了起來。

她立刻退到一邊，手環抱在胸前。「別這樣！」但是她仍在打量着他，並沒有轉身離去的意思。她的指頭在手臂上不住的揉捏着，好像他剛剛那一抱，弄疼了她。

「以前我們見過？」他問。

她的嘴角很快的浮起一抹俏皮的微笑。「你可以找個更好的開場白，不是嗎？」

「不！我是說眞的。以前一定曾在什麼地方見過妳。」

她的眼睛定定的望着他的肩膀好一會兒。當她再抬起頭時說，「我不認爲……」

他習慣性的捻了捻榧子。「在山姆・高德曼的辦公室，大概是秋天或冬天的時候，我不會弄錯的。」

聽到了山姆的名字，她的目光似乎亮了一下，如同眼裏那道深不可測的布幔升了起來。「我知道山姆・高德曼，」她緩緩的說。「我曾爲他做了些沒有契約性的工作。」她把食指輕放在嘴唇上，塗了蔻丹的指甲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沙灘上的吵雜似乎在這一刻變得更大了，像是羣衆對着一個擊出的全壘打，或是一次成功的外野接殺，沒命的吼叫着。

「你是尼可拉斯・黎尼爾。」她說。當他點頭時，她用手指着他說，「他常常談起你。」

他笑了。「可是妳說記不得我們見過。」

她聳了聳肩。「我的確是不記得了，那時我專心一意的工作……」她的肩膀抬了起來，又落了下去。

尼可拉斯大笑着。「我可能會是某個重要的貴賓。」

「以你的聲譽來看，你的確是。但是你卻一走了之，我覺得奇怪。」

他瞇着眼睛瞧她，沒戴太陽眼鏡的她，像極了大學女娃娃，陽光灑在她身上，好像把許多內在的純眞都顯現出來了。最後，她的眼光移開了他。「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在海裏撈起了一具屍體。」

「喔！是誰淹死了？」

他聳聳肩。「我一點都不曉得。」

「你不是剛打那兒來的嗎？」她的目光由遠處又溜回到他的左肩，然後凝視着他的臉龐，她柔柔的眼瞳像夏日夕陽下的一縷清涼的和風。「你一定看到他們把屍體撈了起來。」她的目光比起她的手要柔和多了，它將他和她擺放在一個經過仔細衡量的距離裏。她的某些方面還眞帶着些古怪的孩子氣，令他想起一個受了驚嚇的孩子。這使他有一股衝動，想伸手緊緊的摟着她，給她強而有力、能夠信賴的依靠。

「在那事發生之前我就離開了。」他說。

「難道你一點都不好奇？」風輕拂着她那一頭濃密的鬈髮，她不在意的捋捋髮絲。「那可能是住在附近的一個倒楣鬼。你知道這一帶亂到什麼程度，我們都曾在同一行業待過。」

「我對那個不感興趣，一點都不。」

她放下了雙手，把手插在她那條截短了的牛仔褲的前袋裏。她穿了件普通的無袖上衣，藍綠的色澤剛好和眼睛相配。她健美的胸脯隨着呼吸上下起伏着，乳頭明顯地挺立着。腰很纖細，雙腿修長而優美。她走起路來，搖曳生姿，像煞了高雅的舞者。

「但是你一定會有興趣的，我知道。」她斷然的說。「如果……如果我像這樣的一直盯着你，你會覺得怎麼樣？」

「受寵若驚！」他說。「我一定覺得自己被抬愛了。」

賈絲婷是一個廣告美工設計師，住在海灘下面的屋子裏，她發覺那兒，在夏天確實是個便於工作的地方。

「今年夏天我恨死紐約了。」她在第二天下午和他約晤時告訴他。「你不知道有一度我整個夏天都在我的公寓中度過，把冷氣開得大大的，從未走出過大門，我非常害怕我會被門外的那些臭狗屎薰死。我打電話給廸・阿戈斯提諾餐廳，要他們把三餐送來，並且每隔三、四天，辦公室會派一個強壯的傢伙，他是一個理事，在喝茶休息時間，來取我的設計圖樣並帶來支票。即使如此，我還是受不了而離開了。我丟了一些東西在袋子裏後搭第一班飛機到了巴黎，在那兒我待了兩個禮拜，同時公司也正像蝙蝠一樣到處的瞎找我。」她偏頭啜了一口她的曼哈頓雞尾酒。「總之，當我回來的時候，唯一眞正改變的是那個小子離職了。」

太陽落了下去，大海吞沒了大部份深紅色的陽光；水面上耀着落日的餘暉。然後，突然地，一切都暗了下來，只剩下海平面那頭浮動着微光。

就像和她在一塊兒一樣，他沉思着。故事表面閃耀着光輝，但是在黑暗深處，又隱藏了些什麼？

「你可能今年秋季不會再回哥倫比亞大學了，對不？」她問。

「是的！我不回去了。」

她沒說什麼，靠坐在海地棉的長椅上，兩隻細長的手臂張開伸向背後燈光所不及的地方，像是一對晃動的黑翅膀。然後她把頭偏向一邊，使他感覺似乎是一座冰山開始崩潰、碎裂。

「我愛上了那片校園，」他決定以這做爲回答的開端。

「當然，雖在二月初，但我仍可以想像得到，紅磚道旁開滿了玉蘭及山莎萸，而榲桲樹在一些老橡樹間生長着。

課程的本身是東方思想的源流，教得還不算差。學生們相當的好學，並且一旦開始學了，進步相當的快，甚至有些讓人驚異。他們似乎很驚訝於我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力。

起初，我自己也很好奇，但是當那一學期快結束時，我開始瞭解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其他的教授給予學生的時間，竟然少得可怕，他們都忙着著作而埋首於研究工作裏，所以他們一旦上了講臺授課時，都不太瞧得起學生。

我記得有一次學期中我坐在班上，翁博士和羅伊・史頓博士，他們兩人是課程的主要授課者，在開始上課前宣布期中考的分數已評定完畢，並預備發還試卷。羅伊・史頓開始上課，當下課鈴響時，翁要求學生坐着不動，然後，很準確的在講臺前的地板上擺了四疊考卷。『凡是姓氏開頭是A到F的考卷在這一疊……』他指着右邊依次說下去。講完之後，他們兩人離開了教室。坐在前面的學生衝上前，跪在地上從紙堆中翻尋自己的試卷……」

「眞卑鄙！」尼可拉斯說着。「這種侮辱他人尊嚴的行爲，簡直讓我不能忍受。」

「所以你喜歡教書。」

他談到這件事，感到怪怪的。「我並不在乎它！」他又爲自己斟了杯杜松子酒，在傾入充滿

冰塊的杯子之前，他擠了一片檸檬。「到了學期末，其他的教授使我覺得學期變長了。我不認爲他們會重視我，畢竟，學術界並不是相當的開放，每個人都爲形勢所迫，我覺得『出版或毀滅』也和格言一樣成了句口頭禪。但那件事對他們來說，確是天天得面對的事實。」他聳了下肩，接著說：「在我猜想，他們恨的是我有目前的地位，我享有跟他們一樣的權利，卻不必負起任何的責任。」

「羅伊・史頓和翁，他們兩個怎麼樣？」

「喔！羅伊・史頓還不錯，起初，他給我的感覺是冷冰冰的，但到最後卻和藹起來了。但，翁……」他搖搖頭。「翁是個十足的渾蛋。在我們彼此尙未被介紹之前，他對我已有了一番評價。有天下午，我們三人湊巧在休息室裏碰到。『你就是在新加坡出生的那一個？』他說。一副鄙視的德性站在我面前，他從那副金絲框眼鏡裏上下打量着我，就是那副框子，老式得不能稱它爲眼鏡的那副。他說話的方式很怪，每一個字尾都被省略了一部份，好像被莫名其妙截斷了似的，又像被突然凍住了，所以你可以想像這些字像冰柱一樣的吊在半空中。『一個由英國人所建立，令人嫌惡的都市，如果你不介意我這樣說的話。他們對中國人的關心就和對印度人一樣。』」

「你怎麼回答？」

「老實說，當時我目瞪口呆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沮喪的說。「這個渾蛋，直到學期終了時，再也沒對我說什麼，他太讓我吃驚了。」

「你當時沒有作任何答辯嗎？」

「只知道他不對，當時我是那麼想的。」他放下了杯子。「隨後我問了渥爾森院長，但他對此事只是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翁是個天才，』這是他說的。『你有時也知道這種人，我必須告訴你，是我們的運氣，才能把他請到這兒來。他幾乎決定到哈佛大學去了，但在最後的一刻，我們拉住了他，使他相信我們的研究設備比其他的學校完善。』他拍拍我的背，好像我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似的。『誰會了解過翁？』他說。『說不定他還以爲你是馬來人呢！我們必需寛容他一點，黎尼爾先生。』」

「我不懂，」賈絲婷說着。「你不是馬來人呀！你是嗎？」

「不是。但如果翁認爲我是，他可能就有藉口討厭我了。在新加坡地區，中國人和馬來人常常爭得你死我活的，那兒沒什麼感情存在。」

「那你呢？」她突然靠得很近，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閃閃發光。「從你臉上我看到一個亞洲人的特徵，可是我不曉得到底是你的瞳孔？或者是你顴骨的高度？」

「我父親是英國人，」他說。「一個改名換姓的猶太人，他被迫如此做，才能在商業界立足，然後在戰爭中，在陸軍裏出人頭地，他是個陸軍上校。」

「他的名字叫什麼？我是說，在他改名之前。」

「我不知道。他不會告訴我的。我想大概是尼可拉斯吧！有一天他跟我說，『姓名算什麼？誰要是告訴你他的姓氏不凡，誰就是個厚顏無恥的騙子。』」

「你從不對這件事感到好奇嗎？」

「有一段時期，我是很好奇。但過了一陣子，我就放棄了。」

「那你母親呢？」

「噢！那要看妳問誰了，她一直堅持她是擁有純粹的中國血統的中國人。」

「不過……」賈絲婷插了一句。

「我想，她多半只有半個中國血統，另一半可能是日本血統。」他聳聳肩。「我從未確定過，只是因爲她的思想總像個日本人。」他微笑了一下。「反正，我是一個浪漫的人，一想到她是個混血，就使我覺得很刺激。一個不尋常的混血兒，居然能夠在彼此仇視了兩個世代的民族間產生，眞夠神秘的。」

「而你卻喜歡神秘。」

他看着她披落的黑髮，滑過一邊的面頰，把一隻眼睛裏的光彩給遮住了。

「你的輪廓是高加索人的。」她突然說道，扯開了話題。

「不錯！」尼可拉斯說着。「生理上我比較像我父親。」他把頭向後仰靠在椅背上，頭髮觸碰到她伸出張開的手指。過了好一會兒，她才把手收回來，捏成一個拳頭。他瞪視着燈影在天花板上幻化的各種圖案。

「但是在內心裏，我卻是我母親的兒子。」他舒了一口氣，緩緩的說。

德克・狄福斯從未高高興興的期待過夏天的來臨。這是件很奇妙的事，他想，因爲這一段時期也正是他營業的旺季。從城裏蜂湧而至的人潮沒有一天不使他驚訝。移動的似乎是整個曼哈頓東區的人口，他們不變而準確的移動着，就像是冬天裏雁羣成箭形編隊南飛一般。

並非德克・狄福斯對曼哈頓區所知僅限於此，至少，不是在這段時期才知道。起碼將近有五年，他沒去過那個大瘋人院了。然後也只有偶爾的去拜訪他的老友納特・格勞曼——那個紐約的首席法醫。

他對於能離開那兒而遷住此地，感到十分的滿足。他出嫁的女兒經常會帶着她的家人來探望他。自從十年前他妻子死於血癌後，日常生活裏，能陪伴他的也只不過是妻子爲他留下的幾張褪了色的相片。而他在西灣橋幹的是醫生，同時他也在韓伯吉區，做夫勞爾手下的副法醫。由於他的周到及才幹，大家都很喜歡他。夫勞爾更是常常問他願不願意去沙夫克鄉當一個法醫，但是他實在太喜歡這兒而不想走。這裏他有很多友善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擁有自己。在根本上，他發現能和自我相結合是最悠然自得的了。然而，這些並無法消除他夜間偶爾的惡夢，像是一個偷偷摸摸的夜盜，放肆的在夜間行動着。他常會在半夜驚醒過來，全身被冷汗浸透，濕黏的床單繞在腿上。有些夜裏他會夢到白色的血，但有時也會夢到其他的東西——一些他個人恐懼的象徵。

每當他一夢到這些事，他便馬上起床，踱到廚房，靜靜的爲自己弄杯熱可可，有時也看一下子書，希冀從雷蒙・張德勒的小說中，那一大堆貧乏推理的散文中找到一個平息自己內部風暴的寧靜

，在卅分鐘之後，他就會再回去睡覺。

德克・狄福斯伸了伸懶腰，緩和一下那股像草耙扎在肩胛骨間的痛楚——這就是在我這種年紀，整天工作換來的，他想。但是，他仍再度的檢視他的發現。都在那兒，黑白相間的字句和照片。但是現在他第一次瞭解其中的意義，就如同他是個埃及考古學家，終於找到了羅塞達碑石一樣。

當他們通知他去海邊公路時，他心想，還不是跟以往一樣例行公事，又是一個倒楣的淹死鬼。當然，他並非有意如此，『例行』一詞並不存在於他的字彙裏。對他而言，生命是世上最最珍貴的，但，做一個醫生的他，並不一定要有那種感受；經過那場太平洋戰役的經驗已是相當的足夠。一天又一天的，在菲律賓羣島戰役裏，從他設在叢林裏的營地，他看到像瀑布般撲下來的單人小飛機。那些裝載着二千六百磅高性能爆炸彈藥，由神風隊員駕駛着，一架一架機首朝下衝向美國的戰艦。東西文化間懸殊的差異，可以從這些自殺飛機得到結論，德克・狄福斯經常這樣想着。日本人稱這些人爲『櫻花』，而美國人則稱之爲『白痴炸彈』。

西方哲學思想裏從未有過關於古老日本武士固有自殺儀式的概念。儘管在路上充滿了一切的障礙，一個眞正的武士仍會傾全力去克服的。

德克・狄福斯永遠忘不了一個二十二歲的神風駕駛員在就義之前，按照傳統，所寫下來的和歌：

或許吾等將凋零
似櫻花綻放春季
何等純美光耀

這些，他想，是日本人對死亡的感受——武士生來就應該轟轟烈烈的死在戰場上的。

而我所衷心迫切企盼的是戰爭早日的結束，我的外貌如昔，心中舒暢。

一切都過去了，除了夢魘，像是一個剛剛才從墳墓裏復活的吸血殭屍，緊緊的追逐着他。

德克・狄福斯從桌子後站了起來，走近窗子，越過被一片片橡樹葉子和枝條遮住成午後暑熱的陰影，他看見大街的寬闊路面。兩、三輛車子排列在殖民式的第四聯邦儲蓄銀行的自動門前；再過去一點，地方聚會終止了，人羣像浪般的從圖書館大門湧了出來。夏季裏的另一個週末，對他而言，幾乎有十萬八千里遠，就像天上的星星般遙不可及。

德克・狄福斯轉身走進辦公室，拿起了一個呂宋卷宗紙夾，離開了屋子，走上大街，直朝那棟消防隊醜陋紅磚的建築，以及在一塊停車場後的村警察局走去。

半路上，他碰到了尼可拉斯正從超級市場的自動大門走出來，手上拖滿了大包小包的雜貨。

「哈囉！尼可。」

「嗨！德克，最近好嗎？」

「馬馬虎虎，我正要去見瑞・佛羅倫。」他們的相遇，就像西灣橋大多數居民經常做的一樣，在這條相同的大街上，由於互相熟悉而相互介紹認識。在這裏，即使是最虔誠的遁世者，碰到了別人那聲親切的招呼，也無法拒人於千里之外。就像尼可，當別人跟他說聲「好！」時，也一

定能夠交上幾個朋友。

「你剛從韓伯吉回來？」

「正是他們昨天發現的屍體的地方嗎？」

「不錯。」德克・狄福斯很快的轉了下頭，把一小塊夾在齒縫裏食物的殘渣吐了出來，他很喜歡這種小娛樂。他對於將要面對佛羅倫，告訴他某些事有着莫名的恐懼。不過，他蠻喜歡尼可拉斯的。

「喂！你可能認識死者，他住在海灘公路邊，離你住的地方不遠。」

「不太可能！」尼可拉斯淡淡的笑了笑。

「布勞根是他的姓。巴瑞・布勞根。」

有一下子，尼可拉斯感到一陣莫名的暈眩，然後他想起那天在海灘上，當賈絲婷撞到他之後說的那些話——你知道這一帶有多亂？她或許不知道她說的有多正確。

「是的。」尼可拉斯緩緩地說。「我認識他。當我在搞廣告時，我們會同在一家公司共事過。」

「喔！眞抱歉！尼可。你對他熟不熟？」

尼可拉斯想了一下，布勞根有一副聰明且善於分析的腦筋。他對大衆的瞭解勝過公司裏的任何人，他的突然逝世眞使人震驚。

「夠熟了！」他深思的說。

他帶着她旋轉，翩翩的舞影輕盈的出現在這清涼的夜晚中。海風吹拂紗門，使得它不規律的砰砰作響，屋角的唱機慵懶的播放着音樂，醉人的音符掩蓋了那惱人永無休止的潮聲。

當他挽着她的手，領她走到大門外時，她的手顫了一下。但是他做對了，一件做得最正確的事——跳舞，那是她最喜歡的事之一。以這種姿勢擁着她，對他來說感到十分的自在而熟練；而且，很清楚的，每一個搖擺都充滿了激情，每一個舞姿，下意識裏亦是同一種感覺。那有什麼關係？反正她會跳下去的。

鏡中她纏繞着我
從不在白天離去……

她把自己融在旋律裏面，享受着它。她感到腿上似乎有一塊光滑的骨骼溶解了。散發着一股灼熱，伴着驚人而眞實的激狂。

我對她說了一些事

一些似乎不會刺痛人的事……

像是音樂解開了她某些的束縛，撫慰了一些傷口。與其說是一些壓抑，還不如說是一種內在的恐懼，不是對他，不是對任何男人，而是她本身。

她說把那些留給我

而一切都會順順利利的

她靠在他寬厚的胸前，音樂似乎充斥在另一個房間裏，她說。「我和書一塊兒長大。最初那是我所能掌握的唯一的東西。而我的姊姊，如此的善於交際，常常去約會。我則一本又一本的翻着書看，奇怪的是，這並沒有持續很久，我的意思是，我仍繼續喜好閱讀，但很快的我就有了自己的品味。」她大笑着，他則對這一陣快樂的笑聲裏所流露出的情感吃驚。「噢！我有我自己的銘言。眞的！先是看了幾本講狗的故事書，再來是華德·派爾，我好喜歡他寫的那本羅賓漢。在我十六歲的某一天，我發現了廸·塞德。那是本禁書，也因而顯得特別的刺激。而且還不止於此，以後我被他的許多著作震驚過。然後，我對我父母爲何稱我爲賈絲婷的原因起了幻想。反正，當我問我母親關於這件事時，她說，『這個，妳曉得的，只不過是妳爸爸和我喜歡這個名字。』我猜，這一定是爲了迎合她的歐洲大陸性癖好吧！她是法國人，你是知道的。但後來……噢！我

眞希望我沒問過她；我的胡思亂想比眞相要美得多了。反正，你又能期望什麼？他們兩個人都是舊思想。」

「妳父親是美國人嗎？」

她把臉轉向他，起居室裏温暖的燈暈像個畫家的筆，使她半片的臉頰綻着光彩。

「百分之百的美國人。」

「他的職業是什麼？」

「我們進去吧！」她說，從他身邊繞過，「我好冷。」

首先看到的，是一個魁梧的大個子，他有着堅實的下顎，還有着一雙不屈服的眼睛，他穩穩的被懸在牆壁上，黑白的相片下印着一段銘文——史坦利·傑·泰勒爾——警察局長，一九三二至一九六四。再過去是諾曼·洛克威爾的舞臺裱的複製品。

辦公室是一間剩下來的小臥房，有窗子俯視着前院的停車場。在傍晚的此刻，那兒並沒有什麼看頭。

「乾脆點，少說廢話！德克，你爲什麼不直截了當的用最簡單的字眼告訴我，」瑞·佛羅倫副隊長說着。「這個淹死鬼又有什麼不對勁？」

大廳下那具雙向無線對講機低低的噼啪聲是種喋喋不休的配樂，好像在話筒上裝了個十字聯結。

「這正是我一直試着想跟你解釋的。」德克．狄福斯緩慢而耐着性子的說。「這個人並非死於溺斃。」

瑞．佛羅倫坐在他那張旋轉木椅上，他的重量壓得木椅吱嘎直響。佛羅倫是個大塊頭，身高和腰圍都不小，因此他成爲許多笑話的對象，人們每每描述着老天對他某一部份的特別優厚。他是西灣村警局的指揮官，有着一張紅冬冬的臉孔，一個布滿血絲的酒糟鼻像靶心一樣位於臉的正當中。晒黑了的皮膚就如同風乾的皮革，椒塩色的頭髮是在法式理髮廳修整的。他穿了一件褐色達克龍套裝，並非他喜歡，而是他非穿不可。平時，他寧可在工作時穿法蘭絨襯衫和一條寬鬆的褲子。

「什麼？那麼說……」佛羅倫也慢慢的說道，「他因何致死？」

「毒殺。」德克．狄福斯回答。

「德克。」佛羅倫邊說邊疲倦的用手在臉上擦着。「我要你把一切弄得很清楚，懂嗎？就跟水晶球一樣的清楚，我要它清楚得當我寫報告時不會有任何誤解的可能。因爲，我必需將報告複印成幾份往上呈遞，而這些州警我相信你瞭解，當我這樣幹時，他們會像麥田裏的蝗蟲般的來到這裏，要求我們做各種他們需要的那些狗屁現場調查工作，那會把我們的精力榨乾的。除了這些狗娘養的，我還得和一些鄉下癟三爭論此事，因爲他們很可能說這件案子是發生在他們轄區之內

。而且，本來已經沒事了，現在你又告訴我是謀殺；我得要夫務爾騎着他那匹白馬從韓伯吉趕回來，使他詫異調查竟然花了這麼長的時間，以及什麼時候他才能擺脫這具惱人的屍體，他的工作已經是夠煩的了。」佛羅倫砰然一聲把手掌拍在桌上一份一九七九年全美犯罪記錄的複本封面上。「反正，這一次他們得等上好一陣子，我要他們落在我們之後一大步。」

這時，一個警官走了進來，一言不發的交給佛羅倫幾張打字的紙頭。

「老天爺，有時眞會讓我的血液都沸騰了。我不是一個天殺的政客，可是偏偏工作上有時就要求我是。哼！鬼才管我是不是瞭解警察局裏的成績。天哪！」但他仍站起身子，走出去取回一個檔案，把它攤在桌上。他伸出手極快的搔了搔頭皮，開始在一堆黑色相間的印刷品中仔細查着。那些資料雖然對德克而言是倒着的，但他仍可辨識出是溺斃者的照片。

「首先，」德克．狄福斯靜靜的說。「我來料理夫勞爾，我有把握，至少在目前，他不會來打擾你的。」

佛羅倫存疑而短暫地抬頭望了一眼，迅即又掉轉目光注視着照片。「噢！你怎麼完成這個小小的奇蹟？」

「我尚未通知他。」

「你的意思是說……」當佛羅倫從抽屜中抽出一只橢圓型的放大鏡時，他訝異的抬起頭。「沒有人知道這是謀殺，除了你我兩人？」

「這正是我的意思。」德克．狄斯福沉着的說。

過了一陣子，佛羅倫開口了。「你知道，照片上並未顯示出什麼。」他像是洗着一疊紙牌般的清理照片，直到找出一張特寫死者頭胸部的照片。

「只是一個例行的淹死鬼。」

「在那上面你發現不了什麼。」

「這正是我要說的。」

「雖然如此，可也並不意味着那兒發現不了任何東西。」

佛羅倫向後倚在靠椅上，雙手交叉放在寬大的肚子上。「好吧！德克，我洗耳恭聽，你還沒告訴我有關的一切事情。」

「簡而言之，是這樣子的，在這個男人落水之前，他就已經氣絕了。」德克·狄福斯歎了口氣。

「即使像夫勞爾這麼好的法醫，有時也會有點疏忽。」佛羅倫咕噥了一聲，但沒有說話。

「瞧！在這個男人的胸部有一個小小的刺傷口，它的位置是在中間但稍偏左，很容易被誤認爲是岩石擦傷的，但事實卻不是。我從大動脈這種毒素凝聚之處，抽取了一些血液的樣本；它是由其他的血液循環輸送至全身，大約在廿分鐘內可致人於死。我這樣說，是因爲我不太確定。我想，這是一種相當不尋常的心臟組織方面的毒素。」

佛羅倫啪的捻了下榧子。「這證明了毒素引起心臟痲痺。」

「不錯！」

「你有絕對的把握？」

「是的，一定是毒素，否則我也不會來找你，但是我還要再做一些化驗。似乎有一個細小的或什麼東西刺穿了這名男子的肌肉，仍留在他的胸骨之上。」

「沒有穿透傷口？」

「沒有。」

「摔下去時，可能掉了出來，或者海水……」

「或者是當這名男子死後被拔了出來。」

「德克，你所想說的是……」他楞了一下，然後把照片推到一邊，找出一份塡好的印刷表格。「這個傢伙，巴瑞·布勞根，會計經理，任職於……」這時，他唸出山姆·高德曼在紐約的廣告公司名稱，「住在東區十三街三〇一號，被謀殺。但是死於這種方式？爲什麼？他一個人住在這兒，沒有醋味兒重的妻子或男朋友……」他大笑着說。「在皇后區他有個姊姊，我們已經通知且拜訪過了。我們查過他在海邊公路的房子，一無所獲，沒有暴力侵入或遺失財物的跡象。他的車仍停在他屋前的停車場，就像諾斯堡壘一樣安全，沒有什麼可以顯示出他是被謀殺的。」

「但是這裏有，」德克·狄福斯說着，他了解最擔心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打他發現了那個刺傷，並且隨後自這名淹死的男人心臟抽出血液的那刻起，他就擔心着。這是不可能的，他不停的告訴自己，同時他的手和眼都在忙着檢驗而更加強了自己的懷疑；一遍遍的，他告訴自己，就像用禱告來對抗着邪惡般。現在他感覺到一個非實體的他，自肉身離析，就像夢中的魂魄出竅般發

，他看見自己坐在房中和瑞．佛羅倫談論着，一如他是某些影片裏的演員，旁若無人起勁的表演着。

屋外傳來了刺耳而短暫的孩子笑聲，經由耳鼓的變化，成了另一個世界中那種毛骨悚然的聲音，又好像是菲律賓叢林裏金剛鸚鵡尖銳嘲弄的囂叫。

「這種毒素，」他繼續說下去。「是一種極爲特殊的類型。」他在腿側褲上抹了下手心，從他手心冒汗到現在已有好一會了。「當我尙駐在海外時，曾偶然的見過這種複合物。」

「在戰時？」佛羅倫問。「但是，天哪！老兄，那已經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你是想告訴我……」

「我忘不了這種毒藥，瑞，不論經過多久。在一天夜裏，我們派出一支巡邏小組。結果，五個人中只有一個勉強回到我們陣地前沿。我們沒有聽到任何槍聲，只有鳥叫以及蟲鳴……那種熱帶叢林的寂靜，怪異得令人渾身發毛；我們被狙擊手攻擊了一整天，並且前後持續了一個禮拜。」德克．狄福斯在繼續說下去之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總之，他們把唯一回來的那個傢伙帶到我那兒。他還不到十九歲，仍活着，然後，我立刻開始爲他治療，我盡我所能的去挽救他，試遍了一切書上有的或沒有的方法。可是沒有用，他就在我束手無策的情況下，死在我的面前。」

「也是這種東西？」

德克．狄福斯喪氣地點點頭。「完全相同。」

「妳要我走嗎？」尼可拉斯問她。

「走呀？」賈絲婷說着。「不！我不知道。」她站在躺椅的後面，手指慌亂的拉着海地棉墊邊緣的穗子。「老天爺！你把我弄迷糊了。」

「我不是故意的。」他說。

「一句話並不代表什麼。」

突然，他驚訝於他的發現——她的側臉似乎如此的不同，好像他從另一個不同的時代，一個其他時間的景像來看現在的她。她使他回想起裕子。當然一思及裕子，他就總是會想念她所屬傳統裏的各種各樣的混合物，隱藏在一個帶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裏，而他並不屬於那兒，只是帶入了一些外國人的看法。這些，直到現在他才明白，那只是對明顯而不可解釋的事物，一種西方式的反應；而經常令他困惑的是，在西方他竟會遭遇如此不同的感受。也許只是由於時間的變遷，一個確實隔開了痛苦的變遷。終於使他瞭解裕子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對他，以及對他周圍的人。這該是由他在日本的儀式化，和各式各樣的生活模式裏，得到經驗的那段時間裏，使他瞭解會犯的錯誤及曾所扮演的角色。

賈絲婷在長椅的另一頭來回走動着，好像她遠離他而處身於另一個不相干的國度裏，而他正嗅着自她身上散出的香味。

「很晚了。」她說。他想這是毫無意義的對話，甚或她正試圖去塡補因着夜深，漸漸威脅她的那抹寂寞心情。

但，這種內在的緊張，不正是最使他和她感到興趣的事情之一？喔！不錯！在他眼裏的她的確格外的漂亮；假如他在擁擠的曼哈頓街上遇見了她，他一定會轉頭看着她，甚至也許會跟着她進入班德區或波提席爾區，一直到他在潮湧的人羣裏失去了她的蹤影。對於這一類幻想，當人們追根究底的去探尋，必然會失望的，因爲除了在意識上擁有感官的意淫外，又能做些什麼？終究她只會在他的心中留下一個小時左右的印象。可是，這又能怎麼樣？外在的美麗，教訓很早就讓他知道了。並沒什麼，而且可能是件危險而傷人的事情。

然而更重要的，他需要對女人方面的挑戰，就如同他也需要對其他興趣方面的挑戰一樣。因爲他深深的體認到，若不經過一番奮鬥，那麼在生命之中將沒有什麼值得追求和擁有的，卽使愛情亦然；這也是他在日本生活的那段日子裏學到的。在那兒，女人就像花似的，你必需以全心去呵護，細心的培育，才會綻放可人的艷麗；當她們盛開的時候，必將遭到細膩的柔情及過度激情的摧折。

蒼茫的夜色，只見浪頭上如同奶油似的水花激湧着，積留過多灰塵的唱片在昏暈中無奈的轉着。遠處傳來一隻離羣的海鷗，孤獨無助的發着牢騷，似乎是弄不懂到底它是怎麼迷路的。

他不知道此刻他該做什麼，可是，不管他是不是眞想有所行動，畢竟，他心中也有着一絲恐懼。

「你曾經和很多女人在一塊兒過嗎？」她突然問道。她看他像柱石般僵硬的站著，且正抖着手臂，而她則努力着把頭抬起來，凝視着他，試圖挑逗他，使他嘲笑或斥責她，從而加強她對他，甚至對所有男人的懷疑。

「這是個很怪的問題。」他說。

她稍微的轉了一下頭，他看到燈暈洒在她的鼻樑上，再投映到眼下的陰影，然後照在面頰上。小巧的雀斑，像是被擦亮銅器上的斑點，她右半面臉龐完全隱藏在陰影裏。

「你回不回答這個問題？」

他笑了一下。「有些女人我並不在意，只有少數的幾個我很在乎。」

有好一陣子她凝視着他的眼睛，想看看在他的目光裏，是否有嘲弄她的意味，但沒有。

「妳想知道些什麼？賈絲婷。」他柔和的問。「妳怕我不告訴妳？」

「不！」她搖了搖頭。「我怕你會告訴我。」她的指甲撥着棉墊上的穗子，好像演奏家撥弄着豎琴的弦。「我想知道，又不想知道。」過了一會兒她回答道。

他正預備帶着微笑說這並沒什麼，然而，他突然瞭解這是件重要的事情。他知道她在說什麼。他繞過沙發，站在她身旁。「只有我在，賈絲婷。」他說。「這裏只有我在，只有我倆。」

「我曉得。」但這並非是她本意，因爲她說這話的神情，就像個不相信自已所說的小女孩，希冀着一個外在力量對自我內在重要行爲的再保證。

她從這個令人尷尬的僵局裏退了出來，或許因爲她感到漸增的魅力將開始打破這一個平衡的

狀態，她穿過了房間，站在大窗前。外面的燈仍亮着，在門外那羣亂舞、可憐的飛蛾之後，浪濤仍無休無止的衝擊着海岸，岸上的沙礫現在顯得和炭一樣的黑。

「你曉得嗎？此情此景的某些因素，使得我憶起舊金山。」

「妳什麼時候去過那兒？」他邊問邊起身繞了過來，騎坐在沙發的一隻扶手上。

「大約兩年前吧！哦！讓我想想……對了！我幾乎在那邊待了十八個月。」

「爲什麼要離開？」

「我……和某人吹了。回到東部，回到這裏，那個悔改的女兒終於回到了她家庭的懷抱裏。」這似乎使她感到好笑，但笑聲卻好像爲了某些原因卡住，並消失在她的喉嚨裏。

「妳愛那個城市？」

「是的！」她說。「我非但愛，而且愛得相當深。」

「那爲什麼要離開？」

「我不得不。」她抬起了纖弱的手掌，然後深深的注視着，驚訝於它竟會夾在大腿中間。「那時的我，一點都不堅強。」她把手掌在面前合住，手臂向下伸。「我是如此的脆弱而易遭傷害，我感到……我認爲我感到我不能一個人再待在那兒，就好像有一股風從我身上穿過。」她說着，好像是在回想。「那是個愚蠢的狀況，我也好笨。」她搖了搖頭，好像她仍不相信她會經那樣做過。

「我去過那兒兩次，」尼可拉斯說。「我是說舊金山，我愛上了她。喜歡那從米爾峽谷俯瞰她的景色。」他正望着那條細長，近乎透明的磷光，顯示着浪濤的湧起，和隨即撞擊在沙灘上，一來一往的節奏。「我常常到海邊，望着太平洋沉思，這些潮來潮往的浪是從彼岸的日本湧來的。」

「你爲什麼要離開？」她問。「又爲什麼你去了那邊？」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這一時我也很難用言語說得明白，我想或許是一大堆的事情，以及一個慢慢發生的後果吧！」

「妳知道嗎？是我父親想到美國來。雖然他愛日本，但總是爲她而奮鬥。如果只是他一個人，我想，他可能會來這兒的，但是我猜想，他並沒有這個緣份，這是件一直讓他感到很遺憾的事。」在大海的擁抱裏，海浪的泡沫像是遠處被捲亂的銀絲。「假如他生命的一部分在我的體內，那麼他現在不就在這兒？並且使我感到舒服。」

「你眞相信這些？死後的永生？」

他笑了笑。「喔！是的。噢！不。我無法很眞切的告訴妳。在我體內，西方和東方的衝擊就如同海浪漩渦般的洶湧，戰爭搏鬥般的慘烈。但是關於我的父親和母親，我確知他們是和我同在的。」

「這似乎很奇怪！」

「那只是因爲我們在這兒，站在西灣橋一棟房子的大門口。如果我們在亞洲……」他聳了聳肩，好像這個解釋就已經足夠了。「並且，我來到這兒，已經證明了我當一個西方人和當東方人

一樣的行。在大學裏，我主修大衆傳播，參與並進入原子時代。當我來到這裏，廣告行業似乎是個合理的選擇，而且運氣不錯的，有人願意雇用我當個練習生。」他笑。「結果證明我是個天生的專才。」

她側了個身轉向海，使得正面迎着他。她走了過去，站在他身旁。她的長髮鬆軟的打着鬈兒，一圈圈的……他們都沒有碰觸對方。

「你要我嗎？」她耳語着，像潮聲般低柔的呢噥。「你要和我做『頂珠』的遊戲嗎？」

「我要。」他說着，眼睛緊緊的盯視着她，她那深邃的瞳孔，由淡暗的碧綠轉爲無底的黑暗。他感到胃裏一陣抽搐——確定現在不再是自己的幻覺。一絲感慨，像一根羽毛似的自背脊尾端拂過，剎時酥痳傳遍全身。「妳要和我做『頂珠』的遊戲嗎？」

她沒有回答。與其說他看見，不如說他感覺到她的手靠近了，他被她漾着春情的眼神迷住了。泛紅的臉頰像塊磁石，他感到它散播的熱力，然後她的指尖碰到了他的雙頭肌，她輕柔的在那兒劃着小圈子，動作是那麼的堅定而不急迫。這種挑逗的姿勢，對他來說，似乎顯得她以前從未做過，似乎從未對男人用過這種方式。而這種前所未有的接觸，爲他帶來了極大的刺激，使他感到大腿內側的肌肉不自覺的痙攣了一下，心底那股久被壓抑的激情開始不安的湧動了。

他慢慢的把她圈在臂彎裏，確定的聽到她輕叫了一聲，然後一種微妙的情慾激盪了開來。「啊！」一個放蕩而灼熱的音符，剛巧發自他倆雙唇密合之前。立刻她的嘴被他攫住了，她狂亂的吸吮着他的舌尖，而他感到她柔軟的胴體壓着他，在胸口、小腹，以及兩腿間產生一股灼熱。

她似乎全身火燙，而他順着她柔圓鎖骨的邊緣，用嘴唇貼吻着她細長的頸子。他的手拉着她的襯衫，她的唇舐吸着他的耳垂，像海灘上一隻飢餓的海鷗般在他耳際圍繞，低語着。「別在這兒……別在這兒……求求你……」

他抬起了她的手，讓襯衫脫了下來，他的手輕撫着她背脊那道長長的凹痕。當他舐過她的手臂，慢慢移向豐滿的胸部時，她痙攣着，剎時乳頭堅挺而突起。

她纖長的手指解開了他牛仔褲上的扣子，當他張開的嘴含住了她乳房的前端時，她的指甲顫抖着、掙扎轉動着伸了進去。「求求……」她無力的低哼着，「求求你。」然後把已經半勃起的它從褲子裏拉了出來。當他用力的吮齧她的乳頭時，她溫柔的揉搓着它，使它完全硬挺。

他感到內部的恐懼在完全消失之前，就像一個疲倦的咏嘆般，輕輕的在心底悸動着。他們愈陷愈深了，帶着那份強烈的慾望，身上剩餘的衣物，在顫慄和扭動中，一件件的剝落了。她的手往下伸，想把身上僅餘的綢質內褲褪掉，但是他阻止了她，他一手摟着臂，一手環着腰，把她由地毯上抱了起來，抬着她，半放在沙發上，然後他彎下身，在她張開的大腿間動作着。他張開的唇觸到了大腿內側柔軟的肌膚，朝着被綢布遮掩的小丘慢慢的往上移。她的手指因爲緊揪着沙發墊的邊緣而發白，他的舌尖舐吮着已潮濕的綢布……她開始呻吟着，把背扭擺成弓狀。

隔着那層綢布，他開始舔着她，她的手碰到了他的頭，下意識的撫弄他的耳朵。她張開的嘴不自覺的發出了細碎的呻吟，似乎是來自她內心深處，愈來愈強烈興奮的廻響。於是他把濕淋淋的綢布拉開，把臉深埋在那裏。當她的腿痙攣朝上抽搐的時候，她的指甲掐破了他的背。她的足

踝緊緊的在他的背上交鎖着。他輕輕的向上移了一點，把她最敏感的快感之源含在嘴裏。當她叫出聲音時，她的腰用力向上挺舉，他的舌尖和唇不停的動着，直感到她靠着他發抖；那陣淫蕩的尖叫，驅走她體內的緊張。香汗淋漓的她，熱烈的將它拉向她，她的手指探索着它，嘴唇狂野的含着它，要它在最準確的現在，進入她裏面；她要他，超過她要其他任何的東西，她要他在繼續的動作裏，將她帶入另一個狂野的世界裏，就像他給她的一樣，她也要把歡愉帶給他。

當她將它導入她裏面時，她熱得像個火爐似的。他把自己深深埋入時，她用力將下腹緊頂着他，他倆都因着激情而發出呻吟。她用雙手抱着他，慵懶的擺動着上半身，使她那豐滿的乳房在他胸口來回揉擦着，她因爲堅挺的乳頭受到強烈的刺激而不斷呻吟。當他用手愛撫着她的全身時，她舐着他的頸子，以增加在她體內奔騰的歡愉；最後，當汗水和唾液流過她高聳的乳房、手臂而滙集在肚臍凹處時，他與她激烈的摩擦幾乎把她帶引到另一個空間，湧起的興奮幾乎使她承受不住。她下體的肌肉劇烈的收縮着，一次、二次、三次……聽着他的喘息，她覺得自己正拼命的爬升，而在高潮的邊緣掙扎着。她的耳鼓裏響着他們彼此強烈而沉重的心跳，她低語着，「我要……親愛的……噢……給……我，噢，噢噢……」她喘着氣，感到他挿入的那一部份，被他們彼此混雜的分泌物，弄得滑溜溜的……就在這一刻，達到頂點的快感在她肛門開口處爆發了，那股火燙的酥麻，由背脊一直升到她的咽喉。

文生．艾妥醫師攪動着那只沒有把手，陶製茶杯中冒着熱汽的菊花茶。攪着攪着，幾片壓碎的茶葉從杯底打着旋渦升到水面，不住的轉着，這使他想起那些浮屍。他知道，他們的發生，幾乎有一個月了。這些屍體，有的是一些傢伙自己跳入，或是，無意的被推入東河或哈德遜河，在漫長歲月的冬季裏，深深的沉入水底，他們被冰冷的河床保存得很好，沒有遭到緩慢水流的騷擾，一直到了夏天，水溫上昇了才會浮起，在華氏三十到三十五度，細菌繁衍，產生腐敗及氣體，最後，屍體浮上水面。而這些浮屍，在他們淹死後的數月，將會被帶到驗屍室中，他的面前來。

當然他們不會使他煩惱，自從他成爲一個準法醫的那天起，屍體就成爲他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份，這是他在很久以前就已承認的。

陳屍所位於這棟建築物的地下室，有着二扇端端正正的交鎖着的包鐵大門。裏面有用打字機打得整整齊齊的紀錄卡，刷洗過的灰色地磚，及一具用來秤屍體重量的臭磅秤，他的日子大都消磨在這兒了。每天把一具具褐色或白色的屍體搬上發亮的解剖臺，毫無血跡的，解剖T形的切口，從肩膀越過胸部到另一邊的肩頭，然後由中央往下直劃到腹部，他們的表皮層厚得像皮革一樣……他這樣做，一點兒也不覺得殘忍，因爲他們的臉孔平靜得像是在安祥的長眠。

這些對他一點影響也沒有，法醫學裏的興趣及……對了，「刺激」！因爲他工作的要點，並非僅僅是尋求爲何致死，而是找到如何引起的原因。是以他經常自豪的說他是個偵探，一個爲協助活人，而埋首於死人堆工作的人。

文生慢慢啜着茶，凝視着窗外。四點二十五分，天就要亮了，雖然黑暗仍籠罩着大地。

他常常起得這麼早。

他注視着城裏——那曼哈頓區亮着路燈空曠的街道。他常常聽到垃圾清潔車沿着第十街嘎吱的響着，近處，一輛警車的警笛突然響起，劃破了夜的靜謐，但過了一下子，它就消失了，消失在這黑暗籠罩的都市裏。在黑暗中，沒有剩下什麼——除了他仍在沈思中外。

他覺得在生命的最後一部份，他好像是被牢牢的套住了。我的命運一定很背，他告訴自己。好像是在另一個時代裏，日本顯得是個遙不可及的地方。十二年了。十二年前他就離開了日本，如今，日本對他來說，已經不存在了，甚至在意念裏也尋不出她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說有的話，那也只不過是一朵枯萎的昨日黃花——像海上的女妖般，在殷切的呼喚他。

就在天亮前，尼可拉斯醒來。

有好一會兒，他確信自己是在東京近郊——那個有着日本傳統庭院的老家裏。他頭側的牆上被沙沙作響的竹林罩上了一片歪斜的陰影，他聽到一隻公雞短促的啼聲。清晨城市裏匆忙的車行聲，因着距離和地勢，有的被遮掩，有的傳了過來，那些特殊反射的聲音在傳到耳鼓時被扭曲、擴大……半醒着的他，轉過頭，看到睡在身旁那富有誘惑力胴體的裕子。他想，她終於回來了。他知道她會的，現在她眞的就在他身邊。

突然他坐了起來，心臟在胸口怦怦的跳着。

一個古代北歐式的吟唱，像是由海的那端飄來，突然幻化成浪濤澎湃的嗶啦聲，可是經過了開啓的窗子，傳到他耳裏的，卻又成了一羣海鷗的聒噪。但是他仍知道那種秘密吟唱的含義……

他深深的吸了幾口氣，日本就像是一層隱形的紗幕纏繞着他，牢牢的羈絆着他。他想不通，到底又是爲什麼，使他突然這麼強烈的想念起日本？

向四周望了望，他看到賈絲婷的鼻尖，以及她柔軟性感的小嘴，當她呼吸時半開着，她身上未被藍白相間的床單蓋着的部份，像海浪般不停的起伏着。

到底她有什麼魔力，像一股激流似的拉扯着我？他自問着。怪的是，他有一種好像在海潮上漂流的感覺，看着她那溫暖的胴體柔和的一起一落，他知道，他被帶回了日本——回到他一直不敢面對的過去……

一種無法形容而美妙的快感喚醒了他。他張開眼，發覺她趴在他身上，雙腿靠近他的臉。嗅着她的體香，他感覺到她正含着他的……她的舌尖輕輕的舐着、挑逗着，他忍不住開始呻吟。當他伸手想觸摸她的時候，她移開了雙腿，他索性放棄，而去欣賞她腹股溝的運動。他的眼光跟着這個彎度極大的部份——從基部深深一分爲二，中央柔細的鬈毛，濕漉漉的閃着光澤，並且隨着她的動作一張一闔——她和他一樣充滿着情慾之血，這是激情之兆，歡愉之箭。

歡愉再度升起，像是條大道伸展至永無止境的蒼穹。每次他瀕臨爆發，她就將嘴移開，用手揉搓着它的根部直到預期的痙攣平息下去。然後她又會再度繼續先前的動作，而高潮又會再度開始，於是一遍一遍的，直到他的腿抖着，心跳着。而在他的感覺裏，自己好像被一股狂熱煅煉着，歡愉之情躍動着、充斥着，載負着一股沉重的感覺奔馳過他的骨盤和下體。

「呵！天殺的！好舒服……我從來就沒有過這種感覺……」他讚歎的說。

「……」

他開始感到她的乳房在他腹上捉動，他把手伸了下去，揉擠着她的乳頭，直到她不自覺的把腿分開，壓向他……

每一個接觸都是如此的激烈。現在，他感到身上的肌肉在每一次的碰觸後，都不自期的跳動着。突然，不知她在他的下體做了些什麼，使他大叫着，不斷扭擺着下身。他緊緊握着她的乳房，而她也往下滑了一點，使它在她的胸腹間被壓擠着。他把臉深埋在她兩腿交會處的隙縫上，儘其可能的張開他的嘴，直至她達到一陣又一陣的高潮。

文生·艾妥在七點五十六分到達位於第三十街第五大道上的法醫辦公室。當他推開位於短短樓梯頂端的那扇玻璃門時，他向值班的警員點點頭，向雪白頭髮的湯米——納特·格勞曼的司機

說了聲哈囉。他走進一三四室，他知道在晨間會議開始之前，他還有泡杯咖啡的時間。

他向右轉通過窄小的大廳，進入首席法醫那間寬大而擁擠的辦公室。

納特·格勞曼——紐約市首席法醫，是像山一樣穩定的人。細長的眼睛，黑而發亮，半藏在鬆弛的半弧形，比周圍的皮膚稍顯蒼白的眼窩裏。他寬大的鼻樑斷過一次，也許是在南布魯克斯區街上，夜間的那場打鬥所致，他是在那兒出生、成長的。他的頭髮是椒塩色，可是他的鬍子卻是黑色的，乍看之下，他像一個不容輕視的對手。事實上，市長和數位財政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都能證明這一點。

「早啊！文生。」他說。

「早！納特。」他很快的越過房間，朝着那只金屬製圓桶型的，像是位於一堆貧民區裏一個總督府似的咖啡供應機走去。他消沉的想着，不加糖也不加奶精，今天早上，我要喝杯純粹的咖啡。

「稍微等一下，文生。」當會議結束的時候，格勞曼說着。

文生坐在凌亂的辦公桌邊的一張綠椅上，當格勞曼想看案例時，他適時的遞了過去。

他們是朋友，在這裏他們可以把工作暫時放到一邊，但是像這種時間正逐年遞減。當文生第一次到這兒來的時候，格勞曼還是副法醫，而那時他的空閒時間似乎比現在多。這或許是因爲過去的經費較爲充裕吧！當州政府財政拮据的像半座山似的倒塌在他們身上時，他的工作量也頓然加重了。

比起這些每天被毆打、刺斃、勒殺、淹死、射殺、砍殺或炸成兩半躺在街頭上，或是漂流在河川的屍體而言，這個城市的確有更重要的問題要擔心。每年紐約市都會失蹤八萬人左右，他想，而我們只找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這一次你又帶來了那些案子？」格勞曼問。

「呃！摩威案。」文生說，他的額頭因爲長期的思考而起了皺紋。「以及哈洛威的被刺案，我隨時要爲它出庭做證，目前這個案子馬上就要結束了，剩下來的只是些殘屑零碎的物件送給地方檢察官。血液化驗預定今天下午可以完成，然後……喔！對了，還有馬歐爾案。」

「那是什麼？」

「昨天下午很晚才到的，麥克考白說不能等，所以我馬上就開始化驗了。他淹死在貯水池裏，麥克考白認爲他可能是頭被按在水裏。他們抓了一個嫌疑犯，這就是爲什麼要我馬上處理的原因。」

格勞曼點點頭。「排滿了工作？唔……」

「還不只呢！」

「我要你到島區出差幾天。」

「什麼？在我正忙的時候？」

「如果不重要的話，我是不會找你去的。」他耐心的說着。「你想我會嗎？」

「但是，我那些……」

「放心！我會親自處理你的案子，而且……」他拿起了兩個呂宋卷宗夾，輕輕的在桌面上敲着它們的底端；好像這樣一來，裏面的資料會變得整齊些。「我會交代給麥可森。」

「麥可森？他是個白痴。」文生氣忿的回嘴。

格勞曼平靜的凝視着他。「文生，他只是照着書本做罷了，不過他穩重而可以信賴。」

「但是他動作太慢了。」文生抱怨着。

「速度並不代表一切。」格勞曼提醒他。

「你還是說給麥可考白聽吧！他最近搞得烏煙瘴氣的，整個辦公室都在忙我的案子。幾乎所有的渾蛋副檢察官，在這兒到處拍馬逢迎，把事情攪得一團糟。」

「我想……恐怕那是他們的工作責任。」

「要我到島區去，究竟是去幹什麼？」

「德克·狄福斯昨夜撥了個電話來。」格勞曼說着。「還記得他吧？」

「當然。去年我來拜訪你時，見過他。在西灣橋，對不？」

「嗯哼！」格勞曼將身子往前挪了挪。「他很顯然的遭到一個難題，目前他仍在沙夫克鄉法醫辦公室兼職。」他低下頭看了看手指甲，然後又回到文生的臉上。

「他特別需要你。」

在尼可拉斯的起居室裏，靠角落的牆邊放着一口魚水槽。他估計它大得可以裝盛五十加侖的水，但是裏面養的不是一般的熱帶魚或生物，因爲他夏天的房客——水槽眞正的主人，交給他照顧的是一大羣的海水魚。牠們的光澤使水反射出各種眩人的光采，就好像是一羣羽毛鮮麗的熱帶鳥，冒失的從繁茂的叢林上飛過。

他透過這道水做的透鏡，看着賈絲婷皎美的身軀，猶如一個土着透過樹葉，窺視一位闖入的白人婦女。

她穿着一件紅色泳裝，活似舞者的緊身衣，更襯托出她修長的雙腿。一條白毛巾繞着她的脖子，好像她剛從運動館中出來似的。她不經意的舐着在指間流着的蛋黃，同時用另一隻手上的吐司擦着碟子，嘴裏塞得鼓鼓的，她轉身看着他。

「這些不是你的吧！是嗎？」她問。他剛剛餵完牠們，但仍保持蹲踞的姿勢，出神的看着被魚攪起的水流以及冒氣泡的打氣管。看着這些剎時昇起又迅卽幻滅的氣泡，直他不得不產生一種神怡游昇的思緒，雖然他寧可將它視爲一個幻覺的世界。

「不！不是我的。」他站在假山的陰影裏，從水槽後面說着。「牠們是這棟房子的眞正主人。」他笑了笑，然後板起面孔。「反正不會是我的。」

她站起來，拿着碟子走進厨房。「老天爺！下雨了。」她將手肘倚在洗碗槽上，望着窗外。「我今天本來打算在外頭工作的。」

雨點劈瀝啪啦的敲打着起居室的窗子，落在平平的屋頂上，它們是來自大海的訪客。大理石般沉陰不晴的天空，又冷又暗。

「放在這兒吧！」他說。「妳不是隨身都帶着妳平常要用的工作材料嗎？」

她走進起居室，在手上撒了一些粉。「不！我可不這樣想。如果我得在室內工作，我就必需用製圖板。」

她攪得他一頭霧水。她什麼都沒做，卻把事情搞得十分的複雜。他不喜歡猶豫不決。

「妳帶了素描草稿來了嗎？」

「是的！我……」她瞥了一眼放在沙發邊的帆布袋子。「是的！我是帶了。」

「我想看看。」

她點點頭，伸手拿了一本藍色封皮的速描簿遞給他。當他一頁頁的看下去時，她繞着房間來回的踱着碎步。水池裏的白泡沫仍翻騰着，屋外的浪濤依舊嘶吼着。

「這些是什麼？」

他抬起頭，看到她站在一個低矮的胡桃木架前，雙手反握在背後。她問的是他掛在牆上那對帶鞘弧形的刀，一把放在另一把之上。上面那把約有卅吋長，下面的較短，約有廿吋。

他有好一陣子望着她背脊凹陷的陰影，與放在他膝上的速描本上的畫像，仔細的做了個比較。

「它們是古代日本武士所使用的武士刀。」他說。「長的一把是太刀，是專門對敵廝殺用的

。另外一把叫脇指，是武士佩帶雙刀中的短刀。」

「它們是幹啥用的？」

「格鬥以及切腹，一種傳統儀式的自殺。在古日本時候，只有武士才被允許佩帶及使用武士刀。」

「你從那裏得到它們？」她仍未將目光自刀鞘上移開。

「它們原本就是我的。」他說。

她轉過頭對他笑了。「你是說，你是個武士？」

「在某方面來說，我是的。」他從長沙發上站了起來，很嚴肅的說道並站在她身後，他回憶着當年每天練三個鐘頭的劍道。

「我能看嗎？」她說。「這一把長的。」

很小心的，他伸出手，把武士刀從牆上取了下來。「我不該這樣做的。」左手掌着刀鞘，右手握着長長的刀柄。

「為什麼不該？」

他緩緩的拔了出來，露出了四吋長，光可鑑人的刀身。「除非為了殺戮，否則武士刀不該出鞘的。它是聖潔的化身，在一個男子成年儀式中授與，為它命名，它是一個武士的生命和精神。這一把是太刀，它長於一般標準的武士刀。別碰它！」他突然說，而她也警覺地把伸出的手指縮了回來。「它會割傷妳的。」

從刀身上他看到她的映像，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唇微微開啓。另外，他還可聽到身旁的她呼吸的聲音。

「讓我多看它一會兒。」她把垂在前額夾纏的那束髮絲撥開。「它眞美。有名字嗎？」

「有。」他說，頓時，腦際湧現了金錢及悲痛。「伊斯侯蓋伊，意思是『終生』。」

「你命名的？」

「不！是我父親命名的。」

「我蠻喜歡這個名字，挺合適的。」

「日本鑄造的刀劍有些不可思議的地方。」他說，同時把太刀收回鞘裏。「最獨特的刀有兩百年的歷史，而且它的製造也非常的出色，我甚至一年難得佩帶一次。」他把刀放回架上。「最好的刀，在世界上或將沒有人會製造。」

電話鈴響了，他走過去接。

「尼可，我是文生。」

「嗨！你好嗎？」

「還不錯。實際上，我正朝你住的樹林海峽而來，反正就是這樣……」

「往島區？」

「不只，西灣橋。」

「哇！太棒了。已經有很久沒見到你了，自從……」

「自從三月，如果你想弄清楚的話。聽好！我到了以後，要在城裏和德克．狄福斯聚在一塊兒。」

「不！你不可以這樣。你應該到海灘來，我這兒有不少的空房間，況且在城裏你絕對沒法子游泳。」

「抱歉！這次不是來度假的。除非我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之前，我計劃一直待在法醫辦公室裏。」

「納特近況如何？」

「跟往常差不多，那兒的工作，對我們而言確是太重了。」

尼可拉斯瞥着賈絲婷，她正翻看着她的速描本，一手撫弄着她濃密的頭髮。當他望着她時，她斜伸着身子橫過沙發，從她的帆布袋裏找出一枝鉛筆，開始繼續畫她未完成的部份。

「有人和你在一塊兒嗎？」

「不錯。」

「我知道了。那麼，今天下午稍晚時我會到。」他大笑道。他的聲音頭一次顯得緊張而有氣無力。「一定是件重要的案子，格勞曼把車子和湯米都交給我使用。如今，我所能做的一件事，只是坐在汽車後座上打盹。」他嘆了口氣。「唉！眞的是風水輪流轉，幾年前，財政拮据還沒發生時，我會乘輛林肯車過來。現在，可憐的我卻得搭一輛黃褐色的普里矛斯車了。」

尼可拉斯大笑。「當你安頓好了，給我掛個電話，讓我們好好的喝一杯。」

「一言爲定，回頭見。」

他放下聽筒，坐在賈絲婷身邊。雖然眼睛跟着她繪出的線條來回轉着，但他那顆心卻早已飛得好遠，好遠。

「我想，我現在瞭解你爲何要求我的協助了。」文生說道。

「你知道這種毒素是什麼嗎？」德克．狄福斯問道。文生以拇指和食指揉了下眼睛，呆滯的日光燈刺疼了他的眼睛。伸出手，他把白熱的燈壓低了點，照在他展閱的一疊報告上。

「老實說，我不太確定該如何去着手。」

「剛才我們在樓下所看的那具男屍，並非死於溺斃。」

「喔！那是毫無疑問的。」文生點頭同意。「不管他因何致死，反正不是窒息就是了。」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德克．狄福斯指着文生手中卷宗夾裏的報告說。「他沒有過任何心臟衰弱的記錄，也沒有一點心臟方面的問題，他的家族裏也沒有。他是一個卅六歲，相當健康的高加索男性，體形稍胖，但他——」

「死於塊狀凝血栓。」文生接下去說。「心臟病。」

「我確信是誘發性的，」德克．狄福斯說着，上身前傾，用手指戳戳那疊印着字的紙。「被

哪種東西引發的。」

「你有沒有把它輸入電腦？」

德克·狄福斯搖搖頭。「別忘了，對這裏有關的人而言，這只是件『意外溺斃』，最起碼在目前是被這麼認爲。反正你必需小心點，否則你將得不到任何的幫助。」

「那你對於市法醫的報告延誤，又如何處理？」文生闔起了卷宗夾，遞還給德克·狄福斯。

「怎麼？我沒告訴你？我和這名男子的家屬有點小麻煩。」德克·狄福斯把卷宗挾在腋窩裏，關了燈，領着文生走出實驗室。

突然，他想到回西灣橋得開廿五分鐘的車子，不覺十分懊惱。

賈絲婷縮坐在沙發遠遠的角落裏，手環抱着膝蓋。她那翻開的速描本擺放在他們面前低矮的咖啡桌上。房間的那頭，窗上的玻璃濺滿了雨點，雖然雨已經消散爲一層薄霧了。

「告訴我一些日本的事。」她突然的說，同時把臉低下，直到與他的手齊平。她冷靜的眼睛，並非毫無感情的看着他。

「我已經很久沒回想那兒了。」他說。

「日本像不像這裏？」

「不一樣，而且有着很大的差別。」

「你是指語言？」

「喔！當然，不過那只是一部份，還有更根本的。就像妳去法國或西班牙，必須面對另一種語言一樣，但畢竟在人文、思想過程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不像在日本，日本人使大多數西方人感到困惑，也嚇倒了他們。這眞夠妙的！」

「那倒不盡然。」她說出了她的意見。「每個人都會對自己不瞭解的東西害怕。」

「然後，」他說，「有些人很快的就瞭解了，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他愛東方。」

「像你一樣。」

「不錯，」他說。「像我一樣。」

「你爲什麼來到這兒？」

他望着她，光線變暗了，外面的世界轉爲蒼青色。他懷疑她爲什麼洞察力這般的強？而同時她的回答卻又如此的逃避着。他們坐的地方靠近冒着氣泡的魚水槽，屋裏的光線像塊黃色的水菓凍。

「我不想再待在日本。」他說。他知道光是這一句簡單的回答，雖然是事實，但對於賈絲婷想瞭解的卻又嫌解釋得不夠詳盡。可是，要怎麼說才夠？他眞的無法確定到底他該說些什麼。

「所以你就來這兒，投身於廣告業？」

他點點頭。「總之，是的。」

「就此離開了你的家？」

「我……沒……有……家。」這些緩緩吐出來的字，又硬又冷，像子彈似的具有破壞力，而使賈絲婷退縮了一下。

「你讓我感到慚愧，因爲我從來不跟姊姊談話。」她說着，把頭瞥開了好一會兒，好像是在證明她的尷尬。

「想必妳一定是十分的怨恨她？」

她把頭向後轉着。「那是件十分冷酷的事情。」

「是嗎？」他很驚訝。「我可不那麼認爲。」他看着她。「妳對她不關心？我想或許比這還糟。」

「不！」她說。「不！我並非不關心她。她是我姊姊。我……我不認爲你能瞭解……」她沒有完全說完，而他知道她還想說些別的事，只不過在最後的一刻改變了主意。

「爲什麼妳不談談妳父親？妳以前談到他都是用過去式。他去世了嗎？」

在她黠慧的眼裏有着一種神情，一種深思的曖昧，好像她正在凝視着一團躍動的火焰。「是的，他就跟死了一樣。」當她說的時候，離開了沙發，走到魚槽前，帶着一股紛亂的思緒望着水槽發楞。似乎她想把自己縮小，然後跳入這一灘鹹水裏去，變成裏面那歡樂無憂逍遙自在的游魚。「究竟這對你又有什麼關係？我才不是我父親的女兒呢！我才不信那套鬼話。」但她的聲調不一樣了。尼可拉斯發覺自己正在思考，到底她父親對她做了些什麼？使得她如此的鄙視他。

「那妳又姊姊怎麼了？」他問。「我很好奇，因爲我是獨子。」

她從水槽邊轉過身來，投射到水裏的燈光，在她的臉上映滿了花紋，使她如同浸在水中一般，如同海洋生物被外來者侵入的動作所吸引。他想像着他們是在海底，捲曲的海草就如同莊嚴的竹子一般在激流中擺動着；他想像着他音波的發出，一段段的震動，像只網球似的來回無奈的撞擊着。

「葛爾達，」她的音調裏有一股他無法辨識的怪異語氣。「我的姊姊。」她吸了一口氣。「很幸運，你是個獨子。有些事不應共享，有些事不該去碰它。」

埋藏在海底的沙下？他懷疑。去責怪她對他的不信任似乎不太合理，但他又爲她那無言的執拗所困惑。突然，他有一個強烈的衝動想去分擔她的秘密、她的恥辱、她孩子氣的嘮叨、她的愛、恨和恐懼，以及她的羞愧……一切一切問題的核心。

她是如此的特殊，那份迷人的不完美，就像顆怪異眩目的寶石。她的神秘驅使着他向前直奔，使他像個馬拉松泳賽的選手，達到而且超越了自己的極限之後，仍繼續下去，並瞭解到他自己企圖發現及擊敗某個強過自己的對手，他知道這個瞭解是把鑰匙，使他能達到一個深不可測的秘密層面，而帶他奔赴遙遠的彼岸。

但這些對尼可拉斯來說，多少有些不同，因爲至少他已瞭解到那些隱藏在緜延沙灘裏的一部份東西，而他毛骨悚然的將再次面對它們，清楚的瞧見它們隱藏的面目。

一度，他曾突襲過它們而幾乎毀了自己。

在夏日的晚上，他們走出了屋子。天終於晴朗了，那些惱人的雲層已經飄向西方。夜空中，星星閃爍着，像塊天鵝絨布上散置的寶石般，使他們感到整個蒼芎，像是被包在一個爲這季節所特別縫製的披肩裏。

他們沿着沙灘的吃水線漫步着，因爲正值退潮，所以他們相當的靠近海。他們的腳挑起了濕漉的馬尾藻，豎琴蟹的尖銳甲殼刺痛了他們的腳底。

浪濤在低處翻攪着，模糊發着磷光的浪頭，顯得像是倒看着望眼鏡的另一個世界。手牽着手，他們孤獨的留在沙灘上。一些橘子，一些炙紅的炭塊，在一處避風的沙丘後，顯示着不久前有人曾在那兒烤肉。

「你怕我嗎？」他的聲音像霧一樣輕。

「不！」她回答說。「我不怕。」她把雙手揷入牛仔褲前的口袋裏。「我只是恐懼，它跟着我已經有一年半之久了。恐懼像個貪得無饜索求者的陰影，糾纏着我，使我無法擺脫。」

「我們都害怕——對於某些事或其他。」

「老天！尼可，別保護我，你從未像我一樣的怕過。」

「因爲我是個男人？」

「因爲你就是你。」她的目光平平的移開了去，避開他發達的肌肉。她用手摩擦着裸露的手臂，他想她是在發抖。「喔！天哪！」

他彎下腰，掘起一塊沾滿沙子的石頭。尼可把它擦拭乾淨，感到它不可名狀的光滑膩貼着他的皮膚。他凝視着它，時間帶走了它的稜角，給了它現在的形狀。但石塊的本質，斑駁的色彩、不完美的結構、緊密而堅固的內在，仍舊不變——那是永遠無法屈服的。

她自他手中取過石塊，遠遠的擲向水面。它撞在海面沒有濺起一點浪花，然後馬上就消失不見，好像它從未在這世界裏存在過，但尼可拉斯仍感覺得到掌心裏會有過它的重量。

「那很簡單，」他說，「如果我們接近我們所關心的人而不顧過去，那我們可以不帶任何色彩的看他們。」

她靜靜站着凝視着他，她脖子上一點輕微的顫動告訴他，她正在聽。

「但，我們辦不到。」他繼續說。「人的記憶太深了，畢竟它使我們相聚，使我們感到一種特別的興奮。有時，當我們第一次相逢，像是一支模糊但不會錯認的畫筆，像什麼？或許像一種精神，一種靈氣。它有各種的稱呼，它雖不可見，但它一直不變的存在着。」他停頓了一下。「當我們相遇時，妳感覺到它了嗎？」

「我感到……某些東西，是的，」她的大姆指順着他手背上的筋揉着。「恰似火焰裏的一朶星火。」她低頭望着腳，看着濕濕的沙子，以及一波波的潮水。「我怕信任你。」她的頭突然仰起，好像她下了一個決心，並且立意堅持着。「我會擁有過的男人裏，有些眞是卑鄙無恥到極點

「……畢竟，這不能怪別人，是我自己挑的……」

「我怎麼可能和他們不同，是嗎？」

「但是，你不同，尼可，我可感覺到。」但是她仍將手移開了他。「我就是不能再做下去，我就是辦不到，這不是場電影。我不知道每件事是否都將變好？」

「妳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想法？」

但賈絲婷並不理會他，自顧自的說下去，「我們在一種浪漫的氣氛下長大，它的錯誤如此的大而使得我們墮落。就比如戀愛和結婚是永遠的事，不管電影或電視都這麼說，甚至……連廣告也一樣。我們現在都成了電化嬰兒。所以我們脫離了『我們』而成了『我』，但當『我們』不復在一起，而『我』又太寂寞時，你怎麼辦？」

「我想妳該繼續追尋，總之，這是人生。追求我們所希冀的的確是個很重要的過程——愛情、錢財、名望、聲譽、安全……所有的這些事，在每個人的心中，它們所佔的比重各有不同。」

「除了我。」賈絲婷的語調現出一絲苦澀。「因為我不再曉得我需要什麼了。」

「那……」他說，「過去妳在舊金山可會想要做什麼？」他看着她的輪廓，黑暗中的一個黑色物體，因她站的地方遮住了星光。

當她回答時，她的聲音，像是時間中的一小段停擺，又如一個冰冷的夢魘，有着一絲神秘，所以他感到身上一陣莫名的寒顫。

「我會想要……」她說：「被支配。」

「我仍不敢相信，我對你說了那些。」賈絲婷又說。

他們赤裸裸的躺在他的床上，床單罩在身上，一絲月光透過窗子投射進來；自窗口遠眺，大海像是個從天上通往另一個世界的橋。

「為什麼？」尼可拉斯問她。

「因為我對你感到很羞愧，我慚愧我竟然有那種想法。我並不眞心想要那種方式，我拒絕它。」

「難道被支配竟有這麼可怕？」

「我要的那種方式……是的，它是不自然的。」

「妳的意思是……」

她轉過身來，他感覺到她柔軟的乳房壓在他身上。「我不想再談它了，讓我們忘了我曾說過的話。」

他拉過她光裸的手臂握在手裏，盯視着她的臉。「讓我們弄清楚一件事情，我就是我！我不是舊金山那個王八蛋，他叫什麼來着的？」

「克里斯。」

「我不是克里斯，我也不是曾出現在妳生活中的其他人。」他停了一下，端詳着她的眼神。

「妳懂不懂我的意思？假如妳怕同樣的事發生，那就是妳將我當成了克里斯或某個人了。我們常常不自覺的這樣做，因為我們都有某種原型存在腦中，但妳現在不能這樣做。如果妳失敗了，如果妳目前無法突破它，那妳將永遠辦不到。而以後妳所碰到的任何人，都將會像克里斯或其他的人，妳將永遠無法脫離妳的恐懼。」

她離開他身旁。「你沒有權利這樣子教訓我。你以為你是誰？當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就以為完全瞭解我了？笑死人。」她起身下床。「你對我什麼狗屁也不知道，你永遠不會。誰管你說了什麼？」

他看着她離去，隔了一會兒，他聽見浴室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他坐起身，一雙腳在床沿捉着。此刻想吸根煙的渴望是如此的強烈，所以他儘量把心思放到其它方面去，且伸手攏了攏頭髮，視而不見的凝望着海。卽使目前，日本仍存留在他的意識裏。他知道，那裏有個不為人知的訊息。但是他強迫自己將它埋藏在內心深處，如今它想再冒出來，將是件不太容易的事。

他站了起來。「賈絲婷！」他叫道。

浴室的門打開了，她走了出來，穿了件暗色上裝和牛仔褲，她的目光又亮又堅定。

「我要走了。」她生硬的說着。

「這麼快？」他對她精湛的戲劇性行為感到好笑，而且，畢竟他不太相信她會走。

「你這個渾蛋！你跟其他的人沒兩樣……全是一丘之貉。」她轉身走向客廳。

他抓住她的右腕，使她面對他。

「妳要去那兒？」

「我要離開！」她叫着。「離開這裏！離開你，離開你這狗娘養的！」

「賈絲婷！妳的舉動像個無聊的白痴。」

她的手突然往上一揮，結實的在他臉上打了一記耳光。「別再這樣對我說話！」她咆哮着，她臉上充滿了獸性的狂野。

想都沒想，他回甩了她一記，打得她蹣跚的跌靠在牆上。立刻，他心痛的輕喚着她的名字，而她同時也衝進了他的懷抱裏，她張開的唇貼着他脖上的肌腱，她滾燙的淚水爬滿他的頸項，她愛撫着他腦後的髮梢。

然後，她柔軟的手環着他，雙腿緊緊的貼着他。

「不會再發生了，絕不！」他嚴肅的說。

「絕不！」她小聲附和着他。

電話鈴響了，使他自睡夢中醒過來。當他醒時，胃裏的肌肉一陣抽搐。他轉過身拿起電話時

，在他身邊的賈絲婷也被吵醒了。

「哈囉！」他的聲音像是隔了層什麼似的。

賈絲婷把她的手臂橫擱在他的胸膛上，即使她指尖的指甲也是温燙的。

「嗨！我是文生。」停了一下。「喂！我沒打擾你吧？」

「唔！有一點。」

「抱歉！老兄。」

電話裏有一陣嗡嗡之聲，而他清醒了——完全的。

文生是個日本人，不太會隨便打擾別人。即使是重要的事，他也不會這麼早打電話。現在全看他了，尼可拉斯知道，如果他說待會兒，文生會馬上掛上電話而不再打擾他。

此刻，賈絲婷把她的頭靠在他的肩膀彎處，她那張姣好的臉龐由明處移入陰影裏，黑暗罩在她的髮際。

「是什麼？文生。我以爲這純粹是個私人電話。」

「不！這不是。」

「怎麼了？」

「你知不知道在幾天前，他們從水裏撈起來的屍體？」

「知道。」他的胃又是一陣翻攪。

「他怎麼樣？」尼可接著問。

「這就是爲何我要到這裏出差的原因。」文生清了清喉嚨，他有着明顯的不安。「我在韓伯吉的法醫大樓。你知道那兒吧？」

「我知道怎麼去韓伯吉，如果這就是你打電話的目的。」他簡短的說。

「我怕我正是此意，尼可。」

他感到肚子裏突然被塞了三磅的空氣。「到底在搞什麼？這麼神秘兮兮的。」

「我想你最好親自來一趟，看看我們找到了些什麼。」文生的聲音似乎很緊張。

「我……我不想先讓你有任何的偏見，所以在電話裏我什麼也不會告訴你，免得你胡亂思考。」

「老兄，對於這一點，你可錯了！你已經給了我足夠的東西去想像了。」

他瞄了一眼手錶：七點十五分。

「我五十分鐘內趕到，成吧？」

「當然！我在門口等你，帶你進去。抱歉！老兄。」文生沉默了一下。

「那裏！」

當他放下電話時，他發覺手掌心滿是汗水。

藉着顯微鏡，尼可拉斯再看了看那一小片金屬——從德克．狄福斯在屍體胸骨上發現的碎片上取下的切片。

「這是分光計的讀數，」文生說着，順手翻翻放在鋅合金桌上的報告。尼可拉斯把目光自顯微鏡切片移開。「我們做了三次實驗才確定的。」

尼可拉斯拿起了報告，眼睛瞄着這些數據。但他已經懷疑，在那些數字裏他能找到什麼？它依舊令他難以置信。

「這種鋼鐵，」他很小心的說，「是由一種特別的磁鐵和鐵砂鍛製而成的，它大約有廿個個別層，因爲碎屑過於細小，所以難以確定，我只是由以往的經驗來推斷而已。」

文生的目光一直就沒有離開過尼可拉斯的眼睛，他深吸了一口氣，說：「它不是在這個國家製造的。」

「不是，」尼可拉斯同意着說。「它在日本做的。」

「你知道這代表着什麼意義？」文生說。他往後靠坐，想把德克．狄福斯也扯進這個討論。

「單單從它本身，你能推論出什麼？」尼可拉斯反問。

文生從桌上取下一個卷宗夾，交給尼可拉斯。「瞧瞧第三頁。」

尼可拉斯打開卷宗夾，翻着頁數，他的目光落在一張打字報告上。他原先好端端的坐着，但突然間，他感到全身的血液都衝上了頭部。他的心急跳着，現在他更接近遙遠的彼岸了。

「誰做的化學分析？」他抬起頭來。

「我做的，」德克．狄福斯說。「不會錯的。戰時我曾駐防在菲律賓，我一度碰過這種毒素。」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尼可拉斯問道。

「但願我能好好的猜上一猜，它是非合成性毒素，會影響循環系統。」

「它叫哆庫，是一種相當強烈的毒藥。」尼可拉斯說。「由菊花的雌蕊裏提煉出來的。關於它的製造過程及技術，在日本以外尚無人知，卽使在日本人當中，也只有少數人知道如何製造。據說它源自中國。」

「那我們知道這毒藥是被如何使用了。」文生說。

「什麼意思？」德克．狄福斯插了進來。

「他的意思是，」尼可拉斯沉重的說，「那個男子爲一個流星鏢所殺（一種日本製的星狀飛鏢），而在鏢的刄口浸過哆庫。」

「這也意味着，我們應知道誰殺了他。」文生說。

尼可拉斯點點頭。「對的！只有一種人才能辨得到——一個忍者。」

為了安全起見，德克·狄福斯叫他們趕緊離開大樓。他們很小心的帶着所有的證據和數據報告，匆匆的離去。

由於大家都没吃早飯，他們在回西灣橋的路上停了下來，衝進孟塔克高速公路旁，一家供應純粹葡萄牙口味的快餐館。

喝着黑濃的咖啡，吃着烤沙丁魚及冒着熱氣、放了酒的蛤仔湯，他們坐在那兒看着高速公路上的車子安靜的來回駛過。似乎没人願意開口，但總得有人起頭呀！

「誰是那個新妞？尼可。」文生打破了沉寂。

「唔！」尼可拉斯從窗前回過身，笑了。「她叫賈絲婷·湯賓，就住在我沙灘下的右方。」

「在海濱公路？」德克·狄福斯問。

尼可拉斯點點頭。

「我知道她美人一個。只不過她姓湯姆金。」德克·狄福斯加了一句。

「抱歉！德克，」尼可拉斯說，「你八成弄錯了，這一個賈絲婷姓湯賓。」

「黑髮、碧眼，有些雀斑，大約五呎七吋……」

「就是她。」

德克·狄福斯點點頭。「名字是賈絲婷·湯姆金。尼可，至少，她出生時是這樣子的。你知道湯姆金……湯氏石油企業嗎？」

「你是說……」

「不錯！是她老爸的。」

每一個人都曉得拉斐爾·湯姆金。石油只不過是他衆多國際性賺錢的企業之一，但卻是利潤最大的。他的財產有……他在那兒看到的？大概在新聞週刊吧！大約有一億美元左右，上一次人家替他算的。可是到了這種地步，没有任何理由去推算得那般精確。

「她不太喜歡他。」尼可拉斯說。

德克·狄福斯大笑道。「不錯！你可以這麼說。很明顯的，她不要他任何的照顧。」

尼可拉斯回想起賈絲婷談到他父親時所說的話——他就跟死了一樣。現在他開始瞭解她批評中的諷刺，然而，他很煩惱在這種方式下發現了眞相。

「現在你能談談忍者嗎？」德克·狄福斯說着，周遭一遍寂靜。

外面，一輛黑頂白色福特車停在餐館前。當他們看到的時候，一個紅臉有球根狀大鼻子、身材魁武的男人下了車，向他們走過來。

「出乎大家的意料，」德克·狄福斯說。「當我們到這兒時，我打電話給瑞·佛羅倫。他是西灣橋村警的警長，我想他有權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成嗎？」尼可拉斯和文生都點頭同意。

「尼可！」

「成！德克，」他儘可能輕快的說。「我没想到她……」他揮了揮手表示結束。佛羅倫推開門，走了進來。

德克·狄福斯爲他一一介紹後，他坐了下來。

「照字面上來說，」尼可拉斯說。「忍者的意思是『在秘密中』。」當尼可拉斯繼續說下去時，佛羅倫爲自己倒了杯咖啡。「在日本本土外，幾乎找不到有關忍術的任何資料。如今忍者的技藝，卽使在日本，也很少被充分考證過，主要是由於它的知識，被秘密而且相當小心的保護着。除非他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忍者世家裏，要不然就得放棄所有想成爲忍者的念頭。一如你們所知，日本社會有着極其嚴格的階層區分。那種淸楚、高度界限下的社會秩序，沒有任何人會想拋棄他生命中的地位和職分；那是一個人宿命的一部份，而且有着牢不可破的宗敎及社會觀存在。譬如武士，封建時期日本的戰士，是武士階層的上流人士；除了他們，沒有人被允許成爲一個武士或佩戴雙刀。然而忍者卻是演化於社會階層相對的一端的賤民階級。這個階層地位是相當的低，甚至有時這一個名詞意義被轉化成『非人類』。自然，他們和貴族般的武士，在待遇上相隔十萬八千里。然而，當日本內部世族戰事的增多，武士們開始體認到對忍者特殊技術需要的漸增，因爲武士本身受限於如鋼鐵般嚴格的社會規範，武士道嚴格的禁止他們許多的行動。於是武士世族就雇用自由的忍者去縱火、暗殺、滲透及施行恐佈行動……。因忍者爲本身責任所限，是以不爲人知。比如說在歷史上，忍者第一次重要性出現的年代是在六世紀，當時攝政王聖德太子曾雇用他們當間諜。」

「由於他們幹得很成功，於是成員數目引人注目的增加，極盛時期是日本歷史上的平安和鎌倉時代。他們集中在南方，譬如京都一地，在晚上完全被他們所控制。但是最後一次我們所知道的，在一六三七年島原之役，他們在日本歷史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被用以鎭壓九州的一次基督敎叛亂。在漫長的德川幕府時代，他們仍然很活躍。」

「他們的本領到底有多大？」德克·狄福斯的鼻子似乎又充滿着菲律賓叢林中腐敗的惡臭。

「相當的厲害。」尼可拉斯說：「從忍者那兒，武士們學會了野外求生、易容、僞裝、暗號和無聲的信號、燃燒彈及烟幕。簡言之，你將會把忍者當做一個軍事上的積極份子。但是每一個流派，也就是忍者的學校和世族，都各擅長於不同的格鬥方式、偵查方法及一些特殊的知識等等，所以，常可由他們所使用的手法中，看出是屬於那一個流派的刺客。舉例說，淳屠流，著名之處是身上藏有各式各樣的小刀。狂九流，則是在近身搏鬥中，善用拇指和食指擊打人體神經中樞的專家。古渡流則精通劈斷人的骨骼。其他的則會使用催眠術……等等。忍者常是十分專精於掩護方法，也就是身兼化學家。」

一股沉重的寂靜充斥在他們之間，直到文生淸了淸喉嚨，說：「尼可，我覺得你該告訴我們其他的。」

尼可拉斯沉默了一陣子。

「他是什麼意思？」德克·狄福斯問。

尼可拉斯深深的吸了口氣。「忍術，」他說：「是種相當古老的技藝。老得甚至沒有人能確定它的淵源何在，雖然有人曾推斷它是源自中國某個地方。的確，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人從中國文化裏學到了不少的東西。其中有一部份……這當然也包括了迷信，你甚至可以把忍術看做是一種魔術。」

「魔術？」德克・狄福斯覆誦着。「你是說眞的嗎？」

「在日本的歷史中，」尼可拉斯說，「要想把事實和傳說做一個很淸楚的分離，往往是件極爲困難的事。我並不想說得像戲劇一樣，但在日本確實就是這個樣子。如果沒有魔術的幫助，是不可能賦予一個忍者神妙的技藝的。」

「這一類故事，」佛羅倫說。「每個國家都會有一點。」

「不錯！這是極可能的事。」

「而你發現了這種毒素？」

「是一種忍者用的毒藥，吞下去完全無害。這種毒藥最爲廣泛使用的方式，是將它製成一種快乾的漿液，再塗在流星鏢的表面。」

「那是什麼？」佛羅倫問。

「那是忍者所使用的無聲武器之一，很容易隱藏携帶，流星鏢爲一種具有星狀鋒刃的金屬物體。由忍者擲入空中，可成爲一種最能致人於死地的武器。而且塗上了這種毒藥，它甚至不必造成一個嚴重的傷口便可使被害者迅速死亡。」

佛羅倫哼了一聲。「你是打算告訴我們，這個傢伙是被一個忍者弄死的。天哪！黎尼爾，你剛才不是說在三百年前他們都死光了嗎？」

「不！」尼可拉斯糾正了他。「我只是說那是他們大量被利用的最後一次的重要戰役，他們被用上的時間。從十六世紀以來，許多事在日本都有了改變，而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在許多方面都不再具有往昔的面目了。然而，有些傳統仍不可能爲時間或任何人所消滅。」

「一定有其他的解釋。」佛羅倫兀自不信的搖了搖頭。「一個忍者在西灣橋幹什麼？」

「我怕有些事我無法解釋。」尼可拉斯說。「但我知道一點，一個忍者已東渡至此，而在世界上尚未發現比他更厲害或更聰明的敵人之前，你必須十二萬分的小心提防。現代的武器有槍、手榴彈、催淚瓦斯……對你的安全一點保障都沒有，因爲他瞭解這些，而這些武器也無法阻止他摧毀既定的目標和不爲人知的逃脫。」

「反正，他已經幹了那一件事，」佛羅倫說，並站起身來。「謝謝你的消息。」他伸出了手。「很高興能和你們碰面。」他點點頭，然後走了。

當賈絲婷聽到敲門聲時，她的心沉了一下，隨即把筆一扔，兩手在一塊羊皮布上抹了抹，離開製圖板去開門。此刻光線正好，她喜歡在白天用製圖燈夾在圖板旁，因爲瑩光和白熱燈泡的光線混合，可以給她一種勉強說得過去的自然採光。

她讓尼可拉斯進來。

「他們通知你關於屍體的事，是不是？」她問。

他走過房間坐在沙發上，雙手抱在頭後。

「什麼屍體？」

「你知道的，我們相遇那天，他們從水裏撈起的。」

「不錯！就是那具。」他看起來十分的疲憊而且向着她皺着眉。

「他們為何通知你？」

他抬頭看着她。「他們認為我或許可以幫助他們找出那人因何致死。」

「你是說，他不是溺斃的？但你怎麼……」

「買絲婷，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妳父親是拉斐爾・湯姆金？」

她的手，原本手指交叉的放在身前，現在掉回到兩側。「有什麼理由，我應該告訴你？」她回答道。

「妳認為我是在想妳的財產？」

「別胡說了。」她短促的笑聲突然中斷，像是被掐住了喉管。「我沒拿他半毛錢。」

「妳懂我的意思。」

「我父親是誰，對我就有差別嗎？」

他站了起來，走過去注視着她繪的東西。「不錯，」他說。「我喜歡它。」他走進廚房，打開冰箱。「那個男人是被謀殺的。」他回過頭來對她說。「被一個專家暗殺的，但沒人知道是為什麼。」他取出一瓶梨酒，把它倒入杯子裏，喝了一口。「文生被調去協助，然後他要求我支援他，因為兇手極可能是個日本人，一個專為了報酬殺人的刺客。」他轉身走回了起居室，她仍站在原處，且眼睛明亮，正熱切的望着他。

「他不是一般的殺手，不同於新澤西或布魯克林區幫派為爭地盤火拼時，妳在報上看到的那種人。這種人妳從來就沒聽過，他太聰明而不留下任何痕跡，除了委託人的核心份子知曉外，誰也弄不清他的目標為何？連我對他的目的知道的也不多。」當他再度坐在沙發上時，他抬頭望着她。

「妳都懂嗎？」尼可又說。

一陣子的沉寂，只有遠處沙沙的海潮聲。最後，她動了，走到唱機邊放了一張唱片。但幾乎是立刻的，她又把唱針移開了溝紋，好像音樂是個闖入者，現在又被她趕開了。

「我大二時，史密斯來電要我回家，」她背對他說道。經過極力的壓抑，她的聲音顯得單調而又乾澀。「他派他的私人飛機來接我，所以我想我不會耽誤任何一堂課。」她轉了過來，但仍低着頭，眼睛牢牢的盯在手上的那份剪報，用力的絞扭着，直到「啪」的一聲，給扯破了。「反正，我是不知道，我想『嚇壞了』三個字或許是最好的形容。我想不出有什麼要緊的事要我回家？馬上，我想到了母親。可笑吧！我沒想到葛爾達。她從不生病，不像媽媽。」

「後來，我被帶進書房，而他站在壁爐前烘烤着雙手。我看着他，甚至連沾滿雪的外套，也沒想到要脫下來。然後，他遞給我一杯酒。」她的頭猛的向上一抬而眼睛望着他，使他不能動彈。「你想像得到嗎？他給我一杯酒時，平靜得似乎我們是生意上的伙伴，正要談論一件重要的交易。」

「真怪！你知道嗎？那時候我就有那種感覺，像是預兆似的。『親愛的，』他說，『我對妳

很驚訝！我碰到一位最特別的男士，他馬上就會來這兒，我猜大雪使他躭擱了一下。來，把大衣脫掉坐下來。』但是我仍站在原來的地方，發着楞。『這就是你爲什麼要我趕回來的原因？』我問。『不錯！我要妳見見他。他和妳挺配的，他的家世不錯而且社會關係良好。人長得很體面，此外，他有三個學位。』『父親，』我說，『你嚇得我半死，就只因爲你這些瘋狂的念頭……』『我嚇到妳了？』『是的，我以爲媽出了什麼事或……』『別像個白痴，賈絲婷！我不認爲我對妳做了什麼。』我的脾氣暴發了，而他就是不明白他那點激怒了我。他告訴我是因爲愛我，他才這麼做的。『妳知道爲了做這個選擇我花了多少時間嗎？』當我走出門時他對我說。」她嘆了口氣。「對我父親而言，時間永遠是他最貴的商品。」

「人們不再那樣做了，」他說。「用人來交易，就像把他們當商品一樣。」

「噢！不嗎？」她嘲諷的大笑。「它仍時常發生在我們的周圍。」她伸開了她的手。「在婚姻裏，女人被期許完成某些確定的責任；在離婚的時候，孩子則被用來做討價還價的本錢；在愛情事件亦然。這些事一直不斷的在發生。尼可，你會長大嗎？」

尼可站了起來，離開了沙發。

「我敢打賭，妳爸爸過去一定常對妳說：『賈絲婷！妳會長大嗎？』」

「你是個渾蛋，你知道嗎？」

「瞧！該不是又想跟我吵了？會嗎？我告訴過妳……」

「渾蛋！」她越過在中間的咖啡桌，她的身體撞着他，她沒命撲打着他，他毫不費力的就抓住她那纖細的手腕，使她無法動彈。

「現在聽好，」他說。「我不在乎騙妳，但我要告訴妳，我不是基督，這是我要提醒妳的，妳別想又和我引起一場爭吵。還有用別的辦法也可以達到效果，譬如，妳可以用問的。」

「我不必去問。」她說。

「喔！原來是這樣子的。我又沒有敏銳的第六感，我只是個人……一個平平凡凡的人。我不想演心理戲。」

「但我有第六感。」

「不！」他說。「妳沒有。」他放開了她。

「我證明給你看。」

「妳是唯一能辦到的人。」

「單獨一人，我辦不到。」她盯着他的臉，她的手舉了起來，指尖輕撫着他的面頰。「幫我……」她低語着。「幫我……」

他的嘴迅速地封住了她開啓的唇。

比利・蕭塔克似乎不太可能會有『野比爾』的渾名，但是，他有。他是個五十出頭，面色紅

潤的漢子，身裁短小，卻非矮胖。他卽使在炎熱的夏天，也總是穿着長袖襯衫。當他到海邊時，他身上的汗水比四周的風還多。

如果問起他在格蘭特區的伙伴，他們會告訴你，那是因爲他不願意露出他那身糾結的肌肉。當然，如果再追問下去的話，他們也會告訴你爲了不喝啤酒，他總是喝雙份加冰塊的威士忌，因此得到了渾名。

比利爲里歐工作，管理發電部份，他常對那些跟他較腕力的手下敗將們說，他是全憑這身肌肉拼贏的。「我不必每天泡健身房來保持這些。」他說完，一仰脖，把雙份威士忌加冰塊一口喝乾，然後再舉手要了另一杯。「他媽的，光是我的工作就夠嗆的了，你認眞幹的話，可以弄得你滿身臭汗。」然後他會搖搖他那灰髮的腦袋。「我可不是那種坐辦公桌幹活的人。」

格蘭特是個地方水力發電廠，在西灣橋數哩之外，孟塔克高速公路旁。裏面幾乎清一色的『藍領階級』（作家們有他們慣用、喜好的描寫方式）。

傍晚，比利・蕭塔克站在大門口，正準備離去。天色從靛藍色轉爲黑色，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呈現一幅怪異的景像，車頭燈和尾燈閃爍着，像是夜間動物好奇的眼睛。

站在階梯頂，比利深吸了口氣，然後喃喃的咒罵着夏日的炎熱。「媽的，再這樣下去，要不了幾天，我們都會被一氧化碳給毒死。」

在不到四步之遠，路邊那輛里歐的卡車等着他。但是今晚他實在不願放棄酒吧裏愉快的氣氛。身後點唱機懶散的播着東尼・巴納唱的「我把心留在舊金山」。

「如果你想，」比利惡聲惡氣的說。「你可以把舊金山和所有的西海岸，統統塞到你的屁股裏去。」

他在陸軍服役時是在那裏，並且他深深的痛恨那個地方。

「除了淋病，我沒有在那兒留下什麼東西。」他大笑着。「但是，他媽的，我後悔接了這個夜間工作。工作時，一般說來還過得去，但有些日子實在很差。」他感覺今晚正是其中之一。

他深深的嘆了口氣，走下了階梯，不過在走前，他又點了東尼・巴納那首『骯髒的都市』。當他步入了黑暗的路邊時，他的心情開始變了。他開始不成調的吹着口哨，他想今晚的工作不會太久。

當然，此刻他也正想着海倫以及他從好萊塢佛德瑞克目錄上爲她選購的禮物。噢！他想，或許今天會寄來吧！算算時間也差不多了。

他正想像着海倫那雙隱在衣裙下玉腿的構造，他大笑着。「如果你能那樣稱呼的話……」當他駛過往海灘區前的最後一個彎道，他看見在左側車頭燈照射下，有一個黑色的人形。

「搞什麼鬼？」他急忙踩住煞車，把車滑到右邊的路緣。他探出頭叫道。「你這個大白痴的渾帳東西，我可能會撞死你。到底你是怎麼搞的？」

他身側的車門『嘩啦』一聲給拉開了，像是一股颶風般，把他捲出車外。

「喂！」他滾過冰冷的柏油路面。「喂！老兄！」

他站了起來，像拳手似的雙膝半蹲，雙拳護在胸前，不斷的捝着。

「別想再愚弄人了，你這狗娘養的。」

當他看見車頭燈打在長刀上的閃光時，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老天！他看到一把長刀！長刀？上帝，我該不是喝醉了吧！

一隻飛蛾茫然的撞上了車燈，遠處的蟬鳴叫着。就在附近一臂之遙，海浪嘶嘶噓噓的聲音像奶媽哄着哭泣的嬰孩。

他揮出了一拳。

當他尚未揮出第二拳時，他面前的空氣似乎被劈成兩半，而且振動得像個珠串的簾子。

幾乎就在同時，他感受到從未有過的，一串最尖銳、最劇烈的痛苦。

一度，在基地外，他和一名憲兵打架。那個渾蛋用刀子砍殺他，刺傷了他的側腰，但是最後他終於一拳揍上了憲兵的臉。後來，雖然他被判禁閉，但是在一生中他從未感到如此的滿足過。

但那種痛楚，那種煎熬，和比利．蕭塔克目前所遭受的相較，簡直微不足道。刀鋒刺穿了黑暗，劈進比利的身體裏。從他右肩斜切過腹部，直到左骨盤上。他的腸、臟噴了出來，而鼻孔也充滿了令人作嘔的臭氣。

「天哪！」

然後一根圓木棍打了下來，像是一個在戲耍的孩子發出的哨聲，敲在他肩上。當肩骨破碎時，他聽到刺耳的噼啪聲。驚人的是，居然一點都不痛，他只有被人從柏油路拖走的感覺。

幾年來眼淚第一次從比利的眼裏流出來。

「媽媽！」他想。「媽媽！我回家了。」

「我想我知道那是什麼。」她說。

黑夜降臨了，風很大，一陣陣的吹拂使得屋外的樹叢嘩嘩作響。遠處一艘船鳴了下汽笛，又靜了下來。

他們躺在床上，緊緊的靠在一起，享受着那種肌膚相觸的感覺。他們如此做並非全爲了性，實是兩個人在一塊兒……

「你不准笑，」她說，把臉向着他。「答應我！你不笑。」

「我答應。」

「如果我受傷了……我是指肉體上的，它多少可以使我覺悟些。」

「爲什麼？」

「爲了其他的傷害……例如感情破裂而離開。」

「對我而言，這似乎是一種相當可怕的悲觀主義。」

「不錯！」

他用一隻手摟着她，而她把一隻腳放在他的腿間，輕輕的摩擦着他的腳脛。

過了一會兒，他問：「妳想要什麼？」

「過得快快樂樂的，」她說。「這就夠了。」世界上除了我們融合的肉體、相通的心靈外，幾乎沒有什麼值得追求的。她想。此刻和尼可拉斯在一起的那種感覺是和別人在一起時從未有過的。

某種的信賴已經開始滋長了。或許這就是她開始的地方。

當似乎從房前厨房傳來一聲響亮的破碎聲時，她跳了起來並尖銳的叫着，就像是有隻冰冷的怪手抓住了她的要害似的。她望着坐起來的尼可拉斯，一雙腿在床沿蕩着。

他站了起來，開始朝臥房門走去。此刻的他，似乎整個變了——赤裸的他，糾結的肌肉和被汗水濡亮的皮膚，就像披了件神密的外衣似的。

他朝走廊上那一片黃色的燈光走去，他的左腳在前，身體微側，膝略彎，腳板貼地，像個兵法家的姿勢，他沒有對她說一句話。

警覺的，她跟在他後面。

她看到他的手置於身前，手掌的邊緣使她很奇怪的想到刀鋒，手指似鋼鐵般的挺直，而他悄悄的摸進厨房裏。

餐桌後面，她發現洗碗槽上的窗子被打碎了，碎片在燈下閃着，她不敢光腳走近。風從裂罅中吹了進來，窗簾無依的飄打在瓷磚牆上。

她望着，而尼可拉斯往前移動，當他發現桌子靠窗的那頭有樣東西時，他停住且靜止得像座雕像，他站在那裏保持不動。過了很久，她小心的走過凌亂的地板，站在他身後。她嚇得透不過氣而轉過身去，但某件東西卻好奇的把她的目光拉了回去，使她再度注視着。

地板上有着一大塊黑色的皮毛，大而靜止着，血從裏頭流滲在地板上，斑駁的血跡在玻璃碎屑的襯托下，顯得十分的刺眼。一個奇怪、苦澀的氣味充斥着她的鼻子，而使得她開始嘔吐，她的眼睛佈滿了淚水。

「什麼？」她又吐了，很困難的呼吸着。「這是什麼東西？」

「我不能確定，」他慢慢的說。「大過一隻蝙蝠，至少在美國這個地區是不可能有飛鼠的。」

電話又響了，賈絲婷跳了起來，她雙手抱着臂膀。「我起了雞皮疙瘩。」她說。尼可拉斯仍保持原來的位置，盯着破窗而入的那堆黑東西。

賈絲婷走到較遠的牆邊，拿起了電話，講了好一陣子。而他似乎渾然未覺，她不得不走過去碰了碰他的膀子。「文生想和你談談。」她說。

然後，他看着她，再把目光調開。「好吧！」他的音調嘶啞，思緒卻飄得遠遠的。「別靠近它，」當他接過電話時警告着。「什麼事？」他匆促的說。

「我試過你住的地方，」文生說，「但沒人回答，所以我試了這兒。」尼可拉斯沒說話。「我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他的聲音在尼可拉斯的耳際響着，裏頭還透着一絲怪異。「又發生了事，佛羅倫剛剛帶來一具男屍，他們現在正在拍照。」從破窗捲入的風，使尼可拉斯感到一陣寒

意。他等待着，汗珠一顆顆的從身上冒了出來。他望着地板上那團黑毛皮的屍體，鮮紅的血，仍泊泊的滲出着，好像是在尋找某個人或某件東西。

「尼可，屍體被斜斜的由肩膀直切到腰部接合處，整齊得像……那是一刀的結果。懂嗎？」

東京郊區／新加坡／東京郊區

春季／夏季一九四五／冬季一九五一

距他父親土地東緣三百碼外，有一個神社位於一片尼可拉斯從未見過的繁茂樹林裏。這棟大而精巧，結構相當和諧的傳統日式平房，約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歷史。前面是L型的走道，再前面當有人來拜訪時，有着一個相當正式的庭園。不消說，照顧它需要無休無止的注意和像對小孩一樣的愛心。

這個位置後來變得十分的諷刺，人們在西部連緜的丘陵上築了條超現代八線高速公路，以協助疏緩進出東京市區混亂的交通。

日本軍國主義已經雲消霧散了，至高無上的幾名政要被當做戰犯審判而判處勞役。天皇仍被保留着，但是到處都有穿着制服的美國大兵，在哂他們戲稱的『原子太陽光』。

然而尼可拉斯的歷史卻是由另外一個國家開始說起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也就是在他十歲的時候，新加坡駐守的英軍向來犯的日軍投降。日軍佔據了整個城市達三年半之久，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才由英軍光復。在那兒，他的父親遇見了他的母親——處於殘磚斷瓦戰後城市裏的一名難民。她曾嫁給一個日本佔領軍的指揮官，目睹在這潮濕而令人發抖的最後數日的夏季中，他被炸成碎片，自此有好一陣子，她整個人都被攪得神智不清。

英軍的先鋒部隊已經滲入城郊，而這位日軍指揮官調動守軍，往來欲包抄他們；但是當指揮官擴展其防線時，才發現已被反包圍了。在致命的交叉火網之下，他用武士刀劈死了六名英軍，直到其餘的發現了他，一齊向他丟了幾顆手榴彈後，他什麼也沒剩下了。

幾年之後，在東京一條小街上一個古老的裝裱店裏，尼可拉斯湊巧碰上一張題爲武士之死的畫。畫中描繪着一個武士狼狽的死狀，他手中長長的武士刀由於火藥的爆炸而被拋了出去。那張畫，尼可拉斯看到的，也許是他母親的前夫，使他瞭解到歷史這個敵人是無可避免的。

他母親完全是個政治的犧牲者，她不是爲愛情而嫁人，更非爲權宜之計而結婚的。

當新加坡日軍最後終於被擊潰，當她的丈夫戰死的時候，她發覺自已被嚇壞了，整個世界突然變成一片荒蕪。驚惶失措的她，堅信人生是屬於仍活着的人。人雖爲已逝者悲哀，但仍將繼續向前邁進。她這一信念超越了其他任何事物。並非宿命，她不是個宿命論者，雖然不少西方人誤以爲她是。她只不過知曉在人的一生中，當一些不可避免的事來臨時，如何的去逆來順受——就像去面對她丈夫的死亡一樣。

但是這個巨大轉變的時代，就像朵鮮花墜入一個無法抗拒的大旋渦裏似的，她感到她漂泊於嗒嗒直響的槍戰及追擊砲爆炸所交織的混亂中。

極具諷刺的，她遇見尼可拉斯父親的地方，也正是她前夫生前用以指揮那些日本守軍的辦公室。她曾在那兒徘徊過，好像她到這兒來是因爲這是新加坡城裏所剩下她唯一熟悉的地方。很奇怪的是，她從未有過逃離這個城市的念頭。甚至，她在這個死氣沉沉的城中徘徊着，一點也沒考慮到自身的安危。

大部份城市的景觀都變了，她困惑着，不再敢確定何處是昔日的商業區，何處是她舊居的所在。到處呈現在視野裏的儘是一堆堆的殘垣舊壁，街上充肆着喧鬧的兒童，像是戰爭慘白的惡夢，將他們自一些可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她回憶起當她仍是小女孩時，在紐約度節時的一段歡樂無憂的日子——無人約束、沒人限制……而這些，也令她困惑。

於是有好幾天，她都在冒着水氣的街上茫然的盪着，當她聽到軍隊行進的步伐聲時，本能的立刻縮入路旁陰暗的門裏，她已無法區分到底是那一邊的軍隊了。奇蹟般的，她避免了可能發生的厄運。是命哩！她會這樣的解釋。

由於當地中國居民的寬容和憐憫，使她活了下來。他們找到了她，並且像待嬰兒般的餵食她，一湯匙、一湯匙的舀着稀薄的米湯灌入她鬆弛的雙唇，替她擦拭着雙頰，因爲連這麼簡單的動作她都無法獨力去做。她把自己放鬆在排水溝裏，也不管像不像是在洗澡。

每當她碰到流動的水，譬如她偶然碰上完整的噴泉，她會將手指伸入水沫之中，直楞楞的盯視着，好像她從未見過這種東西。當下雨的時候，她呆立不動，抬頭望着天上翻攪的雲，似乎正尋找着神的一瞥。

那天早晨她蹣跚的蹓進駐軍辦公室，尼可拉斯的父親正處於一個指揮困擾中。他的部隊非但要去清除市郊日軍剩餘殘存的幾個孤立據點，而新下達的命令，又要他的部隊維持市內的治安，安撫處於半和平狀態之下，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日增的暴亂。每天他的部下大約只有一個半小時的休息時間，這個狀況無疑地令他無法忍受，而他也在尋求一種緩和的方式去拒絕這個直接的命令。事實上，他從昨天早上到現在一直坐在一張木雕椅上——那張在最後三年中，一直是那位已故日本指揮官唯一的財產。

除了有幾次熱得受不了，衝進浴室冲了冷水澡外，丹尼斯．黎尼爾上校一直待在那兒，直到這個茫然的女人逛進了他的密室。他從未能滿足自己的好奇，去確定她是如何溜過外面三組衛兵的警戒。但這麼重要的一點，他也是在以後才想到。

當時，他只想到她的出現，當他從凌亂的桌後跳起來時，他的副官似乎先被他的舉動嚇了一跳，然後才瞭解到有一個未經通報的女人竟出現在房間裏。

「丹佛！」上校叫着他的副官。「帶張病床到這兒來，快！」

「是！長官。」那名男子衝了出去。

當這名女子昏倒時，上校扶住了她。她的眼睛慌亂的閉着，而身子癱軟在上校的懷裏。

「長官，」陸軍中尉麥克．吉佛問道，「她是……」

「喔！小伙子，看在老天的份上，給我拿塊温熱的毛巾來。」上校急躁的斥喝着。「並且叫葛瑞到這兒來。」

葛瑞是駐軍的軍醫，一個瘦骨嶙峋的漢子，有着灌木叢一般密的鬍子和因久炙陽光下黑褐的皮膚。他來到這兒，剛巧丹佛也正把病床抬進大門。

「幫幫忙，麥克．吉佛，這才是好孩子。」上校對回來的中尉說道，然後他們一起想法子把病床抬進房間裏。

上校把女人抱了起來，同時注意到她那亞洲人姣好而細緻的臉上層層的灰土和汚垢，他輕輕的將她放在床上。

他讓葛瑞去照顧她，走回到桌後，繼續忙着解決他最後的一些問題。可是他的一隻眼睛卻一直停留在房間的另一頭，直到醫生站了起來。

「好了，丹佛。」上校疲倦的說，「把每個都帶走，早上八點我們再集合。」他站了起來，用手指抓了抓頭髮，走向葛瑞站的地方，盯視着病人。

當房中只剩下他們兩人的時候，他問，「她怎麼樣？」

醫生聳聳肩。「除非她甦醒，否則很難說。我必須做一些檢查。很明顯的，她受了太多的震驚和曝晒，如果能讓她好好的吃上幾頓，她馬上就會恢復。對不起！我不該這麼大膽的預測。」他在他用來爲她清洗的毛巾上擦了擦手。「聽好！丹尼斯，還有好幾個小伙子等着我去救治，當她醒來時，你若有任何問題，要丹佛去找我。此外，我想你和我一樣，清楚她需要的是什麼。」

上校召來了丹佛，並要他找來他所能找到的一些熱湯和炸雞片，然後他跪在床邊，看着她修長頸子上血管的悸動。

當淺子張開眼睛時，她所看到的第一樣東西是上校靠近的臉龐，立刻有一種感覺浮上她心頭。日後每當她跟尼可拉斯敍述往事時，她常提及他的眼睛。

「它們是我所曾見過最温柔的一雙眼睛。」她以她那如柔絮般的聲調談着。「像海般深邃的藍，在那之前我從未看見過藍眼睛，當英軍來到時，我在城外，那時戰事尙未爆發。

我常認爲就是那對藍眼睛震撼了我，也給我那份信賴。立刻我回憶起高橋死後的那段日子，好像是片片段段的情結被拼湊起來，第一次放映的影片。我的眼前不再有一層薄霧，腦裏再也不像是被塞滿棉花了。

從那一剎那起，過去的一切都離我遠去……似乎我是在回想另一個人，在戰爭中最後幾個殘酷昏暗的日子裏的生活。

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你父親是我命運裏的一部份，因爲我一點也想不起是怎麼走進軍營的，並且在遇到他之前，我竟沒有碰到任何士兵。」

當天結束時，上校把她帶回家，傍晚，天際的微光像翡翠又像琉璃石般的亮着，城裏的灰塵在空中翻攪着。吉甫車在大街上來回不停的奔馳，士兵匆匆的沿着人行道行軍，而路上回家的華人和馬來人似乎永遠是那麼的堅定、沉默而一成不變的，穿戴着棉布褲子及骯髒的草帽。

跟往常一樣，街道十分的擁擠，上校不得不將吉甫車轉走他路，雖然他經常步行回去。位於開波港的駐軍營地，幾乎在城的正北方，而穿過市區到他目前住的地方，通常要花上二十分鐘。可想像得出，上校並不喜歡做這麼漫長的步行，因此他不得不派兩名武裝駐軍充當護衛，陪同他回去。雖然他也知道這樣做，對寶貴的軍力來說是十分不妥的事，但他別無選擇。

最初在城市的西端，他分配到一塊不小的土地，但很快他就發覺那兒靠近一片龐大的紅樹林沼澤，而且又居於下風的位置，這是最令他受不了的。他只好另外再去尋找，直到最後搬進目前雖小卻很舒適的居所。

它位於一座小山上，上校相當滿意這兒，因為朝北看，能看到布希提馬山，這個島上的花崗岩層及其最高的一塊岩。越過這片玄色的石塊以及蛇般蜿蜒的山脈，則可遠眺瓊哈及麻六甲海峽深暗的潮水，這裏可說是亞洲的最南端了。

在這些既炎熱又潮濕的日子裏，襯衫像熱蠟般的貼黏在皮膚上，汗水淌過眉際滲入眼眶，那股子鹹澀經常弄得他睜不開眼。整個城市像個熱帶叢林般的佈滿了瘴氣，對他來說，亞洲似乎已無聲無息的滑入並充塞在他腦際，使他直覺自己竟是處身於一片無盡的沼澤，也像處身在充滿了蚊蚋和人的地方，鬱悶的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他頸項的僵痛一再發作，甚至比以往更糟。

但這一切都是在淺子出現之前。

對上校而言，這簡直就是個奇蹟，淺子似乎不是從新加坡街上走進他的房間，而是由雲端下凡的。頭一個晚上，當他把淺子交給小碧為她沐浴更衣，而自己站在晶亮的柚木桌前，喝了今天的第一杯酒時，他感到身上的倦意竟已盪然無存，就像在熱淋浴的沖刷下，身上的汗漬被一掃而空。他想到幹了這許久的工作，能回家眞好，或許這是一天中最最實在的一部份，因為多年後他每思及那一刻時——他常常這樣做，他仍無法理解當時他對這件事的動機和情感。他所知道的，僅是當他正在看書時，她被帶了回來，當他再度看見她時，被她的風采迷住了，這是自從一九四〇年初離開了英國到亞洲來，頭一次，他為一個東方女子着迷。

站在那兒，看着她走過來，他直感到自己像棟鬼屋，曾在裏頭作祟的鬼被驅逐了，空蕩蕩的屋子現在正等待着迎迓新而實在的房客遷入。他知道他的靈魂終於掙脫了束縛，此刻正在心中自在的狂舞着，他也十分確切的感覺到，站在面前的她，是他尋找亞洲神秘的眞正緣由。

他細細的端詳她的面龐。

在傍晚天際霞輝的映照下，襯出她那秀緻的五官及可人的……他極力的克制來自內心裏那股子足以摧敵的兇猛。這是上校所具有的一種不可輕視的才幹，因着這些，使他在美、英軍中都受到極高的崇敬，並且經由一次次的戰役，他接受贈勳和晉陞的獎勵。

他感覺到，這並不是一張純粹的東方人臉孔。他並非由明顯的五官輪廓來推斷，而是從整張臉孔看出來的。譬如說，在那張臉上，尋不出一絲東方女性特有的古典氣息。上校發現這實在是迷人之處，就甭提多麼令人神魂顛倒的美了。橢圓型的臉，豐腴而修長，高高的顴骨，細長的丹鳳眼，及一個較一般人所期望還來得塌的鼻子。豐滿而寬厚適中的嘴唇，配上眼睛，則是整個面龐最有表情的部份。日後，他只需一瞥淺子的嘴唇，就能夠知道她的心境變化了。

小碧把淺子受損的髮梢剪去，並將她那頭長髮梳攏在腦後，緊緊的用紅絲帶紮住，形成一個濃密發亮的馬尾，斜掠過淺子一邊的肩頭。

在這一刻，上校已把她當成人生際遇裏一個神話般的美女。他的直覺告訴他，她竟是如此道地的東方化，似乎她就是這塊巨大平坦而稠密土地上一個活生生的化身。

「妳覺得如何？」他用廣東話問。

「……」

當他沒有得到回答之後，他再次的用北平話重覆了一次。

「現在很好，謝謝您。」她說着，並俯首爲禮。

這是上校頭一次聽她說話，而他多少有點訝異，這是他有生以來從未聽過如此柔美悅耳的聲音。

她很高，約有五呎九吋，像楊柳般的高挑，卻又有着任何男人所夢寐的身段。

「能碰到你是我的榮幸，」她說着，目光低低的瞧着地板，她突然想唸出他的姓。「我很慚愧，」終於她放棄了嘗試，她說，「小碧在整個沐浴過程中一次一次的指導着我……我……我眞的很抱歉。」

「不必了，」上校說。「叫我丹尼斯。」

這使她能設法發出丹的音，雖然在英語裏毫無類似的字。她重覆唸了兩次，然後說：「我不會忘的，丹尼斯。」

就從那一刻起，上校知道他決定要她了。

當上校接到美國信差，經由英國聯絡處送達的一份派令，要他參與美國佔領軍團在東京的指揮部裏當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顧問時，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告訴淺子。毫無疑問的，他會接下這個派令，因爲他早已迫不及待的想到東京去了。

當時正是一九四六年初，世界的這一部份，正暈眩於廣島和長崎兩地原子彈爆炸所引起情緒上的激盪；它的效果是難以計量，而影響更是無窮無盡。

他和淺子結婚已經四個月了，而她也有了三個月的身孕。雖然他從未有過拋棄新加坡的念頭，甚至他已把這兒當成了家鄉，可是他想到去聯軍總部接受派令是他的責任，同時他敏銳的瞭解到，去年無條件投降的日本所發展出各種複雜的問題，更何況他也急著投身於麥克阿瑟將軍所謂的『引導日本走上大道』計劃裏。

「丹佛，我要提早下班。」他略略考慮了一下，「如果有任何重要事件，到家裏聯絡。」

當吉甫車剛剛駛到大門附近，他發覺淺子把小碧支走，自己一個人站在門邊迎接他。

「你今天回來得眞早，丹尼斯。」她笑盈盈的說。

他跨下吉甫車，吩咐司機去休息。「我想妳現在要告訴我，說我打擾了僕人的清潔工作。」

他故意兇巴巴的說。

「噢！不是的。」她叫着，和他携手走上臺階進入屋裏。「正好相反，我帶他們到後面去，要他們做些放下已久的活兒。」他們穿過客廳到了他的書房，她爲他倒了杯酒。

「唔！」從她手上接過那杯冰凉的酒，他說，「他們有沒有幹些該受罰的事？」

「噢！沒有。」她用她纖細的手掩住嘴，似乎被這個想法給哽住了。

他點點頭，心底暗自好笑。「當然囉！假使有的話，妳會告訴我的，不是嗎？」

「才不呢！」她引導他坐在那張他最心愛的椅子上。他舒服的坐在柔軟的椅子上，腿直直的伸展在面前的地毯上，一隻靴子壓在另一隻上，而她則乖巧的跪坐在他旁邊。她穿着一件有着旗袍領和寬大鐘形袖子，深藍色綢緞的絲袍。上校想不出她從那兒搞來這件耀眼的袍子，但他並不想去問她。「這兒不用你操心，」她接着說下去，「我是這屋子的女主人，這裏的紀律由我監管，就如同你在鬧區那兒一樣。」她所指的是駐軍營。「你得信任我，並維持我們屋子裏的良好氣氛。寧靜對一個人的心靈俾益極大，你同意嗎？」當他點頭望着她的眼睛的時候，她繼續說道：「一個屋子的安寧，不僅限於它的位置和裏面的僕人，更應擴及它的主要居住者。」她停住了，而上校在談話中一直啜飲着酒，現在他坐了起來，把杯子放在椅邊的茶几上。他內心裏屬於西方的部份有股衝動，想握住她纖柔靈巧的手，並倚向她問，「怎麼回事？親愛的，是什麼困擾了妳？」

但他知道他不能這麼做，否則會羞辱了她。明顯的，她是花了不少的時間來準備這一番說辭；他必需給她機會，讓她說出她想表達的。今天，如果有人問上校，他在遠東待了六年，學到了什麼東西的話，那只是一個簡單的辭彙——耐心。

在東方，如果一個人不能迅速的學會到這一個經驗的話，必將遭致不幸。而這裏的生活是那麼的迥然不同，似乎是漂浮在永恆的太平洋懷抱裏。

「丹尼斯，你知道，寧靜只是和諧人生裏的一個層面而已。和諧是一個澄澈心靈的基礎，是所有人窮一生奮鬥亟欲爭取的，更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命運之根。」她輕柔的撫着他放在扶手上的手背。「你有這樣強的命運，就像一個捕魚高手所撒出的網罟一般。」她的目光垂下，望着她相疊的手，在他面前一幌而過。「我怕做了任何損傷了它的事，但是目前要考慮的並不僅是單一的你、我，我們的命運已緊緊的契合交織在一起，或許它會更強而有力，是吧？」他又點點頭，而她則滿足於他的注視和同意，她再說道：「我現在必需問你一些事。」

「妳曉得的，只要妳需要知道的，問我就是了。」上校誠摯的說。「妳是世上讓我最快樂的人，只要是我的，也就是妳的。」

他點點頭。

但是這些由衷之言對淺子並沒有太大的影響。「我要問的是件很重要的事。」

「我們必需離開新加坡，」她冒冒失失的說。然後，當她發覺他並未阻止，汗一下子全都冒了出來。「我知道你的工作對你很重要，但這是……」她思索着恰當的字眼來表達她的想法。「對我們是無法避免的——對你、我以及我們將出世的孩子。」她把一隻手掌貼在微隆的小腹上。

「我們必需去日本，到東京去。」

他大笑了起來，先是被話中的幽默引起，然後是好奇那份怪誕的巧合。

「這好笑嗎？」她誤會了他鬆一口氣的表情，因而叫道。「我們待在這兒是不好的，而且是很不好。在日本，我們的命運會更開展、更活躍。在那兒有着我們的……英文怎麼說？命運，沒錯吧！我們的命運。」

「我只是在笑一個奇怪的巧合，」上校使她安心的說。「而不是笑妳所說的。」他輕撫着她的手。「現在告訴我爲什麼一定要到東京？」

「因爲菊子在那兒，她是高橋的姊姊。」

「我知道了。」很自然的，她曾告訴過他一些她前一次婚姻的片斷，但除了這些，他們很少談論她那一部份的生活。

「她和我們的命運又有何干？」

「我還不能十分的確定，」淺子說。「但昨晚我作了個夢。」

上校相當瞭解這些東方人在夢兆裏，會得到什麼樣的啓示，在這方面他們就和古代的羅馬人一般的執着。他自己並非不相信東方人這一套，只是他知道在內在的潛意識裏，對人生活方面的影響遠超過人們所願意承認的部份。在任何事件中，夢和宿命觀往往緊密的連結在一塊兒，而宿命觀則是上校堅強信念中的一部份；不過在遠東的這些年，他都不相信這些。

「這個夢和菊子有關，」淺子說。「我在東京城裏逛街購物，然後，我走進一條安靜的小巷子。所有的商店的形式，就像德川幕府時代江戶（現在的東京）時的景像——木製的紙窗、紙門。

我走過一家裝璜華麗的店舖，然後我站住了，因爲我發現在店舖的橱窗裏有一個玩偶，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一個玩偶，她正散發着一股強烈的靈氣。

她是瓷燒的，白白的臉蛋，穿着高雅的和服。她的目光盯視着我，使得我無法將目光轉開。

「買我！」她的眼神這樣的對我說。

我順從的買下了她，店東將她包在一塊綢布裏交給我，然後讓我帶回家。

當我打開布包時，她開始說話了，她的聲音傲慢而冷寞，可是卻又非常的堅定。明顯的，她出身於高貴的家庭……

她就是菊子，而我們必需去見她。她說我們必須離開新加坡到東京去。」

「妳曾經見過菊子嗎？」上校問道。

「沒有。」

「高橋有沒有拿她的照片給妳看過？」

「沒有。」

「但妳卻確定夢中的玩偶就是菊子？」

「是她，沒錯。丹尼斯。」

最後，他倚身向前，像他先前想做的，握住她的手。他看到她塗了絳紅寇丹的長指甲，他品

味着它們釉般光澤的感覺。過了一會兒，「淺子，我們會去日本，到東京。我們將會像妳夢裏所示的碰見菊子。」

像初昇的旭日般，笑意漾上她的臉。「丹尼斯，你眞好。是眞的嗎？」

「眞的！」

「那麼告訴我爲什麼？此刻，我的靈魂快樂得不去理會其他的身外之物，我的心且叫嚷着，它想知道爲什麼……」

在他們離開的前一天，她帶他去見蘇鵬。

他住在城外西北方，一個用油紙和竹子搭造的村莊裏，那兒沒有西方人曾去過，且它並不位於上校曾見過這一區域的地圖之上。事實上，當淺子告訴他位置時，他大笑着說他們的目的地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除非是位於一個長滿紅樹林沼澤的中央。不過她是不會那般輕易被制止的，最後他也只好勉強的順從她了。

那天是星期日，淺子堅持要他穿上軍服。

「這是很要緊的。」

當他穿上大翻領淺米色外套，白色絲質襯衫及海軍軍團領帶，他覺得有一絲赤裸感；好比黑色叢林裏一幅腥紅的畫——一個不會失誤的靶心。而她則穿了件白色絲質旗袍，繡着蒼青的白鷺，高緊的領子，及地的下擺，她看起來簡直就像個夢中仙子。

當他們出城的時候，日頭高懸，熱浪一波波的湧向他們。慵懶無力的微風帶着一股紅樹林沼澤的腐臭，經常由左側吹來。路上有兩次他們必須停車，以待長長的黑色或銀白的蝮蛇遲緩蜿蜒的爬過道路。頭一次碰到時，上校想將車駛過輾死牠，但淺子堅實的手環在他腰上，使他偏離了目標。

遠處的山，看似離他們很近。扛在山脊上的天空，像是舞臺上畫着火焰的佈景。東邊的地平線上堆滿了半天高的雲絮，如同放肆的孩子們玩着危險的疊羅漢一般。再高一點的天空是片奇特的黃，沒有一絲澄藍的天際，此刻現出白色樹叉狀的閃電，穿刺了雲層，好像雲層一下子從柔軟僵化成大理石般的冷酷，任是誰也難以相信這裏竟是如此的靜謐。他們的車子順着起伏的山脊上蜿蜒的道路開着。

新加坡就像一隻被扔進深海水底的錨一般，早就被拋出視線之外遠遠的身後。他們如同從另一個世界走出來，越過一些不可見的障礙，然後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裏。起碼這是上校在那一個如魔幻般的下午所感覺到的，而在他生命過程中，常常在淸晨昏昏欲睡的夢裏，一次又一次重演着的景像。

在有着茂密樹林的山丘遠處邊上，他們失去了所有的路標指示，甚至在林間連條像小徑的影子都沒有。然而淺子似乎毫無困難的使自己適應環境，牽着他的手，導引着走向蘇鵬住的山莊。

它位於一個多樹的淺窪地，後面有着一座玄武岩的小山，或許再越過去就是壯麗洶湧的大海了。

他們走向其中的一棟，它看起來和四周其他的房子並沒什麼不同的架在泥濘的街道上。它有着三、四層寬寬的木階梯及一個大得像陽臺般，可以擋住傾盆大雨和火烤般烈日的玄關。淺子要他在這兒跟她一樣的脫下鞋子。

前門開了，由一個高雅的包了頭巾、灰髮，穿了件有着灰色渦紋絲料長袍的老婆婆引導他們進去。她雙手合十放在胸前向他們俯首爲禮，他們也依樣回禮。然後她直起身，朝他們微笑着，這時上校才發覺她的牙齒早已掉光了。她的臉上爬滿了皺紋，但那些肌肉的線條，在在顯示年輕時的她曾綻射出何等的美麗和朝氣。她黑色的杏眼像是兩盞燈籠閃爍發光，充滿了一種昔日小女孩時代的好奇與純眞。

淺子介紹了上校。「這位是賈嬸。」她簡單的說，沒有提到其他的事。

賈嬸笑嘻嘻的瞧着上校魁梧的體格，搖了搖頭，似乎在說——今天我們又能拿年輕人怎麼辦？她聳了聳瘦巴巴的肩膀，舌頭頂着上顎嘖嘖有聲。

上校注意到淺子是用北平話交談，雖然他並不會用太多的字，但仍知道自己也應該依樣畫葫蘆。

他們在一間頗大的房子裏。在上校所見過新加坡的房子裏，即使他原來那棟位於紅樹林沼澤邊緣的大房子，也沒有像這麼寬廣的空間。上校看得出來，外層的一面從某些方面顯示出曾經一度是在裏面的。

更怪的是，房間的地上鋪滿了塌塌米，日本人用茅草編成有着某種特定尺寸的墊子，傳統日式房屋都是用它來衡量面積的大小。

但是，還有更讓他吃驚的事。

賈嬸沉默的帶他們走過第一個房間，裏面疏疏落落的擺着些低矮塗着漆的茶几和椅子以及一些其他的小擺飾，然後再繼續走下一個陰暗的走廊。牆上懸着一塊巨大的翡翠，雕刻得很深，成了一層層重疊的圖案。在牆的中央有一個圓拱門，上校在什麼地方曾聽說過，似乎叫『月門』。它存在於中國十九世紀末一些非常有錢的豪富家中。

月門的門口，一縷長長的絲布從一根斜置的竹桿上垂了下來。看上去似乎年代十分久遠了，上面繪染着紫藍色的輪輻圖案。上校恍惚對它有點熟悉，他絞盡腦汁想了好一陣子，直到回憶在一幅由安滕廣重所繪的浮世繪畫上曾見過完全相同的一卷布。它是東海道系的五十三個階級之一，他想不起那幅畫的名稱，不過它卻顯示了一位出於大師之手的景況。

又是一個神秘。上校暗自聳了下肩，這時賈嬸帶着他們穿過點綴着白色、黑色及綠色的珠簾，走進月門。

他們發覺到了一個只比第一間略小的房間。三面都有着精細手製的屏風，久遠的年代好像一層烟幕一樣，使得屏風的顏色黑得發亮。

有一股香氣透入他的鼻內，夾着木炭、麝香以及一些其他細微美妙的食用油脂味道，但還是滲

有些無法辨明的香味。

「請！」賈嬸說道，帶着他們繞過一張低矮的紅漆木桌，桌上的花盆裏揷着一些剛摘下的鮮花。在兩扇屏風的末端有一扇門，他們走了過去，那門黑的發亮，像是整塊瑪瑙雕琢而成的。

「這兒是樓梯。」賈嬸低低的說着，然後他們登了上去。那是個狹小的螺旋狀梯子，只容許單人依次上去。

最後，閣樓終於在到達一座塔時展現了，不過在上校的眼裏，這座塔更像是一個閣樓。屋內的四角矗立着支撐綠色天花板的四支木柱子。四面的景觀毫不受阻的盡收眼底，除了有一邊被那座玄武岩的山阻隔着。它像神話裏一隻可怕的海獸般的出現，而且靠得那麼近，正好做了村莊的一個天然屏障。

踏上閣樓，上校看到一個個子高高的人，正拿着一支單眼望遠鏡，眺望海上那起伏的風暴——他就是蘇鵬。

「歡迎！黎尼爾上校。」他的聲音低沉雄渾，使得整個樓都震動了。他口音的腔調很怪，用西方的講法來說，他總是把尾音吞了下去。他並沒有轉過身來，也沒有任何言辭顯示承認淺子的存在。賈嬸或許是因爲已達成任務，悄悄的下樓去了。

「上校，請站到我身邊來。」蘇鵬說。他穿着一件老式中國傳統的珍珠色袍子，它的質料是上校完全陌生的，因爲卽使是這個老人任何一個輕微的動作，都會使得布料表面波動，而反射出令人訝異的光澤。

「看看這裏，」老人說着，把望眼鏡塞給上校。「瞧瞧這風暴，上校，然後告訴我，你看到些什麼？」

上校接過這具擦拭得亮亮的黃銅望眼鏡，閉上一隻眼，用另一隻透過望遠鏡眺望。現在他站在蘇鵬這棟房子的最高處，他找着了早上他們會看過的風暴，而風暴似乎更強了。

在望眼鏡小小的視野裏，他看見一堆堆蜂湧的雲層，呈現像瘀傷般的黑紫，天空也被風暴襯托得變了色。剛才澄黃的色澤如今染上了一道道的蒼青，這種色調是世人永遠也無法複製的。遠處低沉隆隆的聲響不時傳來，像是正蘊釀着一個天威不測的海嘯。

很恭敬的，上校說出他所見的。

「這就是你所看到的。」蘇鵬說，在他的音調裏沒有任何疑問的暗示。

是的，上校正想說，這就是我所看到的。但在最後的一刻，這些話哽在他喉嚨裏，他幾乎可以確定那兒確是有些東西是老人要他看的。

有好長一段時間，他移動着望眼鏡，一吋一吋的打量着地勢，仍沒有發現什麼新的事物。但倘有一絲不甘在心裏嘀咕着，他又將望眼鏡往上移動，仔細的搜尋，還是什麼都沒有。然後又往下看，翻攪前進的風暴之下，他看見婦女們在四周沒有樹和房子可以充當屏障的稻田裏，幾乎一致的身體前傾，正在挿秧。她們的裙子往上捲起，在腿上打了個結，背上揹了個編織的袋子，偶而她們也充當搬運工。此刻，水一直泡到她們赤裸的足踝。

「這些婦女仍在工作，」上校說道。「就好像風暴不在那兒似的。」

上校把望遠鏡從眼睛移開，放在身邊，然後直看着蘇鵬髮絲稀疏的腦袋和他那灰色的山羊鬍鬚，以及他那冷靜的，似乎是來自另一個時代，正打量着上校的平靜祥和的目光。

「她們知道些我們不知道的事。」上校說。

「唔……」蘇鵬低哼了一聲，沒說什麼，他已完全瞭解到上校用非常含蓄的語氣所指『我們』是意味着西方人。不過現在他得斷定上校是過於認眞呢？亦或只是謙虛罷了。蘇鵬跟每一個亞洲大陸上的人一樣，對於人們所表現出的情感，有着太多的體認。但他並沒有像對其他人一般的，輕易去結束和上校的談話，對於這個男子他必須做一個直覺的反應。

在上校這兒，上校也只知道他正面臨着和淺子關係中一個緊要的連鎖。這個老頭兒對她的祝福是不可缺少的。他不能瞭解爲什麼這一點對她的婚姻是這麼的重要？不過他知道，在她離開新加坡前，蘇鵬將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這棟房子，就和這個村莊般的與世隔離，這般的不爲西方人所知，使得他更擔憂了。上校痛苦的發覺到許多中國人對西方人——從海的另一邊來的野蠻人並不喜歡。這種不喜歡，與其說是敵意，在本質上是正常的。這些，對上校此刻的感受，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但是上校熱愛這些民族，愛他們的生活、宗教、歷史和習俗。而最主要的也就是這些瞭解鼓動着目前的他，促使他說道：「毫無疑問的，先生，我們在這兒需要學習的還有很多；但是，我認爲最具利益的狀況，應該包括一種交換。起初是對於知識，但更要緊的，領導這兒進入另一種神秘的交換境界。」

蘇鵬的手攏在寬大的袖子裏，雙臂環抱着乾瘦而強壯的胸口。他默默的想着「神秘」，好像這兩個字是他嘴裏品嚐的一種新而特異的味道。

「現在，上校，好吧！『神秘』可以有很多種意義。完全取決於它的語調及所在的環境爲何。因此，我的孩子，我大可以相信你所指的是秘密。」

「與我所說的意思很接近，先生。」上校回答。

「是什麼？」蘇鵬問。「是什麼使你認爲這一種親密的交情應擴展到你身上？」

上校穩住視線，直盯着面前他所能看到的東西，一直到最後蘇鵬的臉孔似乎消失了，只剩下暗淡的光線，飄浮在他們柔和的談話之間。

「先生，首先是尊敬，然後是知識，並且也包括了知識的探尋和認同。再來是接納過去和現有的，瞭解到自己在現存社會裏所扮演的角色。接下來的就是想去學習那些不可知的好奇心，最後，是愛。」

當他說出了這些，上校舒了一口氣，他知道自己說出了久藏的肺腑之言，也表達了一種令自己舒坦也讓妻子榮幸的心意，現在似乎已沒有什麼需要再說的了。

當蘇鵬再開口時，他不是向上校，而是朝着他的妻子說話。「淺子，」他說。「我想賈嬸正在叫妳，我在這兒聽到她叫妳的聲音。」

沒有說一句話，淺子鞠了一躬然後退下。

上校仍靜靜的站在原地。在田野脆弱的屏障後面，風暴逐漸迫近。

「淺子告訴我，你卽刻就要起程去日本了。」

上校點點頭。「不錯！就是明天，我被派去協助麥克阿瑟將軍重建日本。」

「很好。那是個可以成名的工作，且是一個歷史性的地方。是吧？上校？」

「坦白說，我尙未想到這麼多。」

「你沒有想到？」蘇鵬說，「像你這種將從事的重建工作，最好應該留給日本人自己去決定嗎？」

「當然，那樣是最理想的。但很遺憾的，在近二十年來，日本社會中有不少野心份子使其走錯了方向。」當蘇鵬依舊一言不發時，上校繼續說下去。「我確信你很瞭解他們在滿州所進行的活動。」

「滿州？」蘇鵬嘲弄的笑着。「我和我的民族跟滿州有何干係？對我們而言，那只是世界遙遠的彼端，一個破落毫不起眼的貧民窟罷了。我寧可讓日本人和布爾雪克黨去爲那兒幹得頭破血流。滿州，以我的觀點來看，對整個中國而言，並不算是一個太大的損失。你懂嗎？並不是一個太大的損失。」

「但是日本人尋求那塊土地，把它當作侵略中國的據點。在那兒，他們建立軍事基地，再往外擴展。」

「不錯。」蘇鵬嘆了口氣，他接著說：

「他們帝國主義的本質使我深深的悲哀，至少在我年輕的時候。一點也不錯，它就像扎在我背上的一根芒刺般的苦惱着我，因爲日本人的方式一直是黷武主義，絕不會改變爲其他的。無可否認的，這一個世紀充斥着不可避免的血腥，不管用政客滔滔雄辯的言詞，或是一次大赦，都無法抹煞這些事實。上校，你懂我的意思嗎？

現在，德國人否認他們的種族主義，你知道那是多麼愚蠢的作法？他們怎麼能夠？這還不如去否認空氣之爲一個人生命的必需。

現在的中國並不畏懼日本，目前的壓力是來自布爾雪克黨，而他們比日本人更可怕。上校，武士道，你對這一個名稱有概念嗎？告訴我！」

他點點頭。「是的，我想我知道。」

「好！那麼你知道我的意思。」他仰望着天上移動的灰色雲層，似乎正被一個看不見的巨人揮舞一面旗子翻攪着。「它是友誼的測度，瞭解嗎？我現在談的那種很深的友誼，並不是像生意伙伴或鄰居、舊識間可能會具有的那種友誼。這種友誼，在今天遠比你所相信的要少得多，溝通不再會是問題或是一個經常困擾的障礙。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是的，先生，這是毫無疑問的。」

「唔！確是有一些東西使我知道你會同意。」他柔和親切的大笑着。「你知道嗎？當淺子頭一次來見我時的那一天跟今天一樣。那時她還很小，我想可能還不滿三歲。她出身於一個很大的家族，我不知道他們後來遭遇到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我花了好幾年去做調查，但一無所獲。過了一陣子，那件事似乎也就不要緊了，這裏就是她的家，我愛她如同己出。我有不少的孩

子、孫子及曾孫，老天！他們的數目多得常常讓我弄錯他們的名字和長相。不過這是值得原諒的，我是個老頭子，而且心思又常被許多其他的事物盤據着。

「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在我所有子孫當中，淺子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她並非我親生的，但在我心目中，毫無疑問，她是的，你懂嗎？這就是她的出身而你必需知道這一點，在你離開新加坡之前，你必需去瞭解那是什麼以及它所預示的兆象。」

他沉默了好一陣子，似乎他正夢見一個遙遠的地方，或是一段消逝久遠的歲月。天空裂開了，雨點斜斜的由灰暗的雲層裏落了下來，劈哩啪啦的打在閣樓方形頂篷上，雨水順着小小的簷邊，線般的滴落下來。傾盆大雨打得樹上的葉子沙沙作響搖個不停，整個世界好像包在一層水幕之中。上校輕輕的靠在窗沿上，他甚至無法分辨出蘇鵬低矮房子的屋頂。厚重的霧像煙般的向他們籠了過來。整個景色就像是一幅灰綠色印象派點描的畫，只有一些短暫的陰影浮現，好像是他們看到了一個腦際思潮正在凝聚成形的神像。

「目前，身處高處，我們似乎很孤獨。」上校說。

蘇鵬笑了。「在亞洲，沒有人擁有絕對的孤獨。」

他靜靜的站着，有如一座雕像，背景急劇的變化跳動，使上校覺得看來是如此的怪異。反射着光影的水沫跳過了窗檻，形成一股水霧濡濕了他。他下意識的往後退了一步，離開了窗檻，直覺的他感到自己像是站在浪頂上疾駛的快艇的船首。

「在這裏的世界是不同的，」蘇鵬繼續說下去。「我們的世界不一樣，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確！永恒的概念一直和我們一生的整個生活結合在一起。這……或許我們該說是親密，就和一把雙刃的劍一般。無疑的，它是我們生活中一股強大的力量，但也是我們最脆弱之處。我怕的是，當我們面對西方時，它將是我們強悍的阿契里斯的後腳根——一個唯一的弱點。我更擔心由於視西方人爲野蠻人，我們的許多鄉紳會過於低估了西方，反而忽略了去充分了解東方自身對人的概念，及對時間本身的尊榮。這很可能是種致命傷。

瞧瞧日本人，他們所嘗試的簡直是種白痴的行爲。雖然很壯觀，但卻十足愚蠢。不過日本人充分瞭解失敗的崇高意義，許多在他們民間傳頌的英雄人物，如果以西方的尺度去衡量的話，會被認爲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失敗者。可是卻因着他們個人的本質，思想的特色，使得他們備受尊崇；而反觀西方，每每以功績成就取決一切……我想，嗯！或許這就是基督教精神吧！不過，像目前任何一個日本人會告訴你的一樣，這並沒有什麼好嘲諷的。基督教精神已經無情的擊敗了日本，這是日本對珍珠港事件估計錯誤所付出最昂貴的代價；美國實在是個沉睡的巨人，他的憤怒是極令人畏懼的。」他往外凝視着狂暴的大雨，屋內氣氛陰沉沉的，且佈滿了水氣。

「我們仍缺乏對時間本質所必需的瞭解。我們仍在回顧着昨日的種種，然而它卻已經消逝了，所以說，我們還沒趕上時代。」他大笑着。「但是只要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仍舊是最聰明的民族，只要指點我們一個方向，我們就可以找到出路。我們是最有韌性的民族，你們得小心呢！目前只是沒有趕上和超越你們罷了。」

遙遠的、夢般的眼神離開了蘇鵬的眼睛，他轉向上校，說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個人的

哲學觀，無疑的對你並無太大的幫助。我可不覺得那些是智慧之言……不過以他人為師，確可學得一些知識。一個人必需自己去體驗生活，偶而犯了一些錯，可以由失敗的經驗中學習存在的意義，並可感覺那種忘我的境界，因為這對每個人感受都不儘相同。跌倒、爬起，在另一個環境裏再重新來一遍，總之，經驗、學習，是人生的不二法門。所以……

聊也聊夠了，我今天倒十足像個嘮叨的老太婆，或許是天氣使然。每當暴風雨時，我的話就特別多，或許是它使我不安……當我年紀尚小的時候，風雨季節對我而言，的確是段充滿了驚恐的日子。

上校，你需要我做一個詳盡的介紹嗎？因為我已經感覺到你在猜測我家世的根源了。

那麼，聽着。我的父親是個中國人，謝天謝地，他不是個滿州人，而是個有教養、沉默寡言的東北人。最初，他只是個零售商，但因頭腦敏銳，他很快的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商人，三十三歲時，他移居到新加坡。所以，我的籍貫是中國本土，而不是這裏，我的母親則是日本人。」

上校聽到這裏，眼睛睜得大大的。

「喔！上校，你現在不必這麼吃驚，這種事常常會發生。我承認這些並無任何常軌可循，不！一點都沒有。而我母親出身的淵源，因為一些明顯的原因而被小心的守密起來。對於她不尋常的五官，我父親解釋，因她出生在中國北方，當地靠近俄國邊界，血統較為複雜，有蒙古、滿州及一些只有天知道的其他血緣……

不過，對於淺子的血統，我沒有明確的資料。或許她知道，然後又忘了。我們之間從未談論過，或許有一天，她自己會告訴你，不過……那自然是你倆的事了。對我而言，這是無關緊要的，因為她出生在這兒，這裏是她成長並能適應的地方。

假如一個人能知道一顆珍貴的寶石是從那塊母岩裏採拾的，無疑他更能判斷那顆寶石的品質了。」他搖了搖頭，然後又續道：

「不過，這是個說來毫無意義的比方，我再另舉一個例子。有個人遇見了一位非凡的美女，但當交往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漸漸的發現她的行為有點異常，令人困惑，也就是說令人難以理解。後來，或許這個人接着發現她是三姐妹中的老二，現在這個人可以做揭露這位美女怪異行為神秘的第一步了。然後，當然一個人知道的愈多，她奇怪的行為就愈少了，直到最後，她完全可被瞭解了。」他朝空中嗅了嗅。「飯就快好了。」他說。「來！我們下樓吧！」

他們坐着。

上校、淺子以及蘇鵬，在樓下那間有屏風的房間裏，圍坐在一張紅漆木桌旁，賈嬸安靜的上着一道道的菜。三年之中，上校從未見過一次這樣豐盛的一頓飯，更別說去一盤又一盤的品嚐如此美味而又賞心悅目的食物了。

首先上的是各式糯米糰子——用糯米包成的糰子，裏面塞了各種東西。然後是魚湯，雖然又

燙又辣，卻一點也不難喝。再來的是六種飯，從最簡單的炒飯到了油煎過的碎魚肉拌蛋黃的飯。第四道是拌了香料、白山葵及黃瓜的沙拉。再上的是主菜，金黃酥脆抹上了粗鹽和香草切過的雞肉。烤過的小蝦，鬆脆無比，敲裂的螃蟹，殼上閃着紅色及藍色的光芒，是剛從沸水中撈起的。最後是甜瓜新月形的切片，放在陶土盤裏，像是冰川上一道道小河般，溢出濃蜜的汁液。

最後他們吃完了飯，蘇鵬推開他面前有着花狀裝飾的碟子，拍了拍肚子，並深深的喘了一口氣。

「上校，講講你的家世吧！」他說。

於是上校說出關於他父親所有的事，以及他所知道的，當他二歲時因白喉而去世的生母的事情。還有他睥視他的繼母，不為了某個特殊的原因，而是為了好幾個錯綜的理由。他告訴蘇鵬做一個獨生子的感受，一個他覺得奇特而其他人卻認為羨煞人的經驗。在蘇斯區鄉下的童年及受教育的歷程，他如何和其他人一樣，最後來到了倫敦；以及他對遠東萌生的興趣，他所從事的研究，和末了的奉召入伍。

「而現在，」蘇鵬說，「你要展開你生命裏的另一個篇章，你將會成為一個政治家，甚至會成為一個創造歷史的人。嗯！很好！不久之後，我也要離開新加坡一段日子。別的地方需要我去効力，所以，現在可眞是個惜別宴了。」他停頓了下來，像在期待着什麼即將發生似的。一段好長的時刻在靜默中溜了去，耳際偶爾傳來種植在房子四周，青翠枇杷樹上最後一陣雨所留下的雨水滴落聲。

賈嬸出現了，手上捧着一個模糊的物體。當走近桌子時，她把那東西交到蘇鵬手裏。這一回她並沒有先行告退，只是靜靜的站在他旁邊。

蘇鵬把東西挪到面前，與胸齊高，上校看出那是個長約十吋寬約八吋，上了琺瑯和細漆的銅盒子。盒蓋上精繪着一隻噴火帶鱗甲的龍，與一隻巨大有着銳利爪牙的老虎糾纏在一起。

蘇鵬把盒子捧在半空中說，「親愛的淺子，我現在要向妳致歉，因為妳和黎尼爾上校大喜的那天我無法趕回新加坡，我為了想決定送妳什麼最恰當而考慮了好幾個月。因為妳也知道，我每一樣東西都是妳的，就像我對其他的孩子一樣。」盒子被慢慢的擺在桌子上，擱在那兒像是才被挖出的曠世至寶。「但妳對我有更多的意義，比其他的人都多。因為在妳必須忍受的艱難路途上，妳的愛仍是最強、最純的。除了妳，我的孩子中沒有人在他出生後會缺少過什麼。

我確知妳已瞭解這些了，但妳不曉得的，也是我現在要告訴妳的是，在所有的孩子裏，只有妳的心和我最親近，這是我深深感觸到的。因為它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並非出自我的鼓勵，這是妳自己想要而目前妳確實擁有的。

我恐怕彼此將無再會之期，現在我在這惜別宴上，將這送給妳和上校，給妳將出世的孩子，給妳日後所懷的孩子。它代表我所有的愛意，我很高興將它送給妳。

它是從我、從賈嬸的家系傳下來的，全世界只有一種，而且它也是一種守護的象徵，這類東西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這是我的傳家至寶，把它當做是妳自己的去使用吧！」他伸出蒼老的手，修長的手指皮膚像舊羊皮似的綳着，他緩緩的把盒子推過桌子，直到過了一半桌面，

然後像不再有任何力量的鬆開了，並從寬闊的紅木桌面上縮回到膝蓋上。

上校握住淺子顫抖的手，凝視着蘇鵬的眼睛。他想說點什麼，但是被自己弄糊塗了，他的思想麻痺了舌頭，他楞坐在桌子的一邊，好像隔着一個世界似的瞧着對方——一個既重要又神秘的人。他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也不明瞭他做過什麼，更不知道他為何對他們如此重要。儘管這樣，他卻第一次了解了整個事件。

上校和淺子都愛上了這位於東京近郊的房子和庭院。雖然麥克阿瑟會相當有禮的要求上校在市區內處到合意的寓所，如此可便於他的工作。然而，在城市中他找不到可以讓他及淺子兩人都滿意的房子。

於是他們繞到市郊，須臾間就碰到了這一棟房子。這個地區奇蹟般的並沒有遭到曾破壞了大半個市區及周圍郊區的轟炸。

它位於一片廣大的杉木和松樹林的東緣上，神社矗立在那兒，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植物。優雅的結構，寧靜及一種近乎自然的謙卑氣息立刻使上校着迷，像是純美的天籟對他傾訴衷曲，即使是這個國家中具有恆久的日本精神及優雅的知識分子也不可能像這般如此的吸引着他；並且每當它浮現眼前時，他就會立刻想到蘇鵬。

包括亞特基——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園丁在內，誰都不知在上校和淺子搬入以前誰會住過這房子。這兒已被棄置了好幾年。園丁告訴上校，雖然他仍忠實的每天來照顧花草，但時間卻使記憶愈來愈淡了。或許吧！上校多多少少有點聽天由命的臆測着，不過他並不想說出來，反正，房子現在是屬於他的。

房前的正式庭院使人吃驚，開着各種花兒的樹木及一個淺淺的石砌水塘，養着些許藍眼睛的錦鯉，它們的緒就像蛛網般華麗的薄紗。上校馬上買了個水槽，放在廚房裏，那是房中僅有少數西化的一處，權充魚兒們過冬的居所。

屋後則是另一種型式的花園，在一個固定的空間中，由當初的那位園藝家在要點之處擺了四塊突出的岩石，形成一個小鵝卵石長方形的禪園。上校想着，它們看起來，像平靜的海面上冒出來突兀的小島。不過，當尼可拉斯大得會說話時，卻說他認為是插在半天雲霓的小山峯——這種看法使淺子和上校兩人都很欣喜。總之，這片禪式的花園是夠諷刺的了，一個完全平和與沉思的地方竟位於一個殘廢垂死幾乎成為灰燼，而試圖掙扎生存的國家裏。

尼可拉斯以一種無法冷靜的情感敬慕這幢屋子和庭院。他常常一次又一次的被吸引到禪式花園，淺子也常常發覺他手支着下顎，沉思地坐在那邊，凝視着細心安排的鵝卵石間僵硬而突出的岩石。有一段時間當她要找尼可拉斯時，那是她最先想到的地方。

尼可拉斯永遠也無法判斷，到底是什麼時候他最愛這個花園？是當他獨自一人時？還是在亞特基提着水及耙子，使下面的土壤不致乾燥及使鵝卵石排成一線的時候？因為他欣賞此地的

寂寥，（有一次他告訴上校：「那兒就像是你可以聽到自己靈魂的低語。」）也喜歡看老人精神抖擻而敏捷的移動着鵝卵石塊。它們被磨蝕得如此圓滑，尼可拉斯堅信它們是來自這一海島上某處的海岸線，因爲只有多變的大海不斷波動衝擊才能造成如此驚人的平滑。

對尼可拉斯來說，老人的動作相當的不費力，他似乎從不必使用太多的體力。六歲大時他問亞特基是如何以那種方式活動的，而老頭子用了一個字回答，「武術」，他直接跑去問上校那是什麼意思，他知道去追問亞特基是沒有用的，因爲他只告訴你他想讓你知道的。

「武術」上校說着，放下了茶杯，把他正在仔細研讀的報紙擱了下來，「概括的說，是日本所有的戰鬥藝術。」

「那麼，」尼可拉斯清清楚楚地說，「我要學武術。」

上校凝視着他的兒子，他很快了解到尼可拉斯從不輕率地說一件事情，而現在，如果他說想學武術，他對接受它已有相當地準備，看來上校告訴他訓練過程會有多艱苦是多此一舉了。

上校站了起來，離開桌子，摟住他兒子的肩膀，拉開紙門——一扇用木頭和紙做的滑動牆壁，這樣他們才能一起走出去。

他倆站在禪式花園的邊上，但當尼可拉斯抬頭時，他注意到上校的眼神越過了花壇，甚至越過了他們所屬的土地邊界，而定在杉樹林如劍矗立的樹叢上。

「你知道嗎？尼可拉斯。」上校用一種游移的聲調說，「樹林中神社的周圍有個小小的平地，注意！是很小的一塊，上面有五十種苔蘚。」

「我從未去過那兒，」尼可拉斯說。「你會帶我去嗎？」

「也許會吧！」上校回答，他的心絞痛着，知道自己永遠沒有足夠的時間，而他在這兒有一個龐大、殘忍、驚人的工作量得做完，而且要他做得對，這幾年的種種足可磨碎一個耐力和勇氣都不如上校的人。每一次當他疲憊的身心快支撐不住時，腦海中總會浮起蘇鵬和他的兒子的影子，然後他會再撐持下去，熬過一個漫長的黑夜，一個似乎永無止盡的白晝，直到週末的來臨，然後又再重頭來一次。「但我也沒看過那塊平地，尼可拉斯，除了那些和尙們之外只有極少數的人會見過。」當再繼續下去時，上校停頓了一下子。「我所想說的是你目前想去的地方現在已沒有多少人會想去了，而那兒是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我只希望有個起頭，爸爸，這不算是個過份的奢求吧！是嗎？」他抬起頭來看父親。

「不錯，」上校說着，緊緊握了一下兒子的肩膀。「不算。」他想了一會兒，皺起了眉頭，「這樣好了，」他最後說：「我會跟你姑媽談談那方面，成嗎？」

尼可拉斯點了點頭，他的眼光由父親的臉上降回到那些雲穿半山峯的石塊上。

事實上，上校所指的人是菊子，尼可拉斯知道她的血緣，所以從未當她是姑媽。或許，這是因爲自他記事以來就不喜歡她，而且這觀念一旦形成，他就再也擺脫不了。

很驚訝的，他對她的那種不喜歡，只是他對她的丈夫薩戒，一種直覺反應的翻版。做爲一個自幼就被教導要保持內在像一條靜靜冰冷小溪般平靜的孩子，最使他坐立不安的就是與薩戒接觸。在這種時候，他慌得像是一個月亮被一顆靠近的小星星弄得昏頭轉向。巨大澎湃的激流，強而

有力的旋風打擾了他的安寧，直到薩戒離開了被嚇壞了的他，這種莫名無助的狀態才回復到看來內心似乎穩定的樣子。

另一方面，他的姑媽對他就沒有這樣的影響。她是個骨架纖細嬌小的女人，雖然尼可拉斯承認她是個美女，但她臉上均勻的輪廓卻無法和她母親相較。

菊子總是穿着日本和服，經常有侍女伴行。而她嬌小的體態更使她楚楚動人之處添加不少魅力。上校曾告訴他，她出生於日本最高貴、最悠久的武士家族。她是個武士之女，她嫁給薩戒已有十一年之久，而就尼可拉斯所知，他是個有錢有勢的商人。

然後是菊子的兒子，西鄉。他比尼可拉斯大一些，有着一副粗壯的體格，一對深沉的眼睛，以及殘忍而工於心計的氣質。他大部分時間都和父親在一塊兒；但在很多場合裏，當兩個家庭碰面時，尼可拉斯和境兒必然被放在一齊。

對尼可拉斯來說，兩人幾乎一見面，西鄉就開始恨他了。他始終想不通爲什麼會這樣。但不久之後他便知道了，日後他也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的孩子一樣的對這個眞正的仇視起了反應——他以牙還牙。

當然，這是。薩戒使西鄉這樣的。當尼可拉斯知道後，只有增加他對這名男子的仇恨和恐懼。但裕子卻是西鄉介紹給尼可拉斯的，就像俗語說的，人生中每件事有正就有負。

難道不是嗎？

風

紐約／西灣橋

夏季

當時

當戴着一副反光遮陽太陽眼鏡的男子從第七大道旁的賓夕法尼亞車站裏出現時，他並沒有望向四周；他也沒有像其它的乘客一樣立刻走到路邊，揮手招呼一輛在附近兜生意的計程車。

相反地，他耐心而規矩的等着紅綠燈變換號誌，燈變的時候，他很快的穿過街道，完全無視於正在飄落的雨絲。從他走路的方式，或許是由於他結實的肩膀上斜斜的揹着一個長長黑色的帆布袋，使別人會認爲他是個職業舞蹈家——他走路樣似風一般優美而毫不費力。

他穿了件水兵的短袖絲襯衫，及一條深藍色的寬大棉布褲子，皮鞋是深灰色的，沒有後跟而鞋底薄得和紙一樣。他的臉很寬，嘴角旁邊有兩條深而向下的皺紋，好像他從未學過如何微笑。他的黑色頭髮很硬，而且剪得短短的。

到了第七大道的東側，他沿着希爾頓旅館的外側走着，穿過三十二街，走過唐人街快車候車亭的白色及綠色的布篷，突然地，他鑽進了麥當樂速食店的側面。

在裏面，他很快的越過華麗的橙黃色室內裝潢，走向靠牆的一排電話亭。最左末端的電話亭裏有着一排電話號碼簿，用鋼線綁着，以免被偷或破壞。它們吊在那兒就像靜靜倒掛在洞穴頂上的蝙蝠，大約有腰部那麼高。

戴着太陽眼鏡的男子拿下黃色的那一本，它的封面已破損，中間一部份紙頁的邊緣都被撕毀

了，好像會有人企圖吃掉它。他翻着書頁，直到找到要看的那一部份。用食指在頁數上搜尋着，直到底，停住了。這個男子點了點頭，他已經知道了地址，但是由於長久養成的習慣，他謹慎的再查核一下。

到了外頭，他再往回走，穿過大道，以一種輕快的腳步向西沿着寬闊的麥廸遜花園廣場大道，然後在第八大道跳上了一輛往住宅區的巴士。車子裏很擠、又熱，空氣也很壞，車廂裏的氣味就像汗臭和着發了霉的東西。

到了七十四街的站牌，他下了車直朝着一條小街踱了過去。然後他穿入西中央公園，往西向着哈德遜河走去。此時雨已停了，天色依舊又沉又暗，好像是經過了一夜大醉。一切都很平靜，只是城市裏到處濕漉漉的。

他發覺地址是位於百老滙及西端大道的半路上，在街的北側。當他步上棕褐色的石階時，他的鼻子深呼吸了一下。他推開了鑲着玻璃的木頭大門，走進窄小的前廳。面前是一扇摩登的鋼製大門，上面有金絲網玻璃，鎖得牢牢的。他用力按了下裝在前廳牆上的一個電鈕，在上面有個仔細鏤刻了些字的銅牌：TOHOKUNODOJO，再往上一點兒則是個小小的對講機。

「那一位？」對講機裏傳出細小的聲音。

戴着太陽眼鏡的男子輕輕靠向旁邊。「我想要當面會晤。」他說。

他等着，一隻手已握住了門柄。

「請進！在二樓，往左走到底。」

門響了一下，然後他推開它。

他可以嗅得到一股汗味，滲雜着恐懼和用力所散佈出來的特別味道。到了這個都市以來，頭一次的，他覺得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極輕蔑地，他把這種感覺扔到一邊，快而靜靜的走上鋪了絨氈的樓梯。

當文蓮上來找他時，泰瑞．塔那卡正在和文生通電話。看到她的眼神，他要文生稍待一下，用手搗住話筒，問道：「什麼事？文。」

「有個傢伙想今天練習一下。」

「這樣啊？我們可以處理。叫他參加嘛！」

「我覺得你最好親自見見他。」她說。

「爲什麼？有什麼不對勁嗎？」

「好吧！第一是他想見你。第二，我看到他走路的方式，他不像個學生之流的人。」

泰瑞微微笑了。「妳瞧，我們的名氣有多大！在紐約已經揚名立萬了。」但是當她沒有反應時，他問：「還有一些事，是不是？」

她搖搖頭。「那傢伙使我毛骨悚然，他的眼神……」她聳聳肩。「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你能

處理。」

「好吧！聽着，給他倒杯茶或什麽，我馬上就去。」

她點點頭，淺淺笑了一下。

「什麽事啊？」文生的聲音在他耳朵旁響起。

泰瑞把摀住聽筒的手拿開。「喔！大概沒什麽。只是一個求教者，把艾嚇了一跳。」

「她好嗎？」

「很好。」

「你倆呢？」

「噢！你曉得，還不是老樣子。」泰瑞笑了一聲。「我還在等她對我的寬恕，我下跪好幾次了，已經磨破四條褲子啦！」

文生大笑着。「咱們今晚仍舊共餐嗎？」

「當然！不過想早一些，我今晚要去看艾。」

「成！我只是要向你提一些問題，尼可也要來，但……」

「對了！他近來如何？他去島區前曾打過一個電話給我。這整個夏天他是不是都在那兒遊手好閒？」

文生又笑了。「不錯，直到我逮着他，他又有個新妞兒了。」

「不賴嘛！」泰瑞說。「也差不多是時候了，咱們之間的交情還是蠻深的。唔！」

「是呀！」文生相當了解泰瑞的話中話。「他要我代他向你及艾問好，我確信他馬上也會來這裏，而且他將會去拜訪你。」

「好極了！噢！如果我再不趕過去，那位新來的求教者可能會把艾的魂都給嚇光了。咱們七點見，再見。」

他掛上電話，越過房間，繞過轉角，去見那位不可思議的先生。

當泰瑞到的時候，艾蓮．奧可拉覺得她的不安似乎消失了。這名男子有兩種不同的本領使他感到驚愕。一是她沒覺察到這名男子走近，二是他不尋常的沉着。他現在如同她第一眼看到時的樣子站着，帆布袋揹在背上，右手手指上吊着他的太陽眼鏡。對於東方人來說，他臉及手皮膚的顏色太白了些。但是當她從他襯衫領口開口處瞥了一眼，她發覺也只有少部份膚色淡了些，因爲他胸膛上是暗且更自然的顏色。他看來好像出過某種可怕的意外。或許是一次爆炸，影響到他露在外面的膚色。儘管如此，引起她注意的是他的眼神；它們死氣沉沉的，像是兩顆丟在一灘死水中的黑石頭，不再會有任何形式的動作。他的眼睛盯着她，好像她是一個赤裸裸的標本，放在解剖枱上等着被解剖。艾蓮感到一股短暫的寒意從她身上襲過。

「有我能爲你效勞的地方嗎？」泰瑞問那名男子。

「你是這個道場的主持人嗎？」

泰瑞對於這位男子突兀而相當不禮貌的言辭很介意。「不錯！」

「我想要練習一下。」

「我知道了，你對那一種技擊有興趣？」

「合氣道、空手道，及劍道。」

「合氣道和空手道我能提供協助，但劍道恐怕不行，教練現在去度假了。」

「那你怎麼樣？」

「我？早就不教劍道了。」

「我不需要指導，只需你和我對練一小時。」

「我……」

「這樣比學習要好。」

「好吧！我的名字是泰瑞·塔那卡。請問貴姓？」

「秀吉。」

一個古老的名字，泰瑞點點頭。「好。奧可拉小姐會告訴你一些必要的手續，學費是每小時五十元。」

那名男子生硬的點點頭。泰瑞原以為他會掏出一個裏面放了旅行支票的皮夾，卻沒料到他從褲子前面右口袋中放的一捲鈔票裏抽出一百二十塊。

「在這兒簽個名。」泰瑞用手指着說，然後他再向房間裏一個小小的門點了下頭。「你可以在那兒換衣服。帶了自己的道服嗎？」

「帶了！」

「那好！道場的規矩是一項一項來，你想先從那一種技擊開始？」

「這我倒沒想到，」秀吉說，他掉頭走開，穿過那扇門消失在那間小房間裏。

泰瑞轉過頭，發覺艾蓮仍瞪着屋子那頭小房間的門。那一邊點影子都沒有，透過半掛着百葉窗的窄小窗戶射入的微光在她的皮膚上，形成一條條花紋。他想着她看來又嬌小又苗條，像是一個蒼白芭蕾舞伶正等着與他共跳一支艱難的雙人舞。

「他是誰？」在這一間高天花板的房間裏聽來，她的聲音細得像耳語。此刻，頭頂上傳來樓上的人踩在地板上的聲音。

泰瑞聳聳肩。他是個大個子，大約有六呎，寬寬的肩膀，結實的腰和腿。扁平的臉，高高的頰骨上有着一對黑色的眼睛，他告訴艾蓮發生了那些事。

「你不會答應吧？泰瑞。」

他聳聳肩。「為何不？只不過是一個小時的對練。」但是他懂得她的意思，而且他心裏也沒有嘴上說的那麼輕鬆。他和尼可拉斯同樣的，都是目前居於日本之外的劍道大師之一。三十八歲時，泰瑞已花了四分之三的歲月鑽研這門日本古劍客們的劍道武藝。他為何在過去數年中突然放棄了劍術的原因，對於一個西方人來說是不易瞭解的。

首先，沒有任何一種武技能完全單靠體力上的鍛鍊。實際上有不少的時間都投注在精神的磨練。很久之前，他曾讀過宮本武藏的五輪之書一書，那可能是世界上對於軍事謀略最偉大的論述之一。雖然書是在那名偉大戰士死前短短數週內寫成的，泰瑞自己卻認爲它的內容適用於任何時代。今天，他更充分領悟到，許多卓越的日本商人在策劃他們主要企業的廣告及銷售運動時，都是運用宮本武藏的一些原則。

一年前他又把五輪之書再看了一遍，但是當他讀的時候，他發覺在想像的論述及範圍之中隱藏着不同隱密的知識。他覺得一個人一輩子完全被別人支配着的生活是不值得的，然後，他被一些惡夢困擾着，一些如虛似幻且嚇人的黑色人物浮現着，卻都又沒有臉的形狀。他感到自己必須擺脫這本書，於是他沒等到天亮，在半夜就把書給扔了。

白天，他仍然有這種感覺，好似自己在深夜中走錯了路，毫無警告地發現自己在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邊緣。有一個誘惑，使他走近去看看邊緣，但他知道如果他照做，他一定會失去平衡而摔入無邊的黑暗之中，於是泰瑞向後退，轉身走開，而永遠地扔開了他的武士刀。

而今天，當這個自稱秀吉的男子出現時，泰瑞內心顫抖着，儘量控制着自己不讓艾蓮看出他眞正的感覺，但是他不想暗示她。

無疑這是某種預兆，因爲他確信這名男子相當地熟知宮本武藏的教義。而且不只的是，他心裏知道秀吉是一個腹藝的精通者。這個概念，源自兩個字——Hara 意思爲凝神及融入，Gei 則指一種精神的擴展形式，不僅僅是直覺和第六感，而是如同泰瑞的師傅所曾說過的，「一種眞正知覺眞實的能力。」很像是在你的後腦上長出了幾隻眼睛，而你的聽力則擴大範圍。但 Haragei 也會有兩種活動的方式——做爲一個相當敏銳的收受者，同時也會變成一個很好的傳遞者。尤其是當他走進另一個 Haragei 精通者的一定距離之內，泰瑞很快就有這種感覺了。

「只不過是由 Haneda 來的另一個日本人。」他平靜地對艾蓮說。在任何狀況之下，他都不會告訴她這個男人眞正的身分。

「他有點怪。」她仍然盯着那扇黑色門，好像那是個露齒而笑嚇壞了她的骷髏。「那對眼睛……」她聳聳肩。「如此的不見生氣，像……像照相機的鏡頭。」她往泰瑞跨了一步。「你知不知道他在裏面幹什麼耗了這麼久？」

「毫無疑問是在對練。」泰瑞說。他拿起了電話聽筒，按下通話鍵。他輕聲而簡短的和三樓某個人介紹了下新來的練習者，然後掛斷。「他至少要再過二十分鐘。」他告訴她。他凝視着她烏黑發亮披在腦後的長長秀髮，它們披在後面而沒綁起來，像道黑瀑布傾洩在肩膀上，往下流，一直垂到臀部。她也凝視着他，然後他問：「什麼事？」

她的頭搖了一下。「沒什麼，我只是覺得你在看我。」

他笑了。「但我常常這樣呀！」

「晚上的時候才可以。」她的目光變嚴肅了，嘴噘得又緊又硬。「別在這兒，泰瑞。你知道我對那樣的感覺，我們一起工作，一起……」她的眼光遇着了他的，突然有一下子，他覺得心多跳了一次。他是不是曾見她眼中像遇著了個潛行在夜晚的夜盜般的恐懼？

他伸出手，温柔地把她拉了過去。這一回她沒有抗拒，像是在尋求温暖，她讓自己靠着，一雙手緊擁着他，與他相距如此之近，她感到安全多了。

「妳還好嗎？艾。」

她貼着他，無言地點點頭，但是淚水卻像是兩泓深深的池水一樣，由眼裏湧了出來。她的喉嚨緊縮着，而她卻想不出是爲了什麼。「我要你今晚來。」她聽到自己這樣說道，馬上覺得好過多了。

「每天晚上如何？」泰瑞說。

這是第一次他這樣說。儘管以前用的方式不同，艾蓮的反應總是相同的，雖然她知道自己有着喚起的能力，知道他今晚必定會要她，她的回答卻是肯定的。「今晚，」她輕輕地說。「今晚來找我。」她揉揉眼睛。「我什麼時候準備好？」

「我要和文生共餐，妳爲何不一起來呢？」

她淺淺笑了一下。「啊哼！你們所談的有很多我沒興趣。」

「我們今晚不談那些，一定。」

她大笑着。「不！不必了。我並不妒嫉那些，我知道武士道對你很重要。」

「那是我們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果沒有了，那我們就不成日本人。我還沒被西方文化同化到那種地步，我永遠不會，我不會忘記自己民族的歷史……」他閉上嘴，發覺她在發抖，眼睛驚慌的閉着。

「我的同胞，」她的聲音像個幽魂的回音，「武士道。我應該爲天皇，爲我熱愛的祖國獻出自己的生命。」眼淚從她緊閉的眼睛裏湧了出來，像道纖細的彩虹，極端的痛苦隱藏在背後。「三月的大火，我們倖免於難……」她低低的聲音像個垂死者的掙扎，「當美國的機羣投下了七十五萬磅燃燒彈的時候，當二十萬日本人民被烤焦或活活燒死時，當半個東京變爲灰燼；當第二天早上，你走過街道時，狂風包將燒成灰的屍體像塵土一樣吹得到處都是……」

「艾，別說了……」

「我們離開了，遠離戰火的煎熬，避到南方的廣島去，但不久我父母親被一種謠言所嚇而把我送到住在山上的祖父母家去。」她視而不見的望着他的臉。「食物總是不夠，不久我們就瀕於飢餓。這並不使人驚奇，只是一種緩緩蔓延的懶散。我常常坐在戶外數小時，腦中一片空白。我總是不去梳我的頭，因爲即使是那樣輕微的舉動也會累壞了我，這是我所遭遇的。但是我在廣島的雙親卻死於原子彈。」她的眼神又恢復了，穩穩地看着他。「在那兒，除了恥辱和傷害之外，我還有什麼？我們過去會做的將會報應在自己的身上。唉！我多難的祖國。」

「那些都已經過去了！」他說。

「不！沒有。你和其他所有的人都應了解這一點。你、文生和尼可常常談到我們歷史裏的精神。你怎麼可光讚美一個而不對其他的感到羞愧？記憶有選擇力，而歷史卻沒有。我們就是我們，你不能任意刪除不好的，假裝它從未存在過。我知道尼克不會這樣做。他深深的記着，他仍然感到那份傷痛，但我不認爲你和文生會如此。」

他想告訴她自己最近的一些想法，但發覺辦不到。至少不是現在，時間和地點都不對，對這些事他有着高度的敏感。或許今晚吧！今晚他會把一切都弄明白。他望着藝術燈擴散的光線灑在她緞子般皮膚的臉、修長的頸子，以及苗條而有彈性的身軀上。她一點都不會讓人認爲已經三十一了，卽使在刺眼的燈光下，她也絕不像是個過了三十歲的人。

離他們第一次見面已有兩年了，一年之後他們偷偷地變成一對情侶，至少在道場內不露痕跡，不過他們的朋友知道。這段時間裏她從未要求過更多，也從不對未來要什麼承諾。而是他最近有更多的需求。近來他也發覺，至少有一部分是在當他結束了對劍術的喜愛時，同時他感到也開由自主的愛上了艾。以他自己的邏輯來說，在生命中沒有任何事比得上與她在一塊兒那始不麼重要。他已經開設五年之久的道場，現在已小有名氣，他更滿意的是他能自己管理此道場一段一般認爲不算短的時間，一段是夠用來結婚及從容地到別處去渡蜜月的時間。或許去巴黎吧！當然是人到巴黎。那兒是艾最喜歡的城市，他曉得，而且他也沒去過。而今，所剩下的就只是他向她求婚了。今晚，她會答應嗎？他假設她會，而一顆心早已高興的跳着舞了。

「今天晚上，」他說。「我九點會到，如果文生在從島上來此的路上躭擱了的話，則十點。不過妳有鑰匙而且有些衣服在那兒，反正來就是了，不過別忘了帶瓶香檳，我會準備魚子醬。」

對艾蓮來說，去問爲什麼要準備這些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她覺得會破壞了此刻的氣氛，畢竟有足夠的時間去弄淸楚她已經發覺的事。

「好吧！」她說着，眼睛現在又瞪大了。

他轉過身，突然又想起一些事。「我最好上樓準備一下木瓜，秀吉很快就要和別人對練完畢，而我得一切就緒。」

賈絲婷的眼睛乾澀澀的。對她而言，這是件新鮮事，但並沒爲她帶來什麼安慰。當焦慮尚未來時，她的胃裏就有股力量糾結在一起，胸口沉重的壓迫感，抑制着她的呼吸，她一遍又一遍的對自己說着，一切都很好。沒什麼，眞的沒什麼。她發抖了，感到一股寒意，僵直的手指像冰棍一樣。

她站在尼可拉斯黑暗的起居室中，望着窗外陰沉週日下午飄着的雨和霧。再過去一點，就是海了，它無休止的翻騰着，但是可惡的雨將海和她隔離，就好像在聖誕節早晨不給孩子一個好玩的玩具。她幻想着走在雨中，穿過那層雨霧，爲自己找到那片海洋；但在這一刻，她缺少和天氣對抗的一份必須的勇氣。

噢！我的天啊！噢，天啊！

她轉身離開濺滿了雨滴的窗子，盲目的跑過房間，摸索着尋找浴室，最後在那兒，她在洗手臺前崩潰了，不停的嘔吐着。

她的身體顫抖着，汗水從額頭冒出來，滙成條小河流淌下，刺激着她的眼睛。

似乎過了段無休止的時間，當她受不了臭氣的時候，伸出手扭開龍頭把髒東西沖掉。這過程好像耗盡了她所有的精力。但是過後，她又鼓起餘力站了起來，向着洗手槽低下頭，沖在她臉上的冷水像是由槍管中射出的子彈。她顫抖着，張着嘴讓那股酸味給沖掉。如今，她是什麼也嚥不下去了。

坐在浴缸邊上，感到那冰冷的瓷甎貼着臀部，她向前捲曲了起來，兩手拄在膝蓋上抱着頭。

她前後地搖着，不斷地想：我辦不到、辦不到。

是她的心境使她嘔吐，過去被人欺騙的種種經歷像面痛恨的旗子在她腦中招展，蓋住了生命中其他的痕跡。所有她碰過的男人——提摩太，他是第一個，一個高中的足球教練。「我會很溫柔的，賈絲婷。」然而卻粗暴地進入了她的身體，一遍又一遍，欣賞着她臉上痛苦的表情，黑暗的體育館中身體無情的扭痛使她不斷發出叫聲，望着他那因爲她的恐懼而燃燒著的眼睛。然後是喬第，一個有着嘲弄的眼神和殘酷氣息的哈佛學生。「我要做個外科醫生，賈絲婷。」他的確做到了。艾廸，分別在不同的晚上來看她及他的老婆，他只想同時保有兩個。再來是在舊金山，在那兒碰上了克里斯。他們聚在一起，打得火熱，對任何人或任何事不是不在乎，就是貪求無饜。或許這就是跟她在一塊兒唯一的方法，卽使是現在她也不敢揭穿事實眞相。把那些挖出來像是個殘忍的被虐狂行爲，像是打開一處正在漸漸復合的傷口，探觸着來刺激神經。

然後她用着她父親的名字和他的錢，天知道花了多少，她從未計算過。是不是這些錢使她又軟弱又狂熱？如此地容易爲這些過錯毅然決然地屈服。當她再回到父親的身邊去，她恨透了他所給她的這些東西：他的姓（她總是把這個字寫在心裏，所以她能正確無誤地想出它所代表的名聲。）及他的錢。喔！他倆一點都不像。他在某處有個不會消除的帳目，上面的數字也不會困擾他，畢竟那是一個繳稅的扣除額。

她想着，上帝啊！這使我覺得骯髒而痛苦。就像一個身體上的疾病引起了膽汁的增多，她又作嘔了。不過她用手抱着胃部，努力支撐着自己；再沒什麼好吐了的，胃已空了，焦慮使她以爲自己會吞食了大量的東西。

我辦不到，她反覆地對自己說，我辦不到！

她用了他的錢，而且不少——不是輕率，而是故意的揮霍。因爲她恨他。但她發覺這樣做的效果就像從一個不管你喝多少，而永遠是滿的酒杯中喝酒一樣。她所在乎的是自己對他那份的毫不關心。

當然這對克里斯很重要，畢竟是他花用了大多數的錢。當她父親飛到這裏時，他雇用的私人偵探衝進了她住的地方，至少是在那一天所有的事都是這樣揭開的。當她讀着全寫在那兒的報告的時候，事情的發生太使她震驚了，她的父親和手下在收拾着她的衣物，她說不出一個字，更別提抗議。他吩咐手下帶她走時，將她塞入在外頭等着的轎車裏。在飛回東部的途中，她一直沉默着，她的父親則坐在私人飛機走道的另一邊，聚精會神的在研究報告。她發現自己既不餓也不累，反正，此刻她什麼也不是。

距離現在那似乎是很遙遠的事了。有時幾年會長的像一輩子，而不像幾天，這就是當她搭飛機回紐約時的感受。她看到了他們古老鄉下的別墅，那棟位於康乃狄格州她最喜愛的房子。牆上爬滿了長春藤，高大窗框的窗子，石板鋪成的天井，以及穿過碧綠的草坪，在一條泥路的末端，一棟用紅甎砌成的馬廐，充滿了乾草、馬糞，及馬身上的汗騷味兒。她愛極了那個地方，多少那兒會使她憶起英格蘭，而不像在島上琴巷的房子。在賈絲婷母親死後，她父親便賣掉了那棟老別墅，再花了二百五十萬在美國最有名的一條街上購置了產業。

在康乃狄洛，那時正是復活節日。她當時八歲，葛爾達帶了一些她不喜歡或只是不想跟他們在一起的朋友。她母親開車到城裏逛街去了，她一個人在廣大的屋子裏逛着，明亮寬敞而友善的房間一個接着一個，到處都有着忙碌的僕人在準備當天晚上一個正式的宴會；從窗戶裏偷瞄出去，她看到有一大堆轎車停在半圓形的車道上。當她走下長圓形的樓梯到一樓時，她隱約聽出在書房關着的木門後面有些聲音，她伸手扭開門把，把門推開。

她的父親果然在裏面，和一大羣男士在討論一些她聽不懂的事。

「賈絲婷，」他皺着眉說道，「妳應該知道我現在很忙。」

「我只是想跟你講講話。」跟這一羣男人比起來，她覺得自己顯得更矮小了。當中有些人在長沙發上不耐的改變着坐姿，皮革在他們的身軀下嘰嘎作響。

「現在不行！我該叫克利福德來嗎？」後一句像是個問話，卻又沒有音調的變化。

她默然朝四周望望。

她父親伸手拉了根繩子，馬上，這位男僕人出現了。

「什麽事？主人。」

「克利福德，」她父親說。「好好看住她，一直到湯姆金太太回來，好嗎？我不能再有任何干擾。葛爾達有沒有帶她的朋友來這兒？」

「有的，主人。」

「那好，就把她放在那兒，呃？」

「好的，主人。」他轉過身。「這兒來，賈絲婷小姐。」

但是她早已轉身跑下高高的走廊，砰的一聲衝出大門。她能聽到克利福德在後面追她的腳步聲，她喜歡克利福德，也曾花不少時間和他聊天，但是現在她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

她快速的跑過房子旁邊，直朝着馬廐，當她到了那兒時，幾乎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

那兒有六匹阿拉伯種良駒，她最喜歡的一匹是沙德王，不管在任何方面牠都是她的馬。但是儘管小孩是個好騎士，如果沒有大人在一旁監督，別說騎了，卽使是去馬廐都不准。

賈絲婷現在什麽都不顧了，她跑過中間鋪着稻草的走道，找到了沙德王的馬房。她呼喚着牠，顯然牠聽見了，因爲立刻傳出了牠鼻子的嘶嘶聲和蹄子跺地的聲響，似乎牠也急着想慢跑一番。牠把頭伸了出來，上下搖着。牠強壯的頸子在她頭頂上幌着，皮毛被刷得發亮。她眞希望能伸手去拍拍牠，但自己太矮了。

接着她想到把廐門打開，當她正舉起門上鐵閂時，克利福德趕上了她。

「噢！賈絲婷小姐，妳絕對不可以這樣……」

但是她已衝進他懷裏，抱着他，傷心地大哭了起來。

回到紐約給她帶來了一個生命中低潮的預感，她有着一種無法控制的焦慮。在絕望中她求助於精神分析，剛開始似乎沒什麼效果。不過那是個不公平的判斷，到底效果是主觀的，而或許她太過於無精打采，所以雖有些進步也覺察不出。就像是失眠地躺在床上，透過窗子凝視着東方，天仍舊是一片漆黑，看着手錶，雖然知道黎明已經不遠了，但卻看不見天空裏有任何微光。

回想起來，那眞是段窘困的時日。她沒有職業，無法去面對某些事；不過她又開始畫素描，重回到她一度喜愛過的藝術中去。逐漸地，她又建立了信心，終於準備好再度出來就業了。

事情幾乎與她所想的一樣糟，在面試前的兩個晚上她都沒睡——被嚇壞了。她在第二個面談的公司得了份工作。但不久她發覺，去做一個她喜歡的工作並不夠，（她那時候仍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恢復健康了。）當然她知道癥結所在，但只要一想到就使她有點難以忍受。

後來她發現了跳舞。有一晚她和朋友下班後到一家舞蹈訓練班去，她立刻就愛上了舞蹈。現在她會將多餘的精力輸送到身體各部，欣賞着隨節奏而起的韻律美，以及舞蹈能帶給她的緊張和鬆弛。

不僅是舞蹈，即使是它的前奏曲也會使她着迷。她的指導老師用一些太極拳的訓練當做暖身運動。當她逐漸領悟了這些基本的精華之後，她驚喜的發現自己能隨心所欲地跳任何想跳的舞，從現代的一直到古典芭蕾。

她練了將近一年，然後她的指導老師對她說，「妳曉得嗎？賈絲婷，假如妳從小就學舞，妳現在將會是個偉大的舞蹈家。我告訴妳這些只是想給妳一個準確的觀念，讓妳知道自己現在站在什麼地方。妳是我最好的學生之一，因爲不僅妳的身體頗具感性，而且妳的靈魂也溶入舞蹈。重要之處就在這兒，賈絲婷，但遺憾的是人無法克服歲月的腳步。」

彼時她既自傲又高興，她知道爲何這對她是如此重要。在她生命中頭一次她能像個人一樣的控制自己，她不再感到在這個多變的世界上飄盪不定。至少，在這裏，她能直接的感到一種對自己有意義的支配和控制。

在這個月裏，她辭去了原先公司裏的全天工作，開始自己闖天下。公司仍想要她，她也通融了一些，但現在她可自由的挑選喜歡的活兒來幹。她發覺自己創業的六個月之內，她所賺約三倍於原來在公司中領到的薪水。

然後她決定到西橋灣的這棟小屋。

於是她碰到了尼可拉斯。

我辦不到，辦不到。

她站了起來，蹣跚走出浴室，像個瞎子一樣伸出手來摸索着探路，走下走廊，穿過房間。在起居室裏她撞到了冒着氣泡的養魚水槽。所有那些伶俐的居住者都在那兒游着，安靜得像被麻醉了一樣——又瞎，又啞，又聾……就像是浮在閃爍水面上的水草般帶着沉靜的美感。她又感到一陣噁心，她轉身朝着前門走去。

我無法實行承諾。我無法相信他。噢！我的上帝！噢，天啊！

她搖搖晃晃的走入雨裏，蹣跚的走下木階梯，跪在潮濕的沙上。沙子使她感覺像塊濕麵團，妒嫉的黏着她。

她爬了幾呎，再度恢復了平衡，直往家飛奔而去。

沒多久，尼可拉斯就從發現第二具屍體的海灘回來了。這一回他們都等着他。

只有一刀，你懂嗎？文生曾在電話中說。他當然懂話中的含意——武士刀劈的。

皮膚泛白的屍體是由右肩開始，一刀斜劈到正好在左大腿骨的上方。激烈的一擊，是用人類所知最鋒利的一種刀刃劈的，它能輕易穿透甲冑；一個熟練的武士揮動起武士刀，血肉和骨骼簡直就和紙一樣脆弱。被一代代武士保存了千年之久的這些古老刀劍，仍然跟當初一樣的銳利；即使今日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家武器工廠能造出和武士刀相提並論的兵器來。

這就是第二個男人如何致死的原因。他仍像當初被發現時一樣的躺着，被沙和潮水輕撫着。他並未在水裏泡很久，毫無疑問的，他曾被人扔下海。

不過，這回他們徹底修正了結論，巴瑞．布勞根顯然並非是忍者唯一的目標。但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兩個犧牲者之間並無什麼關聯。這個男子是為里奧工作——長島上的一家電力公司，藍領中下階級的背景。沒有共同之處，一點也沒有。

然而這個身在異國的忍者，正在大開殺戒。

進了屋子，尼可拉斯甩掉身上沉重的土黃色雨衣。他的球鞋和膝蓋以下的牛仔褲全都濕了。不過他並不在意這些，他想着賈絲婷及晚上衝破了廚房窗戶的玩意兒。他並非不敢去想那會是什麼東西，而且，那樣也沒什麼意義。但他仍要她留在他的屋子裏，暫時別回去。

她不在這兒。

他低低的詛咒了一聲，走過起居室，攫起雨衣，掉頭走出門外。

他敲敲門，沒人回答。當他沿着海灘走下來時，曾瞧見屋後臥房的窗子有燈光透出。

他又敲了一下，有點兒擔心，他伸手去扭門把。門把轉動了，他推開門，走進屋裏。

像個一動也不動的雕像，他站在門檻上仔細聽着，打量着房中的陰影。有人在家，沒有外來者侵入。他立刻迅速的就下了以上的判斷，他的經驗使他不必仰仗着有意識的線索。

他呼喚着她的名字：「賈絲婷。」

使他擔心的並不只是那一劈，德克．狄福和文生都疏忽了另一點。最後他們會知道那是什麼的，當彎腰查看屍體時，他湊巧注意到左肩上面——上面有青紫的瘀傷。他用手摸了一下，肌肉

的鎖骨已經碎了。馬上他警覺了起來，他還不想去警告他人，卽使是文生。如果正如他現在所猜想的，那實際上這案子……

曾經有個叫做宮本武藏的人是日本最偉大的戰士，在其他方面，他創立了 Niten，就是所謂二天流的劍術，它教授的是同時揮舞雙刀的武藝。有關宮本武藏的另一件事，就是他被稱是之爲 Kensei——刀聖，是說他使用的是木刀——用木削成的刀形，參與實際的戰鬥，據說他如此的做乃因木刀是無敵的。

這些猜想所得到的結論是：這名男子被砍了兩下，而非文生認爲的一下。一下是用銳利的武士刀劈的，把他切開，另一下用木刀同時砍碎了他的鎖骨。

「賈絲婷，是我，尼克。」現在屋子後面有些動靜了。

他開始覺得好像被一些半空中飄下的碎紙花繞着，當紙片逐漸落到地上時，他面前慢慢呈現了一幅圖案。

而他所看到的震動了他的身心。

賈絲婷出現了，身後的燈光在她身上形成一個光圈，從半開的臥室門照了出來。

「你在這兒幹嘛？」

「賈絲婷……」他知道是她，只是不相信她會用這種語氣說話。

「我曾叫妳留在我的房裏，遠離這兒。」他努力不去想躺在她廚房地板上淌着血的那個毛絨絨的東西，試着平靜自己，否認事實，把它當作一次巧合，而不是一個忍者用來當警告儀式的動物，但沒有用。

「我有幽閉恐怖症，行嗎？我告訴過你我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發作。」

「這裏不安全。」

「你胡說什麼？我在這兒很舒服，這是我的屋子。尼克，是我的房間。」光線像幽靈般的籠罩着她，他無法看出她的表情。

「我不認爲妳懂。」

「不！」她有點傷心的說。「恐怕不懂的人是你。」她往前走了一步。「你爲何不乾脆走呢？請你……」

「怎麼了？」

「那沒什麼好說的。」

「一定有些事。」

「我不想說，就是這樣。」

「妳現在已經置身事內了。」

「尼克，沒有人置身事內。」

「妳知道我在說什麼。」

「是的，我知道，所以我說這些。我……只是沒有準備好讓這種事發生。」

「像那種事？」

「別逼我說出來。」

「我只是想知道妳到底怎麼回事。」

「你一點都不了解我，我不是這個樣子，也不是一個心情易變的人。」她歎了口氣。「請走吧！尼克，別鬧得連別人都聽到了。」

他舉起手，掌心向外。「我不鬧，」他向她走過去。「我只想要一些答案。」

「你在這裏找不到的，反正不是今天。」她開始轉身走開，退回臥室裏。

「等一下，買絲婷！」他伸出手，碰到她的胳臂。

「放開我！」她叫着，用力的推着他，然後又突然低低地說道，「離開吧！我是說眞的，尼克。」

他轉身離開，留下她站在那兒像個影子。

啪。啪——啪。停頓。啪——嘿——啪。殺！

當他們前前後後的按着一個隱約的方向進退着，劃着一個個圓圈，泰瑞有生以來頭一次對對手感到恐懼。

做爲一個大師，一個老前輩，在劍道上會害怕是他從未有過的情形，直到這一回。

被擊敗的恐懼如此的強烈，即使他曾經有一兩次被打敗過。雖然他在一交手的那刹那起，就知道這個男子可能擊敗他。不！這是比那更微妙的一件事。這是這一個男子的打鬥方式。招式在劍道裏是避免不了的，可以由一個人打鬥的方式而對他有一番瞭解。不僅可看出他在那兒，跟誰學的，甚至更廣泛一點，可看出對方是那種人。因爲招式刀法也是一種哲學，當然也是一種信仰。一個人會尊崇那些，而輕蔑那些。

泰瑞現在有些擔心了，因爲他發覺對方的戰鬥哲學缺少了對生命的關心。艾是對的，她曾說這名男子有一雙死人般的眼睛。它們沒有光澤，像玻璃一樣的淺薄，看起來在裏面什麼都沒有，確實沒有情感，這使泰瑞擔心。他曾看過一些有關日本封建時期武士的記錄：在十七世紀時，當德川家康擊敗了所有的大名，建立了德川幕府，延續了二百多年。他們不在乎生命，他們是一些殺人機器，只是遵從他們的大名或領主的吩咐行事，只忠於他和武士道。雖然既嚴格又無懈可擊的武士道中，仍有同情的思想存在，但是被這些人所忽略了。他曾經猜想過是什麼使他們墮落到這種地步。

現在，他面對這樣的一個對手，要適應對方是件有點兒怪的事。好像他踏入了另一個時代裏面，是命運，泰瑞想。

他移往左方攻擊，但馬上便被架開了。他們的木刀現在在空氣中呼嘯，快速的揮舞着。在一雙未經訓練的眼睛看來，好像兩個格鬥者正在揮動着巨大的扇子，隨着武器的舞動而糢糊。

泰瑞把重量放在一隻腿上，木刀橫掃了過去，對方則用垂直的一劈來招架。一個經驗不足的

戰士在戰鬥之時，可能會採用這種從上往下的垂直一劈。但此時卻可能會因而即刻喪命，因爲泰瑞只需向前突刺數次，刀尖便會刺穿敵人的胃部，而使對方致命的一刀無效。

相反地，對方後退了，逼得泰瑞不得不恢復原來的姿勢再繼續進攻。已經平手兩次，時間也快到了，這將是最後的一回合。當他閃電般連刺數下時，泰瑞很不舒服的發覺對方並沒有使出全副本領。老實說，他覺得這五十分鐘之內對方在戲弄着他。

他懊惱地攻擊再攻擊，但對方避開了和他直接的接觸，對方的木刀劈了過來，像影子一樣近，和他的動作一致，幾乎要碰到了。然後他倆靠得很近，泰瑞頭一次仔細看清了對方的臉。僅僅一瞬間，或許只有十分之一秒，他的專心，他的認眞——也就是身體的姿勢融合心靈的專注和警覺，稍微躊躇了一下。幾乎是輕蔑的，對方用自己的木刀震動了泰瑞的木劍。已經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反應了，對方的木刀架在泰瑞的咽喉上，他輸了。

當賈絲婷走出臥房，爲自己弄杯酒時，已差不多是黃昏了。反正，透過屋前的玻璃窗，她只瞧見灰色濃厚的雲層，像是一次狂歡結束後剩下的裝飾彩帶，在風裏拖着尾巴，被一片片扯斷。青白的光芒掩蓋了地上其他的顏色，沙灘看來如鉛般的冰冷堅硬而又凹凸不平。

她停住，一隻手握着甜酒的瓶頸。在門外似乎有個影子。放掉瓶子，她慢慢走向右邊以便看得清楚一點。她走過兩個大窗中間的樑柱，窗簾飄動着，阻礙着她的視線。她再往左挪一點，然後靜靜停住，黑影顯出一個輪廓，有人在外邊。

她體內昇起一股莫名的恐懼，不自覺地用雙手掩住喉嚨。心跳快得像個電動槌，而尼可拉斯曾說過的話浮現在她心裏。這兒不安全，這就是他所說的。而她卻一個勁兒的把他推出去，她眞希望當初她能多注意聽他所說的。

現在她狂亂的想確定他離開後有沒有鎖上門，她想沒有，但又無法確定。她又怕走過去會引起注意，因爲必須直接從窗戶前經過。她想爬過去，又怕弄出聲音。

然後她想到了電話，眼睛注視着黑影，她慢慢倒退回客廳。她確實地摸到了電話，幾乎把聽筒撞到地板上去。她跪了下去，拿起聽筒。撥了尼可拉斯的號碼，她閉上眼，禱告着希望他在家。每一聲鈴響都像個冰柱穿刺她的心臟，她覺得有點冷，她掛上電話時起了雞皮疙瘩。

她像跳舞似的，寂然無聲的走進起居室，坐在沙發扶手上，盯着黑影看。她想躡着腳溜出後門。然後呢？敲鄰居的門，說些什麼？說她被一個黑影所驚嚇？

突然間她覺得自己眞呆，像個被自己心裏的夢魘所困的瘋女人。而且，從她瞥到第一眼起，那個黑影就一直沒動過，那可能是個椅背或……

站了起來，想也不想，更不給自己後悔的機會，她走了過去。砰的一聲推開門，走到玄關。空氣中充滿着海的鹹濕味，或許濕氣正在某處逐漸消失。接著，東邊吹來一陣清爽的和風。

像個機械洋娃娃，她強迫自己眼光注視着黑影所在的地方。

「尼可拉斯！」她吸了一口氣。

他靜靜坐在那邊，雙腿盤起，前臂自然地放在膝蓋頂上，凝視着大海。

「你在幹什麼？」她走到他身旁。「尼克？」她停住，彎下腰。「你到底在做什麼？」

「想事情。」

「那一方面？」這是很簡單的一個問題，但是，或許由於她的心情，並不是個很合理的問題。她大可以換個方式問：「你不能去別的地方，離我遠些嗎？」但是她並沒這樣說，也使自己吃了一驚。在這兒找到他，她想他是不是在保護她的屋子？或是保護她？而非一個侵入者，她內心的焦慮像個惡夢般一掃而光。在這裏又是爲了什麼？正當她沉思這些時，她聽到他說：「我現在必須告訴妳……」

她的反應比他預料的還好些，說出這些就等於在說：妳有癌症。

「你確定嗎？」她問。

「如果我不，我不會告訴妳這些。我雖不能說有十分把握，但是衝進屋子裏來的那個動物絕非意外，那是一個忍者的警告。」

「我可能想偏了，」她平靜地說，「不過你不是曾經說過忍者的特色之一就是不予警告就攻擊嗎？」

他點點頭。「不錯，大多數時候都是這樣。但某些時候，譬如一個血腥復仇，或是有特別的命令，或者忍者想誇耀自己的無敵……此時會給予一個傳統儀式的警告。」

「太荒謬，」她抗議着說。「一個忍者會要我什麼？我一點干係都沒有……」她停住了但沒說什麼，等着看自己能否想出什麼，而他不認爲此時該去幫助她。

她站起來離開了沙發，不安的在起居室內走着，扭着手指。停在吧枱前面，她給自己倒了加冰塊的甜酒，卻沒有給他一杯；她太專注於其中，走回沙發，她啜飲着酒。

「只有一件事我想有可能，」她說，但仍不太確定。

「讓我聽聽，也許我倆能有一致的結論。」

「我父親。」

「妳父親，」尼可拉斯附和着。「拉斐爾・湯姆金。」他站起來，給自己倒了杯檸檬汁。「告訴我，妳對於他的商業交易知道多少？」

她聳聳肩。「不比別人知道的多，我恐怕是這樣。我對那從不太注意。你知道，這是事實。石油是主要的來源，公司是國際性的……就是這些了。」

「換句話說，知道的不多。」

她退縮了一下。「我跟你說過了嘛！」

「好吧！暫時放在一邊，現在……」

但她已經把一根食指壓在他的唇上。「別……尼克。別現在問我。時間未到，讓事情順其自然。請你……請……」

他凝視着她的眼睛，懷疑自己遺漏了些什麼。或許原本就沒有什麼，但他不想這個樣子。但現在他要她，而使得她妥協了。這不是件舒服的事，他知道，說總比不說好，那是人際關係中最基本的支撐。不過或許她才剛恢復，而且時間也不對。他一口喝掉半杯飲料。

「我們現在做什麼？」

看着她，尼可拉斯想，問得好。忍者想要殺她，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件他承認的事，但卻無法對其動機的重要性打折扣。不過那是沒有立刻的解答的，於是他把它放在心裏一陣子。他真正在意的是忍者的本質，儘管他曾告訴文生和德克·狄福斯有一些高水準的獨立忍者仍在秘密的活動着，但是能夠碰見其中一位的機會是相當少的。可是發現一個精通二天流劍法的人是件極令人擔憂的事。那是最難以精通的劍術招式之一，而且那可能還顯示了一些其它方面的狀況。尼可拉斯知道，忍者有好幾種。這會是個巧合嗎？

「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和妳在一起。」

賈絲婷點點頭。很怪，這並沒有使她恐懼。實際上正好相反，她甚至開始感到有點輕鬆。天知道，她想要。是的，她想，我想要。

突然間她覺得好多了。

德克·狄福斯正在作夢，他躺在前廊的吊床上，輕輕地搖着。細微，連綿不停的雨點聲使他睡着了。

他夢到一座森林，像塊翠玉般閃着光，充滿着水氣。那是一塊歡樂或美麗之地，卻不是屬於他的。他跑過糾結的樹叢，每一次當他害怕的回望時，總是瞥見一隻可怕的野獸冷酷的在追着他——是隻大老虎，整整十呎長。野獸毫不費力地穿過濃密的樹葉，如果不是有這些障礙，牠早已把他撲倒了。在牠光澤有條紋的毛皮之下，強壯的肌肉驚人的起伏着。又一次，德克·狄福斯和牠的眼睛相遇，它們像是在黑暗中的烟火，發着綠色的光芒，但它們的形狀卻不像貓科的，而是卵圓形，單眼皮，是屬於一個人類的。說得更明確一點，那是個日本人的眼睛。

它們是德克·狄福斯在戰爭末期，在菲律賓叢林中碰到的忍者的眼睛。

現在他的退路被一叢矗立的竹子擋住了，他往四周張望，無路可逃。他轉身看見人虎張開了血盆大口，熾熱的火焰像條河一樣源源不絕的把他圍住，像膠狀物般的黏在他身上。全身刺痛有如被艘戰艦轟擊着、翻滾着、拍打着，他想熄掉身上的燃燒物質。像有感覺似的，它仍緊緊的黏在他身上。他有了第二層皮，一股惡意正開始吞噬他的血肉。他的皮膚皺縮焦黑，剝露出赤紅的肌腱。這些物質繼續透入骨骼，接着肌腱也脫落了，骨頭逐漸變成粉末，這時有着一張忍者臉孔的老虎對他獰笑着。然後他感到自己身上的力氣流淌了出去，像小便般澆在面前的泥地上。這隻

野獸舉起了牠的前爪——那是一隻切斷的人手，上面，膚色是黝黑的，消失肌肉的手臂，剩下的部分根本沒有血肉，好像會被一次迅速的爆炸燒成了灰。只有忍者面孔的這隻老虎舉起這隻前肢好像是在說：「仔細看，並且記住。」前肢內側刺了營地兩字，營地……營地……營地……他想了一遍又一遍。現在他是個水母，沒有男性氣慨，甚至連靈長類的特質也失去了。他在叢林裏搖動着；那時人尚未進化，還是海生動物的一部分；世界上還沒有開始有魚登陸變成兩棲生物；陸地尚不適於生存。在這個叢林之海中，他和無情的敵人漂浮着。「看！看！看！」這隻野獸說着，朝着無力漂浮在海水中的他——一個演化的身軀走近。「不！」水母大叫着。「你沒看見嗎？你會毀了每個人！」毫不理睬的，人虎站在他上面。「我做是爲了我的……」

一驚之下，德克·狄福斯醒了過來。全身都是冷汗，棉襯衫扭到了一邊去，使他像穿了件瘋人的緊身衣。他深深的吸了幾口氣，雨已經停了，屋簷仍在滴着水，使他又想起水母、忍者和幻滅。

在去見文生的路上，泰瑞差點出了意外。這件事他並未注意到，因太專注於自己的思想中。想着秀吉，他走出第六大道，往東向着五十六街而行。他和文生要在米奇特碰面，在第五及第六大道間的五十六街上一家小小日本料理店。那兒有個傳統風味的壽司酒吧和塌塌米房間，並且二十四小時營業，因爲主要是爲了迎合許多剛到此地，仍存留於東京時間狀態的日本商人。這兒是尼可拉斯、文生，及他常來的地方，在此他們都覺得像回到家一樣的親切。

他背着光走着，在一條排水溝旁，他幾乎被一輛飛駛而過，嘎嘎響的計程車撞倒。喇叭刺耳的聲音把他由冥想中喚醒，他在剎車尖銳的聲音中和那個毛茸茸，臃腫司機的詛罵聲中回到人行道上。「他媽的東方白痴！」計程車從身旁馳過時，他聽到這句話。他感到車子馳過的那陣冷風，然後看着它加速消失在轉彎處。

這點意外，並沒有防礙他內心的沉思。在道場樓上，當他正在爲對練而準備自己的木刀時，他會看了下那名男子練習合氣道及後來的空手道，他驚訝於這名男子的力道和敏捷。過了一陣子，他明顯地看出這傢伙比自己所聘的教練精通更多的技巧。從創設以來，這家道場很快就闖出聲譽，它擁有不僅在英國，而且是在世界上一流的人手。這些大都歸功於泰瑞大師的機敏的選擇，他所有的教練都是在各項技擊上的拔尖高手。看來他們這一回的情形有點令人不安，當他走進米奇特的大門時，他想着要不要告訴文生關於秀吉這名男子的事。

離開道場後艾蓮逛了會兒街，穿過城，她在布魯明黛公司爲自己買了些麻內衣。突來的興緻，她又買了瓶香水。在回泰瑞住處的路上，她在一家酒店裏買了瓶香檳。

當她到了泰瑞的屋子時，天尚未暗。她把香檳放入冰箱，再把裝着剛買的衣服的紙袋扔到床上。到廚房裏煮了四個蛋做爲魚子醬的配料，再確定一下是否有足夠的洋葱和麵包可烤。

然後她穿過寬大的臥室，走進浴室，打開熱水淋浴。當她脫掉了衣服，正預備開始洗時，她又突然想了一樣事情，於是她浴巾也不裹的走到起居室，放了一張唱片，扭大聲響，使她沐浴時也能聽到。

水沖在她身上，她哼着歌，聽着遠處像由瀑布旁傳來的音樂。她幻想自己置身於熱帶島嶼上，在一個無人的藍色礁湖中沐浴。她梳洗頭髮，在身上抹肥皂，使皮膚柔滑發亮。

她關掉熱水，走了出來，第一件事便是按摩自己的頭髮。用泰瑞房中的一面全身鏡，她仔細地看着自己裸露的胴體。她對自己所擁有的引以爲傲，雖然不再年輕，但她的皮膚依舊柔美無瑕，肌肉堅實而有彈性。頸子修長，纖細的肩膀就像瓷器娃娃一樣。她的胸部依然豐滿結實，乳頭優雅地挺翹着。纖細的柳腰，以及渾圓的臀部。她的腿是讓她最感到自豪的，它們修長而又具有彈性，肌肉柔滑而細緻，細巧的足踝，嬌柔的蓮足……當她用藍綠色的浴巾擦去身上水漬時，她欣賞着自己肌肉的顫動。由於這種粗糙的摩擦，她的乳頭充血堅挺了起來；當她慢慢將浴巾移往下腹，在兩腿間前後擦着，想着泰瑞的來臨時，她感到體內一股燥熱湧起。她喜歡他的手觸摸她的身體，溫柔細膩而又體貼，她討厭粗魯的孟浪；他也知道當他倆動作一致時，她喜歡的那一部分——喜歡它在她裏面，她愛隨着音樂做愛，這些變動的旋律、和聲，及節奏多少會使整個過程顯得更加的激情。當然囉！這些增加的聲音更有助於她的快感。思潮越陷越深，她望着鏡中身體上泛起的潮紅。她幻想着泰瑞已經到家，而且正在起居室裏準備香檳和魚子醬。她拋下了浴巾，一隻手輕柔的愛撫着乳房，另一隻手慢慢的伸入雙腿之間……

過了一會兒，她深深的嘆了口氣，走出浴室。越過床沿，彎下腰，她打開袋子，扭開香水，把它擦在自己泛紅的皮膚上。然後穿上新買的那件乳白色絲袍，頓時她沉醉於身體和滑膩絲袍所接觸的快感中。當泰瑞來時，他將會看見她的這身打扮。

她轉身走向開着的大門，皺了下眉尖。現在是晚上了，黑暗籠罩了外面的一切；當她正在淋浴時，太陽已悄悄的溜下山了。她確定進來時她會扭亮了燈光。她有嗎？聳聳肩，她走過門口。

正當她走向沙發旁茶几上的一個磁器枱燈時，她停住了，轉過頭來，在她左邊末端的房間裏似乎是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然而她只看到漆黑一片。屋外，有隻貓嚎了兩聲，好像正被人活生生的剝了皮，然後是一個金屬罐子沿着屋側小巷鏗噹一聲滾落的聲音。音樂仍在放着亨利．曼西尼的曲子，她知道這悲喜交織的旋律代表着唱片的尾聲——曼西尼確是很羅曼蒂克的。

她走向茶几轉動開關臥室的燈，沒亮。她四周看了好一會兒，一時沒想到燈沒亮。音樂結束了，她仔細聽着唱臂自動回復到支架上，往下放好，然後唱盤也停了。現在只有一種聲音，離她很近，她發覺那是自己沉重的呼吸。

「誰在那兒?」她覺得自己有點儍。

全然地死寂遠比聽到有人回答來得更可怕，她看了看錶，所能想到的是：泰瑞馬上就要回來了。

她慢慢走過起居室，直到門檻。她往裏張望，想看穿幽暗的室內；窗簾深垂着，屋後的樹影，嘈雜的空調機，擋住了隔鄰的燈光。

她走進臥室，摸索着牆上的電燈開關。但在她找到之前，她聽到另一間房間內唱機咔的一響，過了一下，曼西尼的鋼琴和貝斯又開始爵士二重奏。先是鼓聲，再來弦樂也加入了。最後在這一大堆樂器中加入的，是有如人聲的薩克斯風……整個音樂裏充肆着興奮。

她跌跌撞撞地走向門口，什麼也看不見。似乎有人或東西擋住她的視線，往前跨了一步，她抽了一口氣，有樣東西朦朧中往前抓住了她右腕。

她嘶啞的尖叫着，蹣跚向後拉扯。她拼命揮着手臂，掙扎着想丟開那東西，但不管那會是什麼，總是靜而冷酷的跟着她。手腕上的壓力增加了，幾乎要捏碎了她的腕骨。

「你想幹什麼？」她無力的問。「你想要什麼？」她的頭腦因恐懼而僵硬，想不出別的話來。黑夜像受到某種魔法的咀咒，突然變成了一個有感覺的生物。

她感覺到腿彎碰到了床的邊緣，好像是這個堅硬的阻礙把她喚回現實，她開始把自己往前推去。她並不相信有鬼，即使是她祖先的靈魂也不可能變成實體來嚇人。她的嘴張開，露出牙齒，準備咬那個抓她的東西。

她感覺前面一個實體的壓力，她咬了下去。但此時她的頭被人往後再向上一扭，咬了個空，牙齒震的發痛。

「喔！天哪！」她聽到自己說，那像是來自另一世界的聲音。

她瞪着一張她所猜測是臉部的地方，用黑布罩全部包了起來。一個緊緊的頭巾和面具，只有眼睛露在外面，和她相距最多只有六吋，它們像水池中的石頭一般死板。

「喔！天哪！」她覺得自己如此軟弱的被人向後扭着，而無法掙脫，這使她更恐懼。

當他移動時，她尚未叫出聲來，他就已先蓋住了她的嘴。她感到被抓得更緊，似乎置身在某個不可思議力量的掌握中，像個旋風，一種自然的力量。因爲確實沒有人能夠具有這麼大的力氣，除了這個人之外。

他戴着手套的手指掐入她的肌肉裏，似乎溶解了她的肌肉，粉碎了裏面的骨頭。所有的空氣突然之間離開了她的肺部，她感覺像是被推入海底，身體裏充滿了液體。死亡像張大型海報上畫的幽靈繞着她昇起，她開始噁心，試着想吐出來。她的嘔吐無助的抗拒着施加在嘴上的壓力，繼而她想吞回去，但辦不到，眼睛因充滿淚水而糢糊。她的眼睛乞憐的眨着，一心只想抑制住嘔吐。

他的臉距她很近，而她覺得好像被一個突然賦予了生命的東西攻擊着。聞不到什麼，她更看不到什麼；她沒有任何跡象得知他的意向，及他要什麼。他壓得是這麼的緊，她甚至不能左右轉動她的頭部。然而她仍努力的把東西吞回胃裏，終於，她做到了，總算喘了一口氣。現在她看見在她面前的是，她小時候在戰時，待在日本南部的那些聳起的山峯。一切是這麼清晰，好像她又置身於那兒；高而神氣的松樹在西風中輕盈的搖曳着，一列皇軍的隊伍，像是一隻精疲力盡的蛇，無頭無尾，只剩下一截無奈的身子。她回想起雜炊——一種蔬菜料理，是他們的主食；她嘴中

那種味道是如此的強烈，鼻子中充滿着山上蕪菁的香味。她從未想到自己能夠回憶的如此精確而詳細，不過人記得歡樂總是比痛苦要來得清晰。

他在她身上快速的做了些動作，立時她的絲袍變成了碎布條，皎美的身軀裸露了出來。她現在一絲不掛的展現着她的一切。她現在只有一個念頭——想着泰瑞，因爲她確信這個恐怖的傢伙會強暴她；這就是爲何他進來粗暴地對待她，並且蓋住她的嘴不使她發出聲音的原因。死亡的威脅似乎遠離了，只不過來的並不是個體面的客人，而是個妄圖偷香的訪客。

她感到他壓着她的身子，不冷，不熱，而是介乎二者之間。他不是血肉之軀，但亦非木石。她感到好像被放在一個架子上，擺着一個很熟悉的姿勢。她緊靠雙腿，併攏足踝，不讓他再深入。

突然，她震驚的發覺他抓起她濃密的長髮，往上拉扯，在一隻手上挽成一個結。

她被迫仰頭往上看，在她頭頂上，光線剛好足夠使她看見那濃密的頭髮，豎在那裏直得像把劍，比夜晚還黑。

然後由他拉着，繞着她的脖子，像個套索似的。它開始抽緊，匝着她的咽喉，反正，她還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但當她爲每口氣掙扎時（由於他仍按着她的嘴而鼻子拚命想吸氣），她瞭解到他並不想要她的身體。他粗暴嗎？他會嗎？當她肺裏的空氣逐漸減少，而心裏卻像滿是鱔魚的池塘，畸形地爭論一些淫蕩的問題。

不！求求你！強暴我。別殺我！別……求求你！她想把心裏的話吐露出來，然而只能發出動物似的咕噥聲，更增加了她的恐懼。他的殘忍好像要一點一點的折磨掉她的人性。

他把手舉高，頭髮繃得更緊了，他的背弓成弧形，如同他正與她狂野的做愛。她的咽喉不自主的痙攣着，肺像被腐蝕般燃燒着。這不可能發生，她想。我不能死。我不要！不——不——不——不——她無聲的吶喊着。

然後她開始反抗，用盡了她所有最後的力氣，但困難得就像爬山一樣，每一口氣都像個掙扎後絕望的嘆息。

她像隻母老虎般撕扯着，用指甲抓着他，戮着、掐着，奮力的掙動着腿和膝蓋想擺脫他，阻止他達到瘋狂的目的；但一切都是徒然的，就像她對着一堵磚牆打鬥。終於，她無力的靠着他。他超越了活人，他是地獄的使者。

她被自己的嘔吐物哽住了，眼睛佈滿了血絲。肺裏積滿了液體，她仍爲求生而沒命的掙扎着，突然，艾蓮清晰的聽到她頭上一陣殘酷的呼嘯聲，抬起頭朝上看，一架轟炸機像個毫無警兆的日蝕，穿越太陽，無情的往地面投擲炸彈，好像是在東瀛三島上傲慢的排出穢物，在藍白的天幕上，它像是一朵朵黑色盛開的鮮花。

爆震！如地火般的灼熱。光芒！像是一萬個太陽的核心加起來的那麼刺眼。噢！我可憐的祖國。

灰塵飛飄在熱風裏。

透過計程車的窗口，泰瑞向文生說了聲莎喲娜啦。下了一天的雨並未使城市從仲夏的酷熱和潮濕中解脫出來，這使他想起了東京。

「我待會兒打電話給你。」他告訴文生。

「行！如果你有什麼意見得告訴我的話。」文生前額貼在窗沿上說着。

泰瑞大笑。「我仍覺得你和尼克在這兒搞得比那兒行。」

「我們不是在搞那種毒藥，泰瑞。」文生認眞地說。「也不是那個武士刀場。」

「老兄，我眞不知道。這一個城裏竟然還有不少瘋子呢！一個忍者到底在這兒幹什麼？」

文生聳聳肩，沒有給他滿意的答案。

「懂了吧？」

「唷！朋友，」司機轉過身來咆哮着。「時間就是金錢，而且我不打算幹一晚上的活。如果你倆還想繼續扯下去的話，乾脆下車在街上蓋個痛快，好嗎？」

「好！好！」泰瑞說，「馬上就上路了。」他把臉讓開，車子開走時他向文生笑笑揮揮手。

他把地址告訴司機，然後倚在後座。他有點後悔沒有將今天在道場中的事詳細地告訴文生，假如不是文生只顧着談那件案子的話，他可能會多說一些。告訴他好讓他去胡思亂想一陣子，這些神秘正是他的拿手好戲。泰瑞懷疑文生相當的厭煩——不是對工作。天曉得那裏有那麼多的厭煩佔據着他所有的注意。不！他煩的是待在美國。或許他想回家吧！

想到這些，他的思潮又轉向艾蓮，她正等着他回家呢！船到橋頭自然直，耐心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武器，師傅常常這樣子教誨他。你太性急了，小子，別太急，去享受自定的步調吧！突然，他想到魚子醬。

他向前靠，嘴靠近分隔着他與司機之間的那塊玻璃板。「喂！」他說。「我忘了。在你開到我給你的地址之前，我得先去一家俄國茶店買點東西。」

司機咀咒着，搖了搖頭。「我今晚眞是受夠了。你不能早點說嗎？老兄。現在我得調個頭……剛好在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他一扭方向盤，車子吱的一聲尖叫着轉了個圈子。立刻傳來一陣汽車喇叭聲，夾雜着尖銳的煞車聲響。泰瑞的司機靠着車窗，伸出手揮着。「閉嘴！你們這些狗娘養的！」他咆哮着。「怎麼不去學學開車，一羣呆子！」

在開往俄國茶店的路上，泰瑞拿了枝鉛筆在紙上劃着，他發現自己寫下的是一些名字，首先是秀吉，再來是淀君，最後則是光成。當他寫完，他直視着那些字，如同它們是山側發現的外來侵略者一樣。

車子猛然停住，司機轉向他。「老兄！幫我一個忙，別在裏頭拖太久，懂我的意思嗎？」

泰瑞把筆和紙塞入口袋裏，很快的下了車。他只花了幾分鐘就和經理訂好了貨，並買了魚子醬。當他回到車上後，司機把車子開得飛快，好像後頭有強盜一樣。「這樣你才不能再叫我停車了，」他說，用後視鏡窺着泰瑞，「懂嗎？一些傢伙上了車先是說立刻到某個地方，然後走着走

着又說有事叫你停車，一下車他就溜了，一大堆人裏又找不到他。懂我說什麼吧？幾年前人還能被信任，現在不成囉！要不要穿過那公園？」

「當然，」泰瑞說。「那會方便多了。」

他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公園靜得像個墳場，純樸的隱藏在黑夜之中，和周圍那些華麗的摩天大樓相比，簡直是兩個極端的世界。

他輕快的登上屋前的臺階，愉快的吹着口哨。他才走到三樓便聽出自己寓所中傳出的曼西尼音樂。他笑了笑，感到一陣溫馨和自信。艾喜歡聽曼西尼。

他把鑰匙插入鎖孔，走了進去。

他立刻知道他必須去臥室。把門砰的關上，裏面一片漆黑，半蹲着，匍匐着，他越過了起居室。

他聞着，看着，感覺房中的異常，並且適當的行動着。除了音樂，他沒有聽到任何聲響。尋找掩護，他想。不然就要打開那扇門，去他的鬼音樂！

艾蓮！他在心中叫着，如同他被擊傷一般。

離臥室半開着的門大約還有一碼遠。攻擊的第一秒內他被狠狠的擊打了四下。前三下他成功的招架住了，但攻來的第四下擊中他右腰上方，霎時他透不過氣來，兩腿痲痺，使他翻倒在地上。他狠狠的滾過地板，同時發覺臥室中有微光透出，空氣裏瀰着股甜腥味。

突地一擊朝他左耳呼嘯而來，但他立即閃躲開了，臉旁的一張桌子被擊得粉碎，木屑在空中飄散，像憤怒的昆蟲一般。

他跳在半空中，用雙腿腳跟飛踢了出去。出力時他大喝了一聲，聽到對方哼了一聲。然後他落回地上站了起來，拼命的逃着，右腿有點遲鈍地拖在後面。

他全速衝入門裏，抓住門狠狠的關上。他向四周看着，想着。時間——我一定要有時間。

一隻腿仍放在床單上，沒有生命的軀體，使他所有的理智立刻停止了。那隻腿開始發冷，好像冰冷的一把利刄正穿刺着他的五臟六腑。

她的臉色青紫，一部分被繞在她脖子上漆黑的頭髮遮蓋着，她的手臂伸在她頭上，胸部沾些嘔吐穢物。他盯視着她雙腿間黑茸茸的地方——她身上沒有任何傷痕。

不必去碰她，他就知道她已死了，但他仍低下頭去，因爲他的內心深處在告訴他必須確定一下。他把她的頭放在膝上，直到身後的門傳來響聲。

幾乎看也不看，他站起身，走向對面的牆。他冰冷的手指緊緊抓住掛在牆上稍有弧度，上了漆的皮刀鞘，他從容地握在手裏，刀刄抽出時的聲響是他所聽過最低沉的一次。甚至比木門被空手道踢打擊得木屑紛飛，向內彎折的聲音更沉悶。

漆黑的人形站在門口，右手空着，左手握着一把木刀，他們尙未面對面，泰瑞的一個想法就像現實一般地浮現了出來，他不由自主的抖着。

「忍者，」他低低說道。他幾乎聽不見自己被情感支配的聲音。「你來這兒是找死。」

他跳到橫在中間的床上，用武士刀猛烈的攻擊着。突然他發覺這是個愚蠢的行動，因爲沒有

堅固的支持，他擊出的力道根本無法發揮。

熟練的，幾乎沒費什麼力氣，忍者避開了他的一擊，甚至沒用木刀招架就輕易的避開了。根本就沒有必要用兵刄招架，他似在說，你還不夠格呢！

忍者退入黑暗的起居室裏，泰瑞別無選擇，只有跟進。朦朧的他知道自己落入對方圈套之中，打鬥的地點與打鬥本身俱有同等的重要。他跨過艾蓮的屍體，心臟緊縮着，血液像凝成了冰似的。去他的！他輕率的想着，在任何地方我都能擊敗他。於是，充滿了哀痛和憤怒，他忘掉了所有曾辛苦得來的敎訓。

起居室裏，曼西尼被人遺忘的仍在奏着。他看到木刀的輪廓，立刻追了過去。

但是忍者已經採取行動，搶先攻擊，而泰瑞在黑暗中舉起武士刀，預備架住任何擊打在他刀鋒上的力道。他全然沒預料到他露出的胸口遭到猛烈的衝擊，他倒退了不只五尺，像是挨了一枚炸彈。他的肋骨和胸部火般的燃燒着，他蹣跚的站着，全身的疼痛直升到喉部。他咳嗽着，狼狽不堪。

現在在他眼裏，忍者只是個模糊不清的影子，他迅速的又撲了上來。雖然泰瑞無法確定攻擊的動向，可是模糊中他卻本能的舉起武士刀，架在大上段的位置。

胸口又遭到第二次的攻擊，他向後倒退，一隻腳已軟了下去，右手的武士刀似乎有一個人那麼沉重。他費力的喘息着，此刻他已辨不清方位了。

當他努力想站直時，第三下又擊了下來，這一回他被擊打得退撞到牆上去。但他已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與其說感到，不如說他聽到啪的一聲脆響，像是天花板上的一根橫樑被摧斷了，然後他感到身子左側有一種怪異的潮濕感。肋骨，他隱約的想着，他的心激動着不知他將遭遇什麼——一切像場夢，沒有任何的事實能這麼虛幻。

另一次的擊打使他貼在牆上，武士刀被震飛脫出他的掌握，就像一顆即將消逝的流星一般，旋轉的抛了出去。他低頭看着自己，斷裂的肋骨穿出他的胸口。湧出的血像墨般的黑，淌在他的身上，就像水喉裏的水洩落到排水溝一般。

它是五輪之書裏的正擊，那是宮本武藏所寫的古典式身體攻擊——用左肩進攻，不屈不撓，直到殺死對方爲止。泰瑞幾乎漠不關心的想着：這個忍者學得不錯。他現在一點也不在乎是否能活得下去，甚至不管躺在隔房已死的艾蓮。但是去殺死眼前的這個怪物，是的，這仍是他的目的。

他開始往前移動，靠着牆站起來，再離開它。但是他的身體無法靈活的運轉。他眼花了，望着移動的忍者，下意識的雙手在胸前交叉成十字，想防禦下一個攻擊。

一點用也沒有！他痛苦的叫了一聲，他往後癱了下去。緜密的攻擊打碎了他的胸骨，碎片像榴彈炸射一般的刺透他的身體。他瞪着一度和對方交手的地方，看着那雙像石頭的眼睛，想着，畢竟宮本武藏是對的。曼西尼輕柔的樂聲傳入了他的耳朵，他想起了艾蓮。她的溫暖環抱着他，像是段保險絲的熱力燒熔着他，直到頭部。

血從他的口中湧出，他輕喚着她，聲音薄弱得像張紙一樣。

「艾蓮，」他喚着。「我愛妳。」

他的頭垂了下去，眼睛緩緩的闔上了。

忍者仍站在那片黑色的虛無裏，幾乎沒有任何呼吸。他毫無感情的瞪着腳前的屍體，有好一段時間，他的感官追尋着有無任何不尋常的聲響。最後，他滿意了，轉身悄悄的穿過房間。在沙發底下，他取出帆布袋，拉開拉鍊，仔細的把木刀放在裏面，靠在另一把刀旁。在一個熟練而漂亮的動作下，他拉上了拉鍊，揹起袋子，頭也不回的走出了公寓。

身後，曼西尼的音樂仍在奏着，緩慢哀怨的旋律似乎隱喻着失去的戀情仍在房中悠揚着。泰瑞破裂的嘴裏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咳出了更多的血。他抬起頭，盲目的爬往臥室，他甚至不知道爲什麼，只曉得他必需要這樣做。

一吋一吋的掙扎移動着，終於越過了門檻，直到他靠着艾蓮的屍體，無助的喘着氣，淌着血。

他眼前有根電線，舉起手，用力的拉扯，電話掉下來，撞到他的左肩，但是他全身的劇痛使他毫無所覺。手顫抖着，他吃力的撥了七個號碼，那一頭傳來的電話鈴聽起來像個遙遠寺廟的鐘聲。

突然，他覺得艾蓮似乎離他好遠，他知道她需要他。聽筒從他汗濕的手裏滑了下去，他再爬過那最後的一段距離……

「喂？」文生的聲音從被遺忘的電話中隱約的傳出。

「喂？喂？」

但，現在這裏已經沒人理會他了。泰瑞臉朝下，躺在艾蓮的黑髮上，雙眼圓睜，呆滯的眼神視而不見，血像是一根舌頭般由他的唇流到艾蓮的嘴裏。

起居室的音樂奏完了。

東京郊區

春天一九五九／春天一九六〇

「看這兒，尼可拉斯，」一個陰暗沉悶的下午，上校說着。一場暴風雨的烏雲籠罩着富士山頭，有時天際會有閃電穿刺而過，然後過了良久傳來遙遠的雷聲。

上校正在埋首研究手中捧着的一個上了漆的盒子。盒蓋上繪着一隻虎和一隻龍糾纏在一塊兒，尼可拉斯認出那是蘇鵬送給他父母的臨別禮物。

「我想，這是該給你看的時候了。」上校說着。他拿起烟斗和一個帶有拉鍊裝了潮濕烟草的袋子，用食指和烟斗塞了進去，裝填着烟草。他在書桌邊上劃了支火柴，狠狠地抽着烟斗，直到他滿意了才移開。他修長的食指輕輕敲着盒蓋，指頭順着上面畫着的兩隻動物。

「尼可拉斯，你知不知道日本神話中龍和虎的象徵意義？」

尼可拉斯搖搖頭。

上校噴出了一口藍色帶着濃郁香味的烟，一隻手握着含在他嘴角牙間的烟斗。「老虎是地上的萬獸之王，而龍則是天上的主宰之神。我常常想，這眞妙！在馬雅人神話中，天上的飛蛇『庫庫干』，被描述為有羽毛的生物，也是個天神。兩個相隔這麼遠的文化居然會在神話中有共通之處，這不是蠻有趣的事嗎？你認為如何？」

「但為什麼蘇鵬要給你一個日本盒子？」尼可拉斯問。「他不是個中國人嗎？」

「唔！問得好。」上校說，噴了一口烟。「一句話，我恐怕沒有令你滿意的回答。事實上蘇鵬是來自中國東北的遼寧省，但他明白地告訴我說他母親是日本人。」

「但仍沒有針對這個盒子的解釋呀！」尼可拉斯指出。「你將去日本是個事實，但這個盒子很古老，即使在當時也不易獲得。」

「不錯，」上校回答着，撫着盒蓋。「我並不懷疑這會保留在他家庭中有一段時日，很可能是他母親帶到中國的。為何蘇鵬要給我這些？我是指這麼特殊的一樣。當然他並非一時興起，他不是那種人，我也不認為這只是一次巧合。」上校站起身，站在雨水涓流的窗前。雨水已把窗子飾上一層白霧，冬天寒流的餘威尚未完全消失。

「我對這想過很長的時間，」上校說，凝視着窗外。他用手在玻璃上畫了個圓圈，好像他正在從一個被圍的城堡缺口裏向外張望。「事實上，我從新加坡一直想到東京來。蘇鵬曾要求我們到了日本後再打開這份禮物，我們也遵從他的要求。」

「在羽田機場，一名盟軍總部的代表迎接我們，我們當然是在軍用機場着陸的。反正，着陸後有人在等着我們。立刻，你母親認出了她，我也是，僅僅憑着淺子在她夢中的描述。她是菊子，而正是你母親在夢中所夢到的樣子。」他聳聳肩。「不過我並不驚訝，我已經習慣了這裏的某些現象；那是東方生活的一部份，我確信你很快就會知道的。」

「我很好奇你母親與菊子那一種微妙的關係。好像她們早已相識了一輩子，又好像她們是姊妹，而非姑嫂。那兒完全沒有像一個中國小農村裏長大的年輕女子和一個日本都市長大的貴婦相遇的那種文化震撼。即使你母親和菊子是同類的人。」上校轉過來，面對着他兒子。「你看出她們有多麼的不同……你母親的柔，而菊子像鋼一樣地冷淡；你母親的快樂，你姑媽的憂鬱……這些差異對她們而言似乎毫不重要。」

「我對這些也想了很多，而我的決定是這樣；雖然蘇鵬對我說了很多他不知道淺子眞正出身的話，但他的禮物卻間接地告訴了我一些想要的提示。」

「您是指母親是日本人？」

「也許有一部份是。」他走過來，坐在他兒子旁邊，慈愛的把一隻手放在他肩上。「但是尼可拉斯，你得答應我絕不和任何人談論這件事，即使是你母親。我現在告訴你是因為……因為那是蘇鵬傳達給我的消息。他鵬認為那很重要，很雖然我對那方面的事所知不多，但它必然是他重要的。我是英國人，也是猶太人，但是我的心還是和這些人在一塊兒。我的血液吟唱着他們的歷史，我的靈魂與他們共鳴。我的血統又算什麼呢？尼可拉斯，我要跟你把這件事弄清楚。我並沒

有放棄我的猶太姓名，只不過把它放在一邊。現在我想有人會認爲這是同一件事。並不！我自己決定這樣做是有必要的。在英國，一般都不喜歡猶太人，從未喜歡過。我發覺當我改了姓名後，許多從前緊閉着的門現在都對我開放了。我知道這裏有一個道德上的問題必需回答，要是你問我，一個人是不是該試着去體驗我剛才所說的？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而落後的人永遠倒霉。但那只是我的看法。儘管我的靈魂是和日本人相通，我雖非佛教徒，亦不信神道教。除了學術的研究，這些宗教對我並無特殊的意義。在我心裏，我從未對自己猶太本質有過任何放棄的念頭。六千年的奮鬥不是輕易就能收買的，所羅門、大衛、摩西的血也在你的身上流着。永遠別忘記，要幹什麼事那全依你自己決定，我不會干涉這種私人的事情。不過基於我的責任來告訴你，給你這一些事實，就像它原本的樣子。我希望你能了解這些。」他嚴肅的凝視着他兒子好一會兒，然後他打開了這個繪着龍虎的盒子，裏頭是謎一般蘇鵬臨別贈送的禮物。

尼可拉斯向內看，十六枚半吋長的翡翠燦爛的亮着。

到現在爲止，尼可拉斯已幾乎學習了七年的武士道，但仍一無所知。他很強壯，反射動作極爲出色；他集中精神且勤勉地參與各種訓練，但沒有什麼特別的喜好及感覺，這使他驚訝和擔心。對於這些困難的動作及辛勞，他早已有十全的準備，因爲正是這種辛苦使他感興趣和專注於其中。他所沒料到的是他對這些反應的冷淡。有一天在道場地板的練習中，他想到這並不是因爲他改變了想學武士道的決心。事實上，他的學習慾望更強烈，那是很難以形容，也許對那兒連一絲興趣也沒有。

或許是由於他的師父。天卡是個遲鈍、大個子的男子，執着於做大量反覆的動作，似乎就僅此理由而已。一遍又一遍，尼可拉斯被逼着表現出同樣的技巧。一次又一次，直到他覺得所有的順序都深深烙印在他的頭腦、神經和肌肉當中。那是單調的訓練，而他恨透了它。他也恨天卡把他們當做尚未長大孩子般的對待。

常常他發覺自己會看着道場遠遠的一邊，在那兒，道場的館長——鑑薩流派的大師，正在教授着經挑選出來年紀稍長的學生們組成的個別班。他渴望參與那邊，而不必在這兒反覆作一大堆沒什麼特別的動作。

他與表哥西鄉學習同一流——正如所說，經由菊子的建議；使他苦惱的是，他的表哥由於年齡較大而且學習時間也較久，早把他遠遠的扔在後頭了。西鄉一有機會就儘量暗示強調着這一點，他在道場裏公開地愚弄尼可拉斯——跟其他許多學生一樣，由於尼可拉斯的西方血統，而他認爲武士道是日本最古老和神聖的制度之一，不應該開放給一個——一個外國人，他從不把尼可拉斯當做表弟。不過，在家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謹慎地對尼可拉斯保持禮貌。在另一方面，經過第三次失敗的嘗試之後，尼可拉斯早就放棄了試着與西鄉談論此事的企圖。

老實說，西鄉是尼可拉斯在道場中的肉中刺。當他能幫尼可拉很大忙時，他反而會獨斷獨行，

把一切弄得更糟，甚至因而成了那些「對手」中的非正式領袖。從下面卽可證明這點。

一天晚上，練習結束後大家都在沐浴着，尼可拉斯正在穿衣服，此時有五、六個男孩三三兩兩的走過來圍住了他。

「你在這裏幹嘛？」其中一個大個子男生說。「這是我們坐的地方。」

尼可拉斯没說話，繼續穿衣服。外表上他毫無表情，內部的心跳卻快得像個電鎚。

「你無言以對嗎？」另一個男孩說。他比其他人個子小而且年紀輕，但在別人的聲勢裏使他膽子也大了不少，他嘲弄地笑着。「也許他不懂日文，你們認爲該不該像對動物園裏的猴子一樣對他說英文？」其他人都大笑着。

「正是。」大個子男孩說，開始挑釁。「猴子，我要你回答。告訴我你爲什麼到我們的地盤來，把這兒弄得發臭，像是你有性病似的。」

尼可拉斯站起來。「你爲什麼不滾出去，到別處去表演，也許人家會欣賞你的笑話。」

「看！看！」小男生叫道。「猴子會說話！」

「閉嘴！」大個子喝道，再對着尼可拉斯。「猴子，我不管你的音調。我只覺得你剛說了些會令你後悔的事。」毫無警告，他的右掌砍向尼可拉斯的咽喉。尼可拉斯把這一擊架掉，然後其他人一擁而上。

在混亂中，他瞥見西鄉正要走出去，根本没注意到這邊刺耳的騷動，他叫着他的名字。西鄉辨清了，然後走過來。「住手！」他叫着，用肩衝開了人堆。他把他們撞到牆上，給尼可拉斯一個喘息的機會。「這兒是怎麼一回事？」

「是這個老外，」大個子說着，仍握緊着拳頭。「他又惹了麻煩。」

「噢！是這麼一回事嗎？」西鄉說。「一個幹六個？眞難相信。」他聳聳肩，突然一掌砍在尼可拉斯的胃部。

尼可拉斯向前跪倒，額頭觸到地板，像是在禱告。他感到一陣噁心，想在爆炸的肺裏吸進一點空氣，他像隻離開水的魚一般喘着。

「別再和這些人搗蛋了！尼可拉斯。」西鄉站在他面前說。「你的禮貌那裏去了？不過大家也別指望他，他爹是個野蠻人，母親是個中國人。走吧！」他帶着他們走出去，留下尼可拉斯一個人痛苦地倒在地板上。

這個星期過了一半，毫無預兆的，她來訪了，使全家上下起了一陣驚慌。自然，這是由淺子所引起的，她一直認爲屋子不夠乾淨，食物不夠美味，而家世又不夠與菊子相稱。

她看起來像一個小洋娃娃。尼可拉斯想着，像一個精美的瓷器，放在一個玻璃盒子內的枱座上，防護着灰塵。實際上，菊子並不需要這些外在的保護，她有鋼鐵般的意志，更有力量去實行

，卽使是面對她的丈夫薩茲蓋。

當淺子與菊子正在享受茶道時，尼可拉斯偷偷由另一個房間窺看，她們跪坐在塌塌米上一張綠色漆的茶几前。淺子穿着和服，烏溜溜的頭髮束起來插了根象牙髮簪。那一刻，他想，她從未如此地漂亮，如此地氣質高貴。她比起菊子那種冷冰冰的貴族氣質來還要勝過許多，卽使或許是因爲他更善歡自己的母親。像菊子這一類型的婦女，他在書上的圖片上見過很多，在戰前或更古老的日本歷史裏有着不少這種典型。但是……喔！淺子是沒有人能及得上的。她靈魂深處的高貴氣質是菊子永遠別想獲得的，至少今生休想。儘管菊子很漂亮，可是與淺子比起來，她的魅力算不得什麼，因爲淺子的內在有着一股寧靜安祥，像是一個仲夏夜的寂靜，又似一個十分獨特、活生生的珠寶。尼可拉斯想，他是一塊純淨而潔白的布，他尊敬並讚美她勝於一切。

他並不太想和菊子談話，但忽視她的來訪而逕自走出屋子將是很不禮貌的行爲，他的母親定很生氣，而且自然會使她丟臉。他並不想這樣，下午過後一會兒，尼可便推開紙門，走了進去。

菊子抬起頭。「喔！尼可拉斯，我不知道你在家。」

「午安，姑媽。」

「抱歉，我得暫時告退，」淺子說着，輕快地站了起來。「茶涼了。」爲了某些原因，當菊子在時，她不公然地使用僕人。母親把他倆單獨留在那裏，尼可拉斯有點不安於菊子對他的仔細打量。

他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松杉森林。

「你知道嗎？」菊子說着。「樹林中藏着一個古老的神社。」

「我知道，」尼可拉斯轉身回答。「我父親告訴過我。」

「你看過嗎？」

「還沒有。」

「你知不知道，尼可拉斯，神社中有塊地上長滿了苔蘚？」

「有五十種，姑媽，我想是這樣的。不錯！我知道它，但有人告訴我只有神社的僧侶才能去看。」

「尼可拉斯，或許沒有這麼困難。我想你不會想當個和尚的，這並不適合你。」她站起來，出乎意料地說。「你帶我去好不好？到神社後再去那塊空地。」

「什麼時候？現在？」

「當然。」

「但我以爲……」

「尼可拉斯，所有的事或多或少都可能辦得到。」她微笑着，然後喊着說：「淺子，尼可拉斯和我要出去散散步，不會去太久。」她轉過身來，向他伸出手。「來！」她溫柔地說。

直到森林的邊緣他們都沈默着。然後他們右轉沿着草地行了約兩百公尺，她突然領着他走進去。他發覺他們位於在樹叢之間一條窄小卻完好的泥路上。

「好！尼可拉斯，你得告訴我你喜不喜歡在道場所受的訓練。」菊子說，她小心地用木屐走

着，用她的那把上了漆的油紙傘當做手杖以在這崎嶇的地上保持平衡。

「很苦，姑媽。」

「不錯。」她揮揮手，好像想打斷這個陳述。「不過這是你早已預料到的。」

「不錯。」

「你有沒有接受所有的艱苦訓練？」

他瞥了她一眼，懷疑她幹嘛要問這麼多。他一點也不想告訴她自己和她兒子之間與日俱增的敵視。因爲那樣並沒有什麼用。他甚至沒告訴自己的父母。「有時，」他說：「我希望能更上層樓。」他聳聳肩。「我猜自己太沒耐性。」

「有時缺乏耐性是會受到報應的，尼可拉斯，」她說，踩上一個糾結的樹根。「這兒，幫我走過最後這幾呎，好嗎？」她扶着他的手。「喔！我們到了。」

他們到了一塊空地，當他們走出松樹的樹蔭下時，菊子舉起紙傘並張開了它。她的肌膚白似雪，鮮紅的雙唇，眼睛黑得像墨晶。

塗着深色油漆的神社牆壁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之下，使他不得不眨眨眼，直到習慣了它的鮮明，就如同他瞪着黃金之海一般。

他們沿着一鋪滿條碎石，有着藍白班點的小徑走着，繞着這個神社轉，你可以永遠走在上頭，既不接近也不遠離目標。

「不過你能忍受下來，」她溫柔地說。「這就是滿足。」他們走到通往一扇鑲着銅邊大木門前長長的木階，門仍開着，暗暗的，靜悄悄的，好像是在等着某件事或某個人的來臨。他們停在那兒。她輕輕地把一隻手放在他肩上，他沒看，甚至幾乎感覺不出那兒的任何重量。「當你父親要求我領你進入一個適當的流派學習時，我曾相當地懷疑過。」她搖搖頭。「我別無選擇，只有默許。榮譽使我自己不能有任何成見，但我很擔心。」她歎了一口氣。「我有點可憐你。你的生活定很怪異，西方人因爲你的東方血統而不會完全接受你，日本人會因爲你的西方輪廓而鄙視你。」她的手伸在空中像隻蝴蝶，食指輕輕地在他一邊面頰上劃過。她凝視着他。「甚至你的眼睛都像你父親。」她的手放了下來，好像她從未做過這個舉動。「不過我不是容易被欺瞞的。」她把冰冷的目光從他身上移開，說：「我們進去拜一拜吧。」

「眞美，不是嗎？」菊子說。

尼可不得不同意。他們站在一條曲折的小溪邊，水從一塊大約兩公尺高長滿了青苔的岩石上流瀉下來。到處是綠色，即使是流水，及地上的小鵝卵石。對尼可拉斯來說，這兒簡直像有四千種苔蘚，而非五十種。

「而且安靜祥和。」她繼續說着。「這裏眞寧靜。外面的世界似乎已不存在，消失了。」她在杉樹蔭下收起紙傘，深深吸了一口氣，她嬌小的頭往後仰着。「好像時間亦消失了，尼可拉斯

。沒有了二十世紀，也沒有擴張，亦沒有帝國主義，更沒有戰爭。」她閉上眼。他仔細地看着她，直到她的眼睛睜開，凝視着他。「但是那兒有過戰爭。」她轉過來。「我們坐在石凳上好嗎？」「很好。或許德川幕府時代的將軍也會坐過我們坐的地方。坐這兒，它給我一種歲月悠悠的感覺，不是嗎？一種連續？一種歸屬感？」她面向他。「但你不是，你不該是。反正，時候未到。在某一方面我們是相似的。噢！不錯，我們是相似的。」她笑着。「從你的表情我知道你很驚訝，你是不該驚訝的。你知道，我們都是局外人，永遠和我們最想要的隔離着。」

「這怎麼可能？」尼可拉斯抗議着。「妳是個織田家族，日本最古老、最高貴家族之一的一個女子。」

菊子用冷酷殘忍的表情望着他。他看見她整齊的貝齒，因唾液而閃着光。「喔！是的，」她吸着氣。「一個織田家族，的確！但是那像其他許多日本人一樣，好比表面華麗的油漆掩飾了底下的破船。」她的臉冰冷美麗，像是被她感染的苦悶擠壓着。「好好聽我說，尼可拉斯，榮譽已避開了我們，我們讓自己被那些西方野蠻人所敗壞。我們現在是卑劣的民族，我們曾做了一些不忍卒睹的行為。我的祖先將如何的在墳墓中戰慄，他們一定熱切的渴望報應後最後的安息，而不是回到這個現代社會中來。」

她的音調提高了，尼可拉斯靜靜坐在一旁，讓氣氛自然冷卻下去。但她不會或許不能停下來，他猜測她開始說出這些是件很困難的事；不過一旦她克服了最初的障礙，就沒有任何事能使她停止。

「你知不知道財閥是什麼，尼可拉斯？」

「只知道名字。」他說。又一次無法確定她提這些的理由。

「哪天問你父親，請他為你詳細的解釋什麼是財閥，好嗎？上校對他們了解不少，而你也應該知道的。」然後，像解釋這一切，她說：「薩戒為財閥之一工作。」

「那一個？」

「我丈夫，我恨他。尼可拉斯，而……你知道嗎？」她短促地笑了下。「只有你的父親知道為什麼，那真夠諷刺的。但人生原本就是個諷刺，總是讓魔鬼扣着你最想要的東西。」她的手緊握着，像個嬰孩的拳頭般放在下擺。「做一個高貴的織田家族有什麼好？而我必須永遠擔負着我曾祖父的恥辱？我逃不掉我的恥辱正如你無法改變你的混血。

當他二十八歲時，我的曾祖父放棄了為大將軍效勞的機會，變成一個『浪人』。你懂這字的意思嗎？」

「一個無主的武士。」

「一個沒有榮譽的戰士，是的，一個土匪，一個賊。他跑去當傭兵，把所有的力量效勞於出價最高的人。被這種不體面、不榮譽的行為所激怒，將軍派人到地方來追捕他，當他們找到時，他們服從大將軍下的命令，不准許我的曾祖父切腹，將軍不允許他用榮譽的方式就死。他現在是個賤民，不再是武士。他們像除去土地中的渣滓一般的處他磔刑。

在大多數這類情形裏，敵對的家族會整個被摧毀——婦女、兒童甚至於他家族的血緣、珍貴

的財產都會被剝奪掉。但是這一次卻沒有。」

「爲什麼？」尼可拉斯問。「發生了什麼事？」

菊子聳聳肩，陰沈地笑了下。「報應！我的報應形成了我生命中的主要部分。我反抗它，它使我痛苦，在晚上使我哭泣。我眞的恥於說出這些，我是個武士階級，一個武士家族的子女，即使在今日時代我依舊是。有些事是時間無法改變的，我的血曾爲上萬次的戰鬥而沸騰，我的靈魂回應着武士刀的劈擊及它的鋒芒。」

她站了起來，紙傘張着像朶盛開的花。「有一天你會懂的。千萬記住！現在在道場中是很辛苦的。我知道，別來打擾我，但你絕不可放棄它。聽到我說的嗎？絕不！」她轉身離開他，紙傘上的色澤遮住了她眼中積壓的情緒。「來！」他聽到她說。「我們該回到外面的世界去了。」

「這是以靜制動，」室町說着，他雙手握着一把木刀。在尼可拉斯這一組有七個學生，在他面前圍成一個半圓形。「注意這個一刀流，它是第一課，千百種招式的第一式。以靜制動意思是當敵人攻向你時，你要後發先至，制住對手。能夠掌握時間是你們在這兒所要學到的，那是劍道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你們永遠不可忘卻的一個要領。以靜制動缺少憤怒的因素，它要你對待敵手像對待一個受人尊敬的客人，它的含意是忘卻自身的生死或拋棄恐懼。以靜制動是第一也是最後的技巧，記住它，那是一個禪的循環。」

在尼可拉斯學習了七年之久的武士道後所被教的第一課，他並不完全了解，但他從未忘過。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在室町的監督之下，他猛烈地練習了上千次的武士刀劈刺，就像他在劍道中學到的教訓；當後來所有的知識以令人眩暈的速度湧向他時，他常想着第一課，當靜坐沈思之後，他的眼中會呈現一種寧靜，使他能夠面對每次足以征服他的襲擊。

他重覆做着上千次的砍劈，好像他的手和腳沿着空中的一個溝槽移動着，直到最後他的效果顯現了出來，他的劍變成沒有劍，他的思想變成沒有思想，而他知道室町很久以前所教他的第一課，是最深奧的學問。

他仍然不滿足。一天下午對練後，他一個人留在道場中沈思着，然後他覺得還有別人也在房間內。他抬起頭尋找，沒看到人。房間是空的，但他自己可以感覺到有人在那兒。他站起來，打算叫他出現，他想也許又有一些男孩子躲起來等着他，於是他沈默着，不希望落入他們的圈套。

幽暗中他繞着房間走着。空曠道場遠處的一邊照着血般赤紅的陽光，透過遠處下面工廠的烟塵，映在富士山的斜坡上。突然，他的推測改變了。他十分確信現在即使另有人在此，對他而言，這人也是毫無惡意。他無法說出爲何會有這一種想法，那是一種完全出於自然的反應。

光線從道場的一角射入，照在仔細漆着的木欄杆上，再過去是一個光滑的平臺，最後在轉角的柱子上造成一個陰影。他正凝視着光線的照射情形和影子，一個聲音說道：「晚安，尼可拉斯。」

轉角的陰影變得有生命，一個人從藏身的角落裏走了出來，出現在光線裏的是鑑薩。

對方是個瘦而輕的人，他短而硬的頭髮泛着霜白。他的眼睛似乎從不轉動，一次只看著一件東西。

他走下平臺，一點聲音也沒有，走到半裸着且目瞪口呆的尼可拉斯面前。自從他學習流派以來鑑薩幾乎只對他說過三個字。現在他們一起在這裏，尼可拉斯知道這次會面不是巧合。

他看着鑑薩凝視着自己，然後跨步向前，他的手指伸出觸碰着尼可拉斯左側胸骨上粉紅及發青的瘀傷。「日本這一段日子很糟，」鑑薩說。「很悲慘的時代。」他抬起頭。「加入戰爭，是因爲經濟及我們的帝國主義要我們擴張到四島之外。」他歎了一口氣。「但戰爭眞是個沒有考慮的行爲，是因着貪婪造成的，不是爲了榮譽。新的日本一代把武士道的註解加入他們的行爲裏，而不是讓他的行動從當中演化出來。」他的眼神很悲哀。「現在我們得付出代價，我們被美國人征服，我們的新律法是美式的，新日本的衝擊是爲了美國的利益。眞怪！奇特的是因爲日本要服侍這樣的一個主子。」他聳聳肩。「但，你瞧，不管日本遭遇了什麼，武士道永遠不會毀滅。我們開始穿上西裝，我們的婦女梳着美式的髮型，我們採行美式的生活……但這些事並不重要。日本人會像柳樹一樣，隨風而彎，但永遠不會折斷。這些只是我們想在世界上享受平等願望的一些外在表現而已。美國人也不知不覺的幫助我們實現目的，因着他們的錢，我們會比從前更壯大，更有爲。但我們仍應注意發揚我們的傳統，只有武士道才能使我們強壯。」

「你希望變成我們當中的一個，」他突然說。「但這個……」他指着那塊被西鄉擊打造成的瘀青說。「告訴我，你並不十分成功。」

「火候到了自然會成功，」尼可拉斯說。「我正在學習耐性。」

鑑薩點點頭。「好！很好。不過一個人必須按步就班的來。」他把手指尖在胸前併攏，舉步緩緩的走過道場，尼可拉斯跟在他身旁。「我想該是你開始學習其他的大師的時候了，我不希望你放棄和室町有價值的學習，我只要你在目前的計劃表上添加一些。」

「明天你將開始跟我一塊學習，」他說着，帶着尼可拉斯穿過幽暗的房間，「學 haragei。」

尼可拉斯總是將他與薩戒的關係分爲兩個不相同的層次，這個劃分特別之處是在他與雙親參加財閥舞會的時候。當然很可能這些改變的知覺力完全是由於他本身成長的緣故，在另一方面，他相信那是由於那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所致。

薩戒不管是在身高或體重方面，都不是大個子，不過他仍是十分出色的人。他的胸腹很寬，還有着顯得特別短而肥胖的手腳。他的頭似乎沒有脖子的直接黏在肩膀上，財是個完美的楕圓形

，上面蓋着黑色的頭髮，剪成 en brosse，對尼可拉斯來說，至少代表着他的軍人風度。他的臉扁平，但不是典型的日本人輪廓。譬如說他的眼睛，是杏仁形，又黑又亮，像一小塊黑曜石；不過眼角向上吊起，這種怪相再加上他的高顴骨、深黃色的皮膚，顯示出他的蒙古人血統。幾乎沒有什麼困難，就可使尼可拉斯把他當做成吉思汗的化身。這種想法並不如第一次來得那麼奇怪，他回憶起歷史，尼可拉斯想到一二七四年及一二八一年蒙古人二次入侵日本。南方的福岡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因爲那兒靠近亞洲大陸海岸。尼可拉斯知道薩戒出生在福岡地區。即使他在各方面都是個純粹的日本人——傳統的思想，完全的保守傾向。有誰敢說他的祖先之一不是這些可怖騎馬的遊牧民族？

根據所有的特殊生理外表特徵，有人可能會認爲因此可以判定這個男子。但並不盡然，明顯的，薩戒是個天生的領袖。做爲一個當地的人，他必須獻身於對團體的責任——家族長老、大名門以及將近有二百五十年之久，在日本比天皇更具代表性概念的幕府將軍。他絕不是個不相干的男子，他的外形自然對他完全獻身於日本並無任何影響。他的日本，爲了這一個目的，他同時屬於許多團體，而不僅僅屬於財閥這一個團體。但那天晚上在舞會上，尼可拉斯清楚的看出在內心深處，薩戒相信他自己優於任何人，怪的是，這是他領導能力基礎上最小的一部份。日本人天生就是追隨者，他們被教育對將軍盲目的效忠，甚至因而獻出生命。薩戒能找到不少狂熱的追隨者支持他，不是件很令人驚奇的事嗎？那是他所睡的一個微妙枕頭——凱撒是不是也一樣呢？反正，那是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動機因素。

菊子經常伴隨在尼可身旁，西鄉也靠近站着，好像他沐浴在一個陽光的照射之下。反正那天晚上他們之中出現了第五者，而當尼可拉斯第一眼看到了她，他便被她迷住了。他往前傾，問他母親那個女孩是誰。

「他是薩戒從南部來的姪女，」淺子說着。「她來這兒做一次短暫的拜訪。」由她說話的語調裏，尼可拉斯感覺得出就母親的關心程度而言，這次的來訪可能會更短暫。他想問她爲什麼不喜歡這個女孩，但此時薩戒已經拉着她走過來，並介紹給淺子和上校。

她又高又苗條，在西方人的眼裏，可能會形容她像一棵柳樹。她有着相當長而黑亮的秀髮，水汪汪的大眼睛，帶着一股不羈的野性。她的皮膚像瓷器般透着晶瑩，是無法用任何化粧品辨得到的事，尼可拉斯認爲她眞是個絕代佳人。當薩戒將她個別介紹給尼可拉斯時，她說出她的芳名是裕子。

她由西鄉陪伴着。他明顯地表現着這一點，晚上大部份時間都和她在一塊兒。儘管尼可拉斯盡一切可能嘗試着，他仍無法判定她會不會接受他的慫慂。

晚上大多的時間他都在暗自焦急着，該不該鼓起勇氣邀她共舞。他知道他只是不能確知他的行爲會引起什麼樣的波動。他並不是被西鄉像王子一般保護她的威脅所懼，而是他心裏擔負着西鄉父親的一個秘密，他與上校間的關係再好也只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平靜。

沒有別人能給他任何建議，他只有自己想法子；最後，他確定困擾着他自己的僅是件只對他重要的事。

於是他走向他們。是裕子自己提供了接近的機會，因爲她立刻開始詢問他關於東京的事情，有一陣子她一直沒到東京來；他當時的印象是她的生活大都局限於京都一帶。

正如預料中的，西鄉對這個打擾感到相當不快，而且正預備把他的不滿表現出來，這時他的父親正有事找他，他很不情願地離去了。

當他引着她步入舞池時，尼可拉斯趁機欣賞了一下她穿的和服。淺灰色的布料，上面織着白金色的條紋，它的設計和上面的裝飾及刺繡完全是個封建時代大名門的裝束。

他們隨着音樂慢慢舞着，她輕得像根羽毛；緊緊的擁着她，他可以感到她身上的心跳，以及薄薄和服下肌膚細微的顫動。

「我倆都太年輕了，對戰爭所知不多，」她說，聲音有點粗嘎。「但是仍被它廣泛的影響着。你不覺得這很妙嗎？」

「並不盡然。」他嗅着她肌膚上的體香，對他來說她的體香和香水一樣迷人。「歷史不是延續的嗎？事件不會發生在虛無之中，而是像漣漪般的向外擴張，和其他的漣漪交織在一起，改變了他們的方向，然後他們本身也變了。」

「哇！這是種哲學呀！」而他認爲她可能會嘲弄他直到她大笑了出來，並且說：「但我喜歡這種理論。知道爲什麼嗎？因爲它也在說我們現在所做的將影響我們的歷史。」

「什麼！你說我們？」

「是啊！我們兩個。一個二重唱，白和黑、陰與陽。」

當她說話時，她正在設計着，尼可拉斯一點也沒有覺察到，她悄悄的滑近了他。正當他們隨節拍舞動時，突然他發現她的左腿放在他的中間。她小心的向前推着，他感到她大腿上的熱力，然後難以置信的，她的下腹……她繼續說着話，凝視他的眼睛，同時又輕輕的來回用自己的下體摩擦着他，就好像他倆將被聯結起來般。尼可拉斯甚至大氣也不敢喘，免得意外的動作會破壞了他倆現在的態勢。這是一個相當令人驚奇而親密的姿態，竟發生在約六百個穿着正式、仍然輕視新觀點和作爲的人羣中間。這種姿態的高度秘密本質悸動了他，尤其是當舞轉過來時，他瞧見舞池的邊緣，西鄉正在參與一個他父親不讓他告退的討論，他正盯視着他倆。這是頭一次尼可拉斯爲他感到可憐。

他們舞着，時間似乎永無止境，但最後當他們分手時，雙方都沒有提到剛才的親近。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們再度相逢時，幾乎是四年後的事了。

星期天，上校都起得很晚。他允許自己偷個懶，或許是因爲在他不工作的這天，他喜歡打破一下常規；儘管一週有六天他都準六點起床，在這一週的第一天他卻在床上可以想賴多久，就多久。

除了淺子以外，沒有任何人會打擾他，她對他偶而的憤怒似乎渾然不覺。有時她會待在

棉被裏陪他，直到他醒來；不然就起得很早，把僕人支開，自己在廚房裏忙着。只有週末才由淺子準備三餐。尼可拉斯知道她寧可每天都自己做飯，因爲她喜歡烹飪，但上校不准。「讓泰燒飯，」有一天他有點激怒的告訴她。「畢竟這是雇他的原因，妳的時間應該是妳自己的，做妳想做的事。」「做什麼？」她會問道。「妳很清楚我在談什麼。」「誰？我嗎？」她指着自己。「哦！上校，我只是個中國佬。」她用洋涇邦英語說着，其實她的英語相當好。她向他一次又一次的鞠躬。上校被她的調侃氣得要死，她是個天生的模倣家，經常以驚人的速度學別人的語氣和特殊的動作以諷刺事實。他不喜歡回想起玄海灘對岸模糊不清的亞洲大陸海岸上的某些事情：美國人和英國人十分傲慢的把中國人和馬來人當成次等民族般的對待他們，認爲他們只配充當奴僕或性發洩對象方面的工具。上校把淺子摟在他被太陽曬黑了的強壯臂彎裏，狠狠的吻了她，緊緊的擁抱着她，他知道這是唯一能使她不再囉嗦的方法，因爲他生氣的表情只會更助長她的氣勢。

那一個特別的星期天早晨，當尼可拉斯走進廚房時，淺子已經起來了，並且正在切着青菜。歪斜的陽光射在窗戶上，弄得閃閃發光。遠處一架正要降落在羽田機場的飛機隆隆聲隱約可聞。地平線上不遠處，他望見編成人字形的一羣飛雁，從橢圓形的旭日那兒飛了過來。

他吻了下她，而她用手摟着他。

「你今天去不去道場？」她靜靜地問。

「如果爸今天在家我就不去。」

她剝開青豆。「我想他今天應該會給你一個驚喜，我希望你決定留在家裏。」

「我覺得我應該去，」他說。「我也想去。」

「有朝一日，」淺子說着，專注於她的烹飪。「有些事將不可再得。」

「妳是指和爸在一起？」

「不，指和你。」

「我不太懂。」

「我與你父親離開新加坡時，蘇鵬已經去世了。那是一次慢性死亡，而在去世前，他仍有不少事需要完成。但正如他所說的，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而他對了。」她的手不停的在砧板上動着，似乎毫不受她說話的影響。「我知道我必須和你父親永遠地離開新加坡；我們的生命該在另一個地方，那就是這裏。但告別蘇鵬是件令我心碎的事，他是我的父親，甚至不只是個父親，而我對他也不只是他的女兒。也許這種關係是由於我們雙方都很親近，我們的心比血緣還近。

「那天，當我們走的時候，我呆立在他屋子的玄關前，就像我小時候常做的一樣；然後那天蘇鵬伸出一隻手放在我肩膀上，那是我長大之後，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碰我。當時妳父親已經走到街上去了。『淺子，現在妳將是我了。』他用一種特別的北平方言跟我說，這種話，我們只有在家人彼此交談中才用的。」

「他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我只能揣測。」她擦了擦手，伸入水槽取出一些黃瓜，迅速熟練的切着。「當

我們穿過樹林時，我眼淚直掉，一直到了停放吉普車的地方。你的父親當然沒有說什麼，不過我猜他很想說，反正他不會故意使我感到羞愧。」

「是妳堅持要走嗎？」尼可拉斯問。

「不錯，是我。」她說着，頭一次把目光由工作上調開。「我對你父親有責任，這就是我的任務，那一天我和蘇鵬都感覺到了。對他來說，如果我放棄了責任留下來陪伴他，那簡直不可想像，那種事絕不會發生的。放棄我的責任將使他無法成就獨特而驚人的偉業。責任是我生命中的本質，尼可拉斯。那是一件至死不渝的信條，它是不朽的。」

事情發生的那一天，上校有一整天的休假，由於是春季，他帶尼可拉斯到市中的鎮臺寺植物園公園去欣賞傳統的櫻花季。

半路上他們碰到了淺子陪着菊子，她會答應過菊子一起去探望她生病的舅舅。

晨間的霧早已被一股強烈的東風吹得不見蹤影了。天際稀疏的雲兒流動着像掛在美術館中寬闊畫廊裏的一幅幅印象派作品。

公園也像整個由天堂裏搬過來似的。這些百花綻放的樹叢，樹枝由於粉紅色盛開花朵的重壓，都羞澀的垂了下來，到處充滿了世外的一股靈氣。一年之中總有些時候，公園會呈現一種樸素的美景。但現在是四月，而這兒華麗的景色足以使人大吃一驚。

穿着和服的婦女們，拿着色彩鮮艷的油紙傘悠閒的漫步在曲折的小徑上，像置身於一個低而充滿了芳香，和另一個遙不可及的兩個天堂間。他們停在一個賣甜豆花的小販之前，上校買了兩客，然後他們邊走邊慢慢品嚐着這種甜點。被父母親放縱的小孩子歡笑着跑過他們身旁，年輕的情侶一對對的手牽着手，其中大都是美國人。

「爸爸，告訴我一些關於財閥的事好不好？」尼可拉斯問。

上校舀了一匙豆花到嘴裏，深思地嚼着。「我想你已經知道不少了。」

「我知道財閥是什麼，」尼可拉斯說。「是日本的四個最大的工業集團。我也知道戰爭後有一陣子許多財閥的首腦都成了戰犯而受審，但我不懂爲什麼。」

當他們走過低垂的樹枝時，上校不得不略微低下頭。它們可能會飄在玫瑰色的雲層裏，但現代的東京似乎從未存在過，而只是一些科幻小說中的想像而已。一個東方人此時走在這裏，毫無疑問地會了解這一點。日本充斥着各種象徵的東西，而且各有其效。對日本人來說，或許沒有比盛開的櫻花更爲有力的象徵了。它們代表各種的再生、純淨、愛、以及永恆不變的柔美，即所謂日本人精神裏的基本概念。這些在上校的心裏一幕幕浮現，他在決定從何說起。

「正如日本人的其他各方面一樣，」他說，「並不容易回答這一問題，事實上它起源於別處。在日本漫長的黷武歷史之中，一八六八年當明治維新之時，日本一致而堅定的改革了二百年來的閉關自守及封建主義，這也是包括了強大德川幕府當政的這段時日。它意味着推翻了傳統主義

，而許多人都把它視爲日本力量的中堅。」

他們走向右方，走下一個小斜坡往一個淺淺的湖走去。

「但這一種西化的新政策，」上校繼續說着，「很自然的腐蝕了武士階級廣大的權力，畢竟他們是日本最頑固的傳統主義分子。他們現在被稱爲保守反動分子，因爲激烈的反對所有明治維新所想改革的事情。我知道你很明白從一五八二年，當豐臣秀吉成爲將軍之後，只有武士才被准許佩帶雙刀，而武士刀是武士們特有的象徵。現在一切都改觀了，幕兵法令禁止佩戴武士刀，並且創造了一個由『一般人』組成的國家軍隊，有效的打破了肇始於一七九二年提高了武士身份的階級制度。」

有一段時間，他們漫步在湖邊，它清冽的藍色湖面倒映着粉紅盛開的櫻花。玩具小船白色的帆漲滿了風，輕輕劃過湖面，它們的小船長則高興地在湖邊上跟着船的航行跑着。

「不過武士階級不是容易被擊敗的。」上校說着。那些纖小的帆船又穩又快的在水上航行着，使他清晰的憶起日本過去兩敗俱傷的戰法。「爲數不少的武士們直接反擊，但當他們被擊敗後，他們就組成了幫會。主要之一叫做黑洋會，但也有一些其他的，如黑龍會。這些幫會，今天仍活躍着，都是些相當保守反動的組織，強烈的信奉帝國主義以及一種日本將君臨亞洲的命定思想。」

「黑洋會起源於福岡，並且仍以那兒爲據點。但由於九州爲日本往大陸最近的一條途徑，黑洋會在那兒充滿了無比的敵意自是意料中的事。」

尼可拉斯想到蒙古人的入侵，在那兒，對國家主義且有強烈的情緒，一定是被這種突然的侵略所激發，這使他想起薩戒。

在水邊，他們找到一張長椅坐了下來。湖畔遠遠的一方，有個小孩手上抓了一把五顏六色的氣球。再遠一點，茂密的樹叢頂上，他可看到一個被繪成一隻噴火的龍，菱型的風箏飛揚在天空裏。

「當他們在推翻明治政府失敗之後，黑洋會成員的下一個目標是由內部完全地破壞維新。他們是很聰明的人，他們知道明治政府正在提議工業化，將會需要經濟發展來達到此一成就。對於他們，這一定要包括剝削以及最後的征服中國。

工作於新的日本社會中規定的政治架構裏，黑洋會的人尋求與政府的高階層結盟。他們主要的目標是參謀本部的成員，那兒經常有種保守反動的思想。」

「一八八二年的大選幫助了他們，黑洋會和在職者有了協定。當這些政客回到職位上去時，這個幫會獲得了保證：政府將會採取一種激烈的對外帝國主義。於是黑洋會雇用了一批惡棍送到全國各地，這是一個恐怖的大選，結果正如政客和幫會料到的，那次絕不可能失敗。」

兩個美國軍官帶着家人走過，他們穿着制服，像是一個榮譽的象徵，走在路上就如同他們征服者一般。或許他們是看到了彼時四周的情景才有此想法，但實際上他們卻跟本不了解一切。

「經由這一政策的施行，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及上海的成功，造成日本海外商人的得利。一個成長的經濟現在對日本而言極爲重要，且它的成長率相當的驚人，於是在這只大鍋裏的四個最

大工業集團組成了財閥。」

鑑薩是對的，他會說經濟和軍力對於日本參戰負有同等的責任。」尼可拉斯深思地陳述着。

上校點點頭。「在許多方面，用世界標準衡量，可知日本是一個原始的國家，從德川幕府就可看出這一點。但另一方面，或許他們比其他任何人更了解自己國家的純正。我恐怕這是麥克阿瑟錯過的事情之一。喔！他對這一東方文化了解不少，所以才仍保留着天皇的位置，儘管有人在叫囂應審判天皇爲戰犯，並予以處刑。可是你瞧，除開這些事實，戰後天皇立刻開始盡他所有的力量來幫助美國人，麥克阿瑟也相當了解任何企圖使天皇退位都會造成日本極大的混亂；那是一個傳統，卽使最有權力的幕府將軍也不敢去冒犯。」

「美國人在起初仍然有錯誤的觀念，認爲日本的侵略主力是來自軍閥。」他舔了下黏黏的手指，取出烟斗。「眞正的事實是財閥的成員使日本陷入到一個角落裏，再使戰爭變成唯一可得到大量經濟利益的途徑。」

「但整個日本民族呢？」尼可拉斯問。「本質上他們的確不想要戰爭。」

上校把烟斗叼在嘴上，沒點火。他抬起頭，望着在風中搖曳的樹枝。「很不幸的，它是一個長久被統治的民族。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時代裏，人民盲目的服從天皇、將軍、及貴族，致使服從變成本能。」他坐得直直的，半側向坐在長椅上的兒子，一隻手拿着烟斗。「所以在戰前只有輕微的反戰情緒是件毫不驚奇的事。事實上，當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時，公開表現了反軍國主義立場的民社黨在一九三二年的大選中失去了大量的擁護者。那段時期只有薄弱卻根深蒂固的共產黨成爲日本國內唯一反帝國主義的力量，那根本是颶風裏的一根蘆葦；財閥及黑洋會有效地操縱了政府及傳播媒介中的關鍵人物，因此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了。」

他們兩個都聽到尋找奔跑的腳步聲。左方有一組穿着制服的警察衝下石階，三步一跨，伸手維持着平衡。大家都張望着，那兒有刺耳的叫聲。小孩子們轉過身，玩具船沒有人注意的自個兒搖着，幾個美國軍人匆匆忙忙地跟在警察後面。尼可拉斯和上校站了起來，混在湖左岸的人潮之中。

他們前面擋着一棵枝葉繁茂的櫻樹，使他們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事。

當他們到時已擠了一大堆人，他們不得不穿越草坪避開擁擠的石階。一隻手拉着尼可拉斯，上校穿過人潮當中。大伙在那兒推來擠去的，騷動很短暫，更多的首都警察趕到了現場。

前面的人羣分開了，他們看見一塊擴展的草地，像是林中的空地一樣，盛開的櫻花四散在草地上，好像歡迎着一個英雄凱旋歸來。尼可拉斯瞥到一塊和服的布料，起初看來是灰色，但當他被人羣推向前時，他發覺那是由細的白黑線交織而成，在遠處看來混成了一片。那是件白色的衣服。

當更多的警察穿過了這羣旁觀者，人羣開始改變了位置。當他們移動時，尼可拉斯看見一個男子跪在草坪上。他的前額觸在四散着鮮花的地上，右手臂緊貼着身體，手掌藏在小腹上和服的褶裏，他面前放着一個上了漆的紫檀木和鑲銅的匣子，裏面還有一條半蓋在陰影中的白色長絲布

條。

後面，上校抓着尼可拉斯的肩膀說道：「他是飯七郎！」他是一個日本名詩人。

尼可拉斯向前再擠了一點，希望能看得更清楚。他現在透過前面一重重的人潮看到那個男子的臉孔了。他的頭髮是鐵灰色的，臉又大又平，五官很清楚。嘴角旁邊有着線條，眼閉了起來。然後尼可拉斯看淸他面前的絲布上不是陰影，而是被染上了紅色。由於很薄，它讓所有的血滲透了過去，流入飯七退的腳下土裏。

「切腹，」上校說，「意味着爲榮譽而終結生命。」

尼可拉斯仍在想着那是多難以置信的情景。他很熟悉戰爭的故事，那兒的死亡是紛亂感傷的，但這裏的死亡卻平靜得像準時到來的潮水似的，雖然它的寂靜震驚着四周的水流。

「你還好嗎？尼可拉斯。」上校輕輕地把手放在他肩上，關心地看着他。

尼可拉斯點點頭。「我想是的。」他抬起頭。「是的，我想我是。我感到有點怪，好像突然有太多的事要去了解。我……爲什麼他要在公園裏做這種事？讓大家都看到？」

「我的走過去看吧！」上校說。他們離開了湖邊，爬上了公園上的高處，那兒的樹遮蓋了四周的小徑。往上看，尼可拉斯望見那隻火龍風箏仍在空中舞着，向空中吐着無奈的火，好像在向吹動着它到處飄的風挑戰。

「他是個痛苦的人，仍然回憶着過去的時代，無法對日本所採的新路線妥協。」一輛深藍色的娃娃車裝着一對粉嫩的雙胞胎，由一個安祥的日本婦女推過他們面前。「飯七郎曾是一個才華橫溢，一心沉醉文化的藝術家。他是個有着極高榮耀感的人，這是他用來阻止日本走向未來的方式，一個他認爲會毀掉日本的未來。」一位年輕的美國水兵和他的日本女友手牽着手，嘻嘻哈哈地從小山上走下來。水兵用手摟着女孩子，在她頰上吻了一下。她格格笑着，想把頭扭開。她的頭髮在風中飛揚，像那條龍一樣的舞動着。

「日本還有很多像飯七郎一樣的人。」尼可拉斯說道。「薩戒不也是同樣生在福岡的嗎？」

上校深思地看着他兒子。他停住腳步，手揷在夾克的口袋裏。他拿出烟草袋，開始塡裝烟斗，他的拇指塡壓着斗口。

尼可拉斯望着在天上飛舞的龍越過樹梢，他說道：「爸爸，我讀過憲法。我知道你會參與制定過程。那並非日本式而是非常的民主，比今日政府的政策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政治觀點來說，基本上，日本相當的偏右，財閥從未被解散過。大多數戰前的人事都維持原狀，這是我始終不解的一點。」

上校掏出一只暗灰色的朗臣打火機，然後背着風，把烟斗點燃。他吸了三、四次，深深的，幾乎發出滿足的歎息聲，然後才闔上打火機的蓋子。「在我回答之前，我要知道你的感覺，你是關心飯七郎之死呢？或者只是因爲你從未見過人自殺？」

「我不知道，眞的。」他伸手摸着小徑邊的黑色鐵欄杆，感到冰冷的金屬觸着他的皮膚。「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影響。它像個電影，而非眞實的生活。我不瞭解他或者他的作品。我想我很難過，但不知道爲什麼。是因爲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嗎？」

上校取下烟斗，想着他兒子說的話。他期望着什麼？哭泣？歇斯底里？他很擔心回家後如何告訴淺子，她深愛這個老人的詩。他認爲尼可拉斯對飯七郎之死的感動會與他一樣深，是相當不可思議的事。他們有不同的經驗，更不是同一時代的人；反正，尼可拉斯尙未像上校和淺子一樣具有一種歷史感。而且，當然的，他的觀點也不相同。有一會兒他想到了薩戒。尼可拉斯並未遺漏掉什麼，從現在起，他得好好的注意他了。

「儘管美國的政策是使軍方完全對戰爭負起責任，」上校說，「公平的說法是戰後直接對財閥有了一次肅淸。反正，許多原始文件被燒掉或被仔細而有計劃的竄改，因之有不少高級的人員逃過了。至於其他未改的人都受了審，並判刑成爲戰犯。」他們開始走向東門，那兒停放着他們的車。

「現在到這兒來的美國人有着良好的意圖，」上校叼起烟斗，噴了一口藍烟。「記得那天我們草擬完了新憲法，把它像個原子彈一樣丟給首相和外相。他們大吃一驚。那不是個日本人的憲法，它的精神完全是西方的，這倒是事實。但那是麥克阿瑟堅定的意向，要使這個國家和封建的過去斷絕，他認爲過去是相當危險的。它的本質是天皇應放棄所有的權力而交給所有的日本人民，使他只成爲形式上國家的元首而已。」

「後來發生了什麼？」尼可拉斯問。

「一九四七年，儘管麥克阿瑟這樣子做，華府卻來了個大轉變。權利撤消了，一些確定的戰犯宣判被推翻了，財閥的領導人物又恢復了戰前的身份。」

「聽來似乎很矛盾。」

「這只有當你純用一個日本人的眼光來看的時候才能了解。」上校說。「你要知道，美國人很怕全球赤化，他們會盡一切力量去避免共產主義散佈。只要瞧瞧他們如何援助西班牙的佛朗哥，就可以知道了。美國人認爲法西斯主義是對抗共產主義最有效的利器。」

「然後美國人不理會自己爲日本制定的憲法，恢復了保守的財閥，引導我們朝向右翼的方向。」

上校點點頭但沒說什麼。他現在覺得他好像永遠到不了公園的大門，那像是位於一個危險區域的旅途終站，而他已沒有足夠的力氣走過去。「我們坐下來休息一會兒。」他輕輕地說。他們小心地跨過低矮的欄杆，坐在一小塊陽光照射下的草坪上。上校覺得有點冷，他彎着肩膀背着風。天上一朵朵的雲飄了過去，一次又一次地蓋住太陽，地上短暫的陰影像幽靈一樣，在廣大的草地上舞着。櫻風颯颯的響着，一對狗像敲着鑼一樣不停的吠着；一隻褐白相間的蝴蝶不規則地在草尖上飛着，孤寂的像一個沒有舞伴的舞者。對上校來說，那天淒美得像一首和歌，直使人感動落淚。爲什麼大多數的和歌都是如此地淒怨？他懷疑着。

在上校的生命裏，他見過太多的死亡——一些他認識的及一些他不認識的。人們在第一個時

間裏會製造出一個殼，使它開來擋住這些個人的苦難，不然自己便會瘋狂，直到死神帶走了這些一個個非現實的丑角，才不會再有人去注意它。

公園裏，這個充滿陽光的春日，在孩子們——這些日本未來的棟樑眼裏，死亡是大不相同的。上校覺得被掏空了，像凱撒離開了克麗奧派翠亞女王的懷抱，回到了羅馬的家，由永恆的夏日歸到清冷的三月裏。他想到廣場上在凱撒雕像頭上盤旋的老鷹，這是一種預兆。這個重要的死亡——他剛剛所看到的，對他似乎也是種警兆，但他說不出它預示着什麼。

「你還好嗎？」尼可拉斯問，他牽着父親的手。

「什麼？」有一陣子，上校的眼神似乎飄渺得很。「喔！當然很好，尼可拉斯。沒什麼好擔心的。我只是在想如何告訴你媽關於飯七郎自殺的消息，她會很不舒服的。」

尼可沉默了一會兒，看着四處盛開的粉白色櫻花。過了一段時間，他覺得平靜多了。

「爸爸，我想問一些事情。」

有一會兒上校有點擔憂，但尼可拉斯的音調使他知道他對這個問題已想了很久。「是什麼？」

「薩戒是不是屬於黑洋會？」

「你為什麼要問？」

「這好像是個合理的問題呀。薩戒是屬於Zaibatsu之一的一個領導人物，想法既有敵意又反動，而且恰好又生在福岡。」尼可拉斯轉向他的父親。「坦白說，如果他不是，我倒會有點驚訝。是不是一九四七年的肅清之後，他又恢復了他的權勢？」

「噢！」上校清楚地說道。「這是很合理的推斷，尼可拉斯，你的觀察很敏銳。」上校想好好考慮後再予回答。他們離開後，一羣灰色不知名的鳥慌慌張張的從樹梢上飛了出來，盤旋了一陣子，掉頭朝着太陽西飛而去。更遠一點，火龍風箏正被那看不見的手一點一點地收回地面，這一天又差不多將盡了。上校仔細說着：「黑洋會是由手岡幸太郎所創立的。他最信任的副官是無二齊宗鑑。薩戒是他的兒子。」

尼可拉斯在開口之前停了一會兒。「那回答是肯定的囉？」

上校點點頭，想着一些其他的事。「你知不知道為何薩戒要給他兒子取名為西鄉？」

「不知道。」

「記不記得我會告訴你，在起初時黑洋會想進入這個國家的政治架構中工作？」

「記得。」

「好，他們是受了教訓之後才獲得那一結論。募兵法使明治政府分為三派，其中之一是由一個叫西鄉的男子領導。他是最保守反動武士家族的領袖。在一八七七年，西鄉率領了三萬名他的武士和明治政府徵幕的軍隊對抗。軍隊由於配備了槍砲，很容易地就擊敗了武士。」

「對了！」尼可拉斯叫着。「那是叛亂，我從未把這些名字想在一起。」他扯下一片草葉。「那是最後一次武士叛亂，對不對？」

「的確是最後一次。」上校站了起來，感到最後他終於要面對外面的世界，及淺子悲傷的臉

孔。當她傷心的時候眞使他受不了。

他們穿過公園剩下的部份，從高高的大門下走出去。天上的火龍風箏已消失了，落日的晚霞像是血滴落在渲紙上一樣，把西天染得一片殷紅。

那一夜，他倆都夢到了飯七郎之死，各有各的方式。

水

水

紐約／西灣橋

當時的夏天

七月末的陽光下，曼哈頓灰色的水泥街道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地上有點黏，尼可拉斯可以感到熱力穿透他夏天涼鞋薄薄的鞋底，即使走路都叫人不太舒服。

他站在近第七大道的街邊，正靠近麥廸遜花園廣場的華厦及地下火車站。他瞥了它一眼，想着沒多久它就過時了。他對面是希爾頓旅館，再過一條街則是麥當樂速食店，它由塑膠和玻璃構成嚇人的建築景觀。

他迷亂的望着交通號誌交織的街道，及穿梭如流的車子。他在想昨天深夜打來的那通電話，文生的話簡直像一個可怕的災難。泰瑞和艾蓮都被謀殺了，那幾乎是無法想像的。沒有任何人能在泰瑞未察覺之下摸進他的公寓，他決不會被那樣子地襲擊。怎麼可能？奇怪的是文生沒有立卽出現，電話裏，他的音調死氣沉沉的；當尼可拉斯追問他時，他只重覆着指示，要他搭早班火車趕來，在地下火車站到第七大道的出入口處等着。

萬里無雲，當頭的烈日惡毒的燃灼着街道。尼可拉斯的襯衫黏在身上。他用手指搔了下頭髮，在炎熱之中，他眞希望當初把它剪得更短一些。街道上的交通號誌變紅了，沉悶的空氣像個錦緞的簾子張掛在那兒，死氣沉沉的，幾乎可使人感到固態的熱浪。

要見面的不僅僅是文生一人，他被告知尚另有一個刑警婁克——魯・婁克。尼可拉斯記得他的名字。空閑的時間能擁有一份紐約時報是非常需要的。今年初的狄登案，報紙把它渲染成了一

個驚人的案件——即使是向來穩重的時代週刊亦是。或許是由於它發生在艾提門住宅區，一棟在第五大道上獨特的新建邸第。婁克亦被扯進了這個案件，他是個蠻有名的偵探；曾被登載於報紙上，尤其是出現在早上六點的電視新聞中。

第七大道的交通號誌變綠了，車輛又繼續着猛衝猛開的景像，其中以黃色的計程車最活躍。在這一大團的混亂交通之中，突然，一輛黑色、光可鑑人的大轎車出現了。它帶色的車窗玻璃使人不容易透視。車輕巧的停在他面前。後車門開了，尼可拉斯瞧見車座裏有人在動着。一個人往前靠，向他招呼着。「請進，黎尼爾先生。」一個從喉嚨深處發出的響亮聲調。

當他躊躇了一下時，前門靜靜的開了，一個穿了一件藏青色西裝，蓄着短棕髮粗壯的男子跨了出來，請他上車。然後二扇車門砰的一響關了起來，引擎又開始嗡嗡作響，轎車滑入川流不息的車陣裏。

車內寬大的空間對一般車子來說是鮮爲少見的，但更少見的是出奇的沉默。窗外的街景不斷滑過，像是一幕幕用滾筒拉動的布幕一樣。他們很可能是靜止的，只是置身在一幕被捲動着的布景之中，一會兒加速，一會兒減速的不停的變幻着。

車身內部全鋪着淡灰色的天鵝絨，就像在陳列室裏常常見到的一樣。車內又涼又暗，有著高級酒吧的氣氛。即使是車子引擎的聲音，也被車內的隔音設備降低到最小。

車上有三個人：司機和一個穿着藏青西裝坐在前座的男子，另外一個則坐在豪華後座尼可拉斯的旁邊。現在，尼可拉斯轉頭望着他，他很高，挺結實的。他穿了一件保守但合身完美的麻質西裝。衣服下面，尼可拉斯可看出他一點都不胖，全身都是肌肉和骨頭。他的頭很大，有個略微突出的下顎，整體看來，給人一種積極的氣勢。他斜傾的前額及暗灰色的短髮更加強了這種印象。他瘦削的面頰上長了些痘瘡，深深的藍眼睛像大理石碎片的內斂神采，上面有着濃黑的眉毛。綜合來說，尼可拉斯認爲，這是一張具有曾下過許多艱難的決心，並一一完成的一張臉，尼可拉斯可能會將他視爲一個將軍，而且絕對是五星上將。

「要不要喝點什麼？」他身邊的人用一種帶有命令的口吻對他說着，但動的人是前座穿藏青西裝的，他在前座半轉過身子，他的左手靠在天鵝絨的椅背上，像暗示着一種威脅。尼可拉斯發覺自己在想着，到底是什麼事使婁克躭擱了。

「來點加檸檬汁的巴卡第酒，如果你要的話。」穿藏青西裝的人立刻在前座中央打開了一個小酒櫃。尼可拉斯聽到冰塊碰撞玻璃杯清脆的聲響。他仍默不作聲，雖然他仍然摸不清這批人到底是什麼來路，但他要使身旁的男子說話。他說的愈多，他愈容易弄清楚對方是誰。

「你不像照片上的樣子。」這個男子幾乎有點厭煩的說。

當藏青色西裝的男子伸出手倒甜酒時，尼可拉斯瞥見一支左輪手槍塞在右腋下的一個羊皮槍套裏。他把目光轉開，望着窗外的城市。似乎兩處相距十萬八千里遠。「但那是可以了解的。」他說。「反正就我所知，我也從沒有好好的拍上一張照片。」

「你的酒。」一穿藏青色西裝的人說。

尼可拉斯把手伸過中間分隔的玻璃板，當他這樣做時，他在短短數分鐘之內看到對方精確的

反應。很怪地，他竟然讓它發生了。當他的手一伸過去，那個男子立刻移開了酒，用另一隻手扭住尼可拉斯的手腕。那是一個很迅速的動作，但在尼可拉斯眼裏則是又慢又笨拙，他可用數種不同的方法架開。不過他只默默地看對方扭着他的手腕，增加力量想把手掌扭過去。這個男子仔細看了一下尼可拉斯手掌的邊緣，那兒的硬繭像牛角般的堅實。這個男子抬起目光，和尼可拉斯身旁的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默默的把飲料遞給了尼可拉斯。

尼可拉斯啜飲着巴卡第酒及檸檬，發覺味道還不賴，嚥了下去，他問：「你滿意了嗎？」

「是的，」他旁邊的男子說，「對你的身份。」

「你對我所知比我對你要多得多。」尼可拉斯說道。

男子聳聳肩。「那是應該的。」

「以你的標準也許是。」整個過程中沒有人戴太陽眼鏡或任何一種眼鏡，也沒有人抽烟。

「黎尼爾先生，只有一種標準才算數。」

「我可以抽烟嗎？」尼可的右手伸進褲子口袋裏，藏青色西裝的男子立刻抬起左手臂，僵硬的往西裝裏慢慢移動着。他搖了搖頭。

「你並不眞想那麼做，黎尼爾先生，」他旁邊的男子說着。「你六個多月前就戒烟了。」他露齒笑了笑。「那倒是個不錯的主意！這些黑色烟草的香烟的確是兇手。」

尼可拉斯對他們所知竟然如此之多，深感訝異。不管這個人會是誰，總之，他絕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黎尼爾先生，你知不知道，尼古丁的累積會毀掉味覺？」他點點頭，好像這種陳述需要醫學上的證實。「那是眞的，北卡羅來納大學完成了此項研究。」他笑了笑。「夠諷刺的，不是嗎？這所大學的校園四周都是烟草田。」

「我從未聽過這個研究。」尼可拉斯說。

「當然你沒有聽說過，現在研究的結果仍在保密當中。它們預備明年十月在達拉斯烟農會上公佈。」

「似乎你對這個研究知道得還不少！」

「這是應該的，」這個男子大笑着說。「因爲是用我的經費做出來的。」他把頭轉開，讓笑聲慢慢的在空間消失。

「你對我知道多少？」尼可拉斯很快的問。他現在幾乎可以確定了對方的臉仍有點熟悉，起碼有一部份。

男子轉過來，用一種冰冷的目光盯着他。「足够和你當面談判。」

原來他要的是這個。「起初我沒認出是你，」尼可拉斯說。「我從未見過不留鬍子的你。」

這個男子笑了，摸了摸剃得很乾淨的面頰。「我必須承認看來大有不同。」然後他臉上的柔和消失了，使肌肉看來像是用花崗岩雕的，前後差別使人不寒而慄。「黎尼爾先生，你想從我女兒那兒得到什麼？」他的音調像鞭子的咨聲。尼可拉斯想着在這麼一個嚴厲的管教之下，成長會是什麼滋味？他一點也不羨慕賈絲婷。

「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在一起是爲了什麼？」他回答。「就是這樣，湯姆金先生，僅僅如此而已。」

他的眼角甚至在尙未進入視線時，就已發覺到那名穿藏青色西裝男子的動作。他放鬆了自己，心想時機未到。但一隻巨大結實的手此刻已扭住他的前襟。酒杯中的一些酒濺了出來，倒在他的褲子上。尼可拉斯心想，這傢伙要想抬起一架鋼架簡直是輕而易舉的事。當前座的那個男子揪着他時候，湯姆金靠了過來。「你這樣未免太不聰明了。」他說。他的音調又變了，快得完全像隻變色龍。現在冰冷的口氣又軟了一點。「無論如何，賈絲婷不是普通的女孩子，她是我女兒。」

「這就是你如何在舊金山打發了克里斯的方法嗎？」尼可拉斯問。

湯姆金沉默了一下，那是段令人透不過氣的時刻。然後沒有移轉頭，他做了個小小的手勢，藏青色西裝的人放開了手。這個男子迅速地退回了前座，關上了隔板，接著他轉頭望着擋風玻璃。

「原來是這麼回事。」當只有他倆時湯姆金說着。「眞有意思。」他打量着尼可拉斯。「我女兒一定很喜歡你。」然後他的音調變得有點不悅。「不管你是不是個好東西，自從我帶她回來之後，她從來就沒有和任何男人在一起超過兩小時。對於她那種年齡，那段時間是够久的了。」然後他想了一下，又說：「她有些問題。」

「湯姆金先生，每個人都有問題，」尼可拉斯冷冷的說。「卽使是你。」當一說出口，他就有點後悔了。是他的憤怒逼使他說出口的，但並不是個好現象。

湯姆金往後靠，沉到椅墊上。他瞄着尼可拉斯。「你這小子眞怪。我和日本人做過不少生意，幾乎每年要去那兒三、四趟，從未碰到過一個像你這樣子的人。」

「我想這是種恭維吧！」

湯姆金聳聳肩。「隨你怎麼想。」他往前傾，壓下一個按鈕，立刻他身旁旋轉出一張小桌子，置有一盞小小的枱燈。桌子後面有個嵌在位子中的小小摺疊的隔間。湯姆金伸進一隻手，拿出一張紙。它在中央摺了起來，再他把它交給尼可拉斯。「這兒，」他說：「你知道這是用什麼做的嗎？」

那是一張日本的米紙，質地很好。尼可拉斯小心地把它打開。上面畫了一個符號，用黑墨刷在中央。有九個細小的鑽石圍成一個大圈子，像是一個太陽的衞星一樣。圓圈的中央寫着日文：乞食苦行者。

「怎麼樣？」湯姆金追問着。「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告訴我你怎麼得到這東西的。」尼可拉斯把目光移開這個紋章，看到對方冷冷的藍眼睛裏隱藏着一股焦慮。

「郵包寄來的。」當他發覺尼可拉斯用種不了解的眼光看着他時，他有點急躁的又加了一句。「這是日本的郵包。我們的每個外國分公司當不方便或不足以用電話傳達可信的資料時，都會用郵包寄達。起初我以爲只是個玩笑，但現在……」他攤開手。「告訴我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紋章，」尼可拉斯簡短地說，把紙交還給湯姆金，但他不願去接，尼可拉斯只好

把它放在桌子上。「一種忍術流的紋章，代表一種派別。」他深吸了一口氣。仔細斟酌下一句話，但當他尚未開口之前，湯姆金已輕敲着前面玻璃的隔板。「法蘭克，我要到工地去。」

「但，湯姆金先生……」

「立刻去！法蘭克。」

法蘭克點點頭，關上隔板。尼可拉斯可以看見他和司機說了些話。車輛在下一個轉角掉頭往東行，當到了南公園大道時，向左拐，又往北走。

坐在尼可拉斯的旁邊，湯姆金瞄着那張摺着的米紙，好像裏面將會有什麼東西驚嚇了他的生活似的。

刑警婁克今早離開了芬尼根局長的辦公室時心中極不痛快，事實上，他幾乎要冒出火來了。他大步走下用日光燈照明的走廊，到處都是行色匆匆的警察和職員。

「嗨！婁克。等等我……」但婁克視而不見的從警官的面前走過，根本沒注意到他，警官只好聳聳肩走開了。有時婁克會是這副德性，那時最好別擋了他的路。

到了他裝着前門毛玻璃的辦公室，婁克走了進去，一拳捶在他的化學桌面辦公桌上。會有許多時候他想用烟頭在桌面燒穿個洞，但沒用，那是現代科技的結晶。

他倒在深綠色的轉椅上。呆呆的瞪着毛玻璃的隔間，但他所看到的是芬尼根肥胖的愛爾蘭臉孔，又柔又濕的藍眼珠子茫然的盯着他。

「婁克，我要跟你把這件事說個清楚，」局長這麼說着。「狄登一案應該結束了。」他伸出肥短的手在他面前揮着，防止着預料中婁克的辯解。「我知道，我知道，是我親自讓你參與的，但那時我以爲我們很快就可以得到結果。從市長以下每個人都吼着要一個迅速的拘捕，大衆傳播，也軋了腳，你知道他們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他的手放了下去，平平的貼在桌面上。婁克想，它們眞像對正在煎煮的火腿。「你和我都清楚那一種人住在艾提門住宅。像卡登及卡克汶、萊恩這些人，很不喜歡他們住的地方發生那一種事，現在到處都有一股極大的壓力擠向我們。」

婁克閉上了眼睛，慢慢的想着、數着，一個密西西比，兩個密西西比……就像他小時候在曼哈頓區街上踢足球時所做的一樣。如果不這麼做，他就會一拳揍在芬尼根紅紅的鼻子上了。他的眼睛張開了，看見局長仰靠在他那張黑色的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肥胖的肚皮上。魯克猜想着，這個老頭子不知已喝下多少瓶威士忌。他無意瞥見右手下方那個抽屜所在的位置，要是酒放在那兒是個很容易伸手拿到的位置。他的眼光又轉回芬尼根紅咚咚的臉上，透過關着窗子射進來的朝陽似乎使他的眼睛更朦朧了。窗外，曼哈頓區一棟棟的高樓像個粗壯的巨人矗立着。

「我知道這些壓力，局長。」他的音調中一點也沒露出他眞正的感受。「十年前當我一進入警界我就感受到了，我不懂的是這個突然的撤換，這一個毫無理由的變卦。」

「你那裏也不用去了，」芬尼根平心靜氣的說。「我把整件事結束了，就是這樣。」

「局長！這樣太……」

「別這樣子跟我說話，警官。」芬尼根的眼裏冒着火，略凸的下唇邊一絲唾沫閃着光。「我沒心情看你的表演。」他站起身，往前傾，他細小的眼睛又冷又毒，一點感情也沒有。「你可以在報章雜誌上大大出名。我允許這樣，因爲對整個警局有好處；大衆的反應都只會針對一個名字，一張臉。但你別想在這裏或那裏都能享有特權。」他的大拇指彎曲着指向背後城市的街道。「我是高高在上的，你別想在你的小把戲裏佔我的便宜。你喜歡受到重視，登上各種傳播媒體。你像個老饕享受着這一切，但是那沒關係，我可以處理這些事。我所不能容忍的是你把我當成一個白痴，或是智能低下的人。」他看見對方臉上的表情因着這些對話起了反應。「不錯，是智力使然。你受過够久的壓力，知道爲什麼會有些調查到末了竟無疾而終嗎？因爲上頭有些人『要求』這樣的結束。懂嗎？所以我現在再對你說一遍。」他的臉此刻脹得通紅，嘴唇旁的肥肉抖動着。

「你要相信我，我會想把你調走，派到其他管區。但你對我太重要了。每年市長都會因爲你的傑出表現而褒揚我一兩次。我並不介意的告訴你我喜歡那樣，那對我的考績有好處。」他現在站着，兩隻手握成拳頭撐在桌面上，手用力地壓着以致骨節都發白了。「但是如果我再讓你像在萊曼一案中一樣的扯我後腿，我就是個王八蛋。那一件案子官方已經宣告結案了，你卻偏偏還想再挖出來，結果你使我在這兒的人眼裏成了傻瓜，幸好上級長官沒有聽到那一件事。」他伸出一根粗得像香腸的手指朝婁克點着。「你給我接下這件泰端兩艾蓮謀殺案，而我不想再聽到你像昨晚做的一樣，又把一件案子丟還給值勤警員。」他重重咳了一下，用條灰手帕擦着嘴。「怎麼啦？你受到譏諷了嗎？沒有。好！那麼接下來並且高高興興的去辦。能够辦一件案子總是件好事。」

婁克轉身離去，當他的手抓住門鈕時，芬尼根說道：「喔！請等一下，你知道這兒的程序。下一回別讓我把你當作一個新進的生手，向你一再的解釋警察須知，好嗎？」

那一瞬間婁克下了決心繼續插手狄登案，而且現在他知道只有靠自己搞了。他不能信任局裏的任何人，而且他確信如果要依賴他們的支援，他必須掩飾自己的意圖。他望了一下錶，一口氣喝掉放在他桌上塑膠杯裏的冰咖啡。現在去接黎尼爾已經太遲了，但他實在一點也不在乎，他的心仍在想着狄登案。在某方面來說，芬尼根是對的，而他自己卻什麼都沒有，除了僅僅快要得到的一個線索。那個女孩在某處有些朋友，剛好證明有個婊子揭發了他們。他現在很接近他們當中的一個，事情就快要有頭緒了。但是他還需要一個名字，一個地址，否則一切仍是白搭。這就是爲什麼他現在期待着，也因此使他對於退出了此案特別的敏感。告訴芬尼根他現在掌握了些線索是沒有用的，那將會像對一堵牆說話一樣，一點效果也不會有。這就是爲什麼婁克對於案件總是我行我素，這也是他使芬尼根每年都會受到市長褒揚的部份原因，但亦是他從不過問的一件事。反正，芬尼根不太在乎過程，他眞正關心的是結果。談談你自己的貪婪吧！婁克在椅子上打着圈子，嘴裏咒罵着。這些破案成績使局長能專心一意的品味着威士忌。

婁克罵着站了起來。該去接黎尼爾了。

幾乎在同時，文生正在驗屍室裏忙着。昨天深夜當他們把泰瑞和艾蓮的屍體運來時他並不在值班，不過馬上就有人通知了他——桃樂絲認爲應該讓他知道，她想，在所有同僚當中，他具有最佳的判斷力。隨後他立刻趕到，湊巧聽到兩個應召而來的巡邏警察和一個刑警間爭論的尾聲。刑警是個大塊頭，正在教訓那兩個警員。

文生一點也不關心這些噪音和漸濃的火氣，他只想把事情弄清楚。或許這一切只是個糟透了的錯誤——躺在泰瑞寓所裏的是道場上的一個教練，或者……但的確是泰瑞和艾蓮，兩人都已經死了。然後他想起那通打過來卻沒人說話的電話，電話的那一頭一直沒有聲音。會不會是泰瑞打給他的？他悲傷地轉身走開，現在那已經不重要了。

他確定接管此案的刑警已經適當的將他們的衣服和外觀予以登記、上標籤，並且裝袋取走了。之後，要到上午，他才能去驗屍。於是他先回去，過了一個不安的下半夜。

他唯一關心的要點是在驗屍臺上能找出什麼。只有在停屍間內他才能工作，合理的解決問題，在沉默的屍體上尋求答案。順利的時候，他的報告直接的指導警察去逮捕兇手，但在其它的日子裏，他是唯一能給予天天送到他手上的死者家屬安慰的人。

屍體像是塊秘密的文字，或是無言的石碑，等着他們帶來的秘密被揭露，而文生則是他們過去歷史的考古專家。他對於能在這個被許多醫師稱爲死人之家的地方工作，感到相當的心滿意足。不過那是一個誤稱，因爲在這裏的每一天，他都和同僚們並肩努力工作着，想從死人冰冷的掌握裏掏出一些秘密。他們把屍體剖開，取出器官，一點一點的分析，直到最後對死人的恐懼消失殆盡。如今會有什麼工作對活人來說是更重要的？

在這個早晨，文生站在中央的屋子裏，背對着一扇扇不銹鋼的門。躺在一邊的桌子上有個赤裸裸、冰冷的黑人屍體，頭擺成某個角度。文生站着凝視那扇通往驗屍室的門，他知道在門後面躺着他的朋友：泰瑞・塔那卡和他旁邊的艾蓮。自從來到這裏，這是文生頭一次懷疑到底自己是不是眞的想走進這扇門。似乎突然間，對他而言僅僅這一個死亡就已太多，而自己內部的感受也不再和以往相同了。文生知道自己想回日本，但是他感到現在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他已在西方的紐約城裏染上了某種惡疾，一身都是病，他覺得這些文化衝擊或許將決定他的死期。

然而在內心深處，文生或許了解到自己仍有一線生機。死亡又回到了他身邊，像是他幼時的一堵高牆，高得使他無法爬過去。他知道自己必須把牆擊倒，否則就會瘋狂，而他唯一的生路便是在裏頭那一個光亮的小房間內。在那兒，死亡可以靜靜地被解剖，牆會被一次拆下一塊磚的拆毀，到末了他能夠知道他的朋友到底遭遇了什麼，而他也發覺自己拼命地想找出眞相。

文生甩了甩頭，把門向兩邊推開，走了進去開始在屍體上工作。一度他夢想中的日本，現在遠離了。

在第五街，轎車駛出了車陣，輕輕地滑到路邊停住。法蘭克先下了車，然後爲他們開了後車門。他們現在位於一個工地上，那兒有一棟已完成了約四分之三的大樓鋼架。房子造得離街很遠，爲了要鋪上磚紅色的地磚，人行道被挖掘開了。爲了行人的方便而不致於被建築工程所妨害，那兒置了一座木梯。工地的南邊擺着一部關掉了的巨大水泥攪拌機，在它的旋轉筒上畫着五彩繽紛的圓點花樣，旁邊還有一架起重機正在舉起一堆樑柱。

用黑石頭嵌成建築物的新穎正面已有一部份造好了，磚塊上仍留着一些白粉畫的十字記號。但是整棟大樓仍有一整面仍然只架好了鋼架，像一個能看到內部透明的繭中蛹的演化過程一般。

他們沿鋪着木板的路走着，在下面的碎石堆裏，結實的工人們滿面汚垢的拿着電鑽像個悶悶不樂的牙醫般不停的在鑽洞。

他們走到一段裝了屋頂的通道，空氣中充滿了令人作嘔的灰塵，像頭皮屑一樣飄落在他們的頭上。

一個有着一張瘦臉的男子走近了他們，他頭上戴了一頂黃色的硬安全帽，「魯賓兄弟公司」的藍色字樣刷印在前面。當認出了湯姆金時，他伸出了手，展開笑容。他率領他們向右走到一棟活動屋子裏，那兒是工地的辦事處。湯姆金介紹着說他叫艾伯·羅素，是工地的工頭。羅素冷冷的瞧着尼可拉斯，與他握了握手。他發給每人一頂安全帽，然後大夥兒又一起走了出去。

法蘭克一馬當先帶他們走進建築的內部，先是穿過大廳的前室，再沿着一條牆上的電線上吊着白燈泡的走廊走着，他們的鼻子裏都充斥着水泥的怪味。

電梯壁上仍掛着綠色的墊子。他們乘電梯直到頂部，上頭有一個和法蘭克一樣壯，但個子稍矮的男子迎接着他們，大夥兒靜靜的再穿過一道迴廊。

迴廊的天花板已裝修好了，跟牆壁一樣鋪了一種深藍色的布料，輕輕的起着結，給人有一種生絲布的感覺。他們右方的外牆是用落地的玻璃帷幕搭建的，尚未完全竣工，不過可以看得出完工後的樣子。玻璃上的金屬框子仍上着橘色的防銹漆。窗外則是曼哈頓西區及北區的全景，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大道對面一棟棟稠密的建築物，一塊塊被街道劃成方塊的市區，一直擴展到哈德遜河邊。向北瞧，尼可拉斯隱約可看出曼哈頓區的低窪地帶，那是中央公園南邊的末端。

迴廊直通到一個每扇中央裝着華麗的黃銅門把，金屬製的雙扇門。在他們左側，則是一間裝了木門的小辦公室，地板上全是粗糙的水泥地。尼可拉斯在好幾處都看到一捲捲巨大的地毯，預備以後鋪陳在地板上。

一股熱風斷斷續續的吹着他們。即使到了這麼高，天氣仍然是炙熱難堪——沒有人能這麼輕易逃過曼哈頓的夏季。地板上髒兮兮的灰和塵土像是海浪一樣，被風吹得到處飛揚。在這一處迴廊，許多部份都未完工而難堪的暴露在空中。

湯姆金在金屬門前停了下來，向外望了望，他的手臂像要開始唱一段詠唱調般舉了起來。「尼可拉斯，你看到了我所看到的嗎？」他轉過身來。「我叫你尼可拉斯好了。」這是個多餘的話，而他立刻很快的繼續說下去。「外頭是個很廣大的世界，曾經是每一個人的，至少每個人投身

其中都會獲得一些東西。」他把手臂放了下來，手指在身邊捲曲着。「現在那裏只是一個他媽的工業時代產物下的都市，沒有空間給任何人，更沒有時間。你知道那代表着什麼意思嗎？呃？我來告訴你好了，在那塊土地上什麼東西都不够了。爲了生存，我們在那裏與其他人爭得你死我活。喔！不錯，你好好聽我說，現在要做的不單是要得到利益，更要想法子生存。整個世界到處都是同樣的情形。」他瞄了一下尼可拉斯。「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不懂？你對馬可波羅的感覺怎麼樣？跋涉了二年半，穿過廣大無盡的亞洲大陸，最後到了中國——一個西方人時常夢想得到，但從沒有西方人到過的地方。在現有的世界裏有沒有任何能與之相比的特別的經驗？我會向你說一千次，回答仍是沒有！」

湯姆金夢遊般的往前走，手緊貼在尙未完工的外牆張設的金屬安全網上。「你知不知道？」他低低說道：「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財富。我可以雇用一大堆人來核算，但是等到他們把實際數字算出的那一天，我的財富又不一樣了，反正我的財富多得會使人不舒服。」他的臉上淌着汗，閃閃發亮。「假如我要，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我得不到。你信不信我的話？」他又轉向尼可拉斯，聲音變得沙啞粗嘎，太陽穴上的血管凸了出來，一下下的跳動着。「我現在就可以叫人把你從這兒扔下去，就是這麼乾淨俐落。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把你從這兒扔下去，不費吹灰之力，你知道嗎？我可能會受到一些討厭的調查，不過那對我沒什麼關係。」他揮了揮手。「但我不會這麼做的。」

「我可鬆了一口氣。」尼可拉斯說。但是湯姆金繼續說下去就好像他沒聽到。

「那是可以誇耀我力量的一種粗暴的手段，不過我沒興趣。」

「你似乎有點失望。」

「什麼？」他逐漸由沉思中恢復過來。「當然我不失望。不過我告訴你，我像我之前的那些偉大人物一樣的很關心我的死亡。」他吞吞吐吐地說着。「我要給賈絲婷最好的……給我的兩個女兒。」

由於某些原因，尼可拉斯清楚地感到湯姆金預備完全說出一些其他的事情。「我確信她們能得到。」尼可說。

「別說假話，」湯姆金粗魯的說道。「我很了解我作爲一個父親的失敗。賈絲婷和男人間總是有着不少的麻煩，而葛爾達已離婚四次，而我又無法雇用足够的人手看住她不讓她酗酒。我一直不停的在她們生活中走進走出，事情就是這樣。如果她們也受不了的話，我只能說實在太糟了。」

「至少賈絲婷她一點也不希望你插手管她的生活。」尼可拉斯指出。

「她別無選擇，」他叱罵着。「不管她對別人怎麼說，我是她父親。我愛她，愛她們兩個。反正我們是一家人，她們的問題比其他的事更能引起我的注意，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但……湯姆金先生……」

「尼可拉斯，現在別逼我，目前我們相處得還算融洽，別毀了它。」他連珠炮似的把這些字吐了出來，就好像多留一會就會燒痛他的嘴一樣。「當我兩年前插手她的生活時她當然會恨我，

但她又知道什麼？她根本完全被克里斯迷昏了頭。」他的頭因憤怒而快速的動着。「她把那個男的當成像上帝一樣到處跟着他。」

「她告訴過我……」尼可拉斯想插嘴。

「她有沒有告訴你說他是個妓男？是個變態者？還有，他喜歡男人更甚於女人？她有沒有告訴你每次他搞她之前都先把她綁起來然後鞭笞她？她有沒有告訴你當中的任何一件？」他的臉上充滿了憤怒和羞愧的神色，口水不自在的從嘴裏噴了出來。

「沒有，」尼可拉斯靜靜的說。「她沒說。」

湯姆金粗野刺耳的大笑着，笑聲像個野獸。「我打賭她一定沒說。」他把頭往前一伸，像個獵狗正在指出目標。尼可拉斯懷疑着自己是不是他的獵物，如果是，湯姆金這一回恐怕吃不了兜着走了。

「你可以不必告訴我這些話。」尼可說着，聲音突然提高。

「怎麼啦？是不是這些話使你作嘔？」他虛僞的笑着。「當你知道她是那一種女人之後，她是不是令你噁心？你是不是在恨自己竟會和她扯在一塊兒？」

「她過去做了什麼並不重要，」尼可拉斯慢慢地說道。「除非她仍活在過去的記憶中，否則那與我們毫無關連。」他凝視着湯姆金在他面前那張滿是汗水的臉。「湯姆金，我知道賈絲婷那種女孩子，我現在只想知道你想幹什麼？」

有好一陣子，湯姆金似乎瞪大了眼睛，然後他好像突然又控制住自己，所有憤怒的表情又消失了。他笑了笑，拍拍尼可拉斯的背。「我想我不會由於把事情說明白後而受到責怪。不會吧？尼可拉斯。」

尼可拉斯明白了湯姆金有多軟弱，這也就是爲何湯姆金要表現出一種剝奪自己女兒生活的行爲。她們對他很重要——在他死後。尼可拉斯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因爲沒有兒子來繼承香火而死不瞑目。

奇怪的是這一種軟弱使得尼可拉斯並沒討厭這個男子。在一刀流的時候，尼可拉斯曾被教導着去抓住敵人的弱點，把對方擊倒。但是出了道場，他也了解到許多人平日也是生活在軟弱之中。這使得他們更具人性，更有趣，也更易受創。用宮本武藏來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完全信服五輪之書，這個人看來將像一個既冷酷、又無情的鋼人。關於宮本的故事有不少，其中尼可拉斯從未忘記的是宮本武藏有一次被一個手持紙扇的忍者所擊敗。一般人都相信是由於忍者奇特的忍術使得宮本武藏輕易的就被擊敗，但尼可拉斯當然知道不只這一點。不過他知道偉大的宮本武藏——刀聖，畢竟也嚐過失敗的滋味，這使他舒服多了。

尼可拉斯知道自己可以輕而易舉狠狠的把湯姆金打發掉，然後就再也不會有麻煩了。不過人們的外表常常是這個樣子，而當他觸及到這個男子內心的某一部份，並且曾有一下子瞥見一些其他的東西，一個使這名男子突然謙虛的因子，使他更具人性。反正，湯姆金知道他讓尼可拉斯佔了上風，現在當尼可拉斯正想找出他爲什麼會有這個弱點時，湯姆金決定不再等待了。

「我要你爲我工作，」湯姆金斷然地說。「我要你找出到底一切是怎麼一回事？我曉得你所

有有關無賴的事，我甚至與正詩有過些小衝突。毫無疑問你一定知道他吧？」尼可拉斯點點頭，而他則繼續說下去。「那是件很困難的事件，不過我處理好了。」他把五指往上伸，沉思地捏着他的下唇。「但我不知道任何與忍者有關的事，我對我所不了解的事情都交由專家處理。」他用食指戳了戳下唇。「你在這方面是個專家，對不對？」

「你可以這麼說。」

「好！我要雇用你。你去給我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拿出那張摺在一起畫有忍者紋章的米紙，揮了揮。「把這玩意兒拿走，我不想再看到它。」

尼可拉斯沒動。「你什麼時候收到的？」他問。

「跟我說的一樣，從一個日本郵包裏。喔！我想大概是一星期前。」

尼可拉斯想着，一星期前？可能不會是個巧合吧？巴瑞的屍體大約也是在那個時候發現的。這麼說，他的判斷是對的，湯姆金才是眞正的目標。「我想你已經是別人的暗殺目標了。」他說道。

湯姆金的眼睛眨都沒眨一下。「好吧！這以前也會發生過。」

「可是那時候想殺你的不是一個忍者。」

「不錯！」湯姆金點點頭。「不過我也告訴過你，我會牽涉過 Yakuza 的痲煩，沒有什麼事我不能處理的。」

「這回不同。」

「怎麼不同？他永遠也休想碰我。」

「他有一千種殺人的方法，不過你別浪費自己時間妄圖去把那些方法給挖出來，你永遠辦不到的。」

「這是個宣傳廣告嗎？」湯姆金的眼光變得很嚴厲。「一些在你尚未開始工作之前，就用來想提高自己身價的東西嗎？」

「我還沒答應接受你的工作。」

湯姆金聳聳肩。「隨你便！我並不擔心，我有法蘭克和威索在這裏陪我。」

尼可拉斯連瞧也不瞧他們。「湯姆金，如果一個忍者受雇來殺你，他對付這兩個人就像折斷麥子的莖一樣的容易。」

「正如我說的，你又在爲自己的能耐大肆宣傳了。」

「一點也不誇大。因爲你，使我躭誤了一個重要的約會。我可不是……」

他忽略了那個暗號，這兩個人已分站在他的兩邊。法蘭克的手輕輕地放在腋下，手指微彎着。威索的槍則已掏了出來，那是支點三八口徑的手槍，長程距離不行，但在十五碼內威力是綽綽有餘的。他們現在預備行動了。

尼可拉斯現在的姿勢是空手入白刃中的第一式，古代是使用在穿了胄甲之時，今天當一個人穿了西式的服裝時使用起來，效果更不同凡響。

威索的左輪手槍現在正對着他，食指已經預備扣板機了。尼可拉斯往前跨了一步，右腳踩在

對方的左腳背，同時用左手刀擊開槍口。槍聲響了，一顆子彈擦過藍色的內壁，留下一道灰色的彈痕。

威索扔下那支没有作用的槍，右掌由下往上直貫尼可拉斯的腹部。當他的手尖好像觸碰到一個堅硬的障礙而停住的時候，他的眼睛瞪大了。他感到一陣燥熱，一種骨折的劇痛，手指的骨節啪的一響，痛楚令他把手縮了回去。就在這一瞬間，尼可拉斯用左手刀切中他的肩骨，威索昏厥倒地。

法蘭克衝了過來，並沒有伸手去掏腋下的槍。他運掌如刀，砍了過來。

尼可拉斯站在那裏不動，看着對方展開攻勢。時間有的是，尼可拉斯看出對手是個左撇子，而且善於空手道。

當法蘭克的攻擊快到時，尼可拉斯似乎懶洋洋地動着，架開了對方的手掌。對站在一旁的湯姆金看來，他幾乎連動也沒動，只不過輕巧地將手肘撞在法蘭克的心口上，法蘭克現在也跨在地板上了。

「我就知道你行，」湯姆金興奮地說。「我就知道！報告上是這樣說的，但你不能常常相信它。如果你信任別人的工作的話，結果常常是你將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困境之中。」他低頭看看他的兩個不中用的保鏢。「也不過如此而已！」抬起頭，他伸出手，「尼克，很高興你能加入我們的行列。」

尼可拉斯盯着湯姆金的臉，自顧自的走過迴廊，朝向升降梯。「我告訴過你了，我對爲你工作不感興趣。」他按了下鈕，燈亮了。樓下的電梯開始往上升。「因爲你對人一點尊重都沒有。」湯姆金這時走了過來，越過地上躺着的二具軀體，走到他身邊。

「並不是這樣的。」

「當然是這個樣子。我不喜歡被人使喚，我知道賈絲婷也受够了。湯姆金，我不欠你什麼，你在我身上要求不出任何東西。」

他身後的電梯門開了，他走了進去。

「尼克，等一下。」湯姆金伸出一隻手。

「別叫我，到時我會打電話給你。」

尼可拉斯按了往下的鈕，門開始關了起來，但是湯姆金衝了過來，用手卡着門。他的臉嚴肅得像塊花崗石，眼中有股兇狠的光芒。「你是不是忘了什麼事？」他叫着。「現在置於危險中的不只是我的命，還有我的女兒也包括在內。我想你絕不會讓那個惡棍碰賈絲婷，對吧？好好考慮一下吧！」他惡狠狠說着，然後鬆手讓門關上。

電梯往下降的時候，尼可拉斯想起那一天晚上，當他與賈絲婷在一起時，從廚房窗戶丟進來的那件東西。鮮紅的血和黑色的毛皮。那天附有九言護身法忍者的專用名片，是忍者最有效的武器之一，用來製造恐怖的氣氛。九言護身法是所有忍術中最爲人所懼的一個流派，他們的紋飾是當中寫着乞食苦行者這個表意文字，四周環繞着九顆鑽石。

賈絲婷！他的心裏在叫着。他不耐的張望着看看標示顯示自己到了幾樓，他要馬上去打個電

話。

外面街上，他看見一個寬肩膀、黑髮，有着張積極面孔的男子，相當的有個性，就像個牛仔的臉一樣。他站在一輛黑白色的福特小轎車邊。即使沒有車頂上那盞可移動的紅色閃光燈，尼可拉斯也知道那是輛警車，他也認出那個男子是刑警魯·婁克。尼可拉斯走出這棟大樓臨時大門的陰影，把安全帽遞給附近的工人，然後跨上鋪在地上的木板走向街邊。

他在艾伯·羅素的工地辦公室裏打電話。起初尼可拉斯想打電話給警官瑞·佛羅倫，叫他趕到西灣橋去，但是尼可拉斯知道賈絲婷不會忍耐這些事的。於是他打給德克·狄福斯談了一陣子，德克同意暫時照顧賈絲婷的安全。

「黎尼爾，」婁克從陽光下走過來對他說道。「你跟拉斐爾·湯姆金在幹什麼？」他用兩根指頭夾着一根牙籤在剔牙齒。

「警官，你好啊！」尼可拉斯向他點點頭。

「少說廢話，快上車，」他坐在駕駛盤後面，伸了伸頭。「我們還有許多事要辦呢！」

尼可拉斯打開靠近人行道的車門，鑽了進去。他的腳才剛離開柏油路面，車子就發動了。他砰的一聲關上了車門。

「難道你的朋友伊朵沒有給你指示嗎？」婁克說着，一邊開始把車子駛入往城中心去的車陣裏，遵從着號誌的指揮，沿着左側的派克大道開着。

「我正在等你時，湯姆金把我刼走了。」

婁克的鼻子哼了一聲。「難道你媽沒告訴過你，絕不可搭陌生人的車子？老天！那個混蛋想跟你幹什麼？」

「我不必回答這些問題。」

婁克轉過頭，毫不在意混亂的交通，直盯着尼可拉斯看。「老兄！你聽好，別找我麻煩。我現在告訴你，只要和拉斐爾·湯姆金有關的任何事我都要管，懂嗎？現在說！」他帶了下剎車，使車轉向左側的一條街上。

「是什麼讓你對湯姆金產生這麼大的興趣？」尼可拉斯已經厭倦了被人盤問，所以他不想告訴他原因。

「黎尼爾，你現在給我聽好，」婁克仔細的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出來，很明顯他是在努力抑制自己的火氣。「我為市民效命，儘量的對你們尊敬，我對你們也沒什麼牢騷可發。只是今天我非比尋常，我沒有太多的耐性。我的意思是你今天坐在我旁邊，也不能用平常的態度來敷衍我。現在老實說出我所要知道的事，我保證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他按了按喇叭，轉上派克大道。

「我認識他女兒，」尼可拉斯說着。「他想要我離開她。」

婁克用手拍着駕駛盤，不耐地跳動着。「他媽的！」他叫罵着。「他媽的！喝！」他搖搖頭

「竟有這等事！」然後他一邊嘴裏罵着，一邊加速超越一輛速度太慢的車子。他猛加油，衝入第五十六街半圓形的高架快速公路。當他們穿過五十二街時，婁克說道：「老天，我還以爲下了派克大道在第二街我就可以擺脫這混亂的交通，但現在你看看！」他指着他們前頭在陽光下發着亮的車海。現在他倆坐在車子裏忍受着陽光熱氣的蒸烤，空氣中充滿了車子排出來熱烘烘的廢氣。「管他的！」他伸出左手，打開了警笛。車頂上的紅燈開始閃動了。「上帝，」他叫着，前面的車羣很勉強的讓開了車道。

他們在第十三街上往東駛去，「這就是紐約的夏天！」婁克關上警笛。「是那一個？」

「什麼那一個？」

「湯姆金那個女兒？到底是那一個女兒？是葛爾達——喜歡麻醉品的那一個，還是那個較瘋較年輕的，她叫什麼來著？」

「賈絲婷。」

「就是她，我總是記不起來。」他聳聳肩。「對姓湯姆金的來說，她太漂亮了。」他轉過頭，把牙籤從車窗吐出去。「幾個月前我跟她說過一次話，她的確是個令人難忘的女孩。」

「不錯！」尼可拉斯說道。「她漂亮得恰到好處。」他眞希望現在是和她在一起，而不是在往停屍間的路上忍受着酷暑的煎熬。他狠狠的想着：去他的湯姆金！然後自己內心又不由得笑了一下。他眞想對婁克誇讚一番，婁克說。說他眞了解湯姆金的女兒們。不過這又使尼可拉斯想到另一件事。「你對他們家知道得可不少哩！」

當紅燈亮了，車子都擠在一起時，他們不得不在第三及第二大道之間的一條街上暫時停下來。這時一輛肉類冷藏的大卡車正想駛入車羣中，它的車頭拼著命想鑽進車道。

婁克一隻手肘架在搖下的車窗上，偏過頭來看他。婁克有着一雙灰色的眼睛以及向後梳攏濃密的長髮，他的神情就像從戰場上刼後餘生的人，像是「從此到永恆」一書中的一個人物。「你眞是個愛管閑事的市民。」車羣又開始移動了，慢慢的，他跟在那輛插入的大卡車後面，整個車陣速度慢得像是出殯的行列。此刻婁克說話的聲調變了，相當的柔和。「你和他的寶貝女兒在一塊兒，應該知道那個老惡棍把事情處理得並不好。」

「可以這麼說。」他們又停住了，熱浪幾乎使人窒息。「你到底怎麼找到我的？」

婁克聳聳肩。「我趕到地下車站出口時，正巧看到你上了那輛轎車。法蘭克那小子是個自以爲聰明的傢伙。」

「是呀！我知道他是。」尼可拉斯咧嘴一笑。「法蘭克和威索兩個盡了最大的努力想逼我屈服他們的要求。」

婁克打量着他。「你似乎毫髮無損。」

「反正我只想離開。」

婁克大笑着，把頭往後一靠。「黎尼爾，」他說着，「你今天眞讓我快活透了！」

很快的，他們就到了使車子緩慢的地點。路旁的排水溝嘩啦嘩啦的響着，街上溢滿着水。街的下端有四、五個沒穿上衣，褲子捲到膝蓋的小孩，正圍着一個打開了的消防栓跳舞。婁克搖上

車窗，他們在水花四濺中像洗了一次車般的開了過去。

「你懷念它嗎？」尼可拉斯問。

「什麼？懷念什麼？」婁克加快速度穿過一個交叉路口。

「抽烟。」尼可拉斯早已注意到對方右手指尖上的焦黃。

「我當然懷念抽烟，」婁克叫着說。「你以為我為什麼要咬着這些無聊的牙籤？你以為我有閒工夫去吃城市中的這些狗屎啊？我已經有三天沒有舒舒服服睡過一張像樣的床了。」在第一大道他向左轉，吱吱唧唧響的剎車一定又在柏油路面上留下了橡膠摩擦的痕跡。婁克把車開到法醫辦公室藍綠色磚塊的大樓正面，他在路旁停下車，兩人一起走上石階。

婁克帶着他走到一張桌子前，掏出一個棕色夾子亮了下他的警徽和識別證給傳達員看。婁克說：「找伊朵醫生。」桌子後的男子點點頭，在桌子的電話上撥了三個號碼。

當他掛上電話時，他抬起頭。「警官，伊朵醫師馬上就過來，他現在正在驗屍室。」

婁克向四周看了看，盯着值班的警員打量了好一會兒。他並不認識對方。

文生走出來了，他穿着一件在後面打結的綠色手術袍。「哈囉！尼克。」他嚴肅地打着招呼，握了握婁克的手。他帶着他們沿着他來時的路走着，越過識別室，搭上水壓升降機，直往下到地下室去。

在底下什麼氣味也沒有，尼可拉斯總以為那兒會有股消毒劑及福馬林的味道。除了一些搖擺的門所發出的一些單調的吱嘎聲外，一切都靜悄悄的，一項驗屍正在進行中。文生走向一排鋼製的抽屜，抽出了兩個，然後他仔細的陳述他自己發現了什麼。

「他們所遭遇的不是一般的侵入者，」他下結論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具的胸骨和肋骨被人擊得粉碎？」

「老天！」婁克說着。「我從未見過像這種情形，他看來似乎被人用一根球棒狠狠的敲了一頓。」

文生搖搖頭。「沒有那麼簡單。警官，他是被一個人體撞擊所致。」

婁克鼻子哼了一聲。「笨蛋！一個人絕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用本身的力量，使對方遭到如此嚴重的傷害，那個傢伙一定是拳頭硬得像鐵錘。」

「不是拳頭。」文生堅持。

婁克瞪着他。「醫生，我相信這可找出一些線索。」

「警官，」尼可拉斯說着。「泰瑞是個大師，一個精於合氣道、劍道和空手道的大師。沒有任何活着的人可接近到足以殺傷他的距離之內，除非是……」

「除非什麼？我要聽你說完。」婁克雙腿交叉，冷靜的靠在抽屜邊上。

「宮本武藏——日本最偉大的劍客，精於一種劍術。由於一些明顯的原因，它叫做身體攻擊，使用一個人的肩膀力量……」

「這個傢伙大概跟個坦克車一樣。」婁克插嘴。

「剛好相反，」尼可拉斯說，「他的個子甚至比文生還小一點。警官，我們現在所談的並不

僅是單純的肉體力量，而是一種內在的魄力。」

「黎尼爾，你好好聽着，我所僅見的那一種內在力量是在功夫影集中的大衛・卡拉定演的，而我一點也不相信它。」

尼可拉斯微笑着。「警官，那我們只有好好的開始給你上課了。」

婁克站直了，說道：「那你和伊朶都同意這一點，你們兩個都認爲他是死於一個日本人之手。」

「我只想得到有極少數西方人也是劍道的大師，但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會用這種招式殺人，這是一種他們所辦不到的精神力量控制的殺人方式。」

婁克凝視着泰瑞破碎的胸部。「老兄，這不是任何精神力量所能造成的，這是打樁機才辦得到的事。」

「泰瑞的屋裏有沒有發現任何凶器？」尼可拉斯問着。

「只有一把刀……」

「那是泰瑞的武士刀，」文生插了下嘴，眼睛射出某種含意。「擺在他身旁。」

「不錯，」婁克說着。「但上面沒有血跡，任何像血的痕跡都沒有。沒有任何其他可能的武器會造成那種後果，不過這並不意味什麼，兇手大概沒辦法把它給帶走。」

「他根本不拿。」尼可拉斯說。「警官，殺戮在日本被當做一個高級藝術已將近有二千年之久的歷史了。在其他時代裏，它是日本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今天，雖然日本已經是個現代國家了，但它的一些古老的傳統仍被保存着。武士道、戰士的作風，依舊遺留了下來。」

「是嗎？到底那是什麼？」

尼可拉斯大笑着。「我不認爲我能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加以完全的解釋。」

「沒關係，我的時間多的是。」婁克從上衣口袋中又掏出一根牙籤咬在嘴裏。「我很久沒有好好吃上一頓了。我們出去共餐，順便談談如何？」

尼可拉斯點點頭，然後婁克轉向文生。「醫生，趁我在的時候，這些證物由我簽收。」

「成。」文生走到轉角的兩個小室內，裏面是一包包等着警察簽收的塑膠袋——凶案罹難者的遺物。文生拿出兩個袋子，交給婁克，再遞上一張表格請他簽字。

婁克簽好後抬起頭，把筆退給文生，說「：我會跟你聯絡的。」

尼可拉斯的電話弄得德克・狄福斯渾身不自在，尼可拉斯雖然只是概略的說了幾句，卻已足夠讓德克・狄福斯去反覆想個半天了。

他本該值班到十二點半，但是一等到和最後一個病人說了再見，他馬上離開了辦公室，開車直往海濱公路。他一直和佛羅倫保持聯繫，但是那兩件謀殺案並無任何進展，而且他極不情願讓村警也揷手其中。當他穿過通往海濱公路的吊橋時，德克・狄福斯酸酸的想着：他們來了也不會

有什麼用。鄉下的人都像吉斯東・卡普斯，除了會開槍之外，啥也不懂。

他向右轉，車子平穩的駛向家。一羣海鷗飛起，在他左手的水面上打轉，盤旋在海濱公路上最新的雙層套房公寓頂上。公寓是棕黑色的，它的樓梯架在外面向陸地的一方。不久這棟出租的公寓就要被拆掉，改建成一棟棟的私人住宅了。

在往賈絲婷的住所途中，他的腦海裏纒滿了忍者的事情。每一回，當他想到與忍者有關的證據，他就睡不安穩。夢中他又會回到那個充滿了瘴氣的叢林，白天承受着迫擊砲的攻擊，晚上又付狙擊手的偷襲。當中有一個特別的夜晚是他最害怕的，即使在夢中他也會掙扎着不去回憶。很得應快的他就已必須藉助安眠藥，使自己跌入一個無夢的睡眠深淵之中。

他把車停在屋旁，走下木板鋪的道路，穿過沙灘上的小沙丘和灌木叢。他走上階梯，敲了敲紗門。他身後的海浪一陣陣湧上沙灘，他甚至可以聽到一些小孩子衝進浪潮裏的尖叫聲。一隻長毛狗吠着，在沙灘上追着一隻搖搖擺擺的小螃蟹。沙灘上躺滿了伏在條紋的陽傘下，顏色鮮艷的毛毯上一個個塗了油的人體。水面上吹來一陣清爽的海風，遠處天際傳來一架飛機的隆隆聲。

賈絲婷走到門口，把門打開。她微笑着：「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沒什麼事，」德克・狄福斯扯了個謊，「我只是順路過來說聲哈囉，因爲從這個夏季一開始就沒再見到妳。」

賈絲婷大笑後退身讓他進來，「謝謝老天爺，我的過敏症並沒有持續太久，我無法忍受整個夏天。」她走進廚房。「要不要喝點什麼？」當他點頭時，她又加了一句：「琴酒加上東尼克汁？」

「好呀！」

她走進去調着這些酒。

「這兒似乎很靜，」他說：「有沒有訪客？」

「什麼？」她的聲音中夾雜着冰塊清脆的響聲。「我聽不到你說什麼？」

他走進廚房。「最近有沒有訪客？」

她把酒遞給他，開始爲自己調一份。「只有尼可拉斯。」她嚐了嚐酒。「唔！正是我喜歡的味道。至少在家裏，我和一大堆人在一塊兒從未舒服過。」他們兩人走進起居室，坐在沙發上。「當然在公事上那又不同了。我一向是公私分明，兩不相混的。」

德克・狄福斯點點頭。「我懂妳的意思，我也不喜歡那樣。」

她透過玻璃杯邊緣打量着他。她把杯緣壓在唇上，滾動着杯子。「德克，告訴我，」她說着：「你跑到這兒來不會只是爲了開開玩笑，對吧？」

「我是來看看妳近況如何。」

「我沒病。」她強調着。

德克・狄福斯笑着。「我可沒提那一方面的事，這一回不是公事性的拜訪。」

「我知道了，」她的眼光還是不放過他。「是不是尼可拉斯打電話給你？」

他大笑着，鬆了一口氣。「妳知不知道妳使我回想起我最小的女兒凱西，沒有任何事能瞞得

過她。」他拍拍她的頭。「尼可拉斯今早打了個電話給我。」

「我寧願他是打給我的，」賈絲婷說着。「我眞希望他沒去城裏。」

「他告訴我說他非去不可。」德克·狄福斯放下他的杯子。「反正妳沒與他一塊兒去。」

她搖搖頭。「工作太多了，而且他們是他的朋友，我去了反而會格格不入，我不想沒事就跟在他後面。」她呷了一口酒。「我們各有各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交會時，那就是我們相愛的時刻。這是一種牽掛，我們像兩個快速轉動的輪子，各有各的軌道。我們相互的靠在另一個人身上，我們猶豫的碰着對方，我們想着究竟能相聚多久而不影響雙方的軌道？」

「如果妳走得太遠會發生什麼？」德克·狄福斯問道：「而且妳的……妳所謂的軌道被干擾時又將怎麼辦？」

賈絲婷雙手環抱胸前，越過房間走到窗前，凝視着炙熱的沙灘和冰冷的海浪。「不管怎麼樣，」她用種像鬼魂般細小的聲音說着。「我怕結果將會令人極傷心的。」

「先生，這位侍女會爲您效勞的。」服務生領班說着，手朝向那個陡峭而暗的樓梯，另一隻手的食指則輕輕拈着自己的鬍子。

「你知道，我本以爲你會帶我到在公園旁的那一家餐廳去的，」尼可拉斯說着。「就在鬧區的中央。」他倆此刻在東區第五十街上的一家餐館中。

「你是指巴爾摩自助餐館？」婁克問着。「老天！我把那兒讓給那些黑社會人物享用，我絕不去那兒吃任何一頓飯。」

現在在二樓很靜，只有靠門的一張桌子上有人。房間的另一端是在一個略高的枱子上，旁邊則是一排窗戶。

兩個女侍都很漂亮，她們穿着深色上裝和短裙，講起話來有點南方的口音。

婁克要求一張靠窗的位子，然後女侍帶他們上了樓。當他們點了酒之後，女侍留下一份菜單後走開了。

「你認識塔那卡多久了？」婁克問着，他的眼睛仔細的看着菜單。

「幾乎有六年之久，」尼可拉斯說。「我們在劍道班上認識的。」

「哦？」

「不錯，我仍常常去。吃完飯後我帶你去看看。」

「唔……我看看，我要點烤肉和煮蛋。」女侍上來了，把酒放在他們桌上；尼可拉斯是杯吉爾酒，婁克的則是杯加了冰塊的蘭姆酒。女侍走了之後，婁克繼續說下去：「塔那卡是不是靠開道場維生？」

「我想大部份是，」尼可拉斯喝了一大口酒。「而且我猜他到這兒時帶了一筆錢，他的母親在去世之前留了些財產給他。」

「有多少？」

尼可拉斯聳聳肩。「我不淸楚。他的家庭很富有，但是有九個兄弟姐妹。」

「他們在那兒？」

「就我所知，全在日本。泰瑞是唯一出國的。」

「他父親呢？」

「死於戰時。」

「呃哼！」他搖搖頭。「在這兒開業仍需一筆可觀的資金或擔保。」

「你想找出什麼？」

婁克聳聳肩，喝了一口酒。「你也知道生活是什麼樣子，你需要金錢，你也要去求得金錢。有時它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得到的，於是有些人便會着急，而不願再等下去。」

尼可拉斯搖搖頭。「泰瑞唯一在道場上的合夥人是蔡斯．曼哈頓，而泰瑞九個月前就把所有的債都還淸了，道場目前的業務正蒸蒸日上。」

「有人想加一份？」

「警官，這可不對！」

婁克舉起一隻手，手心向外。「只是嘗試所有的可能性。你這麼確定他是那麼的正直？我的意思是你並非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和他在一起。」

「並不需要，因我了解他。請相信我，那兒絕無任何不法的勾當，至少不是你想的那樣。」

「是不是要把我們導回武士道？對不對？」他的話被女侍的上菜打斷了。直等到女侍退了下去，他才繼續說下去。

尼可拉斯仍一動也不動的坐着。「黎尼爾，面對着那兩具一度是你朋友的屍體，你竟然會若無其事。」他脖子旁邊的血管激烈的博動着，好像有一股冷風吹過他的頭。是他祖先的話語越過空間和時間，傳入他的腦裏，成爲一個徘徊而不消失的回聲？在桌子下面，他的手指硬得像刀劍一樣，腿上的肌肉緊繃得像鋼一樣的僵硬。他不需要刀劍，或任何可隱藏的武器；只有他自己，是任何時代中任何國家從未有過的一種殘酷的殺人利器。

婁克凝視着他的眼神，「沒事了，」他輕輕地說，用叉子的尖端劃着半熟的蛋黃。「你的餐點快冷了。」婁克繼續自顧自的低頭說道，一點也不知道剛才險些就要踏入鬼門關了。

憤怒之後仍是憤怒，侮辱之後仍是侮辱。

尼可拉斯邊吃邊想着，魯．婁克只不過是一個自大的西方人。婁克根本不知道自己說的話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當他看到尼可拉斯臉上的表情時，他也只說他會去查出眞相，但將會毫無效果的，武士道使尼可拉斯能感到這一些。由於他和這個西方人在一起的時間太久，已使得他有點疏忽了。

尼可拉斯想着，事情就將會發生在你的面前，危險也常會用各種形式來隱匿自己。他並不是

把魯·婁克當成任何一種危險——差得太遠了。不過他了解到疏忽本身便會帶來危險，而婁克早已不自覺地把頸項放上斷頭臺了。如果尼可拉斯幹掉了他或使他殘廢，那將是毫無意義的行爲。

當他們用餐的時候，尼可拉斯嘗試着將武士道複雜的含義，以淺顯的方式告訴婁克，而婁克也不斷的瞥着他。至少對西方人的觀念來說，可能會將武士道的本質當成是服從而忽略了它本身眞正的含義，而造成一個錯誤的開端。因爲武士道不僅是由宗教和社會所定義，更受着歷史極大的影響。對於一個只有二百年歷史的美國人來說，跟他提到幾個世紀前的觀念，簡直就像談深不可測的大海一樣。

不過，婁克仍認眞的將全部吸收進去，而當尼可拉斯說得更多時，他的興趣也跟着增加了。到末了，喝咖啡時，婁克又在嘴裏叨了一根牙籤。他的眼光恍惚了一下，然後怪怪的說道：「我有一個老相好，她眞使我着迷。但每次我回家時，總是找不到她。」

「照你所說的，」尼可拉斯說。「你很少在家。」

婁克喝了一口咖啡，又伸手加了些奶精在裏面。他打開一小包糖倒進咖啡裏，攪了攪。「我不知道是不是，不過我就是不習慣過規律的生活。」他牛飲了一口，滿意的點點頭，抬起眼。「好啦！不錯，我是那樣說過。我的意思是偶爾我會回家，但你知不知道，這樣只有更糟？」

「你需要換個工作。」尼可拉斯坦白地說。

「才不！我想我只需要找個新的妞兒。聽着！艾麗森是個內分泌專家，她爲一項計劃工作了三年半。我想那個計劃眞是愚蠢，因爲我不認爲他們現在比開始的時候更接近結果。」他把咬在口中的牙籤由一邊換到另一邊。「合併染色體。」

「用植物單性生殖，是不是？」

婁克喜歡這句話，他的臉發亮了。「對呀！」他大笑着。「她想造出一個由超級人種組成的軍隊，使你和我都被淘汰，」他又大笑着。「沒有任何事能够這麼刺激。他們想找出一種方法改變一個母親子宮中的染色體，所以卽使有遺傳性疾病的人也能够有小孩。」他看着咖啡沈思了一會兒。「有時事情不可能都盡如人意，我想是該走的時候了。」

「那就走吧！」尼可拉斯說。

婁克抬起頭。「好吧！」此刻立卽有一段古怪的沈默。「聽着！關於我以前所說過的那些話……」

「我們走吧！」尼可拉斯站了起來，說道：「我們還有個約會，怕會躭擱得太晚。」

沒有空氣調節器，裏頭既冷又乾。他們好像位於地球表層之下，太陽的威力無法穿透得這麼深，這兒本身就顯得陰冷乾燥。

牆壁是用厚而巨大的石板砌成的，因此卽使在最熱的日子裏亦能保持涼爽；雙層的屋頂，足以擋住炙熱陽光的淫威肆虐。

由於他們的動作發出了聲音，婁克可以依稀聽到像是被攪動的池塘，由池底發出的沈悶回聲；不過他知道他倆置身何處。當他們往內部更深入時，婁克開始分辨出了一些其他的聲音：這些無言的聲響整齊得像軍事操演，使他回憶起自己當年在喬治亞那個多灰的小城所受過漫長的軍事基本教練。

「幾年前，電視和影片發現了這種作戰的武藝，」當他們往前走時，尼可拉斯說着：「然後把它當做一種特技性質的消遣，結果使它在這裏被當成跟職業摔跤同類的活動，且被美國人曲解得相當厲害。」尼可拉斯止步，轉向婁克。「這種武藝的主要精神並不僅是殺戮，這全是一種西式的錯誤觀念。你有一支槍，砰砰然後你就摧毀了生命。但這並非武士道眞正的本質，所有的武術基礎都是一種內在境界的修鍊。」

他們再度往前行，聲音更近了。婁克認爲他聽到了赤脚踏在木板上有節奏的響聲，木板間軋軋之聲像是巨人正在彈奏一個巨大的敲打樂器。

「警官，我向你保證，武士道並不是件隨隨便便就能學會的事，」尼可拉斯繼續說着：「旣不是件魔術般的把戲，更不是一種室內遊戲，而是一種很嚴肅的事情。」他轉過頭來，「我相信我說的這些非虛言，只是更仔細些解釋罷了。一般的西方人極少見過甚至聽過眞正的武術精通者，因爲這一類的高手從不想要，也沒有任何的知名度。」

「武術有一種武力的特色，它實際上更近於宗教，尤其是禪宗及神道教，然後是相近於運動，那是一種由武士道統領的生活方式。一個武士道的專家寧可切腹，也不願違背原則。警官，事實上，他們生活中的每件事全都隸屬於武士道。我希望你能了解我所說的。」

「我不能確定我了解。」婁克沈思的說，他的內心浮現了某種東西，使他很不舒服。他想着那到底是什麼？偷偷聳聳肩，管他的。他知道如果想得過急的話，反而會找不到答案。

「我並不驚奇，」尼可拉斯給了他一個冰冷蒼白的笑容。「因爲不少西方人都要費上幾年的時間才能了解。」他現在走在婁克的前方。「對另外一些西方人來說，」他聳聳肩，「他們從來就沒眞正了解過。」

雖然她現在覺得淚水在眼眶裏打轉，世界上仍沒有任何事能使葛爾達·湯姆金·奧廸哭泣。站在自己冰冷的公寓裏，望着外面哈德遜河面上閃亮的陽光，對她來說那眞像條鹹水河，這些熟悉的景緻在她眼中像一幅畫般的平淡乏味。她想，或許那眞是一幅畫，但她也知道自己現在的思緒極爲紊亂。世界上只有一種東西能使她高興，使她不斷的追尋着。麻醉品對她已經起不了作用了，她幽幽的想着：這對接生意來說並不是個好現象。許久以前她就發覺到大麻菸無法滿足自己，它不夠烈，而自己所要的是能飄飄欲仙的東西。迷幻藥對她一點作用也沒有，鴉片也只是使她略感暈眩。最後，她找到了一種有效的處方，那就是威士忌加可待因藥片。當她想到這些，她愉快的笑了。

她身後房間裏的電話響了，輕柔的鈴聲適度的充斥在屋內的氣氛中，就像那張皮製長沙發面，只能以赤裸的肌膚來温熱一樣。

葛爾達望着窗外，一點也不急着去接電話，她知道除非她去接，否則會一直響下去；如果她不在家或不想受到干擾，電話一響，話機會自動接聽。她想，找她的一定是佩爾，她要讓她一直等下去。

她多希望自己現在能大哭一場，但即使透過了藥物的效力，她仍擠不出淚水，乾澀的內心就像被太陽曬得乾枯沙漠的水窪一般。

她轉過身，靜靜走過鋪在地上深藍色的地毯，一直走進房間裏去。當她穿過打開着的門，她看見那張大且昂貴的褐色長沙發及紅棕色的地毯鋪滿了整個起居室（她更喜歡稱之爲工作室），現在那些人很少要再用到床了。

當穿過陽光下時，她蜂蜜色濃密的頭髮，會發出緞子般的光澤。她穿了件綠色的緞子長袍，鬆鬆的繫着腰帶，掛在她身上像是另一層皮膚，且露出她身體柔美的曲線和一雙修長的腿——她非常不喜歡那些把全身都包起來的衣服。在這一個公寓裏，即使連浴室都沒有一面鏡子，不過她仍有個藏在壁櫥的全身鏡，那是種常見的裝置。

她抓起了電話，「喂？」

「親愛的！妳怎麼拖了這麼久？」佩爾的聲音在她耳邊響着。「什麼事不對勁嗎？」

「沒什麼。」葛爾達閉上了眼睛。

佩爾吃吃地笑着。「這才是我的乖女孩，」她的音調突然變了。「葛，妳還好吧？」

「當然！怎麼啦？」

「妳好久都沒來了，有些女孩子問起了妳，她們挺想念妳的。」

「我也想念她們。」葛爾達說着，懷疑自己說這些是不是眞心話。「佩爾，我最近考慮了很久。」

「親愛的！」佩爾耐心的說，「妳也知道胡思亂想一點好處也沒有，妳應該常常出來，參加一、兩個派對。」

「妳知道我不喜歡那些事。」葛爾達啪的一下捻了下手指。

「我不是在求妳，請妳來吧！」佩爾的聲音現在似乎充滿了痛楚。「我的小甜心，我關心妳……非常的關心。」

「我已爲妳賺了不少錢。」

「葛，妳最好忘了這句話。」現在輪到佩爾捻着手指了。「妳只不過是有點矛盾，我知道，我也原諒妳剛才說的。世界上沒有多少人能讓我關心的！天知道，其中沒有一個是女孩子……但妳不是她們其中之一。」

「我只不過是妳許多女孩中的一個而已。」葛爾達固執的說。

但她聽到電話那頭佩爾憤怒的呼吸聲。「親愛的，需要我再提醒一下是妳來找我的嗎？不錯！我替妳拉客，但不必我說妳也知道她們的地位和身份。一夜千元並非瞧不起妳，或許按鐘點計算

妳可撈得更多，但是親愛的，妳考慮到差別沒有？那樣妳將不會快樂，而這種方式則會令妳滿意。但我並不能說妳是我旗下的女孩子之一。老天！那將會有很大的差別！親愛的，人人都想找妳，差別就在這兒。」

「是不是我又有生意了？」葛爾達面無表情的說。

佩爾又歎了口氣，終於放棄了。「不錯，是那個女演員黛爾。妳記得……」

「我記得。」

「她只要妳。」

「好吧！」

「妳需要什麼東西嗎？」佩爾問道。

葛爾達想了一下。「這個房間還算乾淨，但這些綢布……」

「我下午會叫勞烈斯把它收拾乾淨，妳還需要什麼嗎？」

葛爾達想到那種大型海軍用雷明頓六連發手槍，它有一個八角形的槍管，還有一個硬木的槍把。人們不會毫無緣由就稱它爲六連發手槍的。「還有，」她夢囈般的說着：「半磅液態氧，還有四個硬油炸圈麵包。」她頓了一下，「佩爾，一定要告訴他別加葱，尤其在我工作時。」

她的耳中充滿了佩爾的大笑聲。「好像還不只嘛！妳知道今晚歡樂的成分將大於交易。」

現在剩下的就是等待。她轉過身，看着窗外善變的日光，電話從她的掌中鬆脫了。河水的粼光向她閃爍着，她暈眩了。

整個房間都是木造的，木板上全是以木釘和木膠拼合，再塗上一層發亮的透明漆。

高高的屋頂，長方形的結構，顯得相當寬敞。屋內每個角落的光線都被控制得恰到好處。

它看起來像個體育館，不過房間後面有個略高的臺子，四圍有一些低矮的木欄杆。此外，它也欠缺一些設備及其它的體育器材。

場中有十二個穿着白棉布上衣，打著綁腿的人，分成兩組，六人一排的面對面對峙着。每個人手上都握着一根裝了護手的木棒。如果不是這些木棒上沒有削出的刀刃和刀尖的話，婁克可能會以爲它是刀子。這些人臉上都沒戴護罩，且全是日本人。大多數人年事尚輕，大約二十來歲，不過他也看到了一個十多歲的及兩個明顯的已近四十的中年人。

靠近通往臺子的階梯，一個穿了灰色道服的傢伙站在兩個隊伍中間。他的個子很小，稀疏的頭髮，使人難以確知他的年歲。婁克猜他大約四、五十歲。這個男子尖銳的喝了一聲，兩排男子向前迅速地跨出兩步，用木棒互相撞擊着；在婁克眼裏，他們就像是在從事一種戰鬥儀式一般。

「警官，這是一個劍術班。」尼可拉斯說着：「在西半球及部份遠東地區來說，這兒都是首屈一指的。」

婁克注視着，完全着迷了。這些男子前進和後退，攻擊和招架，均發出一致的叫聲。婁克覺

得他們的動作似乎緩慢而有規律，他懷疑這在戰鬥中怎麼可能有用。

過了一會兒，傳來一陣柔和的鈴聲，當教練下了命令之後，所有的男子向後退，一致舉起木棒，深深向對方鞠躬爲禮，然後他們轉過身，靜靜的解散。有些走到道場旁邊，蹲坐在自己的腳跟上，有些人則在原地活動，伸展着四肢，似乎所有的人都參加了這短短數分鐘的練習。

尼可拉斯引導着婁克穿過光可鑑人的地板，走向劍道教練站着的地方。尼可拉斯向這個小個子鞠了個躬，說了一些日本話，對方也回了一個禮，向婁克伸出一隻手來。婁克不安的握住了對方的手。

它硬得和水泥磚塊一樣。對方微微一笑。

「這位是福岡西吉，」尼可拉斯告訴婁克，「我已將你介紹給他了。」

婁克放下了手，問：「現在要幹什麼？」

「你看呀！」尼可拉斯回答着。

福岡西吉眼光轉向左方，很快地說了一些日本語。一個學生站了起來，走到架前拿了一把木刀，再靜靜走了過來。他向尼可拉斯鞠了個躬，把木刀遞給他。福岡西吉向他又說了一些話，末了這學生又點點頭，他喊了一聲：「是！」

這個學生又高又瘦，有着一張嚴肅的臉和靈活的眼睛。他和尼可拉斯都採取一種開放的姿勢，雙膝微彎，腳與肩同寬，雙手握在木刀的護手下。

「看好！」尼可拉斯對婁克說着，眼光沒有離開那個學生，「劍道裏只有五種身法：上段、中段、下段、右側、左側。前三種相當重要，另外兩種只用在當你一邊或頭部上方遭到了阻擋的時候，用來變換的姿勢。不過，這並不代表全部。想要精通這門技藝，你必須學會一種一般稱之爲『身法——無身法』的動作。也就是說，你不經思考的隨着環境狀況變換着姿勢，因此你從頭到尾整個動作是一氣呵成的，毫無阻礙且流暢的操作，像大海一樣。警官，這是五個在劍道中相當重要的姿勢。」

尼可拉斯以一種兇猛而使人目眩的速度攻向那名學生，把婁克大大嚇了一跳。

「中段逼進。」尼可拉斯說着，重覆以慢動作表演了一次，使每個步驟都看得清楚。他把木刀舉起，刀尖對着學生的臉。對方立刻攻擊，而此時尼可拉斯輕輕動了一下，把對着他砍來的木刀架至右邊身外。

尼可拉斯現在雙手舉刀過頭，這是上段架勢。學生向前攻擊，同時尼可拉斯一刀劈了下去把學生的刀架開。

這回尼可拉斯把刀低垂着，學生高舉着木刀又攻了過來。學生的木刀和尼可拉斯的架在一起，但立刻尼可拉斯的刀避開了阻擋，輕輕的砍在對方的上臂。

學生立刻再度攻擊，從右側切入。尼可拉斯把木刀移到自己的左側，低於腰部。當學生攻擊時，他的木刀往上一抬，沿着對方的刀身，橫切在對方的肩膀上。

現在學生從右方攻來，用的是左側姿勢，尼可拉斯又往上一擊。當刀子相觸時，尼可拉斯立刻變爲上段姿勢，給與對手一個如果是在眞實接戰中，立刻是致人於死的當頭斬。

他們雙方各退一步，向對方鞠躬爲禮。

「你瞧！」尼可拉斯朝婁克說着：「這就是劍道眞正的本質。」

「但你用的是木質練習刀，」婁克說着：「你無法傷害任何人。」

「恰好相反，這些木刀幾乎跟眞正的武士刀一樣可致人於死。」

剎那間，尼可拉斯迅速的迴轉，他感覺到來自身旁的學生和身後的教練雙重合擊。當婁克對狀況有了反應時，尼可拉斯早已一刀擊落了學生手中的木刀，而與福岡西吉纏鬥着。婁克眩暈的算着，他大概只用了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去反應戰局。老天！他想着，我比他更先看到攻擊，反應卻比他慢得多了。

房間中充滿了木刀的撞擊聲，雙方的動作快得只剩一團模糊的影子。婁克仔細的看着，但儘管他努力着，卻仍分辨不出雙方的動作，他們變換得太快了。他想起尼可拉斯用大海做比喻的話，現在他懂了。

當福岡西吉猛烈的當頭一刀砍在尼可拉斯舉起的木刀上時，發出了一個巨大的響聲。尼可拉斯並沒有後退，仍不動的站在原處。教練把木刀往後輕輕的彎伸下去，預備第二次攻擊，但當他的木刀往後彎伸以便有足够的動能往前劈時，尼可拉斯整個人伸展得一如大鵬巨鳥般的，砍向對方的空門，刀尖準確地揷向對方的頭部。它戳中對方的鼻尖，但是同時福岡西吉的左拳也擊中了尼可拉斯的臉，差一點打破了他的鼻樑而擊倒他。

雙方各向後退，相對一鞠躬，沒有一個喘着氣。

德克．狄福斯走了。賈絲婷自個兒在製圖板上繪了一個圖樣，她已經拖了四天了。有幾次她似乎就要完成，只需再加添一、兩筆就可完全解脫了，可是她感覺到這簡單的一、兩筆就像想用手指抓住一條鯉魚般的滑溜。到末了，她恨恨的把筆扔開，把素描紙扯下揉成一團。

她走到厨房，弄了份鮪魚三明治，狼吞虎嚥的吃着，她想着自己是不是什麼地方畫錯了？她的這種感覺十分強烈。接着，她用半杯橘子汁把剩下的三明治硬塞了下去。

她穿着一件泳衣。有好一陣子，她像面對着敵人般的盯視着製圖版。她想着：危險。她知道這些跡象。

她抓起一條毛巾，打開門看着海灘。然後她跑了過去，把毛巾丢在沙灘上，在細碎浪花裏奔跑着，將自己迎向冰冷的海水，直到一股大浪在她面前湧起，就在將要落下時，她將自己投進大浪的底部。

獨自一個人，她隱約聽到浪潮在她頭上呼嘯，以及波濤傳到水下輕微的震動，然後她開始浮上水面。手腳並用的游着，努力把水往後推去，她感覺出自己的肩膀、背部和大腿肌肉出力的伸展。氣泡像熔化了的金屬般，由她的嘴角冒出，而她毫不費力的往上升浮，將頭伸出波動的水面，眨了眨眼，吸了一口氣，然後又把頭埋了下去，繼續游向外海。

尼可拉斯的影子充塞了她整個意念。儘管她對德克．狄斯福說了那些話，她現在突然有趕到城裏的衝動。他一直沒有打電話給她，那當然是或許他太忙了。老天！她實在不想再談什麼戀愛了，但是她要他，她無法壓制自己這一份湧自內心深處強烈的需求。她再度開始踢着水，升到水面上長吸了一口氣，當她游得够遠時，她轉向右方，和海岸平行的游着。

她發覺自己在想着掛在尼可拉斯房裏牆上的那把長長塗了黑色及金色漆的刀鞘。在她的意念裏，彷彿她躡足穿過房間，慢慢觸碰到它，把它從架上拿了下來，它很重，像緞子般的光滑，而且相當的均勻。她左手抓着刀鞘，右手握着長長的刀柄。

尼可拉斯的武士刀被她慢慢的，一吋，一吋的抽了出來，她看到閃閃發光的刀刃像一彎弧形的新月，呈現在她瞪得大大的眼睛前。她又抽出了幾吋，耀眼的銀光益加眩目，她屏住呼吸，心臟如小鹿亂撞般，耳朵裏的血液似乎都湧了上去。當她感到雙腿間有一種莫名的攪動時，她的乳頭剎時充血脹了起來；雙腿仍舊踢着水，她的一隻手伸了下去，撫摸着自己的腹下，她呻吟着，水泡從嘴角冒了出來，像飛鳥掠水而過一般。

她感到一股冰冷的漩渦捲住了她踢動的雙腿，像是愛人撫摸的雙手。驚駭之下，她睜開雙眼，先是水流拉扯着她酸疼的腰部，現在更纏着她的全身。她拼命的掙扎着，起初水流往下拉的力量只是輕微的，但當她拼命和潮水對抗時，突然一下子水流緊緊的攫住她。

內在的驚惶幾乎使她想開口喘息，但她拼命咬緊牙關，不讓嘴張開。一股暗流冷酷的把她帶往外海，她像個圓筒般的在水中翻滾着。她頭昏眼花，盲目的想遊回岸邊。她是個出色的泳者，肺活量大得驚人，不過眼前她最重要的事，就是想辦法先浮出水面。

昏亂中，她向上掙扎游了一下子，但只上升了一點點。她身上那股被水拉扯的感覺，就像是從一個看不見的深淵裏的海蛇，正用它那滑溜溜的身子糾纏着她。

終於她升到了海面，咳嗽着，不停的喘着氣，這些舉動使她無法平靜的浮在水面上。她嘗試着抬起頭，把眼中具有刺激性的海水甩掉，好仔細辨清海岸的方向。

此刻，她的一部份肌肉抽筋了。

她開始驚慌了，絞痛的胃，使她不停的顫抖，現在別想游泳了，她只能徒然的拼命掙扎。當自己的頭露出水面時，爲什麼不高聲呼救？她想再冒出水面，但強烈的水流使她無法辦到；她沉了下去，但是她在下沉中找到一線生機。在陰暗的水底沒有任何的激流，一切都靜靜的，她想了好一會兒，仍因恐懼而顫慄着，直到她發覺那股激流的漩渦消失了。她盲目的游着，碰到一塊岩石，她想辦法儘量使自己維持着這個深度，開始游向岸邊。

她的肺裏像火般的燃燒着，有一度左腿似乎抽筋。她休息了一下，放鬆肌肉，讓體力恢復過來，她使自己像個大螃蟹般的在海底急急忙忙的走着。她眞想升到水面上去吸一口氣，但她眞是怕透了那股激流。她繼續前進，感到自己的眼睛似乎凸了出來，而耳朵裏有着一陣特別的嗡嗚響聲。

最後，她感到了淺水較熱的水溫，以及浪濤衝上沙灘的波動。

她向上急升，伸展着軀體衝出了水面，像一條鯨魚般的喘着氣，鼻子猛吸着，她感到好多了

。她覺得腳跟觸到了沙地，而當她走出水面時，發覺自己的腳已不聽使喚而無法支持她了。她跪了下去，一陣大浪打過來淹沒了她，她索性趴在沙灘上。

當她在一陣陣海浪中嘔吐着肚中的海水時，她聽到一陣嘈雜的人聲，然後一雙強有力的手扶着她的腋下。她的頭垂在胸部，不停的咳着。

「妳還好嗎？」

她想點點頭，但又嘔吐了，感到一陣痛苦的反胃。她感到自己躺在乾燥的細沙上，全身都因喘氣而顫動着，似乎自己永遠也吸不進足夠的空氣。她的肺喘得像個風箱，嘎噪的呼吸聲又粗又刺耳，使她誤以爲自己可能是個氣喘病患者。她頭下墊了塊摺疊平整的毛巾，墊高的臉部隱約的感到面頰和嘴唇有一股酸麻的刺痛。她想抬起手臂，但是感覺告訴她，它們似乎已不屬於自己了，她渾身上下一點力氣都提不起來。

「慢慢來！」她頭的上方有人輕輕說着：「慢慢來！」

她闔上眼，感到一種運動後的暈眩，就像是一個人剛剛在公園中騎馬快跑了一陣後的感覺。她仍被剛才的那股激流所悸動，慢慢的，這些感覺逐漸消失了，而她的呼吸也回復了正常。

「現在好多了吧？」

她點點頭，甚至不敢開口說話。

「妳住在這附近嗎？」是一個温柔的聲音。

她又點點頭。

「我們已經打電話給醫生了。」

「我沒事了。」她說着，聲音連自己都覺得遙遠而陌生。

「他馬上就來。」

她點點頭，又閉上眼。她回想起有一次她和葛爾達兩個人都泡在海邊的水裏，那時葛爾達九歲，她六歲。她們正在玩遊戲，她開玩笑的用手戳了下她姊姊的肋骨，葛爾達轉向她，臉上冒着火，用手夾着賈絲婷的脖子，壓着她往下沉到了水裏——葛爾達一直把她壓在那兒，起初還好，但後來她想站起來呼吸，她拼命掙扎着，但葛爾達仍不鬆手。她的心裏先是在懇求她姊姊，但最後卻咀咒着她，當最後葛爾達讓她起來時，她已經進入歇斯底里的狀態了。她跑出水面，哭着衝進母親的懷抱裏；雖然後來她從沒有告訴過任何人葛爾達曾對她做了什麼，但整整一個星期，她沒有正眼看她的姊姊，更別說和她說話了。葛爾達唯一的反應就是偷偷的幸災樂禍。

賈絲婷張開眼睛，看到德克．狄福斯正傾身向她說話。她抬起身子，發着抖，靠在他胸膛號淘大哭。

和尼可拉斯在道場外分手後，婁克拿起車上的無線電，詢問有無任何新消息或留話。麥考白要他打個電話回去——毫無疑問的是有關塔那卡、奧克拉一案。威格斯會在話中暗示了些什麼，

而芬尼根則是要一份進度報告。

他往市區駛去，交通仍是相當的擁擠。

「如果你能通知到威格斯，告訴他我大約四點半回去，好嗎？」他現在一時還不想和地方檢察官見面，至於芬尼根——去他的吧！

沒有其他的消息。婁克想把心底的那個期望弄清楚，他眞想接到那個電話。「就是這些，」他說：「請你順便替我接一下法醫辦公室的文生·伊朵，好嗎？」熱浪散布在每一吋的街道上，婁克擦了擦汗濕的前額。當接通了文生時，婁克建議共進晚餐。文生提議去道田，並把地址告訴了婁克。

婁克駛過七十二街交叉口的中央公園，再開了一小段路程後，他把車停在泰瑞·塔那卡道場的那棟樓邊。他在那兒訪談了好幾位教練，然後又召來了警局中的描繪專家，把發生謀殺案的那天下午，來訪的那名怪異的日本人面孔描繪出來。他所問過的所有人當中，沒有一個事前或事後曾見過這名男子。合氣道的教練想起那傢伙叫秀吉，不過這對婁克來說，一點幫助也沒有，不過至少他能肯定這名男子即使不是兇手，也是案子的關鍵人。

當他結束時調查已過了四點。在泰瑞的公寓中只找到了兩個被害人的指紋，不過婁克仍召了一組指紋專家來道場搜尋指紋。無論是多麼瑣碎或困難的破案可能性都不該忽視。他想着：誰知道？說不定我們運氣好會找出一些蛛絲馬跡。然後他又要一名警探去查問街上的鄰居，有沒有誰見過這名男子。

在辦公室裏，婁克和艾琳一起查對着。裝了泰瑞和艾蓮遺物的塑膠袋靜靜的躺在角落裏。他查遍了所有的記錄，什麼也沒有。

他正準備打開角落包裹上的標籤時，威格斯出現在門口。威格斯是個大塊頭，滿臉的鬍子和一雙有神的眼睛，皮膚在房中日光燈的照射下，反而顯得更加黝黑。

「嗨！」婁克轉過頭來說。

「在忙什麼？」威格斯的聲音像是遠方的悶雷。

「聽說你在找我？」

「不錯！」

「請坐。」

威格斯咕噥着坐下來，他穿着一件泛白的牛仔褲，德州馬靴，灰黑色有暗釦的牛仔裝。

「我一定得離開那邊，」他說，他指的是納克區。「我受够了。」

「是因爲沙雅森嗎？」他是那兒的局長。

「你指的是亞伯局長？」威格斯哼了一聲。「一個剛好配在那裏混的王八蛋。」他往前傾，手肘支在大腿上。「魯。聽着！我想到這兒是想搞謀殺案件。」

婁克望着他的朋友，他和威格斯已相識甚久，兩個人以前在一起闖過不少禍，彼此都認爲對方是自己的眞正朋友，而且從未疏遠過。

「老兄，芬尼根也不是個好惹的混蛋。」婁克認眞的說：「他也是個下三濫。」

「小子，別再反覆提醒我了，」威格斯說着。「我只想離開納克分局，那些傢伙不再對我客氣了。」

婁克打量着他。

「讓我想想看。謀殺案件並不是唯一可行的途徑，你為什麼不去處理一些違警事件，那樣會輕鬆得多了。」

威格斯現出一絲痛苦的神色。「狗屎！我當然能處理這些案件，每個月拍拍那些上司的馬屁。但麻煩是，你也知道那些王八蛋，那些狗娘養的，他們就是不喜歡他們當中有黑人共事，懂嗎？是他們不要我。」

「好吧！威格斯，我只是不曉得芬尼根是不是會要你。」

「老兄，我知道你對膚色是沒有什麼成見的。怎麼？你不想和我一起幹？」

婁克大笑着。「我當然喜歡和你一同工作，只是現在那個老頭子搞得我不太愉快。」

「管他的！那算什麼。你也知道他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等下一回你破了另一個重案，市長又會頒給他一枚勳章，然後他會跪在地上吻你的腳。」

婁克咧嘴笑了笑，「也許吧！」

「老兄，我想他絕對沒問題的。」

婁克很渴望告訴威格斯關於狄登一案的內幕，以及他的一些懷疑和工作成果。畢竟只是一個過程而已——在任何事件中都需要有人支持。但他曉得自己不能這麼做。並不是他不能信任眼前的男子——他們好幾次都互相救過對方，信任早已牢不可破的串結了彼此。但這麼做對他威格斯是不公平的！婁克自己捲入局裏的困境是一回事，但勉強別人也陷入，則又另當別論了。

婁克伸出手在對方膝上拍了拍。「成！歡迎你加入，我很快就會在適當的時機告訴芬尼根，我想他不可能有機會吃定我的。」

威格斯張開嘴豪邁的笑了。「我懂！我懂！」他站了起來，筆直的立在婁克前面。「等你告訴他這事，我們再看看怎麼進行……差點忘了，我這個黑人又得上街去巡邏了，沙雅森分配了區域給我，懂嗎？真是狗屎。」他轉過身走了，「待會兒見。」

「幫我留幾個混蛋。」婁克說着。

威格斯笑了，「老兄！我會把街上最壞的傢伙留給你的。」

「尼可，我不懂，我覺得自己在這裏好像已經待了一百年了。」文生低頭瞧着自己正在剝食的花生。「想起來也真可笑，但是，東京對我就像是一場夢。」

「我看你該回去一趟，然後好好的度個舒服的假。」

「是啊！我自己也覺得該這樣。」文生把花生扔進嘴裏。

他們走下通往動物園的石階，漫步在六角形的瓷磚上。空氣中混雜着各種動物在酷熱下散出

的氣味，他們往北走，去看猴籠。

「但我知道我不會去的。」

「沒有什麼事妨礙你，一點都沒有。」

文生搖搖頭。走下石階，他們到了一個廣場。他們的左方，在空着的巨大籠子旁，可以看到海狗的水池，好幾條新到的海狗和池中唯一活得最久的一條老雌海狗併肩游着。

「尼可，那兒有我的家、我的姊妹。如果我回去，我一定要見她們，那是一種責任。我無法面對她們，至少目前不能。我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無法坦然的去見她們。」

靠近猴籠的旁邊，有一個皮膚黝黑留着一大把鬍子的男子，頭戴着一頂水兵帽，站在一對金屬綠的圓筒邊。他在一大堆眼睛瞪得大大的孩子們面前，爲一些氣球充着氣，每一次他吹氣時就像個巨人在猛吸一口氣。

「你變成了什麼樣子的人？」

文生轉過頭來。「就是這樣，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但我已不是原來的樣子了。我已經被同化了，被這裏所敗壞。我的價値觀改了，四周的傳統都已崩潰了。」在大猩猩籠子前圍了一大羣人興高采烈的觀望着，一位管理員正用水沖洗着籠子。一隻母猩猩伸出手掌把水撥到外面的羣衆身上，大家尖叫着，立刻散開了，然後又大笑着湧了回去。籠中傲慢的猩猩仍靜靜的坐着，透過牠的籠子像研究一本書般的打量着外面的觀衆。

「算了吧！」尼可拉斯輕輕的說：「我仍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有你、泰瑞和我。

我們是在道田見面的，記得不？後來我們就多少有點迷失了。我想這是爲什麼我們能够在這個大熔爐裏建立了如此深厚的友誼。」他微笑着，至少是努力的牽扯嘴角。「像一家人一樣的融洽。」他提了下頭。「但到底是什麼使我們聚在一起？難道僅是由於我們都有點想家？我不以爲然。」

「艾蓮常說使我們相連結的，是由於那種戰鬥的精神，它像一條神奇的臍帶般的把我們結在一塊兒。我覺得她大概會把我們在那一方面的事情看做是小孩子在辦家家酒。」

尼可拉斯搖搖頭，「不對！這一點你就錯了，她對我們之間的關係相當的尊重。她只是不能瞭解那種本質，不過她知道那種力量而不會去干擾它，這就是爲何她總是拒絕加入我們在一起談話的原因。她明白卽使我們盡力使她感到舒適，她仍會覺得自己不得其所。泰瑞曾告訴過我，說她一度曾試圖抑制我們，而她也是對的。」

「我不知道，」文生說：「對我而言，現在我們似乎在談論遠在天邊的芬蘭的一些習俗，我不能確定我是否能再瞭解它。」

「那只是談話——一大堆無意義的字眼，只是一個西方人的看法。敞開你的心懷，而你仍舊能感受到它，待在這個地方並不能使它離開你的心靈。」他似乎想把自己的感受一股腦兒地告訴文生。「我們生在那一個充滿了戰鬥精神的國家之上，它強而有力而且永無止盡的束縛着我們，這比血緣的維繫還要強。我們會被教導的事永遠不會被遺忘，你也明白這一點。本質上，你仍是十二年前初下飛機那個原來的你。」

「喔！不，我不再是了。經過了這麼一段時間我已經改變了，美國已使我改變了，而這種過程似乎不被允許復原的。我不能回去，我不再屬於日本，我也不再感到我屬於那裏。西方把我身上一些很有價值的東西剝奪掉了，當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的把它帶跑了。」

「你還是能把它拿回來，仍不算太遲。」

文生望着他，手揷着口袋往前漫步着。他們現在接近了那道頂上掛着那個出名大鐘的拱門，它每一小時會鳴鐘一次，並且會有一羣維妙維肖的動物圍成半圓形跳舞。再過去是兒童動物園，裏面充滿了兒童響亮的笑聲以及快速奔跑的腳步聲。

「我現在所說的還未告訴過任何其他的人，卽使是警察。泰瑞和艾蓮被謀殺的那晚，我接到了一個沒人說話的電話。」文生抬起頭來，「但我想得越多，就越能確信自己聽到了一點什麼，那好像是音樂聲。」

「你記不記得那是什麼曲子？」

「當然，我百分之百確定那是曼西尼爵士樂。」他不必多說曼西尼是艾蓮最喜歡的音樂家。

文生抖了抖，接著說：「就像泰瑞從墳墓中打電話給我似的。」他很快的舉起一隻手，「我知道，我並不相信那種事。但去他的！那就像他正試着想告訴我說是誰幹的。」

「你是指泰瑞認識那名兇手？」

文生聳聳肩。「或許我想得太多了，我所知的僅限於此。我只是希望……我希望那天晚上你也能在城裏。老天，他們也是我的朋友啊！」

尼可拉斯沒說什麼，看着那羣小孩子笑嘻嘻的舐着冰淇淋，衝着那些猿猴伸舌頭，他希望此刻自己能有些感覺。悲傷有時對情緒的調節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不會像是挑重擔般的壓在自己身上。他感到自己像置身於颱風眼中一般的平靜，雖然已受到了保護且十分安全，但他卻能夠看見四周遭到的破壞。有沒有辦法阻止那種摧殘？——他確定有，但他不願意使用。文生仍在凝視着他，像是從目光中他可看出一些尼可拉斯內心憐憫之情的表露。然後一切都過去了，在那一刻，尼可拉斯心中做了決定：那是義務，也是責任。

文生說得對，他們是朋友。

文生碰了碰他的手臂。「老朋友，對不起呵！」他說着。「你可以看得出，是我太急躁了。天啊！把那些發洩在你身上是太不公平了。」他淡淡的笑了笑，「你瞧我有多西化！」

尼可拉斯也微笑着說：「不！你是對的。我們都不該忘了義務及責任的重要。」

「聽好！斐克要和我共進晚餐，你也來嘛！在老地方。」

「好吧！」尼可拉斯點點頭，「我十分樂意。」

文生瞥了下手錶。「該回去了，待會兒見。」

尼可拉斯在園中找着公用電話，最後在第五大道上找到了一具。他撥給賈絲婷，接的人是德

克・狄福斯。

「出了什麼事？」他問道，心快速的跳着。

「一點小意外，沒什麼好躭心的。不過如果你工作上允許的話，最好過來一趟。」

「怎麼了？」

「賈絲婷陷在暗流裏，現在已經沒事了。」

「你確定事情眞是那樣嗎？」

「非常確定！你指的是什麼意思？」

「那兒附近有沒有其他的人？有沒有人發覺任何可疑的事？」

「有一大堆人在場，一個鄰居將她從水裏拖出來。沒有人發覺有其他任何的異樣。」

「直到我趕到之前，你能不能一直陪着她？我會趕第一班火車的。」尼可瞄了下手錶。

「當然，沒什麼要緊的事，我辦公室的人知道我在這裏。不過若有緊急事件……」

「德克，我瞭解。告訴她，我會趕去的。」

「等她醒來時我會告訴她的，你放心好了。」

他掛上電話，招呼了一輛計程車，直往地下火車站去。在長島火車站櫃枱處買了張車票，發覺自己尚餘二十五分鐘。他打了個電話給湯姆金，在有人來接之前他等了很久。尼可拉斯凝視着來往的人羣，不自覺的仔細打量着人羣的臉孔。一對年輕人正在和他們沉重的行李掙扎，就在他們後面，有一個少婦不耐煩的靠着一根柱子等人。他懷疑是不是她的老公來遲了？

「尼可拉斯嗎？」聲音在他耳中特別清楚。

「湯姆金！」

「我很高興你打電話來，有沒有仔細考慮我的提議？」

他想着：眞是混蛋！一個眞正不折不扣的混蛋！使賈絲婷也連帶着遭了殃。不過他現在知道賈絲婷也是忍者的目標之一，他眞恨自己一直居於這種劣勢。他極度地想使自己平靜下來。

「我考慮過了，今天起開始爲你工作。」

「好極了，你爲何不來工地，然後……」

「不！我現在在火車站，我要到島區去。」

「我不明白。」

「那邊也有些工作，而且賈絲婷在那邊。」

「我知道了。」

「我相信你也會知道，」尼可拉斯無禮的說：「我明天會再與你聯絡。」

「尼可……」

他把電話掛上了。

這名男子正在工作。

他一星期前來到魯賓兄弟公司打工。他會被派到布魯克林區拉斐大道上去建築地基，直到曼烏西生了病而將他調到公園大道來工作。湯姆金付了一些額外的錢以保證使工程不會落後進度，而魯賓兄弟公司也盡力使一切事情都順利進行，當然其中也包括了有足够的工人來補充。

這名男子毫不疲倦的完成每件分派給他的任務，他很少說話，是個很行的工人，但沒有人注意他。當那天他來到工地向工頭報到時，他心中充滿了前天晚上工作的回憶：那時正是大清早。那是一段用來思考今天指定的工作中有一些小麻煩尙待解決的時刻。雖然他的腦中仍在重估昨晚的工作，但他的潛意識卻研究着如何解決目前的問題。

他一點困難也沒有的摸進艾金頓大厦地下室停車場，偷偷躲在一輛林肯轎車的後座溜了進去，然後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十分鐘之後，湯姆金的轎車是第四輛駛入地下停車場的車子，它從入口的斜坡駛了進來。湯姆金是一個相當出名的失眠症患者，而他每個週末的夜晚大都消磨在他新建大樓的辦公室裏。強亮的車頭燈劃過停車場的屋頂，然後當車子完全駛進地下室時，光度又降了下去，司機輕巧的把車子滑進了它的車位，引擎微微的震動了一下，車子靜止了。

這名男子相當瞭解司機的下一個動作，但即使如此，他仍在司機離開後再等了一個小時。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他則時間充裕。

時間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亦可能是最難以應付的敵人，因此他總是懷有敬意的對待它。心想，絕對不可過於倉促。

最後，他伸展身形，走向轎車，整個人像是個徘徊的影子。在一瞬間他就已經打開了後車門，鑽了進去，再把門給關上。在裏頭，他使用一支鉛筆型手電筒及一支外科小刀。車後座鋪滿了毛絨絨的地毯，他用小刀在座位邊的地毯上割了一道，然後又劃了一下，使刀痕成爲一個T型。他輕輕的把表皮揭開，塞進去一個直徑不到半吋的物體，再用無味的樹脂把裂口黏起來，仔細的使它恢復原狀。接着他將注意力轉向電話，他把聽筒放在一邊，打開電話機，又在電話機的內壁黏上了第二個物體。他現在坐在湯姆金慣常坐的後座上，拿起電話，試試有無異狀；等發覺並無異樣之後，他滿意的將電話放了回去，關掉手電筒，跨出轎車，二十秒後，他就已站在五十一街的行人道上，身上穿着他那件黑色的風衣。

他在轎車裏總共只花了九分鐘。

現在他正在裝修湯姆金的房子工地通道上的鉚釘，目前他要解決的是如何到樓上去。

在午餐時間，他走到裝置在外面的升降機，盡可能的往樓上升去，直到低於湯姆金辦公室的下層，這裏的迴廊只刷着一些生石灰，上面還劃有一些工程記號的鉛筆筆跡。走廊上空無一人，但他仍小心翼翼，隨時預備閃入旁邊的一扇扇門內。他常常突然停住，完全靜止下來，靜聽着大厦裏的各種聲音。如果有任何異常之處，他馬上就會知道。

他並不擔心自己的面孔。在顴骨上，他抹了些肉色的油灰，使他的鼻子顯得高一點。處理過的一些棉布捲塞在他的口中牙齦與面頰之間。他的姿勢也變了，不同於那天他去泰瑞．塔那卡道

場時的樣子。他的背有點駝，走路時有一種特別的步伐，像是一條腿短了一截。這是因爲他的右鞋跟高了一吋。要改變一個人的容貌並不困難，但是一個專家仍有數百種方式能辨認對方。一個人必須謹慎的改扮他身體的各部份，如同他對臉部的改變一樣——製造一個徹頭徹尾的改裝。易容需要全身性的，不過一個人只需要一些輕微的改變，因爲目的只是在欺瞞別人，不必過份改變一些特徵。

他找了防火梯，小心的沿着它走上頂樓。上頭的活動相當的多，工人們和湯姆金的手下都在場。他想，這樣反而更好。

湯姆金的辦公室完全佔據了樓上的一角，幾乎已完成了十分之九，因爲湯姆金把那兒列爲第一優先。因此在那兒沒有午餐中斷時間，上午班的工人收工吃飯時，會有另一班上去接替繼續進行工作。這個男子剛好趕上去加入他們，他經過站在通往辦公室那扇金屬門旁邊法蘭克監視的目光，這是最困難的一部份，法蘭克保持着他的目光掃及到每一個人身上。

不過對他來說，這當然很簡單。他只需要表現得像他自己所該扮演的角色，沒有人會太注意他的。他在大庭廣衆之下表現出這一種神秘的行爲，就像是當場盜取別人的信件一般，而享受着那一種特別的情緒是非常的有意思。當然在這種環境之下，他不該有這種感覺，那只是內在心智上的一種好奇心，就像是從一次夏季田野旅行中帶回家的一個怪異而有條紋的岩石所引起的感受般。

他當然已經開始且恰當的工作着——也就是利用他原有的和他被賦予的能力去工作。這使他毫無困難的能在辦公室中有充裕的時間。

他利用着自己的專長，儘量利用時間來記住地形，小小的藏身處和裂縫，以及一些開着的和關着的門。他找出何處的牆裝了隔音板，及何處在油漆及石灰下面是實心的牆壁；那兒是室內線路的走向及所有插座的位置，那兒是電路斷電器及預備照明設備。在這一刻，這些事沒有一件是配合着他的計劃，但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到這些資料。基本上應有一個萬全的計劃，但是一個人在自己的計劃中應該預留退路，因爲事件有一種特別的方式去決定他們自己，而且常常是一個偶發因素。譬如：一個多出的警衛、一場突來的暴風雨，甚至一個未被預料的響聲；一個事先沒料到的小事也會突然攪亂了全局。誰也不知道到時會發生什麼事。

一點半的時候他已經弄完了，法蘭克一直用那對黃濁的眼睛望着他，他和其他的工人一起走了出去。走出了金屬的大門，他們湧向右邊一樓下面的升降機。當他們走過轉角時，走廊末端的電梯門打開了，湯姆金由威索陪着出現了。

這名男子呆了一下，一雙死人般的眼神亮了一下。他陰沉的想着：現在就幹掉他多容易啊！他可以把威索當場擊倒，再把湯姆金一腳踹出去，掠過悶熱的空氣而直墜到下面的人行道上。他眞喜歡這種方式的謀殺——是個大大的諷刺。但他並不想用那種方法，而且引起的效果也會大有不同。其一是這種方式並不高雅，此外對湯姆金也只會引起輕微的恐懼。只有當他飛在空中的那一段短短的時間，熱氣拂過他的臉龐，尙未撞到地上人行道的那堆碎石之前。他想着，不知湯姆金在這短短數秒之中心裏會怎麼想？——上帝？赦免？地獄？這個男子聳了聳肩，反正這些並沒

什麼差別。他一點也無法瞭解這些西方人的想法，他只相信報應。他死後將會和神及宿命在一起，直到預定的時間來臨，他會再依着自己的宿命去轉世投胎。

他對生命的這種觀念遠比湯姆金那一種人的思想要來得更基本、更深厚。這些觀念並不能使他殺起人來更得心應手，殺戮仍舊不是個引人入勝的事情。現在他的心中充滿着如何去助長恐懼以及一股瞭解對方的思想，殺戮的本身對他而言就跟一腳踩了一隻蟑螂般的容易。畢竟，湯姆金就是那種人——一個不能被人稱之爲開化的文明人。

關於事畢後的脫逃，這名男子知道在這一次任務中很可能無法全身而退。但這並沒有困擾着他，因爲那是一種他用了一生都在準備那一刻來臨的事。畢竟能够死得像一個武士，是生命中最崇高的期望。歷史上記載着這種方式的死法，而這種死法會永遠爲人所記憶，而不是去記得那人當初是如何活着度過一生。

並非他就不會想到要去除掉湯姆金，那只是他計劃中的一半，這一半使整個計劃都值得去實行。有人付了他一點錢去除掉湯姆金，但金錢對他並不算什麼。事實上，當他到了這裏來衡量所有的狀況時——正如他後來對他的雇主所報告的一樣，他尙未確定自己會接受這一任務。但他碰到了一件旣驚人又使人無法抗拒的事情，它使他無法拒絕。他很早就知道接受生命中自己的角色，他被允諾了一些少見的東西，使他現在對可能的遠景充滿了渴望。拒絕了這些好機會簡直就是一種罪惡，而且機會不會再來，永遠再也不會這麼甜美。

這是他不在此刻就解決掉湯姆金的第二個原因。而且這樣一定會太過草率，這一種卽興式的殺人不合於他的氣質。他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很成功，但是他拒絕這種方式。

他並且討厭在事後收拾亂七八糟的現場，他喜歡把事處理得乾淨俐落；也許來生他可以成爲一個有名的鑽石切割家。

所以他只冷冷瞥了湯姆金一眼，後者渾然不覺的走過迴廊，不知死亡就在他的附近。

然後這名男子移動着，走下未完工的迴廊，低頭避開從天花板上一個打開的嵌板中垂下的一捆電線。過了一會兒，他已經穿出門走到了防火梯上，離開了這層樓板。

下樓走到了大廳的前廊，半藏在陰影之中，他伸出一隻手指像抓癢一樣搔了搔耳朵，他的耳朵裏現在放了一個肉色的塑膠球，外表看來毫無光澤，絕對不會被人發現。

他用食指尖頂着它，開始竊聽。

當尼可拉斯從車站牆上那排發亮的電話轉過身來時，他又感覺到了它——脖子後面一種預兆性的發癢。雖然他毫無心思要到那裏去，他仍靜靜的走向一家書店。他用那種不使自己的動作有什麼突然改變的方式直走着，他不直接走進書店開着的大門，相反的卻站在櫥窗前。人羣從他身旁擦過，收銀機前有一列短短的隊伍，那兒正在售賣打八折十本一套的平裝小說。

他稍微將身子向旁傾斜，與櫥窗形成一個斜角，把櫥窗當成一面鏡子來看。他偷偷的打量着

身後車站的大部份區域，由於欠佳的折射，光線的閃爍，以及因玻璃扭曲了形象，使得他觀察十分困難。他接受了這些缺點，並斟酌着形象的清晰度。

在那兒待得太久也不是辦法，他瞄了一下錶，尚餘十五分鐘。他沒有理由泡掉這段時間等火車——尤其現在更不應該。

他離開了書店的窗子，斜斜穿過車站。一個老婦人拖着裝了輪子的行李箱經過他面前；兩個水兵迅速的越過了他，其中之一正對另外一人開着黃色的笑話。靠在柱子上等人的少婦已不見了，也許她終於等到或者是放棄了約會。三個活蹦亂跳的黑髮小孩正由一個表情嚴肅的婦人陪着，他們笑着嘲弄對方。一個穿着黑色風衣的男子站在一排櫃子邊，嘴角叼着煙。有個男的穿了件駱駝色的西裝，正翻看一本最近新出的雜誌；當另一名提着個黃褐色公事包的男子走向他時，他放下了雜誌，和對方握了握手，雙雙離去。

尼可拉斯走進一家餐店裏，勉強擠在一個正貪婪吃着椰子派的大胖子旁邊坐了下去。胖子前面的櫃枱上擺了一張一元的鈔票及一些零錢，他的嘴角沾滿了派的碎屑及一些奶油。胖子絲毫沒有注意到尼可拉斯也坐在身旁的櫈子上。尼可拉斯點了一杯橘子汁和一份法國派。餐館的柱子上裝了鏡子，尼可拉斯吃東西的時候仍繼續用着它監視整個車站的動靜。他吃完東西後結了賬。

錯不了的，那種感覺仍然存在。只有一個解釋——他被一個腹藝精通者監視着，一個收受者也具有傳遞者的特質，無法去減少這一種雙向的影響。總之，對方靠得太近，粗心大意，而且太傻了。

尼可拉斯用餐巾擦了擦嘴，往鏡子看了最後一眼，然後走了出去。離火車開動尚餘五分鐘，在那段時間內他必需甩掉那個偷偷摸摸的傢伙。現在他一點也不想誤了那班火車，他所關心的是賈絲婷。她的確是身處險境，而自己又離她那麼遠，一想到這就使他感到全身無力。要德克・狄福斯每天去探望她是一回事，但當有緊急事件要他去那兒時，則又不同了。在那種情況之下，除了自己，尼可拉斯誰也不信任。

他想起尚有一件事要辦，於是又走過去打了個電話給婁克。

「那一位？」聲音刺耳而冒失。

「警官，我是尼可拉斯・黎尼爾。」

「什麼事？」

「我現在正預備趕回島區，賈絲婷發生了某一種意外事件。」

電話裏沉默了一下子，尼可拉斯仍在打量着四周。

「婁克，有人在跟踪我。」

「我尚未發覺任何人。」

「你是看到了一個影子呢？或是電視看多了？」

電話線中的響聲像是唯一活着發聲的東西。

「你怎麼知道那裏有個人跟踪你？」婁克終於開始追根究底的問了。

「如果我說的話，你得相信我。」

「我試試看。」

「那是腹藝，一種武士道訓練，像某種心電感應，一種觀察世界、感覺萬物的能力，你甚至可稱之爲一種廣泛的第六感。」

尼可拉斯有點期望着一絲嘲笑，但是電話那頭沒有立卽傳來任何聲音。

「你認爲那會是誰？」

「忍者。」

那兒有倒抽一口氣的聲音。

「黎尼爾，你留在那邊，我馬上過來。」

「沒有用的，他絕不會待那麼久，而且在一街之外他就可以預知你的來臨。」

「我們不能處於被動的地位。」

「相信我，這是唯一的法子，由我來對付他。」

「由你？你預備怎麼搞那件事？」

「我想他的目標是湯姆金以及賈絲婷，這就是我爲何要出城的原因。」

「什麼時候起你也注意起湯姆金的生活了？」聲音現在變得冷硬了。

「自從我今天開始爲他工作起。」

他耳中又傳來倒抽一口氣的聲音。「狗屎！聽好，你這婊子養的……」

「不！婁克，你給我聽好。你連自己在對抗什麼都不知道，一點都不知道。今天在道場上，我試着想讓你去體會一下，但我怕他們對西方人的說法是正確的——一個西方人卽使受過教育，也依然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呆子。」

他砰的一下，把電話掛上了。加入移動的人潮走下往十七號月臺的梯階，尼可的頭一直刺痛着。正當他跨下最後一道階梯時，他感到自己瞥見一張臉，但僅僅只有一瞥——像個影子般的一閃，他看到一個蒼白臉孔的半側面。那人身上的某種感覺震動了他，他飛快的想反轉自己走的方向，但人潮實在太擁擠了。

然後他上了火車，坐在靠窗的位置。原先的那種感覺已消失了，那兒是否會有過什麼？他知道問自己是得不到什麼結論的。但爲何忍者要跟蹤他？那兒一定有一個答案，但他無法獲得任何令他滿意的解答。

當最後一分鐘上車的乘客趕上時，列車內的走道上有些擠撞。空調設備停了一會兒，有人開始抱怨了。燈光閃爍了一下，然後空調設備開始完全運轉了。似乎每件事都依舊如常。

鈴響了，門響了一下，輕輕的滑上閉攏，它鎖了起來。過了一陣子，車身開始移動了，窗外的月臺滑了過去，剩下的只有一道道的燈光及由奔馳的火車所造成的陰影。

城市被抛在後面，他正想着賈絲婷。他的頭靠着窗檻，開始打起瞌睡。

「請把車票拿出來。」

他驚醒了，腦子裏仍充滿了那張蒼白的側臉，但是五官輪廓卻顯得不清楚，好像他是透過一層仲夏夜的薄霧凝視着月亮一樣。

葛爾達正大笑着，她的笑聲使她的乳頭顫動着。黛爾的說法是——當她的雙峯顫動時，也是她最淫蕩迷人的時候。

葛爾達喜歡黛爾的原因之一，是因爲黛爾常能使她大笑，另一個原因則是她的身體。

黛爾的皮膚全是棕褐色，晒得很黑而沒有任何比基尼泳裝帶子蒼白的印痕。或許，那是她的自然膚色，不過葛爾達從不想去詢問。葛爾達並不是個嬌小的女子，然而黛爾仍比她略高一點。她既苗條又修長，一點也不嫌瘦或太結實。她有着一頭曲捲的金髮，它們也是天生的。

黛爾的腿比葛爾達的還長，甚至更纖柔，但仍是非常的優美。她有着小巧、渾圓而堅挺的乳房，細細的腰，柔美的臀部。她具有男子氣慨卻又帶着女性的温柔，從來沒有任何警察干涉過她穿什麼式樣的衣服。她愛那種老式西部被太陽晒得黑黑的男子氣，及在奔馬時軀體上鼓動的肌肉，但她最愛的仍是那種無羈無束的生活。

正如佩爾所說的，這一回享樂的成份要大於交易。

「葛，我這一回幾乎找到了一個眞正的男人。」她現在正說着話。整個人慵懶的泡在浴缸裏，空氣中充滿了濃濃的紫羅蘭香味。葛爾達跪在浴缸邊上，正在調整水晶的龍頭。水湧進了白色的瓷浴缸裏，恰巧是在黛爾張開的兩腿之間，水濺到那塊由於潮濕而顏色顯得稍暗了些的棕色茂密的倒三角形上。黛爾的下腹放在那裏，就像是一個芻像等着被火去吞噬般。

「不過妳也知道，」她繼續說着，「即使當它發生的時候，我也不會眞的相信。」

「發生了什麼？」葛爾達多加了一些熱水。

「發生了什麼？」黛爾歎息着。「我了不起的德州佬，我偉大的長角牛，我的牛仔竟然變成了一個同性戀的男人。」當水沖到她時，她把手肘支着浴缸的兩邊，使臂部輕輕的觸着水提着。

「他在床上對我哭訴，說女人對他是種威脅。」她背靠着浴缸，閉起眼沉醉在這温暖的潮濕裏。

「喔！我永遠不會找到一個眞正的男人。」她灰色的大眼睁開了，凝視着葛爾達的眼睛。「不過，反正我也不在乎了。」她的聲音漸漸降爲暗瘂的喉音。「我有妳在這兒，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的事比這更眞實了。」她把手舉起掛在外面。「親愛的，進來吧！外頭很冷呢！」

葛爾達站起來，讓掛在肩上的那件桃紅色絲袍滑落了下去，衣服發出一個輕軟的聲音掉落在瓷磚上。黛爾看見她這樣子赤裸着，不由得顫了一下。

當葛爾達跨入冒着蒸汽的浴缸時，她們的手握着，然後黛爾調整自己的位置去迎合她。

「沒有任何人像妳，」黛爾耳語着：「任何地方都沒有。」她撫摸着葛爾達的肩膀及上半身。「不管妳要收費多少都不會有任何差別。」

葛爾達用她的指甲尖在水裏劃着對方的大腿。「那又如何？」她輕輕的說：「如果我分文不要呢？」

黛爾的眉皺了一下，葛爾達的指甲尖在她皮膚上輕劃着。「別那樣！」黛爾說。

「那可能會有點影響，」黛爾繼續說着。「在起初時也許，但現在我不認爲會了。」她聳聳肩。「反正，收到帳單的是攝影場，卽使他們不……」她的嘴角綻出一絲微笑，「親愛的，我喜歡找妳，碰巧妳又需要錢。誰會管這些呢？反正來來去去的。一克的古柯鹼或一條長長的俄國黑貂皮裘都比不上妳。」

葛爾達笑笑，「我想這是個恭維吧！」

黛爾大笑着。「妳知道？」她四處張望着。」

葛爾達仍繼續撫摸着，動作溫柔而又帶着些堅定。黛爾大腿高處的一塊肌肉跳了一下，她喘息着。葛爾達知道對方的心跳何時會加快。「親愛的！時間很充裕，放輕鬆些，這兒很安全的。」她的手指揉着軟綿綿的肌肉，「當妳準備好的時候，我會把它拿出來的。」

黛爾轉過頭，她的手掌揑住了葛爾達豐滿的胸脯，大姆指上下按壓着乳頭，使它硬挺了起來。

「唔……」她耳語着，「這是我最愛妳的部份——持久。妳是火和冰，溫柔和強壯，蕩婦和少女。」

「我只是一面鏡子。」葛爾達喃喃的說。

「不！那不對。至少跟我在一起時妳不是。我知道妳和我同樣的喜歡這種事，妳可以騙過男人，但對女人那又不同了。我可以分辨得出來，妳要我就如同我要妳一樣。」

葛爾達的手指小心的找到了地方，慢慢的伸了進去，小心的避開了最敏感的部份。「妳是我唯一願做這種事的女性對象。」她說。

黛爾的大腿抽動着，把浴缸裏的水濺到了外面，她們置身於自己的天地之中。月亮的變化，引起了一連串的潮動。

葛爾達的另一隻手伸到水裏，撫摸着黛爾的臀部。

「噢！噢……噢……」黛爾扭動着上半身，開始吮着葛爾達的乳頭。「噢噢噢！」乳頭從她嘴中跳了出來，沾滿了口水。

「當我拍電影時，我晚上常躺在床上想妳。我一邊自瀆，一邊想着妳豐滿的胸脯，修長的玉腿……喔！天哪！」黛爾感到下身一陣快感，不由得緊緊抓住葛爾達的肩。

「噢！現在來吧！現在……現在……」

葛爾達把手伸向浴缸側，拿出了那管雷明頓手槍。黛爾的眼睛迷迷朦朦的瞪得又圓又大。「給我！」她嘶啞的哼着，然後葛爾達讓她舔着槍管的開口部份。

「唔……多一點。」但葛爾達已把槍拿開了，把掙扎的黛爾按了下去，再慢慢的把槍管插進她的身體。「噢噢噢……」黛爾用力的把腿往上挺舉，使整個槍管都塞了進去，直到硬梆梆突出的槍把抵在外面。葛爾達只需要搖晃着這隻槍把，在她感到黛爾體內欲來的高潮之前把它來回深淺的抽插着。她握住槍把等待着，舔着自己發硬的乳頭，使自己逐漸升到高潮。黛爾的身體非常的敏感，葛爾達可看出她何時會達到高潮的顛峯。

黛爾開始往上痙攣，她緊貼着葛爾達一直握住的槍口。當她發作時，葛爾達扣了板機。一下

……二下……六下。每一次的發射都是一股空氣壓縮的熱水射了進去，使黛爾不住的尖叫。整個浴室到處都濺滿了水，黛爾像得了瘧疾般的顫抖着。她摟着葛爾達，嘴埋在對方的胸前，低聲呻吟着：「讓它留在裏面……讓它留在裏面……」她的眼皮閃動着。「喔！天哪！」她的乳房像剛剛跑了馬拉松般的上下起伏着。

「再來一次……」黛爾喘着說：「再來一次……」

文生和婁克準時於六點十五分在道田的木篷下碰面。因爲位置的關係，餐館早已擠滿了在去電影院前趕着倉促吃一頓晚餐的人。

房子是L形的，用一個木牆分隔桌子。他們走進去時，在左方有一個壽司酒吧設在L形較短的一邊。位子已坐滿了七、八成，文生看到一個獨坐的美國人。

他們被帶到餐館的後面。那兒沒有西式的餐桌，卻有一間塌塌米的房間。這一類傳統的屋子都鋪着草蓆，而沒有椅子，只有一張僅能盤腿圍着就餐的矮桌子。這些塌塌米房間都是用紙門隔起來的。

文生點了酒，然後兩人脫掉了鞋子走進室內。一個侍者在發亮的矮木桌上擺了一份菜單，然後離去爲他們備酒。

婁克把一份夾子擺在桌上，找出三張八吋大的紙張並排放在文生面前。「以前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這兩張紙是由警局的畫家所繪，描出一個三十多歲的東方人臉孔，寬寬的鼻子，平平的顴骨，一雙死人般的眼神，他的頭髮很長。

文生仔細的端詳着這張素描，然後搖了搖頭。「不認識，不過老實說，如果我認識，我會很訝異。」

「爲什麼？」

「是不是就是這男子在泰瑞與艾蓮死的那一天下午去了泰瑞的道場？」

「你怎麼知道？」

酒送來了。當侍者爲他們注滿小小的酒杯時，他們都靜默了下來。侍者走了之後，婁克以一種探詢的眼光打量着文生。

「那天傍晚我和泰瑞一道吃晚飯，」文生慢慢的說。「大部份都是我在說話。」他的聲音變得有點兒悲傷。「現在我後悔談了那麼多，因爲泰瑞明顯的有着心事。他只短短的談到那一天有個男子來道場上對練了空手道、合氣道以及劍道。」他啜了一口酒，揮了揮手。「我現在對你說的，只是我自己歸納出來的。道場上平時的劍術指導是阪那庫先生，他休了大約十天的假。所以那個男子那時去道場上要求對練，唯一的法子是泰瑞親自跟他過招。」

婁克聳聳肩。「那又有什麼好怪的？黎尼爾告訴我說泰瑞是一個劍術專家，你們不是稱之爲

大師嗎？」

文生點點頭。「不錯，但很明顯的，尼可所沒有告訴你的是泰瑞早已把他的武士刀束諸高閣了。我只能說他有一種內在精神的改變，他不再自劍擊中尋找樂趣，他也不再練習了。」

「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不能確定，大概是六個月前吧！」

「那爲什麼黎尼爾不告訴我？」

文生爲自己和婁克斟滿酒。「老實說，我也不確定尼可知道，他自己也有了一種心理上的改變，不同的只是他仍苦撐下去，而我無法知道他到底是怎麼了。我們仍然關係親密，而且他與泰瑞私交也不錯，只是後來他似乎退縮了一點，我相信泰瑞有機會但沒有告訴他。」他聳聳肩，「反正如果是這個男子，」他點了點桌上那張素描，「他一定化了妝。我或尼可拉斯可能認識他，但由這兩張素描我們永遠也無法說出他會是誰。」

婁克點點頭，「好吧！」他把畫片推開。

文生伸出一隻手，「你爲何不等到尼可拉斯回來？讓他看看又沒什麼大不了的。」

「黎尼爾今天傍晚會打電話給我，他的女朋友出了點意外，他趕回西灣橋去了。」他的手停止推動畫片。「沒有人看見這個傢伙的出入，不論是在泰瑞的公寓或道場上，都沒人注意。」

「我毫不驚奇。這個小子是個專家，一個相當危險的專家。我恐怕你連自己在追捕什麼都不知道。」

「黎尼爾也是這麼說，」婁克咆哮着。「我不喜歡再聽到！」

「警官，這是事實，你最好面對它。這個傢伙可以幹掉任何被他挑上的人。」

「卽使是拉斐爾·湯姆金？」

文生點點頭，「對！卽使是他。」

「已經有人試過十多次了，」婁克指出，「而且一個個都是專家。」

文生歎了一口氣。「這一回不同。我們並不是在談一個來自底特律或是來自那個什麼地方的槍手。」

「紐澤西市。」文生補充着，微微笑了笑。

「警官，反正這一回來的是個忍者。他不但是個槍手，更是個胡迪尼，超人及蜘蛛人的綜合。」文生用食指指尖在桌面敲着。「這傢伙還是個魔術師。」

婁克盯着對方的眼睛，試着想找出一點嘲諷的眼神，但是沒找到。「你很認眞，是不是？」

「雖然聽起來很戲劇性，但我是說眞的。」

侍者過來了，他們點了菜，又要了一些酒。「不急！」文生對着侍者說着。對方點點頭，退了下去。

「黎尼爾今天帶我到一個擊劍班道場去。」婁克說。

「那一家？」

「我不知道名稱，但碰到了一個叫福岡西吉的男子。」

文生眼睛閃出一絲怪異的神色。「你運氣眞好，只有極少數的西方人才能進得去，而尼可拉斯竟帶你進去？」他低低的吹了聲口哨。

「不錯！」婁克嘲弄的說：「而且那是在我侮辱了他之後，看來他好像一點也不記恨。」

現在文生的眼光有點憂傷，然後他說：「他並不會眞的生氣，但你應該知道你已經失了顏面了。」

「失面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簡單的說是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互敬，然後再來是互信，以及責任。我不會問你到底做了什麼，不！別告訴我，我不想知道。但我會說如果你冒犯了他，他那方面對你的敬意就會變少了。」

「我才不管他會把我想成什麼樣子。」

「好吧！也許你會不管，」文生微笑的說：「如果是這樣的話，對這件事也就不必多說了。」他拿起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再把杯子注滿。

婁克清了清喉嚨，過了一會兒才說：「把你的話說完。」

「我只是想說，現在要緊的不在於讓尼可來原諒你。他早已那樣做了，否則他不會帶你去見福岡西吉。現在是在於你去尋求恢復先前平衡的關係。」

「我怎麼去做？」婁克懷疑的問。

「喔！如果我知道這個答案，那我就是個相當聰明的人了。」文生搖搖頭，「警官，今晚我覺得自己眞笨得可以。」

在壽司酒吧邊有個男子，臉上抹了一些不易看出的油灰，使他平坦的顴骨變高，使鼻子的輪廓模糊，加深了他的眼窩。即使他的母親——一個聰明的婦女，也無法認出是他。

當文生和婁克走進餐館時，他正在吃一碟生魚片，他保持着吃東西時頭部的姿勢，卻一面監視着文生和婁克走入塌塌米隔間去。

幾分鐘後，他小心的把面前的碟子推開，走到餐館末端的休息室裏去。餐館裏又黑又擠，充滿了談話嗡嗡的聲浪。他必需經過塌塌米的房間，才能走到休息室。休息室裏是空的，他洗了一下手，在鏡中端詳了下自己。門打開了，兩個男子走了進來。他走了出去，經過一扇紙門，然後去櫃臺付賬離開。

站在外頭悶熱的夏夜裏，他揮手招呼附近的計程車。他面前經過了四輛車之後，他才找到一個適合他目的地的車子。

正好在下午八點十八分，巡警彼特．特拉文慢慢的駕車巡邏着，右邊的車輪擦着人行道石頭的邊緣。這是他今天第二次開車經過三十八街，他現在確信自己在一棟磚房及一家裁縫店間的小巷裏，看到了一些他二十分鐘前經過時所沒有的東西。他腦中回想着過去那些美好的舊日時光，那時警察出勤都是兩人一組。現在由於城裏的財務危機，在很多地方儘管遭到居民的反對，他們仍開始實驗一人一車的巡邏制。

車內的無線電斷斷續續的響着，但在他鄰近沒有什麼重大事故發生。他把黑白兩色的警車停下，掏出一支手電筒掃射着漆黑的小巷。光柱照過一排銀白色垃圾筒，那裏非常安靜，沒有行人，只有遠處街上擁擠交通的車聲。

他打開了靠近人行道的車門，用一隻手打開了槍套上的扣子，每當他巡邏時他一定佩槍。

他警覺的走過人行道，手電筒的光芒在黑暗裏閃動着。那兒的入口處有一個鐵格子門，再走下四、五個水泥石階就到巷子裏。左邊牆上的窗子開在二樓的高度，右邊——那棟磚屋，整片三樓高的牆上一扇窗戶都沒有。裁縫店旁是一棟棟公寓，裏面射出一些怪異的光線及變化多端的色彩。他想，有不少人正在看電視。

特拉文走下石階，有一下子他想打電話請求支援，但馬上又否決了這個念頭，他必須找出一些比較具體的東西。

在排成一列的垃圾桶後面是陰暗的影子，但某樣東西在裏面半露了出來，擋住光線，而在後面的牆上造成了一個高高的影子，這就是特拉文發現而且起疑的地方。

他現在站在這個東西前面，他的手鬆開了握住的槍把，他蹲了下去並伸手碰了碰。蓋在這個物體上的一個舊麻袋滑了開來，在這麼近的距離之下，特拉文可以看到一張一邊面頰靠着牆的臉孔。他用兩根手指摸着對方的頸部，確定對方已斷氣了。

特拉文站了起來，沒有移動現場任何的東西，跨上階梯回到街上。他朝四周看了看，一對手牽手的夫婦沿街走着，此外沒有任何的動靜。他先請求支援，然後打電話給法醫辦公室。

「我不想把這事拖到明天，」他在無線電中跟對方說道：「我今晚就要把它處理掉。」然後他再走回屍體企圖去證明對方的身份，但那兒什麼都沒有。沒有皮夾，沒有錢，沒有信用卡……任何東西都沒有，但明顯的這是個棄屍。他又碰了碰屍體，還沒有完全冰冷。他站了起來，遠方的夜色裏有着警笛及閃爍的不定燈光疾駛而來，笛聲愈來愈近了。

利用指紋，他們能設法識別對方的身份。但那已是三個小時之後的事了，然後他們開始追查他的計程車到底跑到那裏去了。

文生走出道田，舉手招呼一輛計程車。

他喝得醉醺醺，但自己卻有一絲愧色。他覺得雖然是在這麼一個溽暑的夏夜裏，自己仍輕飄飄的像個氣球。所有幾個月來糾纏着他，令他心靈沉重的擔憂及關心，現在都像是一層敗死的皮

膚般蛻脫了。

他知道，也對自己踉蹌的腳步感到好奇，甚至因而感到一絲興奮。他現在需要的是使自己心情輕鬆一下。

他的鼻子吸着夏天悶熱夜晚裏從一家角落的咖啡店飄來的香味，還有自己身上的酒氣。他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東京的銀座，到處都是喧噪擁擠的人潮，一個個巨大的霓虹燈廣告打出各種俱樂部名稱及一些西方的商品。

望着人潮從他身邊湧過，他有點頭昏眼花。他拼命想抑制住自己吃吃傻笑的衝動，但又想着：爲何不？他大聲的笑着，似乎沒有人注意他。

他開始朝西走。第六大道上傳來的車聲像是波浪擊打着一處遙遠的海岸。他想到了浦賀，一八五三年佩瑞海軍上將屬下的艦隊在那兒登陸，結束了日本二百五十年來的閉關自守，從此，神秘的西潮開始湧進了東瀛三島。如果當初我們沒有屈服於那些來自太平洋彼岸的協約，那該有多好？數百年來維持日本獨立的天險終於被西方人突破了，就好像是日本歷史上的故事一般，都帶了些神話的色彩，在人們的回憶上投上了一個終生無法擺脫的陰影。

走下街道，在第六街轉角處，有一輛計程車發動了，慢慢駛離路邊開向他。當車子將與他併肩而行時，車燈亮了，刺着他的眼睛，像是黑夜中發亮的寶石。他覺得自己仍然置身於日本。

他醉醺醺的朝車子揮了揮手，車停靠在路旁。車廂大且寬敞，還有空氣調節設備。

車子是一輛專用營業的車子，而非賺外快的。車子裏頭沒有塑膠隔板，前座鋪着毛絨絨的椅墊。

文生告訴司機自己的地址，然後坐上後座。車子開動了。

卽使在現代擁擠的街上，文生想着在都市的嘈雜聲中，雜在穿着西服的人羣裏，一個人可能在路上突然碰到一間夾在兩個建築物之中的古老神灶；仍可聽到上頭有着裂痕但因年代久遠，已生銅綠的鐘所發出的幽邈的鐘聲，甚至可聞到在空氣中飄着的薰香味。只有在這種時候，空氣中車子的廢氣及污染才會被去除，而這時，那些心靈被西方的侵入所污染的年輕日本人也才會又回想到古時代的各種神。

車子裏頭很黑，他凝視着外頭閃爍的夜景，發覺車子駛得相當慢。他往前靠，「喂！」他說：「我想在一小時之內趕到家。」

他看到司機的後腦動了一下，當他抬起頭時，他由反照鏡裏瞄到對方的眼神。他發覺對方是日本人，他想看看放在儀表板上右方的身份識別卡，但光線太暗使他看不清楚。他用日本話向司機道歉，請他別介意自己的魯莽。

「沒關係！」對方說：「今晚對每個人來說，都不太好過。」

車子轉了彎個，走上第五十五街，往西駛去，然後再向右拐進第八大道。這兒的街道兩旁都充斥着快餐店及廉價的電影院，人行道上充滿了伺機行竊的扒手、黑人、低水準的推銷員，以及波多黎各的一些小太保，這一帶是這個城裏最糟最亂的地區。

在一個交叉的路口，司機突然把車轉了一個彎，在下一個路口處碰上了紅燈。

「眞像家鄉的夜晚。」文生用日本話說。

「沒有人想要它，」司機說：「它不會再來了。」

文生又想起了佩爾將軍的四艘戰艦開進了浦賀港。他想也許對方說對了，我們應永遠不再……

司機突地轉過身。他的臉孔在窗外一家電影院華麗的燈光下被映成藍綠色，他的嘴因微笑而張開着。面孔像個啞劇面具的一個漆黑的橢圓形。那一雙眼睛像石頭一般冰冷，沒有放射出任何的溫暖或是友善。他臉上的微笑和厭惡使他顯得格外的恐怖。文生回憶起他第一次看啞劇時那些像兇神一般恐怖的面具，至少這是當他六歲時看到的感受。

對方的臉上有些怪異的東西，但在這麼微弱的光線之下他無法辨別出……他開始往前靠。看來對方臉上的皮膚有着一些汚斑像是……

他迅速後縮，對於他所發覺的東西嚇得目瞪口呆。但反射神經已被酒精弄得遲鈍了，卽使他往後縮，他仍可看見對方的臉在向他逼近，就像是一條蝮蛇般的湧來。面頰鼓動着，嘴唇張大成了一個O型。從對方的口中噴出了一層雲霧，使他被嗆住了。他想暫停呼吸，但已經吸入了一些霧裏的水沫……

文生離去後，婁克一個人盤腿坐在塌塌米的房間裏，一隻拳頭支撐着他的頭；因意興闌珊的想着回家，他叫了更多的酒。他一口又一口的灌着，酒已冷了，他耐心的等着新的酒送上來。他喜歡這些玩意兒，雖然沒有什麼味道，卻能把人帶到地獄裏去。

他不想回去。不！他想着，不！不是這個樣子的，我不想回家去找艾麗森，這種念頭使他既困惑又驚訝。他驚訝是因爲雖然他知道他會有這種感覺，卻沒料到現在它會這麼強烈。令自己困惑的則是因爲他竟使事情演變成這種地步。他想着：他並不是不再對艾麗森冒火，他只是不再對她有任何的興趣。他懷疑兩個人居然能够融洽地相處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形同陌路。這就是人生，他哲學式的想着，但眞是去他的！

酒送來了，他讓侍者倒第一杯酒。他一飲而盡，立卽爲自己傾上第二杯。他渴望打給狄登案中的有關人士一通電話，但又怕把整個案子給搞砸了。對他來說，似乎整個案子位於一個破案或乾脆就草草了結的邊緣上。

他不必閉上眼也可描繪出安姬拉·狄登公寓的狀況，但他仍閉上了眼睛一遍遍的想着……

當他走進狄登公寓時注意到的第一件事便是一股味道。有點甜甜的，像是醚類參雜了些其它什麼東西。黑暗的起居室裏什麼也沒有，但是在臥室裏，他找到了一根印第安人用的烟斗。他聞了聞，有鴉片的味道，再用舌尖嚐了嚐，發覺質地極純，絕非街上隨便可買得到的。不過這是安姬拉·狄登的臥室，她是世界上身價最高的模特兒之一，當然所享受的任何事必然會是最好的。他沒有用手去摸那隻烟斗，更沒有碰其他任何東西。

很快的套上了手套，他走向巨大床舖對面的衣櫥。整個臥室包括壁紙及燈罩在內都是深藍色的，當他進來時只有在床頭點亮一盞燈，他讓室內儘可能保持原狀。

他輕輕拉開壁櫥門，裏面掛滿了各種高級絲質衣服，還有六件皮外套，包括一件長及腳踝的俄國黑貂皮裘及一件用山貓的毛皮製成的大衣。另外，衣櫥下面的鞋子一雙雙的也都是名牌。

床和衣櫥之間深色的地毯上放了一件黑色絲質的長外衣，婁克小心的繞開外衣走向那張床。床是特別定做的，是圓形的，床單是深藍的棉質布料，但是上面亂七八糟蓋着的被子卻是絲質的，半掩着安姬拉·狄登的腳踝。

她的身子一半躺在床上，一半垂在床外，她的頭半垂在床旁，金色的長髮如黃金瀑布般的垂落到地板。她的臉上化了粧，上了眼影，塗了胭紅，嘴唇則是紅艷艷的。安姬拉只有在腰上掛了一條金鍊子，此外她全身一絲不掛，也無任何其他的首飾。她躺在床的左邊，右邊雖是空的，但是枕頭卻有個凹痕，顯出曾有個人躺在那裏。床單上仍有着一些已變暗了的污跡，但一滴血也沒有。

另一個枕頭則墊在安姬拉的腰後面。某種人乾淨俐落的結束了她。她脖子上、胸部、腹部的瘀傷正開始逐漸發黑。她的背像是達到了高潮般的彎曲着。她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沒有任何痛苦或恐懼，也無狂喜。

如果別的受害人也是這種姿勢，將使人覺得相當的怪異——婁克曾見過許多相似的。但這一具屍體不是別人，她是安姬拉·狄登。婁克凝視着她的屍體，想着她眞是個獨特的女人，因爲即使這種姿勢死亡，也毫無損她的美麗。婁克知道自己正在欣賞一件極美麗的人體傑作，使他傷心的是，她竟就這樣子無情的被摧殘了。但是對於自己的貪婪而遭到橫禍的遊民，婁克就不會有任何的傷感了，沒有了那批傢伙，也許這兒城市的狀況會更好。

他把眼光移開了床，繞過床，跪在床旁邊的地毯上，檢視着掉在地上的那件絲質黑色外套，由於房間中微弱的光線以及它本身及背景的暗黑色，幾乎使人無法發覺。

他用食指把它輕輕挑了起來，他低下頭去用鼻子嗅了嗅，上頭有一股極淡的香水味。他站起身走向安姬拉·狄登的梳粧枱。他把上面的象牙髮梳、玳瑁框的橢圓形小鏡子，刷眉毛的粉與刷子、眼影、胭脂，粉餅，面霜都掃到一邊去，在靠裏頭的角落，他找到兩個放在一只小銀隔箱裏的香水瓶。他慢慢的輪流嗅着香水瓶，然後爲了確定一下，他又回去檢查那件黑色的絲質外衣，使自己確定那上面有着不同的香味，顯示着是另一個女人穿過的跡象。

那個案子費了，不少時間和工夫，到末了，婁克找到了一些線索。現在婁克焦急地想得到的是一個女人的名字及地址，她是安姬拉·狄登的一個同性戀者，或者更準確一點的說，她是情人之一。由這件外衣的尺寸來判斷，那個女子的個子並不夠大得足以在安姬拉的身上擊打成這些可怖的傷痕。法醫說整個過程中並沒有使用任何凶器，完全是用拳頭造成的，有些瘀傷很大，顯示出兇手是個強壯的大塊頭。

不錯，這名女子不是兇手，但婁克確信她目擊了這場謀殺，他想她完全了解這件謀殺案子，她會知道的。但是她不敢說出自己所看到的，沒有人能找到她，除了婁克以外，他要把她挖出來

。

然後有人提供了他一些線索。他發覺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在抖動着，他凝視着它，好像這隻手是屬於別人似的。他知道他迫切需要證據來定罪——比他在其他任何案子裏都需要。最令人生氣的事情是他知道是誰殺了安妮拉·狄登，他知道得那麼清楚就如同是他自己的名字一樣。但是沒有了目擊證人，那一切努力也是徒然；他所有的——除了一些臆測、理論的一些證物外，並無任何有力的支持，檢察官麥克考白是絕對不會接受的，更甭提他會下令去拘捕任何人。老天！他眞恨這一切都需依賴着另一個人的出現與否，但他已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眼看就要有些收穫了。如果他能持續追究下去，一定可以使眞相大白。婁克斷然的如此想着。

他的思緒又回到了忍者。謀殺似乎隨着案子本身的動向而到處發生。經由長久的經驗判斷，婁克知道那是極其危險的事情，意味他無法處理，更無法控制。當事情發生時，總是有人被殘忍的殺害了。

然後他又想到了尼可拉斯·黎尼爾的問題。他直覺的感到文生是說對了，他所說的話的確冒犯了尼可拉斯，而這眞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當他一開口說出時，他自己就有了那種感覺。現在他明白黎尼爾可能是破案的唯一關鍵。晚餐快吃完時，文生曾對他說過不論在日本國外或國內，尼可拉斯對於忍者所知道的遠超過於其他任何人，應該相信他，他了解自己在說的是什麼。但現在婁克想到尼可竟爲那個狗娘養的湯姆金工作，他有一股強烈的衝動想撒手不管，站在那一邊看着整個案子再度發生，說不了這回湯姆金會垮掉。但婁克知道自己絕不會這樣做的，他不想讓事情演變成這種局面。然後他又考慮到那四個已死的受害者。如果忍者的目標是湯姆金，爲什麼他要殺另外這四個既不相識又不相干的人呢？似乎沒有人知道答案，警局中也沒有人能和他討論這些。一切又回到了黎尼爾身上，只有他才能找出線索。

婁克望了下錶，想打電話給黎尼爾，但馬上又改變了念頭。電話中講話不够方便，而且，他現在要好好的想一下整個案件，直到自己能够滿意的理出頭緒來。歎了一口氣，他把杯中的殘酒一飲而盡。

他喝够了，但是仍然無法面對回家的念頭，他還要一個女人。在他的心裏浮現了一個美的影像，使他突然覺得身子某處硬得像根鐵棍。她的臉孔似乎很熟悉，但他曾在那裏見過她？也許沒有過，也許是在廣告招牌上看到的。這一個影像是從他的內心深處浮現的，也許她早就不見了，或者從未存在過。

文生拚命的吐出氣，想把肺中吸入的霧氣排出。他心裏知道這樣子做是沒用的，但他的身體不願放棄任何可能的機會。

他的眼睛開始發紅流淚，他盲目的伸手去摸門把。當燈光號誌改變時，計程車開動了。文生靠在車門上，第二度試著去開門，當他半個身子掛在車門外時，覺得整個城市好像向他直衝而來

。他的腳在車內絆了一下然後鬆開，他自由了，在喇叭的響聲之下滾到路旁，幾乎可以聽到尖銳刺耳的煞車聲。然後他爬了起來，笨拙的跑着，腳底下的街道上像是香蕉皮一般滑溜溜的。他把手伸了出去，跌跌撞撞的保持自己的平衡，直衝上人行道。

他可以感到身後計程車的逼近，司機把車一停，人跳了出來。

「喂！」他叫着：「回來！我要車資！」

文生東倒西歪的沿着人潮洶湧的街道跑着，一頭鑽進人潮之中。一張張黑色的臉孔轉了過來，驚訝的睜大了眼看着。

他想着那個司機眞是個冷血的殺手，一邊卻撞上了一個敞開着襯衫，穿著緊身褲的一個大個子黑人。「喂！老兄！別急，小心自己的路。」

他轉身避開，站在人羣中，想着自己到底跑了多遠。他對於自己吸入的東西非常熟悉，即使沒有那種特有的味道，他也知道那是一種神經中樞的毒素。

他掉過頭卻沒看見追他的人。他冒了個險，走近街邊想再招呼一輛剛駛過的計程車——想期望湊巧碰上一個警察，那簡直是在作夢。但立即他發現那個男子在人羣邊緣追踪着他，當他發覺了文生時，他迅速往前跑了過來。

文生回轉身，又衝進擁擠的人羣中。他開始再度奔跑着，他也知道這樣只會使毒素發作得更快。他的心跳已加快，指尖全然失去了知覺——一個危險的癥狀。但那個男子仍在追他，他或許沒有吸入足够份量的毒素，仍有一線生機。

文生知道死亡現在距他很近，它就像個預料中的掠奪者跨騎在他的肩上。如今他瞭解自己是多麼想活下去，內在的求生慾仍強烈的支持着他，這種想法像是他心中的一個秘密突然被揭露，使他振作了一陣子。他知道他必須運用自己所有的機智去克服這個惡魔。

他快被打倒了，但抱着這個意志，他仍拼命的奔逃，闖進這一個被霓虹燈照亮的黑夜裏。

他拐向右邊，衝向街邊，但馬上他又被那名男子阻擋住了。街上仍然一輛車子也沒有。

他邊跑邊咳嗽，感到一陣噁心，他覺得自己似乎無法吸入足够的空氣。他的手臂軟軟的，而他的腿似乎不聽使喚。他聽到身後傳來粗野的叫聲及跑步的聲音，他瘋狂的穿越人羣，暈眩的意識裏，一直希冀能碰到某些……。他想着，自己眞是個笨蛋！那種毒素早已透過皮膚的毛孔被吸收了，那種炙痛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必需找到！他發覺自己暴露在這麼一條無援的街道上，是件多麼可怕的事情。餐館不適合——裏頭太亮了，他需要一個黑暗的地方。

就在他的前面，他鼓足了力量做最後的衝刺，感到心臟不堪負荷般沉重痛苦而又無奈的跳動着。他停在一家電影院前面，門前掛了一幅上頭有着金髮大胸脯美女的廣告，下面有一張放大的報紙影評，大大的標題寫着：「最大衝擊！第一流的！」文生推開站在售票亭前的一個男子，擠了進去，往票亭裏的男子面前塞了一張鈔票，他衝過十字轉門，頭也不回的鑽了進去。

「喂！先生！等一下，找給你零錢……」

伸手不見五指的戲院裏，充滿了霉味、汗臭及乾澀了的香水味。銀幕上幌動着模糊的影像，

擴音機裏傳來沉重的呼吸聲，盈繞了整個戲院，耳中滿是那種液體因撞擊發出的響聲及淫蕩呻吟的喘息。

文生眨了眨眼，使自己適應朦朧的光線，他望了望男用厠所，發覺它在包厢後的樓梯上。他不認爲自己能走到那裏。

他警覺的沿着後排座位走着，越過兩個站着的男子面前，走近一架自動販賣機前。

他把手伸進褲口袋裏，摸出兩個兩角五分的輔幣丟進投幣孔，隨便按下了一個鈕。他耐心的等裏頭的蠟紙杯滑了下來，隨卽蘇打水和糖汁灌了進去。當碎冰屑從一個垂直的管道注入時，他伸手進去把它給接住了。幾乎是同時，他將碎冰屑擦在自己的臉上，眨了眨眼，感覺到冰冷的水份滲進了他的眼睛，像止痛般消除了他眼睛的灼痛。他尙有一線生機，整個室內的窗子都關着，但有空氣調節設備；他必須儘快的離開此地，他試着去判斷散場的時間，但又絕望的放棄了。

他扭過頭望向入口處，有人進進出出的走着，但這對他來說，那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影子罷了。追他的人是不是也進來了？在這裏他無法得知。反而站在後面的他，會成爲一個良好顯著的目標。

他轉身走進劇場內，很快的走下甬道，現在他的視線淸楚了，他可以看見人們像一樽樽石雕像般坐在椅子上，盯視着銀幕上翻滾的人體。

他溜進中央的一排座位，沿着右方走，直到他靠着牆壁爲止。他在電影院中最黑暗的一部份坐下，地板上黏黏的；這個地方似乎充滿了各種氣味。他把頭轉向四周望了望，人們進進出出，他們的臉孔被銀幕上的光影映照着。過了一會兒，他又把頭轉回去。

他的手開始抖動，但這可能是由於體內增加腎上素的影響。他的嘴很乾，呼吸十分急促，不過，他覺得比剛才要好多了。很明顯的，這種藥似乎不會使人致死。他開始深呼吸，使自己放鬆下來，但他的體側間歇的痛着，或許是由於狂奔所致。此刻他的心中仍想着脫身的法子，但似乎並無多少把握。

溜進了這裏，他現在覺得好像落入陷井中一樣——忍者現在也許藏匿在也許這裏的某處。如果他現在離去，在走到出口的半路上，他便會變成一個死人。

他會拼上一場的，那是唯一的途徑。雖然他並不是一個武師或技擊的專家——如尼可拉斯以及泰瑞一樣。他把他的思緒從泰瑞身上轉開，因爲那種方式也是絕望的，泰瑞不也曾抵抗過？但是……

泰瑞被擊倒了，他又想到艾蓮的遭遇。文生警戒起來了，他需要時間，而他有；每一分鐘的消逝，都使他感覺自己的身體更好一點。想呀！快點想。他在心裏督促着自己，你得想法子離開這裏。

在他的後面及左邊都有人坐着，走道上的人影上下走動浮現着，當人們坐下或站起來時椅子軋軋的響着。有個人走進了他這一排，和他相隔一個位子，文生變得僵硬，眼光往那邊一瞄，他看到個年輕而衣着整齊的生意人，穿着布魯克兄弟店的西裝，膝蓋上擺着皮製的公事包——一個標準的生意人。

文生移開了他的注意力，繼續的思考。有樣東西觸到了他的手臂，使他一驚。轉過頭來看，是那個生意人，他的鬍子刮得很乾淨，紅咚咚的面頰，可能住在紐澤西河邊，有着太太和兩個小孩，或許他還擁有一條狗及兩輛車子；他正用手輕輕敲着文生的手臂，他身子往前傾，找尋着文生的面孔。他對文生說了一些什麼，但在擴音機中傳出的呻吟聲裏，文生一點也聽不清楚。他身子前傾，越過中間空着的位子，對文生充滿期望的說：

「你要不要坐到我身邊？」

文生愣了整整一分鐘，然後猛烈的搖着頭，退縮着，一邊凝視着對方。

文生用手抹了抹前額，他的手都被汗濡濕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現在要做什麼了——那就是等待。

在甬道上有了一個動作，現在一個黑影停在他那一排的末端。文生微微轉了一下頭，他只看到一片的漆黑。先前和他搭訕的生意人，現在則靜靜的坐在椅子上，他的手放在他膝上的公事包上——帶着雨衣的確是太熱了一點。

有人現在走進文生這一排座位，文生停止呼吸，心臟劇烈的跳着。是忍者來了嗎？那個人影慢慢過來，靠近文生。文生抬起頭來，對方正站在看得入神的生意人旁邊。文生看到銀幕上的一絲微光反射到對方的眼裏——是忍者。對方彎下身，對生意人說了一些話；生意人把腿挪了挪，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過銀幕。

忍者接近了，文生預備放手一搏。這需要速度和體力，以及……。現在對方走到文生旁邊的位置，他沒有坐下。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現在……

文生動着，但什麼都沒有發生。他的眼睛不相信的睜大着，他被麻痺了。

他掙扎着想抬起他的手，但手臂卻動也不動，好像它被裝在一個沉重的鉛筒裏，使他的感覺被傳遞到別處去了。文生想站起來，但雙腿一點感覺也沒有；沒有腿，沒有腳踝……什麼都沒有了。

他很快的就確定那些藥物絕不是致命毒物，而只是要使他麻痺不能動彈。

黑影似乎在他面前膨脹了，擋住所有的光線。文生聽到銀幕上似野獸般淫蕩的呻吟聲，眼前的動作似乎誇大而出奇的緩慢。他靜靜看着忍者用前臂抵住他左邊的鎖骨，那股壓力，使他不由得眨了眨眼，抓在木扶手上的手指抽動了一下。文生一點也不害怕、不悲哀，心中直想着日本，在浦賀多岩的海岸，搖搖欲墜的屋子，以及迎向橙紅旭日白色的帆船。他也看到立在峭壁下孤伶伶的松樹，映在晨曦下，像個守護家鄉的哨兵。

第一隻手使他的整個身體無法動彈，另一隻手臂抵着他的臉，壓着他的耳朵。力量加強了，他記憶裏的故鄉逐漸擴大，擴大，直到……啪！

東京市郊

秋季／一九六三

「這是欣賞落日最好的地方。」淺子說着，轉過身，遞給泰一個漆器碟子。泰鞠了一個躬，拿着碟子靜靜的走出去，讓他倆單獨留在厨房裏。

「你瞧，我要你父親把紙門窗換上玻璃。」她輕輕笑了一下。「那當然會使菊子感到丟臉，她絕不會在她的屋子裏做這種改變。」她歎了口氣，現在又嚴肅了起來。「我眞不願去承認有時你的姑母相當令人難受。」

「媽，菊子跟我們並無血緣關係。」

淺子把一隻修長的手放在他肩上並微笑着說：「尼可拉斯，有時精神上的相連遠勝於血統的維繫，當你長大後你也會發現這方面的事。」她移開了手。「餓了吧？」

「是的。」

「好！泰會弄些你愛吃的。」她指給他看。

「我愛吃的是 dim sum。」他說着：「雖然妳教過她，可是門泰卻不能弄得和妳做的一樣好吃。」

淺子大笑着，往前傾，在他頰上親了一下。「好吧！」她輕輕的說：「這個週末我親自爲你做 dim sum。」

「幾種？」

「很多種，」她說：「夠你大吃一頓。」

淺子凝望窗外，遠處地平線上的天空橙黃得像個菓凍，在那之上的天空則藍得近乎半夜一樣的黑。「你不常常看到這種景像，對吧？」

「媽，練習武術佔了我大部分的時間。」

「我知道，」她很快地接上去，「而且那種訓練似乎蠻苦的。」

「不，一點都沒問題。」

「你知道，我的父親常常說，」——她稱蘇鵬爲父親，就好像她是蘇鵬所生的一樣。「你出身於何處對你的際遇會有很大的關係，因爲你的祖先活在你的血統裏。」

「我不知道，」尼可拉斯說：「我有一大堆美國朋友，他們都不太在乎這一類的事，他們的父母親……」

「兒子！如果他們的祖先沒有在他們的生活裏開創了些什麼，那麼你就告訴我好了。」

他凝視着她，想着畢竟她是對的。

「你外祖父是什麼樣子，我也是一樣。」淺子說着：「他在許久以前，在我和你父親離開新加坡時，遺贈了一些東西。在亞洲，那是相當特別，相當……」她沉吟着想找出適當的字眼來形容。「獨特！現在我也要對你做同樣的事。」

「但我對他所知甚少。」

「到了時候你自然就知道，你現在還年輕。」

「當妳開始知道時，妳比我現在還年輕。」

「那是在不同的環境裏，一個動亂的時代。不過我很感激你能安然度過那段災難的時光，沒有人應該遭受到這麼多的苦難。」她的臉上綻開一絲微笑。「讓我們多談些令人愉快的話題。」

尼可拉斯在心裏對她說着：我要知道，我非常想知道。但當然這是件他無法對她開口的事，而且永遠不會。除非將來她決定告訴他……但她不會這樣做的。他懷疑是不是父親也知道，還是只有母親及蘇鵬。而蘇鵬很久以前就已去世了。

「你姑媽今天問起你，」她說着，打斷了他的思緒。「每當你不在時，你姑媽常常會這樣子問。」

「那是她有點想我。」

「不錯，」淺子笑了笑，拍拍他。「你應該告訴她這句話，可以使她高興些。」

「我不能講，那是……」

「尼可拉斯，菊子把我們都當做她家裏的一份子，她尤其喜歡你。」

「有時跟她在一塊兒，不太容易感覺得到。」

「不錯！人原本就是個複雜的動物，他們必須讓別人有耐性的去了解。或許這對你很困難，你父親就是這個樣子，有時極有耐心，有時卻又顯得不耐煩。」她搖搖頭，像是不知所措似的。「而且經常是易變的，至今仍覺得有點奇怪。」她揉了揉他的頸背。「你在這方面相當地像他，他也不像一般外國人那樣容易交朋友。可以說實際上他並不是一個外國人，亞洲對他而言，就跟對我一樣，都是家鄉。我倆都是亞洲的孩子，在這兒逐漸成長。」

「聽起來好難，好複雜。」

她笑了笑，「我們沒有辦法用其他方式過日子。」

薩戒及菊子現在常來他家共進晚餐。過去他姑媽常定期的來拜訪他們——淺子看得出來，不過現在經常是他們夫婦倆一起來拜訪。

聽薩戒的談話，尼可拉斯開始了解日本如何會盲目的被這一名男子以及其他像他一樣居於強大財閥中的人帶進了那一個殘酷的戰爭。並不是由於薩戒談起戰前及戰後事情的樣子，事實上他也希望戰爭不會發生，但使人遺憾的是薩戒對都市裏居民心理上猶存的創傷似乎視而不見。

「上校，共產黨一直是日本的一個問題。」尼可拉斯回憶起薩戒在一個涼爽的秋天傍晚所說的話。天色已逐漸暗了下來，在松樹及杉樹間呼嘯着凜冽肅殺的秋風，像是冬季將至的前兆。斜斜的雨絲飄了下來，打在書房寬濶的玻璃窗上，像無言的淚水滴落在窗外仔細被刈過草的籬笆下，一隻可憐兮兮的鶺鴒在新冒出的野草間胡亂的繞着圈子；雨水打在橢圓形重疊的葉片上像是一顆顆晶瑩的珍珠，在簇葉間一張蜘蛛網沾滿了水滴，閃閃發光。那隻鶺鴒抬起頭望着天空，像是不耐煩的等雨停下來。

「即使是現在，那個黨派也還不够強大。」上校回答，把煙草塞入他的烟斗裏，小心的點上火。一會，房間裏充滿了藍色的烟霧。

「上校，」薩戒說道：「你不能僅用人數來判斷危險，尤其是在日本。」他對尼可拉斯父親說話的口氣就像是把上校當成了來日本的觀光客。「你必須考慮到敵人會有多惡毒。我們在談的並不是一些狂熱份子，而是一些對世界共產主義瘋狂執着的人。你絕對不可以低估他們，那是他們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據點的主要原因。」

上校沒說什麼，只是不停的抽着煙斗。它是赭黃色的，用巴瑞爾樹根彫成的煙斗，有着深深的斗窩及長而彎曲的煙嘴。它伴着上校度過了戰爭，現在已變成他的心愛之物。對他而言，它具有一種私人的象徵，儘管他已收藏了近二十五支煙斗，他抽煙時仍固定的選用這支。上校想着，有時一個人會從戰爭中得到一些特別的觀念，和一些相當的了解，這完全是由於那些充滿了死亡的日子，以及在叢林恐怖的黑夜裏，聽到自己的指揮官被機槍掃射，自己的伙伴被地雷炸成碎片，或是被偷偷侵入者一刀由咽喉劃到肚皮；這些印象會使你不是苟延殘喘的熬了過去，就是變得極端瘋狂。

每當上校想到這些時，只要他把緊握着輕機槍的一隻手鬆開，伸到他制服口袋裏摸索着煙斗煙窩粗糙的外壁，他立刻會覺得一切事情都將會有轉機。

他鮮明的憶起一九四五年一個初夏的早晨，他所屬的單位開始進行對新加坡外緣陣地的突襲。他們拔營，慢慢的往南行進，彼此保持着無線電聯繫。

在叢林中走着，上校伸手去掏煙斗，但發覺不見了。他愣了一下，瞄瞄身後的地上，但只見到滿眼髒兮兮糾結起瘤的樹根以及水蛭和蜈蚣。一股恐慌頓時湧上心頭，想也不想的，他吩咐部下回到原先紮營的地方。他發覺煙斗半埋在淤泥裏，當他把它拔出，正預備命令再沿原路線回去時，第一陣爆炸聲與槍聲響了，地面像地震般撼動着。他們看見南方樹叢中揚起的塵土及一片血肉。

靜靜的，上校揮手叫大家匍匐前進，彎彎曲曲的繞過密林，只發現整整一連的屍體，凡是沒有踩中地雷的也被狙擊手擊斃了。上校伸手到口袋中摸了下煙斗，粗糙的斗窩在他的手指裏尚有一絲溫暖。上校舉起他的輕機槍，率領手下西行，穿過惡臭的沼澤，避開那個雷區，再轉回南行。深夜裏他們逮住日軍的哨兵，將他像狗一般的綁在樹上，沒有發出任何聲響。上校把一半的人部署在東南方。淸晨準四點，上校和他的部下從他們所在的北方向日軍營地開火。槍彈嘶嘶的飛過，機槍聲不斷的響着。有將近一半的日軍倒在他們的火力下，另外一半可沒這麼幸運，他們往後撤退剛好直接落入上校另一半人所設伏兵的火網裏。交叉火網射擊之下，日軍像是一個個傀儡般的舞動着，直到被打得體無完膚。

在某些時候，上校認爲那一次突襲浪費了太多的火力，但那天是個炎熱得使大家心情都麻痺的夜晚，像個巫女妖婆狂歡之夜。

「薩戒，」上校冷靜的說着，懶洋洋的噴了一口煙，他的心裏仍在爲戰爭中的慘況而震撼着。「我相信你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所知一定不會比其他少人。你也知道共產黨主義是不適合日本的

一個政治思想體系，在這裏有太多的傳統不相容於那種不合實際的主義。想使日本共產化的想法是荒謬的，是沒有人會支持的。」

薩戒的臉上有一種冷笑的意味。「我認爲怎樣都沒有多大關係，不是嗎？重要的是美國人對事情的看法，他們了解共產黨的邪惡，他們知道我們這些財閥是日本抵抗共產主義的長城。你不能用寬大的改革手段去和共產主義戰鬥，你們的麥克阿瑟將軍在一九四七年就發現這一點了。」

上校的眼睛閃閃發光，「我們對日本的未來前途具有很高的期望，然後……」

「上校，希望是說給天眞的人聽的，」薩戒靜靜說着：「但面對的都是現實。中國大陸距福岡之間只隔着玄海灘，我必須強調那是個很大的威脅，共產黨絕不會停止試着滲透或顚覆日本政府。這就是爲何我們需要嚴密的法律和懲罰來增強安定，自由主義在這兒是不被接受的，我相信你也一定會知道這些。」

「我所看到的只是這個國家像在戰時一樣，由於某些利益的目的而被扭曲着。」

有好一陣子兩個人的目光像是互相鎖住了，如同這種接觸的摩擦會迸出火花。

「如果一八七三年事情也像這個樣子的話，」薩戒緩緩說着：「盛關保絕對不會被擊敗。」他是在說那一年由黑洋會支持的一次攻打韓國的戰役，爲了企圖煽起全面對明治政府的暴動，他們企圖刺殺岩倉具視，但失敗了。」你別忘了，如果盛關保能夠成功，今日將不會有韓戰，共產黨也僅會被局限於中國的東北。而且……」他聳聳肩，「美國人也並不想一心一意的參與一個又一個的戰爭。」

「你是什麼意思？」

「難道還不够淸楚嗎？」你自己曾在亞洲大陸的叢林裏作過戰，美國人的坦克、大砲，甚至是大規模的轟炸都不能造成致勝的戰局。而共產黨有相當嚴密的組織，而且他們幾乎可以無限制的補充兵源。」

「我們並不在乎越南。」上校似乎沒注意到自己已經把煙斗從嘴中抽出來了。

「上校，恕我這樣子說。」薩戒蹺着二郎腿，把他絨褲中央的褶痕撫平。「但對那件事，我必須說你是大錯特錯。如果越南赤化了，柬埔塞一定會步上後塵，接下來泰國會發生什麼事？不！所謂的骨牌理論並非只是有很高的可能性而已，它指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

上校似乎半醒着，藍眼睛罩上了一層霧，裏面的虹彩晦暗了。他的嘴仍緊緊的叼着煙斗，聽着雨打在玻璃窗上催人欲睡的沙沙聲，還有屋簷滴水的響聲，他的心靈被歷史充斥着。

太多的理想主義，反正一切就是那樣起頭的。麥克阿瑟眞是個有偏執狂的傢伙。一九四七年，美國對日本「轉變路線」的一年，美國不再迫切的嚴格要求戰爭賠償。畢竟，日本被解除了國防，那就够了。美國人愈來愈關心的是日本應該成爲遠東地區對抗共產主義的看門狗，爲了達成這個目的，他們開始採取兩個分開卻連貫的行動。首先美國人釋放了一批以前很有力量的右翼政客及商人戰犯，恢復他們的權力。然後又在日本的經濟上投下數百萬美元的資金，直到百分之八十的日本戰前公司和工業又回復了原狀。爲了造成這樣，他們允許一個完全由日本人指使的運動

去掃蕩有嫌疑的共產黨及左派激進分子，這種方式，美國人在西班牙、伊朗及南美也曾幹過一遍又一遍，只是這一次，運動算是相當的成功——命中要害。

外頭起風了，把雨水吹打在窗上。陰沉的天空現在什麼顏色都沒有了。

在一九四五年，那一小簇無畏而充滿了熱心的美國人，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使日本成爲一個眞正的民主國家，擺脫了封建時期的阻礙，那眞是對於這個國家最最正確的抉擇。上校悲哀的想着薩戒剛才的話。你們太天眞了！他感到他所有的朋友，現在都已離去。上校望着窗外的雨，像是冰冷孤獨而無助的淚水一滴滴落在草坪上。一陣猛烈的旋風捲起了地上阿泰打掃過後落下的葉子，在空中像是形狀古怪的纖小飛船般打着轉。在遠東待了二十三年，上校從未像現在這樣感到自己是個異鄉人。他的孤立似乎既完整而不能突破。一個接着一個，當初那一個小圈子中彼此具有深厚友誼的成員，麥克阿瑟政策顧問的核心，現在不是已轉調便是退伍了。實際上，他們並未發覺身邊的政治陰謀或者是麥克阿瑟本身的不穩。即使在一九四七年政策改變了之後，上校他們那一小撮人仍不屈不撓的固守崗位，一次又一次希望着他們的聯合影響力能造成時勢，使日本再度邁向正軌，成爲一個嶄新的民主國家。現在回想起來，一切是那麼的明顯，當初他們的舉動是多麼的枉費。一切政策都是由世界的另一邊決定，他們被期望的是實行，而非評論，從一開始就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事。特萊息曾發表了一些個人意見，立刻就被勒令退役；麥肯西則被整垮了，把他調回本土；然後羅賓．史東在二年前退休離開了，他也曾被冷凍了好一陣子。只有上校仍留着，像一個鐵人——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在內裏，他的心絞痛着，希望幻滅了。他受不了去承認自己曾致力一生的事業竟然會毫無意義，他奮鬥了那麼久，而且從未動搖過決心，到頭來仍是一無所成。

但即使是現在，上校也還不想放棄，這種結局絕非上校本性中能釋懷的。他曾想過自己比其餘的人聰明一些，畢竟他手上仍持有一張王牌，其他的人對整個事件則仍毫無所知。

上校想着，似乎他參與了牌局而且輸得很慘。狐狸擊敗了他，但是他尚未全軍覆沒，不會的，絕不會讓對方稱心如意。

他心裏這種想法萌芽於一九四六年末期，在薩戒被盟軍總部的憲兵逮捕後的第二天。表面上乎上校對那件事無能爲力。在日本，薩戒是衆所周知的一個反對保守主義者，而且是龐大的財閥組織的領導人。無疑他一定會被人懷疑，然後被當做一個戰犯逮捕。

菊子冷靜的抵抗着這個羞辱，如同她對抗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樣，但淺子則有點歇斯底里。那天晚上當他們並肩躺在床上時，淺子要求上校插手管那件事。上校位於盟軍佔領總部的高階層，是麥克阿瑟將軍的一個親信顧問，他當然有某些法子能幫助薩戒。

「親愛的：」他當時回答說：「事情並不那麼單純，現在是個高度軍政時期。而且，」他理智的又加上一句，「薩戒可能眞如他們所說的那麼有罪。」

但是這樣說只有更激怒淺子。「我不管，」她簡單的說：「他是我們的親戚。」

「因此妳說他無罪就可以？」

「不錯。」

「親愛的，妳好像太天眞了。」

「也許。」上校聽出她說得很認眞，而且隱藏着一股力量。「但我要告訴你的是，你必須對你的家負責，如果有法子救助薩戒，你就必須去做。人人均需盡他自己的一份責任。」

淺子是個相當聰明的女孩子，上校想着，但有時她也會過度的固執。他也知道沒有法子轉移她的注意，而且在這一段時間，家中將不會太平，除非他能向她證明自己已盡了最大的力量去處理這件事情。

他心裏想着那件事便昏昏入睡了，但在黎明前卻一驚而醒，他有了一個念頭。

他現在有一個法子能使薩戒恢復自由，但想實行整個計劃必須費很大的功夫及危險。他知道自己能說服盟軍軍事法庭的法官遵照他的指示，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到底自己要不要挿手淌這趟渾水？

末了，他知道並沒有太多的選擇。他已經瞭解自己身爲一員的顧問團並不可靠，而現在他覺得自己的計劃是一旦他的工作失效了的時候的一個保險政策。

他對薩戒的背景所知甚多，事實上甚至可能比薩戒自己所感覺的還要多。福岡的關聯絕不該被忽略的。黑洋會在日本並非一個無法無天的組織，那些資料輕易就已獲得。上校暗中到九州旅行了一趟，發掘出不少眞相。薩戒是個黑洋會的領袖。

在這一段時期內，這一類的資料簡直是火上加油。如果盟軍軍法官注意到了它，不論薩戒毀掉了多少證明有罪的文件，他仍會被處決。

然而，上校絕對不想把那一份資料洩露給任何人。不管怎麼樣，判薩戒死刑都不會有任何好處。那個秘密社團會擢陞另一個成員，然後繼續進行活動。他要摧毀黑洋會，如果薩戒被赦免，他將會是一隻拴了皮帶的狗——另一端由上校扯着。或早或晚，薩戒會帶領上校找到黑洋會的核心大本營。

上校把眼光從佈滿了雨水的玻璃轉到温暖的書房裏，然後凝視着他對手蒙古人般的眸子；但對方久經訓練，使他看不出隱藏了些什麼，至少對方沒有透露任何他想看出的東西。

上校想着，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放了他，他卻沒把我帶到任何地方去。他一開頭就知道了，他知道我想要什麼。我想使他成爲一種中立的勢力，但他卻處處阻礙着我；他總是認爲他是贏家，我只是個呆子。

薩戒會這樣對待他，但這並不使上校驚訝。畢竟，在政治立場上，他們分屬敵對的一邊，而上校比其他日本境內的西方人更了解日本對於維持傳統及文化的重要性，知道如果沒有這些事日本早就天下大亂了。但他也了解薩戒所代表的那一種傳統，是日本境內最自私及邪惡的一種。上校知道這是一個英雄之國，而非惡棍橫行之地，那種人相當的少。當他透過書房温暖的空氣凝視對方惡毒的眼睛時，上校感覺自己在迷惑中錯過了某些基本的東西，他相信他錯過了某種關鍵。多年前，上校自認看穿了薩戒的秘密，從那時起，他的每個動機都是照着那個假設而定的。現在他懷疑起那個假設了，更氣自己竟然那麼輕易的被愚弄。上校忿忿的想着，對方玩弄他就像對付一個三歲小孩一般。

不過當上校想到經由他的介入使薩戒被釋放而陷於一個困擾的處境時，他稍微覺得好過了些。因為現在薩戒欠了他最瞧不起的人——本上校的情。對日本人來說，儘管薩戒能裝得若無其事，但那仍是個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情。上校想着，至少他用這一點報復了對方。

老天！他想着，在這些年來他對我到底瞞了些什麼？這個老戰士仍然很機警，而上校了解到自己應該去做什麼了。他已經在一個毫無所獲的計劃上空耗了太多的時間，如今他必須像薩戒所說的去面對現實，而他現在處境中的現實就是要儘量用可能的方法去打破雙方的僵局，而目前只有一個辦法。

上校知道，就薩戒個人來講，他自己是不會受到攻擊的。譬如他能侮辱薩戒，而對方則不會——不能夠用任何行動來反擊，因為對方欠他的情必須回報。薩戒只能咧嘴笑笑並忍受下去，相反的狀況則不太可能會發生。

短短的剎那，上校的心裏卻又充滿了悔意。尼可拉斯尚幼，他們相聚的日子不多，而他所應許的承諾現在卻又無法一一實現。

上校凝視着他寬濶廣大的產業，樹上滴着水珠，隨風搖曳着。他試着尋找那隻鷦鷯，但牠早已不見了，或許牠選擇了飛進暴風雨中了吧！外頭真美，但今天他一點也不快樂。

「你在五輪之書中學到了什麼？」一天在道場中，鑑薩問尼可拉斯。

「其中有一些地方相當有用，」尼可拉斯說着：「儘管那些是最尋常的含義。」

「我認為那是一部啓發性的著作。」鑑薩的語調相當平和，使尼可拉斯聽不出對方是否認為那本書很重要。他的眼睛發亮着，像一面無法看穿的玻璃。在他身後，漫長的午後已轉變成暗淡的黃昏，太陽早已隱沒在一層薄霧邊緣之後；餘光仍折射着、擴散着、瀰漫着天空，襯托着樹影，直到整個世界似乎變成了單一的色調。

「我真有點希望你沒教我看那本書。」

「你能不能把話說得更詳細一點？」

「好吧！那裏頭有些東西我不太清楚，它使我困擾。」

鑑薩沒說什麼，只是站着等他繼續說下去。他身後響着木刀的撞擊聲，一致的喝聲，充斥了整個地方。

「有些人會說它的純粹是最終極的長處。」尼可拉斯仔細地說着。「但是對我而言，那只是一種偏執狂，書中有些部份相當的危險。」

「你能不能準確的告訴我是什麼？」

「是一種排斥其他觀念的想法。」

如同在這段時間裏他一直想着這個一般，鑑薩接着問：「你對武藏的一生，知道那些事情呢

？」

「不太清楚。」

「宮本武藏，生於一五八四年，」鑑薩嚴肅的說着：「無疑的，你也知道，那不是日本最好的時代。那時日本國內有着恐怖的內戰，貴族之間常爆發弄得兩敗俱傷的戰爭。

武藏是個浪人，只比盜賊好上一點。他的家族由南部的九州而來，但當他二十一歲時，他向北旅行至京都，在那裏發生了他平生的第一次戰鬥，殺害了一個數年前必須對他父親逝世負責的家族。

有太多關於武藏的故事，而你必須小心的去讀那些記錄。正如這個國家封建時代中大多數的歷史人物一樣，武藏的歷史也糾纏着一些傳說。這些誇大的事實和幻想對於那些只求消遣的讀者來說是無害的。但對於一個認眞研讀歷史的學生——這也應包括所有學武術的學生，那可能是一個危險的陷井。」

「但有時傳說支持着武士階級。」尼可拉斯又說。

「並不盡然，」鑑薩強調着說：「那是歷史必須維持着武士的地位。歷史和責任，尼可拉斯，除此二樣無他。傳說辦不到，因爲它常會扭曲了判斷，即使後來它的意義也可能會受到改變。

在武術中，我們處理着一些嚴肅的事情。不錯！去防衛生命，但那並非全部。每一天我們都在學習面對死亡而佔據了我們的時間，但到底有多少種方式？單就這一點我們就弄不清楚了。它可以教導一個人所有的殺人方式，卻不告訴他伴隨着應負的責任。傳說便是侵蝕責任的主要原因。你知道如果沒有武士道，我們也只不過是一個忍者，一個在街上潛行的罪犯而已。因此那樣很容易會造成傳說，而且太容易了！」

他伸出一隻手，指示尼可拉斯坐下。「你已經練習很久了，」他繼續說着：「技術上已無缺點，而你的學習能力似乎永不枯竭。但我覺得在這兒你仍必須儘可能的練習，對你而言，剩下的僅僅是一個障礙，但那是最困難的一個。實際上，我必須告訴你大多數來這裏的學生都無法跨過最後的這一關。

尼可拉斯，你現在必須自己發覺那一個障礙而超越過去。我不能再幫助你甚至指導你，或許你能成功，或許不能。」

「你的意思是要我離開這個道場？」尼可拉斯發覺自己拚命在控制着情緒。

鑑薩搖了搖頭。「我沒有那種意思，只要你願意，愛待多久都可以。」

尼可拉斯知道自己忽略了某些東西，他生氣的回想着剛才的對話，想找出到底是什麼。鑑薩似乎並不對他失望，相反的，他內心裏似乎有着一股興奮。他想到底他疏忽了什麼？

鑑薩站了起來。「爲了代替今天的課程，」他說着：「我要你對這個班級示範一下。」他凝視着尼可拉斯。「現在跟我來。」

他走到地板中央，拍了拍手。所有的動作與聲音立卽停止了，在場的人都期待的轉向他，學生和考師都是一樣。

鑑薩隨便抓了四個學生，他們都是去年的學生，並且是道場上體型最高大的。他們都比尼可拉斯體形魁梧。

鑑薩轉過身，向尼可拉斯招招手，叫他走過來站到身邊。他右手握着一把木刀。「請圍着尼可拉斯坐下。」鑑薩對學生這樣吩咐着，他們圍着他坐了個圈子。鑑薩向一個老師招了招手，對方把自己手中的木刀遞給他，鑑薩再把它交給尼可拉斯。「現在，」他低低耳語着，所以只有尼可拉斯才能聽到，「我們將看到你對二天流的技擊消化了多少，那是武藏的流派。」

他往後退出，留下尼可拉斯站在當中手執雙刀，被四個學生包圍着。他們手中都握着一支木刀，他們學藝的時間也都比他長。

黑暗像層幕般罩了下來，而他緩緩繞着圈子，他的足趾輕輕抵着發亮的地板——好像一個太陽被四個月亮拱繞着。

蜻蜓式——

那只是分身快斬中之一種，由武藏的二天流所發展出的滑動及旋轉組成的圈子。

他曾看過鑑薩無數次表演出這種身法且達到完美的境界。他也讀了老師給他的這一類書籍，他甚至自己也練習過一些，但從未在對練中使用。

他必須由別人的策略來決定自己的第一個動作，因爲只有在他們集中攻擊時，他才能成功的運用分身快斬，也只有用分身快斬才能使他同時擊敗四個對手。

兩個人向他接近了，他們各站一邊，用傳統的雙手握刀姿勢把木刀高舉起來。高聲喝了一下，他們同時向他劈了下來。

那是如同蝴蝶翻飛的姿勢，尼可拉斯迴轉了一個弧形，同時右手的木刀向下砍出，擊中一個學生的大腿。此時他的第二隻木刀則往上舉起，他仍保持着軀體迴旋的動作，朝上的木刀擊中了另一個學生的氣管。那兩個人倒在地上，立刻換上了第二組攻擊者。尼可拉斯原本想用水車戰法，但當攻擊變了時，他的想法也變了，他只是在佯攻。

他衝進他們之間，仍迴旋着身子，背弓成弧形，右手的木刀刺中他左邊學生的腹部，左手的木刀迅速往上揮，掃中剩下的一個學生，對方的木刀啪的一聲落在地板上。那是一個十字交叉，分身快斬中最困難的一招。

他現在停了下來，木刀半舉在空中，抖動的像是它們有了生命而現在想要更多的殺戮。

「西鄉，」他聽到鑑薩叫着。四個學生退了出去，西鄉踏了進來，他現在來此的次數愈來愈少了。尼可拉斯不再知道他屬於那一個流派，似乎那一個也不像，不過他知道那一定是東京地區中的某一個。

一點警告也沒有，西鄉就向尼可拉斯衝了過來。他的武士刀仍在刀鞘裏，但一捉之下已拔了出來向前伸出，砍向尼可拉斯。西鄉在所習的武技之中最精於「快拔」的武藝，目的是融和拔刀

及砍向敵人於一個動作，在對方尙未發覺前的情況下擊倒敵人。

剛剛西鄉還沒有武器在手，下一刻——或許是十分之一秒後，他就已經用了致命的力量攻擊着。但即使他使用了居合術拔刀式，尼可拉斯早已以左腳爲軸向後廻轉，所以只剩下左側面對西鄉。那一擊本來是對準了尼可拉斯的心臟，現在只劈到了空氣。而尼可拉斯用左手的木刀掃開了武士刀的刀鋒，同時轉了一個身，背對着他的對手。用左手中的刀架開武士刀，他同時借用了對方的力量；然後他完全轉過身來，右手中的木刀掃中了西鄉完全暴露的左側——這是水車身法。

他站在那兒，全班都看着他；他雙腳分開，兩把木刀分持於體側，凝視着躺在地上的西鄉。他知道對方被他擊中之處至少會青腫一個星期。

整個屋子裏都靜悄悄的，靜得令人耳朵都發毛。

尼可拉斯只看到他表哥瞪着他的一張臉，在他一生中從未看過具有這麼多恨意的一張臉。尼可拉斯使他在道場上顏面盡失；他，一個已學成出師的人，竟被這些學生中的一個擊敗。他們之間無言的冷戰幾乎在那一瞬間，如一個閃電般照亮了整間屋子。

鑑薩擊掌兩下，所有的旁觀者都散開了——今天的課到此爲止。

尼可拉斯發覺自己在顫抖着，肌肉似乎要從皮膚下失去控制而跳了出來。他身體裏仍充滿了腎上腺素與緊張，不過四周強大的壓力已解除了。他的心裏知道一切已結束，但肉體則要過一下子才能回復正常。

他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那天晚上，當他到家時，爲他開門的不是佣人也不是淺子，而是裕子。

他有三年之久沒見到她了，最近的一次是在一個簡短的家族葬禮上瞥過一眼。從他們在舞會上第一次相遇迄今已有三年半，而他從未對她忘懷。

她鞠躬爲禮。「尼可拉斯，晚安。」她穿了一件淺灰色上面有着白金直線絲織的和服，式樣使人想起封建時代的名門閨秀。

他也鞠躬回禮，「晚安，裕子。」

她站在旁邊讓他走進屋裏，她的眼睛垂視着身前的地板。「你看到我似乎很意外。」

他把揹着的袋子放在地上，眼睛一直未離開她的臉。「我有好幾年沒見到妳了。」

「菊子嬸嬸今天下午帶我來的，那時你人尙在道場。我是到這兒來陪他們的，但整個房子已改裝過了，包括客房在內。」

他領着她穿過屋子，走出後面的紙門，進入夜色下的禪花園裏。

天空澄澈，只有在地平線上低垂着幾縷雲絮。滿月的光芒透過了如水的夜色，每一樣東西都帶着一條淡淡的影子。裕子像是在杉樹林裏那座神社邊上的一樽雕像，他們兩人有着置身於水底般的感覺。

他們頭頂高高的樹梢上，一隻夜鶯輕柔的唱着歌，再遠一點，傳來一隻貓頭鷹孤獨的叫聲。

「我從未去過京都。」他說着。那是她住的地方。

「哪天你一定要去。」她的頭稍微轉了一下。她望着花園中那一片小鵝卵石中冒出的像山一般的岩石，她的聲音在夜裏似乎特別柔和悅耳。他們靜靜站着，沒有觸碰對方。「眞美！」可是比不上妳的漂亮，尼可拉斯心裏想着，他覺得心跳加快了一點。「我仍記得那次是如何發生的。」

她轉過身來面對他，月光使她的眸子更加晶瑩。「你是指什麼？」

他現在覺得自己有點笨拙。「在舞會上，」他躊躇了一下。「當我們跳舞時……」

她有點難爲情的笑了一下。「喔，我早已忘了。」

他覺得有點洩氣，他自己曾認爲她來這裏的一部份原因是爲了他。現在他覺得那種想法眞荒唐，那只是三年半之前發生的一次巧合而已。她爲什麼該記得？

「或許那是爲何他常去的原因。」

「西鄉今天是不是也在道場上？」

「不錯，但我有好一段時間沒見過他了，他加入另一個流派。我猜想大致如此。」

他瞪着她。「九州？」

她點點頭。「我確信那是我表哥西鄉搞的鬼，當他們聚在一起時總是在計劃着些什麼。我不認爲趕了那麼遠的路，西鄉會得到些什麼。反正，我只知道那是一個秘密。」

「妳怎麼知道這些事？」

「有一次我問菊子姑媽，而她裝做沒聽見我在說什麼。」

「我想那沒什麼事。」

裕子只是聳聳肩，雙手環抱着胸部。「我們進去好嗎？我餓死了。」

他們走進了屋子，尼可拉斯先行告退。他走進自己的房間，脫下他髒兮兮的道袍，走進浴室。他扭開熱水蓮蓬，進入淋浴的地方。一些像菊子那種傳統式的人可能會較喜歡泡在水裏洗澡，但尼可拉斯則無此偏好。

熱水冲在身上非常舒服，他開始抹上肥皂，一邊想着今天在道場裏的情形。在與西鄉比賽後，他想和鑑薩談談，但似乎不太可能。他爲什麼不對裕子提及那一場對練？當她提到西鄉的時，說出那件事情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他聳聳肩，把這種念頭抛在腦後。

他轉過頭，楞住了。淋浴室外的毛玻璃上映出了一個人影，個子很小。一會，那個人走影進浴室來了。

他關掉水，打開門。

他靜靜站着，皮膚上有着一顆顆的水珠，在浴室中的日光燈下閃耀着光芒，也使她的皮膚顯得更加白晰。

「你眞雄偉！」裕子說着，她全身一絲不掛，手上拿着一條浴巾，她並沒有把它交給他。

他盯着她的臉想找出任何可代表她心中想法的跡象。他咀嚼着她說的話，從她的目光中，他

發現了飢渴。

他十七，她則略長兩歲。在年歲上那並沒什麼，但現在則有若光年。儘管他所受的訓練，所學的課程，冷靜的思考，他現在卻感到徬徨無措，她像是通往一道他尚未預做準備的世界之門。

她向他跨了一步，她的嘴張開說了些什麼。那可能是很尋常的話，如：「你想要嗎？」但他分辨不出。她的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前，如同今天他在道場裏要運用十字交叉時的起手式。他只看到她嬌小的足踝，小腿上的肌肉，渾圓的膝蓋，及修長的大腿。

他體內的某種東西，在腦部的深處，開始湧了起來，氾濫而出，有如一個不可知的人砍斷了使他與地球相連的最後一條繩索。它很快的被拋走了，一下子就消失不歸，他甚至忘了那曾是他的一部份。

「過來，」他沙啞的說，伸出一隻手拂去她手上拿的浴巾。當她向他伸出手時，浴巾落在地板上。

「裕子。」回答他的只有沉重的呼吸聲。

她的雙峯圓聳，乳頭硬挺而突出，腰很纖細，腹部似乳般白的肌膚，還有那棕黑色弧形的下腹……；

她的手環抱着他，而他則狠狠的吻着她的唇。

她的身體靠着他，不僅用手撫着，她還用嘴唇吻着他的脖子，上下來回摩擦着，幾乎瘋狂的想挑起兩人的激情。她的雙乳摩擦着他潮濕的胸膛，沾滿了水氣；她的下腹抵着他的，輕輕交揉着。

她的唇貼着他的耳朵，他聽到她低語着：「打開熱水。」

他半轉過身子，伸手到他們身後去打開開關。熱水迸了出來，冲在他們身上。當他回轉身時，他喘着氣發覺自己已深深插入了她的身體。她是用什麼魔術搞的？感覺像是水狀的電擊一樣，透過他的鼠蹊部分。

當他開始靠着她動作時，他看見她把頭往後一甩，向上仰，黑色的頭髮披了下來像月光下的一條瀑布。她的臉被水冲着，眼睛閉着，嘴張開發出一個無聲的尖叫。他幾乎可以聽到喘氣悸動的聲音。她的手往上伸，抓住噴水管子，使他們兩人都一起沐浴在蓮蓬噴出的水柱之下。她的手指關節變得發白，她把大腿抬起，直到它們鎖住了他的腰部，而他則一個人支撐着兩個人的體重。她小腹上的肌肉緊貼着他，不停的做着扭動的動作，像是說她得到的還不夠，而他不得不用手摟住她的腰，免得她把自己從他們潮濕的接觸上給拋出去。她劇烈的動作愈來愈強，就像是一隻吊在他身上瘋狂的野獸，正因死亡的陣痛而痙攣。

她開始尖叫。他突然了解爲何她要水開着，那種快感變得愈來愈強，而他的腿開始哆嗦，拼命抑制着想爆發的衝動。朦朧中他發覺她在對他說了一些話。

「傷害我，」她呻吟着。「傷害我。」

他想在這種狀態下他大概聽錯了，但是她一遍又一遍的重覆着，像在哀求。她的乳房提動着，水滙成小河流遍她柔膩的肌膚。她的身子往後弓，手仍緊抓着蓮蓬頭。此刻，他們瘋狂的互相

衝撞着。

她喘着氣，呻吟着，而他覺得無法再支撐下去了。她的身體似乎愈來愈重。

「求求你……」她向他尖叫着。「求你……求你……求求你……」但他仍不願舉起手來打她。「我知道……」她的嘴靠在他耳旁喘息着說。熱水傾洩在他倆身上，她硬挺的乳頭在他胸膛上摩擦着。「我知道道場今天發生了什麼事。」她的聲音很狂野，話與話之間充滿了喘息聲，但他仍聽得很清楚。「我知道——啊！傷害我，親愛的，打我！」然後又殘忍的哼着。「我搞過西鄉，正如我現在搞你一樣！」

然後他伸手打了她，正如她要他對她做的一樣。

「喔！」她尖叫着，身體弓起。「啊——啊——啊——親愛的！我要出去了！」就在那一刻，他感到她裏面深處有一圈肌肉箍住了他，緊緊勒住他，使他感到痛楚，他也叫了，腿終於軟了下去。她抓住蓮蓬頭的手鬆開了，兩人一起倒在浴室的地板上，水仍繼續冲在他們身上，把他們淹在水裏。她的手仍緊緊擁住他，讓他緊貼着她。他們兩人仍在高潮之中。

天上的雲彩像火般的紅。

太陽已走完了一天的路程，半掩在富士山的斜坡後面，把天邊染成一片嫣紅。當太陽完全消失在山後，紅色的晚霞也逐漸消失，只有偶而掠過的雲層會染上一層粉紅色的花邊。然後一切突然變成了灰色，太陽光完全消失了。

鑑薩盤腿坐在道場中央，尼可拉斯面對着他，兩人都没開口。到了晚上，其他的學生與老師們都已離開，只剩下他們兩人和彼此的呼吸聲。

「告訴我，」鑑薩最後開口了。「你從『五輪之書』一書中學到了些什麼？」他的眼睛仍閉着。

「裏面有好的地方，」尼可拉斯說：「也有邪惡的思想。」

「尼可拉斯，那一部份並不多。」

「老師，剛好相反。」

「怎麼？」

「我不認爲生活中的事全然是好的或全然是惡的。」

鑑薩張開了眼睛點點頭。「尼可拉斯，你的領悟力很不錯，你是個有天份的學生。過於依賴教義或一種策略都是不好的情形，那樣會很快滲入一個人的思想而使之僵化。應該依照情況來判定。如果你讓一些固定戰法的觀念來囿限自己，你一定會被擊敗。」他又閉上了眼睛。「尼可拉斯，你聽了可能會有點意外，有不少優秀的學生和老師都會犯這項錯誤。」

有好一會兒他們都沉默着。尼可拉斯聽到外面一輛車子嘈雜的發動聲，車子開動了，車前燈的光柱在他視線中掃過，然後一切又重歸黑暗。一隻千鳥咯咯叫着飛過。

尼可拉斯清了清嗓子。「我已把那本書看完了。」

「你覺得如何？」

「老實說，我不知道去思考什麼。」

「尼可拉斯，你是不是對忍者感到興趣？」

「是的。」

「那你爲何猶豫？」

「我不知道。」

「那麼你最好想想自己。」

尼可拉斯思考了一下。「我猜想我自己想說『不』。」

「噢！」

「忍術似乎是被禁止修習的科目。」

「是的。但並不眞正禁止學習。」鑑薩越過他倆間隔的空間凝視着尼可拉斯。「卽使在日本這兒，一般人對忍者所知也不多，他們是來自一個日本人並不引以爲榮的社會階層。但忍術是一種古老的技藝，一般都說是淵源自中國，我不認爲有人能確實有把握來告訴你。

忍者並不受限於戰士的方式。對他們來說，武士道只是一個名辭而已。由於忍者的成功，很多武士都會利用到他們。當他們的財富增加時，各種武技也就更複雜和分岐。有一陣子，武士階級都向忍者學習，因之曲解了武士道。

在日本有不少流派，遠超過任何官方的記錄。當中不同的教義幾乎是無窮的，有時邪和正令人難以區別。」他不必去問尼可拉斯是不是跟隨着他的思路。現在天黑了，雲層使月光曖昧不明，只有屬於人類的燈光仍在亮着。

「尼可拉斯，要做一個眞正的勝利者，你必須刺透黑暗。」

那天晚上，淺子把尼可拉斯帶在身邊，兩人一同走進上校的書房，裏頭充滿了烟草和皮革的味道。跟廚房一樣，書房也是一間在日本傳統平房中少見的西化房間。

淺子側坐在上校書桌前的一隻高背木椅上，尼可拉斯則坐在靠近她的皮沙發。

「你似乎很高興裕子來與我們共住。」尼可發覺到那並不是一個問句。

「是的，」他老實地說：「難道有什麼不對嗎？」

淺子笑了笑。「雖然長大了，你仍是我的兒子；我覺得我有權利問你，不過你知道你不必一定要回答。」

他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好一會兒。「我知道。」他輕輕說。

她往前傾，握住他的手。「親愛的，你沒什麼好怕的。不管你與裕子如何，那都是你們倆的事。你父親可能不會同意，因他所看到的跟我們不同。他仍然是一個軍人，因此會不信任任何人或任何事。」

尼可拉斯看着她。「他疑心裕子。但……」

淺子揮了揮手。「難道你看不出嗎？那並沒有多大的關係。那只是他一個偏見的缺點而已，別擔心！我甚至確定他當初也不信任蘇鵬。」

她轉過身，用鑰匙開了書桌上的一個抽屜，拿出蘇鵬送給她與上校的臨別禮物——那隻刻有龍虎的匣子。她靈巧地打開了盒蓋。

「你瞧！」她輕聲說着：「這兒有十五個。」她是指翡翠。「起初有十六個。那一個用來買下了這棟房子。」她抬頭看看他。「我想你父親一定告訴過你關於這件禮物的故事。」尼可拉斯點點頭，她繼續說下去。「他沒告訴你的是它的意義，我無法確知他是不是完全了解。」她聳聳肩。「如果他知道，他很可能會忘掉那一種想法。你的父親是一個實用主義的獨斷者。」她笑了笑。「我怕那是他的少數缺點之一。」

她把盒子和裏面裝的東西放在尼可拉斯的腿上。

「你可以自由使用其中的六個，如果必要，你也可以把它換為金錢。不，聽我說完，我要你完完全全聽下去，我想你能接受我將要告訴你的事情。」她深吸了一口氣。「這裏的翡翠絕不能少於九個，絕不可以。不管什麼理由，你最多只能用六個。」

「尼可拉斯，這是個神秘的匣子，它有魔力。」她停了一下，像在等待。「我沒有看見你笑，很好。我相信它的魔力是由於我的父親蘇鵬。尼可拉斯，他是個偉大而又聰明的人，不論在那一方面。他曉得在亞洲大陸有許多事是無法分析的，也不會存在於現代的世界裏。它們另有一套法則，它們是永恒的。」她又聳聳肩。「你已經大得足夠自己建立一套對這個世界及其神秘的觀念了。如果你相信，那麼那股力量會與你同在，每當你需要用到時，它會在你左右。」

深夜，尼可拉斯盤腿坐在起居室中的窗戶前面。

天空的高處現在很澄澈，沒有雲，皎潔的月光掠過了樹梢灑落下來，直照到他前面的花園。屋前的松樹像是被一束來自天外的光線照射成銀白色，在窗上投下長長的黑影。微風拂動着樹枝，影子上下左右的搖擺着，像是他母親在他小時候睡前所說的神話故事中仙境裏的船一樣。那是一段早已逝去的遙遠時光，尼可拉斯懷疑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童年屬於另一個更單純的時光，那時所有的決定都無關緊要，也不會有嚴重的後果。

時間飛逝，一個無眠的夜，孤獨的松樹是他的守護神。他知道它的每一個姿態，每一個樹梢的動作，以及樹幹上的每一個結。但現在它在他眼中似乎變形了，他看到的是一個老戰士，一個夜晚的守護者，一個朋友和盟者。要真正成為一個勝利者……

他的世界現在迅速改變了。

武術的訓練使她一踏入房間時，他就察覺到了。他沒有移動，只是聽着她向他走過來。輕輕的，輕輕的。震驚之下，他發覺自己衝動着，他想用意志力壓抑勃起，但他的肉體不聽控制。她優雅的面對他坐下，擋住了月光。她的臉龐罩在陰影下，黑色的長髮在銀白色的月光中形成一些光暈。他覺得自己能看到她整個身體脈膊的跳動。

他敏銳的感覺到她，幾乎是一種痛楚。她身上發出的氣息中混有一種他無法分辨的香水味，裏面傳遞一種身體上的灼熱。但那裏還有更多的，幾乎形成一個實體的力量，他覺得被她的香味包圍起來了。

房子裏仍靜悄悄的，他卻能聽到自己耳朵中像一陣風暴般的嗡嗡聲。

突然間，他站了起來，覺得不如由自己主動。他伸出手把她拉了起來，打開紙門，兩人一起走了出去。

毫不顧寒冷，他帶着她走向他們房產的邊緣，沿着杉樹林，尋找菊子在幾年前曾帶他去過的偏僻小徑。

最後他找到了，鹵莽的把她帶進森林之中。裏頭一點光線也沒有，只有頭上透過濃密樹叢撤下的暗淡月光爲他們照着那條小徑。蟬尖銳的鳴着，而另一邊的一堆樹叢下有一雙發紅的大眼睛和一陣騷動。

他們沿着樹叢間的小徑走着，尼可拉斯毫無錯誤的引着路，好像他是一個裝了雷達的蝙蝠。

他們跳過樹根，低頭避過搖擺的樹枝，終於走進了月光照耀下的一塊空地。在他們之前是一條圓形的路及神社後面兩扇緊閉的大門。

她把他拖向草地的邊緣，把他拉倒在她身邊。「現在，」她急促的說：「我再也等不下去了。」

她的袍子稍微露出了一點小腿，美得令人難以置信，她的肌膚像是裏面有盞燈一樣發着亮。他無法把手從她身上移開，他向前傾，把她的袍子拉得更開。他揉捏着她的大腿，直到她開始呻吟並伸出手把他扯向她。當他張開嘴吮着她的乳頭及他所能舔到的乳房部份時，在他耳邊，她的喘息熱切了起來。他更用力的吸吮着，感到她在抽了一口氣後，指甲在他肋骨上劃過的痛楚。她的大腿卡着他，肌膚火熱，導引着他進入她潮濕的裏面，她的聲音像是被窒息了一般。在夜色中，他聞到她身上強烈的香味，像蛇一樣，他溜過她翻騰扭曲的身體，一路用舌頭和牙齒舐咬着，直到到了她的小腹。他抬起頭，再降到她大腿內側柔軟的肌肉上。他非常緩慢的下降着，感到她的手指揪着他的頭髮，把他拉向她最敦感的地方。

她的臀部抬起，離開了潮濕的草地，企圖要他吮她那兒——一個她最渴望的部位。他抑制住，慢慢兜着圈子，直到他覺得自己不可能更柔和了。最後他動了，撥開了潮濕的黑毛，把舌頭伸進到裏面。她的手握成拳頭，脖子上的青筋抽緊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尖叫着，汗濕的軀體不斷的痙攣扭動。

「我生來就是要做一個特別的人物，」事後她說着：「而不僅只於我的現在。」

他們頭頂上的杉樹在款擺着，耗盡力氣的軀體下面是柔軟的土地。

「我現在什麼也不是。」她的聲音柔如夜間的和風。「什麼也不是，除了一個影子。」他並不懂她的話。「我的一生中沒有人對我說過任何有意義的話。」她轉過頭放在他的臂彎裏。「那些全是謊話。」

「即使是妳的父母？」

「我沒有父母。」她翻了一個身，臀部靠着他大腿。

「他們去世了或……」

「你是不是指他們拋棄了我？我父親死於戰時，他是薩戒的兄弟，但我伯父從未同意過他的婚姻。」

「妳母親怎麼了？」

「我不知道，沒有人提過，或許，我伯父給了她一筆錢打發掉她。」

一隻夜貓子在很遠的地方叫着。天上只有幾抹雲彩，但空氣卻很潮濕。月亮掛得很低，像個着了色的橘子。

「我很意外我姑爹沒有收容妳。」他說。

「我伯父是嗎？」她苦澀地笑了一下。「我可不。我知道菊子嬸嬸想要我，但我伯父在京都安排了一對夫婦照顧我。」她沉寂了一會兒，似乎在想着事情。「有一次我問過菊子嬸嬸，而她回答說我伯父認爲他們自己已有夠多的孩子，所以不願有外人加入他們的家庭。很明白的，那不是事實。」

「那妳確實有父母了。」

「對於那一家人，有些很奇怪的東西，」她仍在談論她的伯父。「我似乎一點也無法介入。那是由於我伯父和西鄉，以及菊子嬸嬸的影響。不過我確信她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頭上有一陣拍擊翅膀的響聲，一隻千鳥往南飛去。「我知道西鄉去的地方有些事情正在進行著。」

「在九州。」

「不錯。」

「我打賭那兒有一個流派。」

她轉過身來，眼睛在黑暗中又大又亮，她身上的熱力和香味貫穿了他。「但爲何跑得那麼遠？在東京區也有不少流派。」

日本有不少的流派。鑑薩的話在他腦中響起，清楚得如同鐘鳴。他知道嗎？邪與正、黑與白、陰和陽，一個人必須要刺透黑暗。

「那一定是個極爲特殊的流派。」

「什麼？」

他想得很深入，卻說得很輕鬆，即使這麼近她也聽不到他的話。他重覆了一遍剛剛說的話。

「是那一種？」她想知道。

尼可拉斯聳聳肩。「我必須知道他去那一個城市。」

「我可以查出來！」她興奮地說着，用一隻手肘支着坐了起來。「他今晚離開這兒前往九州，我只需要偷瞄一下他的火車票！」

「妳願意做嗎？」

她向他含情脈脈的微微笑了一下，眼睛裏閃爍着火花。「如果你要我做的話。」

他看了她好一會兒，然後躺了回去，手掌放在腦後。「我要知道一些事。」他的喉嚨有點兒緊。「如果妳說的是眞的，我想要知道。妳和西鄉睡過嗎？」

「那有關係嗎？」

「是的，有關係。」

她用手摟着他的脖子。「喔，尼可拉斯，不必這麼認眞嘛！」

「有過嗎？」

「有一次幾乎發生。」

他坐了起來，瞪着她。「幾乎？」

「嗯，但那是個意外……。」

「正如剛才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一樣嗎？」他冷冷地說。

「喔！不。」她的眼睛看着他。「並不一樣，他一點也不像你。」

「妳是說妳對我做的一切都是出於妳的計劃？」他追問着。

她的眼光閃動了一下。「我……當菊子嬸嬸告訴我說她要來到這裏時，我不知道怎麼才好。我記得那天晚上在跳舞中，我想要你，但那是……」

「妳告訴我說妳不記得了！」他憤怒的聲音蓋住了內心的喜悅。

她的眼睛跳動着。「對那件事我撒了謊。」她笑了笑伸伸舌頭，一個相當西化的表情。「我不想破壞這次重逢，當我再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我們走到花園中時，妳一點暗示都沒有。」

她聳聳肩。「我是個兩面人，你已經見過了我的兩種樣子。」

「妳對長大的看法如何？」

「你爲何要問？」

他爆笑着。「因爲我對妳感興趣。爲什麼？妳以爲我在追求某些事嗎？」

「每個人都在追求某件事。」

「並非每個人，」他輕輕說着，把她拉近。「我就不是。」他閉着唇親了她一下。「裕子，我關心妳，非常的關心。」

她笑着，「好！至少你沒說你愛我。」

「我可能會，」他認眞地說：「但現在我尚不知道。」

她甩甩頭。「喔！算了吧。你知道你不必一定要對我說這些話的，它們沒有多少意義。你可以予取予求，難道不知道嗎？」

「我不懂妳的話。」

「我以前告訴過你，」她耐心地說：「我不想聽這些，我不要那種幻覺。我只要男歡女愛，對我，那就够了。」

「跟西鄉在一起也是一樣，對嗎？」他粗野地說：「我是眞心眞意，我是關心妳會發生什麼事，譬如：妳的感覺，妳的快樂或傷心。」

她凝視着他好久好久，像是她說不出任何話。她仔細的看着他，末了她又躺回草地。

「當我是小孩時，」她小聲說着：「我們到了夏天會上山避暑，住在山上多樹的一面斜坡上的一個小鎭裏。我記得那些房子全造在架子上，是我頭一次看見那種建築物，就像是一個故事裏的一個城市。

儘管薩戒按月會寄錢來，我的養父母並不太照顧我，他們從未想要過孩子，所以大多數時間我都是獨自一人。我還記得在那些日子裏，我常常坐在長長的草叢裏聽蟬鳴。仲夏的那些蟬尖銳如金屬聲的鳴唱……」她深深吸了口氣，望着頭上杉樹挽動的樹葉。「下午長得似乎無窮盡，我會坐在山腹，俯望着山谷。那裏在樹叢間有兩條深溝刻蝕在地表，黃褐枯乾的土被翻出露在地上，像是一個巨人在憤怒之下掘的地。我常一坐數小時，猜想這種痕跡是怎麼來的。」

「或許是戰爭造成的。」尼可拉斯說。

「是呀！我也是那樣猜想。」她將視線抛到最遠處。「我知道我的養父母並不要我在附近，我也常因待在外頭太久而挨打。從未有過任何的憐憫，甚至諒解。對他們而言，我像個外來客，一個畸形的小大人。似乎他們從未有個孩子，所以也不知有了一個小孩會是什麼樣子。」

「裕子。」他輕輕說，靠過去溫柔的吻了她一下。

當他們分開時，她繼續說着：「然後是竹林，在山腹下去一些。我很偶然發現了它，那是因爲一個下午我迷了路。我常常夜裏在房間裏發着抖醒過來，我躺在床上，四周一片鬱悶的黑暗，總是一個個無眠的夜。它像是一個實體的千鈞重擔壓在我的眼皮上，一直到我離開。

那兒靠近一條潺潺的小溪，每當月亮出來時，它像一條銀色的溪流。水相當冷冽，可以凍僵你的嘴。

站在竹林中就像是一座神社，你頭上高聳的竹子像一根根的圓柱。在仲夏的夜晚它們的頂端簡直能够刺穿頭頂圓圓的月亮，那時也正是蟬鳴最嘹亮高亢的時刻。」她移過身子靠着他，像是想使自己更舒服一點。他感到她赤裸的肌膚貼着他。「那是唯一我能稱之爲我自己的地方，我的秘密據點，在那兒我有了我的第一次性經驗。」他感到她像因爲寒冷而顫抖了一下。「我把一個住在附近農莊上的男孩帶到那裏，我想那也是他的頭一回經驗。在這之前，他只見過牛搞過，而且他也並不怎麼行。他太緊張，拚命想像他見過的馬那樣子的猛搗。過於興奮之下，它全部都流在我的大腿上。」

「在西方，」尼可拉斯道：「他們會說：『我要來了。』在此地則會說：『我要出去了。』」

剛好是個相反。」

「死也是一樣，」她耳語着，「我聽別人說，西方人並不了解切腹，是不是？他們會向外而非向內在求解脫，譬如說跳樓……」

「或者是在舉槍自殺前先轟掉某些倒楣鬼的頭。」

「眞怪！不是嗎？」她咯咯笑着。「畢竟他們是野蠻人。」

「我們別儘談死亡。」他說，並摟着她。

「好！」她低低說着。「我們不談。」她伸手在他大腿間摸索，輕輕抓住他，揉搓着。

「妳只能想到這些嗎？」他粗嗄的問着。

「那是我所擁有的全部。」她用呻吟來回答。

火

西灣橋／紐約市

當時夏天

「不！不！」她大笑的說：「讓我們忘掉一切吧！」

她不遠遠的走開，相反的卻奔向他站的地方。她蹤身一躍，滑過一個低淺的沙丘，用手抱住他的腳踝，把他給扯倒了。

賈絲婷又大笑着，半壓在他身上。尼可拉斯把嘴裏的沙子吐出來，翻過身躺在地上。

「眞有趣！」

她手腳並用的跳過他身上，兩人在沙灘上翻滾着。海面上吹來一陣清爽的微風，拂動着他們的頭髮。燈塔上發出的光柱在陸上的霧氣中擴散，形成一個光暈，支撐着海上的船隻。

她的雙眼睜得大大的，與他的臉兒相貼，他幾乎能在燈塔射過來的光芒下數出她臉上的雀斑。她的長髮像座橋似的架散在他們之間，她修長的手指拂着他的面頰，它們有着雕刻家般靈巧的觸摸。

「尼可拉斯，我不想讓你難過。」她柔柔輕輕的說着。

他輕輕的吻着她。

「我在這裏。」賈絲婷說。

「我知道妳在這裏。」

「對我而言，說出來是件大事。」她現在整個人嚴肅了起來，嬉戲的表情一掃而空。「你可

知道，我用了很多時間來想一些事情。」

「妳是指躺在床上時？」

她搖搖頭。「不！在水中。那時在我眼前閃過的不是我自己的生命。」她大笑着，聲音卻有點悲傷。「有一陣子，我認爲自己再也不能活着回來了，當我在游泳時，我幻想着你，你知道，那是一些無害的事。」她相當的靠近他，以致目光無法集中。「當我在水下面時，我並沒想那些，我想的是如果再也不能見到你，那將會是什麼樣子？」她的聲音變得很輕柔，儘管雙方是那麼的貼近，他仍聽不清楚她說了些什麼。她困難的嚥了下口水，好像那些話鯁在喉嚨裏。「我很害怕，害怕我要告訴你的話——承認那種感情是一回事。但你知道嗎？要說出口則又大大的不同了。」她深情的凝視着他。

「我愛你，」她說着：「當我在你身邊時，我不會想到其他任何的東西。我常去一些固定的地方，去和一些特別的人聚在一起，但當我和你在一起時，我再也不在乎其他的事了。我知道那聽起來有點幼稚和羅曼蒂克，但……」

他大笑着。「是羅曼蒂克沒錯，但並不幼稚。而且羅曼蒂克又有什麼好怕的？我不怕，雖然像我這種人也許並不多見。」

她的目光現在清明且追尋着。「尼可，你愛我嗎？我要你坦白的說，如果你不愛我也沒關係，我只是要聽眞話。」

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的心裏仍塞滿了歡樂和痛苦的記憶，而他知道自己仍未忘記裕子。

他覺得自己像一條逆河而上，與激流搏鬥的鮭魚；但他並不是魚，他懷疑自己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他到底在奮鬥些什麼？且爲什麼它會如此重要？

他知道自己心裏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只要他能承諾一些事情。他心中仍爲婁克在餐館中對他的嘲笑而刺痛，他很氣憤的發覺自己竟會那麼在意。如果婁克說對了又怎麼樣？他對艾蓮和泰瑞的死感觸又有多深？他當然感受到一些東西，他一定會的，畢竟他不是機器。但是他不會落淚，或許他是以另外一種方式致哀；他知道自己在這一方面像他的母親，他從不讓某些情感顯現出來。但這樣一來等於他否定了部份的自己，而且很可能對自己有害。充分了解自己的他，能在任何狀況下嚴厲的控制自己。他能做一個無所不及的勝利者，不論是在光明或在黑暗裏。這種想法像有人刺了他一下般使他驚跳起來，一個念頭像一面飛舞的旗幟在他意識裏招展着……

「你在想什麼？」

他的焦點集中在她身上，她臉上現出一絲憂慮。「妳不必做任何犧牲，」他說着：「不必對我，也不必對任何人，那樣做太危險了。」

「管他的！我不是在做犧牲，再也不是了，我早就受够了那些。但我對你不會放棄，我確信自己要什麼。」她的眼睛閃爍着，像在黑暗中發光的小點。

「難道你滿足我是件可怕的事嗎？你以爲我對那種事很感興趣？你是不是有點反對那種念頭？」她沒有完全瞭解就很快的打斷了他的話。

「上帝！什麼使妳那樣子說話？」他坐了起來，心快速怦怦的跳着。

「因爲那是最眞的。」她試着從他眼中看到什麼。然後賈絲婷續道：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身體對我如何反應，那是一種最根本水平上的溝通，遠在百萬年前，尚未有書或電影去表達出來時它就已經存在了。那時人們只是想要對方，我也只是想知道你爲何立刻拒絕，難道你不相信自己的身體告訴你什麼是對的？它比你的心更知道什麼對你比較好。」她大笑着。

「我簡直不相信你及其他的一些人，你與自己的肉體相處了一輩子，卻仍然不信任它。」

「有些事妳並不瞭解。」他簡短的說。

「喔！我不知道？」她坐了起來。「那麼你告訴我，簡簡單單的解釋給我聽，好讓我可憐的女性頭腦能瞭解。」

「別孩子氣了。」

「不是我孩子氣。尼可，聽聽你自己說的話，你害怕把眞正的自己向任何人表露。」

「妳不認爲我有其它的理由嗎？」

「不錯！那就是我要問你的。」

「也許那不關妳的事。」

「好！好吧！」她冒火的叫着。「我現在才知道我在你心中的份量了。」

「別這樣！賈絲婷，妳並未曾擁有我。」

「這就是我對你坦白的收穫？」

「妳想要坦白？」他知道不該說，但他不在乎了。「今天在城裏，我碰到妳父親。」

她抬起頭，一臉的不信任。「你碰到我父親？怎麼會？」

「在車站旁，他把我抓進他的大轎車裏，我受到了一流的待遇。」

她站了起來。「我不想聽這些。」她的聲音突然硬梆梆的。她對舊金山的事記得太淸楚了，內心深處湧上一股憤怒，她無力的靠着他。

「總是這樣……總是……」她內心痛苦的吶喊着。

「我覺得妳應該聽。」他冷酷的說，身體裏面的某一部份慫恿着他欣賞她臉上痛苦的表情。

「不！」她大叫着，用手捂住耳朵，轉身避開他。

他站起來跟着她走過冰冷的沙灘。

「他想知道我們所有的事。他知道妳的一切事情，包括妳曾做過的和未做過的。」

「上天會詛咒他！」她滑倒在一個沙丘頂上，爬起來，轉身面向他。她眼中冒着兇猛的火花，猛得像一團火，臉色因憤怒而發白。

「上天會懲罰你們兩個雜種的。他是由於做了那些事，而你是因爲告訴我。尼可，你是一個眞正狗娘養的，知道嗎？」

他現在所想到的只是把她推開。「他以爲我又是一個克里斯……」

「住口！住口！你這婊子養的！」

但他無情的繼續說下去。「他要給我一份工作。而妳知道，最可笑的竟然是我接受了，我現

在正在爲他工作。」

「你怎能這樣對我？」她哭叫着，她指的並不是工作。「天哪！天哪！」她哭泣着，飛快的從他的身邊跑開，搖搖擺擺的跑上通往她屋子，佈滿沙子的階梯，從他視線裏消失了。

尼可拉斯突然崩潰的開始哭泣，慢慢地跪在不容寬恕的沙灘上。

「他很快就會到的，」阿媽說着。「每件事都準備好了嗎？」

「是的，嬷嬷。」佩妮恭敬的回答着。「小柳剛剛回來帶着最後的……喔！帳目。」佩妮正低着皎好的臉孔埋首於一本皮質封面的帳册，她正垂直的寫着一行行中國字。偶而隔了一段時間，她會把手中那枝小楷毛筆在桌上的墨汁裏沾一沾，她的動作既確實又迅速。

她想着女主人的沉默，然後做了一個決定。

「您覺得我們該讓那個男子到這兒來嗎？」她的目光仍看着她寫的字，有一股寒意湧上胸口，深怕阿媽的怒火可能會爆發。

阿媽沒做什麼舉動，只是輕輕歎了一口氣。當然佩妮說的有道理，在過去的日子裏她是絕對不會讓這種事發生的。她暗自聳聳肩，對她們來說時間改變了一切，而一個人必須儘可能的去協調自己。但當她開口時，她並沒有把心中所想的說出來。

「佩妮，我最珍愛的孩子，妳也知道得很清楚，那是一大筆生意。我不是個偏執的人，妳也不該是。」雖然她知道佩妮不是那種人，但她知道自己說的並非眞心。阿媽，年紀將近七十，福建人，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與上海沿海的那一段地區。從小她有十五個兄妹，她從未覺得眞正與她們分開過，或許是由於她姓氏的緣故。曾經有一個傳說，關於一個與她有着相同名字，可憐的福建女孩，有次她想搭舢板出海，港內只有一艘船答應她；才出港口，船就遭到一陣猛烈的風暴，是那個女孩帶領那艘船安然度過。阿媽知道在馬可可島上的巴拉山下有一座祭祀那女孩的廟宇。

她在椅上挪了挪，椅子吱吱的響着，她可以感覺到手下壓着的絲質扶手。透過開着的窗戶，她聽到街上的喧嘩，在街上轉角處有一家開得很晚的魚市場，每年的這個時候，他們那兒都販賣一種相當棒的烏賊。她聽到樓下由於爭吵而提高的聲浪，她聽出那是廣東話。在這棟建築佔了整個三樓的套房裏，只准說北平話。從她小時候那就是這兒的規矩，現在仍然不變。

阿媽站起身，靜靜漫步到窗邊，往下瞥着那條又窄又擠的街道。她知道她會經能在曼哈頓的任何一個地點買下一棟房子營業，幾年來也有不少誘人的提議，出價要她搬到別處。她總是拒絕，她只是覺得她的生意應該在中國城的心臟地區做。雖然這個地區又髒又亂，但有一股氣息，在很多方面都會使阿媽想到家鄉，那就是她想要的。如今身爲百萬富婆的她，仍然會在曼哈頓區那些玻璃及不銹鋼建築的環伺下，感到渾身的不自在，她寧可待在她第一次到紐約時就住進的這一棟建築裏。

阿媽現在心裏想着，一邊看着漆黑色的街道上喧鬧擁擠的人羣。早上捕獲的頭一批鮮魚送到

時傳來若有若無的魚腥味，還有隔壁飯團店裏賣的各種精美的點心。我現在在這裏過得很愜意，」她想着，非常的愜意。

她又嘆了一口氣。當然如果中國城計劃委員會知道了她眞正的營業，可能會對她甚爲不滿，不過當地的警察都很滿意她按月送去的規費。她小心翼翼的執行着這一個慣例，而且每次他們來時都奉上特級的好茶，這可使她臉上增光。

她時常想着在福州的家，怪的是愈老她愈想。在中國城能給她一點點小小的歸鄉的幻覺，但現在她不會考慮再回去。她並不喜歡中國共產黨，卽使現在回去探親方便不少，她仍不能面對那兒的事實。

不！她在福州時想要的，在這兒全都得到了。

街角上那家餐館門口紅藍色的霓虹燈閃亮了。那是日本人開的，是她遠在恨共產黨前就開始恨的傢伙。那些有錢且傲慢的日本商人，從另一邊海岸過來，剛剛在上海做了一批生意，厭倦於那個城市的夜生活，現在只想再多看中國一眼。阿媽奇怪的想着，他們與中國人眞不同，不過那當然是因爲他們並沒有像我們擁有一段悠久歷史的緣故，比較起來，日本還算是相當年輕的民族。當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個的朝代，正在試驗着火藥時，他們的東瀛三島上只住着未開化的蝦夷民族——愚蠢的野蠻人。如果日本人是那些人的後裔，無怪乎他們會那麼的好戰。

她轉身離開了窗戶，說道：「佩妮！我現在要見他，那兒一定有些錯誤。」

佩妮點點頭，放下筆，把帳冊推到一邊去，站起來走過房間。

「佩妮……」

她停住了，一隻手搭在門把上。

「什麼事？嬤嬤。」

「他不是這裏人？」

「不是！嬤嬤，他是從住宅區來的。」

阿媽點點頭。「好！我不願任何鄰居捲入。」

短短一下子，佩妮就已離去，阿媽在後頭打量着她，她提携這個女孩子眞是個正確的決定。佩妮的心思總是和她的手一樣的靈巧，雖然阿媽不願公開承認，但有時也會依賴佩妮的判斷行事，她不安的是自己似乎抵制着日本顧客。

佩妮是當她第一次應召時阿媽給她取的名字。阿媽爲她旗下所有的姑娘都取上一個名字，從此別人對她們所知的也只有那個名字。每個名字都順口而簡潔，正如阿媽認爲她的生意也該具有相同的特色，而且給她的「孩子們」取名字也是個極大的樂趣，而她們對她帶有敬意的稱呼「嬤嬤」，也挺使她高興，在她家鄉，那並不是輕易就能使用的字眼。

總有一天，阿媽想着，她必須放下掌管這兒的大權。而當那天到來時，她必須絕對確定有人能接她的棒。

佩妮回來了，引進一個大約有十一歲的男孩。跨進門檻後她停住了，雙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男孩一動也不動的站着，兩眼呆呆的望着。透過半開的門，阿媽可以聽到正在預備及整理房間的

嘈雜聲。正如計劃的，今夜只有一、兩個人上門；她也把這些減少的收入算在對那個日本人昂貴的收費裏。不過，她並不擔心。

她打量着這個男孩。他的皮膚既乾淨、又光滑，面頰和眼睛有點蒙古人的味道，眸子黑得像炭似的。他的嘴很大，唇形很性感。

「這是菲利甫・陳。」佩妮說着。

「寶貝，關上門。」阿媽輕輕對佩妮說，她的手緊緊的交握在胸前，手指交互的絞在一起。她看着那個男孩。

「你在這兒將用另外一個名字。」她告訴他。

「麻雀，從現在起你將這樣被人稱呼，跟人交談。懂嗎？」

男孩點點頭，慢慢笑了。

「叫我嬤嬤。」

「是的！嬤嬤。」

「你被適當的指導過了嗎？我不想有任何的意外。」

「有，」他興冲冲的說：「佩妮跟我說明過每一件事了，沒問題。」

「眞的？」阿媽眉毛挑了起來。「到時就知道了。好吧！麻雀，你現在下去找小柳，她會帶你到適當的房間去。你知道該做什麼吧？」

「是的！嬤嬤。」他轉身離開了。

佩妮在他離開之後關上了門，阿媽問：「他的父母呢？」

佩妮搖搖頭，「他和一個酒鬼舅舅住在一起，卽使整夜不回去，他也不會在乎。」

「每一次都很安全嘍？」

佩妮點點頭，她的黑髮在空中飄拂着，「小柳會親自處理一切的。」

阿媽臉上露出一絲微笑。「孩子，妳做得很好。」

佩妮低下頭掩飾雙頰的暈紅，阿媽很少會對她露出那種和悅的態度。

「謝謝妳，嬤嬤！」她喃喃說着。

阿媽靜悄悄走到佩妮前面，伸出一隻手挑起她的下巴，「現在告訴我是什麼困擾着妳？」她靜靜說着。

凝視着那對似乎無所不知的眼睛，要想說出話似乎不太容易，佩妮甚至覺得自己咽喉繃得那麼緊，連空氣都無法通過。

「說呀！孩子。是不是那個日本人？他做了什麼事使妳這麼不高興？」

「我眞慚愧自己的心事一下子就被人看穿了。」佩妮傷心的說。她的目光垂下，有一陣子，她感覺到自己的淚水隨時都有掉下來的可能。

「胡說！」阿媽焦躁的說着。「只有我才看得出來，妳在我面前不必感到丟臉。現在回答我的問題。」

「是那些藥物困擾着我，」佩妮說着。「我不認爲我們應該接受那種東西。」

有好一陣子，阿媽連一句話都沒說。她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到上海去，她似乎仍聞得到燒鴉片時那種甜甜的味道。她的鼻子在回憶裏抽動着，雖然她從不抽那玩意兒，但那股香味依舊像個烙印存留在她腦際。

那天晚上，當共產黨來抓她丈夫時，空氣也充滿了這種味道。事先沒有一點聲音，一點警告。他倆躲了起來，但共產黨知道在那兒找他們——他們被密告了。

阿媽的丈夫是一個相當有先見之明的政治活躍份子，他早就料到共產黨的風暴逼近，或許甚至瞭解它的不可避免，但是他仍用自己無法與之相衡的力量去抗拒它。

「有一度，」他曾在演講以及後來寫的小冊子裏說：「我們應向日本人學習。日本幕府時代制度下那種封閉的社會結構帶來了什麼好處？有一段時間整個國家明顯的蕭條不堪，甚而窒息在它那種似鐵般嚴厲的傳統裏。日本未來的前途是實施西方的資本主義，現在看看他們的成就，難道我們中國在這裏卻否認如此的一種歷史教訓嗎？共產黨的全盤接收會使我們與西方隔絕、脫離，造成如香港那種繁榮大都市的機會，於是中國將會遠遠的落在世界後面，變成一隻眞正的睡獅……」

他們衝了進來，把阿媽推撞到一面牆上，使她的頭撞到一個櫃子的邊緣。他們把她的丈夫從床上拖起來，剝掉他的衣服，用他們帶來的木棒和槍托毆打他，那刺眼腥紅的五星帽徽及釘掛在臭兮兮制服上的肩章，在不停的揮動下竟逐漸擴散，最後化成一片血污遮斷她的視線。

他們把昏迷流血的他拖了出去，那是她看到他的最後一次，直到今日她仍無法確定他的生死；但是爲了他，她倒希望他能死得快些，少受點苦。也許他能找到一綑電線或是一條長長的床單……她不願去想他們可能會對他施以洗腦。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有時在那些陰沉灰暗的日子裏，當雨水打在窗上，甚至連下面的街道也難以辨識的時候，阿媽知道自己心頭的創痛是永遠無法平復的。

她的思緒又轉回了現實，冲着佩妮笑了笑。她很美，幾近於完美的漂亮。「我的寶貝，妳有那種感覺是件好事，」她說着。「按照慣例，妳知道我不准有人在這兒使用任何一種藥物，但這個男子卻是個例外。」

阿媽想着，他曾用他的方式在大陸和中共格鬥。他認爲他有完全的保障，但我知道……我當然知道。我就是我現在的樣子，我知道任何一個來這兒的人所有的事情，而且是毫無例外。這個傢伙在這兒，只是要花更多的時間，更多的錢。這就和周瑜打黃蓋一樣，總是有人願打，有人願挨，任何的享受不都是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嗎？

「我可以知道爲什麼嗎？」佩妮輕輕問着。

阿媽拍拍她的肩膀。「那與妳無關。」她笑笑，「現在去幫小柳的忙，差不多是時候了。」

佩妮點點頭，眼睛仍低視着面前的地板。「是的！嬤嬤，我馬上就去。」

阿媽看着她靜靜的走出去，心想：到底未來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至於那個日本人，此時他正從電影院的邊門走出。他迅速的穿越五十九街，跑了幾步跳上一輛開往鬧區的巴士，車上很擠，但一過了三十四街，人就變少了。

他在終站下了車，走了一小段路直往自治村。在第八街他轉向東一直走到桶匠廣場，那兒有個立在一根尖柱上的方形黑色金屬雕刻。在上面，有人以白漆噴着『桑比亞愛凱倫』的字樣，看來似乎極爲協調。

在第八及第三大道交界的轉角，他搭上一輛市區巴士，沿着包華街一直坐到康乃爾街，在那兒他下了車，找到一個電話亭，他望望街角一家珠寶店裏老式鐘上的時刻。此時，街上一輛輛的車子駛過，排出一股嗆人的廢氣，往西駛去越過曼哈頓大橋，消失在像柵欄似的一根根仿羅馬石柱之後。

他準時撥了一個號碼，隨即把電話掛上，等過了一分五十五秒後，再撥了一個紐約的地區號碼。他很討厭這個程序，不過這是個固定的程序而且還是個合理的方式，他從不做任何不合理的事。

電話的那頭有人接聽了，這個日本人唸出了他所使用的公用電話的七個號碼，然後迅速的切斷電話，他用一隻手按着話筒的掛鈎，另一隻手仍將聽筒貼在他耳邊。外面等打電話的婦女，不耐煩的盯視着他，沒過多久，她厭惡的轉身去尋找另一個電話亭。

四分半鐘後電話響了，日本人把壓在聽筒掛鈎的手鬆開，話筒傳出來的聲音是日本話。

「說吧！」他聽出了越洋電話那頭傳來空虛的聲音。

「情況如何？」對方問。

「正在進行。」

「多告訴我一點，你得到了那些成果？」

「成果？」他似乎有點意外。「我已經到了目的地，正在進行交易。」交易是他對任務的代稱。

「我知道了。」當電話線中隱約聽到另一個電話的嗞嗞聲時，對方停了一下。「這個電話安全嗎？」

「至少在我這兒絕對安全。」

另一端的聲音似乎沒理會到他的魯莽。「我們希望很快就有結果。」

「一開始我就很清楚的知道你們的要求。」每隔十五秒，他都會查看一下鄰近的區域，並非他想發覺什麼，只是一個人無時無刻都應謹慎小心，畢竟安全是任何人所希冀的。

「說清楚點。」

「這些事不能操之過急，你也知道，我是用一種自己的方式在進行的。我們都會同意過那一點，否則我也不會接下這筆交易。」

「喔！不錯。我們對那一點都很淸楚。但世事常常在變動，而最近的一些事——這些事發生在你離開之後，我們需要你加快瞭解。」

「我從不用那種方式處理事情，我……」

「你現在會的。」對方的聲音聽起來柔滑得像緞子一樣，平平的音調裏尋不出一絲催逼的感覺，只是隱含着一股壓抑的脅迫。而且又加上一句：

「你必需在未來的七十二小時之內完成交易。」

「我不認爲！」

「你的酬勞會加倍。」

他手中的電話『啪』的一聲斷了。

「晚安。」

阿媽說着，臉上堆滿笑容，伸出手歡迎着。「你的光臨，使得寒舍增輝不少。」

「一切都準備好了？」

阿媽儘量使她音調裏導對無禮的打斷不露出不快的跡象。她是個年紀很大的婦女，而且不喜歡別人隨便打斷她的話，或是粗魯的舉止。她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想把這個討厭的日本人扔出去，她當然不會在意這筆交易。但是他會在中國大陸殺過共產黨，就她所知的，其中還包括三個高級匪幹，這表示實際的數字可能會更高。她恨共產黨更甚於日本人，而且這次的交易事先就安排好的，如果她把他打發走了，那麼她手下所做的準備、所花的時間全都白費了。

阿媽對這個日本人和氣的笑了笑。「一切都正如我們當初商量的準備好了。」暗底裏，她一雙大而黝黑的眼珠像一隻機靈的鳥似的，上下打量着對方。她知道對方的心情與衆不同，似乎他從未輕鬆過，整個人總是繃得緊緊的，或許他不久前才殺了一個共產黨。她偷偷的聳聳肩，反正她不管。

「你要不要先喝杯茶？」

「不！」

「我們準備了一些甜點。」

他搖搖頭。

阿媽聳聳肩。「隨你的意。」

野蠻人！她心底暗暗的嘀咕着，他一點也不懂享受爲何物。他也跟那些西方人一樣毛毛躁躁的，眞像！如今日本人越來越西化了，他們眞是個善於模倣的民族。

「小柳！」阿媽輕輕喚着。

一個女子悄悄走了過來，又高又苗條，具有骨感的臉龐，和她細長的鳳眼及豐腴的雙唇十分相配。無可諱言的，她是個很吸引人的女孩子，然而卻有着一股冷若冰霜的態度。沒有人會認爲她是阿媽旗下的女孩子——任何人只會立即的，幾乎是那種直覺的認爲她絕對不會是。也不可能有人能確切的說出對她的感覺。

小柳凝視着阿媽，看也不看那個男子一眼。

「領這位先生到黃金套房裏去。」阿媽輕輕的說。

阿媽這兒所有具有特殊用途的房間，都裝璜着特定的顏色。

小柳鞠了一個躬，帶着這個男子走下一個燈光幽暗的走道。除了地板和屋頂，走道兩側的牆上都貼着藍綠色的山東絲布。地毯是深灰褐色，跟他們經過的一扇扇關着的門同一色調。

他們走到左邊的最後一扇門，小柳站住了，她伸手去摸門把。

「稍等一下，」這個男子的手抓住她纖細的手腕，他把她轉過來面對着他。「妳是預備……」起先他用廣東話說，當他看到她臉上現出茫然的神色時，改以北平話說着，他知道希望她們聽得懂日語是極不可能的事。「那個老太婆安排妳來接待我嗎？我告訴過她，我不要高個子的姑娘。」小柳一言不發的望着他。「聽好！我不要妳，懂嗎？我想一定是弄錯了。」

小柳的目光落回到他抓住她的手指上。

「告訴那個老太婆，說她搞錯了。至於錢嘛！我會……」他停下來，困惑的望着小柳，她並沒有想掙開他，他要她掙扎，甚至哭泣。他增加了手指上的壓力，對方仍沒有反應，最後，他放開了她。

小柳安靜的轉過身，把門打開。她沒有跨進門檻。

日本人走了進去，當他轉過身來看她時，門已關上了。

房間很寬敞，地板上鋪着綠色的地毯。牆是黃金色的，天花板則是蛋殼白。房間中有一張很大的雙人床，一個長沙發，以及一套椅子，全鋪着金色的棉墊。右側牆上開着的一扇門裏，有一個大而華麗的浴室。在邊牆的窗子旁，有一個高高的橡木雕花櫃子。

他越過房間，透過窗子俯望樓下的街道。在這棟建築側邊，依例也有一道黑色的防火鐵梯，浴室則沒有像一般的安全警戒一樣裝上窗戶。

他回轉身，看到一個小男孩，以及男孩身後的一個年輕女子。

「你叫什麼？」他問那名男孩，並未理會那個女孩子。

「麻雀。」

「你帶來了嗎？」

男孩點點頭，向日本人跨進一步。

「停住，」他命令着。「把它交給女孩子。」

男孩轉過身，交給女孩一樣東西。

「把它拿給我。」

女孩鞠了個躬。在朝他走來的半路上，她停住倒了一杯熱的日本米酒，把酒遞給他。

他盯着她看，目光深深的穿刺着她。他的手迅速揮了一下，把她手上端的酒給打翻；酒潑出時，她像窒息般的叫了一下，酒燙到了她的手指。

「什麼也別做，」他冷酷的說：「除非是我要妳做的。妳必需準確的按照我吩咐的去做，懂嗎？」少女無言的點點頭。這些話似乎直接針對她而發的。「讓我瞧瞧妳帶了些什麼？」

她打開她的手掌，他看見上面擺着二片棕色藥片以及一塊黑色的物質。他先拿起黑色的東西聞了聞，點點頭，把它放回她手中，再拿起藥片。他用舌尖去舐嚐一下，很滿意的點點頭，吩咐她研碎。

這種鴉片和一種人工合成的興奮劑的綜合製劑對他來說並不新鮮。幾年前他曾由一個同門學藝的學生那兒嚐過一次。道場上的壓力實在太大，米酒當然有時也會被用來使精神鬆馳，不過他不喜歡，因爲它不够強烈。

他眼睛毫無生氣的望着這個女子跪在地上，從橡木櫃裏拿出一個石研鉢，然後在裏面研碎這些藥物。

當她弄好並裝了一枝烟槍遞給他時，他叫她去準備洗澡的熱水。

「我也會做。」麻雀搶着說。

「待在那兒！」日本人喝叱着，他再度把目光投回到少女身上。「照我的吩咐做。」

她躬了下身子，幾乎半跑着越過房間。當他點起烟槍時，浴室傳來嘩啦嘩啦的水聲。

在放下烟槍前，日本人深深吸了幾口。

「麻雀！過來，現在吸一口。不！用力吸進去，對啦！」

待麻雀抽完後，他再把烟槍放回自己的嘴裏。他現在只聽到水的流動聲，像極了吵雜的瀑布。

現在，每當他吸入一口，空氣似乎變得更凉一些；但吐出時，鼻子裏似乎有一陣燥人的灼熱。他感覺出自己的心跳，血脈裏像有隻小鹿在奔馳着。他覺得好熱。好像置身水底似的，他感到一股難耐正壓擠着他。他可以感覺出藥物的力量正奔流於他的手、他的腿、他的頭和……

他的腹下似乎不斷的在脹大、脹大……

「來！」他命令那個男孩，然後兩人一起走進浴室。裏頭的浴缸幾乎佔了浴室四分之三的面積，女孩正跪着用手在試着水温。

「脫掉男孩的衣服。」他對她命令着。每一次開口說話，他都可以感到自己胸口的心跳。每一句話似乎都像個實體在他的胸膛中震動着，像個逐漸向外擴散的漣漪。有些話如昆蟲般的小，有些卻又似陽光般的亮，其他的則既大又怪異得像隻長頸鹿。

日本人貪婪的望着少女走向站在門檻的麻雀。「跪下來做。」日本人命令着她。他很滿足於她對指示能做得很確實，待會兒他一定要記得向老太婆多誇讚幾次。

男孩赤裸的站着，他薄弱的肌肉才剛剛進入發育期。日本人凝視着，瞳孔放大了。他急促的呼吸像個鐵工廠忙碌的鼓風爐的響聲。女孩跪坐在自己的腿上，頭低低的，黑亮的長髮散披在她的脊背上。

他吩咐她來脫自己的衣服。他的襯衫先被解下，所以她就跪着脫去他身上其他的衣物。他並沒有看着她，他在看那個男孩子。

當她的工作結束時，他和那個男孩都已變得十分衝動。看也不看，他揪住女孩後腦的長髮，

強迫她的臉貼着他的下腹。她的嘴張開着。那邊的男孩顫抖着，下腹脹鼓鼓的。

他把女孩子推開，自己跨入熱氣騰騰的浴缸裏。「現在，」他對她說：「替我洗澡。」

當澡洗完，他跨了出來，指示女孩子把浴缸刷洗一遍。當浴缸刷洗乾淨後，他再進去，然後女孩子再爲他放水。

滿足的泡在水裏，他像室內只有自己一個人一樣看着發亮的白色天花板冥想着。他想到那通電話及其含意，笑了笑，他本來想預備三天之內殺掉湯姆金的。不過他沒有把這些透露給他的雇主，他們知道得愈少愈好。一旦你得到任何一種的情報，告訴別人就會有損失的危險，這是這個日本人從不做的事。他之所以成功是由於他總佔在優勢的位置，他從前曾被好好的教導過這些。

他不由得大笑，身體動着，使水面起了微波並且濺了些水出來。沒有透露出自己的計劃，他就輕而易舉的使自己的報酬加倍。開始時報酬就已相當高，現在更是如此。許多其他人曾嘗試過刺殺拉斐爾·湯姆金，沒有一個成功；但這個日本人對自己卻相當有把握，他心裏想的反而是各種各樣的方法。不錯！他頭一次暗殺的方法是最適用的。湯姆金在他的新辦公室裏是最易受到攻擊和傷害。那兒又高又隱蔽，四周是一大堆走道和尙未完工的走廊，使他能在那兒迅速遁形。

當然也有其它的辦法：用步槍、炸彈，或其他類似的方式。但那不包括在日本式的暗殺之中，完全西式的謀殺方法在日本人眼中只有懦夫才用。他總是親自出馬，使用自己的武器，其他的方法不能帶給對方恐懼，這是他一向被教導的。即使忍者，也有他們自己的榮譽守則。它與那些柔弱的武士道大不相同，他輕蔑地想着，但他仍然遵循着它。如果他的目標不能與他接近到一臂的距離，那麼這筆交易也就不值什麼了，這也正是他打算要做的。

所以那將會發生在那座辦公大樓的頂層——那一間鋪了絲絨的辦公室裏，那將非常合適。不是今夜，也許不是明夜；有太多的事要先解決，有太多的材料要先準備好。所以，將是在後天晚上，不必太急。他反覆想着這筆交易裏的每一個層面，感到鼠蹊有一陣興奮。現在他唯一關心的是——因爲當時那件事超出他的控制之外——是否他的身份已暴露了？或許當他在殺一刀流時估計錯誤？但他又想到：不，那是一開始就計劃好的，那是他所要的人。

興奮勃起的它劃破了水面伸了出來。他凝視着它，像是被迷住了。

「是時候了。」他說着，而少女打開了排水的管子。他站了起來，熱水在他肌肉上流瀉下來。他的四肢和軀體都沒有茂密的毛髮。

他跨出浴缸，觸到女孩在旁邊爲他張開的浴巾。「不必了，」他說着，「把我身上的水舔掉。」他看着在這一段時間裏一直都沒有移動過的男孩。這時少女低下身開始她的服務。

是的！他想着，時間還很多，多得足以讓我明晚再來此一趟。鬆弛有助於他的工作，少女開始舔着他張開的大腿之間。

在臥室，他又抽了另一袋烟，並且不時叫麻雀也來吸上一兩口。少女是唯一還穿着衣服的人。當他吩咐時她走近站在他的面前，她的眼光低垂在自己的腳上。一個迅速的動作之下，他扯掉她身上穿的絲質衣服。她有着小而堅實的乳房，硬而挺的乳頭。她的腰纖細，臀部嬌小。她的皮膚上起了雞皮疙瘩。此時她仍然不看着他，但他就是喜歡這一點。

他舉起他的左手。它大得足以一把扼住她修長的脖子，她的肌膚很柔軟。他的另外一隻手短暫的觸了一下她起了雞皮疙瘩的皮膚，只想感覺那種怪異的觸感。

一邊抓着她，忍者舉起右手，一掌拍在她的乳房上，使它們搖動着。她露出一個痛苦的表情，但沒有發出聲音。日本人稍微轉了一下頭，他想看看那個男孩子的反應，但男孩沒有動。日本人又打了一下少女的乳房，這一回是另一隻。她哀歎了一下，幾乎立即咬着自己的下唇。她的前額滲出了汗水，他手掌下的肌膚開始變得濕濕的。

當他第三度打她時，用的力量相當猛。她叫了一聲，雙腿軟了下去。

日本人把她抱在手裏，扔到床上去。床的四角上原先已各綁好一條絲布，他一條條的把它們解開，把它綁在少女的手腕和足踝上，使她整個人成爲一個大字形而不能動彈。她的胸口起伏着，汗濕發亮。她半昏迷的呻吟着。

日本人越過房間，把裝着米酒的陶瓶拿到床邊，強塞入她口裏。她咳了一、兩下，眼睛張開了，抽搐的吞了下去。他把酒瓶塞在她嘴裏，直到空了。然後他跳上床，跨騎在她身上。他的臉向着她分開的腿和兩腿的分叉處，她的胸部被他壓在下面。

「過來！」他對麻雀說着。男孩也走到床邊，爬到日本人指示他的位置。男孩蹲在少女分開的雙腿之間，兩眼看着她的下部。麻雀的臉朝下伏了下去，有點暈眩。他右邊的臉頰麻木了一下，過了一陣子，開始發紅而刺痛。

「別那樣子，」日本人說着。「只准看這裏。」他伸手指指勃起的自己。

日本人現在坐在少女的臉上，他能感到她呼吸的熱氣，以及她張開的嘴巴所引起的輕微搔癢。她開始把舌頭伸進他的屁股。

「現在來。」他吩咐着男孩子。麻雀往前靠，張開了嘴唇，將已勃起的它含住。

不久之後，日本人閉上了眼睛，開始喃喃自語。少女和麻雀都聽不懂，那是日本話。不過他們不會誤解他的音調。

當興奮湧起時，他的話也愈淫蕩。他不知不覺伸下手去，在少女的大腿內側狠狠地擰了一把，留下紅腫的痕跡，此時的它，也在麻雀嘴裏爆發了。他又用力的在她大腿之間打了一下，她痛得頭昏眼花。

瞥見日本人眼中的神色，麻雀倒退着下了床。

德克．狄福斯正想着戰爭。他坐在辦公室內桌子後的一張木椅上，桌上白色的記事本上半壓着一杯冒着熱氣的咖啡。他輕微的轉了下頭，使他能看到那扇紗窗，越過那棵老橡樹，看到外頭的大街上。每天早晨這個時侯，街上沒什麼人車，而且現在還不到七點。

看也不看，德克．狄福斯伸手去拿咖啡，啜了一口。他燙到了舌頭，不過沒在意。

那眞像瘧疾，他心裏想着。一旦染上了它，永遠也無法根治，只是發作次數會愈來愈少，像

是在提醒你。他懷疑那甚至可能有季節性，強烈的發作總是在炎熱的七、八月；這些天裏，即使是在西灣橋，太陽仍熾熱着，空氣黏黏的，樹上的葉子似乎都焦黃了。似乎只有在冬季裏，他才不會聯想到戰爭。

他拿起電話，撥了瑞．佛羅倫警察局的電話號碼。在掛上之前，他讓電話鈴響了六下。他撥的是佛羅倫的私人專線，除了他沒有別人會接。

他到底逛到那兒去了？德克．狄福斯有點急躁的想着，然後又看了下錶，確定現在的時刻。瑞要到八點才會到的，但是德克．狄福斯很想知道逮捕忍者目前的進度如何了。他感到一陣莫名的憤怒，他知道那是由於恐懼而引起的。

門鈴響了，他驚跳起來。有一下子他不想去理它，但當它再響時，他立刻站了起來走過房間去開門。

「尼可拉斯，」他說着，在光線下眨着眼睛。「進來吧！」他關上門。「怎麼來的這麼早？你生病了嗎？」

「我沒吵到你吧？」

德克．狄福斯大笑着。「喂！小子，當然沒有。我正坐在這裏作白日夢呢！」他仔細端詳了下尼可拉斯。「你氣色不好，我想最好讓我看看。」

「我沒睡好，就是這樣。」尼可拉斯說着，跟着他走進屋裏。德克．狄福斯沒把他帶進醫療室，相反卻引他進入廚房。

「一頓好早餐對你來說，比什麼都有幫助。」他說着，一邊打開冰箱，取出一罐橙子汁遞給尼可拉斯。「自個兒吃吧！」他抬起頭看看。「你可喜歡烤肉和煎蛋？」

「喂！你大可不必……」

德克．狄福斯打斷了他的話。「當然我是不必，只是我想做而已。」他笑笑，把蛋拿到爐子邊上。「而且，已有好長一段時間吃早餐時沒有客人來。幫我一個忙，最近我大半時間都坐着發呆。」他開始準備早餐，泡了一壺咖啡，然後開始煎肉。油炸肉發出的滋滋聲帶給他一種溫暖的感覺，他想了一會兒，直到記起以前自己常爲女兒們做早餐，那似乎是許久以前的事了。「我猜你八成也想知道佛羅倫進行得如何了。」他說着。尼可拉斯坐在餐桌旁，正在給自己倒果汁。他抬起頭，似乎期望的看着。「什麼都沒有，」德克．狄福斯繼續說着：「他什麼狗屁線索都沒找出來。」

「我毫不意外。」尼可拉斯說着，接下去他說出在城裏發生的事。

「你的朋友，呃？」當他說完後，德克．狄福斯哼了一下。「眞遺憾，運氣不好。」他轉回身去弄煎肉。「你認爲忍者眞正的目標是拉斐爾．湯姆金？」

尼可拉斯點點頭。

「那爲什麼要殺別的人？其他的受害者沒有一個跟湯姆金有絲毫關連。」

「他們是無關，起碼就我所知的是如此。」

「那他何必等到現在？到目前爲止，他大概早已出現了六、七次了。」

「我也會想過。」尼可拉斯低頭注視着他面前的果汁，好像他能從那兒找到答案一樣。「就某方面來說，要想接近湯姆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要達到滲透得花上不少的時間。」

「我想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保持一個低姿勢，他們那種人都不想太被人注意。」德克·狄福斯一邊說着，一邊拿起煎肉，開始把蛋打下去。

「一般來說確有道理，」尼可拉斯同意着。「不過這個傢伙不同，他比大多數人都機敏。瞧瞧，他在解決對方之前總會先接近三、四次，然後再下手。那兒有不少原因可以說明為何湯姆金現在仍然還活着。忍者不會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去達到目的的，他喜歡用較複雜的手段。你也知道他們一貫的方式，他會親自下手，不會使用遙控的機械裝置，更不會用長程步槍。」

「我曉得。」廚房裏充滿了食物的香味。德克·狄福斯取出麵包，遞給尼可拉斯去烤。

「我認為他是在迷惑敵人，那是一種用在戰場及劍術上的古老策略。用不同的方式攻擊，由不同的角度攻擊。當你的敵人正疑惑着你下次攻擊的方向和部位時，你立即予以致命的一擊去擊垮他。」

德克·狄福斯把碟子端上餐桌，一邊仔細打量着尼可拉斯。「你認為這就是忍者目前在進行的？」

「是的，看來似乎蠻合理的。」

德克·狄福斯開始吃早餐，眉皺在一起思考着。「你當然也考慮到了其他的可能。」過了一會兒後，他說道。

尼可拉斯抬起頭。「什麼其他的可能？」

「我不清楚。不過他們都是些奇怪的雜種，我永遠也摸不透他們腦中裝了些什麼。」

尼可拉斯眼光轉開了一會兒。「在日本時，我認識幾個忍者。」

德克·狄福斯眼睛亮了一下。「你認識？」

「那是幾年前的事了。」

「對他們，時間根本不算什麼。」尼可拉斯知道他正在談自己的經驗。他放下了叉子，一言不發。「他們簡直不是人類。」過了一下子後，德克·狄福斯接着說。在話與話之間相當的寂靜，尼可拉斯甚至能聽到牆上掛鐘的滴答聲。「至少，他們在某些事情來說，眞不像是人，就像他們都是吸血鬼或類似的東西在做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他的目光黯淡了一下，像是記憶深處的某個傷心處又被提了出來。

「我們的戰爭，」他繼續說着：「跟其他任何的戰爭形式都不大相同。我們在那兒不像是一連據守山脊遭到敵人逆襲的軍隊；沒有所謂前線、分隔區、轉進或攻擊，只是想一味的苦守下去。一種絕望的固執使你克制着恐懼，一動也不動的從日出到日落直守着敵人。

我們一直不能確定敵人的所在，最好的方法便是大家散開來守着。當敵人來時，我們淸楚的知道連將軍們也所知不多的實際情況。我們處在一種鬆懈控制的無政府狀態之下，那是我們唯一保護自己避免遭到經常性的恐慌攻擊。

我所告訴你的那段時間是在戰爭的末期。我們當中大多數在戰爭爆發時都住在太平洋旅館裏

，對戰爭一點準備都沒有。與我們共同生活的，是一些以前我們所從未碰到過的疾病，如瘧疾、阿米巴痢疾等。不過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對黑夜的恐懼更甚於霍亂的威脅。

黑夜裏帶來了安靜卻致命的滲透，我們顯得沒有能力去制止他們。我們加倍了周圍的哨兵，增加了巡邏隊，但仍然無效。指揮官在絕望之下，派出一組夜間斥候，對夜間的黑影或夜貓開槍射擊。但是他們沒打中任何人，並且都無聲的被殺了。

這些遭遇使大家都毛骨悚然，於是有些呆子提到了吸血鬼德寇拉，他們之中有一個人有一本布蘭·史拓克破破爛爛的小說，很快的就傳遍了全營，恐懼更加明顯了。在這狀況下，你能期望些什麼？人常常會創造出某些生物來解釋某些不能解釋的事情，那也是高斯恐怖小說裏所描寫的。即使是現在，隔了這麼長久之後，想來仍不是件可笑的事情。我們慣於與血肉之軀的敵人戰鬥，而不是一些在光線下會消失無踪的陰影。如果我們能抓住一個——即或瞥到一眼，我們可能會知道到底是在對抗着什麼。

恐懼的增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我們當中沒有一個是懦夫，每一個人都盡了自身的職責。即使我——即使我也會有數次不得不參與……。我們處在全軍覆沒的危險之中。但現在我們是在經歷某種其他的東西——一種超乎我們理解力之外的東西。我知道聽起來似乎很蠢，但尼可拉斯，相信我，當我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時，你就……

我們正艱苦的穿過萊特灣，萊特灣內激烈的海戰被我們拋在身後。海上的日本人被徹底摧毀了，但到了陸上則又大不相同。那時我們尚未控制這個小島，盧森是主要的島嶼，仍掌握在日本

人手裏。日本的人員不够，而且補給嚴重的短缺，我們認爲在萊特灣就可以解決掉他們，然後戰鬥眼看可以結束了。

但，事實上並沒有。

在戰鬥開始前，從東京剛派來一個新的日本指揮官，是馬尼拉海軍空航第一中隊的一個海軍中將大西瀧次郎。他到任兩天後去了麥拔拉凱——一個西北方五十英哩的小鎮。那兒是第一及兩百空航中隊的基地。他在那兒舉行了一次會議，儘管當時我們沒有一個知道它，但那卻是大戰中最具決定性的會議之一。

不久之後，我們聽到了第一個報告。我們當中大多數聽到了這種瘋狂的流言之後，都不太相信。但後來，不到一個星期，我們自己體會到了。首先我們認爲「零式機」會追擊我們，但它們像是我們不存在似的從我們頭上呼嘯而過，然後我們認爲目標會是我們停在海上的航空母艦及兩艘驅逐艦。但這些零式機並沒去掃射，也沒向它們俯衝轟炸，那些零式機只是一頭直衝向船艦。我們確定第一架飛機被擊中而墜毀，但其它的一架接着一架，抱着這種自殺式的目的俯衝下去。我們開始懂了一些，但並未全懂。一個理性的人類怎麼做得出這種事？似乎是難以想像的。我們認爲他們或許被洗了腦，日本人的這些方法相當令人無法思議。反正，那是當時大家盛行的想法。

但這種說法仍未附着在我的心裏，我無法相信它。我知道心理的再教育很花時間，絕對不可能一夜之間獲得這種成果。那需要時間，也正是日本人所最缺少的。不過，我相信那是別的，但到底是什麼呢？

那時正是雨季，整個萊特島上似乎沒有一塊乾地。我們推進了一點，當然也有些死傷。一天晚上軍團奉命繼續前進，由於有一大批傷患需要醫護，我自願留下來，好給予適當的包紮。那天早晨有一個救護縱隊，但是由於狀況改變，所以我的指揮官堅持我也必須與軍團其餘的人一塊兒撤走。

我們在黎明前紮營。我們當中大多數的人疲倦得竟睡不着，於是坐下來談論吸血鬼德寇拉。前晚有三個人遇害了，那時正是臆測吸血鬼的最盛期。

最後我離開他們，搭起自己的帳篷，鑽了進去。有一會兒我尙能聽見他們繼續談論的聲音，然後一切都靜悄悄的。我無法確定是我睡着了，還是那一晚他們後來停止了談話。

我處在一個睡與醒之間的奇特狀態之下。我想我夢見有人站在那兒看着我，我想醒過來，但辦不到。我的頭似乎重得抬不起來，我的肌肉拼命用力，但一點用也沒有，就像我的意識與控制肌肉的神經分開了一般。我想往身後看看，你知道，看看頭的後面，那兒是危險來自的方向，但我仍無法移動。

一張臉在我的眼前浮現着，像是脫離肉體的靈魂，我不曉得自己的眼睛何時眞正張開或者它們根本從未閉過。我的胸口很沉重，但卻一點也不妨礙呼吸。我感到冷，並非由於冰冷的夜晚而是來自我體內，我發着抖。

那是一張日本人的臉孔，黑黑的，像是抹上炭粉或煙灰，色澤很暗，沒有光線會折射出來。他的眼睛看來似乎很大，裏頭有一種奇特的眼神，每當它們看着我時，像是在凝視着另一個世界，令人毛骨悚然。當我在醫學院的最後一年，我曾在醫院中見過一個類似這位的傢伙。那時我們走入精神病房，看見了幾個病患。其中一個是約二十出頭的年輕小伙子，頭髮剪得很短，高高的顴骨和筆挺的鼻子。他可能曾是個學生，他穿了一件緊身衣，而我凝視着他的眼睛許久許久，這時身邊的帶領參觀者卻開始長篇大論的介紹。我覺得自己像個誘餌，這個男子，不，僅能說他是個生物。他是無法用帶領的人口中正在描述的各種現代及人道方式治療。他已經無法恢復原狀。當然他不再是人類，而回到了他始祖的那種生物的狀態，他的眼中沒有我們所謂的那種「靈慧」，最起碼沒有現代人的那一種。但我在裏頭看到了狡猾，以及一種嚇了我一跳的力量。有一陣子我想像着，如果這個男子被放到世界上會是什麼樣子。會是另一個理察．史巴克？蓋瑞．葛理摩？開膛手傑克？那將是難以想像的，因爲這個男子早已超越道德約束之外。

現在你該知道在萊特島那天晚上，在我眼前飄浮的那張臉上的眼睛裏看到了什麼，不過那並不是全部。稱之爲「瘋狂」是太過於低估了它，因爲事實不只這點點。我們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有法律控制，我們生活在科學與道德的範疇裏。這個男子不是，他好似置身世外，時間似乎在他的體內，賦予了他一種獰猛的精力，一種造成混亂的本質。我不知道如何更適切的去描述它，但是如果只看他的表面，是無法了解到他那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本質。也許，我們那種吸血鬼的臆測與事實的差距並不會太大。我知道，我知道，所有這些聽起來似乎像幻覺——一個中古世紀哥德式的傳說，但我保證我所說的全是事實。

當我想到這些時，我感到他開始動了；他取出一條長長的黑布，把它緊緊地綁住我的嘴。他

現在離我很近，而我看出他穿了一身黑衣服。

他把我拖出帳篷，彎下腰，把我扛到他肩上去。

他開始跑。

他跑時一點聲音都沒有，身後也沒拖着影子，我們一直避開任何光亮。他用一種既非直接亦非迂迴的路線跑出了營地。那是無法偵測出的，像是他正沿着一條其他人不會發覺的小徑走着，一條只適合他的通路。

我沒有掙扎，我懷疑自己為何不像那些在無聲滲透之下的犧牲者一般的被殺。我迷惑着，即使身處於此種狀況之下，我仍能知道他是個魔術師。我所知道的各種人當中，沒有任何人能在完全不被查覺的情況下出入我們的營地——除了這一個男子，他動作快得表面上像是沒有動作，聽來矛盾，其實是眞的。他奔跑得如此輕捷，簡直沒有位何的振動，而只有往前移動的感覺。

我們現在進入了叢林，非常迅速的穿過着。事實上，雖然路上充斥着葉片和灌木，我們的速度卻直線增加。他的力量和耐力是超凡的，我們完全孤立在這個世界上，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晚上的這個時候正是夜行動物爬回牠們窩裏睡覺的時候，而白天的野獸尙未醒過來。叢林裏相當靜，只有一些半醒的鳥在四周叫着，那些鳴聲稀稀落落，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

我們大約跑了三十分鐘，然後這個男子突然停住，把我從背上放下來，把我嘴上黑布加寬，使我連眼睛也被遮住。他領着我跌跌撞撞的穿過叢林，他用手指抓着我上衣的衣領，所以每一次我跌倒，我就像掛在一個衣鈎上般的被他拉起來。那像是一個野獸般沒有人性的事情，而我試着不去相信或接受。

過了一會兒，我聽見了一些聲音。我不懂日本話，但據我所知的足以勉強了解，這是一個我不想讓他知道的秘密。最後我的眼罩被除去了，我發覺站在日本人的營地中央，那與我所想的一點都不像。事實上，我吃了一驚，我馬上想到他把我帶到了一個醫院之中，那兒一點也不像軍營。譬如說，大多數的士兵都躺着或坐着；我從未見過像這種的軍隊，似乎沒有衞兵。

雖然是在島上的那一邊我說不出，但我們相當的靠近海邊，我透過樹叢的隙縫能淸楚地看到水面。我平安無事的張望了一會兒，此時帶我來此的男子對幾位與他穿了一樣服裝的人說了一些話——他們似乎是這一營地中唯一作戰的人。起先我想注意聽他們在說什麼，但他們不是太快就是夾着一些我從未聽過的方言，所以我根本聽不懂。

天亮了，地平線上開始微微泛白，我知道自己望的一定是東方。一個斑點進入了我的視界，然後又是另一個。同時我聽到西北方的沉重響聲，那是來自盧森島的方向，那是兩百及第一空航中隊。我抬起頭，在白色天空的襯托之下，零式機似乎顯得大而黑。夜色已逐漸消失了。

零式機低低飛過我們頭上，直朝海上而去，接近地平線上的那些黑色斑點。

「你知道他們去攻擊你們的軍艦嗎？」

我吃驚着，一個瘦瘦的日本人站在我身邊。他拄着拐杖，左腿自膝以下截去，不過我想，在斷肢的疼痛開始困擾他之前，他一定會先死於營養不良。

「你英語說得不錯。」我說。

「是的。」他仍注視着那些彼此靠近的黑色目標。「他們不會再回來了，任何一個都不會，大西瀧次郎已預見了這種情形。」我知道他是在指新上任的海軍中將。他哀傷的搖搖頭。「你知道有人說他幫過山本五十六計劃偷襲珍珠港。」他把舌頭抵在上顎。「眞難以相信，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轉過頭。「你會說日本話嗎？不會？太可惜了。」他又把頭轉回去。零式機現在接近軍艦了，可以看到軍艦開始炮擊了。一朶朶黑烟及橘紅的火花在它們中央冒出，一段可佈的寂靜，直到最後爆炸的聲音傳到這裏，震動了空氣。「不！這些孩子是不會再回來了，他們負有死亡的任務。」

他的話語突然刺透了從我進入營地以來一直繞着我的那層困惑。「你是想告訴我，」我大叫着說：「他們是在執行自殺任務？飛機和駕駛員？」

「不錯，一個巨大的活炸彈。」日本人靜靜的站着，眼中似乎溢滿淚水，但他的語調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是大西瀧次郎海軍中將的主意，一個絕望之下的行動。有一段時間，他設法使別人信服他，他辦到了。」他用日本話說了些什麼，我猜大概是咀咒。「我們爲了『榮譽理由』死的人還不够多，天皇仍在派遣他的子民參與一場我們早已輸了的戰爭。」遠處的地平線上，零式機離開了天空。

我身後傳來一聲尖銳的喊叫，我不必懂那句話也知道抓我來此的人正在找我。我離開了那位殘廢的軍人，對他說了一句話：「你必須多吃點東西。」

他短短笑了一下。「如果能的話，你想我還會留在這裏嗎？」

「那醫院呢？」

「也不會管你，除非你自備食物。」他說着，眼睛現在晶亮多了。我可以看得見他寬鬆軍服下起伏的肋骨，我想着：我到底在幹嘛？他是敵人呀！「我們都會死於營養不良，我們進不了醫院；另方面由於不能作戰，軍隊也拋棄了我們。這不是一個軍人的終結，這種死法一點榮耀也沒有。」他凝視着我好一陣子，似乎我們兩人之間並無差別。

然後抓我來此的男子抓住了我，粗野的喝斥着，把我推到軍營的另一區去。那兒地上也亂七八糟躺着一些士兵，情況看來相當悽慘。

他隨身帶着一個我先前未注意的小黑皮包，他們似乎在爭論這件東西。像他一樣的人大約有四個，也許是兄弟。我有點後悔沒問剛才的老兵這些人到底是誰，明顯的，他們並非一般普通的士兵。在另一邊，我看到一堆用來煮食物的營火，上頭吊着一個黑鐵鍋。在火旁邊有一小堆日本人吃着叫做卡摩托的一種菲律賓馬鈴薯，味道很像甜薯。那兒還有一些乾枯的球根，明顯的，這些是他們的口糧——他們所有的食物。

帶我來此的男子也帶了一些從我營地中偷來的罐頭食物，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帶來的，但它們就是在那兒。

他們開始一遍又一遍爭論着——我想大概是在吵誰該吃多少。

我身後的男子把我推着走，朝向一些躺臥的士兵，他要我治療他們。現在我知道他爲何饒我不死，他知道我是什麼人，我開始猜測他還知道我其他的事情。

我轉向這些士兵。老實說我並不能爲他們做些什麼，我既沒有器具也沒有藥品，但即使有，對他們也沒什麼太大的幫助。我的朋友對他自己的狀況分析得一點都不錯，這些日本人將會死於營養不良。

最後我站起身，走向帶我來此的那個男子。

「抱歉！」我說着：「我無能爲力。」

毫無警告下他攻擊了我，我甚至沒有看到攻擊是來自何方。上一秒我還站着與他說話，下一秒我就已經一屁股坐在爛泥地上了。

「他們需要的是食物。」我空洞的叫着。

他伸出手拉我起來，他的眼中似乎一點表情也沒有。他又揍了我一次，力量更強，更且是用手刀。我覺得像掉到一個水泥攪拌機裏，我倒了下去，而且沒有再爬起來。

醒來時四周一片漆黑。我頭痛欲裂，右肩似乎不聽使喚，眞怪！我可以搖動手指，甚至握成一個輕輕的拳頭，但我無法把手臂抬離地面一吋。

我在一個帳篷裏，躺在一件硬梆梆的東西上面，現在我知道那不是地面。我的外套和軍服都還在，但褲子不見了，腰部以下全赤裸着。我想移動一下，但辦不到。如果我用足了力氣，我差不多可以移動這張桌子或者是任何我躺在上面的東西。但我的頭開始劇烈的抽痛，我不得不立刻停止，整個身體似乎都隨脈膊的跳動而抖動着。我的眼睛冒着金星，我懷疑他不知對我的神經系統做了什麼手腳。

過了短短幾分鐘，他進來了。我沒有看到他，只感到潮濕空氣的波動。他的臉似乎在我上方脹大着，黑色的煙煤粉已抹去，但他仍穿着那套黑衣服，顯然那是他的制服。

「你們的兵力如何？」他問。

我懂了。當證明我並沒有太多治療他們傷兵的能力之後，我現在完全是個戰俘。我知道它的意義。

我告訴他我的名字。

「你們有多少軍火？」

我告訴他我的名字。

「你們將與那些部隊會合？」

我告訴他我的名字。

「和美國人會合的時間呢？」

這一回我改變了回答，我告訴他我的階級和兵籍號碼。

「美國人何時會展開對盧森島的侵略？」

「盧森島已經被侵略了，」我說着：「被日本人。」

然後他開始烤打我。沒有任何工具，他只用他的四根手指尖：兩根大拇指和兩根食指，沒有用刀子、火炭，或是藥物、水刑、電擊。完全沒有用任何老套的偵訊工具，他不必使用那種粗製的東西。

他修理了我一夜——十個小時多一點。當然不是一直持續着，那樣我會受不了的。當他結束時，我身上沒有任何傷痕。

他的確是一個魔術師，專門對神經部位下手。不僅僅針對意料中的神經中樞，甚至神經導路也不放過，他只是用手指擠壓着。

其他的事情都不存在，他注意着處理我的狀況。過了一會，我進入了一種喪失感覺的狀態，除了痛楚，我沒有其他感覺。甚至有兩、三次我尿了出來都不知道，只是聞到味道而已。到後來，連這也被忘卻了。

他使你痛苦的方式，一個聰明的女人會用來使你狂喜。你知道女人是如何引導你進入歡樂的深處，慢慢的、愛撫的、温柔的，直到你爲了發洩而顫抖着。她可能會把你帶到高潮的邊緣，在緊要關頭握住你，直到興奮退下去了後，她會再度開始挑逗你。最後當你終於爆發時，那種感覺將美好得勝過以往的任何一次。這個男子也採用相同的原則。你也知道極端痛苦之下會變得痲痺——就像當你做的次數太多，會失去感覺一段時間。痛楚也是一樣，卽使你的神經也有一個界限，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會關閉而使你什麼感覺也沒有，在烤問之下那是你唯一的好處。

使用着這種技巧，這個男子避免了這種事的發生。一次又一次，他慢慢把我帶上痛苦的尖峯，把我放在失去知覺的邊緣上一會兒——但他絕對不會讓我昏過去或失去知覺。他準確的知道我能忍受多久，以及到時候立刻放鬆我，降低痛楚。

那一段時間中，他重覆着一次又一次的問題，沒有叫喊，聲音很沉靜甚至有點友善。他用一種親密的口氣說着話，就像我們是對在酒吧中相逢的老友，緬懷着往日時光。

那種混合的經過相當怪異，一段時間後，我們變得像戀人一般的親密。我想要信任他，告訴他我所有的秘密，突破我們之間最後的障礙。痛楚在整個時間中也逐漸改變着，它變得……我如何形容呢？比較不痛了？是的，就是這個樣子，比較不痛了。我仍然不了解那是怎麼辦到的，不過我當然知道他折磨着我的肉體，也折磨着我的思想。然而那對我並無多大幫助，我仍然無力阻止將發生的事。我覺得自己像在滑溜的冰上失去了平衡一般，一件件事情從我身上溜開。最後連冰也消失了，我感到自己跌入一個泥坑裏，漸漸下沉，似乎是一個無底的深淵。

那段時間裏，痛楚在消退着，我卻更加的信任他。他是我的朋友，我對自己不肯吐露秘密感到罪惡。我想我眞自私，與他對我的友誼多不相配啊！

彼時並不是痲痺侵襲着我——我告訴過你，他不會讓這種情形發生的。而是另一種感覺：快感。當我集中精神不去回答他重覆的問題時，它悄悄地爬到了我的身上。快感愈來愈強，有一、兩次我不得不咬住我的舌頭，以免告訴他任何他想知道的事。

有一陣子，我感到「自我」從身上溜走了，出現了另一個我，而且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我。對我來說，似乎那個男子比我自己更了解我，這使我嚇壞了。

那時，我發覺自己願意告訴他更多的事情。每一次說了，我就相信他會接受並且安慰我，快感也持續的增加着。我開始在痛苦中喜悅着，需要着它，因爲它是我與他之間的橋樑，而我開始感到沒有了它我會迷失；一旦它停止，我會一無所有，也會分解得一無所有。時間不再具有任何

意義，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一個無盡的現在。我的嘴唇充着血，而我想制止告訴他每件事情。

突然之間，一切消失了。快感、痛苦……每件事都不見了。我迷失着，獨自一人在帳篷裏，開始痛哭，一種喧鬧的乾嚎——夜裏我消耗了太多的水分，現在即使眼淚也流不出來。我害怕獨自一人，像一個被母親遺棄的嬰孩。我被縮減至一種心理上的嬰孩時代，現在我完全依賴我的訊問者如同一個嬰孩要着媽媽。我被單獨的拋下，以加強審問的效果。我知道待會兒當他再回來烤問時，我會一直說……，沒有任何東西或人能阻止我。

我突然發覺到帳篷中的聲音是來自我的頭部後面，我以爲是他回來了而喜極而泣。傳來的是一陣擦刮的聲響，我想扭過頭去看，但什麼也沒有，除了拍噠拍噠飄動着的帳篷頂。

「起來！」我耳邊有一個沙啞的低語。

「什麼？」我這種聲音聽起來有些低能。脫水及腫大的舌頭，使我的發音像一個切除了前腦葉白質的酒鬼。

「起來！起來！起來！」那聲音持續着。

我感到一雙手伸進我頭底下，強迫我坐起來，眞是一種新奇的經驗。有一下子我呆呆的望着自己的身體，或許是希望自己的肌肉被扯成碎條或者是指甲上的顏色發黑，但一點傷痕也沒有。當我強迫自己想到那些痛苦時，不由得抖了一下。

「這兒！」聲音焦急地說着。「快來！你動一動呀！沒有時間再坐着不動了！」

小心翼翼的，我滑下那張木桌的架子，轉過身去。是我的朋友，那個殘廢的日本老兵。他臉上充滿着焦急之色，一隻伸出的手正拉開了帳幕。我看到了外面叢林的翠綠色，陽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感到一種強烈的眩暈。

我蹣跚的走過帳篷，而他伸出手來防止我摔跤。「我辦不到！」我說着。

「會的！」他耳語着，「你會辦到的，他們不會在白天追踪你。」他遞給我一些水，當我貪婪的喝着時，他把目光轉開了。「我們倒有很多水，」他輕輕說着。「但卻沒有什麼用，也不足取。」他撐着拐杖移動着。「來吧！沒有時間好浪費了。我們不能讓他們發現你這個樣子，對不對？」

我走向帳篷打開的地方。我的胸口劇烈的跳動着，可能我才走了十步，就已死在心臟病的發作之下。

「我不知道該如何感謝你。」經過他身邊時，我說着。

「不必了，」他說着，「我們來自不同的世界，永遠也不會了解對方。」

「不會嗎？」我伸出我的手，他握住了一會兒然後迅速放開，像有點尷尬。「最後一件事，」我問着：「他們是誰？」他知道我的意思。

「你不需要知道。」他開始轉過身走進去，帳幕像一片窗簾般放下，分隔了我和他所屬的兩個世界。

「我要知道，非常想知道。」

他背對着我。「忍者。」傳到我耳中的聲音像來自遠方。

「我祝他好運，」德克・狄福斯末了說：「但我不認爲他聽見了。我轉身直奔進叢林，遠離營地，遠離忍者。」

他坐着呆望盤中煎蛋剩下的部分，它們像是一道通往過去的門。他白髮蒼蒼略禿了的前額上冒着發亮的汗水，回述往事的這一短短的時間卻長得像一年一樣。尼可拉斯聽到牆上掛鐘的滴答聲。

過了一會兒，德克・狄福斯抬起頭，他看着尼可拉斯，一雙眼睛似乎無比的疲倦。「我從未告訴別人究竟我發生了什麼事，」他簡短地說：「即使是我的戰友、長官，甚至連自己的老婆我都沒告訴她。但是我告訴了你，尼可拉斯，因爲我確定你能了解。」現在他的目光穩定了，一雙眼珠似乎想燒穿尼可拉斯的腦部，像他腦中裝着愛克斯光一樣。

「那麼，我想你了解了。」

德克・狄福斯不必點頭，他的眼神已經告訴尼可拉斯他想知道的事。

「你預備怎麼辦？」

「怎麼辦？」德克・狄福斯似乎很意外。「什麼也不做。我該做什麼？」

「我了解你的感受，」尼可拉斯說着：「關於那些忍者。」

「對於這一個忍者。」德克・狄福斯修正他的話。

「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那個樣子。」尼可回答。

「喔，他們都是一樣？」

「那是他們被訓練的方式。這種訓練比起武士的要嚴格多了，因爲他們的傳統就是要求隱密。」

「傳統？眞怪！不是嗎？這麼一種嚴格傳統主義者竟會用那種無法無天的暴力去犯罪。」

「我從未像你那樣想過，但是你說的也對。」

「尼可拉斯，我要你逮到這個傢伙。」德克・狄福斯把面前的碟子推開。「我知道你是唯一辦得到的人。那些警察不曉得……」

「不！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任何有關這方面的事，不過幸好你也參與了。」

這是晴空萬里的一日。驕陽下的車身反射光芒使人眩目，他不得不戴上太陽眼鏡。

尼可拉斯離開市區，把車駛向濱海公路。他輕輕的把車滑停在他屋子旁的車道，順手拿起放在門外的時代雜誌。他不感興趣的瞄了一下標題，走下通往海灘的階梯。

他由右方走向賈絲婷的屋子，所以他無法知道她的車子是不是停在那兒。大門和紗門都關着，但門外擺着的一本時代雜誌尙未拿進去。他走上佈滿了沙子的階梯。

「她不在家。」

尼可拉斯轉過身。婁克正從房子的左側走出來，他穿着一件皺兮兮的褐色西裝，半繫着領帶，一副兩、三天沒睡的樣子。

「她把車子開走了。」

「婁克，你來這裏幹嘛？」

「我們先去走一走。」

他帶着尼可拉斯走下沙灘。

「你這身打扮不太合適。」尼可拉斯說着。

「沒關係，我喜歡沙子跑進我的鞋子裏，可以使我想起小的時候。我們沒錢到別的地方去，經常整個夏天都待在城裏玩消防柱，把它打開然後沖個涼。」

海浪在他們右方奔騰翻滾着，海灘下面有人在那兒鋪着毯子。一架輕便的收音機正播放着迪斯可，喇叭和小號的節拍震動着。

「我有七個兄弟姊妹，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到底何時才會停止生育。但是一到了夏天，我父親會像個發條一樣準確的在上工前把我叫過去。『魯易斯，』他會說：『來這兒，我有些東西給你。』他會給我車錢讓我到康尼島，並且給我買一個冰淇淋。他知道我喜歡海灘。『答應我一件事，』每一次他都會說：『拿條毛巾去，我不想讓你媽着急。好嗎？』」

有人大笑着衝進海浪裏，可以看到海浪線上浮沉的人頭。一個女孩穿了一件連身泳裝走向他倆，一邊肩上隨便披着一條鮮艷的浴巾。尼可拉斯想到了賈絲婷，不知她去那兒了。

「沙灘是我的老朋友。」

女人離他們更近了，他們能清楚的看出她的美貌，長髮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她從他們身邊跑過，去見她的男朋友。

婁克瞇着眼望了下日頭。「昨天晚上，我把愛麗森趕出我的住處。」

尼可拉斯靜靜看着他。

婁克向他淺笑了一下，但眼中毫無笑意。「倒也並不完全是你想的那個樣子，我猜她也想走。不錯，我們兩人都睡不着。」他把雙手插進褲袋裏。「沒什麼好傷心的，真的。我想她會熬過去的，這些事情……」他聳了一下肩膀。「你也知道，它們總是來來去去……」

他倆像得到訊號一樣同時停住。海水向他們滾滾湧近，一個略微凸起的沙丘上散亂着一團黑色的馬尾藻。

婁克低頭看看他半埋在沙裏的鞋子。抬起頭來時，他說：「尼可，文生死了。昨天晚上他們找到了他。」他沒說是在那裏。「他的脖子斷了。」

尼可拉斯深吸了一口氣，坐在沙堆裏。他用手抱着腿，凝望着海面。

「尼可……」

他一點感覺也沒有，像是腦子被麻痺了。他回憶起德克．狄福斯所提及的痛楚。這個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是泰瑞和艾蓮出殯的日子。

「天啊！」他說着：「天啊！」

婁克蹲在他旁邊。「尼可，」他輕輕的說，「沒有其他的方法能通知到你。有電話，但我不能那樣做。」

尼可拉斯點點頭。透過那種痲木感，他了解了一些。婁克知道欠了他的情。他很感激警官跑了這麼遠的路來告訴他，而不是叫某個人撥個電話。他想起昨晚他們兩人曾共進晚餐，不知道是不是文生的訣別宴。如果是，倒也是名符其實。

「婁克……」尼可說着，猶豫了一下。

婁克的眼光轉了過來。

「到底怎麼回事？你得告訴我。」

「我不知道。你是指什麼？我……知道湯姆金也牽連在內，一星期前他收到一個忍者的警告，我看過那樣東西，是眞的。他與一大堆日本大公司有生意上的來往。最起碼，在他們裏面，有些傢伙在生意上是不好惹的。他觸怒了他們。反正，他犯了一個嚴重得能令他致命的錯誤。毫無疑問，他們派了一個人來殺他。」

「以前也有人試過。但湯姆金現在是個大名人了，他不需要你的幫助。」

尼可拉斯搖搖頭。「那你可錯了。沒有我，他是死定了。」

「但那沒有什麼意義，難道你看不出來嗎？這兒死了兩個人，城裏三個人被殺，沒有一個與湯姆金有關係。」

「他們當然不會有，」尼可拉斯堅持的說：「聽好！他甚至企圖去恐嚇賈絲婷。」他告訴婁克那一晚從廚房窗中丟進來毛茸茸的東西。

婁克看了他一會兒。他可以聽到海浪吻着沙灘的沙沙聲。遠處的笑聲又亮又短暫，像是將要破碎的玻璃一樣。

婁克慢慢的說：「如果那個訊息不是針對賈絲婷的話呢？」

尼可拉斯盯着婁克。

「你是什麼意思？」

「我想這是面對事實的時候，我認爲那個警告是對你而來。」

尼可拉斯短而尖銳地大笑一聲。「對我？別傻了，沒有理由。」

「一定有，」婁克一本正經的說：「看看這個案情，兩個死在這裏，而泰瑞、艾蓮和文生死在城裏。你在所有死者的中央。」

「我不認識第二個死在這兒的人。」

「不錯，不過謀殺發生時與你很近。」

「魯，也與一些其他的人很靠近。」

「但只有你的三個朋友一個接着一個被殺掉了。」

這似乎是個合理的說法，但尼可拉斯知道，有時合理並非答案。

他搖搖頭。「我不認爲我會接受這種說法。正如我說的；那是沒有理由的，只是一層障眼的

烟幕。」

「去他的烟幕！」婁克哼了一聲。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他不在乎那些。他一定知道我是由於賈絲婷才牽連在內的。我才是他的危險，不是你或湯姆金的保鏢們，他知道。不！他的目標是在湯姆金，簡單而又淸楚。他只是想渾水摸魚。」

婁克抬起他的手。「好，好吧！那只是一種推測。但我得告訴你，我希望你是對的，因爲我在乎文生更甚於關心拉斐爾·湯姆金。」

尼可拉斯看着他，他倆親近得好像能看出彼此之間的友誼。他笑一笑。「謝了！那太够了……對我而言。我知道對文生也一樣。」

他們站了起來。儘管烈日當頭，婁克仍穿着西裝上衣。他現在全身是汗，把上衣脫了下來，白色襯衫上滿是汗水。

「你預備回去嗎？」

尼可拉斯點點頭，「魯，還有一件事……」他停了一下。

「說吧！」

「你可能不會跟我說的。」

「那你就不用問。成嗎？」

尼可拉斯微笑着。「成。」他們開始往回朝婁克的車子走去。尼可還是問到：「你與湯姆金之間到底有何恩怨？」

婁克打開車門，把上衣甩到後座裏。他坐進駕駛座。車子雖然停在陰影之下，但裏面仍然熱騰騰的。尼可拉斯從另一邊上了車，婁克發動了引擎。

「你對了。」他說：「我可能不會告訴你。幾天前，我可能會說。」他把車子兜了一個圈子，駛上海濱公路上那條架在水道的橋。「不過現在每件事都不一樣了，我猜我是在想能不能信任你，讓我能信任的人不多。」

他們穿過了橋，越過下面的房子和那些裝了舷外馬達的船，直上高速公路。

「你也知道狄登案吧？」

尼可拉斯感到意外。「你是指那個模特兒被殺案？當然，不過只限於報上登的。我常在一些隨便瀏覽的雜誌上看到她。」

「不錯，」婁克沉思的說着。「她是個很美的女子，很漂亮。就像是上帝的傑作一樣。」

「聽來似乎……」

「不，不是你所想像得到的。」他們駛上高速公路，婁克加快了車速。外面吹進的風仍然太熱，不能使他們涼快下來。「不過我當時很震驚，你知道這個女孩子不是一般人，人人想的都是她的美貌，你知道嗎？她的面孔，她的身材，全是一些表面上的東西。甚至沒有人想過她也會像我們一樣的跟人亂來——吃過東西也會打呃；甚至過了一會兒她也會放屁等等諸如此類像人做的事情。」

他把車子轉換了車道，避開一輛引擎噴着令人窒息的廢氣的藍白色相間巴士。當兩車並行時，他按按喇叭，然後往西駛去。

「然後她死了，大家都在猜測。她是個名女人，跟一大堆人的生計有關，更別提曾引起廣大的騷動了。但我敢保證，沒有人會說：又有一條命渾渾噩噩的過去了。老兄，當我站在她臥室中瞧着她冰冷的屍體時，我心中想的就是這些。我想着：她也是一個人，而我要找出是誰下的手。」他聳聳肩。「以前我也處理過一個微不足道被車壓了的妓女案子，那時我也有相同的感覺。這回花了我不少時間，而且跟上司搞得不太好。不過，去他的狗屎，我從未在乎過他。『斐克，那只是浪費納稅人的錢。』他那樣對我說着。『善用你的時間去辦些更有價值的案子。』老天！」他用拳頭打了打方向盤。「你鬥得過他嗎？天！那個雜種總是到處插手管閒事。」

「反正，這個案子拖得很久。我的意思是，一直沒有很大的突破。我所得到的是一堆迷團，簡直像個偵探電影。

「我從她的臥室裏發覺那天出事的晚上有別人也在場，是一個女人。很明顯的，是一個與安姬拉．狄登相當親密的女人，而且很可能目擊了此一謀殺案。唯一的問題是——她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的消失了。

「所以我一無所獲的離開了，而所有的報紙都在尖聲要求着破案，拼命針對着芬尼根局長，他……所以他為什麼一直被辱罵着，對不？你大概可以想像出一些端倪了。」他們轉入往曼哈坦區的車道，慢慢的滑了一個弧線進入皇后大道。西行的交通情形尚算良好，所以他們時間相當充裕。

「有兩三個警員進入那棟建築物做些證人調查——看看有沒有人目擊。但那兒是阿克頓大樓，別人叫他們要輕輕走，低聲說話。結果這兩個警員空手而回。

「好吧！扯得夠遠了。但過了一星期後，當大家都在吵着要破案時，我去破案了，我決定親自出馬瞧一瞧。我用一些『讀者文摘』上的字眼來說，使你不會聽得睡着。那些被派去安姬拉．狄登案中的警員遺漏了一個房客，後來發覺當在進行調查時她不在場，後來才回來。在更仔細的追問之下，發覺了件有趣的事：她在謀殺案發生後的那天早晨離去……很早，到棕櫚泉去了。她在那兒待了七天才回來。她是個老婦人，將近六十但外表顯得更老上十年。是一個女酒鬼。我在早上十點訪談她，她那時滿嘴琴酒味。她的手抖着，當我在那兒時，她無法停止喝酒。」

他轉離皇后大道，往南駛去。他們現在在森林山區。

「更有趣的是，她發誓看到一個男人曾拜訪安姬拉．狄登而且是同一個男子，在最近的六個月以來，甚至更長一點。當她發覺他的存在時已經有六個月了。顯然那一晚發生爭吵，她從門上的窺視孔向裏瞥了一下。她說那是她當時最好的消遣。」

他把車子停在一棟有白色磚牆圍着的一層中型建築前。它有着暗綠色的木頭裝物飾，前頭的草坪上立着一個搖搖幌幌的牌子，白底黑字寫着：殯儀館。一棵大榆樹種在草坪的一邊。木頭門仍然關着。當他們坐在那裏時，有一些人走了進去。尼可拉斯認出其中之一是道場的教練。

「尼可，她對那個人描述得很仔細。無疑那是拉斐爾．湯姆金。」

「所以湯姆金與安姬拉．狄登會有過一段情。這並不使人意外，兩個擁有很大權勢的人往往會住在一起。謀殺的那一夜，她是不是和他在一塊兒？」

婁克望着前頭那棵楡樹，它在一陣微風下輕輕的搖撓着。「她怕搭飛機，」他最後說：「她喝了一大堆琴酒，當天晚上六點醉到第二天早上五點。」

「當她去西部的時候嗎？」

「不錯，」婁克面向他。「但我瞭解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反覆的檢查她所知道的這些事。的確是湯姆金。」

「魯，你沒有證據，」尼可拉斯說，「你什麼都沒有。」

「老兄，比沒有還糟。」婁克愁眉苦臉的說。他跨出了車子，尼可拉斯跟着他走上殯儀館的石板路。

另一個道場上的教練攔住了尼可拉斯，對他說了一些話。尼可拉斯點點頭。

「聽好，」婁克說着，把尼可拉斯拉近，降低了聲音。「狄登案在官方已經了斷了，歸檔了。那天芬尼根是這個樣子對我說的，上頭有人要這樣子了結；沒有人會笨得去反對的。」

「你是說警察被收買了？」

「我所強調的是——如果我有任何懷疑湯姆金是共犯的話，他們會遵從指令把一切證據湮滅掉。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下達那種嚴格的指令，而他是其中之一。」他的聲音現在變成嘶啞的低語，吱吱作響，有點兇狠的意味。「不過現在我找到一點頭緒。我的一個線民告訴我謀殺案的那晚，另有一個女人在安姬拉．狄登的公寓中。我正在等她的姓名及地址。當我收到時，我會把躲躲藏藏的那個傢伙給挖出來。」

儀式簡單而隆重，一半用英文，一半用日文。不過本質上仍是一個西式的葬禮，也是大家所要求的。尼可拉斯被邀請對泰瑞、艾蓮的生平讚美幾句，而他也照做了，用日文說着，旁邊有一對夫婦伴奏着哀樂，他們是艾蓮的朋友，顯示出專家的技巧。他們用木鼓及三弦琴奏着傳統的日本哀樂。墓地也點綴着傳統的鮮花。

婁克等着，直到他們離開了墓地。在他們身後，工人開始把墓給封起來。當黃土掩埋了棺木時，似乎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尼可，」他說：「秀吉、淀君及光成這些名字對你有何意義？」

尼可拉斯停住腳步，轉過身來，背對陽光。他不想取下他的太陽眼鏡。「他們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人物。爲什麼問？」

婁克似乎沒聽到他的問題。「這些人今天還可能存在嗎？」

尼可拉斯聳聳肩。「我想是有可能。當然，它們只是家族姓氏。不過這三個家族在歷史上是聯結在一起的。」

「我懂你的意思。」

他們身後的黑色柏油路上，一扇車門砰的一下關上，引擎發動了，空氣中似乎充滿了隆隆的引擎轉動聲。他們站的走道上有楓樹和篠懸木在風聲中沙沙作響。天氣仍是那份無奈的炙熱。

「你最好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婁克將手伸進上裝的口袋。他取出一張疊了起來的薄薄信箋，看來像一張亂寫着東西的便條。當尼可拉斯把它打開時，他說着：「那是我在清理法醫交給我的泰瑞遺物時找到的，放在他的口袋裏。很可能是在那一晚他被殺害前寫的。」

「是嗎？」

「那兒會有一個男子——日本人——在泰瑞和艾蓮被害的那天下午去了道場。有兩個教練——空手道和合氣道的老師……」

「是師傅。」

「好吧！不管叫做什麼。他們說這個男子的武術是他們所見過最好的一個。後來，他和泰瑞對練了一下劍道。文生告訴我，共進晚餐時，泰瑞有點困擾。那天晚上就發生了他倆的命案。」

尼可拉斯望着他，絲毫沒注意自己手中的紙條。它又薄又軟，像被汗水浸透了。「登記簿上怎麼寫的？」

「日本人說他的名字叫秀吉。」

尼可拉斯目光轉開了一會兒，望着墓地。在烈日之下，白色大理石墓碑閃閃發亮。那些黑色條紋的石頭像是輕如羽毛，隨時都會飄浮起來般——如同天上的浮雲。現在正是星期三；整潔的小徑上沒有什麼行人，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上也是靜悄悄的。五彩繽紛的花朵點綴在墓園門口的兩邊，帶給周圍環境一種喜洋洋的感覺，好像是在一個剛剛才結束了的市集之上。在他的視線邊緣，一輛黃色推土機正推着泥土。再過去，則是用水泥和鋼筋構成弧形的高速公路，上面川流不息的車行聲像永無休止的浪濤在歎息一般。

「一五九八年，」尼可拉斯望着那輛黃色推土機，這個巨大的現代怪物，發出陣陣的黑煙和隆隆的聲音，然後向婁克說道：「控制着日本所有諸侯的豐臣秀吉突然去世了。一般相信，由於他是個有遠見的人，所以把大權移交給德川家康——政府議會中最有力量的一個成員。但並非如此，秀吉的愛妾淀君生了一個兒子。他很愛他的家，更希望他的後裔有朝一日能君臨日本。在他死前，他要求見一個相當親密的朋友——衛隊長光成。他告訴他要暗中保護着淀君和她的孩子。實際上，他要光成對抗家康。『光成，我的朋友，』他說着：『雖然在你眼中他是一副正經樣子，但家康會對我的死訊大為高興。別給欺騙了，家康既聰明又陰險。在我死後的一段短短時間之內，他會企圖變成幕府的將軍。光成，我的朋友，你一定得盡所有的力量去阻止。為了達到他的目的，家康一定會殺淀君和她的孩子——我真正的繼承人。』

然後，在下一段時間裏，秀吉接見了家康。『你是議會中最有力量的，』他對他說。『所以在我去了之後，你一定要代我攝政。』『豐臣秀吉，別說這種悲傷的話。』家康說着，但秀吉揮了揮手打斷他的話。『仔細聽着我現在要說的，時間不多了。我去世後，議會成員間將呈現無政府狀態。他們會再度分裂，而使整個國家陷入內戰之中。你必須不計任何代價避免這種事的發生

。家康，你更要掌握大權，另外三個諸侯對你來說算不了什麼。把他們掃開，首先阻止會使日本分裂的內戰，再統治全境。』而德川家康鞠躬爲禮表示默許了。

所以秀吉在臨死時設下了一個複雜的陰謀，好使他的兒子最後能成功的繼承大統；他甚至希望自己死後仍能操縱着日本的命運。他知道自己的去世相當的不合於時機；他的兒子年幼，只能掌握住一小簇人的忠貞。他知道家康想成爲將軍的野心，但那是不容許的。榮耀應該傳給他的後裔。」

他們左方的遠處，另一個傢伙的出殯行列正沿着冒着熱氣的黑柏油路前進着，直朝向一個空的墓穴。發着亮的棺材已經放在墓穴前了，上頭擺着花圈。致哀的人聚集在一起，當死者家屬之一崩潰時，人羣中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遠距離和潮濕的熱空氣使聲音弱了不少，他們覺得像是在看一個滑稽的丑劇。

「後來秀吉成功了嗎？」過了一會兒，婁克問着。

「沒有，」尼可拉斯說：「他沒成功。」他仍在望着那羣人。昏倒的那個女人醒了過來，而儀式開始舉行。

「一方面，德川家康太狡猾也太強悍了。此外，光成所糾集在一起的一些諸侯們並不想從事對抗家康的戰爭。到了一六一五年，家康率軍攻打凡是想庇護淀君和繼承着的人。對方撤入一個幾乎無法攻破的位於大阪市內的城堡裏。那一年的六月四日，家康攻破了該城堡的防衛，但那時候淀君和年輕的繼承人都已經死了；她先殺死了自己的兒子，然後自己切腹自殺。」

「這個故事中誰是反派？」

天空中有一道閃光，並傳來一陣隆隆沉悶的響聲。一架波音七四七飛入甘乃廸機場。

「那完全由你的觀點來決定。」尼可拉斯說着：「不過我要告訴你，家康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秀吉到底知不知道家康的才幹至今仍是個爭論的問題。反正，他們是兩個安全不同類型的人；而且我認爲其中一個決無可能澈底推翻另一個。他們兩人對日本的發展均有很大的貢獻。」

「不過到末了，秀吉是失敗者，」婁克指出。「他的血系也隨着他的死亡消失了。」尼可拉斯沒有說話。墓地現在籠罩着一片寂靜，人們看來像一樽樽的石像，那是在老式的相片中常可看到的情形。曼哈頓區大廈朦朧的樓頂突出在西方的地平線上，似乎由一個喝多了酒的人隨隨便便的擱在那兒，當再開口時，婁克放低了音量。「爲什麼這個男子要自稱秀吉？我們能確定那不是他的眞名，充其量只能當他是一個失敗景仰者。」

尼可拉斯淺淺笑了一下，轉身看着婁克的臉。眞怪，他想着。由於光的強度和照射的方式，可以使一個人的臉顯得崎嶇不平或是缺了一塊，但是畢竟是同一件東西。

「那完全是以西方人的觀點來看日本的歷史。」他輕輕的說：「在日本有所謂高貴的失敗。我們歷史上許多偉大的英雄，最後結局都是失敗者，但就他們的眼光和行動而言，仍稱得上是個英雄。在西方，你們只着眼於勝利。眞遺憾，你認爲如何？」

婁克在強烈的陽光之下瞇着眼。「你是說秀吉是個英雄？」

尼可拉斯點點頭。「不錯。」

「那張名單上其他的人名呢？他們又有何意義？」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但泰瑞決非亂畫。」他把紙條遞回給婁克。

「反正我不懂。」

「我也一樣。」尼可拉斯說。

空氣中有一種寂靜，不是悲傷，不是死亡，不是失敗。尼可拉斯懷疑着，自他和婁克這麼接近以來，這種氣氛已存在了很久。

「你知道，」他說：「幾年前當我到這個國家的時候，我在考慮後，把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暫時拋開。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對任何人，尤其對一些在日本長大的人。我覺得我在那裏欠了我父親感情的債，眞的，它一直存在我的心裏。」在陽光下，婁克的眼睛閃亮着，他靜靜的打量着尼可拉斯。他開始了解到這種態度的重要性。

「但，突然間，我停止做下去。就是那個樣子，就像我突然由冬眠中醒過來。這些年來，我到底幹了些什麼？有何成就？我感到有朝一日我死時，所有的將不如我的父親去世時所有的；以前分配給我那一份的時間似乎被我浪費揮霍掉了。我被他的痛苦及悲哀包圍得够久，我再也不能讓自己發生同樣的事情。」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或許是在傾聽若有若無的微風輕拂着榆樹。天氣仍然很熱。

「現在呢？」婁克有點吞吞吐吐的問着，他仍然感到置身在一個不熟悉的世界之內。「有任何事變了嗎？」

「我試着去想像某些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尼可拉斯看着他好一會兒，眼光中露出喜悅。

似乎有一種默契，他們並肩慢慢走下小徑，走向婁克停車子的地方。他們兩人似乎都不太願意上路，好像憎惡城市裏的那種狂熱。在他們走到車子之前，婁克說着：「你對賈絲婷的老爸看法如何？」

尼可拉斯看着他。「說出來有點怪。」

婁克聳聳肩。「隨便說說吧！」

但尼可拉斯懷疑他的朋友是在暗示一個小小的警告。「我很討厭他。」他慢慢說着，就像在腦中先形成思想再轉爲言語。「不過聽了賈絲婷的觀點以及他和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之後，我並不意外。他有頭腦，但手段拙劣，並且一向能得到他所想要的任何東西。我一點也不喜歡他。」

「我聽到你的話中有一個『不過』掛在那兒。」

尼可拉斯停住，面對婁克。「聽着，那是很容易的——我們所有人都會用的一種便捷的方式，把他當做一些廉價小說裏的有錢惡霸，但事情並不那麼單純。」

「尼可，他是個兇手。」

「他也有弱點……」

「喔！老天……」

「無論她們怎麼對他，他仍深愛自己的女兒。他做任何事只爲了保護她們。他並非完全一如我們想像的人。有些事……」

「那是他在你面前假裝的，他需要你的協助，而且也知道你不是呆子。」

「我覺得你錯了。他不是你所想的雙面人。」

「好吧！你的那位忍者出來殺了一些人，」婁克說着：「但他一定有要回去歇腳的地方和一個能給予他愛情的人。因爲他仍然是個人。」

「你忽略了其中複雜的程度……」

「尼可，他仍是隻吃人的鯊魚，你最好能面對事實。」「你只看到一面。」

婁克搖搖頭。「不！尼可，我只是認識他久一點，就是這樣。」

在進入市區的路上，婁克告訴尼可拉斯他所知道有關文生死亡的情形，但並不太多。

在湯姆金位於公園旁的辦公大樓邊，他讓尼可拉斯下了車，然後繼續往市區駛去。辦公室中，一疊關於文生的驗屍報告正等着他。他把濕透了的上衣扔在灰綠色的椅背上，從胸前口袋裏掏出一根牙籤，塞進口中，然後打開夾子。

他所看到的使他前額及上唇上面冒出了汗水。他用手搔了搔濃密的頭髮，輕輕咒罵着。他伸手毫不遲疑的拿起了電話。

「納特嗎？」當他接通了法醫時，他說着：「我是婁克。多謝關於文生的報告。一定有人拼了老命般的幹才能這麼快得到這些結果。」

「我自己做的，」格勞曼的聲音似乎有點疲倦。「我們仍有點不敢相信，而且……」

「喂！納特，我正在研究報告內容。」

「怎麼啦？對我別抱怨。」

「不多，」婁克說着：「只是這似乎與泰瑞・塔納卡及艾蓮・奧可拉之死有關。他們都是文生的朋友。」

「是啊！我還記得那份檔案。是文生親自動手驗屍的。但怎麼會？做案的手法毫無相似之處呀！」

婁克擦了擦他的眼睛。「現在，我所能說的是犯案手法似乎並無太大關聯。」

「知道了。我已經打電話通知遠在外島的德克・狄福斯。我希望從他那兒可以得到一些幫助。」

「他搞得如何？」

「不太好。魯，聽着。我們……我會感激任何你能做的事……你知道……」他的聲音拉得長長的。

「我知道你們兩個很友好。相信我，只要我一有了消息，我馬上會通知你。」他抬起頭，發

覺威格斯站在門口咧嘴笑着。婁克把手擋着聽筒說着：「繼續說，我只能再說一分鐘了。」

「葬禮的安排……」格勞曼說着。

「馬上去做。」婁克說：「我會去參加的。」他看看報告。「至於你找到的這種化學藥物……你確定是……」

「正如我說的，我親自驗屍。這些發現的結果絕對不會出錯。」

「好！這使偵辦事情縮小了範圍。」

「那裏絕對沒有湊巧碰上這種藥物的可能。那是在他死前很短的時間內碰上的。」

「好，我知道，」婁克說着，一邊讀着打字的報告。「一種神經毒素，降低他的肌肉反應，以致於……」

「當事情發生時，我認為他差不多是處於一種無法抵抗的狀態之下……」

「不是注射入體內的。」

「不是，那將沒什麼效果。我們所談的是一種有機複合物，而不是實驗室裏的合成物。它是在近距離被噴出去的。他甚至可能認識那個兇手。」

「或者是他沒懷疑到。任何人……甚至一個突然從人羣中出現的人都可能向他噴出這種毒藥。聽着，我會再打電話給你。」

「好！我希望不會等太久。」

婁克沉思的掛上電話，仍然毫無所獲。到底怎麼搞的？已花了這麼多時間。「請進。」他對威格斯說，一邊把嘴裏的牙籤弄到另一邊叼着。「你泡在那邊幹什麼？」威格斯穿了一套紫藍色西裝，大翻領，和一條寬鬆合身的西褲。他裏頭穿了件高領的粉紅色襯衫。

「來撈糞？」威格斯說着，嘴上仍掛着一臉的假笑。「老兄，不錯，這一回可真臭氣冲天。花了我們三個月才送出一個案子。」

婁克咧嘴笑笑，「公車總是如此。」他的心仍想着那份驗屍報告。

「老兄，不是，一點也不是。」威格斯懶洋洋地靠在打開的門邊，無視於辦公室裏的椅子。

「這一回在那一堆狗屎裏，我逮到了一隻狐狸。」

婁克的舌頭嘖嘖有聲。「你別告訴我說你計劃把樂趣混入公事之中。」

威格斯搖搖頭，笑容似乎更濃了。「喔！當然不是對這一隻狐狸，她太特別了。」

「是嗎？老兄，你所碰到的傢伙都是一樣的渾蛋。」

威格斯就等這句話。他伸出食指指着婁克笑嘻嘻的說：「不，這一隻是你的狐狸。直到我帶她到此之前，我充當一下她的守護天使。」

婁克迷惑的抬起頭。「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威格斯和氣的大笑着。「老兄，我帶到樓下的是一個上等高級的貨色。來呀！跟我去。」婁克把椅背上的外衣拿起，跟着威格斯走下樓。

「最好這次值得，」婁椅簡短的說。「我沒有時間來應付你的饒舌。」

「喔！老兄，不是饒舌，不是。」威格斯又大笑着，順手按了下電梯鈕。「我那在樓下的貨

色將會使你不虛度今天。你千萬要相信我。」他大聲的笑着，一邊用手拍着婁克的背。電梯門開了，他們走進去，開始往下降。電梯裏頭已經有着一個穿了制服的警員正揪着一個波多黎各人的衣領，要送往樓下按指摸和拍照存檔。他們都沒開口，到了樓下，兩人走出了電梯。他們走到停在陰冷幽暗的水泥通道上的一輛囚車邊；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裏，威格斯龐大的身軀似乎更顯着了，他像是站在兩座山脈之間的保羅．伯甘大力士。

他把一隻大手放在婁克的肩上，使婁克自然而然的想起他們會携手合作過的案子之一——愛森案。老天！他想着，不過那眞是個婊子！我倆差一點就倒在血泊之中，再也見不着這個亂糟糟的世界了。去他的！他就像才剛剛發生過一樣，能淸楚的看見整個狀況：他肩上中了一顆零點四五口徑的子彈而摔倒在地上，威格斯則像個復仇天使般的由一輛燃燒的車子邊的陰影中冒了出來。婁克已經擊中了攻擊他的人，並且向四周射擊，而自己的第二及第三槍則漫無目標的發射着。但是還有個壯得像山一樣的黑人，一手拿着一根鏈條，另一手拿着一枝改裝了的手槍，在十呎之內可在磚牆上轟出一個大洞，然而威格斯卻赤手空拳的跟他格鬥，而我從未見過在一擊之下有人會垮得那麼快。那天晚上，地上另外還有三具屍體；眞是可怕！婁克感到肩上另一個人的壓力。

「你一點也不必擔心，」這個大塊頭輕輕說着：「我們一向能够彼此照顧，不是嗎？我一向不會給這裏其他的人任何甜頭，知道吧？他們都是一羣僞君子。我的工作是什麼，我就幹什麼。他們其餘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棘手的案子。在這兒有不少傢伙在沽名釣譽，這是不對的。辦案才是最好的法子，你也是知道的。聰明人總在案子中能挖出一點東西出來。這兒的人沒良心也沒有情感，他們所擔心的只是能不能保持自己的職位；此外，他們拚命想在那些黑暗骯髒的地方和人類渣滓裏撈一些不法的好處……」威格斯突然停住了，他發覺自己放在老朋友肩上的那隻手已把對方揑痛了。婁克像個受了傷的動物般的搖搖頭。「老兄，抱歉，那眞是一段難過的日子。」他悲傷的笑了笑。「沉重的職責。」

「死幽靈，沒關係。」他們在很久以前，當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就給對方取了綽號，那使他們在白天與黑夜面對着暴力的威脅之下能有一種安全的親密感。有時候，當婁克感到自己完全爲工作侵襲時，他會覺得這種感覺是世界上最不眞實的。「我們只是二個白痴英雄，把一些狗屁的事情看成是有價值的行爲。」他大笑着。「別氣餒，管他的，一切可能更糟。我們也可能是那一大堆倒霉者之一。」

威格斯把頭往後一仰大笑着，聲震屋頂。「現在，瞧，這些是麻藥，」他說着：「正如我說的，我們花了三個月才搞了一個案子。我們暗中進行突襲，一大堆藥物放在那兒——那些藥片足以使所有中共的軍隊一年不睡覺，屋子後大約是半噸的藥物。好吧！也不算太壞。當時他們正在屋子前面開一個通宵派對，每個人都狂歡着，你懂吧？就是那時我看到了她。爲了預防萬一，我親自把她帶來這裏。我想她很乾淨，但……」他聳聳肩。「你也知道有時又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如果你要，她是你的。我要把他們送上樓去了。」

「你怎麼知道我會要她？」婁克說着：「我連她是誰都不知道。」

威格斯把放在婁克肩膀上的手移到囚車後門的槓桿上。「坐在這裏面的，老兄，是拉斐爾的

大女兒——葛爾達．湯姆金．歐妯爾。」

婁克覺得身上抖了一下，就像被潑了一盆冰水。

威格斯彎腰笑嘻嘻的弄了下槓桿。鋼門打開了，婁克走了進去，門再砰的一聲關上了。

在幽暗中，他靜靜的站着不動，讓眼睛適應裏頭黯淡的光線。窗戶上格子狀的鐵紗孔中透過一道道灰白的光芒，分隔了幸與不幸的人。

她坐在釘在囚車兩側的一張白色金屬凳子上，頭往上仰，靠在牆上。這姿勢使她的側面突出，而他可以看到她前額的弧度，典雅的鼻子，性感的嘴唇，還有潔白修長的頸項。他不必去看她眼中黯淡的光芒，就已先瞥到她高聳的胸部和豐滿的臀部構成的健美身材。他也看到她挺直在身前微微反射着光線的修長大腿、小腿和纖細的足踝；這雙美麗的腿，幾乎不可思議的，使她的那種庸懶姿態顯得相當的撩人。

「好……」他感到喉內有股重壓，以及一個含糊的發音，使他不得不先清清喉嚨再開口說話。「好吧！葛爾達，妳在這兒待多久了？」

微光下的側臉轉向了他，輪廓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你是誰？」即使是生着氣，她的音調中仍有着一股柔滑親切，就像他昨天才與她說過話而非數月之前。

「我是婁克警官。」他說着，走向她。「還記得我嗎？」

「我需要記嗎？」音調變得像液體一樣柔膩。他們之間的空氣似乎在震動着。

「也許吧！我以前見過妳一次。」他站在她面前，在微光下沒看到什麼，只看見她大眼睛中白色的光澤。不過他敏銳的感到她的存在，使他也喜歡像這樣子的站着。「在夏季初，我曾爲了安姬拉．狄登案去拜訪妳；我們談了一下妳父親。」

「那狗屎！」即使她說出這種話，仍不失其高雅。他聽到她抽了一口氣。「不錯！我記得你。你是有着一張像羅勒．米契爾臉孔的紈袴子弟。」

他高聲而急促的笑了一下。「多謝妳的恭維！」

「別太過於自信。他的臉像在從事着第三次世界大戰，你的也一樣。」

他等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可以坐下嗎？」

「難道我有選擇的餘地？」當他沒回答時，他感到她聳聳肩。「隨你的便，反正這裏不是我家。」

「那是在蘇頓區，對嗎？」他說着，坐在她旁邊。

突然間，她的頭離開了牆。「到底想幹嘛？」她謾罵着。「我是不是要做筆錄？」

「那要看……」

「看什麼？」

他一直揷在上衣口袋中的手突然一提抽了出來，越過他們之間，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拉了過來。同時，他扭亮了一支小手電筒，照着她手肘內側的肌肉。他拼命不去想那兒柔滑的肌膚。

他放開她，坐了回去。「我也能檢查妳大腿的內側，」他柔和地說着：「或者是由妳先告訴

我。」當握着她的手腕時，他用力捏了一下，但現在她並沒有伸手去摸那兒；他喜歡那一點，她很有自尊。

「我是在眼皮那兒注射的，」她不悅的說：「我相信你也聽說過。一點痕跡也不會留下。」她的頭轉了開去，脖子罩上窗格的陰影，使臉上現出一道斜斜的陰影。她看來像是一部電影中的一個女英雄，突然間具有一種特殊的表情。「你們那些傢伙不幹的事我也不幹。可能比你們還更少一點。譬如說，我不吸古柯鹼。」

他沒說什麼，坐在她身邊聞着她身上的香味，直到她轉過頭去，整個人再度籠罩在黑暗之中。他覺得像一個盲目的男子，迫切而非理智的想再看到她。「你相信我嗎？」她的聲音變弱了，而他懷疑着她正在搞什麼鬼計。

他決定老實對她說：任何不好的舉動都將徒勞無功而具有潛在的危險。「是的，」他慢慢的說：「我相信妳。」

「那我可以自由離去了？」

「還要稍等一下。」他沒發覺自己的音調變得非常溫柔。「妳爲什麼會扯上這個案子？」

「什麼？你是指這會傷我老頭的心？」她冷冷的笑着。「算了吧！你到底想知道些什麼？」

「我只是想跟妳談談。」他說着。

「不錯！當然啦！在一個警局囚車裏頭，遠離喧鬧。」

「這是妳的選擇，不是我的。」

她沈默了一會兒。儘管他看不見她，他卻知道她正在打量着他。他知道現在可能是極爲重要的關鍵，他屏息以待。

她又大笑着，一陣銀鈴似的聲音從囚車的金屬壁上彈射回來。「好吧！」她輕輕說着：「我會告訴你爲什麼。我喜歡，就是這麼簡單。爲了錢跟人亂來是很愜意的事。我是一個演員，一個模特兒，像安姬拉．狄登一樣出賣一些東西。那是一種誘惑，但毫無牽掛。」

「從不？」

她的頭搖得像一匹上了轡繩的馬，他看到她的眼神裏掠過一道光線。「有時……」她坦白的說：「我跟女人在一起。」她想着黛爾。「會嚇到你嗎？」

「並不眞會，」他說：「妳認爲我會嗎？」

「我不知道你是屬於那種人。」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紐約市警察。」

「是的！我可以看得出來。」她知道她傷害了他；不過她覺得那是他自找的。

「那麼那一場暴飲的酒宴呢？」

「它又怎麼了？」當她抗拒漸漸增強時，他可以聽出她的音調變得更僵硬。

「還是在酗酒嗎？」

她感覺自己倔強的想告訴他事實，卻又及時忍住了。「並不是那樣，」她說，「我只是想使自己暖和一點。」

「沒有男人陪嗎？」

「你這是什麼意思？介紹婚姻嗎？」

「如果妳喜歡這樣子稱呼的話。」

「我才不管怎麼去稱呼它。」她簡短地說：「我只想離開這兒。」

「我不會再拘留着妳。」

「你是說我可以離去了？」

「嗯，因爲沒有任何的控訴。」

「那現在我該謝謝你囉？」

他知道一切到此爲止，早知道當初就不必開始這一件事了。他又疲倦又洩氣。「妳並不因任何事而有罪。妳可以自由的離去。」他用她的話說着。

但她仍沒有離去的意思。

他僵硬的背靠着牆，臀部緊壓在椅子與牆接縫的角落裏。他的手輕輕放在他的大腿上。他瞪着他的手，勉強能看出自己白白的手指。

「你到底想從我這裏得到什麼？」

她的聲音很軟，有一會兒他還以爲那是來自他內心深處的低語。

「沒什麼，」他說，語句生氣沈沈的。「我不想從妳那兒得到任何消息。」

「別瞞我。」

「好吧！」他轉過頭，發覺她正盯着自己。他慢慢的眨了一下眼，然後說：「葛爾達，我能幫助妳。」

「你又是什麼意思？」

他知道自己說的是眞心話，並不是因爲想刺探有關拉斐爾・湯姆金的消息，他知道在過去兩週以來自己一直想念着她。一股電擊般的感覺通過他體內，他半轉身向着她。她的眼睛似乎在他臉上正尋找某些東西。

「恰如字面上的意思。」

「我不相信如果我沈淪了，天底下只有你手上才有繩子。」

「但妳眞的是在沈淪。」他輕輕的說，過了一會兒又說：「事情不必是那個樣子。狂飲、吃藥、和那個……工作。」他停了一下。「妳可以到別處去。」

「離開？」她爆發了。「老天！沒有地方夠遠得能讓我躲開自己。」她仰着頭，靠在金屬的牆壁上，他又看到她潔白的喉嚨。「你要不要知道我葛爾達名字的由來？」她說到葛爾達時，話聲像是很苦澀。「是因爲我母親恨它，我才得了這個名字。」她毫無幽默感的笑着，發出令他頭一次感到厭惡的聲音。「喔！並不是由於我的緣故。她從無時間顧及這種事情，她的厭惡就像個妒嫉的情人纏着她的生活。過於龐大的財富會是她的一個夢想，一個目標……不錯，我想你可以那樣稱呼：她的目標。反正，她在我父親身上發現了那些。但也發現那並不是她眞正所期望的：：一點也不。現在她有了所夢想的財富和權力，但與我父親共同生活在一起簡直是個地獄，每一

刻他都在折磨着她。」她歎了口氣。「我想，到末了整個婚姻變成他的一種遊戲，想試試看他能從她那兒奪走多少。當然不是指物質上的東西。老天，她所有的不只這麼一些，那是在另一個範疇裏的東西使我父親拒絕了她。在她心裏，我懷疑她有沒有反擊過，如他們所說的，她可能會把一切搞得一塌糊塗，但卻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但她不會，她拼命的維護自己的夢想，以致喪失了任何一種的勇氣。她是我父親的奴隸，更準確一點說，是他財富的奴隸。她像條意志軟弱的母狗，喜歡我父親施加於她身上的痛苦。我是說她忍受了下來，她忍了嗎？即使在……」她突然停住，用一隻手掩着嘴。「天啊！我在說什麼？竟然告訴一個警察。」她發出一陣神經質的笑聲。「我一定是瘋了。」

當他聽見自己開口時，感到自己心跳加速。「這些跟妳的命名又有何關聯？」

「什麼？」她似乎心不在焉的問着。

「妳正要告訴我一些關於妳名字的事。」

「喔！喔！是的。」她把兩隻手掌疊在一起，沿着她的大腿以一種催眠的節奏摩擦着。「我眞的相信我母親所要的最後一件事情是一個男孩子，但我的父親，跟往常一樣，堅持要他所要的東西，而他所要的是一大堆孩子。眞夠怪的……至少也有那麼一點……」這時她發出一個古怪的笑聲。「……他不在乎他們是男孩還是女孩，只要他自己能當一匹種馬。在那一方面他有點陳舊思想，他認爲那是一種男子氣慨的標記。」

「但我母親誤解了他。她以爲他要兒子來繼承湯姆金的血脈，而其它的任何事都會被當成是失敗。我認爲由此可以看得出她距離他有多遠，而對他的誤解又是多麼大。」

「當她生了一個女孩時，她自然有點失望，所以給我取名爲葛爾達。那是指在我父親不知道的狀態之下向他報復。你瞧！葛爾達，你懂嗎？受責罰。你一定懂的。」她轉過身，像從回憶中回到現在。

「妳可以改變它。」他理智的說着，而頭一次她發出一個自然的笑聲。他想，眞美。「我猜我只是倔強罷了，」她說：「我帶着它像帶着一個提醒自己的東西。」

「又怎麼樣？」

「你到底在管什麼事？」她咒罵着，聲音中一度充斥着的温暖現在突然全都消失了。

「聽着！」他說：「我告訴妳事實。」這是一個絕望的賭博，是他最不願意使用的，但現在他別無選擇。「我需要妳幫助我進行一項調查。」

「什麼調查？」

「就是──我認爲是妳父親謀殺了安姬拉‧狄登。」

「是又怎麼樣？」

這並不是他預期的回答，他迷惑了一下子。

葛爾達似乎很高興。「我看到你無言以對。」她大笑着說：「不錯！你以爲我會說：『警官，我恨透了他，但他仍是我父親』是不？狗屎。如果他眞殺了她，我也不會感到意外。」

「妳是說，以妳的觀點，他可能會是一個兇手？」他的心臟在胸口劇烈的跳着，這像是直接

來自天堂的禮物。

「以我的觀點？」她大笑着。「是的！以我的觀點，我老爸够格做一個兇手。就我所知，法律對他起不了作用。」

她稍微移動了一下，所以現在她是大半張臉面對着他，他可以直視她的眼睛，以及裏面蘊藏的苦痛。

「妳知道安姬拉·狄登？」他靜靜說着。

「你是指他和她攪在一起？當然，有一天我在我家時她走了進來，她那個樣子就像那兒是她的家一樣，你知道嗎？」

「妳有沒有跟她談話？」

她笑一笑。「我們並不十分處得來，我們彼此立卽有一種嫌惡感，就像我們是磁石的同極一般。」

「我想妳和妳老爸處得也不好。」

「我們是不好。」似乎她現在離他愈來愈近，但他沒有發覺到她坐的位置的改變。「但有時我老爸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大概一年總有兩次碰面的機會。」她聳聳肩。「誰知道？也許他想看我有沒有什麼改變。」

「改變什麼？」

「這不關你……」一會，她眼中的怒火消失了，而甜甜的說：「我放棄當一個女孩子，我想這是我跟女人在一起比跟男人在一起要愉快的原因之一，而他受不了我這個樣子。」她聳聳肩。

「有個傢伙有一次也這麼對我說，我掉頭就走。我不需要每小時付他五十元來告訴我已經知道的事。」

「妳父親怎麼會知道？」

「關於我和女孩子們？喔，有一天他在我們靠近南安普頓的夏日避暑別墅裏發現我的事。那是在我們賣掉康乃狄格州的房子後的事，且在我母親……死後。」

「當時他怎麼處理？」

「我母親自殺了。他……」

「不！我是指他什麼時候發覺妳和其他的女孩子。」

「卽使我妹妹賈絲婷也不知道這一部份，我絕對不會告訴她，而且天知道，我父親也絕不會說的。他對待她就像我母親對待她一樣，他溺愛她，就像她是個殘廢一樣，畢竟她還是個孩子。我太胖，而她苗條又健康。不管他們用任何一種減肥法施加在我身上，我從未減輕體重。我母親從不讓我忘記這些，她使我對胖感到羞愧。」她答非所問。

她躊躇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怎麼熬過來的。」她似乎並不眞正的在對他說話。「反正，我父親發覺我和女孩子在一起，那是在我母親去世前一個星期。仲夏天，我在海灘上碰到麗沙——她的父母和她的家在街上的另一端，除了她父親外還有一個她憎恨的後母。我想是由於我倆各擁有的仇恨心理使我們聚在一起，但我們也喜歡彼此的身體，眞的！我倆的愛意裏有一種我從

未再發現過的純潔感。

那一天，雖然是靠在水邊，天氣仍然很熱。一切都是懶洋洋、黏濕濕的。我們躺在一排排高籬笆的陰影之下，我們躺在邊緣上，彼此只穿着泳裝，只比赤裸要好一點。我們無法不摟住對方，我們脫掉了彼此的泳裝，開始做愛……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我們正熱烈的摟抱着對方，這時我看見我父親。我想他在那邊已有好一陣子了，或許從頭開始就站在那邊，不過我無法確定。

他發覺我在看着他。他的臉血紅，呼吸沈重。他蹣跚的向我們走近，尖聲叫着，他的手在空中揮舞。麗沙嚇了一大跳，抓起了她的泳裝逃走了。我父親連看也沒看她一眼。

我無力的躺在地上，我想當時大概很害怕。現在我想得較淸楚了。當我第一眼看到他的眼睛時，我知道當他看着我們時他做了一些什麼事——毫無疑問那是應該在隱蔽地方做的事，他就是那樣子的做。想到此，我應該會恐懼，但我沒有。那種念頭使我興奮，他曾看着我做愛，而我挑起了他的慾火。

我望着他向我走來。他眼睛有一層我無法辨淸的薄霧，我以前從未見過他這種樣子，我才十七歲。他當時似乎與我所知的父親是完全兩樣的人——他已經昏了頭。

他就在我躺下的地方抓到了我，我瞪着他，在他的身子下面完全無能爲力。他猛然用力的進入了我的下體，使我大叫了出聲，立即我感到他用手腕壓住了我的嘴。我用牙齒狠狠的咬了下去，我吮着由他傷口所流出的血。我覺得自己像被裝得滿滿的，一直溢到喉嚨。

一切結束得相當地快，有一下子我以爲事情從未發生過。但我的嘴裏有那種鹹鹹的味道，而我的大腿之間有着潮濕的酸痛；兩天之後，我走動時仍有些痛楚。」

她說完後把臉轉了過來，她又發覺到他的存在了。

「我說出來了，我把全部都給吐露了出來，這應該會使我好過一點。但你知道，它並非如此，我還是感到體內那份不潔的腐爛感。我憎惡我自己，並不是由於他對我做了那種事，而是因爲我竟沒有抵抗他，因爲我內心深處並不想要他停止。

我耽溺於它在我體內爆發的感覺。喔！天哪！喔！我的上帝！」她現在哭泣着，身軀抽動着，就像想把自己搖散似的。

她往前倒而他扶住了她。他用手托着她的手臂，兩人一塊兒站起來。她的腿沒有力氣，而他不得不讓她半靠着他支持着。她的顫抖像地震一樣傳到他身上，那種震動馬上傳入了他心裏。他的臉頰上感到她長而柔滑的頭髮輕輕的在摩擦着，他嗅着她的髮香，還有她高雅衣服裏傳來的肌膚熱力。

她哭了很久，卽使當她停止了哭泣，她仍黏在他身上，一雙手緊抱着他的脖子。

然後，他聽到她低語着：「我一定瘋了！我一定瘋了！」

「來吧！」他半温柔、半強迫的說：「讓我們離開這個鬼地方吧！」

搭着電梯直上位於樓頂的拉斐爾・湯姆金的辦公室時，尼可拉斯腦中一直思索着這三個名字：秀吉，淀君，光成。到底泰瑞寫出他們的名字是什麼意思？尼可拉斯幾乎和艾蓮一樣瞭解泰瑞，但他無法滲透這個密碼。好吧！再從頭開始。秀吉是什麼意思？秀吉是忍者的名字，假的？不！那明明是個名字。那誰又是淀君和光成呢？是否另外還有兩人牽連在內？那似乎有違忍術的原則，但那也有可能。忍術原本就是神秘兮兮的。親愛的，這是初步的——他眞希望賀姆斯現在與他在一起。

但他仍對這些名字有一種熟悉感，他當然知道所有歷史上有名的人物及他們各人的歷史。過去的一幕幕變得活生生的，但現在的事情是與過去分隔開的。

他抬起頭，看着電梯裏的指示燈慢慢由左亮到右，好像是計算着秒、分、年——時光，他想着。

老天！我在想什麼？我在西方待得太久，已經變成他們當中的一個。他感到一種內在的羞愧，一種卽使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認的感覺。

我不是會被敎導過現在並非永遠與過去絕緣嗎？我爲何一直把那種想法推開？爲何我在三十三歲時，突然退出我的生活？放棄工作，離開城市，開始冬眠？是的，就是這個字眼。躲在沙灘，把那兒當做一個世外桃源——既無憂愁，亦無責任，一個遙不可及的地方。

突然他感到身上升起一種感覺，一種又暗又醜又無法遏止的噁心，像是海嘯無情的襲擊他的背後。

難道那兒沒有過警告嗎？曾有過不少警告。或許他太出神或太遲鈍了而沒有注意到，或者是太近了。他覺得自己像窒息似的，他伸出手，手掌抵着牆壁，由於汗水而滑滑的。他想像着自己是艾美麗雅・艾哈（第一個單獨飛越大西洋的女性）在滿是浮雲的天空裏愉快的飛行……往哪裏？他記不起來。沒關係！一直旅行下去，自己控制着地方。然後突然之間……

什麼都沒有。任何東西都不見了。沒有天空，沒有浮雲，沒有下面的陸地，沒有天上的星星。

難道過去也追上了他？

電梯門打開了，他腳僵硬的踏到廻廊上。他走到走道外緣，透過一扇剛裝好，上面還有着白色大大十字記號的玻璃窗，張望着外面像罩了一層霧的紐約市。此刻，他似乎遺忘了一切。現在他似乎對那件事很淸楚。裕子以前就給過他線索——關於裕子的記憶像個露齒而笑的幽靈，擋在他與賈絲婷之間，就是這個討厭的記憶使他深深傷害了賈絲婷。他不自覺的揑緊了拳頭，儘管過了這麼久，他仍無法忘懷，他知道那天他所說的話有多虛僞。這些思潮並無任何時間觀念，只是對一個非理性的問題做一種理性的反應。

突然間，他對賈絲婷思念的力量衝了出來，像是一道噴泉突破了一個平靜池塘的水面。他曾經有多笨啊！

下定了決心，感到自己較爲平靜之後，他很快走下廻廊，一把拉開拉斐爾・湯姆金辦公室的

金屬大門。

法蘭克站在裏面，當他看到尼可拉斯時，他的眼睛閃了一下，右手也抽動着。尼可拉斯看也不看一眼就直接走了進去。

「喂！你不可以……」

但湯姆金已經從他的書桌上抬起頭，揮了揮手叫他安靜。

「法蘭克！沒關係！」他親切的說：「尼可拉斯已經是我們的人了，不是嗎？」他把目光轉向尼可拉斯。

辦公室很大，或許只比一家舞廳小一點。放眼看過去，室內空間似乎無限的擴大着，直到發覺整個地方不是用牆分隔，而是用一套套傢俱隔成一個小型公寓的樣子。

從這兒到左邊相當於起居室，木條鑲花的地板略低下去一步，由一套排成半圓形的天鵝絨沙發隔着，中央放着一張由毛玻璃和鉻鋼組成的咖啡桌，一邊擺着一盞新月狀座枱的落地燈。

右邊，靠近那一排長窗的地方，可被劃分爲一個專業工程師的工作室，擺着製圖桌、製圖燈，還有一張黑色塑膠製的椅子。一旁有個直立的金屬檔案櫃用來儲存建築計劃，在檔案櫃頂上甚至有一個大樓完工後的模型，包括側面的花園，東西的廣場及西面邊緣種植的樹叢。

在辦公室內微暗的光線下，尼可拉斯仍能分辨出位於左邊遠處的是一間小小的廚房，裏面擺著冰箱，一個不銹鋼的洗滌槽及一個電烤箱。在廚房後，由一扇開啓的門望進去，是一間浴室。

在左邊轉角的後面，現在已佈置成一間書房，兩邊牆上排滿了書架。裏面有兩張高背的皮轉椅，旁邊各有一盞帶燈罩的閱讀燈。另外還有一個巨大的玻璃製煙灰缸，上面擺著一支海泡石製的煙管。

最後，在他的正前方，湯姆金目前所坐的位置，是這間辦公室的主要部份。那張華麗硬木製的辦公桌，很明顯的是訂作的。從他這邊看過去，那只是一件漂亮的傢俱罷了，但如果你繞過辦公桌，從另一邊看過去，你會發現它儼然是個複雜的資訊中心。尼可拉斯覺得它簡直就像一架七四七飛機的駕駛座。桌上放著一排電話，由不同的顏色來代表它們不同的作用；一部電動打字機；一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行情指示器；一部室內監視系統的電視螢幕；以及一大堆連他也不知道功能的裝置。

湯姆金正在接電話。他揮揮手，示意尼可拉斯坐在辦公桌前的一張絲絨椅上。尼可拉斯看到椅子左邊的扶手上有一具電話。他拿起話筒，撥了賈絲婷在西灣橋的電話號碼，他讓電話鈴響了六聲，然後掛掉，猜想她或許正巧在海灘上。一時衝動，他撥了她在市區的號碼，但仍是沒有人接。

他向法蘭克問了工頭艾伯．羅素的內線號碼，接通了這個工頭，尼可拉斯向他要一份目前參與這個大樓建築計劃的所有東方人的名單。

「那需要費點工夫，」羅素簡短的說道：「而我有許多的工作要做，我不知道……」

「讓我這樣告訴你罷！」尼可拉斯慢慢說道：「如果我們不拿到這份名單，這個大樓的建築計劃將會被永遠的終止。」

「好，我會儘快的將名單交給你。」

「我很感激你的協助，」尼可拉斯說道：「但是我要你親自去做這件事，絕對不要讓任何人參與，你明白嗎？同時，你注意聽著，當你拿到名單後，我要見見所有列在名單上的人。你想想看要用什麼方法才能使他們不引起任何懷疑。千萬不要洩露出去，知道嗎？」他掛斷電話，忍住了那股想再打個電話給賈絲婷的衝動。

湯姆金仍在接電話。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中，辦公室內沒有任何人移動，除了湯姆金的聲音，室內十分寂靜，尼可拉斯甚至能聽到中央空調系統的輕微嘶嘶聲。法蘭克仍舊站在關閉的門邊，始終沒有移動過。

尼可拉斯站了起來，繞過會客室，他走進書房。在書房的角落，有一張他原先沒有注意到的老式書桌。書桌上有幾幅鑲了銀框的照片，大部份都是彩色的，照片中的人都是同樣的兩個女孩，年齡大概由十六歲到二十幾歲都有。其中一個是賈絲婷，另一個，他猜那一定是葛爾達。兩個人都極爲美麗。雖然她們的美分屬截然不同的兩種典型，但兩人都具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相同的氣質。他只看到有一張照片是她們兩姊妹的合照，那是一張黑白照片，一角有些裂痕。這兩個女孩站在草地上。在照片的背景上，他僅能辨認出那是一棟磚造而爲長春藤覆蓋著的建築物的一角，很顯然的那是一座住宅。她們兩個當時一個十歲，一個七歲。賈絲婷手上捧著個彩繪的蛋，腳旁有一個小巧的柳條編成的籃子，臉上綻放著笑容。葛爾達站在她後面一步遠，她顯得較爲高大，照相時她正巧將眼睛轉到左方去。從照片上看來，即始在她們小時候，她們之間就有一道鴻溝，使得她們彼此從不注意到對方的存在。

「尼可拉斯！」

尼可拉斯轉過身，走回辦公室。湯姆金站了起身，向他走來。他穿著一套狐狸色的絲質外衣，深黃底白條紋的襯衫，打著一條棕色的絲質領帶。他伸出右手，那是一隻厚實的手，手背微黑，上面長著卷曲的毛，無名指上帶著一個白金戒指。至於左手，則完全沒有任何珠寶飾物。

「很高興見到你，」湯姆金說道。他的藍眼珠似乎抹上一層憂鬱。「我正在猜測你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最近有什麼發現？」

「我不懂你的意思。」

「線索，尼可拉斯。」他緩慢有力的吐出這句話，好像想引起一個低能兒童的注意力一般。「你所以到西灣橋去是因爲你認爲忍者可能在那兒。至少，你在電話中是這樣告訴我的。」

「他並不在那兒。」

「賈絲婷還好吧？」

「她好極了。」

「我不喜歡你說話的音調。」

「你並不是因爲喜歡我的音調而付錢給我，你只是要我保護你。」

「從長島開始，我就一直在想你將怎麼做。我猜你大概是要用遙控的方式。」

尼可拉斯不耐煩的笑了笑，然後他的臉色沈重起來。「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湯姆金。你

不必喜歡我，只要與我合作就好。否則，我無法進行我的工作。」

「但我眞的喜歡你，尼可拉斯。是什麼原因使你會有這種念頭，認爲我不喜歡你？」他慇懃的引導尼可拉斯進入起居室內，一起坐在一張褐色、華麗而舒適的長椅上。

「當然你不會對我的好奇感到驚訝，我們可以談談你所用的方法嗎？不管怎麼樣，法蘭克現在是寸步不離的陪著我，他給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法蘭克是毫無用處的，」尼可拉斯說道：「當忍者出現時，他將輕易的通過法蘭克，就如同法蘭克根本就不在那兒一樣。」

湯姆金無力的笑笑。「他或許能通過法蘭克，但若是他眞這樣做，他將會被一些四五手槍子彈擊中。」

尼可拉斯聳聳肩。「如果你將這件事看得如此輕鬆……」

「我向你保證，我絕未看輕這件事，即使在我尙未雇用你之前，我也未曾輕視過它，你懂嗎？現在……」他一巴掌拍在大腿上。「告訴我你做了些甚麼？」

「我正在等艾伯・羅素的消息。」

「我們要他幹什麼？要他來保護我們的安全嗎？」

「忍者的拿手好戲是滲透，」尼可拉斯平靜的說：「他不會像你所說的——以遙控裝置來殺你，他將一直走到你面前，親手殺死你。當艾伯來的時候，我們將會發現忍者是否正在這棟建築物中。」

「這裏？現在？」

「最有可能是他匿名化裝成一個工人，在此地進進出出，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這時敲門聲響了起來，法蘭克開門讓艾伯・羅素進來。他手上拿著一疊電腦報表，他的衣服滿是縐紋，沙色的頭髮散亂的覆蓋著額頭。

「這就是了，」他說道，將報表放在他們面前的咖啡桌上。「我已查到了所有東方人的名字，總共有三十一人。」當他們開始查看名單時，他接著說道。

「你到底要找什麼？」湯姆金問道：「難道你曉得他的名字？」

尼可拉斯搖搖頭。「即使我知道他的名字，在這裏他也絕不會用這個名字。」他嘗試著在名單上發現「秀吉」這個名字，雖然他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向羅素問道：「這是全部的名單嗎？」

羅素點點頭。「是的，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內。二十五個是日班的，另外六個則是夜班的。」

「所有的二十五個人今天都在這兒？」尼可拉斯問道：「沒有一個人請病假？」

「沒有人請病假，他們都照我的吩咐待在這裏。」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吧？」

「一個都沒有，」羅素說道：「這一切都是我獨自做的。」

「很好，」尼可拉斯說道：「我們走。」他站起來。

「怎麼回事？」湯姆金問道。

尼可拉斯將報表捲了起來。「我要一個一個的去辨認這些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忍者的嫌疑。」

羅素帶著他穿過像迷宮般的建築。名單上的人一個個的被訪問，然後名字一個個的被劃掉。第十三個名字是尤理查。羅素無法精確的指出他目前正在那兒工作，所以他們找到了他這一組的領班。那個領班正在中央庭院的門廊下監督工人們焊接，他是個幾乎禿頭的彪形大漢。

「你剛巧錯過他，艾伯。」領班拿下一截叼在嘴上的，吸過的雪茄，用它指向他的肩後。「他不在這裏。」

「爲什麼？」羅素問道。

「聽說他生病了。」他將熄滅了的雪茄塞回嘴裏。「看樣子他似乎眞的不舒服。」

「這是多久前發生的事？」尼可拉斯問道。

「喔，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鐘前吧！就像我所說的，你們剛巧錯過他。」他看著羅素。「有什麼問題嗎？他是個好工人呢！」

羅素向尼可拉斯眨了下眼睛，搖搖頭說道：「沒什麼，謝謝你，麥克，你需要另一個工人來幫忙嗎？」

「嗯！我需要。」

「沒問題，我待會就派個人過來。」

當他們走回大樓的頂層時，羅素說道：「黎尼爾先生，你認爲如何？」

「我想我們已經找到他了。」尼可拉斯說道。

「好啊！對了，把那個給我一下，」他從尼可拉斯手中取過那疊報表，把它展了開來。「這裏！」他的食指指著報表，「這有他的住址，五四七，嘿！等一下！這個住址是假的！」

「我一點都不覺得驚奇。」

門開了，尼可拉斯迅速的衝下走廊，留下羅素在後頭，目瞪口呆的注視著他。他一把推開法蘭克。湯姆金正在辦公桌後接電話，他用手掌蓋住話筒，問道：「怎麼樣？你是否發現……」

尼可拉斯已來到辦公桌的邊緣，他的指尖繞著辦公桌面邊緣迅速的移動著。

「這是怎麼回事？」

「掛掉電話！」尼可拉斯說道。他正繞著桌子進行探測，他的指尖始終沒有離開桌面。湯姆金瞪視著尼可拉斯的手，好像它們是什麼怪物。他舉起話筒，含糊的說了幾個字，然後掛掉了電話。

「很好，」尼可拉斯說道，手指繼續移動著。「我要告訴你……」

「關於那下面發生了什麼事，是嗎？」當他注視時，他的藍眼珠睁得大大的。在房間的另一端，羅素走了進來，他靜靜的站在法蘭克身邊注視著。

「對，就是關於那下面發生的事情。」尼可拉斯跪在地下，開始在桌面下搜尋，他一面工作一面說道：「我想我們找到了那個人，他是第十三名，叫做尤理查，他是不久以前由布魯克林區的魯濱兄弟公司的工地轉過來的，據他的領班說，他是個極優秀的人。」他一面說著，一面檢查

桌子上不同顏色的線路及電腦的各個零件。

「那又怎麼樣？」湯姆金睜得大大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尼可拉斯的手。「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他就是我們要找的人，當我要羅素去查在此地工作的東方人名單時，他跑掉了。」他的手指仍在桌下仔細的搜尋著。「羅素並沒有告訴任何人這件事，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任何人發現這項行動，但就當我和羅素……」他終於停止了搜尋，拿出了一個發亮的塑膠和金屬合成，比聖餅還薄，而直徑不超過一吋的東西，放在湯姆金面前的桌子上。「當然，它就被藏在電話機中。」

湯姆金的臉開始漲紅，頭微微顫抖著。他伸出食指，戰戰兢兢的把那玩意推開，就好像它會突然咬他一口似的。他叫道：「他媽的！他媽的！居然就在我眼前！」他一拳打在桌上，然後轉過身子。「法蘭克，你這個笨蛋！你怎麼會讓這玩意兒在這裏，我要宰了你！」

法蘭克不知所措的呆立在那兒。

「那不是他的錯，」尼可拉斯平靜的說道：「他根本就不知道該去找尋什麼。」

但是湯姆金根本聽不進任何解釋，他由桌後走了出來，微顫的手指指著他的保鑣，「我付錢給你是幹什麼的？你這個廢物！居然……居然讓那個雜種在這裏蕩來蕩去，你是死到什麼地方去了？說，你究竟死到那兒去了？」

「我一直都待在這裏，湯姆金先生，」法蘭克急促的說道：「即使在你外出午餐時，我也在這裏，始終沒有離開過，你一定要相信我。這傢伙一定是等你跟我都離開後，利用晚上闖進來的，我……」

湯姆金走上前去，給了法蘭克一巴掌。「你這個笨蛋！竟有人能够闖入辦公室，而我在第二天也居然不知道。」他看著法蘭克臉頰上的紅印，他甚至能感覺到皮膚在發燙。「不對，他根本就在這裏，就在我們眼前，你只是太笨了，所以才沒有發現他。」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要找的是誰。」法蘭克說道。

「閉嘴！你給我閉上嘴巴！」湯姆金轉過身，背對著他說道：「天啊！你說話的聲音怎麼跟孩子哭似的。」

尼可拉斯已半蹲著由桌子下轉了出來。他大概花了十分鐘來徹底搜尋，在褐色的長椅下，他找到了第二個竊聽器。沒有人開口說話，直到他停了下來。

尼可拉斯拍拍手上的灰塵，說道：「我想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好到樓下去。」

「爲什麼？」湯姆金顯得有些迷惑。「這房間現在已經安全了，不是嗎？」

尼可拉斯點點頭。他一邊走向門口，一邊說道：「我在路上再向你解釋，好嗎？」

湯姆金沈重的聲音，顯示他已失去了往日的穩重。「尼克，你這件事做得很好，眞的很好，謝謝你。」他嘆著氣說：「你知道我每隔六個月便使用電子偵測器在辦公室及家中清除可能有的竊聽器，但是，上帝，我甚至還沒有正式搬進來哩！」他用手指梳梳他鐵灰色的頭髮。「上帝，當我想到他可能竊聽到的事時，我眞恨不得扯斷他的喉嚨。」

門輕輕的滑開，他們走到外面的走廊。

「你想那傢伙現在會在這附近嗎？」他四處張望著。

「不可能的事，」尼可拉斯說道，他領著其他人沿著走廊前進。「當他聽到我跟羅素的談話時，他曉得他的秘密已敗露了，至少目前他已跑掉了。」

他們走出大樓，踏上陽光炙熱的公園大道。空氣沈悶得令人透不過氣。

當他們走近轎車時，瘦瘦的司機站在人行道上，手扶著打開的車門。

尼可拉斯在半路上停了下來。空氣中充滿了空壓鑽刺耳的聲音。湯姆金必須靠近尼可拉斯，才能聽清楚他說的話。他點點頭，然後他們鑽進陰暗涼爽的轎車內。

車子立刻發動，駛入了擁擠的交通行列，尼可拉斯開始動作。他首先拿起電話，旋開底座，沒有發現什麼。他想，這是一個很容易被動手腳的地方，忍者既然在湯姆金的辦公室裏安放了竊聽器，這裏一定也有。他繼續搜尋放置話筒的地方，那是一個小小的空間。他用一根手指在裏面摸索著，終於找到了它。他按下一個按鈕，窗子靜靜的下降了一吋，他把竊聽器丟了出去，窗子昇了上來。

「好了嗎？」湯姆金問道。

他舉起一隻手，繼續搜尋所有明顯的地方，沒有任何發現。

「好啦！」他坐回座椅上。「我們安全了。」

「很好，」湯姆金的臉色明顯的放鬆了。「所有的這一切，在這些個節骨眼裏找到，眞令我

有點毛骨悚然。」他向前屈身，按了一個隱藏的按鈕，一塊玻璃昇起來，隔開了駕駛座。「我目前正從事一項我所做過的最大的交易，它包含三個洲的範圍，價值簡直難以估計。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什麼人來搗亂，結果卻碰上這種事。」他吃吃地笑著，情緒改變的很快。「我實在不該抱怨，這個構想原先是日本人想出來的，但他們太過膽小。即使在我擬出最好的做法後，他們仍拒絕照著去做，他們眞是太膽小了，所以我們起了一些糾紛。」他笑著說道：「我盜用了他們的構想。狗屎，他們居然想將這構想暫時停頓，繼續再加以研究。」他哼著鼻息，鄙視著說：「沒有人能靠這種方法發財的。最後，當我開始執行計劃時，他們又要求加入。你能想像這種事嗎？當然，我拒絕了。這件事使得他們大失面子，我猜他們一定覺得十分難堪，所以他們派了這個忍者來。」

湯姆金調整了他的坐姿，使得更舒服些。「我們最好到什麼地方去坐坐。」他轉動開關，告訴司機一個位於西區的地址。「我餓了，你呢？」

「我想我吃得下一些東西。」

「很好。」他閉上眼休息了一會兒，接著說到：「我不希望我的女兒發生任何事情，你懂嗎？」

尼可拉斯沒有說話。他在想裏克所告訴過他這個人的一些事情，他在懷疑到底事情的眞相如何？

湯姆金迅速的轉過頭來，對著他說：「我確信你一定在想我並沒有給過她們什麼。我能想像出賈絲婷如何告訴你關於我的事情。」

「她並不經常談論到你。這令你感到驚奇嗎？」

「不要對我如此無禮，」湯姆金冷冷的說道：「那對你沒什麼好處。」接下來，他的語氣稍轉温和。「坦白說，我的確很驚奇，她居然沒有告訴你關於我的全部事情。」他無力的擺了下手臂。「那並沒有什麼關係，我仍然愛她們兩個。我知道我並不是這世界上最好的父親，但對當女兒這件事，她們表現的太差勁了。我只能說我們雙方面都有錯。」

「假如你不運用你的權力那樣的對待她們……」

「嘿！她還是談論過我。」

「是的，有一次談過一些。」

「我親愛的朋友，」湯姆金說道：「並不是我故意誇大其辭，但金錢就代表權力，或者更正確的說，金錢就等於權力。你知道，天賦的才能使我善於做決策，建立我的勢力，因此我的財富不斷的增加。」他舉起手，將食指放在鼻子旁邊；頗爲荒唐的，這動作使他看來宛若狄更斯小說所描寫的那一些視錢如命的老頭一類的人物。「事業也使我能夠繼續活下去。若是失去這些刺激，我活不到明天。我不能因爲任何人而放棄這些，即使是我的女兒。」

「是否你原本就想這樣做？」

「坦白說，我不知道。」他無奈的聳聳肩。「但那會有什麼差別？事實上，我愛她們並不亞於我的事業，但我就是無法接受這些事。」

「她們也是一樣。」

「人生是艱苦的，不是嗎？我很高興你能瞭解這情形。」他轉過頭，「我想我對你的看法是正確的，我喜歡你做事的方法。」

車子越過第五街，向西行去。擁擠的交通使得他們陷入停滯的車陣中，汽車噴出的廢氣和柏油蒸發的熱氣使空氣異常沈悶。

「你知道，」當他們停下來時，湯姆金說道：「金錢實在是件滑稽的東西。大部份沒錢的人千方百計的想得到它，等到你一旦擁有了它，如果你仍舊保持清醒的話，你會發現它實在是一件奇怪的負擔。有幾個早晨，當我醒來時，我實在不願起床，也不願去上班。我覺得我的身體像有好幾噸重，壓得我連呼吸都十分難過。」前面第六街街口的紅綠燈轉爲綠燈了，但沒有一部車子移動。過了一會兒，喇叭聲開始四處亂響。

「但是那兒有些事需要你來做決定，」他繼續說道：「一些和幾百萬美元及我分佈全球成千雇員生計有關的決策，除了我，沒有人能夠決定。」他的聲音變得響亮起來。「知道所做的事情，除了你自己之外，沒有其他人能夠做，這實在是一件很夠興奮的事，你認爲如何？我想你和我一樣懂得這種感覺，不是嗎？你所做的比任何一個人做的都要好。」

「那又怎麼樣？」

湯姆金的眼睛瞇了起來，就好像他是透過一層煙霧在看東西。「你眞是個冷靜的人，尼克，難道你認爲我感覺不出來？其實在我看到你如何對付法蘭克和威索之前，我就感覺到了。喔！能夠看到我心中所想像的活生生的呈現在眼前眞是太好了。我確信我對你的判斷是正確的，就如同

我判斷其他事一樣。坦白說，我很高興賈絲婷喜歡你，我想你會好好待她的。她應該學著去瞭解那種男人才算是眞正的男人。」

紅綠燈又轉爲紅色，但是喇叭聲並未停止。

「湯姆，怎麼回事？」他透過格子窗向司機問道。

「巴士抛錨了，湯姆金先生，」透過濾波器傳來的聲音回答道：「不會躭擱太久的。」

「巴士？」湯姆金說道，重新調整了坐姿。「上帝，我差不多有三十幾年没搭過巴士了。」

「金錢使你能够如此。」尼可拉斯平靜的說道。

「金錢所唯一能够做的，」湯姆金冷酷的說道：「是墮落、腐敗。」

尼可拉斯轉過頭，「那包括你在內嗎？」

「我們每個人都是懦弱的，每個人都會屈服，没有人能够例外。在這方面，金錢是最公平的，它愚弄我們所有人。」他狂笑起來。「所以那些告訴你金錢並未使他們改變的傢伙都是狗屎。金錢當然使他們改變，但這種人只肯承認他們爲自己所塑造的幻影。至於我，我是個現實主義者，我承認所有的缺點，並且接受它們。對我而言，所有的東西都有它的標價，你僅需確信你有足夠的能力去支付它就行了。」

「就拿我現在的妻子來說，她瞭解她要的是什麼，但是她卻没有勇氣去接受。人們就跟她一樣，他們不停的打擾我，因爲他們所需要的是——他們只肯整天站或蹲在河中，等著某個人一天三次的替他們擦屁股。你想他們曉得『責任』這個字眼嗎？毫無可能。」

車子開始前進，最後停在「霍夫熟食店」門口。

「走吧！」湯姆金說道：「我並不瞭解你的想法。我不願浪費時間去等，即使要吃的是帝王大餐。」

在他們後面，第二個竊聽器仍舊藏在車內的地毯下，一直没有被發現。

「你似乎没有什麼反應。」葛爾達說。

「這裏對一個獨身者而言，似乎空間大了些。」

「我對狹窄閉鎖的場所患有恐懼症。」

婁克笑道：「哈，我可以想像到妳不願待在什麼樣的地方。」他由可以俯視伊斯特河及皇后區的窗子旁走了回來，手指輕撫著柔軟似奶油的棕色皮長椅。

「美極了！」他呢喃道。

「它總是那麼吸引人。」她黃玉般的眼睛有趣的望著他。「怎麼啦？警官，你怎麼臉紅了？不要跟我說你從没碰過和我同一職業的人，那太不可能了。」

他不好意思的說道：「難怪妳總是這樣說話。」

「僅僅在我……只是偶爾這樣。」他懷疑她原先想說些什麼。「嘿，我餓了。」她的臉立刻

垂下，「但是，這裏沒有任何東西。」

「那沒有關係，我必須……」

「喔！求求你，暫時不要走。」她跑過房間，來到電話機旁，「你至少該有些時間吃頓飯，而且如果有什麼緊急情況，他們知道在那兒能找到你。」

是啊，他想。突然他感到有些發窘，他懷疑到底是爲了什麼。他以前從沒有這種感覺。

葛爾達拿起話筒，說道：「我叫些東西來吃，義大利餐點如何？你喜歡義大利的口味嗎？我很喜歡吃。」

「好啊。」

她點點頭，撥了個號碼，等了一會，「菲利浦嗎？」她說道：「我是葛，喔，我很好，你怎麼樣呢？你確定？你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怪怪的。嘿，你能不能幫我送些吃的來？對！就是瑪麗亞那家店的，你知道我要吃什麼，要兩份，謝啦！拜拜。」她轉過身來。

「誰是菲利浦？」他問道：「他是個通風報信的還是個其他什麼的？妳該不是在打我什麼主意吧？」

「不要擔心好不好，他什麼都不是，他只是個跑腿的小孩罷了！不要對我們有什麼懷疑。」她注視著他的臉。「別胡思亂想了，除了我們，他沒有任何親人。我們都很喜歡他，他也知道這情形。聽起來是不是有些荒謬？」

他笑了。「聽起來似乎不錯。」他走到長椅前面，坐了下來。「我感覺很舒服。」

她跟了過來，站得離他很近，說道：「你應該脫掉衣服坐在上面試試看。」

他露出個尷尬的笑容。

葛爾達走向臥室，邊走邊脫掉她的絲質上衣。在她的身形消失前，他看到她光滑的背部。而且她的胸部很豐滿，他發現她並沒有戴胸罩。

「妳在裏面幹什麼？」他站了起來，雙手揷在口袋裏，神情顯得不安的問道。

「只是換件衣服。」她的聲音由他背後傳過來。「別擔心，我不會侵犯你的。」

「我並不是在想那個。」他不老實的回答道。

「很好。」

他聽到裏面傳來衣服的悉嗦聲。

「你要不要進來？」她說道：「這樣當我們說話時我能夠看到你。」

「我在這裏很好。」他感覺他像一個新生，第一次跟女孩子約會似的手足無措。

「聽著，」她說道：「你會看透我的心靈深處，我不相信看到我的身體會令你感到困窘。」

「當然沒什麼。」他幾乎是未經思考的說道。

「好罷！」

他站了好一會兒，覺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在他的心中，他在猜她到底想幹什麼，但沒有任何結論。他靈活的頭腦似乎已完全失去思考能力。

他走向房門，由門外向裏頭張望，他生平第一次偷窺別人的舉動。

她站在床邊，一隻腳放在床上，正在穿長襪。修長的腿，微黑的皮膚，透過絲襪的網孔，使得皮膚顏色有些朦朦朧朧。腳趾壓得床墊凹了下去，就好像赤足走過沙丘所留下的痕跡一樣。她的腿好像沒有盡頭似的，一直延伸上去。

她穿著三點式的內衣、吊襪帶，都是肉色的，柔軟而有蕾絲邊。除了這些外，她是赤裸的。

這使他十分吃驚。

她轉過頭來看著他，黃玉般的眼睛發著光。她天真的笑著，細聲的說道：「怎麼樣，還不錯吧？」

「我希望妳能再穿點衣服。」

她走過房間。他想不去看那撓動的胸部，但他失敗了。當她走到壁櫥前，舉起手臂時，他忽然覺得全身發熱，她取出一件綠色的絲質長袍，向他走來。「這樣是不是好一些？魯。我可以這樣叫你嗎？不管怎樣，我在囚車中向你說出我所有的秘密，我想我至少可以這樣稱呼你。」她走過他身邊，進了起居室，臉上帶著魔女般的笑容。

他離開了門柱，懷疑自己還待在這兒幹什麼。工作至上，這是我的信條，他想。但在他心中想的卻是他那窄小空洞的公寓。回家是不可能的，尤其那裏還充滿了艾麗森的氣息。

「我們是現在就上床呢？還是要等食物送來之後？」他的聲音透出一股壓抑不住的急躁。當他的注意力放在某些撩人遐思的地方時，他失去了一些自我控制的能力。

葛爾達在房裏轉過身來。她的長袍打開了些，露出一截光滑的大腿。「那眞正是你心裏所想的嗎？」她臉上仍掛著淡淡的笑容，柔和如月光一般。

「那是很明顯的，不是嗎？」

「是嗎？」她皺起眉毛，「你知道我對做愛對象的性別偏好嗎？」

對了！他居然把它忘掉了，他覺得自己眞像個白痴。他把手重新插入口袋，轉身走開，他想爲這事道歉未免太令人困窘了。他恨恨的想，我心裏到底在胡思亂想些什麼？這不是一件很畸形的事嗎？眼睛看到了秀色可餐的葛爾達，而她——這最複雜奇妙的女人——立刻提醒他「同性戀」，不管這行爲是否合邏輯。他突然覺得好像在炎熱的夏天中在「魔鬼的廚房」裏忙著，水龍頭卻停水了；又好像炙熱的空氣似水蒸汽般的在空中凝結時，你的母親卻把生病的你緊緊的包起來，使你根本掙脫不開；也像情緒忽然急躁起來，就好比你身上有個地方發癢，而你卻抓不到。

他想起往日……一聲驚叫從打開著的窗戶傳進來，他以賽跑的速度衝下陰暗狹窄的樓梯，來到炙熱的陽光下。就隔著兩扇門遠，他父親躺在巷子裏，制服沾滿了血跡和泥土，廢棄的空罐頭在他四周滾來滾去。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但已失去神采，令魯想起陰霾滿佈的天空。

這就是警官馬丁．婁克的結局。在紐約市警局服務了二十九年後，他現在四腳朝天的躺在巷子裏的垃圾堆上，被垃圾的惡臭、老鼠、蟑螂包圍著。他在離自己家四十呎的地方，被人射中四槍。警笛的聲音自遠處響起，愈來愈近。

他注視著他父親的屍首，感到一陣天旋地轉，整個世界似乎都已離他而去。

這使得他一心想離開這裏，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永遠不再回來，永遠……

但這是懦夫的表現，而不是魯·婁克的行爲。他的父親曾經教過他如何像個男子漢。所以他留了下來，還是加入了警察的行列。他年老的母親參加了他警官學校的畢業典禮，當他宣誓時，她哭了。

他始終沒有找到殺害他父親的兇手，但經過一段長時間後，這痛苦也慢慢平息了。

他感覺到她在碰他的手臂，沒想到在經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後，這創傷仍令他如此敏感。

「我很抱歉，」她說道：「我不該如此戲弄你，我只是……」

「怎麼樣？妳只是怎麼樣？」

她的眼睛垂了下來。「只是跟你在一起覺得很快樂。」她想用這事來開個玩笑，但她失敗了。「你讓我覺得……」

「怎麼樣？」

她抬頭望著他。「那只是感覺罷了。」

他感到有些洩氣。「我打賭妳能夠做那些事但毫無感覺。」

她點點頭。「我能夠，我是個不錯的演員。當你在囚車裏告訴了我那些話後，你會不信任我嗎？你不會的。對於你告訴我關於你對我父親懷疑的這件事，你冒了個相當大的險。你這樣做是很愚蠢的。」

「我總是像個白痴一樣。」

「是的。」她的聲音十分柔和。

「妳知道，妳能賣給我任何消息。」他毫無心機的說道，因爲她靠得太近了。他要讓她知道他所曉得的事，他覺得現在他需要那些消息。

「不行！」她說道：「我不能夠，不管怎麼樣，現在不行。」她用手指摩挲著他的手臂。「對我而言，要我對你坦白是個大難題。不過，那也許會令我覺得很快樂。」

門鈴聲響了起來。

她離開他身邊，消失在走廊裏。她的聲音響了起來，「嗨！親愛的，進來。」她挽著一個相當高的男孩走進來，黑髮、杏眼，那是菲利浦。婁克轉過身，望著耀眼的河水。一艘載著垃圾的駁船慢吞吞的逆流而上，在它旁邊有一艘拖船。一個穿著紅白條紋衣服的男子，沿著人行道慢慢走著；他越過駁船，轉向另一條路，消失在視線中。

「親愛的，你發生了什麼事？你的臉孔可怕極了。」他聽到葛爾達說。

她的聲音沙沙的，好像電視機中低低的嘈雜聲。他眞希望能看到湯姆金那雜種被判刑二十年，關在牢裏受罪的那個樣子。

「天啊！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親愛的，看起來你好像跟人打過架。」

「葛，我沒和人打架。」的男孩說。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沒什麼，我只是摔了一跤……」

那邊居然有艘帆船——你能想像嗎？在這個令人厭煩的日子裏。白色的帆影和遠處岸邊建築

物雜亂的顏色極不調和，它輕快的滑行在水面上，就跟一朵雲彩似的。在河面上沒有壓力，有的只是風、海水和漫長的航程，你是你自己的主宰。

「在巷子裏……可惡的廢空罐……」

「別傻了，非利浦，別跟我撒謊，親愛的。你一定要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這裏，讓我放一些冰在上面……照我的話去做。」一陣温柔的語聲。

在湯姆金被關起來後，應該會有時間讓我休個假。到海邊散散心，就像馬維爾患了心臟病時一樣。他興奮的想尖叫出聲，對！到海邊去。但不釣魚，他討厭釣魚，只喜歡航行。他從來沒有這樣做過，現在或許是該嘗試一下的時候了。

「在嬷嬷那兒弄傷的，我昨晚在那裏工作。」

「哦？她絕不會把你弄成那樣。」

「是一個男人……」

「雜種！他在幹什麼呀？這裏，把冰塊繼續放一會兒。以後我不准你再到那裏去。」

「但那個人今晚還要去，嬷嬷要我到那裏。」

「我不管嬷嬷要怎麼樣，你都不准去。她要學著沒有你時該怎麼做。」

「假如沒有我，恐怕會不太妙。」

「你是什麼意思？」

「那個人要我，那樣他才會有快感，我這樣說恰當嗎？」

「我的天，那個男人是誰？」

「我不知道，他是個日本人，一個很奇怪的人，眼睛跟化石一樣。妳知道嗎？就好像他是由另一個世界來的。」

婁克轉過身子，臉因興奮而漲紅。「告訴我！非利浦。」他緩慢而仔細的說道，企圖掩飾自己內心的興奮。「告訴我關於那個眼睛像化石的日本人的事情。」

婁克在公園大道旁的大樓邊等他們。他高大的軀幹懶洋洋的靠在他那部沒有標幟的轎車上。可以被取下的紅燈在車頂旋轉著，在青玉色暗淡的迷霧中顯得十分刺眼，就好像燈塔放出奪目的光芒一樣。

一部車停靠在婁克旁邊，尼可拉斯走了出來。當他走向這位警官時，由湯姆——那個瘦瘦司機打開的車門中，婁克注意到跟在他身後的湯姆金。

他被這城市的景象所吸引，所有的東西都蒙上一層藍色。太陽已落了下去，但踩在柏油路面的鞋底仍覺得燙燙的。廢氣使得空氣十分沈悶。笨拙的黃色計程車在街道兩旁排列得整整齊齊，就好像一列旅行的商隊一樣，由華麗的漢斯利大道一直伸展下來。

「你的老闆是怎麼回事？」他的聲音平淡生硬，略帶點頑強的味道。他正由尼可拉斯的右肩

向後望去。

尼可拉斯察覺到氣氛中的緊張味道：「不要管他，魯，忘掉那些……」

「朋友，太遲了。」

在湯姆金的聲音響起之前，他就已經感覺對方到了自己背後。「警官，你還在巡邏街道，保護紐約市民們的安全呀？」語氣中露出明顯的嘲諷。

「對某些人來說，這城市還是很危險的。」婁克不客氣的說道。

「你是什麼意思？」

「湯姆金，你自己去猜吧！」

「我不喜歡這種曖昧的恐嚇，不管是由誰的口中說出來。或許我該跟局長好好談談。」

「我知道你就是這副德性，你這個混……」

「我將會知道你還能擔任警官多久。」

「現在讓我們談談你雇用尼可拉斯的案子，我猜我們應該能靠這事更認清對方。」

「什麼？」

婁克的臉上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在穿流不息的車燈照耀下，他的皮膚一明一暗的閃著。煞車燈照得湯姆金的臉色更紅。「天啊！我絕不會讓你有好日子過的！」

「我恐怕你對這事是無能爲力。這任務是局長親自交待下來的，即使你要他變更這項命令，恐怕他也會覺得這樣匆匆的終止一項派遣任務是不太聰明的。」

「天啊！我還沒受夠你的氣嗎？你曾經如此迫害我……」

「我現在只是想保護你，」婁克說道：「並且逮捕忍者，在他殺害你之前。」

湯姆金慢慢闔上眼睛，他眼中的神采完全不見了，模樣看起來十分衰老。「你能不能再回到車裏坐好，讓尼可執行你那醜陋的工作？當然啦！你能說：『警官，我很抱歉，我已盡力了。我也受到傷害了，你不能爲那件事再責備我。』」

「聽著，你這個雜種！」──婁克向前邁了一步，企圖避過尼可拉斯的身體。「在這個城市，我是我們這行中最出色的一個，如果你不願承認這事實，我會證明給你看。兄弟，當我有正當的理由逮捕你時……」

「什麼理由？」湯姆金咆哮道：「你什麼都沒有！」

「現在沒有，但我將會有。」婁克吼道：「當我逮捕你時，我會隨身帶著拘捕令，使你所聘用的高薪律師毫無辦法。」

「你什麼都得不到，現在沒有，」湯姆金冷笑道：「將來也不會有。安姫拉．狄登被謀殺的那晚，我根本不在附近，我完全沒有嫌疑。」

他們兩人在那兒吵鬧不休。當湯姆向他們走來時，尼可拉斯聽到柏油路面傳來輕快的腳步聲。於是他站到他們中間說道：「你們兩個通通閉嘴。」

湯姆扶著他們老闆，想把他拉開。湯姆金被拉離這場爭執中，但一根手指在空中揮舞著，指著婁克叫道：「我警告你，我不許你接近我，你令我感到厭煩。」接著，他降低聲音對尼可拉斯

說：「不曉得爲什麼他老是跟在我後面？似乎我是他的世仇。但我根本沒做過什麼，尼可，他想對我幹什麼？」他迅速的轉身，靜靜的走回車內，湯姆跟在他身邊，且不時的向身後焦慮的望著。他們身後旋轉的紅燈間歇的閃著。

「你這樣做眞是太傻了。」尼可拉斯轉過身說道。

「哦！是誰先開始挑釁的？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做？他媽的！」婁克鑽進了車內。

尼可拉斯慢慢走到車子的另一邊，跟着也慢慢鑽了進去。婁克定定的注視著車子的擋風玻璃。過了一會，他說道：「抱歉，那個雜種眞讓我氣昏了頭。」

「你們彼此這樣敵對並無法使任何事變得容易解決些。」

從他進入車子後，婁克第一次轉過頭來注視著尼可拉斯，說道：「尼可，你知道嗎？我很擔心你，眞的。」車燈在他們後面閃爍著，將他們的影像映在擋風玻璃上，一閃一閃的，跟霓虹廣告燈一樣。「你是個從不會失去自制力的人，難道你從不曾生氣或悲傷過？」婁克說。

尼可拉斯心中想著賈絲婷。他現在想見她，和她談談的慾望遠超過任何事。

「沒什麼好擔心的，」於是他溫和的說道：「我就跟其他人完全一樣具有人性。我們都太容易相信別人了。」

「嘿！你說這話的音調，就好像那是一種負擔似的。兄弟，那是我們一生下來就有的。」

「但我是在一種不容許有任何過錯的環境下長大的，」他說道：「如果犯了錯，對我而言，那就是一種失敗。」

「但你犯了那些錯……」

「喔！是的，」尼可拉斯毫無幽默的輕笑道：「我的確犯過很多錯，尤其是牽涉到女人的時候，我總是在我不該信任任何別人時，相信了他。恐怕我現在又要犯錯了。」

「你是指賈絲婷？」

「是的，我們曾大吵了一頓。我現在知道，那大部份是我的錯。」

「兄弟，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婁克說道，一邊發動了車子。

「想什麼？」

「我相信問題是在於過去，而不在於你和賈絲婷。信任一個人有什麼錯？就像我說過，我們都曾做過那種事，有時我們爲此得付出代價，而有的時候……」他聳聳肩膀，「但那有什麼關係？永遠不相信任何人要比這糟多了。」他開動車子，越過湯姆金的車後，做了個U形的迴轉，直向市中心駛去。

尼可拉斯的心湖開始泛濫了。他的臉孔在燈光照射下時黃時紅，而當燈光熄滅時則是鐵青的。心魔在他內心邪惡的咆哮著，過去是永遠不會消逝的；痛苦啃囓著他的內心，似乎要將他整個吞噬下去一般。雖然他小心的隱藏，但過去那些痛苦的記憶仍從靈魂深處浮現出來。苦惱沉重得像條鉛河，慢慢的再一次流過他心頭。他完全沒有力量將這些記憶推開。

來吧！他粗暴的想著。我就在這裏，你來吧！

但是在心魔打擊他之前，他聽到婁克得意的說道：「高興一下吧！我們有了重大突破。或許

我們並不知道忍者是誰，但我知道他今晚十一點的時候會到那裏去。兄弟，我們現在就去那裏等他。你、我和兩個行動支援小組，我們馬上就可以在他還沒機會接近拉斐爾・湯姆金之前把他逮捕。」

大阪，下關，熊本，東京近郊

冬季，一九六三年

今年的這個時候，原野是一片蕭瑟荒涼，秋季裏深紅及橙紅的樹葉如今都已褪色。枯萎的葉子落了下來，和樹根的泥土混成一團，成了棕色。第一場雪已下過了，大地被一層銀白色所覆蓋著。

火車的轟隆聲在下著雨的天空響起，令他想起一張孩子般天真無邪的臉孔。看到成列光禿禿的樹木夾雜在永遠暗綠的松樹間，令他莫名其妙的感傷起來。這個地方是如此的荒涼寂寞，好像上帝已經放棄了這地方一樣。

尼可拉斯凝視著遠處的地平線，周圍的風景在身邊急速的模糊起來，令人有些頭昏眼花，好像坐在旋轉馬上。裕子半側著身子越過他，以便能看清楚些。她胸部的一側壓著他，手指扶著他的大腿以保持身體平衡。一股暖意流過鼠蹊部位，他又害怕又希望她的手能再向上移動一些。

在他們對面的座位上，坐著一個日本生意人，穿著深色細條紋的衣服，滿臉風塵。在他旁邊的座位上放著小牛皮製的小手提箱，就好像一個無聲的同伴。皮箱上放著一件摺疊整整齊齊的毛絨大衣，大衣上放著一頂黑色禮帽，就像結婚蛋糕上縮小模型人戴的那一種。所有的東西，堆得像個金字塔，但這一切並不能使人猜測出他是那個家族的人。他正在看報紙，不時的由報紙後瞥過來一眼。在他厚重的圓眼鏡下，他的眼睛極不自然，它們眨得很厲害，就好像一條魚在看一件

他從未見過的奇怪的東西。在他把視線調回報紙之前，他是否看到她的手指放在離他大腿分叉處如此近呢？報紙沙沙的輕響，好像那是一堵磚牆。

尼可拉斯可以看見他那粗大的金戒指一閃一閃著。他想這個人或許是某個財閥中重要的一員。但是那一個呢？三菱？還是住友或三井？可以確定那一定不是富友，三和或是第一勸業。由外表看來，他也不可能來自日鐵、豐田或是日產。不，由他的外表看來，他似乎是來自某個剛興起的電子公司，像東芝、松下，或是日立。哦！不可能是日立，那麼或許是東芝了。對了，東芝有生產電子產品嗎？想到這裏，對他的身份，尼可拉斯根本無法確定了。

或許這個人的家族就是創立三菱的那一個，這個家族現在又已恢復財閥的經營方式，就好像當初他們創立時一樣。美國法律雖會使他們中斷過一段極短時間，但現在他們已經將它克服了。

尼可拉斯注視著報紙，就好像他具有X光透視線。在他心中，他可以看到那個圓圓的黃臉孔上有一層發亮的汗漬，下面是那漿硬挺直的白衣領，細細的絲領帶是黑色的，黑如午夜的天空。他的樣子正是新一代日本人的特徵：艱苦的想越過石器時代一樣的孤立。眞是奇怪！居然有那麼多的事比現代日益增多的戰爭更令人感到壓力。人類對往事的記憶居然有如此極端的不同，從容鎮定的，和抑鬱憂悶的。接受西方模式的衣服，只是在日本極力想趕上西方的努力中所顯示出來一項生活習慣上的改變。至於那些仍執著於過去的，像東條，才是我們的救世主。

東西文化的融合在日本已成爲一項事實，而這個國家現在正加速努力，企圖超越會被它所效法過的國家，而且有一天，這企圖將成爲事實。尼可拉斯確信，當有一天日本人證明了他們經濟力量的強大，他們一定會脫下西式的外衣，重新換上和服——他們的傳統衣服。

他們現在是坐在東京駛往大阪的快車上。從他們右側的窗戶望出去，能夠看到本州——日本最大的島嶼。在另一邊，他們不時能看到海上閃耀的光芒，在車廂的天花板上反射出金色的美麗幻象。在這平滑快速的藍色和銀色相間的大車上，震動和噪音都被降到最底，寬敞的車廂內一片寂靜。

裕子已坐回座位上，握著他的手建議說：「我們爲什麼不在大阪過夜呢？」過了一會兒，她好像解釋似的說道：「我討厭火車。」

尼可拉斯考慮了一下，覺得這主意實在不錯。大阪的夜生活是十分多采多姿的，而且他也需要好好輕鬆一下。

他和裕子以前暗中假設關於西鄉的計劃，後來證明那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他也早忘了那提議當初是誰先提出來的。在她嘗試於薩戒家中吃晚餐時，暗中查看西鄉的車票目的地之前，令人驚異的，尼可拉斯收到一張字條。字條是西鄉寫的，上面邀請他在幾週後到一個在九州的叫做福岡的地方參觀，字條上沒寫是爲了什麼原因。就好像西鄉一生中所做的每件事一樣，這表示其原因是要保密的。

尼可拉斯緊張的看完字條。莫明其妙的，他覺得西鄉好像已看穿了他的心事，這使他無法不去想字條所寫的意思有些什麼弦外之音，就好像從位於遙遠霧氣籠罩的山丘上傳來的鐘聲在他心頭迴響著。「那將是你從未遇到過的經歷，」鑑薩會對他說過：「如果你決定了所要的是什麼，

尼可拉斯，那是完全由你自己所決定的，我沒辦法給你任何指導，我只能說你在這方面已沒辦法再有任何進展了。你必須面對所有的黑暗和光明。」毫無問題的，就好像許多小時候的幻想一樣，他的計劃也被人殘忍的洩露了，這使他十分頹喪不悅，而無法思考自己爲什麼被邀請南行。更糟糕的是，裕子仍不顧一切的去薩戒家晚餐。

透明壓克力窗外，藍灰色的山峯靜靜聳立著，雪由山頂延展下來，好像打翻的奶油一樣。阿帕斯山——這位於日本最南，和白峯相對的山——三個山脈中的一個，像一條腰帶似的繞著本州的腰部。他該向那兒去呢？是進入光明還是黑暗呢？

「特別是這一輛，」裕子像連珠砲一樣的說道：「我討厭這一輛火車，所有這些寬敞的座位、鉻黃色的裝飾、寬大的玻璃，對我而言完全沒有意義。更糟糕的是這車上的安靜，安靜得讓我根本無法休息。」她扮了個鬼臉，「我腳都麻了。」她換了個座位，把腿伸在她原先的座位上。走道對面的生意人，警告似的振動下報紙，發出沙沙的聲響。

「好吧！」尼可拉斯說道：「就照妳說的。」這樣急急忙忙的趕到熊本似乎沒什麼必要。再說他也只有在很小的時候到過大阪，他十分好奇的想看看大阪有些什麼樣的改變，他還能認得出它嗎？他想大概是沒辦法。

他感覺到裕子溫暖的身體又坐回到他身旁，他懷疑這一趟帶她出來是否明智。事實上這根本就不是他的主意。可是在他決定接受西鄉的邀請之後，要想拒絕她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怎麼說，都是你！」她用她最具說服力的，帶點興師問罪味道的聲音說道：「讓我第一次捲入這事情裏。」他不記得事情是否如同她所說的。「所以你現在要帶我一起走才公平。」她生氣的把頭扭過去——雖然在生氣，看起來她仍是那麼讓人動心。「何況，如果你不願意，我也會自己跟著你一道去，你想你能擺脫我嗎？」他想那似乎是不可能的。終於他默然不語的同意了——一點也不像個日本男人的作風。他懷疑自己的父親是否也是如此向母親投降呢？

當她靠得他十分近時，他經常感到一陣戰慄，肌肉完全不受意志控制的跳動、顫抖著。有時他自己暗中觀察這種現象，就好像那跟他毫無關係似的。這使他能夠稍微壓抑那種由心窩昇起一直到頭頂，像個蝙蝠拍擊著翅膀一樣的顫抖感覺。他知道不能讓這種情形一直發生，不然他恐怕會發瘋。她伸出一隻手，越過他身體，使得他的心靈深處起了一陣騷動。對他而言，要想毫無所動，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菱先生放下了他的報紙，把它摺疊起來。開始弄亂他身旁的金字塔，打開小型手提箱，又把它關上。在乾淨的皮箱上，他打開一包用蠟紙包著的東西，那是一份雞肉三明治。當他低頭吃三明治時，眼鏡鏡片反射的光芒射入了他眼睛，使他一度看不見任何東西。尼可拉斯心想，或許在什麼地方，他還放了一袋薯條或是一條巧克力。

在他後面，有一羣外表和三菱先生一樣的日本生意人，身體在三件頭的深色外衣中抖動著，像一羣被蛹包著的昆蟲，黑禮帽放在他們膝蓋上。他們正在喋喋不休的談論兩個叫魯比和甘迺迪的傢伙。

人們到大阪旅行，並不是爲了文化上的理由，如果是爲了欣賞文化，他們會到日本的舊都——京都。大家都說——尤其是東京人，大阪人都是死要錢的生意人，當他們在擁擠的街角相遇時，彼此問候的第一句話是：「摩凱利麥克？」一句十分出名的成語，意思是「賺錢嗎？」

對於這些事，尼可拉斯知道的很少，但是在城市嘈雜的街道兩旁隱密處，有著不少的神社供奉著觀世音菩薩。舊文化好像一個小小的包裹被包在目前的花花世界中。神俯視著供桌上生意人所供奉的豐盛祭品，這些神社似乎永遠不會乏人照顧。

他帶著她到一家離道頓堀不遠的小小現代化旅舍。他們要了兩間並連的房間。現在去吃晚飯似乎早了些，他們便決定立刻出發到城市四周瀏覽。

裕子堅持要看大阪古城堡，這個被豐臣家作爲最後避難所的城堡，是被德川家康於他接任將軍職位後，在一六〇三年攻下的。如同大阪的大部份建築物，這城堡是豐臣秀吉所建造的，費了三年光陰，於一五八六年完成。

當他們漫步穿過公園時，他們身後大阪的現代建築物的輪廓，在天空的背景上浮現出來。「曾經有一段時候，」裕子說道：「淀君夫人是我心目中的模範。」在傍晚的陽光照映下，城堡朦朧的浮現出來，像一個半截的塔，但要大一些，看起來十分笨拙，像個盒子似的。尼可拉斯想著，家康應該是不會建造這種建築物才對。

當他們到達城堡外面時，人羣多了起來。「我所景仰的是她那種堅持執行秀吉意願的精神是多麼難得。卽使在秀吉死後，她仍繼續下去，好像她是個高貴的武士。她奉獻了她的一切，以維護他後嗣的安全。」

「喔！是的。」尼可拉斯說道。他們已經走到這石塊造的建築物前面，在延長的陰影下，看起來是如此巨大。「爲了繼續損害這國家的剩餘部份，她和光成陰謀計劃……」

「你居然這樣形容，他們『陰謀計劃』去保護將軍的兒子。不！他們完全依著良心做事。」

尼可拉斯不停的搖著頭。「裕子，淀君只是將軍的侍妾，並不是他合法的妻子。她的抱負未免稍微誇大了些。」他搖了搖手，阻止她的反駁。「不管在那一方面，都證明家康對他們而言，是個令人心服的對手。」

「你這種說法，好像淀君是一些小孩的故事中描寫的壞蛋一樣。」

「不管怎樣，妳必須承認她心中並未想到日本的前途及利害。」

「或許那孩子長大後會成爲日本最優秀的領袖。」

尼可拉斯由她身邊望過去。在他們左邊有一個小小的，像倉庫的建築物，那是軍士住的地方。這裏就是當情勢無法挽回時，淀君最後帶著她的兒子和家臣退守的地方。也就在這裏，她在切腹自殺前殺死了她的兒子。「妳難道不認爲淀君這種做法是很不恰當的？在那些她將孩子撫養長大的歲月中，若沒有一個有足夠勢力的領主當將軍來領導日本，這個國家只怕又會陷入那種秀吉曾經弭平的內戰狀態。如果沒有家康的話，日本只怕早已陷於萬刼不復的地步了。」

「不管怎樣，她仍是個十分勇敢的女人，忠實而勇敢，」裕子的聲音微弱得像風在輕吟，「毫不考慮到自己。」她注視著遊客的行列，說道：「我非常敬佩她。」

漸漸的，太陽落了下去，好像它無法再承受自己的重量。當她的愛人溫柔的撫摸著她時，天空好像一條圍在一個興奮的女孩胸前的灰色絲帶一樣輕提著，城堡閃起一陣像火炬提動一樣的金色閃光，一會就消失了。

「走吧！」他說道，拉著她的手。「我們上去看看。」

當然，原先的大阪古城，那被認爲是堅固得無法攻陷的建築物。但像尼可拉斯一樣，已於一六一五年，由於德川的軍隊的攻擊而塌毀了。他們現在所走過的這個城堡，是一九三一年以鋼筋水泥重新建造的。

夜晚，在道頓堀的街道兩旁，混雜著餐廳、百貨店、報攤、戲院、夜總會，移動的人羣，店舖巨大的招牌在夜晚閃耀著，將黑暗逐出此處，好像黑暗在此地沒有任何統治力。鮮艷的旗幟在空中飛舞，霓虹燈不停的閃爍著，街上的車輛穿流不息。

時間在此地似乎暫時停止了。所有這些耀眼繽紛的光線，令人覺得似乎置身夢中。一個有着紅白相間的巨大蟹形複製品，在他們上方不停的轉動着，這麼多的光亮照在上面，使它十分耀眼，光線好像蜂蜜一般的流落，令人食指大動，而想進去大吃一頓以度過這個夜晚。

他們在一家餐館吃晚飯。店裏面裝飾著漆成翠綠色的木頭，厚實的櫃臺是鉻黃色的，光亮如霓虹燈管，當他們經過時，上面反映出他們的臉孔。在一個榻榻米的房間裏，他們脫了鞋子，叫了生魚片和清酒——難道他們兩個人看來都如此年長嗎？她不會讓他忘掉有關那城堡可歌可泣的歷史或那些畏縮的居民。

「我想我之所以敬佩她是因爲我有一些像她。」她以穩定的手倒了更多的米酒在杯中。

「妳的意思是……」

她注視著他深邃的眼睛一會兒，然後轉開了視線。「我並不忠實而且我一點都不勇敢，我只不過是個日本人。」她做了個微弱的，無可奈何似的聳肩。「我是個日本懦夫，沒有人會對那些事情有興趣；一個沒有親人的日本人，本身對任何人也不忠實。」

「妳忘了妳的叔叔。」

「不，」她搖了搖頭，黑色的頭髮在微弱的燈光下閃耀著。「我永遠不會忘記他。」

「他的家庭呢？」

她的眼睛閃著光。「難道你一定要我全部說出來？我恨他。這對你會有些什麼感觸呢？一個做叔叔的不將妳帶在身邊，反而將妳推給……」她痙攣的嚥下沒說完的話。

「有一天，」他注視著桌上的盤子說道：「你會遇到一個人，然後愛上他。」

「我是不忠實的，記得嗎？」她的聲音帶著一絲痛苦的成份。「我生來就沒有忠實感，就好像我沒有空間容納愛。對我而言，它們是兩種完全陌生的概念。」

「因為妳認為性是妳唯一所擁有的東西。」

「那的確是唯一令我快樂的東西。」她更正道。

他抬起頭望著她，「難道妳不明白那完全是因為妳的自暴自棄？」他伸出手，蓋在她的手上。「妳認為世上沒有一個人眞正關心妳，認為他們對妳表示關懷只是為了得到妳的身體。」

「你眞是個傻瓜。」可是她並沒有把手收回去，她的眼光也沒有注視別的地方。

「那就是妳選擇用來對我的稱呼嗎？」

「是的，我沒有值得信賴的人，眞的。難道你能僅因為我是這樣的人而接受我嗎？你是無法改造我的。」

「那並不是問題所在，我所希望的是妳能出自內心的希望自己有機會變好。」

「喔！尼可拉斯，」她用手指撫摸著他的臉頰。「為什麼你要為一些未來不可能有結果的事情而苦惱？誰知道，我或許根本活不過今年。」

「閉嘴！」他很快的吼道：「我不希望聽到妳說這種話，知道嗎？」

「是的。」她以令人驚訝的恭順態度回答道。她好似懺悔的低下頭，烏黑的長髮垂下來，蓋住她一邊的臉，好像午夜漆黑的瀑布一樣——她就像個典型的日本妻子服從自己丈夫必然權威的話一般。

「不管怎麼樣，是誰說妳不勇敢的？」他對她這種態度十分不習慣。他很想彎曲身體，越過桌子去吻她那半閉的嘴唇，但他沒有勇氣。「只要想想妳所經歷過的事，和那對夫妻共同生活直到長大，那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你是這樣認為嗎？」她現在又像個小孩子似的。

女侍進來跪在矮桌旁，送上更多的食物和酒。尼可拉斯注視著她離去，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門外。

「我是這樣認為。」他不高興的低語著：「妳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黑亮的眼睛眨動著。

他添滿了她小巧的白色瓷酒杯。

他們開始四處閒逛，她興奮的喋喋不休著，好像沒有任何煩心的事發生過，且緊抓著他的手臂，一個話題接一個話題的說個不停。

在閃耀的色彩和高鳴的喇叭聲中，這市區裏的夜生活是繁華喧雜的，黑夜似乎被人隱藏起來，塞到某個角落去了。空氣中充滿了香煙和汽車廢氣的味道，街道兩旁的商店門口，招牌幾乎整夜明亮著。這個新興起的階層，是同時被高貴的武士和下層的農夫所鄙視和瞧不起的。

在他們經過的街道兩旁拱廊下，擺著一大堆的彈珠機，他們就像兩個無知的鄉巴佬一樣，站在那兒看了老半天。更下去些，一家唱片店門口的擴音機傳來一陣令人興奮的美國搖滾樂，和聲融合在絃樂器及低音節奏中，感覺上，低音節奏就好像一條發亮的通道，引導你貫穿整個旋律。他們在發亮的玻璃窗前搖擺著，窗上貼著一張黑白廣告照片，反射的燈光在照片上形成一道道的條紋，照片上的四個人是約翰、保羅、喬治、林哥。「閉上妳的眼，我將輕吻妳，明天我將離妳而去，請永遠記得我對妳眞誠的愛……」一遍又一遍的唱著，「當我離去後，我將每天寫信回家……」紅色、綠色和黃色的旋轉霓虹燈輪流照著裕子搖擺著的身體，她就像個整夜聆聽的搖滾樂迷。「我將把我全部的愛獻給妳……」

「他們是誰？」裕子有些喘不過氣的問道。

「披頭四，」店主答道：「一個來自英國的新樂團。」

他爲她買了那張進口而價格昂貴的唱片。

在下一個街口，他們聽到一陣響亮的樂調及斷續的三絃琴的聲音。一種文化的震憾，使他們前去察看。

那是文樂，一種傳統的木偶戲，是大阪本地特有的，就好像歌舞藝妓於舊江戶一樣。裕子興奮的像個小孩子似的拍著手，央求他帶她進去看。他在口袋裏掏了掏，買了兩張票。

戲院幾乎已客滿了，他們相當困難的找到了座位。戲剛剛開演，但他由外面的廣告知道這是齣相當出名的「忠臣藏」，是描寫四十七個忠實浪人的故事。

這些木偶的扮像都是十分華麗的，主角們穿的服飾更令人眼花撩亂。木偶們是如此的精巧複雜，要想完美的操縱它們，需要三個人：最熟練的操縱木偶師操縱頭和右手，第二個人操縱左手，第三個則操縱腳；如果是女性木偶，則操縱她的和服。

他們坐的位置很後面。在他們坐定後不久，兩個海軍走了進來。尼可拉斯想不出爲什麼他們會在休假時間跑來看文樂。這兩個海軍一個是白人另一個是黑人。也許他們曾在外面等他們的女友或另外一個同伴。白人已坐進一排座位中，而那個黑人轉過身，仍舊站在走道中央等候。

尼可拉斯發現裕子的視線由舞臺上轉移開去。他順著她的視線向她看的地方望去。像個獵狗注視著獵物似的，她緊盯著那個黑人大腿分叉處的凸起部份。色彩在反射的燈光中浮動著，使得尼可拉斯想起有一次他父母帶他去過的一家在東京的水族館，這一切顯得如此的不具眞實感。裕子注視時，她的嘴唇微開著，他看到她的胸部隨著呼吸劇烈的起伏著。

在微暗的光線下，他感覺她的手指在他的大腿間撫弄著，他褲子的拉鍊被拉開了，一陣熱意包圍了他。她仍注視著，頭都不轉動一下，眼睛睜著大大的，閃爍不定。他的腰部滿是汗水。他想對她吼道：停止！但他沒有辦法。這時候，難道她對所有事都假裝沒看到嗎？他想把她的手指拿開，但他並沒有行動。他只是坐在那裏看文戲。用他眼角的餘光，他看到那個黑人海軍大腿分叉處眞的嚇人的脹大著。他有多長？一個人能夠有多長？對性魅力而言，這是一種標準，是否像美國人對大胸脯的感覺一樣？這會使女人瘋狂嗎？

三絃琴演奏著。浪人勇敢的戰鬥著。嘿！嘿！喔！

「你知道我爲什麼痛恨做一個日本人嗎？」她說道。藍白色的街燈穿透黑暗，在遠處牆壁和部份天花板上映出整齊的明暗條紋。

「因爲沒有一對明亮的眼睛。」她嘆息一聲，接着說。他知道她那寬大性感的嘴唇一定蹺得老高。「我在京都看到的法國和美國女孩子，都有短短的捲髮和藍色的眼睛。眞是滑稽，我有時居然夢到我有一對翡翠般碧綠的眼睛。」

「怎麼會想到這些呢？」

「我想這使我瞭解我有多討厭自己。這裏，」她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把它拉到她兩腿間。「這是唯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裏。」

「不，」他說道，移開了他的手指。「那並沒有那麼重要。」

她轉了個身，聲音降低了些，「甚至一點重要性都沒有嗎？」

他笑了。「好吧！是的，它重要，但只有一點點。」回到家後，他輕輕的擁着她的肩。她的皮膚在半明的光線下有些蒼白，長髮像一座黑色的森林。「裕子，妳注意聽著，我開始對妳有興趣，是在那晚我們跳舞之前。」

「在我……」

「在妳全身都貼在我身上之前。」

她伸出手輕柔的撫摸他的胸部。一處肌肉顫動著，他感到一陣熟悉的胃部緊縮。那種感覺就像有一隻手正放在肺上用力向下壓擠，使得他呼吸困難，好像一個在煙霧中的氣喘病患。

「那表示什麼？」她問道，就在他轉過身去坐在床的邊緣之前。「你在害怕什麼？」她坐了起來，他感到她正注視著自己。「尼可拉斯，是不是我？你是不是害怕我？」

「我不知道。」他悲哀的說道。

而那正是問題之所在。

他們搭乘一輛大戰前的大車離開大阪，雖然大車打掃的很乾淨，但和載他們到大阪的超級快車相比起來，是不可相提並論的。

火車行駛時嘎嘎作響，車廂吱吱的叫著，而且顚簸的相當厲害。車子提動的很厲害，奇怪的是，這種震動反而有一種使他鎭靜的效果。他回想起那齣文戲的演出，或者更正確的說，是裕子的演出。他懷疑她是否是個女色情狂？但他要怎麼說呢？他甚至不知道這名詞的醫學定義。是不是一個在性慾方面貪求無厭的人就是個色情狂呢？難道它是這麼容易被定義的嗎？他甚至不能說裕子在那方面是貪得無厭的。她的性飢渴是能被滿足的，只是那需要很大的精力。而且，不管怎

樣，如果她眞是什麼色情狂，對他而言，那又有什麼不同呢？

他轉過身子不再看她，望著窗外的風景。火車仍搖擺着向前行駛。一個人由走道上走過來，當車子在一個轉彎上傾斜時，他差點摔倒在她身上。在這裏有個相當陡峭的坡，過了這裏，火車進入一片平野和稻田的區域，他能看到遠處靜止的一羣牛。在不到一小時之後，火車將轉向最南端，直朝海的方向駛去。

天空是明朗的，太陽已驅散了早晨的霧氣。

神戶，這跟橫濱同爲日本最忙碌的港口，已遠遠的落在他們後面。它的船運量大得驚人，而它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組成的。

尼可拉斯想著，能够離開那兒眞好。像這麼一個純粹商業化的城市，就好像東京市區的某些地方，使他神經緊張；也好像機場一樣，所有機場都有突破語言和人種障礙的令人驚訝的相似性，在機場中，他永遠不知身在何處，他或許是在世界上的任何一處，但他永遠不知到底是何處。不管如何，火車站就完全不同了。十分奇怪，他從沒見過兩個類似的火車站，而且這種老式的獨特性使人感到十分舒適。當然啦！在火車上人能够由窗子向外看到很多的東西，比起在飛機上僅能看到灰色的雲——灰如老人的鬍鬚，分散如蜘蛛網的雲，要多太多了。到底是什麼魔法讓這令人詛咒的東西昇上去的？

他將視線由絲帶似的土地上收回來，環視整個車廂。這班車上的乘客也是與快車上不同，最後一個生意人已經在神戶下車了，現在在他四周的都是些本地人。一個穿著藍色工作服及厚底大頭鞋的男人坐在那兒，他那厚實長滿繭的雙手在下陷的腹部上交叉著，下顎抵住胸部，腿直伸出去，腳踝交叉著。他有著很短的白頭髮，及僵直的黑髭——或許他是個農夫，正在回家的路上。在車廂另一邊，一個穿著白色和鮮紅色和服的胖女人正安祥的睡著，微啓的嘴隨著呼吸發出噓噓聲。在她旁邊，有一件用棕色紙包裝的包裹。另外，還有兩個穿著西部牛仔裝的小孩跪在座位上，手和肘放在座位頂上，對每個經過的人扮鬼臉。

「……在後面。」

「什麼？」

「尼可拉斯，你有沒有在聽我說話？」

「沒有，我很抱歉，我正在想那齣文戲。」

她笑了。「你是說我把你那東西弄出來的那方法是嗎？」

「不是，」他說道：「爲什麼妳要像個水手似的說話？難道妳一定要說『幹』，而不願說『作愛』？」

她十分正經的回答：「因爲『幹』就是我正確的意思。尼可拉斯，你會經幹過嗎？告訴我它像什麼。」

「不，我是和妳作愛。」

「你在說些什麼啊？我們是像兔子一樣的幹。」

「我從未想過那是妳最渴望要做的事。」

「哦！是嗎？」她的聲音稍微提高了些。「你聽著，尼可拉斯。我幹你就像我幹其他的人一樣。你知道我跟你一起做些什麼嗎？我也跟其他人做那件事，譬如西鄉。」她現在實在讓他覺得噁心。「我躺在他手邊，舐著他的腳背，他的舌頭和鼻子，他的……」

「好啦！」他吼道：「夠了，天啊！妳對妳所做的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她用身體磨擦著他，像隻大貓似的咕嚕著：「我？我只不過想使你興奮起來罷了。你不肯注意我，而我……」

「天啊！」他喊道，站了起來。「這是妳的方法嗎？」他痛苦的走過她身邊，沿著走道到了火車尾端，他站在那兒，望著身後隨車震動的兩扇玻璃。天啊！他想著，難道她以爲告訴他那些她以前所征服過的人會令他也成爲一個被征服者？這是個多麼歪曲的想法。他覺得有些發冷和噁心。他伸出一隻僵直的手臂抵住門楣，整個身體彎成弓形，以對抗車子的搖晃。

在他的右邊，一個城市在太陽下閃耀著，隨著車子的愈向南行，城市愈來愈小。他瞄了一下手錶，計算了一下距離和速度。那一定是倉敷了。很好，再過一會應該就可以看到瀨戶內海的北端了。當他仍是小孩時，他的父母經常在夏天帶他到那兒去，而他發現那裏的海面總是那麼平和寧靜。

他們突然進入一片茂密的松樹林中，車內立刻暗了下來，令人覺得有些陰森森的，好像他們剛巧碰上了日蝕。一刹那間，太陽又露出臉來，樹林在他右手邊迅速的向下落去，現出路旁的高聳絕壁。在絕壁下，瀨戶內海在太陽照射下閃著光，好像有上萬的彎刀揮舞在一塊像珠寶似的平面上。

他注視著，似乎被這景象驚的呆住了。但在他部份心中仍盼望著一件事發生——裕子會悄悄的走到他後面，伸出雙手環抱住他，說聲她很抱歉。但是她並沒有，而且似乎那是件永遠不會發生在他身上的事。而且，他爲什麼要盼望她這麼做呢？但不管怎樣，他還是十分盼望，畢竟這是永恒不滅的一段羅曼史。

離開家這麼遠，那些島嶼——屬於階梯地形的，一個接一個的在瀨戶內海上伸展出去，似乎一直延展到海平線處。當他還是小孩時，有人告訴他說這裏的陸地要比水還多，那是眞的嗎？他不知道，但那也沒什麼關係。這些島嶼像一塊糾纏雜亂的編織品，上面開闢成梯田，使得它們能夠種植作物。在日本，能夠種植的土地是很少的。

他想，有一天自己或許會花費時間從這個島遊歷到那一個島，和那裏的居民聊天；當幫他們忙完梯田裏的農事時，和他們一起坐下來吃晚飯，在這裏過一夜，那裏過一晚的。他想如果他眞這樣做，或許在他還未到達最後一個島嶼時，就已過完了一生而死去了。這是個什麼樣的主意啊！永遠不回頭，只是一直向前進。每天過的日子都完全不同，永遠也不會感到疲倦厭煩——就如他現在的感覺一樣嗎？他沈思著：一個年輕人居然會有這種感覺，豈不是太可怕了嗎？但他知道

自己並不是厭煩或疲倦，他能够確實感覺到那隱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情緒——恐懼。

在廣島，那是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他們像一縷輕烟似的通過海灣，在這裏，他們看到宮島，有著巨大的橙色和黑色鳥居的標幟，那是嚴島神社的大門。那會是在所有島上最值得一看的景色中的一項，他已看過很多它的照片，但一直到今天，他才親眼瞧見。

它好像懸掛在半空中一樣，像一個巨大的、立體的楔形文字般的符號，由潮水中直昇上來，它是一種舊日本的象徵，一種提醒人們永遠不要忘記過去的標幟。

火車好像在廣島車站停了很久，不停的吼著。在他們四周都是些醜陋的、矮胖的工業建築物，它們好像被一種瀰漫在空氣中令人窒息的寂靜所支配著，這些建築物看來又薄又脆，像個知更鳥蛋一樣。

面對著他們，那個由下午開始已經空了很久的座位，現在坐著一個樣子憔悴貧困，穿著灰棕色相間和服的男子。他的頭頂光禿禿的，瘦削的面頰下長著稀疏的白鬍子。他的皮膚是半透明的，像羊皮紙一樣；顴骨高高隆起，在他的眼窩及嘴角，有一大堆經年累積下來的皺紋，就好像一棵老樹的年輪一樣——人們可以由它算出樹的年齡。

他禮貌性的向他們點點頭，雙手隱藏在和服裏。

隔了一會兒，火車稍微踉蹌了一下，開始慢慢的開出車站。在火車離開車站的路上，那種沈悶的感覺仍在繼續擴張，好像所有的空氣都被抽光了，唯一留下來能被呼吸的，只是冷漠的眞空。感覺上，他們好像是在另一個星球上似的。

尼可拉斯覺得身上有點癢癢的，他向窗外望去，一直望向晴朗的天空，他可以確定他聽到一架飛機沈重的嗡嗡聲。

火車以無法形容的緩慢速度移動，穿過這個城市。有一段時候，他們能看到那個古老瞭望臺外殼的影子映在地面上，那個瞭望臺自從一九四五年之後，就一直立在那裏。在它半圓形外形的上面，有一個鳥巢的骨骸——一個孤伶伶的鳥巢，用來阻擋下方鷗鳥的突擊，使鷗鳥根本無法碰觸到鳥巢內的雛鳥。在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之後，他們仍能感覺到那種火般的熱意，一種嘶嘶流露的輻射，這股熱一直穿透到骨頭裏面，好像是一種人類的記憶，和一種求生的本能一樣深刻。

「你想瞭解眞實的我嗎?」當他們兩個都在看那唯一的，很久以前的紀念建築物及剛發生的事時，裕子對著他的耳朵說道：「在那裏，你看那個。我的內心就像那巢內的雛鳥，而你所看到的我的外表就如同那個遺留下來的瞭望臺。」

現在他覺得她似乎有些感傷，與她平常譏諷、堅強的態度全然不同。但他想，這就是使得他對她有興趣的一種雙重性格。有一段時間，他甚至認爲她就正如同她外表表現的那麼單純。他知道那是一種防禦——或許是她最基本的防禦。但他仍無法停止思考，在她所建立的那有力的石牆後，是一片什麼樣的區域。

他們將廣島抛在後面，空中的雲朵像小溪般彎曲的流動著，似乎它是起源於地面，而一直伸

展到天空。

「對不起，」坐在他們對面的老人說道：「請原諒我的打擾，但我無法不懷疑。」

他停了一會，尼可拉斯不得不問他：「你懷疑些什麼呢？」

「你們是否曾經到過廣島？」

「沒有。」尼可拉斯回道，裕子也搖了搖頭。

「我不這樣認爲，」老人說道：「或許你們曾經在它毀滅前看過這城市，但那時你們太小了，所以現在不記得了。」

「你到過嗎？」裕子問道。

「喔！是的。」他笑著說，幾乎是渴望著這樣的問話，當他笑時，皺紋似乎從他臉上消失了。「是的，廣島曾一度是我的家鄉。那好像是一段遙遠的事了，幾乎是另一段生命的一部份。」他又笑了，「而且就某些重要方面來說，它的確是。」

「那時你在那裏？」尼可拉斯問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喔！我那時在遠處的小山上，」他點點頭，「我安全的遠離那場大災難。幾哩外的樹都在顫抖，地面好像在痛苦的抽搐著。從來沒有像那樣過，好像整個世界都被傷害了，那是遠超過動物、人類甚至文化的死亡。」

尼可拉斯很想問這老人，那個超過一切的是什麼事，但他沒有辦法。他只是凝視著，嘴唇發乾著。

「那眞是幸運，當炸彈落下時，你不在這城市中。」

老人轉向裕子，「幸運嗎？」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正在品嚐一種難得一見的山珍海味。「我不知道，幸運或許只是現代名詞中較合適的一個字眼，雖然它並不能完全表達那意思。如果有任何話能夠表達，那就是宿命了。你知道嗎？我剛巧在那戰事之前出城到山上去。在那段歲月中，我是個生意人，經常到中國大陸，尤其是到上海，在那裏，我做成大部份的買賣。」他的雙手第一次露了出來，尼可拉斯發現他的指甲十分長。它們被小心的修剪過，塗著黃色指甲油，閃閃發亮。老人看到尼可拉斯眼中的表情，說道：「我這是受到那些和我做生意的中國大官們的影響，我現在幾乎不再注意到它們，我對它們已經太習慣了，當然，它們只是稍微長了些而已。」他向後動了動，使得坐姿更舒服些，然後開始像對他孫子講床邊故事一樣的說話。他說話的音調十分吸引人，溫和而帶點命令味道，像個傑出的演說家似的。「在我們所有的生意都完成後，爲了打發漫長的週末，我們往往到郊外輕鬆一下。不管怎麼樣，他們是中國人，這些大官們在很多方面有特殊的口味。在生意上，一個人必須學著去適應別人的想法，尤其當這種想法很合你顧客的胃口時。再說，我不認爲在那時仍照自己的想法或傳統行事是明智的方法，這世上有成千上萬不同的文化，不是嗎？誰有資格說那樣才是最有價值的？」他聳聳他瘦削的肩膀，「當然不是我。」

在車外，下午已快結束了，天上的雲彩染上鮮豔的顏色，在下面是金色和粉紅色，上面則是炭灰色的。太陽幾乎已經消失在地平線下了，可是東方的天空仍相當明亮，像隻巨大的深藍色瓷碗，幾乎是透明的。在更高處，彷彿能看到幾顆星星，它們好像是被一個巨人拋擲到天空一樣。

世界似乎完全靜止下來——就好像在一個漫長的夏天午後，時間已不再有任何意義。這眞是個奇妙的時刻，所有迷人的東西，都在同一瞬間奇蹟似的一起呈現出來。心靈感覺到一聲聽不見的嘆息，就好像戲院的布幕卽將升起的最後那一剎那。

「我的大官朋友們帶我從事一次旅行，離開上海，來到位於某一個城市中的一個小地區。那是……小姐，原諒我……一個妓院。並不是只有我們去的那棟建築物才是。喔！不，整座城都是，那是一座尋歡作樂的城市。年輕的小姐，請原諒我所說的關於故事的這部份。一個男人在忙於數週工作之後，他有很多理由能夠不帶著妻子一起從事這種旅行，而且這些事情幾乎已成爲旅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這些大官們對『性』看得很重要。天啊！他們確實是如此。但我不能說我是在責備他們。」他發出了一陣吃吃笑聲，並不完全是猥褻，正確的說倒像是個老頑固一般。「再怎麼說，那是生命中既必需又重要的部份，所以爲什麼不坦然面對它呢？」

「不管怎麼樣，那地方是我所會到過類似那種場所中最大、最豪華的一處。它們的客人都是些大官或者更有地位的人，我想也只有那裏的妓院是這樣獨特的。」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眼神像在夢幻中，「我敢說，一個男人能夠十分舒適的在那度過他的餘生，但那當然是不可能的，這種地方只能用來消磨短暫的時間。在我想像中，如果經過一段長時間，那種考究的氣氛也會使人厭煩。反正，我是不會去嘗試的。如果這些特別的夢境全都破滅了，那生命也就沒有什麼價值趣味了。每個人在他的一生中，有時都必須將眞實暫置一旁而陶醉在幻想中，不是麼？」

火車嘎嘎作響的前進著，經過一道橋，進入一座蕭瑟荒涼的落葉叢林，這些樹木是如此孤獨無助，像一支被打敗的軍隊的殘兵剩卒一樣。天色暗了下來，雲彩全成了黑色，只有在地平線處仍是朦朦朧朧的，一切都看不清楚。黑夜很快的主宰了一切，像個嚴厲的父母一樣。

「好啦！我們談到正題了，但我不是要告訴你們在那裏的情形。」他迷人的笑著，「你們還太年輕，不需要由我這兒得到任何有關那方面的幫忙。我想告訴你們的是有關我在那裏遇見的一個男人。」他伸出一隻幾乎僅剩骨頭但仍伸得筆直的手指。長長的指甲，在車內照明燈光下閃耀著，使它看來像個街道指標。「說起來很古怪，我是說關於那個男人。他不是個像我一樣的客人，但他也不像是那裏的員工，因爲我從沒看他工作過。

「在晚上很晚的時候，更正確的說，是在清晨很早的時候，他會出現在一樓的大客廳中。那棟建築有兩層樓，或許是英國人建造的，雖然他們當初建造它絕對是爲了另一種不同的目的——坐在一張裝塡過度的安樂椅中，用一種紅色和黑色有記號的牌玩一種遊戲。我以前從未見過那種東西。」

「是麻將嗎？」尼可拉斯問道。

「不，不是麻將，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遊戲，一種我永遠不明白的遊戲。他會靜靜不動的坐在那兒，等女孩們打掃乾淨，當打掃完畢離去後，他就開始卡搭卡搭的玩那東西。」

老人拿出一根香煙，由於他過長的指甲，使得他在使用一個薄薄的青銅色打火機點火時有些困難。他微笑著，一隻眼睛由於煙燻而瞇了起來。他轉動著這打火機寬廣的一面，發出一絲絲的

閃光。「這是那時候的一個紀念品，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它原屬於一個英國外交官的，有一次我在那兒幫他解決了一些麻煩，他堅持要我收下它，而當時我若不收，那將是很失禮的。」他收起打火機，抓著香煙尾部短短的一截。煙不斷冒出，使得他的影像模糊起來，就跟窗外的景物一樣。

「對我而言，在那種地方要睡著是不可能的，卽使我已被滿足了。年輕的女士，我希望我這樣說不會太過份。」

「完全不會。」裕子回答道。尼可拉斯懷疑這老人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如果他聽到她說那些事的話。

「在深夜看書是我的習慣，我這一生都是個永不滿足的讀者。可是有一晚，我覺得很累，於是我放下書，當時我正看『摩比·狄克』，是一本英文著作。我必須提醒你們，我不信任翻譯，它們遺漏了太多。然後我閒逛到一樓。

「當那人移動牌時，我聽到它們卡搭卡搭響著。接着，我坐在他旁邊看著。在那時候，我是個相當性急的年輕人，但並不粗魯。我被我父母教養的很好，可是我有一項缺點——我該如何形容呢？一種年輕人的急性，你們明白嗎？

「那個人看來似乎比我現在還老，我所要說的是，他那時就已相當老了。但我必須承認我對年齡的判斷是相當不準的，所以你們不必太相信我對他年齡上的判斷。不過他實在相當老，任何一個看見他的人都會這麼說的。」

「有一件關於這個人的奇怪事情，是他的指甲留得十分長，因此他戴著護鞘來保護，以免它們折斷。這種護鞘是我以前在書上看到過的。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時候，中國的大官們很喜歡戴這種東西，我猜大概是由於當時風氣的關係。但那時已經是一九三〇年代末期了，有哪一個中國人還留這麼長的指甲？一個也沒有！但這裏仍然有一個，就是他！

「通常這種護鞘是用瓷漆做的，但這個人所戴的，如果我眼睛沒看錯的話，是用黃金做的，而且是閃亮的純金，我問我自己這怎麼可能呢？指甲怎麼能承受那種重量？但我曉得黃金是什麼樣子，毫無疑問的，那是用黃金做的。

『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那人問我，他甚至未會擡起頭來。卡搭卡搭，牌不停的響著，那聲音眞輕脆。

我是十分的吃驚，以致有一段時間根本說不出話來，而他不停的催促著：『說話啊！說話啊！』就跟那牌的聲音一樣的節奏。

『睡不著覺。』我說道，舌頭似乎打了結。

『我從不睡覺，』他說道：『但那是因爲我年紀大了。』他擡起頭來看著我，『當我在你這種年紀時，我從不浪費任何一個夜晚，或許那就是我現在仍不願浪費每一個夜晚的原因。』他以一種特殊的措辭說道。那是一種大官們的措辭，但他的音調變化有些奇怪，一些名詞在話的結尾時特別清脆，另外還有些其他變化。我不能判斷出他到底是那一個地方的人。

『我並不是經常有這種煩惱，』我說道，聲音仍有些顫抖。『而你看來也沒那麼老。』

『不！老得足够知道我馬上就要死了。』

『哦？我很懷疑。』

他的眼睛嚴厲的注視著我，『唉！感性的判斷永遠不會十分正確的。』他開始把牌疊起來，九張一堆。『但那沒有什麼好感傷的，我對死亡並不感到畏懼。事實上，我很高興能在這時候離開這世界，我不想看到那即將來臨的事。』

『來臨？』我像個呆子似的問道：『什麼事情要來臨了？』

『一些很可怕的事。』他說道。他的手放在那個小小的上了漆的摺疊桌子上，那個桌子看起來就像個剛挖掘出來的發亮的外國古物。『就是一種新型的炸彈，威力超過任何你所能想像的程度，它的威力足以摧毀整個城市。』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瞬間的情景，我像個雕像般的呆坐在那兒，除了仍然在呼吸外，一動也不動。我記得我那時聽到一隻知了在嘰嘰叫著，聲音是那麼近、那麼淸晰，好像它就被關在這個房間裏一樣。很奇怪的，我發現自己很想站起來，去找那知了，把它釋放到外面黑暗的庭院中去。

「但我不能移動，他的話似乎已刺穿我的心，將我牢牢釘在我坐的椅子上。

『我不懂。』我以一種不瞭解的驚愕語氣說道。

『你應該不會不懂。』他說道。他已把牌疊好了，接著他把它們放進他長袍邊的一個口袋裏去。

「他站了起來，有一刹那的時間，我覺得我以前應該認識這個人，至少也曾經看見過他。但如今想起來，那或許是因爲光線的緣故而讓我有那種錯覺。」

「後來又怎麼樣呢？」裕子問道。

「後來怎麼樣？」這老人看起來有一瞬間的困惑。

「沒什麼事，什麼都沒有。他以他對某些人的正式態度說道：『晚安，先生。希望你有個美夢。』在他剛告訴過我那些超出我想像之外的事後，他居然跟我說這樣的話。

「在他離去後，這地方變得十分沈寂，我重重的跌坐回椅子上，想像中，我好像能聽到外面樹蛙棲息的草地上草葉生長的聲音。另外，還有一羣蚊子在紗窗外嗡嗡叫著。

「有時候我想我後來一定回樓上去了——雖然我根本不記得我會那樣做過——去看聖經中的創世紀，然而那晚我甚至根本讀不下梅菲的小說。

「他的話一直在我腦中迴響著，好像他用一把精巧的小刀把它們刻在我腦中似的。

「但他怎麼可能曉得呢？」尼可拉斯問道：「在那時候，甚至那些後來參與曼哈坦計劃的美國人都還不知道這件事。」

老人點點頭，「是的，」他慢慢說道：「那是我經常自己問自己的問題。從八月的那一天，我站在那隱蔽的山丘邊，感覺到地在搖動，看到天空燒的通紅，聽到熱風吹來的聲音之後，我就開始問我自己這同樣的問題，他是怎麼知道的呢？」

「那麼答案是什麼？」

老人看著他們，無力的笑笑。「我的朋友，沒有答案，一個也沒有。」此刻，火車剛好走完一個下坡，速度漸漸慢了下來。煤灰隨著火車行駛所帶起的旋風盤旋飛舞著。他站了起來，躬身爲禮，雙手環握在腹部，長長的指甲像極了透明的筷子。「我的目的地到了，」他喃喃道：「是下車的時候了。」

「嘿！」尼可拉斯說道：「等一下。」因爲急於想知道更多，他說話的態度失去了應有的禮節——一種年輕人對較他年長的人所應有的尊敬。但沒什麼關係，老人已經走了，輕快的走下車廂，甚至在火車還沒有完全停穩之前。

尼可拉斯走回走道，猛坐回裕子旁邊的座位。「太遲了，」他說道：「太遲了。」

火車又再度加速行進，開始這到下關的最後一段旅程。車廂內十分安靜，甚至裕子也保持著沈默。她注視著雙手，而他則看著窗外。

夜晚被火焰照的通紅。他們現在已相當接近某個南部的城市，至於是哪一個，他則毫無概念。這城市已變爲一個巨大煉油廠的衛星城，巨大的火焰在黑暗中跳動噴吐著，就像是一種靜寂的魔鬼似的舞蹈。似乎沒有人能在這兒生活或工作，那就像是來自虛無的一種荒涼的夢境。當他們前進時，一排排巨大的紅色、橙色的火焰，不停的攪動著，將煉油廠主要建築物的巨大陰影映至天際。

「你對那老人的故事有什麼看法？」裕子問道。

他轉過了頭，「妳說什麼？」

「那個老人，你相信他說的嗎？」

由於某些原因，他想到蘇鵬。「是的，」他說道：「我相信。」

「我不相信，」她把腳在膝蓋處交叉起來，十分美國式的。「像他說的那些事根本不可能發生，生命並不僅僅像那樣而已。」

他們在下關過夜，由於住的地方離水邊很近，因此他們能夠聽到水聲，不過卻因濃霧使他們看不到水面。悽慘的風聲在黑夜中響起，使得夜色有些神秘。

她躺在床上，頭枕著他赤裸的胸部，黑亮的頭髮散布在他蒼白的身體上。她已經熟睡很久了。他可以由指尖感覺到她輕柔有節奏的呼吸，以及她壓在他胸膛上的重量。他不曉得到底她有什麼地方如此吸引他，而他甚至無法瞭解爲什麼這對他是如此重要。

尼可本就是清醒著，而她似乎也醒了過來。

「怎麼啦？」他問道。

「哦！沒什麼。」她的聲音十分柔和。「我正在想一個故事。一個我母親告訴我的故事，是我唯一記得的一個。想不想聽呢？」

「想。」

「哦！很久以前有一個女孩，她住在羅庫尼米亞的一座城堡中。那個地方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了，那只是我母親在故事中提到的地方。好啦！在那個女孩的父母親都去世後，她被一位女家庭教師撫養長大，她是個被人小心照顧著的女孩。一年一年過去了，終於她長大成爲一個美麗的少女。

「有個傍晚，她被介紹給一位青年，從此以後，每天傍晚，這年輕人都會到城堡中來，而她則陪著他，這地方漸漸的充滿了歡樂。

「可是在某一漫長的下午，當她獨自一人在花園中散步時，這女孩想到了命運的力量，也想到她的快樂都是建築在這年輕人身上，她就會聳聳肩膀，對太陽無力的笑笑。

「在晚上，她躺在她愛人身邊，不論睡着、醒著，既不快樂也並非不快樂。讓她感到高興的時刻是極爲短暫的。

「然後有一天，這件事到了結束的時候。因爲她的愛人嚴肅的告訴她，他必需和他父親到另一個地方去擔任一項新的政治職務。『但是，』他說道：『這項工作只爲期五年，等到這段時間過了，我就會回來和妳在一起。請妳忠實的等我歸來。』

「這女孩立刻哭了起來，倒並不是她原本愛哭，而是因爲這感傷的離別。

「在六年的時間裏，在羅庫尼米亞這女孩的城堡中，所有的一切都改變了。那男人並沒有回來，時間漸漸逝去，她的經濟狀況愈來愈差，所有的僕人都離去了。這女孩和她的女教師被逼的不得不到一個年老無恥的地主的家去居住。

「那時她們僅勉強能吃的飽，而住的木房子也十分破舊，根本無法遮風擋雨。最後，那位女教師向她的小姐懇求道：『小姐，原諒我這樣說，但妳的愛人已經拋棄了妳。現在有一個男人對妳很有好感，因爲我們很窮……』

「但這女孩根本就不聽。『我現在對另一次的婚姻一點也不感興趣，』她說道：『我現在只祈求死亡的安慰。』

「同一時間，在另一個地方，這女孩的愛人和他的新妻子睡在一起。他忽然被驚醒，在黑暗中坐了起來，說道：『妳有沒有聽到那聲音？』」

「『我的丈夫，睡覺吧！』他的妻子回答道：『那只不過是櫻桃花掉落的聲音。』」

「過了不到一年，這個男人帶著他的妻子和隨從回到了羅庫尼米亞。他會在路邊的一家旅館暫時停留，以避過惡劣的天氣，在那兒，他寄了很多信給他從前的情人。但沒有任何一封回信，他感到懷疑，於是將妻子留在他父親的家中，出發前去尋找那在羅庫尼米亞的城堡。

「當他到達那裏時，他幾乎不認得那城堡了，它已經改變了太多。那他十分熟悉的，原本巨大的木和鐵製的大門，已經頹倒在泥土中。在路的下方，那個高高的藍色鳥居—他和那女孩以前常在春季和夏季的時候在那附近散步，也不見了。

「他發現那城堡已經沒有人居住了。巨大的風暴已將城堡的東半部完全毀壞了，其餘的部份也已殘破不堪。

「在那個地主的地方，他只找到一個年老疲憊的尼姑。據她自己說，她是那女孩一個僕人的

女兒。但當他問及那女孩的去處時，她只回答道：『先生，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到那兒去了。』」

「他繼續到其他地方尋找她，但在這個地區，沒有一個人說曾見到那女孩。」

「在一個陰沈下著雨的晚上，他在一個交叉路口停了下來，站在一個僧侶旁邊，他忽然聽見一陣他十分熟悉的聲音，這聲音是由一座破舊的木屋中傳出的。他立刻認出那個在地板上哭泣的女孩就是他的情人。他和那僧侶一起跑到她身邊，他仔細端詳著她的臉。她已經快要死了，於是這男人要求那僧侶爲她吟誦一段經文。『向佛祖祈求吧！』這僧侶向女孩懇求道。但女孩回答道：『我看到一輛發光的馬車……不，那是一棵金色的忘憂樹。』『拜託，我的小姐，』這僧侶叫道：『妳必須向佛祖祈求，妳沒有任何超過輪廻的力量，妳必須用妳全部的心靈向他祈求。』」

「『我什麼都看不見了，』這女孩哭叫道：『我只能看到一片黑暗。』」

「『我的小姐……』」

「『我所能看到的只有黑暗，有一陣冷風在吹。一陣黑暗的風，天啊！我覺得好冷。』」

「這僧侶盡了最大的力量，試圖振奮她的精神，而那男人則向佛祖禱告著。漸漸的，這女孩的哭聲愈來愈弱，最後只剩下了樹林中的風在低吟着。」

裕子沈默了好一段時間。

「這就是故事的結局嗎？」尼可問。

「並不完全是，在幾天之後的一個月圓之夜，這老僧侶坐在那個交叉路口，拉緊他破舊的僧衣，縮著身體，抵抗著寒冷。

「一個唱著歌的武士走了過來，看到了這僧侶，就在他旁邊蹲了下來。『這就是那地方嗎？』武士問道：『傳說在羅庫尼米亞這地方，晚上有的時候會聽到女人的哭泣聲，你對這事知道些什麼呢？』」

「『你聽吧！』這僧侶淡淡的說道。武士開始凝神細聽，但除了輕微的風聲，他什麼都聽不到。然後，突然間，他覺得他好像聽到一個女人悲傷的哭泣聲。『那是什麼？』他問道。

「『祈禱，』僧侶答道：『爲一個既不知有天堂也不知有地獄的靈魂祈禱。』但是這個武士根本就不信神，所以他只是看了這僧侶一眼就走開了。」

他們在旅社中吃過早餐，然後走了出來。天氣寒冷而潮溼，霧氣仍然相當重。他們看到那輛載他們來的火車仍舊停留在火車站。這個火車站實在是個小站，它只不過是兩道鐵軌中的一座中央月臺而已。月臺的候車亭只是用巨大的粗糙木柱支撐著傾斜的像塔頂一樣的屋頂罷了。在它頭頂，還漆了油漆，以防止氣候和帶鹽空氣的侵蝕，但其他部份，則僅是木頭而已，而且杉木的氣味十分強烈。

當他們瞧著車站時，一個骨瘦如柴的傢伙爬上了火車，過了一會，火車慢慢爬行了一小段距離，到了一段裝在一個巨大圓盤上的鐵軌上。當火車停止時，這圓盤轉了個一八〇度的大彎，然

後火車慢慢駛進月臺的另一邊，準備向北開回大阪。

他們慢慢的走着。天空完全是一片白色，太陽似乎對霧氣毫無辦法。

他們十分靠近港灣，尼可拉斯已經能夠辨認出三兩艘漁船上高大的白帆，這些漁船正小心翼翼的駛離碼頭。雖然他現在看不到，但尼可拉斯知道在他們前面，就是太平港岸的平坦陸地。

當他們爬上一塊高地時，他似乎能辨認出來州省暗棕色的小山丘，它是位於九州島的南方，隔著一條窄窄的海峽相對著。

「這裏多麼寧靜啊！」裕子說著，像隻貓似的伸了個懶腰。「這裏和東京、大阪，甚至京都是多麼不一樣啊！似乎這地方從未接觸過戰爭，這地方也沒有工業汚染，我們好像是在十七世紀一樣。」

「到處都是武士和武士夫人，是嗎？」

她作了個深呼吸。「就好像是在世界的末日，或是開端一樣。」她轉身面向他，用她修長的手指握著他的手腕。他被這動作所表現出的一種純潔的親近嚇了一跳。空氣中充滿了掛著晾曬鹹魚的強烈氣味，這氣味好像油漆似的黏住了他們的鼻孔。巨大的灰色和紫色的海鷗在低空盤旋著，幾乎看不清牠們的身影。「尼可拉斯，我們爲什麼不在這裏住下呢？」

「這裏？」

她像個孩子似的點點頭。「是的，就是這裏，爲什麼不呢？這裏的生活是多麼悠閒啊！世界的其餘部份在這裏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可以忘掉過去的一切，重新再來過，就好像重新出生，絲毫未受到傷害也沒有罪惡。」他看著她，她握著他的手，激動的握得更緊。「喔！求求你！」她說道，聲音低低的迴響著，好像她是在大教堂中說話一樣。「我們不要再前進了，再前進幹什麼呢？和這裏相比，你在熊本能得到什麼更好的呢？你已經有了我。海就在那兒，我們可以駕船出海，甚至航行到中國去，那地方並不太遠，花不了多少時間的，而且……」

「妳不是當眞的吧？」他說道：「裕子，妳要實際一點。」

「實際一點？」裕子叫了起來。「你認爲我在幹什麼？對我而言，那裏根本什麼都沒有。」她猛地伸出手臂指向北方，他們來的地方。「那裏沒有愛，沒有生命。而南方，在熊本，那兒又有什麼？西鄉嗎？西鄉和他那該死的秘密！我根本不想要它們之中的任何一部份，那只會令我感到恐懼。」

他們經過了一個街頭小販，小販的身影在霧中顯得十分模糊。尼可拉斯離開了她一會兒，再走回時，拿著兩個小紙杯裝的黏黏的棕色麥芽糖。他遞給她一個，麥芽糖的正中央插著一支小木匙。

她看看麥芽糖，然後看著他，「你是怎麼搞的？」她說道。一陣強風突然吹來，風中充滿了海水的氣息，她舉起手拂開散布在臉上的頭髮，幾絲細髮附著在她溼潤的唇角。她那沒有束著的頭髮，在她腦後飛揚起來，像一件黑色的披風。「你好像把我看成個小孩子，你買糖給我吃，就好像我剛由惡夢中驚醒一樣。」她一巴掌拍掉了他伸出的手上的紙杯，紙杯跌落在地上變成一灘白棕色相間，造型極差的圖案。「我現在所想的是不再離開這裏，不管你會怎樣認爲。我在晚上

睡覺和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希望那一切只不過是個夢，但是它並不是。難道你不明白嗎？」他開始前進，她則跟在他身邊，「尼可拉斯，求求你。」她的身體稍稍彎曲著，不知是爲了對抗風呢？還是對抗她的感情？或許兩者都有。「我求求你，讓我們留在這裏吧！我不要去九州。」

「爲什麼不去呢？當妳堅持要跟著我來時，妳已經知道我們要去那裏。妳以爲會發生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她楚楚可憐的說道：「我沒有想的那麼遠，我並不像你凡事都想的很遠。我不能事先計劃未來。我永遠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麼，會有什麼樣的感受，直到我去做了。我也並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會堅持到底的，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她忽然用手掩住了嘴，眼睛張得大大的。她飛快的轉身離開他，身體向前屈著。

「裕子……」

「不要管我，我不知道我在胡說些什麼。」

他扔掉了紙杯，擁著她的肩膀，「我並不明白，」他說道：「請妳告訴我。」

「你知道我不能那樣做，」她說道：「完全不能。」她仍然背向著他。

「裕子，」他把她緊緊的擁向他，「妳一定要告訴我。」

「我不能說，我不能。」

他把她的身子轉過來，「不，妳能，我知道妳能夠。」他直視她畏懼的眼睛，她的眼睛已充滿了淚珠。「如果我先告訴妳，那會有些幫助嗎？」

「會不會？我不知道！」但最後她明白了他話中的意思。

「我愛妳，」他說道：「我不知道我是多久前發現這事的，而我一直沒有說出來，我……」

難道這就是他爲什麼一直害怕的原因嗎？

「不！不！」她叫道：「求求你，不要說出來。我會受不了，我會受不了！」

「可是爲什麼不呢？」

「因爲……」她尖銳的說道，她的臉孔扭曲成一團。「我相信你。」

他幾乎是解脫似的笑著，「那有這麼糟嗎？」

「難道你還不明白？」她的臉如此的靠近著他，似乎她的兩隻眼睛交叉在一起，「我覺得我好像快要死了，而我還沒準備好。」

「妳當然會死！」他搖著她的身體，她的頭髮散亂的拂在臉上，她的下唇顫抖著。「每個人都會死的，只是妳不知道何時罷了。」

「我不能面對它。」她幾乎是嗚咽著說道。在他們肩後，一艘船嗚著汽笛，它的柴油引擎那有節奏的隆隆聲，傳到他們耳中，就像一陣震動由腳底一直傳上來。船漸漸駛遠，它那綠色和金色的大煙囪慢慢消失在霧中。霧更濃了，他甚至看不見那後面不遠處的小販，他一定還在叫賣著他的麥芽糖吧！

「我已經陷進去了，」他說道，有意的岔開話題。「我曾經說過我一定會去找他。」

「你永遠可以自由改變自己的心意，沒有人將你限制在一個決定中。」她辯解似的說道，但

這是爲了他呢？還是爲了她自己？

「但我是自己願意陷入的。」他溫和的說道：「我一定要弄清楚西鄉在熊本幹些什麼。」

「爲什麼？爲什麼那件事有這麼重要？有誰會關心他在幹什麼？有誰要去管它呢？絕不會是我們兩人。爲什麼你不能就讓它過去算了？那只不過是件小事罷了。」

「它不是，」他絕望的說道：「那並不是件小事，完全不是。」但他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向她解釋。連他都無法向自己解釋爲什麼會這樣，他又如何能向她解釋呢？

「這事是起因於你們兩人在道場的那一場打鬥。」她別具用心的說道：「就好像你們兩人彼此扼著對方的脖子，而你們之中沒有一個會放鬆對方。你們倆會毀滅對方，難道你不明白嗎？你們其中的一人必須要放手，爲什麼你不能呢？」

「那是和榮譽有關的。」他現在只能說出這個理由，那是一項啓示，就像太陽剛由地平線上昇起，開始驅除漫漫長夜的寒意。

「喔！不要用那理由來搪塞我，」她簡短的說道：「那種型式的榮譽已經過時很久了。」

他想她對生命所知必定極爲有限。「對我們當中的某些人而言，榮譽永遠不會過時。」

「對武士而言，」她尖酸的說道：「這是日本的精華。這些勇士在戰爭中毫不猶豫的犧牲自己。有誰會在戰鬥中苟且偷生呢？」她用一種刺耳的聲音笑著說道：「現在有誰懂得什麼是眞正的奉獻呢？你們這兩個人都是一樣的，就像兩隻瘋狗一樣的搏鬥著，在你們當中有一人認輸離去之前，誰也不會擔心彼此在這場戰鬥中會不會失去一條腿什麼的。」

「並不是那樣，」他說道：「不完全是。西鄉憎恨我的一切——我的混合血統，我對日本的愛和我那令他討厭的白種人外貌。有些人認爲我在任何地方做的都比他好，尤其是那些對一個武者來說特別重要的事，這使得他十分心痛。」

「重要？有什麼他媽的事情對一個武者那麼重要？那些事會影響到生活和感情這些方面嗎？」

「談論這問題，妳眞是個好對象。」但當他剛說出口，他就發現他錯了。他看到她臉上的表情，於是伸出手去扶住她，說道：「我很抱歉，妳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

「不，尼可拉斯，你就是那個意思，我十分確定。但我想你有權利這樣說。在這最後的幾天，我一直十分恐懼，現在你知道當我恐懼時，我是怎樣度過的？你讓我感覺到一些事，我能確定這些事對我十分重要，但我仍不能完全肯定那是什麼。有些時候，我眞想離開你，躲起來不再見任何一個人，一直到我死爲止。我一直不停的問自己，可以相信你嗎？你難道不是只爲了我的唇和身體嗎？但我接著又想到，你早已得到了它，那你爲什麼還要介入這一切呢？雖然所有我的本能都告訴我喜歡你是不對的，但終究那一定是正確的。往事是消逝的如此緩慢啊！我不停的聽見許多在我身旁的迴響。當你在對我說一些事情時，我的耳朵聽到了你所說的，但在我心中，卻又有一些隱藏著的秘密——就像看不見的象形文字——它的含義一直湧進我的腦裏，這使我好像聽見兩種不同的事情，然後我心中開始辯論到底那一樣才是你眞正要告訴我的。」她看著他：「這些話對你是不是具有任何意義呢？」

「我想大概有吧！」

「我看不見得，」她的眼睛是如此的明亮，雖然沒有任何直接的光線，但它們仍閃耀著，「我想我是要告訴你，我愛你。」

她的雙手環抱著他的頸子，不過他對它們是怎麼到他頸子上毫無印象。在前一刹那，它們不是還垂在她身側嗎？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們熱烈的擁吻在一起，時間似乎暫時停止了，他們呼吸的氣息在這寒冷的早晨凝結成一塊懸浮著的雲。

他們拿起行李袋向渡船的售票亭走去。那是一棟搖搖欲墜的木造房子，比一間狗窩大不了多少，在它前方有個弧形的窗戶，玻璃早沒有了，現在只是隨便的用點東西覆蓋著，以抵擋惡劣的氣候。一個人待在這種地方，很容易就會凍死。

一個十八九歲的男孩接過了尼可拉斯遞過去的兩張火車票，在上面蓋了好幾個戳記，然後交還給他。

「搭七分鐘後的一班渡船。」這男孩向他們說道。居然在此地——這麼一個偏僻的小城，仍然有著日本典型的嚴守時間的觀念。

在渡船開航之前，裕子顯得十分不尋常的沈默。但等船剛一離岸，她的鬱悶似乎全跑光了。

「城裏或許有場新戲，」她興奮的說道：「或者有個騎馬場。我們可以整個下午在那裏野餐、騎馬。」她的樣子就好像剛才發生在岸邊的事，根本就沒發生過一樣。但尼可拉斯仍被那插曲的餘波困擾著。

在他們身後——渡船翻騰的白色水花後，下關像一場夢似的遠離了。海鷗姿態優雅的飛翔著、牠們斜斜的盤旋，像一支戰鬥機中隊，彼此用那哀愁的叫聲呼應著。

渡船經過兩艘漁船旁邊，它們在霧中顯得十分靠近，黑色的漁網掛在船桅上，一個低能的人恐怕會以爲那就是帆。一個小男孩在船上興奮的向著駛過的渡船揮手，但在渡船上，似乎沒有一個人願意揮手回答。

尼可巧妙的將視線轉移到身旁的裕子。她的頭向後微仰著，似乎要讓微弱的陽光灑在她的面頰上，烏黑的頭髮飛向一邊，像一隻大烏鴉伸展開的翅膀。她頸部優美的曲線整個露了出來，由於下顎的位置，而稍有些陰影。她的胸部堅挺著，不知是想像，還是他眞能看到，她的乳頭突出胸罩的蕾絲，而微微的露了出來。

「你認爲是什麼原因使我伯父懼怕你父親？」

風將她的話聲吹散，越過渡船，直向那浮動著的漁船飄去。漁船現在只剩下兩個黑點，混在海鷗的灰點中。有一會兒，他不能確定他是否正確的聽到她所說的。

「我沒有注意到他有這樣的表現。」

她轉身面向他，端詳著他的臉。「哦，是的。對啦！你是說你沒有注意到有這種事？唉！我想我實在不應該這麼吃驚，我和他在一起的時間比你和他在一起的要多得多。」

「我只知道他們經常的爭論。」他將手肘放在船弦，然後將身子伸出船外。他感覺到她的手

放在他手臂上。

「求求你，不要那樣做。」她笑道：「如果你掉下去，我也只好跟著你跳下去，但我實在憎恨水。」

「還有火車。」

「水比任何事都糟，我並不在乎接近它，事實上，我喜歡那樣。我只是害怕海浪漲潮、退潮等等。」

「關於薩戒，」他說道：「用政治口吻來說，他和我父親是站在敵對的立場，但他們只不過是談論罷了。」

「如果不是爲了我伯母和你的母親，你認爲他們能夠相處在一起嗎？」

他看著黑沈的水面。「不，我想不會。」

「對啦！我瞭解我伯父，像他那種憎恨完全是由恐懼而來的。但我告訴你，他並不是個能輕易被恐嚇的人。不管上校會加諸在他身上什麼，那一定是很有效力的。」

「我想那只是當他還在財閥中時，有一段時間被人懷疑爲一個戰犯。妳知道，就是在那次整肅，那時美國人想解散財閥傳統的家庭式結構。我父親介入這件事，幫了薩戒的忙。詳細情形我不知道，但那種人情對薩戒來說是一項沈重的負擔。」

「是的，他以他不欠任何人恩情而自傲，而且他現在比戰時更有勢力。」她搖搖頭。「想想，其中有部份是由於上校的緣故。」

「那是由於家族的力量，也是一種我母親視爲堅硬無比的力量。與它相比之下，政治是毫不重要的。除了我父親和我外，我伯母是他唯一的親人。爲了彼此，他們不惜做出任何事情。」

霧更接近了，幾乎附在他們身上，天氣也跟著轉冷了。渡船的汽笛有節奏的響著，聲音刺耳悽慘。海鷗早就看不到了，現在幾乎連水面都看不見了，他們好像在空氣中滑行一樣。不久，他們聽到一種像被蒙住的奇怪聲音由渡船遠遠的一邊傳來，似乎那聲音是越過一個巨大且深不可測的深淵傳過來的。

幾乎是突然的，陸地穿透厚重的層霧浮現在他們前面。僅有一下輕微的撞擊，這渡船已靠在麻布覆蓋著的船架臺。尼可拉斯懷疑船長是怎麼看清航線的？他們能夠聽到打樁的嘰嘰嘎嘎聲，接著，一條狗開始歇斯底里的狂叫亂吠起來。

對尼可拉斯來說，這段到熊本的旅程似乎是漫無止盡的，雖然這和他已完成的大部份旅程比較起來，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段而已。或許是由於霧的關係，但他感到現在有一種極強烈的渴望，渴望知道那將西鄉吸引到這裏的到底是什麼？鑑薩對這也十分關心。他一直到現在才瞭解到，他的老師根本不會瞭解，也永遠不會提起這事，他只是暗示而已。但那有關西鄉到此地的事會是什麼呢？爲什麼它會如此令人困擾？又爲什麼它會和鑑薩扯上關係呢？這些問題從他們經過九州

時就一直嚙咬著他的心靈，而他以他全部的力量希望能得到答案，但自己了解那是完全沒用的。事實上，淺子曾經不只一次的告訴過他，任何希望都是渺茫的。「如果你想得到什麼，」她會這樣說過：「那麼你必需親身去做，那些僅是坐待希望的人，根本不可能達成目的。」

突然間，他感到一陣憤慨在體內昇起，那是由於他血統中的西方成份。雖然如此，他知道那是他最狂暴的部份，充滿了能量和渴望，是如此的沒有耐心和多變化。簡單的說，那就是使得他與衆不同的地方。

裕子則和平常一樣，充滿了慾望。在這震動的空蕩車廂中，她坐在他的膝蓋上，撩起她的裙子，做那種熱情的連結。他們兩個，沒有一個人需要第二種動作。

熊本這個城市，毫無疑問的，在封建時代時也是被一座由石頭和灰泥建築的城堡所統治，這城堡高高的聳立在一個暗褐色的山丘上，當春天來臨時，山丘會呈現出一片鮮豔的翠綠。在這個新時代，這城堡雖仍十分堂皇壯觀，但在遍佈山谷一直伸展至西北方向的工業建築的對比下，它就要失色不少。工廠那些十五層樓左右高的煙囪，看來就像粗糙的手指直伸向天空。

這個下午，當尼可拉斯和裕子步下冒著煙的火車時，幾乎是伸手不見五指，濃霧使得他們好像被被單覆蓋著似的。

十分奇怪的，熊本並沒有其它城市那麼的現代化，這裏幾乎沒有受到西方文明的侵蝕，而且他們在此看到的傳統日本服裝，比他們在旅程中任何一個地方看到的都要多。霧終於漸漸消散了。即使在濃霧中，他們仍能看見九州的羣山。黑色的建築物和人羣在四周隱約浮現著，佈滿了這塊土地，隨著波浪似的一明一暗的光線若隱若現著，那種感覺就好像坐在飛機上，而飛機則忽進忽出的飛翔在雲際間。

他們在摔角選手住的那條街道上的一家旅社登記投宿。這個囉嗦的旅社老闆打開了他們房間的門，說道：「在這裏，你有最好的視界看到阿蘇山。」他放下他們的行李，走向尼可拉斯房間的窗戶，「當然啦！要在晴朗的時候才能看到，但毫無疑問的，明天你就能看到。或許不能看到全部的五個山峯，但一定能看到中岳峯。」他轉過身，摩擦著雙手。「你知道它是一座活火山，而且一直在冒煙。」他揮動著一隻粗短的手臂指向窗外的霧，「當風吹的方向不對時，我們就會有這種天氣。」他走向大門，手指碰到了門鈕。「當火山噴煙時，它會噴出火山灰和浮石，而且天空會變得很黑，使人們誤以爲那是夜晚。」他搖搖頭，「你能想像嗎？每次都是這個樣子。」他用舌頭抵住上顎咯咯說道：「可是我實在不該抱怨。阿蘇山每年都吸引很多人來這裏，如果沒有觀光事業，眞不知我會在什麼地方。」他無可奈何的聳聳肩膀。尼可拉斯給了他小費，他回了他們一個僵硬的微微鞠躬，「任何能使你們在此地住得更舒適的事，我都將樂於效勞。」他說道。在他離去前，他打開了連接他們兩人房間的門。

尼可拉斯打了通電話給西鄉，但他不在。他留下了口信和旅社的電話號碼。

他們花了一些時間尋找騎馬場，但似乎那兒並沒有騎馬場，至少在城裏絕對沒有。裕子有著一股掩飾不住的失望。

他們在一個小茶館中吃著簡單的午餐，這茶館是在一個四面圍繞著樹的廣場上，鳥兒在樹枝上跳來跳去的叫著。食物很好，但尼可拉斯根本吃不下去。他的胃抽緊著，似乎需要活動活動。

當他們吃完離開後，他們開始毫無目的地四處漫遊；走過寬廣的主要大道，穿越滿佈店舖的小街，街道上充滿了各種混合的氣味和無數吵嚷著的顧客。

他們在下午時分回到旅社，陽光正迅速的由天際消逝，霧早就散了，深藍色的天空顯得十分遙遠。

一封西鄉的口信正在旅社中等著他們。晚餐時分，西鄉將在那時來到旅社。

「我們要在這裏待多久？」當他們在換衣服時，裕子問道。此刻，連接他們房間的那扇門是打開的。

「我不知道，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妳為什麼要問這些？」

「沒什麼，只是我想離開這裏。」

「可是我們才剛到這裏啊！」

「我知道，可是在我的感覺上，我們好像已經到這裏一個世紀了。這真是個古怪的城市。」

他笑了。「妳只是不願留在這裏罷了。聽著，在這裏我們離水蠻遠的，妳我完全沒有機會掉到水裏去。」

她勉強的笑了笑。「是，是，我知道。但你有沒有注意到？這裏的空氣怪怪的，好像會被燒過一樣。」

「那只是因為那座煉油廠。」他說道：「或者是由於阿蘇山，我從來沒有這麼接近一座火山。在北海道是不是也有一座呢？」

六點剛過，西鄉就到了。尼可拉斯打開了通往他房間的門。

「好啦！尼可拉斯，我……」他漆黑的眼睛掃過尼可拉斯的臉孔，越過他的肩膀向後望去。他的臉色忽然發白，「她在這裏幹什麼？」他的聲音嘶嘶作響，原有的禮貌形式完全沒有了。

尼可拉斯轉頭向後看去。「是裕子決定要和我一起來的，難道你不知道她在這裏？」見鬼！他怎麼會曉得她在這裏呢？

西鄉怒視的眼睛轉回尼可拉斯的臉上，此刻，他的目光既冷酷又嚴厲。「這一切是你精心籌劃的吧？」

「你在說些什麼啊？」

「你知道的，不是嗎？尼可拉斯，你不要騙我！她把一切事都告訴你了。」

尼可拉斯感覺到裕子溫暖的身體在他身後離得很近。

「我什麼都沒告訴他。」裕子聲音裏的寒意足可使人血液凝固起來。「是你自己現在像個歇斯底里的小孩一樣的提起它來，或許你該自己告訴他。」

「告訴他什麼？嘿，等一等！」西鄉繞過尼可拉斯身邊想向裕子躍去。但尼可拉斯用他的肩膀和

左臂靠著門兩側擋住了他的去路。裕子慢慢的走了開去。

「我想你最好告訴我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西鄉聽出了他話中警告的味道，他覺得血液開始沸騰。身體的左側微微前傾，試圖隱蔽他右手的水平攻擊。

尼可拉斯迅速放下他的前臂，敲擊在西鄉的腕骨上，西鄉感到手一陣痲痺。肉體的創傷是十分輕微的，但他精神上的打擊卻是巨大的。

他們距離的十分近。西鄉藉著門柱的幫忙，一腳踢向他的膝蓋，如果被踢中了，尼可拉斯的膝蓋恐怕要像水晶球一般的碎掉。但他退了一步，西鄉的腳砰的一聲踢到了木頭，噼啪一聲，又響又尖銳。

在尼可拉斯有機會反擊之前，西鄉的傷痛已差不多復原了，他轉身走出了走廊。尼可拉斯一句話也沒說，也跟在他後面走了出去。

裕子跑向門口，在他身後叫道：「尼可拉斯！」然後她也跟了出去。

一天使魚，這鑲著灰邊的熱帶魚，在箱底徘徊著。它的小嘴一開一闔著，似乎想吃那水族箱裏的海藻。

一對三色魚游過它身邊，打擾了它的專心，它疾速的游到三四株水藻後躲藏起來，水藻隨著通風管昇起的氣泡優雅的擺動著。

他們站在街對面一棟房子門口的陰影下。街道十分寂靜，靜得連過路人的腳步聲都十分清晰。

「你在等什麼啊？」裕子問。

「安靜！」尼可拉斯說道。他沉思著，十二、十三、十四。

一對年輕人由街角轉了過來，走到這街上。尼可拉迅速的瞥了那男人一眼，走回門口，繼續注視著那魚店的前門，幾秒鐘前，西鄉就是在那兒消失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當他數到三十，而那兒仍沒有任何動靜時，他牽著她的手越過了街道。

一個小小的鈴聲在門後響起。那是一間狹窄、地面僅鋪著木板的房子，牆邊堆放著大小不等的水族箱，只有一兩個是乾的，空中滿是灰塵。

一個瘦削滿臉風塵的男人，皮膚灰白的跟昨天的霧一樣，他坐在一個高高的木椅上，身後堆放著過濾器、塑膠管和成箱的乾魚食。

除了他之外，沒有人在店裏。

「這裏有沒有後門可以出去？」尼可拉斯問道。

「哦！」他慢吞吞的擡起頭。「有，但是……」

尼可拉斯已大步的走過他身邊，裕子緊跟在他身後；他們穿過一小段陰暗的走道，走出了沒

門住的後門。

他們發現他們現在是在一條陰暗磚砌的小巷中，那兒只有一條路可供西鄉離去，他們跟了下去。

幾乎還隔著一個街口，他們就發現了他正向西行去。有兩度尼可急速的退後，而有一次他以為他已失去了西鄉的身影。尼可拉斯開始冒冷汗，因為他不認為他還有第二次機會找到他，裕子也感覺到了。但他們十分幸運，西鄉藏在一小堆圍著一個報攤的擁擠人羣中；或許是巧合，要不就是預先安排的狡詐策略。但西鄉為什麼要做任何的預先安排呢？為什麼他對被人跟踪如此熟稔？

在他們頭頂，滿月昇起了，發出藍白色的光芒，大如一盞高掛著的白燈籠，一種冬季第一場雪將來臨的前兆。浮雲像簾子似的遮掩著月光，使得景像不停的變化。他不得不暫時停止他們的前進，以確定他們和那在前面急走著的黑色身形的距離。

西鄉一度轉過身來，月光照著他的臉孔，顯出一片模糊的蒼白。尼可拉斯推著裕子躲進一棟房子的門廊，只聽見她輕微的急促呼吸聲和自已心臟的跳動聲。

西鄉的身影沿著黑暗的街道迅速縮小，他抓著她的手趕了上去，最後他看到他的獵物停在一棟建築物窄窄的門廊前。那是一棟相當荒蕪的木造房子，十分粗陋而且沒有窗戶，但西鄉像隻夜行動物般的消失了。

尼可拉斯靜靜的站在深沉的陰影中，裕子站在他身邊，等了好一會。「就是現在！」尼可低低的說道，然後帶著裕子跑過寬廣的街道。

在屋子外表沒有任何足以顯示它裏面有什麼標識，也沒有門鈴，什麼都沒有。門是金屬做的，漆著深紅色的漆。他扭動著黃銅的門把，原以為是鎖住的，但門卻開了。

在屋裏，他們發現他們是在一個沒有天花板的普通玄關中。一個像在工廠中直通樓上的寬大樓梯，那也是金屬製的。在底層似乎沒有其他的門，然後他們發現在二樓也沒有任何出口，他們好像處在一個寬廣的空蕩空間中。

這建築物看來一片寂靜，但由粗糙的地板上卻傳來一種斷斷續續的奇特震動。

他們在第三層樓發現了一扇門，門是關著的，而且上了鎖。在還沒來得及用手掩住嘴之前，裕子連打了兩個噴嚏。在這裏的空氣中，似乎飄浮著許多鋸木屑。

人在這裏會有一種很古怪的感覺。不僅僅是因為侵入私宅的那種畏懼感，在心窩中還有一種很不舒服的空洞感。就好像在午夜時分，獨自一人站在一間空曠大廳中的那種感覺。

「我要離開這裏。」裕子在他耳邊悄悄說道，拉著他的手臂想向外移動。

「噓！」

他小心翼翼的慢慢走向那扇關著的門。他一度懷疑，但由於屋內陰暗的光線使他無法確定。但現在他走近了，他可以清楚的看到一幅標緻端正的畫在門的正中央，那是用黑色的墨水繪製的——由九顆黑色的鑽石形成的一個圓圈，中間包圍著一個代表苦乞者的符號。

尼可拉斯端詳著這標識。他以前在什麼地方會看到過？他當然見過——一個流派。那是一個流派的徵記。但是是那一個呢？他是在最近一段時間裏看到的，就在他離開東京之前。或許是某

個地方性的支派，還是……

突然，他抓住裕子的手，向後退去。

「那是什麼？」她耳語著：「我們是在什麼地方？」

「快走！」他說道，急急的拉著她。「我們快走！」

出到了外面的街上，尼可仍緊張的不能呼吸，他開始拖著她跑過街道。這是個可怕的靜夜，熊本像是一座死城。他有一種感覺，好像他們是今晚唯一在外面流浪的兩個人，並且剛由一個可能永遠無法逃脫的夢境中飛奔出來。

他覺得頭疼欲裂，一股熱流迅速流遍他全身。他的心靈不受控制的眩亂著，只能模糊的聽到裕子氣喘吁吁的問著問題。

他已認出了那門上的標識，這標識關係著他追踪西鄉到此地的原因和他即將面臨的未來。

回到了旅社，他讓裕子一個人獨自回到她的房間。

「你不告訴我一些事嗎？」

「等一會，」他說道，仍覺得有些昏亂。「妳先洗個澡還是什麼的，我隔一會就過來。」

「你不會再出去吧？」她憂慮的說道：「我可不想一個人待在這裏。」

「別擔心！我就在妳隔壁。」

進了自己的房間，他走向窗戶邊。夜色十分深沉，但或許是由於店東曾提及過，他覺得他能看到白色的浮石柱由中岳峯現出來，這是阿蘇山的第五峯。

現在他心中對西鄉為何要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加入這個特殊的流派，已經毫無疑問，因為在東京地區沒有一個像這樣的流派。鑑薩的話又在他腦中響起，帶著一種不容忽視的強度。「尼可拉斯，在日本有許多流派，他們教授訓練方法的變化是毫無限制的，而善與惡有時根本是毫無差別的被提出來。」

怪不得西鄉的行動這麼鬼鬼祟祟，在撤退時這麼小心。

那是忍者一種天性的警戒。

因為西鄉已毫無疑問的成了忍者。這個熊本流派並不是一個地方性的支派，而是一個中心；更正確的說，是總部。

「忍者是不受任何道統約束的。」鑑薩曾經這麼說過，而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是忍術要比那說法更複雜些，而且如同在武術中一樣，他們也有許多型式。善的和惡的，黑派和紅派。在尼可拉斯離開東京之前，鑑薩曾告訴他這些。他曾說過，在紅派中，最具危險、最惡毒的流派是九玄符籙。「那是中國字中『九轉天符』的意思，它是忍者肉體或精神力量的根本。傳說中，這些符號是世界上唯一留下的魔法符咒。對我而言，我說不出來，但就如同你已瞭解的一樣，有時候那分隔現實和幻想的界限會消失的。」這些話是鑑薩給他看九玄符籙流的紋章時告訴他的。那個

紋章就是他剛剛在倉庫門上看到的那一個。

他聽到隔壁的放水聲，裕子應該在脫衣服了。

一個懷疑在他心中昇起，而當他想得愈多，他愈確定這項懷疑。鑑薩是否早就知道他會在這兒發現此件事？他是怎麼知道的？或許他僅是約略察覺而已。但爲什麼鑑薩會捲入這一切呢？尼可實在搞不懂。

突然間，尼可拉斯感到一陣寒意，他好像是被一種他根本未察覺到的力量操縱著。毫無疑問的，鑑薩對於這種形勢知道的遠比他會告訴尼可拉斯的爲多。但爲什麼他要有所保留呢？

在窗外，月亮已穿透了雲層的遮掩，無拘無束的在天空放射著光芒；大地被染上一層藍色，顯得有些清冷。在遠處的地平線上——現在他可以看的很清楚——他能夠辨認出那個傾斜聳立著的火山口。覆蓋在上面成傘形的白雪翻騰著，像是一個爆炸鏡頭的慢動作。浮石柱遲緩的漂浮在靜止的空氣中，就好像一個頹廢文人爬臥在他的絲履長椅上。

對他而言，他現在的生命線已被其他的力量所控制著，就當他正看著其他的地方時。就好像他今天下午對裕子說的一樣，他已經陷進去了。從他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開始，他和西鄉就被安排處於敵對的關係。是爲了什麼原因到目前仍說不出來，但那的確和某種事物有關，他現在必需將它找出來。

現在要做什麼呢？

他是知道的，他知道要做什麼。而那事令他十分恐懼。

澡盆的水已經流出好一會兒了。他從他坐的窗臺上站了起來，打開通往裕子房間的門。

他停在走道上。燈是熄滅的，一切看來很平靜。

他輕輕的叫著她的名字。

藍色的月光透過窗戶照在地板上，夾雜著窗框的斜影。

「裕子！」

他靜悄悄的走進房間。

立刻，他停了下來。

他感覺另外有個人在房間裏。他保持身體不動，只轉動著頭部。他看到裕子躺在床上，一束光線映出她鼻樑的曲線。她是躺在床單上面，雙人床的另一邊是空的，但床單上有個凹痕，好像另一個身體曾躺在上面過似的。裕子是赤裸著的，她的胸腹隨著呼吸起伏著。

「尼可拉斯，歡迎歡迎。」尼可轉過頭。聲音是來自角落的椅子上，椅子面朝著房間。月光只照到椅背，椅面是在陰影中。「你來加入我們眞是太好了。」

「西鄉！你是怎麼進來的？」

「你是怎麼想的呢？尼可拉斯，你是怎麼想的呢？」

「我想對一個忍者來說，應該有很多種方法。」

他似乎絲毫未受擾亂，「你說的很對，的確不錯！但是你要知道，我並不需要那些方法。」

他停頓了一會。「是裕子親自讓我進來的。」

「裕子？」他向她前進了兩步。

「那沒有任何用的，尼可拉斯，她聽不見你的聲音。」

「她……」

「喔！不！不是像那樣的。她只是在睡覺罷了。那純粹是浪費時間，你叫不醒她的。但別擔心，她十分安全的。」

「把她弄醒。」尼可拉斯說道，他現在已坐在床上。裕子的身體感到寒意，起了疙瘩，但她的呼吸看來仍很正常。

「我不這樣認爲，不管如何，還不到時候。」西鄉終於站了起來。他穿著一套黑色的生絲衣服，相當老式的一種，有些像從前中國大官在正式場合穿的那一種。他的頭髮剪的十分短，使他看起來幾乎是禿頭──短短的黑髮似乎代表著不吉的前兆。「現在唯一能說的是，我很抱歉我的觀點終於被證明是正確的。我是指關於你的行動。但剛才實在是胡說八道，我一點也不覺得抱歉，事實上，我很慶幸我對你的觀點一直是正確的，我父親也一樣。」他走到房間的正中央，尼可拉斯的視線一直跟隨著他。

西鄉搖搖頭。「你怎麼會一直認爲我不會使用策略呢？我實在應該爲這頒獎給你。」

「什麼？」尼可拉斯說道：「你在說些什麼？」

西鄉的眼睛閃著光，嘴唇捲了起來，露出牙齒，好像尼可拉斯剛打了他一拳似的。他飛快的越過房間，抓著尼可拉斯襯衫的前襟。「好吧！」他殘酷的低語道：「我一直對你十分謙恭，但我看不出那有什麼效果。你難道眞以爲我不曉得你在跟蹤我？如果不是我故意讓你如此做？你難道以爲你眞能這樣，你眞是個呆瓜！」

尼可拉斯舉起手，把西鄉的手打掉。他們就這樣站著，隔著很短的距離，互相瞪視著對方，控制著自己的呼吸，好像兩個巨人馬上要開始打鬥似的。

「你以爲你是在幹什麼？」

「我是在保護我自己。」西鄉說道：「我認爲那是很明顯的，我已經被接受成爲精英的一份子，超過了一個平凡人。尼可拉斯，我已經遠超過了。」他向前踏了一步，「而你現在還可以加入我們。」

「什麼？」

「你以爲我邀請你到這裏來幹什麼的？這裏又不是什麼度假勝地。但你居然帶著她一起來，你眞是笨蛋！」

「因爲我愛她。」

「忘了她吧！她什麼都不是，甚至更糟，她只是個娼妓……」

「閉上你的狗嘴！」

「是的，我忘了你的西方血統，你是如此的敬重婦女！」他又前進了一步，現在他們的胸部幾乎碰在一起了。「好吧！不管她是什麼或不是什麼。對你我而言，她已是不存在了。尼可拉斯，我現在提供你這個世界，一個你完全沒有想到過的世界，忍術是……」

「忍術爲什麼叫九玄符籙？而且爲什麼是黑色的？」

「喔，我明白了，我現在明白爲什麼如此了。那個殘渣鑑薩已經告訴過你了。是的，它是黑色的忍術，但它原本就是這樣。我們是最強最有力的，有了九玄符籙，你將所向無敵。在整個世界上，沒有人阻擋得了你，你將成爲一個擁有無限力量的人。」

「對我而言，那都毫無意義。」接著他斜斜倒在床上，滾過床舖，遠離裕子，用他的手腕擋住西鄉以驚人速度攻向他眼部的一拳。他以三下快速連續的手刀還擊，但都被擋住了，可是沒關係，因爲那攻擊已達成了阻擋西鄉進一步攻擊的動作，腎上腺素像巨浪似的增加，流遍他全身。

他繼續滾動著，西鄉擋住了他，在一個肘拳的佯攻之後，是一記手刀劈向他的喉頭。他拼命閃了開去，但發現他的左臂已被西鄉右肩的重量整個壓制住了。他知道自己有麻煩了。接受了忍術的訓練，使西鄉佔了很大的優勢。尼可拉斯現在唯一的希望是解脫束縛逃開，取得一段和西鄉適當的距離。

他開始用膝蓋踢，同時儘量扭開身體，但西鄉並不傻，一拳擊向他的鎖骨，他的軀體不自覺的彎曲著，幸運的是，這一拳稍稍打偏了。

他們在地板上扭成一團，部份床單被拉到他們扭動的身體下面。在他們掙扎的這段長時間中，實際的動作是很少的。手指抓著手腕，手肘抵著胸骨，像是一部頑固的機器壓制著它本身能量的輸出。

尼可開始一些其他的努力，他用膝蓋骨向上擊去，在聽到了西鄉的悶哼聲之後，幾乎同時間，一個輕微的金屬卡嗒聲在他面前響起。他看到一把小刀在月光下閃著光，像一支致命的牙籤由西鄉拇指和食指的指根關節間伸出來。那是一種魔術師的把戲，但那絕不是幻覺。當小刀刺向他眼睛時，他轉開了頭。他聞到了一種奇特的味道，鼻孔短促的吸入了一會兒，然後氣味消失了，他集中注意力於加強前臂的力量，以抵抗西鄉拿著刀的手。他用他所有的力量向上推去，汗不停的沿著頭髮流下，現在正慢慢的流下他的前額，使他的視線面臨模糊的威脅。

但僵局正一點一點的打開，抓著西鄉的手，尼可將他向後摔去。現在他自由了，並且站了起來。他不停的喘著氣，胸部劇烈的起伏著，由於前一段時間過份的用力，使他的腳步有些蹣跚。他就這樣搖搖擺擺的站著，等西鄉站起來。當西鄉站起身時，尼可拉斯開始攻擊。但或許他鎖骨所挨的那一下比他想像的要嚴重些，他的身形略有些不平衡，於是當西鄉還擊時，他抵擋的動作比平常遲緩了許多。

現在西鄉正向他攻擊著，速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快。他勉強的擋開了一下刺擊，卻再也避不過砍向他頸子的一記手刀。

他倒了下去，縮成一團，不停的咳嗽喘息著，似乎他的肺部無法吸進足夠的空氣。他看到西鄉站在他背後，露著牙齒冷笑著，好似知道他本身不會再遇到任何抵抗了。

他想站起身來，但雙腿毫無反應。他想用手將身子撐起來，但僅是想而已，他的兩手也毫無感覺。他眨了眨眼睛，簡直不敢相信，他整個身體居然毫無知覺了。他向下瞄去，他的雙手靜靜垂著，像是蒼白的植物，也好像另一個世界的東西。在他的內耳，感覺心臟反常的大聲跳動著，

但那是他唯一的感覺了。

西鄉彎下腰看著他，一絲冷笑浮上了面孔。「你以為我這次來是毫無準備的嗎？」他說道，語氣十分親切，就好像是一個老友似的。「不，這一切是一開始就已經計劃好了。是的，尼可拉斯，甚至裕子的介入也是，她知道這一切。事實上，有些部份還是她想出來的，驚奇吧？」

尼可拉斯只能無聲的開闔著嘴，像一隻在空氣中快死的魚。他的舌頭笨拙的像個白痴的，不！他蠻橫的想著，不！絕對不可能！

「唉！你實在不該這樣，難道我沒告訴過你，她是個娼妓？當然她會告訴你，我們是情人。是的，我想她一定會這樣說。」

他轉身走開，在模糊的視線中，尼可拉斯看見他走到床邊。他抓住了裕子熟睡的身體，將她拖過床單。一盞燈在尼可拉斯前面亮了起來，他緩緩的眨著眼，以適應那突明的光線，但那盞燈就好像陽光突然照進他眼睛一樣的難受。

裕子！他無聲的喊著，裕子！

西鄉讓她坐了起來，他手上抓著一顆小膠囊。他打開膠囊，在她鼻孔下揮動著。她的頭向後倒去，但他抓著膠囊跟了上去。裕子不停的擺動著頭，似乎想躲避那由膠囊發散出的東西。

她的眼睛睜開了，臉上慢慢露出那種充滿慾望的卑屈笑容，她的手舉了起來環抱著西鄉的肩膀。他粗暴的吻著她，而她的嘴唇開著有如一朵盛放的花朵。

裕子！

小心的始終保持在尼可拉斯的視線之內，西鄉開始愛撫她。他摸撫著她的乳房，她的乳頭硬挺了起來，顫抖著。他分開了她的雙腿，手指伸入她的那個部位。裕子開始呻吟了，他的手指濕濕的抽了回來。

他將她翻了個身，使她曲身在床上，她的臂部在刺目的燈光下像兩個白球。他鬆開了他的黑色長褲，長褲在他腳踝處纏成一團。分開了她的大腿，他又撥弄了一陣。西鄉在陰莖上塗了油，然後將它塞進她的下體內。

當他在她的手在身體上移動的，裕子出了聲。從他那清楚的位置，尼可拉斯可以看見西鄉那紅色的部份滑進滑出。他想閉上眼睛，但他們的喘息與呻吟聲使得他無法辦到，這些聲音不停的敲擊著他的頭腦，直到他的眼睛不得不自我保護的飛快睜開。

裕子的雙手直伸過頭部，手指痙攣的緊抓著床單，把它揉成一束束濕透的小丘。她的眼睛緊閉著，大腿不停的扭動著，使她的屁股迎合著西鄉的動作。

她不時的叫著。床單在她瘋狂的手指間被扯成稀爛，她的大腿上下抽搐著，身體抖動的十分厲害。

突然，西鄉把它抽了出來，裕子發出一聲輕微的呻吟。西鄉紅色的那部份隨著馬上向上輕彈著。

西鄉現在彎曲了尼可拉斯的身體，輕拍著他。一直到這時，尼可拉斯才瞭解到將要發生的事情真相。

他感到那第一次火熱的貫穿，聽到西鄉重濁的喘息，覺得他的巨大重量壓在他的肩膀和屁股上，像潮水一般的一次又一次進入他體內。

上校回家的時候已經很晚了。

他在駕駛盤後坐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抽著煙斗，什麼事也不想。天似乎亮了，他抽完了最後一口煙，享受著那種咀嚼黑色煙草的芳醇滋味。他想他等一下或許會想喝點酒。

月亮已是位於地平線下一個微暗的黑點，爲了下一個夜晚而準備休息了。上校慢慢昇起了車旁的玻璃窗，準備出來，但突然一種奇怪的昏眩籠罩了他整個身體，使他根本無法做任何移動，即使是多麼輕微的動作。

他想，該來的還是來了。

他看著那黑漆的房子，想裕子或許正在臥房熟睡著。他是多麼愛她啊！但他又是多麼的讓她和他自己失望，尤其是尼可拉斯。雖然他已做了那唯一可能的事，但他知道那差得太遠了。

很久以前他就已察覺到它了，今晚它只是輕微的發作一番罷了。現在他心裏所想著是要如何對裕子解釋。他以前從未對她撒過謊，即使是現在，他也並不很想這樣作。而且，那對整個事情根本沒有任何幫助，因爲他對這整個變化的結果瞭解的太清楚了。

終於，他爬出了車子，輕輕的關上了車門，夜色靜寂的可怕。

他靜靜的繞過屋子走向庭院，發現了一小堆的落葉，那是阿泰留下來準備早上再燒的。跪了下去，他點著了火，冥想聽著樹葉燃燒的噼啪聲，刺鼻的煙籠罩著他。

他直直的注視著火焰，想著一個人若處於這時刻，不知會記起些什麼奇怪的事。就像一艘潛艇迅急的浮出水面，他忽地憶起有個晴朗的夏季午後。那時他正和吉田首相舉行一項重要的會議，在會議中，他和約翰・福斯特、達拉斯・布萊德雷將軍，共同防禦助理強生等人爭論著韓戰的特殊影響。達拉斯那時正在東京，因爲在第一批開赴韓國的美軍中，有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就一直駐紮在日本的部隊。但這項行動卻使得美軍在日本的許多基地和大約二十五萬的美軍眷屬處於一種未受保護的狀態。美國人當然反對如此，因此他們提議日本建設自己的武力。

這眞是一項驚人的提議，因爲這種武力完全違反了日本在一九四七年制定的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海軍、陸軍、空軍及其他任何具有戰爭潛力的武力，將永不會被維持。」

基於美國人的最佳傳統，強生攻擊達拉斯的論調，首相對達拉斯主張日本再度軍事化的意見也頗不以爲然。但不管怎麼樣，這情形總要解決的。上校便提議擴充日本現有警察人數至大約七萬五千人，而冠以「國家後備警察」的名稱。上校是這樣說的：「我們將會有一支具有實際軍隊力量而不被稱爲軍隊的武力。」

當然，這對達拉斯而言是還不夠的，但首相瞭解到上校提供了他一個解決問題而又不失任何顏面的途徑，立即欣然同意。這項計劃被列爲「最高機密」，首相堅持說，即使那些新加入者也

不能讓他們知道他們接受訓練的眞正目的。

首相便在行政事務部門的現有機關中加設一個機關來負責新進人員的招募和訓練，而由一位美軍軍官負責。

會後，首相要求上校留下。室內仍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像是腐爛了的水果的味道，於是首相建議到他的花園中散步。

在一陣口頭的寒喧客套後，首相說道：「我實在十分的感謝你。」

「閣下，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人仍然不瞭解我們。」他看到吉田從側面注視著他的目光。「或許他們永遠也不會，他們在此地已有很長的時間了。」

首相笑道：「上校，你要記得，有一段時期我們也並不瞭解美國人。」

「但我想日本對於文化的吸收應有極強的能力。」

吉田嘆息道：「是的，或許是如此。但不管怎樣，我對你是十分感激。達拉斯先生似乎十分渴望將我逼入一個死角。他所提議的，毫無疑問的是要使日本捲入韓戰中。要不他爲什麼突然要求在此地建立強大的軍力？」他搖了搖頭，細瘦的雙手交叉著放在背後。「上校，對我們而言，派遣軍隊進入韓國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事。」

「無法想像的。」這正是跪在這即將破滅的夜晚中的上校心中所想的。在那時候，由於上帝的恩寵，我們避過了這無法想像的事，但現在它已發生了。

火勢更大了。他由黑色尼龍夾克的口袋中拿出一條繩子，將它丟進了這「大火」中。

繩結是火焰中最後才燒黑而成爲灰燼的東西。

對阿蘇山道聲「拜拜」，向富士山說聲「哈囉」。

在回程的途中，大部份時候都在下雨，雨打在玻璃窗上，成爲一顆顆的雨珠，滙集成一條條的小河。低低的天空是黑色的，佈滿了充滿邪惡的閃電的雲層。由北方吹來的寒風使溫度筆直降下，冬天終於來臨了。

尼可拉斯困難地改變了坐姿，此刻，他發現要想正常的坐著是十分痛苦的。一個坐在車廂另一端的傢伙不停的撥弄著電晶體收音機的頻率轉鈕。在短促的搖滾樂爆炸似的聲響中，夾雜著一個冷淡而有教養的播報新聞者的聲音。日本社會黨領袖三郎又再度因爲他的「組織改革」政策而受到攻擊，社會黨在兩年多以前曾採用了這項政策其中的某些部份。據新聞預測說，他很快就要被逐下臺了。

剛到大阪的北方，雨轉變爲冰雹，噼啪的打在玻璃窗上，就好像沿著火車外殼在跳踢躂舞似的。

雖然車內有足夠的暖氣，尼可拉斯仍在輕微的顫抖著，弄得椅子嘎吱作響。他覺得有些模模糊糊的飢餓，就好像那種感覺原本是屬於另一個人，而他僅是一時錯接了那人的神經。但他並沒

有離開座位，因爲他在大阪搭上這班火車時，幾乎是崩潰著的進入車廂內。任何的動作現在對他而言都是多餘的。在進入東京車站之前，他強迫著要使自己除去痛苦。他寧願現在不去想那事，但在這時刻，要想其他方面的事也是十分困難的。他的心靈就如同個風洞，像樹葉被同樣的氣流吹動似的，準確的生出完全相同的模式——不管那已經重播了多少次。

耳中彷彿聽到呻吟聲，臉上似乎感到熱氣，那光影莫非是由燈炮產生的？陰影較眞實的爲大，它們移動著、昇起、降下。眞是奇怪，西鄉居然正在鋪床，裕子穿著裙子和寬鬆的上衣，正十分機械化的包紮行李。尼可想要說些什麼，但他的嘴似乎塞滿了乾沙，喉頭也已麻痺了。

西鄉挽著裕子的手，她另一隻手拿著包裹。他倆必須越過他才能走到門邊。他像個僵屍似的躺在那兒，眼睛因汗水和眼淚而眨動著，他掙扎著想看她的臉，但她的臉部份籠罩在陰影中，她的長髮在她面頰上拂動著。

西鄉在她耳邊說了句話使她停了下來，他迅速的回轉過身，彎下腰，西鄉那因汗水而發光的臉孔，就在尼可拉斯臉孔上徘徊著。

「你現在曉得是怎麼回事了吧？」他嘲笑著說道：「千萬不要再費心探索了，知道嗎？那是毫無意義的。因爲我們不會再在這裏了，但咱們卻沒有莎喲哪啦，明白嗎？」他伸出手，幾乎是溫柔的拍拍尼可拉斯的面頰。「下次我們再像這樣的碰面，我會宰了你。」

陰影模糊的出現，接著又消失了，僅留下餘像在他的視網膜上。他們是眞的人嗎？他最後閉上了眼，集中注意力於呼吸上。

他估計那麻痺感大概是在黎明後的某個時刻開始消退的。他無法確定，因爲他一定是睡着了。他只知道當他在八點前醒來時，他的手指和腳趾已能移動了。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中，他已能站立，甚至能夠穩定的走動。他進入了自已的浴室，在裏面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第一個停留的地點是某個倉庫。街道的情形在白天是和夜晚完全不同的。倉庫位於商業區中心附近，在白天，這地區擠滿了車輛和行人。

他試了試前門，但它是鎖着的。在繞行這地方兩圈後，他確信沒有其他途徑可以進入，若將鎖撬開更是不可能的。

他進入附近一家茶館吃早餐，特別選了張桌子坐下，使他能淸楚的看到那建築物的前門——雖然他必須用斜視。但是他毫無所獲，過了一個鐘頭，他放棄了。

當付賬的時候，他問了此地警察局的地點，那離此只需一小段的步行。他進入了那由木頭和紅磚建造的建築物，覺得這地方充滿了水泥和松脂的味道。

値班的警官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那張桌子既陳舊又滿佈疤痕，就好像一個老兵一樣。他的個子小小的，相當年輕，他的膚色十分黃，臉上留着髭鬚，似乎想隱藏他的暴牙。他的制服十分整潔畢挺，尼可拉斯可以淸楚看到他上衣的熨痕。

他看來似乎十分有興緻，他記下了所有的重點，包括那倉庫的地址。但當尼可拉斯告訴他在三樓那紅門後面有什麼東西時，他的眉毛陡的揚了起來。

「一個忍術的流派？年輕人，你確定那不是一種惡作劇？像是戲弄大學新生之類的。因爲如果它是，我……」

「不，」尼可拉斯說道：「那絕不是一種惡作劇。」

「但事實是，」這年輕的警官用一隻食指親切的撫摩着他的髭鬚，說道：「你知道忍者早已不存在了。他們早就死絕了，喔！幾乎是在一個世紀之前。」

「請問有任何的證據可言嗎？」

「現在看這……」

「求求你，警官。我所要求的是請你派個人到那倉庫去查證一下。」

警官慢慢的將手由上唇移開，掌心朝外的伸出。「好吧！黎尼爾先生，好吧！你把這件事交給我處理好了。你先回到你的旅社等我的電話吧！」

一直過了三點，電話才響起。

「喂！」

「黎尼爾先生。」警官的聲音顯得有些疲倦。

「你去過那倉庫了嗎？」

「是的，我親自去的，還帶了兩個巡邏警員。那建築物是太平洋進口公司擁有的。」

「你看到那門上的標識了嗎？」

「那裏根本沒有任何標識，那僅是一扇普通的門。」

「但那裏一定有……」

「那倉庫今天是關閉着的，但我們找到了管理員。他十分不錯，帶了我們進去。那僅是一座倉庫，絲毫沒有任何邪門的地方。」

「我不懂。」

「黎尼爾先生，或許我應該派個人過來看看你女朋友的行李。或許我們能發現一些關於她目前在何處的線索。」

「行李？」尼可拉斯有些不知所措的說道：「她的行李已不在了，警官，我告訴過你的。」

在電話另一頭的聲音似乎收斂了，變得有些冷冷的。「不，」那位警官說道：「你並沒有。黎尼爾先生，你昨晚是否和你的女朋友吵架了？她是否因爲你而出走呢？」

「你聽着……」

「年輕人，我或許應該通知你的父母。你說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他等了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到天色全暗後才開始行動。天氣很冷，天空黑漆漆的，如同掛了幅鐵簾子。還留在街上的人，一個個急急忙忙的經過他身邊，迫切的渴望回到溫暖的家園。

他在那地區巡視了一圈以確定沒有弄錯地方及附近沒有其他的人。他站在一棟房屋的門廊下注視着倉庫的前門。風勢轉強了，他的身軀微微顫抖着。一張報紙啪啪響着飛越過水溝，它昇起又落下，就像一隻巨大的飛蛾在尋找火焰似的。

進入那倉庫花了他四分鐘的時間。他的動作十分謹慎，花了很長的時間背靠着門，仔細聆聽

着所有的聲音。他必需要分辨而且記住此地所有聲音的特性，這樣，當他行動時才能對任何其他的聲音立刻有所反應。像這種事或許能決定他在搜索過程中是否能安然逃逸或是陷身此處。他花了十分鐘的時間來確定所有的聲音，這些聲音中包括外面的車輛聲，而辨認這些聲音費去了他所用時間的大部份，因為它們是間歇發生的。接着他靜悄悄的登上了樓梯。

這地方看來似已廢棄，但他假設自己是處於敵人的佔領區中。如果他被人以非法侵入的罪名逮到，警官只怕會很不高興，而且他也不願讓他父親的名字在這個地方被扯出來。上校對他在熊本發生的事知道的愈少，對他愈好。

由於沒有窗戶，這倉庫在白天夜晚都是一樣黑漆漆的，時間在此地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上了第三層樓，他掏出了一支小手電筒照在那扇門上。

他靜靜的站了好一會兒。樓下響起了一聲木頭的軋軋聲，那只是由木頭本身震動產生的，而不是由於人的腳步所產生。外面，或許在一條巷子中，一隻狗叫了兩聲，然後又靜了下來，接着是車輪滾動的短暫轆轆聲。

那警官並沒有說謊，門上一點記號也沒有。

他走近了幾步以便看的更清楚。在手電筒的燈光照射下，他用指尖撫摸着門的表面，但什麼都沒有。那標識以前是在這裏嗎？他轉了轉門鎖。

十五分鐘後，他離開了那裏，腳步僵直的走過街道。一間倉庫，只是一間倉庫而已。完全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那兒會有一個流派。「不要再費心探索了，因為我們不會再在那裏了。」

在火車上，收音機正在播放一首他沒聽過的流行歌曲，節奏非常輕快，歌聲十分悅耳。窗外的景色由於薄霧而顯得模糊不清，車外，冰雹像乒乓球一樣跳躍飛舞着。

尼可拉斯將頭斜倚在玻璃窗上，窗上傳來的涼意令他十分舒適。他盡力想把這一切事情弄清楚。裕子真是個十分出色的女演員，而他則像個天真無知的小男孩。這整件事幾乎是十分可笑。他是那麼辛苦的努力希望獲得她的信任，但對她而言，「信任」卻是個毫無意義的字眼。不，這整個事實在是太令人氣餒了，它一點也不好笑。

它只是一種諷刺，對！太諷刺了。

在他體內有一種痲痺感，就好像西鄉殘暴的侵入已經痲痺了他似的。像電流短路產生的火花一樣，他忽然想起裕子在應島看到那受轟炸而毀壞的瞭望臺時所說的話——我內心就像那鳥巢內的雛鳥；這是美麗謊言的其中一部份，但這一切現在對他而言是太遲了。

開始下雪了，天空變成了白色。經過了冰雹長時間的侵襲後，現在的靜寂使人有些毛骨悚然和空虛。收音機終於也安靜了。

他的頭開始疼痛，他想這不正是她會告訴過他的故事嗎？只不過是顛倒頭尾罷了。他現在正是那個期望着愛人實現諾言，但卻始終未能如願的女孩。當裕子回去而發現他已走了後，會不會出家當尼姑呢？生平第一次，他開始想到美國並不僅是位於這世界另一端的一個國家而已。拋棄得了他所摯愛的日本嗎？是的，他想，是的，但第一次……

緊跟着一聲刺耳的聲響，收音機的歌又開始響了起來。「我裝做我正在親吻那我所會擁有過

的唇，希望我的夢想能夠實現，當我離去，我會每天寫信回家，獻上我所有的愛給妳……」

毫不令人驚奇的，尼可拉斯並沒有從車站直接回家。他將行李扔進計程車的後座，跟着爬了進去，他告訴了司機鑑薩的道場地址。

顯然這場雪已在東京下了好一段時間了。地上的積雪差不多已有一吋厚，交通受到很大的妨礙。今年的第一場雪來的眞是遲，每個人原本都以爲它不會來了，因此大家對它的來臨都覺得很意外。

當他們以令人發瘋的緩慢速度爬行過市區時，擋風玻璃上的雨刷沈重的擺動着，發出令人催眠的唏刷聲；但等到車子到了郊外的高速公路時，車速就快的多了，因爲工人已在路面舖好了一層細砂。

他沈坐在後座的一角，始終沒有睜開眼睛，一直等到車子在道場會館外停了下來。司機叫醒了他，他請司機等一下，好讓他確定裏面是否仍有人在。

計程車好像坐在雪中，引擎仍發動着，不停的排出一小團一小團的白氣。很快的，他回來了，付了車資給司機，然後拿出了他的行李。

在會館後面的一個房間，鑑薩遞給他一杯茶。道場本身好似已被廢棄了。除了他的老師和他自己，這裏再沒有其他人。

「看來你這趟旅行十分艱苦。」鑑薩說道。

穿過一扇開着的紙門，尼可拉斯可以看到外頭靜靜飄落的雪，掩沒了所有的聲音。在微暗的光線下，雪似乎更近於藍色。在現在這種天氣，是看不到富士山的。

「我可以從你的臉上看出來。」他老師續道。

於是尼可拉斯告訴了他所發生的事。

在他說完後，室內沈寂的可怕。

「鑑薩老師……」

但是他老師阻止了他的話。「喝你的茶，尼可拉斯。」

尼可拉斯一把扔了灰色的瓷杯，茶灑滿了榻榻米。「我已經厭倦被人當個小孩子一樣對待！我知道我現在得做些什麼事，我必需做那些事呢？」

「我想，」鑑薩說道，絲毫未受這情感激動的態度所攪亂。「你現在應該先回家。」

尼可拉斯站了起來，臉孔因憤怒而漲得通紅。「難道你不瞭解發生了什麼事？你到底有沒有聽到我告訴你的話？」

「每個字我都聽到了。」鑑薩的聲音十分平靜，且帶着安慰的語氣。「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你已證實了我所會一度懷疑的事。但沒有任何決定能這麼倉促的達成。你或許認爲你知道你現在想要做什麼，但我懷疑你是否眞的知道。請你接受我的建議，回家去吧！花一些時間多想想。」

「有一些答案你必需要告訴我，」尼可拉斯粗暴着說道：「是你鼓勵我去的，你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正如我曾說過的。我現在所知道的和你一樣。但你必需承認，那比什麼都不知道要好多了。在現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正確的決定可以達成，也沒有採取行動的理由。這是最基本的前提，你應該瞭解的。」在話的結尾有些微的責備味道。

「是的。」

「很好。」鑑薩嘆了口氣，站了起來。他倆隔着矮桌面對面站着。「讓我告訴你，我所以制止你是為了你好。」

「為了我好？」

鑑薩伸出了一隻手，「請你讓我說完我的想法。有一段時候，我對於西鄉僅只是臆測而已。」他聲音的語氣和緩了些。「至於對你，我告訴你的完全是我心中所想講的。繼續留在此地對你我任何一人都已不再有益，這可由你到熊本的旅行生還回來就足以證明了。你應該不會不相信我的話吧。」

「我永不會……」

「是的，我知道你不會。」鑑薩繞過了桌子，觸摸著尼可拉斯的雙頭肌。這是他第一次對尼可拉斯作出這種動作。「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優秀的一個。我們分離的時候已經到了。尼可拉斯，你必需照你自己的方式成長。無論在哪一個流派中待太久對成長都是有害的。他伸出了一根食指，「但在你決定到何處之前，你的心靈一定要平靜。而你必需承認你現在心靈根本沒有平靜，對吧？」

尼可拉斯沈默着，他在思考着。

「好好休息幾天，事實上，依照你的需要多休息些日子。然後，當你覺得你已準備好了，來這裏找我，我會一直待在這裏的。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回答你的所有問題。然後我們一起來為你的將來做決定。」

「有一些事情，」尼可拉斯最後說道：「是不能被忽略的。」

「是什麼事呢？」

「我現在有個敵人。我闖入了他們的領域，完全無視於他們的警告。當他們來找我時，我就必需要準備妥當了。」

站在他身旁，注視着窗外的落雪，鑑薩的外表從來沒有這麼蒼老、脆弱過。

「恐怕有些不好的消息吧！」

他站在自己家的門廊，行李放在一旁，突然間，他想到了淺子。「媽媽在那裏？」

「在你姑媽家，尼可拉斯，到這裏來。」上校皺着眉頭，臉色十分蒼白。

房子看來似乎有些奇怪，喔！是太空蕩了。

「發生了什麼事？」尼可問。

「是你姑丈。」上校平靜的說。他的煙斗握在手中，並沒有點燃。「我們原想聯絡在熊本的你，最後，我在下午得到關於西鄉的消息，你姑媽十分驚訝裕子決定和西鄉待在一起。」

尼可拉斯覺得心中像有一把刀子在絞動，室內寂靜了下來。他能夠聽到上校書房中壁爐架上的鐘擺動的聲音。如同室內一樣，外面沒有任何動靜。整個世界似乎被一個新的冰河世紀完全凍結了。

上校清了清喉嚨。「他被人殺害了，我覺得很難過。對一個剛回家的人，那眞是個惡耗。我看的出來，你這趟旅行並不愉快。」

難道那感覺已不能被抹除的刻在他臉上？那是他不願去面對的話題。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上校將煙斗含在嘴裏。「搶刼。警察是這樣認爲的。你姑丈一定是嚇到了那個賊。」

「沒有其他的人聽到聲音嗎？」

上校聳聳肩。「那時沒有其他的人在屋子裏，而你姑媽正在她姊姊那裏。」

「那一個？是行子嗎？」

「不，是笛子。」

尼可拉斯並不喜歡笛子。

「是麼？」他走過去拿了他的行李進入自己的房間。上校彎下身幫助他，他們一起走過這屋子。

「家裏太安靜了，」尼可拉斯說道：「好像沒有一件事對勁。」

「是的，」上校同意着，似乎有些什麼從他的眼睛遠離開去。「家永不會每天完全一樣的。」他坐在床上，用拇指和食指壓着眼皮。「僕人們和你母親一起走了，而阿泰今天也不會來。」

尼可拉斯開始打開行李，將髒了的衣服和沒有穿過的分開。「爸爸，」隔了一會他說道：「你對忍者知道些什麼呢？」

「喔！並不太多，你爲什麼問這個？」

他聳了聳肩，低下頭望着手中拿着的襯衫。「鑑薩會經談到過他們。你知不知道，當一五四三年火器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入此地時，它們立刻被合併入忍術的技巧中？你不知道？並且由於這緣故，火器被佔多數的其他階層，尤其是武士階層所禁用，一直到明治維新時代。」

上校站了起來，走過房間站到他兒子身邊。「尼可拉斯，」他溫和的說道：「你和裕子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尼可拉斯什麼都沒有說，上校將他的手放在他兒子的肩膀上，說道：「你不願告訴我嗎？」

尼可拉斯轉過身來對着他。「不願？不。那……那只是因爲我知道你對她是什麼想法。你從一開始就不喜歡她。」

「所以你現在不願告訴我。」

「我愛她，」尼可拉斯痛苦的說道：「而她也告訴我說她愛我。但是，接著一切都破滅了，

就好像那根本沒有發生過。」上校看着尼可拉斯的臉，感到一陣心痛。「她怎麼能和西鄉在一起？她怎麼能這樣做？」淚珠在他的眼角湧出。「我對這一切一點都不明白。」

當他看見尼可拉斯站在門廊時，上校感到一股極強烈的衝動要告訴他一切，要向他承認。但現在他知道他永遠不會這樣做，那未免太自私了。對他獨自而言，那是太沈重的負擔。讓尼可拉斯帶着它度過餘生是太不公平了。但他渴望着說一些話來安慰他的兒子，可是現在他卻被他的遲遲說不出話而弄得啞口無言。他懷疑，在他兒子的一生中，當他和兒子在一起時，他是不是都像現在這樣？不知道要說什麼、該說什麼，才能使他平靜。他眞希望淺子現在在這裏，但立刻他就爲自己有這種想法而感到羞恥。他想着，天啊！難道我和自己的兒子眞的這麼疏遠嗎？難道這就是我的工作所帶給我的害處嗎？對上校而言，這眞是極度的諷刺。現在他才瞭解他是多麼嫉妒薩戒和西鄉間親密的關係。那是他和尼可拉斯永遠無法有的。他瞭解，這過錯是由他自己造成的。

他聽到門鈴響了起來，「來啦！」他說道，他們兩個人一起跑去開門。

一個東京首都警察局的刑警站在門階上。他是個體格魁梧而稍嫌年輕的男人，在從容中稍帶不安，他十分明白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當上校打開門時，他敏捷的敬了個禮。

「黎尼爾上校，」他說道。他有對不安的褐色眼睛。「岩倉副隊長要我來告訴你調查的過程。」他並沒有說是什麼調查。「我們最新的發現顯示你妻子的兄弟……」

「他不是內人的兄弟。」

「上校……」

「別管那個了，」上校說道：「繼續說吧！」

「是的，上校。我們已排除了竊盜的原因。至少那不再列爲我們調查上的第一要務。」

「哦？」

「驗屍官的報告顯示在他喉頭的環狀軟骨處有兩處斷裂。他是被絞殺的，而且是個專家做的。岩倉副隊長相信有理由顯示這和左派急進份子有關。」

「你的意思是這是暗殺？」

「是的，先生。我們現在正在判斷嫌疑犯，你知道，就是那些左派急進份子中的行動主義者和共產黨徒等組織。」

「警官，謝謝你來告訴我這些。」

「上校，那一點也不麻煩。」他轉身離開。碎石在他黑色的高跟皮靴下嘎嘎響着。

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裏，家庭生活外表上逐漸恢復了正常，但就如同上校曾評論過的，它永不會每天完全一樣的。

薩戒的葬禮，一個嚴肅正式的儀式，一直延到西鄉回家後才舉行。

尼可拉斯發現他對於薩戒的死亡，內心一點也不感到悲傷。當然啦，這是不足爲奇的。但他

也發現自己莫名其妙的期待着喪禮的來臨，雖然他並不知道自己期待的到底是什麼，一直等到他看到西鄉和姑媽到達才眞正明白。他的心沈了下去，裕子並沒有到這地方來。至於西鄉，除了他母親外，他既不看別人也不和其他人說話。

由於西鄉的歸來，尼可拉斯盼望着母親的回家，但她並沒有。她繼續陪菊子姑媽在一起過了一個星期。如果姑媽沒有要求她離去，或許她會一直待着。

尼可拉斯發現這悲傷使他的母親更爲衰老，甚至比他的姑媽衰老程度更深。她幾乎沒有笑容，看起來是那麼遙不可及，就好像她已和一種至高無上的意志行爲相結合了。

對尼可拉斯來說，更無法解釋的是在她和上校之間的關係已有些改變了。從尼可拉斯有記憶以來，他們間的關係是他生命中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壘，是他永遠可以依賴的屏障。當然啦！這項轉變是非常微妙的，一個外人可能根本就感覺不到，但它毫無疑問的確實存在，而這令他十分恐懼。好像她因這件悲劇而對他父親很不諒解。但他父親已經救過薩戒一次了，難道那還不夠嗎？尼可拉斯在心裏問着他自己。他覺得她簡直不可理喻，有生以來第一次，他覺得他被父母間不停增加的對立所壓迫着。

菊子幾乎每天都來吃午餐。有時候，如果西鄉在城裏，她也會帶他一起來。尼可拉斯總是故意錯過這些聚會，他不是在道場中和鑑薩談話，就是在帝大上課。但當他在傍晚回到家後，淺子總會對他談到他們。

上校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去上班了，雖然他已有將近一年半沒休過假了。他說他生病了，而且從淺子認識他以來，第一次他去看醫生。他看來十分蒼白虛弱，但經發現他身體上，沒有任何毛病她就安心了。

至於尼可拉斯自己，他深浸於大學生活中。那眞是一種奇怪的生活，但他很快的就掌握到其中的竅門。當他通過了極其困難的入學考試之後，他發現自己已成了這著名的大學學生中的一員。他發現帝大實在是這世界上最具特權的俱樂部之一，它訓練它的畢業生，使他們擔任政府中最高的執權位置。在戰後的所有擔任過首相的人，其中不是有五個都是自帝大畢業的嗎？

在這段時期中，緊張的自我埋首使得尼可拉斯疏遠了他的家庭，一直到隔了好幾個星期，他才發現有些事不太對勁。上校延長了他的假期。他早上還是很早就起床了，就如同他一向的習慣一樣，然後在屋子四周走來走去，摸摸這摸摸那的，就好像這是他最後一次觸摸這些東西一樣。他常常腳步不穩，而僕人們就會扶着他進入另一個房間，這種情形愈來愈多，由於他喜歡到處亂逛而扶他到屋外。然後，他會在花園裏坐上好幾個小時，好像在研究地上砂石盤旋的曲線。對一個在一生中會經如此強壯又活躍的人來說，這種行爲是與他的個性太不相宜了。

當菊子來拜訪時，她似乎完全與淺子黏在一起。這種情形現在愈來愈多，在週末時，她經常和淺子步行一般很長的距離，穿越日本杉和松樹的林子，到伊勢神宮去，那是她會經在很久以前的一個下午帶尼可拉斯去過的地方。或許她們甚至穿越了他和裕子會經在上面做愛的那塊草地。淺子和菊子在那段時間中談論些什麼，尼可拉斯是一點概念也沒有。

有一天，他從學校回家的時間比平常要早，他發現上校仍然待在外面。他披着他那件舊的英

國大衣，那件衣服現在對他來說是太大了。

尼可拉斯繞過屋子，走到他身邊坐下。他十分驚駭的發現上校面頰上的顴骨都突了出來。

「你覺得如何呢？」他說道。呼出的氣息在他面前凝結成一小片雲。

「很好，」上校說道：「我只是……累了。」他淡淡的笑笑。「只是累了而已，沒什麼。」

他細瘦的雙手像鳥一樣的揮動着。手背由淡褐色的痣而成爲黑色，痣在他的腿部也不停的長出。

「別替我擔心了。你要明白，我正在想要帶你母親離開此處到某個地方去休息一陣子，忘掉這一切悲痛。但你姑媽現在緊抓着她不放，就好像你母親是她唯一的一條救生索。這是不公平的。」

「一切都會好轉的，爸。」

上校嘆了口氣。「我對那一點也不明白。這世界一直在改變。它變得太過複雜了，我將永遠不會瞭解它。或許你能夠，我希望是如此。」他用手掌在大腿上下摩擦着，彷佛它們在疼痛着。「一切跟以往都不相同了。」他向上看去，一直看到天空裏。最後的一羣雁正以一個大「V」字的隊形向南飛去；那是兩根手指得意的舉起，一個勝利的記號。「當我來到此處時，我有這種類似的夢想，那裏有許多我能夠完成的事。」

「你的確辦到了。你已有了很大的成就。」

「像灰燼一樣，」上校說道：「我覺得我好像什麼都沒有做成似的，只是隨波逐流，被我毫不瞭解的力量操縱著。」他搖搖頭。「我有這種感覺，或許我努力的還不夠。」

「你怎麼這樣說？你給了他們一切，所有的一切。」

「我覺得那是應該做的事，難道我做錯了嗎？我現在不能說。我現在徘徊在兩個方向中。我希望我會給他們更多，到華盛頓去，在那裏可以爲我們的立場抗辯。我也希望我會給他們較少，而能花更多的時間陪你和你母親。」

尼可拉斯用手環繞着上校的肩膀，它們變得多麼瘦啊！那些結實的肌肉都到那裏去了？它們爲何消失了？

「不要緊的，爸。」這麼空洞的話，什麼意義那沒有。他的舌頭好像打了結。「不要緊的。」他眞正想說的是什麼呢？

但有一些無法擺脫的事發生在上校的生活中，而且它絕不是一般平常的事。

雖然他不停的去看醫生，而且服用有效的藥，起初是口服，後來用注射，他的體重不停的減輕，直到沒有一個人能再以一些行動來支持他。在他和尼可拉斯在花園的談話十天之後，上校在睡眠中死去了。

葬禮是十分盛大的。大部分的安排都是由在東京的美國軍方照料的。哀悼者從太平洋各地來到，強生總統派了個私人特使由華盛頓來。尼可拉斯覺得這些人的出現眞是極大的諷刺。美國人當他在世時不願聽他的意見，但在他死後卻又熱心的讚頌他。尼可實在沒有辦法不怨恨這些人，

雖然他的外表具有極佳的禮儀，但他臉上完全隱藏不住內心的憤恨。

比較起來，日本政府和通常一樣，要平實多了。首相親自到達，議會的許多議員也是如此。日本人是不會忘記上校對他們國家所做的令人懍然敬畏的貢獻，隔了不久，他們便要償還這筆債。在一個禮貌的拜訪後，尼可拉斯被提及接受一種爲擔任政府高級職位所需的訓練。但他禮貌的回絕了，絲毫也不覺得欣喜。

如同上校在遺囑中所要求的，儀式是由一位美國陸軍牧師主持的，毫無疑問的，這使來賓中的許多人，尤其是那些自以爲十分瞭解上校的人，十分困惑。這位牧師認識上校很久了，當他誦讚美辭時，眞是令人十分感動。後來回想起來，那眞是十分莊重而美麗的儀式。

「現在『丹心鐮刀流』是唯一的答案了。」

「是的，我相信是這樣的。」

「我一方面想離開，但另一方面又不願離開。」

「我完全瞭解，尼可拉斯。」

鑑薩的眼睛像貓一樣的明亮而充滿生氣。

他和尼可拉斯面對面的跪着，在他們四周是閃着光的空曠道場，就像曝曬在陽光下的一個廢棄了的海灘。

「在那裏，會有什麼事發生在我身上呢？」

「恐怕我没法告訴你，我也不知道。」

「我會安全嗎？」

「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這問題。決定這問題完全靠你自己。」

「我很感激你能來參加家父的葬禮。」

「你的父親是個好人，尼可拉斯。我十分瞭解他。」

「我不知道這回事。」

「是嗎？」

「哦……」

「我已經準備好了你的介紹信。包括了你由這流派以最高榮譽畢業的證明書。」他注視着尼可拉斯臉孔的目光是毅然而堅定的。他由寬大的袖子中取出三張捲得很緊的桑紙，它們用一條細細的黑繩綁在一起。他將它們遞了出去，當尼可拉斯的指尖接觸到它們時，那成了他們兩人之間唯一的物質連繫。「記住，」他說道：「上面有一條鏈子，它很細，是一個環一個環連起來的。用心些，你會發現每一個環的總體同一性，千萬不要讓這鏈子在你手中斷掉，這樣你會一點防衛能力也没有。」接着，他遞過了那束紙。他的手帶着一種嚴肅的終結味道垂了下來。

「莎喲娜啦，尼可拉斯。」

「涉喲娜啦，老師。」眼睛充滿了淚水，他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身影站起來，離開這房間。

他想着，我敬愛你。這也是他那天在花園中想對上校講但並沒有說出來的話。

他沒有聽見關門的聲音，但突然間，他明白在這杉木造的屋子裏，他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了。

奇怪的很，他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美國地錦已經枯死了。阿泰後來一直沒有回來，而在最後的那幾週，上校因爲已病的很厲害而沒想到另外雇用一個人來代替。那樹籬，即使在冬天也是一直被仔細修剪的，現在也因爲缺乏照料而十分雜亂。地面由於冰和凝固的雪而變得十分堅硬。

他覺得有一種昇起的衝動想要跑進去告訴淺子他要離去了，但他是如此的無法確定她有什麼反應，於是他在外面徘徊了好一陣子。

在他頭頂，天空是一片深藍色，僅有幾朵白雲飄浮其間。在遠處的地平線，橙紅色的太陽正慢慢穿透厚厚的濃霧。彷彿間，他似乎能聽到遠處一架七〇七落地的轟隆聲。

現在，他或許會後悔取消了和他一些學校好友在城中的晚餐聚會。他已經告訴過淺子，他會在明天早上很晚才回到家。他已決定到京都去，那是那個新流派所在的地方，他覺得有此行的需要。而除非他已經告訴了她，否則他是不會去的。

在裏面，屋子仍是一片寂靜，就好像從他自熊本回來後就一直如此，好像「家」已成爲他們生活中一些無法解釋的連繫點。失去緊跟着獲得而來，他現在懷疑這是否值得。他又再度的想到那位羅庫尼米亞的女孩，及她對命運無情的確信。他也想到上校的確相信他是被一些他所不知道的力量所操縱着。生命不可能是這麼殘酷難以捉摸的。

他穿過黑漆漆的大廳，懷疑爲什麼一盞燈也沒開。

廚房裏也是空蕩的，沒有一個人回答他的喊叫。他脫下外衣，將它摔在一張椅子的背後，走到屋子的後面。寂靜禮貌的向他打招呼，似乎它和時間一樣古老了。

最後，他走向他父母的房間。薄薄的紙門是關着的，但在紙門內，有一盞燈是亮着的，他沿着陰影移動着。

遲疑着，他不願去打擾母親，如果她是正要休息。明天，他向自己應許着，他要帶她到墓地去，他們將一起跪在墓碑前，點燃香燭，用英文及日文禱告。

陰影又移動了，在這逐漸深沉的夜晚中，他輕輕的叫她的名字。沒有任何回答，小心地，他打開了紙門。

他僵直的站着，吊一隻腳在裏面，另一隻腳在外面的凝視着。所有的呼吸都停止了。他的頭劇痛着，覺得在他脖子的底部有一陣麻痺，好像和一條吊索接觸到似的。

所有的榻榻米，除了一個，那被搬到外面了。棉被整齊的疊在遠遠的角落。右邊牆上，一個圓圓的紙罩着的燈亮着。再過去，在遠處牆上的玻璃窗外，鋪着藍白色的雪，晶瑩潔白，沒有一個足跡破壞了它粒狀的表面。在日本杉和松樹林的黑色背景下，雪看來是不自然的蒼白色。天空

一點亮光也沒有。

那個留下的榻榻米放在房間中央；周圍的木頭地板看來光禿禿的，好像一片被剝掉了皮的生肉。淺子跪在上面，背朝向着他。她穿着一件正式的淡灰色的和服，繫着一條上面繡了粉紅色玫瑰的腰帶。她的背彎曲着，頭低着，好像正在禱告。深黑色戴着頭巾的頭髮閃着光芒。

在她的右方，瘦小的菊子跪着，她的角度使他能看到她的側面。她也穿着件正式的深藍色和服，袖子飾着深紅色的邊，繫着一條乳白色的腰帶。

室內絕對的靜寂，像是一種實體的力量，一種僵硬的障礙使他無法有進一步的動作，甚至連說話也不行。

接着一個聲音發了出來，是如此的突然，如此近，如此令人驚駭，彷彿是由一個想不到的暴風雨中產生的第一道閃電。

那是刀滑出刀鞘的聲音。

淺子的右手以不尋常的速度移動着，而在這極短暫的瞬間，尼可拉斯的心靈不可思議的充滿了盛放的櫻花的景象——不尋常的粉紅色，對映着綠色的葉子。現在它開始了，由絕對的靜態到迅速的動作間的轉變過程是不能喚回的。

當刀鋒露在燈光下時，它閃耀着白金似的光芒，眩目如陽光，深深的刺入左腹。

一聲輕微的呼喊，像一隻受驚了的小鳥，但並没夾雜著恐懼，且身體仍保持直立。只有輕微的抖顫了一下，絲質衣服上整齊的褶痕亂了，睫毛振動了一下，接着雙手握住刀柄，由左自右，猛烈的劃過了腹腔。直到現在，她的肩膀才稍微擺動着，尼可也才聽到喘息聲。汗珠流下了她的前額，滴了下來，弄污了榻榻米。

這一切一定是場夢。

當她舉起刀刺向腹部時，手肘一點也不發抖，這樣堅強的意志力是很多男人也没有的。雙手仍緊握着刀柄，極爲緩慢的，淺子的身體開始向前屈倒，但仍保持着完全自我的控制，像座不朽的雕像。她的前額碰觸到榻榻米邊緣的地板。

彷彿是有個信號一樣，菊子也開始動作了。她的右手迅速移向身側。一聲刺耳的磨擦，原先藏在她和服褶縫的武士刀露了出來，她站了起來，高舉它過頭。刀身帶着炙熱的嘶嘶聲開始下降的動作，好像那可怕的刀鋒迫切的渴望着去感覺那溫暖的身體。

在這同時，淺子的頭部脫離了她的頸子，也就在同時，她的身體整個傾倒了。暗紅色的血緩緩的滲出，數量極少，好像那僅是由一個室內裝飾者洒在地板上面的一樣。

「不！」

直到最後才解脫，尼可拉斯飛奔過房間。注視着那美麗的，黑色、白色和深紅色的頭，菊子甚至没有抬起頭。

「爲什麼？爲什麼？」他根本無法思考。他的舌頭在他嘴中似乎重的無法移動。他什麼那没看到，只除了他母親的身體和她的頭。

「尼可拉斯，一切都已結束了。」菊子的聲音似乎既遙遠又柔和，沾着血的武士刀在她身旁

「她是個值得尊敬的女人。」

忍者

紐約市・西彎橋

盛夏

一個人尖叫了起來，門鎖振動了一下。「砰！」的一聲，沉重的大門向內被打開了。

房間就像個屠宰場一樣。

一個巨大的身形越過房間，奔到開啓的窗子前。

他立刻和這一切開始奮戰，因爲這是由於他的愚蠢而引起的，而且他若不立刻將它處理好，在接下來的幾個鐘頭內他就糟糕透了，而且毫無疑問那是足以致命的。他可還不想死。

當他們進來時，一定注意到了那個四肢被拉開綁在床上的女人。她的身體顯然被塗上了油，掃射的光線照着皮膚一片發白。一個中國女人。

他唯一知道的是，他們撞開了通往妓院的前門。他責備着他自己，你把自己弄得渾身沾滿血腥太久了。秀吉，你並不是個成功的忍者。

女人的視線並不是注視着他，她的視線是注視着那交叉着她的有力的雙腿，寬濶的肩膀靠在弄汚了的床單邊緣，頭部以一個奇怪的角度離開床舖。那個尖叫的人就是她了。柔軟的束縛使得她無法移動。她的眼睜得大大的，使他能看到整個的眼白。她必定會變成一個瘋狂的女人，而他也明白爲什麼。

混亂的，菲利浦責備似的注視着他，牙齒半咬着舌頭。

尖叫聲似乎以下降的音調不停的響着，響着，就跟警報器一樣。

「應該有另外的方法，」尼可拉斯會這樣說道：「一個更好的方法。」他將麵糰浸了一半到加了香料的深褐色調味料中，然後送入口中。「我不希望任何你的人員受到傷害。」

婁克怪異的瞪着他。「你眞是個怪人，你知道嗎？那是我們警察爲什麼支領薪水的原因，就是要冒危險。」

他們是在伊莉沙白街的一家麵糰店裏，那是在運河區和拜亞得區之間。這地方十分擁擠、沙雜。

「嗯，合理的冒險。」尼可拉斯強調着。「那忍者是一個死亡的魔術師，他們是没法對付他的。」「你是不是覺得有些感傷？」婁克問。

「不。」

婁克放下了筷子，推開了他的盤子。一個侍者立刻過來清理了它們。「好吧！你有什麼高見？」

「讓我一個人獨自前去。」

「你這個瘋子。」他伸出一根指頭。「讓我告訴你一些事，尼可。這是一件警方的行動，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我可能僅僅因爲帶着你一起去而被停職。而你要我讓你獨自去跟踪他？在芬尼根——我的老板，處理完我之後，局長會公開的吊死我任何還能剩下的部份。喔！你應該對現在的方法感到滿足了。」

「那麼你和我兩人。」

「没有商量的餘地。如果那樣做，那表示我得讓你一個人堵住現場的後面，我不能那樣做。」

「那麼，一切將會有麻煩的。」

「如果我們把『他』堵在妓院就不會有麻煩，而那正是我們目前所要做的。」

當他們已爬上了通往妓院的階梯時，在最後的幾分鐘裏，他所擔心的是他們所處的戰術上的不利。那是眞的，雖然就奇襲來說，對他們是有利的，但只有那個在上面房間裏的人知道這地方的佈置，包括所有的出口。尼可拉斯不喜歡這情形的任何一部份。

在樓下時，他阻止了婁克，說道：「你要知道，如果我們不在最初的幾秒鐘內逮住他，我們就没機會了。」

「只要集中注意力，逮住那個雜種就好啦！」婁克說道，開始朝妓院的門口走去。

蹲伏在陰暗的走廊中，婁克一手握着零點三八口徑的手鎗，另一手拿着令狀。這張紙可是好不容易才拿到的；因爲這個妓院有許多有勢力的朋友。

在他們身後某個地方，一個示警用的固定燈嗡嗡響着。一部車經過外面的街道，響着喇叭。行人腳步噼啪響着。一陣尖銳刺耳的笑聲劃過夜街。

接着，門開了，婁克衝了進去，站在一個高大美麗的中國女孩身邊，令狀在空中飛舞著，像一隻受傷的小鳥。

尼可拉斯回憶著在他眼前曾發生過的事，彷彿在看一場電影。這一串的殺戮，一個接一個，像一條鏈子的一個個環結——一條鏈子。泰瑞那歷史性的暗示。像三個廣告柱——秀吉、淀君、光成，它們現在明顯的就像發亮的霓虹燈。薩戒、裕子、西鄉……警察被派去保護已死的上校夫人，這些事一件件相當的接近。

白痴！當他蹣跚的跟在婁克後面進入妓院時，他憤怒的責備自己。

一個美國男人的眼睛因恐懼而睜得大大的，他笨拙的站了起來，丟下一個嬌小的中國女孩，跑過了一間起居室，進入隔壁的房間。

婁克在通往後面房間的走廊的中途。柳兒，那個替他們開門的女孩，已前去通知嬤嬤。卽使在這當兒看起來是危機四伏的時候，她仍然十分鎮靜。

當尼可拉斯剛開始跟在婁克後面穿越這地方時，嬤嬤露面了。

「這是什麼意思？」她抓着尼可拉斯。「你們怎麼如此大膽？散闖入我的地方？我有很多的朋友，他們……」

「我們要找那個日本人！」尼可拉斯極有禮的說道。嬤嬤注視着他。當他急急衝過這長長的

走廊時，她被推着一起往前走。「他在那裏？」尼可拉斯說道：「他是我們所有人所要的。」他微微的轉過了頭。他們向上經過了一扇門，它半開着，是個空空的房間。「妳是嬤嬤嗎？」聲音由頭頂傳來。婁克正在踢一扇鎖着的門。

「他會毀了這地方！」嬤嬤哭叫着。她想起那個黑漆漆的夜晚，共產黨徒進來毀了她的屋子，抓走了她的丈夫。但這裏是美國啊！

尼可拉斯感覺到了她的異常。「那個日本人是個非常危險的人，嬤嬤，他可能會傷害妳的女孩。」

她立刻明白了，陷入了沈默，注視着他。

「他在那裏？」

「那裏，那裏，把他帶走。」嬤嬤說。

他立刻離開了她，後者喊道：「左邊的那一間，左邊的！」

婁克迴轉過身子，朝左邊的門鎖開了一槍，然後用肩膀撞開了門，接着就是那聲尖叫。

一個模糊的動作影像，尼可拉斯本能的揮動手臂護住他眼睛。

藍白色的閃光之後，是一陣無煙火藥的惡臭。

婁克腳步蹣跚的撓着，他跑了過去，尼可拉斯看到最後的一隻腳和鞋子消失在那開啓着的窗子外。

「耶穌、基督！」

他轉過身。婁克用一隻手蒙着雙眼。

「發生了什麽事？」他的聲音有些嘶啞。

「閃光炸彈，」尼可拉斯說道：「一個小型的。」

走廊傳來一陣復甦了的嘈雜聲音。

「他跑掉了，婁克。由後窗出去的。」

經由雙向無線電，巡邏警員湯尼．狄隆由婁克警官處接到最後的指示，他開着車慢慢延着皮爾街前行。

「就在這裏，」他的搭擋山廸．賓漢彌頓說道：「把車靠邊停吧！」

狄隆熄掉了車燈，把車停成一個四十五度，塞住了街道。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方面可以限制嫌疑犯在他們附近的範圍內，如果他由那建築物的後面出來的話；一方面也可阻止一般平民進入這危險區域。

賓漢彌頓先出了車子，他巨大的黑色身軀在巡邏車右邊搌動着。他停止了搌動，一手放在車頂，將頭向後，朝着皮爾街的街頭。狄隆仍然待在車內，現在正與第二輛警車保持無線電連繫，賓漢彌頓則四處觀望着。任何一般平民若是因爲好奇的動機而在這時闖了進來，可能就會造成不

幸的結果。他摘掉了帽子，用制服的袖子擦拭着前額。

他轉回了頭，研究着街屋的形勢和那棟作爲目標的建築物的特點。

狄隆關掉了無線電，出了車子來到街上，他們兩人一起溶入了街旁建築物所投射的深沈陰影中。警官對這地方十分重視。沒有聲音，也沒有任何情況，他注視着三樓的那排窗戶，想着這件事。這是次很不尋常的行動，出動了不只一部警車。但狄隆一點也不擔心，他對警官極有信心。他已經和他工作了近一年半，而且他現在十分確信，當下次測驗舉行時，他會成爲一個警官。他十分渴望那職位。他已在必須穿着制服的部門呆够了，現在他渴望在偵察組有個永久的職位。相信婁克警官在這件事上能幫他忙的。

他感覺到賓漢彌頓的身軀在他附近。他們是一組老手，而對晉升這事，他個人十分遺憾。他並不想拆散這會經十分成功的合夥。但賓漢彌頓根本不願成爲一個偵探，他十分滿足於待在街上，和人羣在一起。「那是我所屬的地方，夥伴。」他時常這樣的跟狄隆說：「我不願做個沒桌子的職員。」這就是他們用不同的方式來說明同樣的工作。婁克警官的生活並不是完全都是紙上作業，但他就是無法使賓漢彌頓信服這事。一旦這個傢伙對某件事下定了決心，他就像被鬼迷了心竅似的……

賓漢彌頓用手肘輕推了他一下，但他已看到了。一道相當強烈的灼熱閃光，緊跟着是一聲使人意外的低沈爆炸聲。「麻煩事，也許。」狄隆說道。兩人都拔出了武器，蹲閃在黑暗中，緊張的等待着。

在窗戶那邊有動靜了，陰影像小孩子的影子遊戲一樣閃動着。

「準備好。」賓漢彌頓的聲音低沈的響起。「我相信他要出來了。」

狄隆點點頭，兩個人一起，他們斜着身子前進，靠近了那建築物的後部。他們儘可能的無聲移動，保持身形在陰影中。第一次，狄隆注意到有些街燈不亮了。

他倆同時看到了那模糊的身影在動作著。狄隆輕拍了他的夥伴一下，跑過了街道，進入另一邊的陰影內。那黑人則繼續盯牢着那位於街尾的建築物。由多年的經驗，他十分明白狄隆的頭是朝向那裏。

他們開始慢慢迫近，使得那個舊式的鐵製防火梯保持在他們之間。向上看去，他們看到了那個移動的陰影以極快的速度越過金屬板，接着什麼都沒有了。沒有任何垂直下降的動作。

兩個人彼此對望了一眼，然後小心翼翼的前進，直到他們幾乎就在那垂直的防火梯之下。從他們所處的位置看過去，那景象就如同由線條及陰影構成的陰森叢林。紛亂散佈着的亮着燈的窗戶使偵查更爲困難，在許多地方沒有足夠的光線，反射的光線在同一物體上造出三個或更多的陰影。

「那傢伙是發生了什麼見鬼的事?」狄隆問道。

「我不知道。」賓漢彌頓將他零點三八的手槍套進槍套，拉了下那鐵梯，發出「軋」的一聲。「我要上去弄個明白。他可能是從屋頂跑掉了。」他爬上了一樓的防火逃生平台，拔出了手槍。他迅速而無聲的移動着，向上繼續爬去。由於那些金屬橫條，使他根本無法維持清楚的視覺。

他在二樓停留了一會，就在這時，一陣警報器的聲音響起，它們揚起，落下、好像一部警車沿着保爾利街加速前進似的。很顯然的，它是駛向區的，因爲聲音迅速的轉離，在這夏天的晚上，迴響的聲音聽來極爲怪異。

「有任何發現麼?」

狄隆的聲音由下面傳來，混雜着中國城的吵雜聲，車輛緩慢的駛過窄窄的街道，遠處傳來一陣喋喋不休的外國話。他用空着的手做了個「不」的手勢，就在同時，他聽到一陣嗡嗡聲。是某一種昆蟲。但那些撞擊，一下二下三下，像針刺似的穿過他的胸部，使他打了個轉，絕不是來自無害的東西的。

他搖搖欲墜，伸出左手，緊緊抓牢扶手。他現在所想的只是要使肺部獲得足夠的空氣。手搶和他腳邊的鐵格子「卡卡」交響着。

像喝醉了似的轉過身，他看到那站在他前面的黑色身影，來的是這麼突然，彷彿他是由空虛中冒出來的。在環狀的光線和黑色線條輝映下，看來十分詭異，當他身體不停的踉蹌着，那身影成了歪曲的碎片，就像在哈哈鏡中看到的一樣。他想嘔吐。

那是一張蒼白的臉，有着一對黑色的杏眼。在一瞬間，那眼睛動了，沿着它們彎曲的邊緣，出現了一條細細的線狀白光。他看到那個瞳孔放大了。是否是藥物?他不正確的想着。他的嘴巴張得大大的，像隻被綁住的豬一樣咕噥着。「狄隆!」這聲音夠大了，但他的耳朵嗡嗡響着，就好像他剛由一場搖滾樂演奏會回來似的。

那身影向他走來，危險愈來愈大。他伸出一隻僵硬的左臂阻擋着那身影的路，同時他的右手伸出去拔他的手槍——他的槍那裏去了？他的思想既慢又鈍，跟個原始人似的。

他感覺好像沉在大海的底部，地心引力殘酷的牽扯着他，好像他足足有五百磅重。他所有的力量幾乎都被用在維持他的站立。他的胸部像着了火，是一種清涼而痲痺的火焰，似乎要使他在體內浮昇起來，他的意識脫離了他那無用的軀殼。終於解放了，意識穿過他的頭頂，直向上飛去，融入潮濕黑暗的夜色中。

整個城市現在都呈現在他下面，一個帶些粉紅色的藍色光圈在建築物上空閃動着，像個罩子。越過那，是無盡的空間。

透過霧向下看去，在縮小了的景象中，他能辨認出那在陰影中捉動的身體，手仍然伸出着。他甚至能辨認出狄隆仰視的臉上的白點，他正在道伊斯街的陰暗處焦急的走來走去。

當他再度望向他夥伴的身體時，他正失去平衡，慢慢的倒下。現在他似乎要用勁才能看得較清楚，他正在多高的地方啊！所有的東西都在曙光的覆蓋下了，飛快着，他懷疑他是否已超越他的極限而飛得太高了？

他想他不就像那個用蠟作翅膀，結果因爲飛太高，蠟融化而摔死的伊卡爾斯一樣的跌入了淵暗中？

在狄隆尚搞不清發生什麼事之前，他就像部電梯出人意料的降了下來，那垂直落下的大玩意兒是頗沉重的。

由於他對那被扔下的東西完全沒有概念，他還是向旁避開了去。然後那東西落地了，十分接近他，帶着沈重的聲音，沒有一些具生命的跡象。

「耶穌，基督！」他在心裏喊着。渾身開始冒汗。他跪在他夥伴的身體旁邊。「天啊！天啊！賓漢彌頓，發生了什麼事？」

他完全驚呆了。他知道他必須要找那個幹了這事的傢伙，但在這時刻，他沒有辦法將視線離開他的夥伴，他完全驚呆了，靜靜流出的血在柏油路上流成一條小河。他頭部的左邊是最先撞擊的，接着是肩膀和其他部位。

狄隆站了起來退開了兩步。

他聽到一個聲音，輕的好像只有貓才弄的出來，他忍痛的將眼睛轉開。對他而言，皮爾街已成爲一個陷穽，他心慌的退進一家門口的陰影內尋找着。第一次，他發現他自己在懷疑警官把他們捲進了什麼事裏面。他到底在什麼鬼地方呢？

現在他發現那個身影了，它正沿着防火梯的水平台逃竄。在其他時候，他也許會認爲那是隻夜間覓食的動物而讓它跑掉，但絕不是現在。他舉起了他的手槍，瞄準那目標，壓下板機。槍聲在這狹窄的空間更爲震耳，由牆壁產生的迴音，彎彎曲曲的由左向右進行着。由於跳彈的產生，

他知道他擊中了金屬部份。

「他媽的！」他重新瞄準，再度射擊。這回沒有跳彈了。他打中了嗎？

在那嫌犯到達街道之前還有一段垂直距離和最後的一排房子。狄隆知道，在他下降的時候，他是最易受攻擊的。但，他馬上制止了自己。賓漢彌頓破碎的軀體在他身旁像是一項負擔，他抑制了那即將上昇，要將手槍對着那移動的身影射擊的慾望。等一會，他提醒着自己。繼續等着，直到那雜種再近一些，並且完全沒有疑問時再下手。

現在那影子已到了一樓防火梯落地的盡頭，狄隆仔細的注視着。他用兩隻手準備射擊，一隻手彎成杯狀以穩定瞄準。他瞄定那懸梯的出口處。食指緊扣着板機。等待着，重重的呼吸着、等着。就是現在，他出來了。槍聲響了，連着響了三下。

但什麼事都沒發生。

狄隆舉着他的槍，十分困惑。那雜種在那裏？

然後在他的視線邊緣，他瞄到了那在街上移動的影子。不可能，他想着。他怎麼可能不用梯子可以下來？而且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旋轉着，雙腿張開着，用最優美的姿勢瞄準着，他會在警察學校被教導的如此成功。一片沈寂，沒有任何動靜。他試着回憶那移動的路線……

感覺到出現的這麼近，他嚇住了。出於精確的反射動作，他一隻腳跪了下去，迅速的射擊。可是在那最後的一瞬間，他看到那傢伙向他衝來。對方的左手伸展出來，狄隆能夠看清那是一根短短的黑木鈍頭的棒子，大小跟他的警棍差不多。他奮勇的舉起手向下擊去，因而對那水平的一擊完全沒有防備。他被自己那無用的姿勢完全愣住了。

那圓圓的一頭剛碰觸到蓋着他心臟部位的制服。也就在那時，他因刺穿他身體的致命的痛苦而整個抽搐起來。刺入他身體的是七吋長的刀鋒，是由那木棒的末端，由一個強力彈簧彈出來，將他由前至後刺個對穿。刀鋒刺穿了他的心臟和一個肺，狄隆在倒地之前就死了。

那飛似的身影站在他身邊，瞧著對手的面孔被噴出的血遮蓋着，聽着他最後的喘息聲。這聲音，對這快死的警察來說，無疑是這世界上最響的尖叫。

尼可拉斯帶着婁克走過這地方。半裸着的女人們，站在門口，好奇的望着他們。

嬤嬤已經從柳兒那拿到了令狀，她站在那裏，繃緊着臉，佩妮在她身邊。柳兒正在那日本人待過的那房間，看着那男孩和試着使那女孩破碎的精神鎮靜下來。嬤嬤想着，柳兒在危機中表現的太好了，就像我以前一樣，她無聲的嘆息着。她想，我要不要進到房間裏面去幫忙？不必了。時代已經變了，我也是一樣。她用一隻手環繞着佩妮的肩膀，儘量的使這女孩靠近她，以使她安心。

「你們應該逮住他的，」嬤嬤有禮的對尼可拉斯說道：「現在他或許會再回到這裏。他一定

很不高興。他的安全被破壞了。」

「他不會回來的，」尼可拉斯向她保證道：「他已經殺了那個洩密者。」

他們必須由前門出去，當然啦！這樣要繞一個大圈。但在這黑夜，又沒有無線電的連繫，他們是不能冒險經由後窗出去的。稀疏的槍聲傳到他們這裏，由於這建築物內的牆，使聲音有些不清晰。

在門廊中，一隻狗正吠叫着，有個傢伙已經把電視機的音量扭大了，以將外面傳來的吵雜聲掩蓋過去。

「天啊！」當他們衝下樓梯時，婁克揉着眼睛說道：「眞他媽的亂七八糟。」

當他們進入悶熱的夜色中時，更多的槍聲響起。他們跑過道伊斯街直朝皮爾街跑去。

他們首先看到那輛警車，它以一個角度停放着。他們飛奔的越過它。

尼可拉斯立刻就看到了那兩具軀體。一個躺在最顯著的位置，另一個遮掩在蜘蛛網似的陰影之下，倒在街尾。他停住了身子，眼睛由左至右再向後搜尋着。

婁克急擦過他身邊，他的槍已拔了出來，但當他看到了第一具屍首時，他止住了腳步。緩慢小心的，他半屈着身子走近，跪下一隻腳，他小心的將屍體翻了過來。他立刻認出了狄隆，且被驚人的血流量嚇住了。他探尋狄隆是否有任何仍活着的跡象，沒有。他的手拿開時，上面已沾滿了血。

他立起身來，匆匆的走過街道，檢查了賓漢彌頓已發冷的屍體。他站了起來，將手槍插回槍套。回來時，他經過尼可拉斯身邊沒有說一個字就鑽進了那輛巡邏車的駕駛盤後面。

他接通了調度中心，要求他們派救護車來。接着他又派出了一組搜索人員。當尼可拉斯走過來時，他仍在通話中，尼可拉斯斜倚在打開着的車門上。

「只怕他已經走很久了。」

婁克掛上了聽筒，將頭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他們是我最好的一組。」他的眼睛猛地張開，巨大的拳頭重重捶在駕駛盤上，力量是如此的大，使駕駛盤跳動了起來。「最棒的一組人員！」他嘆息着。「我現在眞後悔沒有聽你的話。我不知道那個跑掉的傢伙是誰，但……」

「魯，」尼可拉斯說道：「過去一點。在羣衆還沒到之前，我有些話要告訴你。」

婁克將身子挪到駕駛座旁邊的位置，轉頭去看着他。在遠處，他們能聽到警笛昇起及落下的哀號。那大概是一輛救護車。

「我知道那個忍者是誰。」

婁克愣住了好一會兒。

「你知道多久了？」

尼可拉斯吹了一口氣，好似要解脫他突然感覺到的沈重感。剛才現場的死亡已和他過去碰到的死亡結合在一起了，他將再度的捲入其中。他覺得十分疲倦和悲哀。

「並不太久。就在妓院外面的門廊時。」

「我有些明白了。」

接着他告訴婁克所有的一切，將所有的一切都說了出來，好像這樣做能淨化他的靈魂，解脫他現在所感覺到的，因爲他已背負了太久的重擔。

「你是否告訴我……」當他說完後，婁克說道：「西鄉並不是針對湯姆金的？他是針對着你而來？」

「半對半錯，」尼可拉斯疲倦的說道：「除非我們阻止了他，否則他會殺了湯姆金的，但我相信他做這件事也是爲了我的緣故。這是唯一使所有的殺戮合理的解釋。」

「當然，我明白那個。但這實在是一種血腥的仇殺。」

「那是和榮譽有關的事情。」

「但你一定早就知道它的來臨了。」警笛的嘯聲更響了，像在夜晚中的哭號。「你覺得害怕嗎？」

尼可拉斯搖搖頭，還給了他一個無力的微笑。他想，是該走的時候了。「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已經準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了。」他爬出了車子，全身的肌肉似乎都在跳動着。警車停了下來，後面緊跟着救護車。整條街亮起了紅色和白色的燈，亮的像個遊樂場的入口。他將身子彎進車內，使婁克能聽到他說的話。

「魯，你要知道，」他十分緩慢的說道：「我也是一個忍者。」

「尼可，等一下！」

但他已走過了正朝這街道擁擠過來的人羣，融進了濃密的夜色中。

「山姆。」

「喂？」

「山姆。」

「是誰啊？」

「你還記得我嗎？」

「喔！尼可，尼可！眞的是你嗎？」高德曼的聲音亮了起來。

「是我。」

「我的天啊，你好嗎？」

「還不錯，安娜好嗎？」

「安娜？安娜很好，她非常想要見你。你在那裏？」一段沈寂。「尼克，你還好吧？」

「坦白說，不好。」

「等一下，你說什麼？……」一種含糊不清的聲音傳到他的耳中，似乎這是來自另一世界的交談。在那世界中有家，家人和孩子。抵押付款，或是在春天到歐洲的爲時二週的旅行。他在這裏到底幹什麼？

「聽着。你在這城市中嗎？安娜要你立刻過來。現在是週五晚上，她要做鷄湯。你最愛吃的。記得嗎？」

「我記得。」他現在記得每一件事。

「那麼過來吧！我們一起吃飯、談談。」停頓了一會。「你將會使安娜十分開心。她一直在擔心着你。」

他將頭靠在電話亭的玻璃門上休息着。車輛在他身邊飛馳而過。

「好的，」隔了會，他說道：「好的，我會過去。」

他掛上電話，招了部計程車。高德曼家在中央公園西邊的七十二街的達柯特。他走保爾利街，轉入第三街，一直開到四十二街口，計程車左轉，越過市鎮直朝第八街駛去。

車剛過百老滙，尼可拉斯向前屈身，敲着中間分隔的塑膠玻璃。「我改變主意了，我要在這裏下車。」他付了錢，走了出來。

當他經過這華麗的街道上一連串的電影院時，他無聊的由左邊的窗戶看着，看着那些電影標題。

他看着來來往往的車輛，越過了街道，他向西行去，經過一些新潮橱窗及幾家色情用品店，門窗上得意的公布着「歡迎夫婦」，門向外開着，一個高大的黑人戴着寬帽，穿着綠色緊身褲，懶洋洋的躺臥在門廊上。

電影院在街道兩邊一家一家的，像是永無止盡似的。大部份是色情片，其中有一家是尼可拉斯從計程車窗戶注意到的一家，那裏張貼着三欄功夫片廣告；其中的兩部是由李小龍主演的。

尼可拉斯掏出了一枚五毛錢硬幣，走了進去。這地方十分老舊，有一股霉味。它比大部份戲院正常的燈光要亮些。一羣黑人和波多黎各小鬼圍着後面的一架汽水販賣機吵嚷着。

他找了個座位。這地方幾乎客滿了。銀幕上，李小龍正用配音的英語一本正經的對著兩個滿臉邪氣的日本人說話。觀衆吵鬧着，不安靜的期待着動作過程。他們不喜歡對話。

尼可拉斯坐在後面，觀察了李小龍好一段時間。幾年的時間並未減少他的吸引力。他的靈魂似乎躍出了銀幕，表演了最値得觀賞的技巧。

尼可拉斯想起了他們第一次的碰面。那是在香港，在那段李小龍待在好萊塢，在電影和電視上飾演個小配角，教那些明星使他們能在攝影機前做幾個勉強及格的武術招式的時期之後。

他那時正要開始成爲一個明星。他們談得很投機。但時間和其他因素阻礙在他們之間，他們後來再也沒有見過對方。

李的死訊對尼可拉斯是極大的震驚。並不是因爲有人嘗試要殺他——那時他對李已知道的足夠去瞭解，這個人的不妥協的天性已在某些無疑的令人不快的方面成爲一種致命的原因——而令人個某種企圖成功了。他一直在懷疑那事是怎麼發生的；現在他想他已明白了。

在外面，天氣仍灸熱得令人窒息，這地方的光線、速食、毒品，甚至卑鄙的交易都要比任何地方多。

他花了十五分鐘才找到一輛空的計程車，但只花了七分半鐘就到了達柯特；車輛十分稀少。

他在那腐朽的戲院的時間正好足夠讓他看到李那華麗的舞蹈似的動作過程，像通常一樣，那些動作是由於復仇引起的。今晚似乎沒有任何一件事像那一樣的自然。

高德曼如同以往一樣仍是那麼整潔，他穿着淺藍色的細條紋襯衫和深藍色的亞麻布家常褲在門口和他會面。當他看到尼可拉斯時，他愉快的笑了，伸出一隻結實的手臂。「尼可，我們正在擔心你。」他轉過身，仍然站在門口。「安娜，是他來了。」他將尼可拉斯推了進去，塞了一杯甜酒在他手裏。「哪！看起來你似乎需要這。」

安娜，一個黑髮圓胖的婦人急急的由通往大厨房的門跑進了起居室。她笑顏逐開的舉手喊道：「嘿……」親吻着他的雙頰。她有一種內在的熾熱的熱情，這使得她外表的美醜根本無關緊要。「你是到那裏去了那麼久，怎麼一直都沒來看我們？」她的話帶着既愛憐又責備的語氣。

他淡淡的笑了。「眞高興能看到你們兩位。」

「那就是了！」她說話的樣子就好像發現了一件稀有的史前古物。「你瘦多了，來。」她拉着他的手。「我們先吃飯。不管你是要和山姆談論些什麼，都可以等到塡飽了肚子再說。」

他們在貼了黃色和灰褐色壁紙混和著古老西方裝飾的厨房中吃飯，橢圓形的帶有美麗木紋的桃花心木餐桌上擺滿了食物。桌上鋪着漂亮的刺繡着白色花紋的桌巾。一個黃銅的燭臺放在由餐桌上方的天花板垂下的擱板上，正在餐桌的中央。

吃完飯後，當安娜正在洗盤子時，山姆悄悄的對尼可拉斯點點頭，兩人一起道歉要退出。安娜在他們離開前親吻了他們兩人。「不管是什麼事不對，」她以具有絕對的信心的態度向他說道：「你都能改正它的。對吧，山姆？我說的正確麼？」

「妳一向都正確的。」他引導着尼可拉斯進入起居室中。

室內的佈置全都是灰褐色和淡綠色。安娜不喜歡明亮的顏色，或許那是因爲她小時候在第一八九街總是見到那些顏色。這些顏色有一種使人舒適的影響，就好像在這炎熱的日子裏置身於一座陰涼的森林中。

他們坐在灰褐色的天鵝絨長沙發上，山姆將腳放在一個腳墊上。一個掛在白色大理石壁爐上方的老式掛鐘輕微的「滴嗒」響着。在它旁邊擺置一個粉紅色的花瓶，裏面挿着一大叢桉樹，室內飄浮着它帶有刺激性的氣味。在對面牆上掛着一幅楚羅的畫，在另一邊是一幅較小的達利的畫。在他們的寢室，淡藍色的牆上，是一幅畢卡索和一幅卡爾達的畫，當然啦！安娜並不喜歡它們。它們全都是眞品，但它們僅是平常的被陳列着，並未加上刻意的誇示。

「它回來了，」尼可拉斯輕輕的說道：「所有我的過去，就像一個巨大的浪一起湧回來了。」

高德曼拿起了一個硬木盒，抽出一根雪茄，慢慢點燃。

「我已在生命的某處遺失了現在，我不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

高德曼優雅的吹出一股藍色的煙。「尼可拉斯，就像莎士比亞曾經聽明的藉着奧菲利亞口中所說出的一樣：『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是什麼，但我們不會知道我們將來會成爲什麼。』」

「山姆，我不是到這裏來聽說教的！」他的脾性爆發了出來。

「我也不是要給你任何說教。」他將雪茄由口中取下，放在一個水晶煙灰缸上。「你注意，期望着去知道或瞭解關於你自己的每一件事，都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人類是一種如此複雜的動物，我們必須要盡最大的努力完成事情至滿足的程度。或許再過一段時候，那日子顯然還很遙遠。在其他的時代……」他平靜的聳聳肩膀。

「我完全瞭解那些話。但你是一位歷史學的專家。我僅僅是半個猶太人。我沒有接受過那種訓練，我沒有……」

「那種訓練完全沒有任何關係。」高德曼鄭重的說道：「一個人學習做一個猶太人的意義就如同學習做一個人的意義一樣——那是由生活中學得，而不是由猶太教律中學得。

「它是來自你內在的感覺，重要的是，你不能否定你內在所有的懷疑和恐懼，對現在和未來的不確定都是由那兒產生出來的。你的自我必須自由的進入任何它所必須進入的方向。

「尼可拉斯，讓心靈飛昇，那是我們所擁有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把它束縛下來是一種罪惡，那是否定你心靈的生命。生命缺少了它就什麼都不是了。我們只是一天又一天的活在一處無法想像的介於天堂和地獄之間的地方。

「尼可，這樣算回答了你的問題了嗎？」

在一個靜寂的夜晚，在公園大道的高樓上，他和拉斐爾·湯姆金坐在一起。在這時候，湯姆金正在講電話。在這世界的某些地方，在九點到五點間的某些時候，總是有些重要的生意在滾動着。那些對整個公司組合極重要的決策，需要這發起者和其他協助者的心智。三個大陸正等待着這些橫越大西洋或是橫越太平洋的談話的結果。

當湯姆金正在以百萬為單位——一種半公開的商業簡稱——談論着時，尼可拉斯看到他握在手指間的用金屬和塑膠製成的小東西。他把它像個小球轉動着，雖然它實際上僅是個圓盤，而且十分扁平，在燈光的照耀下，它的表面慢慢成為一團眩目的光芒。

僅是可能罷了，他想，這個小小的電子產品或許能成為這一切的鑰匙。過去的，現在的及未來的。如果他願意，它的作用可能就在這裏結束。

西鄉已佔了所有的先機，他覺得被剝了個精光，全身赤裸並且毫無防備，因為他並沒有看見那正在發生的事。

西鄉會牽着他的鼻子帶着他團團轉，直到他頭昏眼花，而西鄉則在旁一直笑着。那是由五倫元書上學來的技巧。它的名稱是什麼？「壓制住關鍵」。是種束縛敵人有效的動作。將他帶着團團轉，好像穿了個環在他鼻子上，然後，當他完全混亂時再予攻擊。

「你會到那裏去過？」湯姆金問道，掛斷了電話。今晚這時候他的衣着有些凌亂。在他奶油色的亞麻上裝手肘內側部份皺摺了，灰色的絲質針織領帶有些歪斜。他臉上長久保持着的紅潤面

色已消失了，似乎被長時間的用拳頭連續打擊過，現在是在一種不舒服的暫停中——投降是絕對不可能的。他眼角的皺紋更加明顯了，但這僅是使他看來更爲親切。尼可拉斯仍覺得自己在懷疑他的外表是否能代表他的爲人。

「中國城。」尼可回道。

湯姆金咕噥着，在他的高背皮椅中旋轉着。他的手在桌上的電子器具上無聊的撲弄着，就好像一個希臘鄉下人撫弄着他的禱告念珠。「中國城，嗯？一定是跟那個雜種婁克，我敢打賭。」他一直注視着尼可拉斯的面孔，後者發現他那如藍水晶砲片的雙眼是殘酷無情的。尼可拉斯想着，那是一對水手的眼睛。那眼睛是屬於一個對大海和廣濶天空能夠十分適應的人。它們是一個生還者的眼睛，船遇難了，他的夥伴都淹死了，而這個人奮力游上了海岸，像魯濱遜一樣的征服了時間，雖然很可能並不是孤單一人。「你最好不要和那警察走的太近。這只是一個友善的警告，因爲我正在等那個雜種踏錯一步，那時候我會把他扯成兩段。」

尼可拉斯想到了婁克曾告訴過他關於葛爾達的事，於是他只能對自己笑笑。不知道湯姆金會怎麼做？如果他發現婁克和他的女兒已經彼此瞭解。「中風」對他而言大概是個正確的字眼。

「那個雜種幫我弄了個罪嫌，而我完全不懂是爲了什麼。僅僅因爲我那時正和安姬拉．狄登交往，他就有那種瘋狂的念頭認爲我殺了她。」

尼可拉斯注視着他，把那個電子竊聽器在他手指間的老繭上磨來磨去。

湯姆金嘲笑似的由鼻孔噴着氣，令尼可拉斯想起一匹正在呼氣的馬。「他媽的，那女人到處諂媚，你知道嗎？甚至對不認識的人也那樣做。她給那些她由街上拉來的傢伙一些臨時工作，而由其中得到刺激。就像那樣，呸！只是並不常都是男人，你知道麼？這女人是個瘋子，一個的的確確的瘋子！如果我早知道那些事，我一定會⋯⋯。見鬼！她掩飾的真好。」他揮動着一隻手，手指上的金戒指閃耀着。「不管怎麼樣，現在那全已都成爲一段歷史故事了，那是我對它的看法。但那警察不願讓它過去，你知道嗎？他就像一隻咬着根臭骨頭的癩皮狗，沒有人要那骨頭，除了他。」

「他是在盡他的責任。」

「他不是在盡他的責任！」湯姆金吼道。「這整個事件都是他媽的狗屎。」他一拳捶在桌上。「對那狗屎的紐約警察局的每個人來說，安姬拉．狄登案已是個結束的事件，只除了婁克。他以爲他在執行著什麼？由上帝來的使命呀？哼，我告訴你，他什麼都沒得到。我掌握了他的命運，我將樂於見到他的名字登在報紙上。」他在椅上前後晃盪着，速度很快，就好像他有用不完的精力。「該咀咒的獵犬！他別想把我弄上任何傳播媒體的標題。他需要被人好好的上一課，那是所有的結論。」他向上瞥了一眼，再也不對自己自言自語。「關於那個傢伙，那個忍者，怎麼樣了？」

「哦！那就是我要來和你談論的事。到目前爲止，他已做了很好的示範。我認爲我們現在必須做的是將形勢顚倒過來。如果我們能控制周圍的環境，我們會有個機會。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在忍者之前先站在戰場上。」

「是這樣嗎？那就立刻去做。那是我付薪水給你的目的，不是嗎？」

「不幸的是，它並沒有那麼簡單。」

「哦，做你必須做的。我不管它是什麼。我要那傢伙離開這裏，永遠的。」

「這裏面直接牽涉到你。」

「廢話，他是被派到這裏來殺我的。」

「他到這裏也是來殺我的。」

「什麼！」

「我認識這個人。我們之間有一筆舊帳。那跟你毫無關係。」

「我明白了。」

「不過那可能會將我們全帶進他的陷穽內。」

「怎麼做？」

「經由他竊聽器中的一個。」尼可拉斯舉起那個小圓盤使湯姆金能够清楚的看到它。「你知道，它現在是不工作的。它是現在最新的接觸型的一種，意思是說，一旦它重新被貼在表面上，它又會開始工作。」

一絲閃光出現在湯姆金冷冰的眼睛內；奸詐是一項他瞭解的技倆。「你的意思是……」

「我們使它重新恢復工作，並且利用它。使他相信那只不過是有個小故障，然後……」

「如果他猜透我倆的談話，那會怎麼樣？這傢伙是個專家。我會聽說過關於忍者的故事…

…」

「我不認爲這會有什麼關係，」尼可拉斯說道：「他要我們兩人，如果他覺得能够同時得到我們兩個，他會冒這個險，即使是有陷穽的可能。你要知道，那是個我的提議。對他而言，那是一項挑戰，他不可能退縮而不失掉任何顏面。那是他不會做的事。」

「那等於說是邀請他過來了？」湯姆金慢慢說道。

「是的。」

藍色的眼睛用心的注視着他。尼可拉斯幾乎能聽到他心靈緩緩轉動的聲音，它正衡量着概率，就好像他正在做一個有電腦在旁協助的企業決策。但是，就另一種奇怪的觀點來看，它的確是個企業決策。

「讓我們就這樣做！」他的聲音毫不猶豫的響起。

後來，當尼可拉斯拿起那個竊聽器，將它放進厚厚的棉花墊中，湯姆金說道：「所有的事情能在後天晚上前安排好嗎？」

「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很好。」當尼可拉斯轉身要離開時，他拿起了電話筒。「嗨，」他說道：「你沒告訴我，你和賈絲婷有問題。」

尼可拉斯整個人都僵住了，無聲的咒罵着湯姆金。難道他又再度的暗中偵查他的女兒嗎？他還知道些什麼其他事？

「擊中要害了，是嗎？」他笑道：「你有一張難看的撲克臉，但我不必看你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了。」

「你又知道些什麼？」

湯姆金聳聳肩。「只是知道她在城裏，和另一個傢伙在一起。我並不知道那男人是誰，但我很快就會知道。」他低下了眼睛，開始撥號碼盤。「那眞是太糟了，眞的。我很樂意你們兩個能待在一起，你對她而言是好的。現在我恐怕她要回到她的老路上去了。」

「她在那裏？」

「哈囉？是的……」

「湯姆金……」尼可拉斯的聲音切穿了介於他們之間的空間。

「等一會，不要掛斷……」湯姆金用手掌蓋住了話筒。「你說什麼？」他的聲音變的親切起來。

「她在那裏？」

「在一家迪斯可舞廳裏。在西四十六街上。」他用一隻手在桌面上翻尋着。「我知道我有那家舞廳的名字。至少，我早先有它……啊！在這裏。」他拿出了一張紙，告訴了尼可拉斯那名字。湯姆金的眼睛揚了起來。「知道了嗎？」

「通常我是不去舞廳的。」尼可拉斯說道。他的聲音緊的如同一根蹦緊了的絃。在他對面，湯姆金看起來就像剛吃完了特別可口的甜食。

「不，我不這樣認爲。換句話說，你必須在這事之前和她碰面。那是她的一個老巢。或許你過些時候必須試着去做。」他轉開了去，開始講電話。

有一段時間，湯姆金說的只是一些沒有任何意義的寒喧，空着的耳朵聽着電梯門輕輕關上的聲音，那機器輕微的嗡嗡聲，它正帶着尼可拉斯下到遠遠的大廳。

當這些聲音都消失了後，他伸出一隻手打開了一個抽屜。根本就沒有轉動頭，他就將話筒放了回去。

他低頭出神的看着那個用塑膠和金屬製成的小東西。一條細細的汗線滲出了他的前額，就像他每次作一個重大的企業決策時一樣。他的心臟劇烈的跳動着，脈膊加快了。

他舐了舐嘴唇，小心謹愼的，他把那竊聽器由它的位置拿了出來，將它黏在桌子的邊上。

他轉了個身，離開了那玩意兒，向外看着這城市深夜的面貌。在西方，整個國家都在他面前，當然啦！他並不能看到。最後，他開始說話了。

「我覺得，」他說道，幾乎是經過了深思後的。「那決定於你有多想要他。但如果我能够『保證』尼可拉斯·黎尼爾，我可以把他放在一個大盤子上交給你。就跟個『派』那麼容易，如何？」他又轉了個身，現在他直接的對着竊聽器說，那東西掛在那裏就像隻傲慢的蜘蛛。「我敢打賭那對你是極爲重要的，價值不下於一條生命。你怎麼說？」

他伸出手拿起了那個竊聽器，將它放回抽屜中，正確的如同尼可拉斯放置時一樣。湯姆金是個十分小心的人。

然後他坐了回去，雙手放在頭後面，等着電話響起，他確信一定會打來。裝滿了子彈的手槍塞在他外衣下潮溼的襯衫上的槍套中，它們似乎十分沈重，但很温暖且非常舒適。

他想，像這樣的事，有個人是永遠不會知道的。

「有個人想要見妳。」

剛剛在婁克走了進來後，電話響了起來，雖然是如此，也雖然她已將那機器裝置在電話機上，葛爾達仍是親自接了那電話。

她已經走到起居室來開門，而且他們兩人仍然在那裏，仍然在半黑暗中。她現在正看着他，耳朵正聽着電話，他站在那裏，斜斜的明暗光線條紋正好投射在他的膝蓋上。他的臉孔被臥室射出的黃色燈光照亮着。

「葛，妳在那裏嗎？」

「是的，佩爾。」

「我還以為妳已離開一段時候了。妳要任何東西嗎？」

「不，今晚不要。」

他似乎被一種許久缺乏睡眠的疲倦所折磨着。似乎那些在辦公室內，在街上，在法庭的無休止的時間，已成為一種無法拋棄的秘密黏着物，現在正沈重的附在他身上，像是灰色的第二層皮膚。

「只是職業上的問候罷了，」佩爾說道，她誤會了葛爾達的沈默，以為那是一種懊惱的表示。「沒有其他的事了，看起來似乎……」

「今晚不行。」

「我尚未給妳任何提示，但那是一個參議員。」

葛爾達曉得那是什麼意思。「替他找個其他的人吧！」

「葛，」佩爾緩慢而耐心的說道：「他要妳，不要其他的人。妳知道他是怎樣的人。」

他站在黯淡的燈光中就像個剛醒過來的神秘動物——一個錯穿了人的衣服的怪物。他似乎僅略微注意到她。

「回答仍然是不。」她不能注意他更多。

「那麼黛爾怎麼樣？如果她再度到城裏來。」佩爾顯然從葛爾達說話的語氣中發現了些什麼。

突然間，葛爾達曉得她必須儘快結束這電話，因為他在這裏。「不行，即使是黛爾也一樣。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我不幹了。」

「我明白了。」在佩爾的聲音中沒有受傷的意味，也沒有反唇相識的暗示。

葛爾達覺得有些頭昏眼花，就好像她剛喝完了一整瓶的法國香檳。但她覺得現在比她以往任

何時候都更快樂。

「我們會想念妳的，葛。我會常想念妳。」說話的語氣正像佩爾，至少有一段時期是如此，絕不提及顧客。

「我也將永遠不會忘記妳。」葛爾達低語道。

一聲微弱的笑聲。「我十分希望。拜拜，葛。」

葛爾達放下了話筒，走到婁克身邊。「發生了什麼事？」她用手臂環抱着他，扶着他走進了寢室。

在室內溫暖的燈光下，她看到了他手上乾涸了的血漬。「你願意告訴我嗎？」她說話的語氣比她感覺的更平靜。「你看來十分悲傷。」

「我剛去看過兩個家庭。一個懷了孕的妻子和一個有三個小孩的母親。」他絕望似的注視着她。「妳有沒有做過這樣的事？妳必須去告訴某個人，她所最關心的人已經死了。」他深吸了一口氣。「我做過。但從沒有在我知道那些死亡是由我的錯誤所造成之後。」他注視着他褐色的手，它們好像會在染料中攪過一樣，已經成了一層硬殼了。

「我們爲什麼不從頭開始說起？」她溫柔的說道，拿起他的手握在她手中，拉着他向前走。「這些血漬應該先把它洗掉。」

『我知道我正在做什麼，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知道 我要往那裏去，我的心中 有個雷達……』

這地方裝滿了深黃和灰黑的毛玻璃，一層一層的像個空中花園，半透明的玻璃就像它的花朵，在下面，彩色燈光隨着音樂的節奏閃爍着。

空氣隨着打擊樂器和電子樂器震動着，整個地方像一株用香水、汗滴和火樣熱情所裝飾着的聖誕樹。

『我感覺到你的接觸近了，你的星球在我的航圖上，我聽到了你車子的聲音，讓雷達在我的心中……』

酒吧在某個地方，被無數高舉着的手，飛旋的頭髮，發着光的毫無煩憂的臉遮掩的有些模糊不清。跳着，舞着，不停的旋轉。踏着流行的舞步，像是重新復活了的原始部落，一種忘形的狂歡亂舞。所有的世俗規範，所有的責任工作，全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你牆上張貼的海報顯示出每種流行的興起衰落，爲什麼要讓過去仍然存在？雖然我知道現在已接近一九八四年了，但我覺得仍和一九六五年一樣……』

像是自夢境中穿越過。所有的感覺無情的攻擊着，直至曲解像雜草似的在廢棄了的眞實庭院中蔓生着。前進一步，接着又退後兩步。他想到了愛麗絲掉進了那個兎子洞，懷疑凱洛爾（註：『愛麗絲漫遊仙境』一書之作者）心中是否會有這種感覺。或許只有柯勒瑞奇（註：英國詩人）

會在夢中有過這種感覺。這裏似乎是一個受了傷的天使住所。

『在我房間中的音樂總是稍微有些走調，我的舞步仍在試驗中，雖然我知道你要我舞出的旋律，但我會將我獨創的風格轉變爲一種流行……』

在酒吧前面有一排皮墊的椅子，現在沒有一個人坐在上面，椅子就像一列烏鴉，正諷刺性的看着夏季忙碌的玉蜀黍田。

尼可拉斯與衆不同的坐了上去，要了一杯酒。他並不口渴。他看着在旋轉的燈光中金屬絲織物的光彩，閃着亮光，有着不尋常的高跟鞋子。在跳舞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轉向他的女人臉上，有半數塗了多彩的眼影。看起來，肉體似乎完全是附帶性的；手臂、胸部和大腿都被塗的像壁虎皮一樣。

他正在尋找賈絲婷，但在這「精神病院」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就跟在熊本追趕裕子是一樣的。門在他面前迅速的開闔着。

然後賓漢彌頓在早先的那個下午對他所說的話，慢慢的在他腦海中浮現出來。他現在是什麼和他知道他想要成爲什麼會有什麼差別嗎？到底什麼是他想要的？現在已不是一九六二年了，那是另一段生命的部份。但他知道他永遠不會眞的自由，除非他能瞭解這一切。他知道，沒有瞭解、同化是絕不可能的。憶靈——這掌管他過去的小精靈，是永遠不會被滿足的。

「你在幹什麼？來啊！來啊！過來跳舞。」

她是個金髮碧眼的女人，穿着件淡紫色的廣東縐紗的衣服，這使她豐滿的胸部顯得十分誘惑人。

『我覺得我像個埃及人，人們都注視着我，但我是生來僅愛你一人……』

「難道，」她小巧的頭誘人的搖動着。「你不願加入這節奏中？來吧！來吧！」

「不，我不認爲……」

『我覺得我像個埃及人，我的意思不是說你沒有傷害到我，我只是要擦亮你的鞋……』

「磨羯座的，對吧？你一定是，你看起來抑鬱寡歡的，所有磨羯座的人都如此，但……」

「我不是到這裏來跳舞的，」他說道，覺得自已像個傻子。「我是到這裏來找人的。」

『天啊！天啊！不要稱我是你的玩偶……』

「讓我們一起來。」

『不要喊我，不要叫我，不要呼喚我，如果我要你，我會呼喚你……』

「妳還是沒弄清楚。這裏有個女人，我要找的一個女人。」

「哦？」她拉着他的手，鮮紅的指甲閃着光，成排的燈光輕快的閃動着，變換着色彩。「讓我們跳舞、跳舞、跳舞，直到我們找到她。」

他掙脫了她的握持。

「難道你不願享受樂趣？」她在他身後喊道。

『……讓我覺得，覺得好像，好像一個埃及人……』

上到了第二層，整個地方都是藍色和綠色，像是個起伏着的巖穴。「同步裝置」已經開始流

行了，他覺得脈膊隨着震動着空氣的音樂節奏而跳動着。但他失望的離開了，就如同一個收割者離棄了他的麥田。

最後，他終於在最高的一層看到了她，她的身形被環狀樓梯遮掩的有些模糊不清。他必須等在那好幾分鐘，窄窄的通道上擠滿了人羣，有邊跳着舞邊上來的，也有正要下去的。

她的身形消失在揮舞着的手臂和搖動着的人頭後，而他每次只能在那鐵製的樓梯上前進二級。黑色的皮質牆壁使這裏像個墊着襯墊的密室，在這個高度，毛玻璃太容易碎了；如果一個人要像被束縛住似的蹣跚走路中摔倒，那麼應該裝上什麼呢？

原本是紅色和黃色的燈光，在黑色的皮面上反射成白色和灰色，令人有些困惑，就像在一架年代久遠的電視機上觀看彩色節目——每一樣東西都有些偏離。

她在那裏，和一個高大，肩膀寬濶的男人在一起，那男人有着波多黎各的細長黑髮和蒼白的皮膚。他穿了件無袖T恤，上面有個紅、藍、金三色的尖點啤酒的徽章，高腰的深紅長褲。

『我今早莫非是聽見妳在哭泣，我莫非是感覺妳在流淚，淚珠滴落在我身上，像是條小河流過熟睡着的我……』

「賈絲婷！」

她的頭四面轉着，光線照着她眼睛附近深紅的斑點。她就這樣靜靜的看着他，直到她的舞伴把她轉了個圈。

「賈絲婷！」

「嘿！你要幹什麼？別來搶我的小寶貝。冷靜些，好麼？」

『我今早莫非是聽見妳的聲音？妳莫非是在叫我的名字？我聽到妳輕聲的低語，但妳的語意毫無悲傷……』

「賈絲婷，看着我。」他伸出手去。

「嘿！小子，嘿！不能動手，你沒有聽見麼？你馬上滾開，她不願跟你跳舞。」

眼睛掃過轉紅了的鼻孔，注視着那逐漸放大的瞳孔。

「你爲什麼不到那些男人的房間做些什麼的？」

『那眞是個奇特的方法來告訴我說妳愛我，妳的感傷是我所唯一看見的，如果妳只是想對某人哭泣，請別對我哭泣……』

「嘿！小子，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可能這個「小子」在這吵雜的房間中聽不見告訴他的話，但彈簧刀的閃光是不可能被誤解的。

「賈絲婷。」

「小子，你別煩她。」一邊的肩膀低了下去。「現在，這是給你的！」

他的動作很快，而且他知道如何去閃躲它，這是他在街道上的訓練中學來的，在那裏沒有什麼法則，只有生存的需求。像這種動作可能比那些職業性的更具危險性，因爲它們是完全沒有前光的。那八吋長的刀鋒很可能會在他的腹部開個大洞。

他用左前臂擋住了那刺擊，旋轉了半圈，右手的邊緣砍在那波多黎各人的臀骨上。除了音樂

没有任何聲音。他們激烈的動作和這皮壁房間內舞着瘋狂的動作似乎是完全相同的。
那波多黎各人的嘴張得大大的，他的頭收了回來。他向右移動着，尼可拉斯把他的腳擠到另
一個人的右腳背外緣。他整個人失去了平衡，向側面倒了下去，跌在兩對吃驚的男女之間。他伸
出的手打中了一個正在旋轉的女孩臉孔。
這一切好像是一齣滑稽歌劇中的一幕，但尼可拉斯一點也不覺得好笑。
『我們在這裏，一個奇妙的時刻，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由夢幻編織而成……』
賈絲婷的目光由他身上轉到那個跌在地上的男人，他正緊抓着他的臂部。彈簧刀躺在斑駁的
地板上像是在一場奇異的婚禮中的中心擺飾，似乎没有一個人想要把它揀起來帶回家去。
「賈絲婷……」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你想要從我這裏得到什麼？」
「賈絲婷。」
「我不能再忍受了。求求你，求求你，難道你看不出來我要哭了……」
『那就是你，像個守護神似的，開着車一站站的過去……』
「……都是因爲你，一切都是因爲你。」
「賈絲婷，我到這裏來……」
「即使你知道這兒，我一點都不在乎。」
「我是要告訴妳，我愛妳。」

淚水靜靜的流出了她的眼睛。空氣黏稠的像糖蜜，充滿了音樂，疼痛的喊聲，暗示的旋律，
引人狎思的節奏。
「我愛妳。」他們以一種迫切而誠懇的方式相接觸着。「賈絲婷，我……」
『那並不是古柯鹼的副作用，我想那一定是愛，現在要感恩已太遲了，要再一次的遲疑也太
遲了，要憎恨也太遲了，太遲了……』
「……在妳屋子前面的沙灘上哭泣，夜空和大海就在我四周，那種情形以前從没有在我身上
發生過。」躺在長長的沙灘上，賈絲婷溫暖的身軀靠在他身旁，他想着：你錯了，婁克，我能感
覺到，我眞的能感覺到。
「不要因爲它而感到羞恥。」
「我没有。」他的過去第一次模糊的消失，滑落下去，埋藏在翻騰前進的海浪之下。「要不
然我不會告訴妳的。」
「這使我十分快樂。」她將手指放在他的臂部上。「你因某些事而感激我。」她穿着長襪的
雙腿靠攏着，像是蟬的翅膀。「我會回報你的。」
「那是一種新的感覺。」她注視着他內斂的眼睛，聆聽着他的話。「我會對妳所做的是那麼

的殘酷，但我爲了出於自我防禦而做了，因爲那是一種生存的本能。我忽然覺得妳是如此的接近我的核心，這令我想起……」

她的長髮拂過他的肩膀。「想起什麼？」

「想起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還有霧和一艘搭乘着越過日本的一處風景區的渡船。」即使當他靜默時，他的嘴唇仍是保持半開着，沈重的呼吸就像一個人在作夢時一樣。「它令我想起一個我一度愛過的女孩。麻煩的是，那時我覺得我仍和她在戀愛中。」

「她現在在那裏？」

「我不知道，她可能在任何地方，也不知是哪一國。」她能够感覺到他胸部和腹部的起伏規律的如同海浪。「她告訴過我她愛我——她令我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有任何人能將虛僞表演的那麼好……」

她笑了起來，笑容半隱藏在黑暗中。「如果你曾做過女人，你就會知道一切了。」

「有時候我覺得『性』是對動物而言的。」

接下來有好一段時間的沈寂，只有間歇的來自外面的車輛行駛聲。賈絲婷對他的音調甚爲驚訝，她從沒有聽過這麼悲痛的話，而且她發現自己在懷疑到底在他和那很久以前的女孩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很嫉妒，」她說道。她覺得她可能在冒極大的險。「我嫉妒你給了她那麼多。」他在她身邊，不哼一聲。「不要再這樣了，尼可斯拉。」只有她身體的一邊和頭髮碰觸到他。「你們之間是誰被懲罰了呢？」

當他說話時，他的聲音十分拘束。他是在和什麼奮戰呢？「她令我覺得……」

「什麼？」

「覺得，只是覺得。」

「眞的那麼恐怖嗎？」

「然後她離開了我。她走了，和……」接着他告訴了她他從未告訴過任何人的事，心中充滿了羞愧。

賈絲婷將她溫暖的唇貼在他耳邊，耳語道：「尼可拉斯，幫我把拉鏈拉開。」

他伸出了手。響起了一種聲音，像是木頭破裂的噼啪聲，全部燒完，成了壁爐中的熾熱灰燼。

她胸部的頂端在曙光中朦朧的閃着光，像是在黎明的光芒下漸漸漲高的浪頭。在這裏，也同樣有值得探測的深淵。他現在所感覺的興奮感流過了他的腰部，一種像浪潮的衝擊，籠罩了他全身，直流入他的頭部。「我好想妳啊！」但那再也不是裕子了。

她能感覺到他的轉變。「是的，」她耳語着：「我現在知道爲什麼了。沒有你在，我覺得自已又老又疲倦。」她聳聳肩，抖落了她的肩帶。

「讓我們不要馬上就作愛好嗎？」尼可說。

她的眼睛距離他如此近，它們閃着炫麗的光彩，像一團小小的火焰在跳動着。

「再說一遍。」

「賈絲婷，有的時候話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那麼什麼才有意義呢？」

他的手臂環抱着她。「我將摟着妳，」他耳語道：「而請妳也緊摟着我。」

她的手指在他皮膚上撫摩、移動着。

福岡西吉，這位鑑薩的師傅，當淸晨太陽的第一道光芒投射在地面上時，他醒了過來，但有些事仍在他心中縈繞不去。

在這麼早的時間，整個世界都籠罩在霧中，熟悉的地面景物就像一幅印象派的點描畫。

絕不是一場夢。福岡西吉在心中思索着。

立刻，他想到了尼可拉斯。

現在一定是時候了。雖然他有智慧，福岡西吉仍感到身上起了陣輕微的戰慄。

通常他總是在漫長的夜晚，當睡不著覺時，會想到了這時候，但現在他知道他自己已被迷惑了，想着天空或許永遠不再亮了。

現在，它來臨了，在經過了所有的時間之後。

時間是絕對毫無意義的，他十分明瞭這道理。

卽使是隔着這麼段距離，他覺得心靈在辛苦的奮戰着，就像一場暴風雨正吹襲着一艘船的停泊處。

在中國和日本的那段漫長歲月，對他而言似乎像是一場被霧籠罩着的夢，就像他所看到的窗外的世界。他知道心靈能夠做更多的事，能玩許多的詭詐；同時他懷疑，在今天早晨有哪一個世界會比這夢更眞實？在某種程度，美國永遠不可能眞實的像那些在亞洲海岸的白天和夜晚，那裏有他們的情趣和他們的奧秘。

那時候會經有過時間，無盡的時間。有一度，它似乎使每一件事變得更令人迷惑。而他在它們最後得到解決時所感到的樂趣，在他的生命中始終沒有平衡過。

當然會經有好幾次，他會後悔他會親自開創出的生命。不管怎麼說，那是一條最危險的路徑，在路上的每一步中都充滿着眞實的和想像的危險。

猜忌折磨着他們全體，像是永遠不可能被完全治癒的瘧疾。對任何一個新的人，那兒總是有憤慨，尤其是那個想要去測量那會挫敗他們全部的人。

然後被征服。

福岡西吉從他的床舖上坐了起來，聽到他骨頭一陣喀啦響。魔力，他想着，一個多麼被人誤解的字眼；尤其是在西方。他不得不笑了起來。

然後他想到了尼可拉斯。他並不羡慕他，那時在福岡西吉心中並沒有任何羡慕。難道那裏會

經……福岡西吉此刻聳聳他瘦薄的肩膀。

他想，有誰知道？但在他的心中，又有一陣激動。

現在他覺得他能清楚的看到底部。底部充滿了淤泥和沒有色彩的魚，組成了它們在泥巴、石頭和沙中固定不變的生活形態。

在下關海峽的這一段區域傳聞鬧鬼大約有七百年的歷史了。那是從那個小孩天皇——安德天皇在一次壯烈的海戰中死在這裏之後（那次海戰是在源市附近發生的），同時死的還有他平氏一族的全部男人、女人和小孩。

在這裏時常會發現奇怪的平家——那是平氏的另一個名字——蟹族，這種蟹在它們的甲殼上刻有人的臉，據說它們是那些死了很久的被擊敗的勇士們的鬼魂居住的地方。

在傳說中，他們不能看到和平，因此，在大霧瀰漫的夜晚，漁人們發誓說他們能看到奇怪的水鬼在不平靜的海面上跳動着，他們拒絕駕船出海，即使海面都是魚羣也一樣，因爲在這些恐怖的夜晚，平家的鬼魂會從海的深處昇起，干擾那些經過的船隻，把不留心的游泳者直拉下海的底部，拉向他們的死亡。

爲了安撫這些迷失而不快樂的鬼魂，佛教徒在這裏建了一座阿彌陀寺。

但現在，西鄉心裏想着，這裏已不僅僅是個鬧鬼的地方而已，因爲我自己那已流露出了的靈魂，正躺在那水中，已被擊敗而死去了，它加入了那正在他們永不休止旅程中的平家的鬼魂。在那裏既沒有熊熊的火焰也沒有金色的蓮座。

他能够清晰的看見那臉孔躺在底部，絲毫沒有受到擾動，就好像根本沒有波浪介於其間；臉孔上的五官排列着就好像那張臉已經死亡了。一個傳統的烈婦，孝順的女兒，忠實的妻子，心中充滿了奉獻犧牲；她所有的悲傷都深藏起來。

他告訴他自己，那是很好的，那是正確的，那是公正的。一個由歷史所宣判的死亡。

還有什麼其他的事他能做呢？

他感到呼吸急促起來，熱淚盈眶，口中不知不覺的吟唱起「本願心經」：型卽是空，空卽是型……何謂空？空卽是型……知覺、姓名、概念和知識，全都是空……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體，無心……

在黑暗中有罪惡，在黑暗中有死亡。罪惡否定了心靈，而殺害一個沒有靈魂的人僅能視爲一種慈悲的行爲。

但是，在罪惡存在的地方怎麼可能會有愛？這是個已折磨了他好幾年的問題，比他生命中任何其他的一件事都要久。當他又一次的問自己這問題時，他用握緊的拳頭敲擊着前額和頰骨，似乎是要將那仍頑強的抵抗着的思想和自己一起毀滅。他或許能放棄他的姓名，但他絕沒有辦法將關於她的記憶由腦中除去，也就是這可怕的固執使得他不得不藉助於藥物，他現在相信它們會加

強他的力量。

但那當然是尼可拉斯·黎尼爾，是那個人將他帶到這個悲慘的地步。如果不是因爲那個人，他絕不會……他們也不會……那裏也不會發生……

當他擊打着他自己時，光芒在他閉着的眼瞼前面閃耀着，但卽使是這些強光也不能趕出那些在海峽中優雅的游着的魚。並且，天啊！在那晚上風呼嘯着多厲害啊！雪花飛舞着落下，像是一大片的蕾絲窗帘，消失在單調的波浪上，黑漆漆的天空是這麼低沈，連九州和本州都無法看見。一個人孤獨的坐在搖擺着的船中。水花飛濺的更厲害了，難道風呼嘯的更強了？這些蠻族人是否知道他們馬上又要接收到另一個不悔改的罪人？他們一定是不悔改的，要不然他們爲什麼會和那些不安靜的鬼魂一樣的躺在最最黑暗的夜晚中？

鬼火在海峽上飛舞着，就像傳說中的一樣，他吟誦着所有他知道的祈禱辭，不停的重覆着，直到船首碰觸到了下關的木造碼頭，他踏上了堅硬的陸地，顫抖着，全身被海水和汗水所濕透，雖然外面正下着雪並且吹着寒冷的北風。

直到今天他仍能聽見那陰森的呼嘯聲，就像魔鬼在召喚他回去完成那會一度被留下未完成的事情，嘯聲在他腦中盤旋着，就像一隻黑色的風箏降落在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上。

最後，他的呼吸在迷幻劑的餘力中沈重起來，全身被汗所濕透，就好像他剛洗完澡一樣。他沈入一個渾身濕透的睡眠中，其中充滿了夢，更糟的是夢中響亮的回聲。

尼可拉斯在作夢，他夢到了陸地的盡頭。在靠近的岸邊，一座用木和石所造的拱橋延伸出去，很像在日本的那一座橋。當他沿着橋望過去時，他看不到橋的盡頭，只看到了瀰漫着的霧。他回過身來，看着他曾走過的路，十分驚訝但卻不帶一絲膽怯，他發現這奇怪的霧已整個籠罩了他所來的地方，霧是如此的濃，他根本無法分辨出他是由那條路來的，就好像他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霧好像也在他腦中攪動着。

當他差不多走到橋的一半時，他覺得好像聽到一個聲音，由於霧的關係，聲音好像被包了起來而有些含混，但當他更走近些時，他愈來愈相信那是一個女人的啜泣聲。

慢慢的，他能夠分辨出一個在霧中的黑色身形，當他更接近些時，他能認出那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她相當高，十分苗條，穿着件白色絲質的長袍。他現在能看到了，那衣服正滴著水，就好像她剛從海中爬出來一樣。

她站在那裏，纖弱的背部靠着沾濕了的欄杆，雙手掩着臉孔，那是由於她慟哭的力量，迫使得尼可拉斯更移近了些。

當他離她只有幾步遠時，他聽到她說：「喔！你終於來了，終於來了。我幾乎已經放棄了所有的希望。」

「請原諒我。」他的聲音在胸中迴響着，就好像那是個像大教堂一樣大的空穴。「小姐，我

不認爲我認識妳，但妳好像認得我。也許妳弄錯了吧？」

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的頭前後移動着，試圖要看清楚她的臉孔，因爲直到現在，他還沒法確定他是否認識她。但這似乎不是他目前的能力所能辨得到的。她黑色的長髮整個散了開來，上面散布着小小的貝殼和軟體動物，她那有着修長手指的手仍壓着她的臉孔，她仍然在躲避着他的注視。

「不，我並沒有弄錯。你就是那個我這許多年來所尋求的人。」

「小姐，妳爲什麼哭的這麼傷心？妳遭遇到什麼不幸呢？」

「一個最不榮譽的死亡，先生，除非它被雪恥，所以我的靈魂必須徘徊在這裏。」

「我不曉得我怎麼能幫助妳，小姐。但如果妳能讓我看妳的臉……」

「那對你並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她說的如此悲傷，尼可拉斯覺得他的心都要破碎了。

「那麼我確信我說對了。我並不認識妳。」

她什麼都沒說，而他也不知道她的回答應該是什麼。

「把妳的手從臉上拿開，」他對她說道：「求求妳，小姐。要不然我無法幫助妳。」

慢慢的，她修長的手指移了下來，他劇烈的喘着氣。

她臉上應該有的五官到那兒去了？眼睛、鼻子、嘴唇和其他的……她臉上的皮膚平坦光滑的像個鷄蛋……

「……天啊！尼可拉斯，怎麼回事？」

他的胸部劇烈的起伏着，就好像剛跑完一場馬拉松，汗水閃爍着流下他的臉孔。

賈絲婷滿是憂慮神色的臉，在他上面徘徊着，她長長的頭髮全披在一邊，像是一匹錦緞。

「發生了什麼事？」尼可說。

「我不知道。你在睡眠中叫了起來……」

「我說了些什麼？」

「親愛的，我不知道。沒有一句是我瞭解的，至少不是英文。是一些像……喔！」她的眉毛因思考而皺了起來。「咪那麼啦呢帖……一類的。」

「咪戈哇里泥貼促？」

「對，就是那樣。」

「妳確定嗎？眞的確定？」

「是的，絕對。你說了不只一次。那是什麼意思？」

「哦，就文字意義來說，那是『當作一個替身』的意思。」

「我不懂。」

「在日本的民間傳說中，相信一個人能捐獻出他或她的生命來拯救另一個人的意思，且它並不需要一定是一個人。它也可能是一棵樹，或其他任何的東西。」

「你夢到了些什麼？」

「我不能確定。」

她帶着她典型的客觀直覺說道：「是不是有人爲你捐獻出他的生命？我的意思是說，在夢裏面。」

他注視着她，把手放到她的面頰上，但似乎他拍的並不是她柔輭的肉體，那時在夢中他腦中所聽到的也絕不是她的聲音。

他憶起在那個死寂的房間中，他的脚尖碰觸到他母親那高貴優雅的和服邊緣，就在前面一點點，像紅寶石一樣鮮豔的血滴了下來，在地板上流成一條小河，菊子姑媽說道：「我們兩個現在必須離開了，尼可拉斯。在這裏沒有像我們這種局外人的事了。」

「妳要到那裏去？」他的聲音陰沈的像鉛塊。

「到中國去。」

他的眼睛揚起，盯在她白皙的臉上。「去共產黨那裏？」

她微微的搖了搖頭。「不，在那裏還有一些其他人，那些人在共產黨黨前很久就在那裏了。像你的外祖父——蘇鵬，就是個那樣的人。」

「你要離開西鄉嗎？」

她的眼睛明亮的就像隻鷹。「尼可拉斯，你是否會奇怪過爲什麼我只有他一個兒子？你爲什麼從未奇怪過？」她的臉上露出一種陰森的笑容，使他感到一陣寒意。「我只能這樣說，對我而言那純粹是一種選擇，雖然薩戒相信其他的說法。是的，我對他撒了謊，但這是我所樂意做的。你感到驚訝嗎？」她稍微的轉動了下身體，像棵樹苗在突起的風中搖擺。「我不願有另一個像他一樣的孩子。」她深黑的眼睛睒了起來。「你瞭解我的意思嗎？我相信你一定瞭解。」

她短促的看了她的武士刀一眼，它正直立在血泊中。「你恨我嗎？我將不會感到意外……但不會，我知道你不會恨我。那令我十分喜悅，我無法告訴你我有多喜悅。」

「尼可拉斯，我愛你。即使你是我親生的兒子，我也無法再多愛你一分，但我想，在你內心深處，你一定早就知道了。」她的頭抽動了一下，好像突然間想到了什麼事。「從前那段日子就像沙子一樣的從我的手指間滑落。時間太短了，而我有這麼多的事要去做。」

他站在她面前，臉色蒼白而難看。他突然抖了一下，雖然室內並沒有風吹起。

「妳是否能告訴我，」他說道：「在這世界中有什麼榮耀？」

「在這世界中，還有什麼榮耀？」菊子悲傷的說道：「在這房間中，我恐怕僅有無限的悲傷罷了。」

「妳一定要告訴我。妳一定要！」他幾乎是叫了出來，而在那時他能確定他看到珍珠般的眼淚從她的眼角流了出來。

「噢，尼可拉斯。這些故事不是那麼容易說淸楚的。你無疑是要我將日本的內涵整個揭露出來吧？我能立刻將刀插入我的腹中。」她的眼睛閉得緊緊的，好像她企圖將一個影像從心靈中抹去。她的聲音輕的跟耳語一樣。「問我一些其他的事，其他的任何事。」

「姑媽，妳將來打算如何過？」

她的眼睛迅速張開了，温和的笑了。「在中國，我將四處旅行，直到我碰到你母親在她臨終

前囑咐我的地方。但我不會在那裏待太久。」她的手緊握着她的武士刀刀柄，又一滴血由刀鋒光滑的表面滴落在光禿的地板上。

注視着賈絲婷在微黯燈光下的漂亮臉孔，尼可拉斯心中想着，我一定要去見福岡西吉，現在是重訂舊日誓約的時候了。她必須離開這裏，遠離被傷害的範圍。阿卡伊忍術是唯一的途徑了，現在肯庫納忍術的力量已開始激盪了，他們已準備妥當要來對付他了；古老的，無法和解的敵人已在一個現代戰場上列好了陣勢。他知道，他需要所有刀劍下的亡靈的庇佑，才能在這最後一次的決鬥中贏得勝利。

當西鄉醒過來時，有一段很短的時間，他認爲他已進入死亡黑暗的領域中。對他而言，死亡沒有什麼恐怖，但這或許僅是因爲對他而言生命中所擁有的是太少了。生命是上天所賜與的最卑賤的東西，對他而言，失去它根本就沒什麼大不了。

然後他想起他還沒有殺死尼可拉斯，他知道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那是有許多報復的理由。那是使他的心臟現在仍在跳動的力量。他想到了在湯姆金龐大的銀行帳戶中的全部款項和所擁有的廣大土地，以及四個雖然小但成長極快的電子公司。這所有的一切相當於什麼呢？甚至不如那最微小的，由一位打造刀劍的大師的鍛鍊爐中飛揚的鐵屑。

噢，不！錢財是唯一通往權力的通道，而權力，所有的權力都是好的，因爲它們具有支配性。一旦你能在這原子時代具有支配的能力，你就能完成任何一件事。

現在只有一件事是西鄉希望去完成的，那就是設法找到並除去一條生命。

全身赤裸的躺在床上，他粗暴的想着，就是今晚。灰白的光線由百葉窗的縫隙中滲了進來，像個巡迴傳教士一樣的掠過天花板，他的和服已扯得稀爛，破碎的邊緣也被風吹走了。

他訝異於美國人的輭弱。像這樣的懦夫，他們是絕不可能會有強而有力的精神。他仍然無法想像他們是如何贏了那場戰爭的。當他看到拉斐爾．湯姆金死在他的刀鋒下時臉上的那種表情，將會帶給他極大的樂趣。湯姆金以爲一項交易是這麼容易就能被安排好的？在這一項交易開始之後，其他的交易是根本不可能實行的。

不，死亡將在今晚降臨到他身上，就跟降臨到尼可拉斯身上一樣。

甚至在他們之間或許會有一種膠着狀態，而死亡會同時降臨於雙方。這並不令他擔心。相反的，他甚至有點期望這樣的結果。他瞭解死亡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死亡本身，而是一個人面對死亡時的心境。一個人是如何死的會永被傳頌著，而一個人被懷念程度的深淺是和他面對生命及死亡的態度相關的。

對西鄉而言，就如同自太古以來的所有勇士一樣，只有兩種光榮的死法，是死在戰場上或虔誠平靜的死於自己手中。其他的死法意味着可怕無法忍受的永恒恥辱，一種帶入來生的可怕因緣，或者更糟的，帶着進入永恒的地獄之中。

這種深入的對於死亡的觀念使得他十分冷酷，但他幾乎有些遺憾殺了那個中國男孩。他會是那麼好。但那時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就像很久以前，毫無選擇的機會。

在某些地方，夜間的時候，他會充滿恨意；一種致命的憤怒，幾乎使他長久所受的嚴格訓練完全崩潰。坐在他的黑色單人床上，他告訴自己，這是一種眞實的關於情緒如何的扭曲一個人靈魂的評估，他並且詛咒裕子進入他生命中的那段日子。噢！天啊！他無聲的吶喊着。

現在時間對他而言就像水晶一樣美麗。在黑暗中，他已想到今晚要對付他們。快速的行動，快速的、快速的迅速逮住他們兩人——尼可拉斯和湯姆金。但當他睡在死亡的土地上時，他的心靈仍在思考，並且現在他曉得對他來說，這項謀殺應該有比僅是殺死他們更多的意義。他想到了那海峽，不禁打起顫來。他的心中似乎充滿了聲音，當他吸氣時聲音叫的更響，而當他呼氣時則如同秋風的悲嘆。他屏住了呼吸，緊閉起他的眼睛好一段時候，直到這些聲音全部消失。

是的，他想到了。也站了起來開始去洗澡。他所受的訓練已告訴了他，對付敵人，僅比割裂他的腹部還要更殘酷的手段。

他知道，這個世界是個巨大的輪子，一個被因果報應所限制著的橢圓輪子。一個輪子包含著一個輪子，一個計劃包含著另一個計劃。到了白天的盡頭，他的心靈將會平靜下來。那時候，如果死亡眞的來臨了，他將會張開他的雙臂迎接它。

今天眞是個好日子，天空晴朗而涼爽，僅有幾片薄紗似的白雲高掛在西方的天空。當她把背袋摔在床上時，賈絲婷想著，這麼好的天氣怎麼可以把時間浪費在屋子中呢？

當她繞過屋子的一側時，在沙丘路上的海灘似乎在向她招乎，於是她把車開到了路上。

她在高速公路上向東駛去，心中並沒有特別的目的地，但當她看到了小車區的出口時，她想起了在那區域的一處海灘，她常聽人一次又一次的談論過，它是「飛行點沙灘」。

對她來說一點也不意外，她還是迷路了，但在離南方海岸這麼近的地方，要想眞的迷路是很困難的。最後她發現自己已到了飛行點海灘。她下了車，將車門鎖好，踏在沙子上走了開去。

她現在全身仍充滿了力量，根本不願躺下，所以她就走著。這片海灘十分寬廣，令人十分驚訝居然沒有一點垃圾的塡積，沙子的顏色十分潔白。

海浪湧了上來，高高的捲成一個半透明的綠色圓弧，頂上鑲着白色泡沫，浪向前直衝到沙灘上，碎成了一片耀眼的銀白。

在早上這時候，海灘上遊客十分稀少而平靜，僅有反覆的海浪和海鷗的叫聲。

這海灘外貌的變化是如此的微妙，有很長一段時間，她甚至沒有察覺到任何差異，但現在對她而言，這海灘似乎已變得相當熟悉。譬如說，她知道她本來是走在一個窄窄的沙洲上，但當她轉了個彎，卻發現那沙洲又出現在她面前。但當這情形一次又一次的發生了好多次，她便開始懷疑她到底是在那裏。

然後，在她無意間將視線由海灘轉移到她正經過的右邊房子時，她看到了那熟悉的屋頂。她覺得在胃裏有一陣短暫的抽搐，就好像她正在一部下降中的高速電梯中一樣，她懷疑她怎麼可能那麼笨。這沙灘就剛好是在南安普頓的東方。

它就那樣聳立在朦朧的光輝中——一座她家庭的房子。

當她正注視着時，她看到木質門突然打開了，一個人走下了紅木條的階梯，到了沙丘上。

我的天啊！她在心裏喊着。那是葛爾達！

她第一個直覺反應是轉過身去，走開就好了，但她的腳好像在地上生了根，她想着：她在那屋子中做什麼？

站在沙地上，葛爾達停了下來，摘掉了太陽眼鏡。

她看到我了，賈絲婷想着，不禁有些驚慌失措。我現在不能走開了。

葛爾達直向賈絲婷走來。她倆在這幾乎荒廢了的海灘上面對面的站著，中間隔着一段距離，好像一對決鬥者站在那裏準備向對方射擊。

「賈絲婷！」

「嗯！」

「多令人驚訝啊！」她的眼睛陰暗下來，好像一道鐵門突然落在她們身後一樣。她們兩個僵硬的說着話，好像兩個陌生人在一個宴會中偶然的碰在一起，而他們兩個人沒有一個是願意來參加這宴會的。

「妳是在這裏和……什麼人一起？」

風吹在她們身上，她們的頭髮飄揚了起來，好像她們是戰場上的旗幟。

「不，我正在等一個人。」

「我也是一樣。」

「噢！」

「是的。」她不願向自己承認葛爾達已改變了許多。她現在多漂亮啊！她的動作多優雅啊！而在那後面，是一種自信，她總是有着足夠的自信。那是葛爾達，總是有男朋友圍在身邊，總是被邀請參加派對或參觀橄欖球賽。葛爾達能以極其優美的姿勢溜冰——她在冰上的動作輕盈的好像她根本沒有重量。而她本身則只是在旁邊充當電燈泡，以一種滿不在乎的表情看着她姐姐。

賈絲婷總是太年輕了，不管是在任何事情上；她太瘦了，男孩子根本不會注意到她；在運動方面她又太笨拙了。她把自己退縮了起來，變得愈來愈孤立，她的嫉妒也愈來愈強。

「父親也在這裏嗎？」

葛爾達搖了搖頭。「不，他在城裏面。」她遲疑了一會兒，和自己爭論着。「他正處於某種麻煩之中。」

「那不是什麼新鮮的事了。」

「是的，但我以爲妳會關心他的，至少會有一點關心。妳總是和母親在一起。」

「我對母親的想法毫無辦法。」賈絲婷防衛似的說道。怒氣開始充滿了她內心，即使她會一

度有告訴她姊姊關於尼可拉斯的事情的想法，現在也已飛走了。

「並且我不得不這樣做。」賈絲婷接著說。

「那總是妳所想要做的事情的藉口。」

她們靜靜的注視着對方。賈絲婷驚駭的到現在還無法開始有任何動作。我的天啊！她絕望的想着，我們又變成小孩子了。當我們在一起時，我們根本不能像個成人一樣的思想，我們只是想着要再一次的彼此傷害對方。

葛爾達在陽光下瞇着眼。「妳要不要進來一會？」

「不，我……」

「喔，來吧！賈絲婷。妳會輕鬆很多，我想。」

「你現在也感覺到它了？」

「是的，在夜晚還是今天早上，我不曉得是什麼時候。」

「重要的是你在這裏就行了。」

「我沒有其他的地方好去。」尼可拉斯說道。

福岡西吉淡淡的笑了笑。

今天沒有課要上，空蕩的道場顯得十分寬廣。令人悲哀的，這使尼可拉斯記起了他在東京市郊的流派中最後一次看到鑑薩的情景。他也想到從那次之後他大部份的生命都只是白白的讓它流過，當白天和夜晚混合在一起時，它們溫柔的搖着他的身子，哄他熟睡在時間的旅程上。

他在美國眞正完成了些什麼？即使加上那些他待在日本的時間，他又可能完成些什麼呢？都麼長的一段時間呀！如果他從未開始他在武術上的研究，那時又會如何呢？他現在又會是什麼呢？——某些高級的政府官員，那是毫無疑問的，他將有一份極高的薪水和一個美麗的花園；每年有兩週在京都或是海邊的某個地方度假；甚至可能在香港，如果是在西方遊客不很擁擠的季節中。他會有一個忠實的妻子和一個家。孩子在他懷中淌着口水，和他笑做一團。

他瞭解到，空虛是只有在當它不再在那裏時才會使人注意到它。賈絲婷，賈絲婷。她是他所得到的獎賞，他最後終於擺脫了過去。他十分渴望能再次見到他父母的墳墓，跪在他們的墓碑之前，點上一束淸香，爲他們禱告。

「你把它帶來了？」福岡西吉問道。

「是的，我知道有一天我必須如此，雖然我並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

「跟我來。」

福岡西吉領着他穿過了這被棄置的道場，道場上佈着陰影和淡淡的陽光所組成的條紋。

在通往後面房間的玄關處，尼可拉斯脫掉了他的鞋子，福岡西吉脫掉了他的木屐，這老人帶他走到這建築物的最後面，到了一個鋪着榻榻米的房間前面。他拉開了紙門，他們走了進去。

他們盤着腿坐在榻榻米上，福岡西吉優雅的揮了下手臂。「請把它放在我們中間。」

尼可拉斯將他帶着的那個包裹放在榻榻米上，解開了它。裏面是那個蘇鵬送給他父母的刻着龍虎圖案的盒子。

「打開它。」福岡西吉的聲音中有着崇敬的味道。

尼可拉斯遵照著他的指示，掀起了沈重的蓋子，現出那九顆雕琢過的翡翠。

當他凝視着這九顆寶石時，福岡西吉的呼吸似乎完全停止了，它們在黯淡的光線下似乎閃爍着耀眼的光輝。

「我絕沒想到，」老人輕輕的說道：「我會看到這樣的景象。」他嘆了口氣，「它們全都在這裏，九顆全都在裏面。」

他抬起頭向四周望去。這方形的房間十分潔淨、寬敞、和諧和安靜。

「時間改變了許多事情。當你在很多年以前到京都來見我的時候，我想，那完全是那封我朋友鑑薩的信，使我沒有把你打發走。喔，原來你並不知道這事。但是，這是眞實的。坦白說，即使在我看了那封信之後，我想我可能犯了個重大的過錯。不管怎麼說，歷史告訴我們，阿卡伊忍術並沒有任何特性，只有一項嚴肅的使命——嚴肅神秘的如同服侍佛祖的使命——一個人應該被生育和撫養。」

「我現在能告訴你，我對你的進入阿卡伊忍術有極大的疑問，雖然鑑薩有在信中寫明。我想，由於他不是個忍者，所以他不可能知道。但我們的安全防禦中已出現了裂痕，尤其是你，外表是個西方人，並來到我這裏。我只知道鑑薩當時並沒有發瘋。」

「當然啦，我現在知道，那時如果把你趕走那將會是一項錯誤。」他的指尖撫弄着在他面前的盒子，他笑了笑。「你要知道，我並不是像我所知道的在那些日子裏別人對我的說法一樣的——一個無所不知的人。」

「現在還是有這種說法。」

老人微微的歪了下頭。「是嗎？如同你能瞭解的，那種說法是不眞實的。那是由於鑑薩的直覺力使你成爲在丹心鐮刀流中第一個混血兒學生，也是唯一的一個。這是一項顯着的榮耀。但對我而言，那是個非正統的決定。但是，我並不後悔。這流派在這些年中再沒有更好的學生，而那最好的是我的學生。」

現在輪到尼可拉斯歪他的頭了。

「但是你到我們這裏是爲了某個原因，難道你不是嗎？現在時候已到了，你可以開始了。」

「老師，我很遺憾的要說，它在一段日子之前就已開始了。」接着他告訴了老人關於那謀殺者的事情。

福岡西吉坐的十分挺直，當尼可拉斯說完之後，室內有一段時間的靜寂。他的頭轉了一下，嚴厲的目光掃過尼可拉斯的面孔。「當你加入我們時，你就立過誓言，就像你在接受訓練的每一過程中所做的一樣。當你發現那碎片時，你就應該已經知道什麼事正在進行中了；但你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或許由於這原因，現在有許多人——其中的三個還是你的好友，他們都死了。」他

冰冷的眼睛明亮的如同霧中的燈塔。「尼可拉斯，莫非你也死了？」

尼可拉斯注視着自己的手背，老人的話深深的刺痛了他。「或許我根本不該到西方來。我想我只是想要逃脫我的宿命。」

「你知道的比那還要多。不管你到什麼地方，對你而言它都會是一樣的。」

「聽起來那好像是一種詛咒。」

「如果一個人選擇那種角度來看他的人生，那麼它就是一種詛咒。但我很意外，你居然會以這種西方的好奇模式來想它。」

「或許美國已經改變了我，就跟它改變文生一樣。」

「當然啦！只有你能知道那事情的眞相。」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想那只是因爲你還不能完全瞭解它。」

「到現在我還是和西鄉糾纏不清，還有裕子。」

「對於宿命的觀念是不能和命運論混在一起的。我們每個人都是我們自已命運的主人，但我們也必須學習在無法避免的事情之前屈服。這是宿命論的眞實意義，而它也是唯一能帶來和諧，而不必整日抱怨人生根本不值得活下去。」

「我完全明白這些，」尼可拉斯說道：「但某個特點我仍不瞭解。」

福岡西吉點點頭，將手伸進長袍裏面，拿出了一束小心折疊着的米紙。看起來它們已被存放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福岡西吉將它們遞給了尼可拉斯。

「這信是鑑薩寄來的。我現在遵照他的意思將它交給你。」

德克．狄福斯想要看清楚是誰在裏面，但近午的陽光照在擋風玻璃上，使他根本看不見車內的情形。

那是一部普通的黑色福特轎車。

他已注意了那部轎車很長一段時間，足夠讓他確定它是在跟蹤賈絲婷的磚紅包敞篷車，注意力仍集中在那部車上，他毫不理會尼可拉斯的警告，轉動了方向盤，跟在他們兩部車後面。

今天早上稍早的時候，他正在沙丘路的西端執行勤務，順路到東邊來看看賈絲婷。當他還隔着一段距離時，他看到她開着那部敞篷車向東駛去。就在那時，他看到了那部黑色福特轎車。

他在後面保持着好一段距離，當看到那部磚紅色跑車停在飛行點時，他靠邊停了下來。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從那部黑色福特中走出來。他沒有耐心的等了似乎蠻長的時間後，走出了車子，站在那裏看着她走下海灘，這時那輛黑色福特又開始行駛了。它慢慢的沿着海灘的路跟着她。

德克．狄福斯急忙地回到他的車子，鑽了進去。

他滿頭大汗的繞過一個彎，看到那部轎車停在巷頭不遠的地方。

他十分高興並沒有把它跟丟。路上的車輛十分稀少，他必須把車保持在比他所願意的距離更遠的地方。不只一次，當順着蛇一樣的彎路前進時，那部福特失去了踪影好長一段時間。

現在他知道他們是朝什麼地方駛去了。他幾乎是立刻地認出了拉斐爾・湯姆金的屋子。

當他踏出了車子時，他的鞋底踏在沙礫上。他戴上了太陽眼鏡以對抗眩目的光芒。

現在他能夠看到那黑色福特的裏面了。它是空的。

這裏十分寂靜。在一棵高大松樹上有一隻雀鳥，但牠並沒有在唱歌。他也聽不到海浪奔騰的聲音，少了那種聲音，令他感到很不對勁。

他開始走向那部福特。在靜寂中所有的聲音似乎都誇張了些。甚至沒有一陣微風搖動樹梢。天氣十分炎熱。

現在那部福特更接近了。它停在那裏就像一座聳立在沙漠中不吉祥的城堡。有誰會跟蹤賈絲婷呢？又爲什麼呢？請照顧她，尼可拉斯會這樣說過。十分吃驚的，狄福斯體會到他已把他們兩人看做他自己的孩子。他告戒着自己，那只是一個老人愚蠢的想法。我只不過是想念我的兩個女兒罷了。

他的襯衫已滲透了，黏在他的身上。他覺得好像又回到了許多年以前，在叢林中的時候。突然間，他蹣跚了一下，感到一陣強烈暈眩的刺痛。靠在一棵樹的樹幹上，他想，這是瘧疫，我自己特有的瘧疾病狀。因爲現在是夏天，到了秋天，它就過去了。

一隻手扶着福特轎車發燙的側腹，他屈了下身子，向車內凝視着。裏面什麼都沒有。

他仍然彎曲着身子，一個禿頭的老人，在太陽的熱力下流着汗，陰影慢慢伸展了開來，蓋過那黑色轎車的一側。

有好長的一段時間，德克・狄福斯就這樣注視着它。它令他想起了很久以前在城中所看過的一場芭蕾舞中的一幕：黑暗天使的登場。在他的兩邊，他的兩個女兒——那時她們都還小——都被那場景象嚇哭了。一片烏雲遮住了太陽，他突然感覺冷了起來。

他開始轉過身子，就在同時，他聽見了一種奇怪的呼呼響著的聲音。眼角閃過一團模糊的東西，他本能的舉起手臂擋在臉前。

然後有個什麼東西纏住了他的脚踝，他整個人被拖倒了。金屬的鏈環觸擦着，疼痛的扎進他的肉體。他喘着氣扭動着，覺得像一條被鈎住的魚。

他低頭看去。一條長長的，有個墜子的鏈子，拉得緊緊的，將他拉往一叢茂密的白楊樹中，在那前面是一片廣大的玉蜀黍田。

他滾動着，大聲喘氣着，想要坐起身子，但是，一把刀立刻架在他脖子上。

他抬起頭向上望去，看到了一片廣大的天空，在看天空之前，他看到了一張令他渾身打顫的臉。他的呼吸整個停頓了。

那人的眼睛像石塊一樣的陰沈沈的。瘋子的眼睛，和很久以前的那些人的眼睛不太一樣，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是忍者，德克・狄福斯心中想着。他的心靈被這個想法完全凍僵了，似乎世界上再沒有其他的事。他的生命似乎被縮減的跟一顆豆子一樣，變得完全不重要了。

蟬在叫着，蒼蠅在嗡嗡的飛着。他好像又回到了非律賓，又回到了那帳篷中，被綁在柱子上。然後那溫和的，精明的聲音向他說道：「你爲什麼要跟蹤我？」

「你爲什麼要跟蹤那女孩？」

在那凝視着的雙眼中的眼神完全沒有改變，他十分確定。但，完全沒有預先警告的，這忍者猛的拉動着鏈子，鋸齒狀的鐵環穿透了他的皮膚，刺進肉裏，磨擦着骨頭。

德克・狄福斯的頭迅速向後倒去，氣從他半開的嘴唇間噴了出來，血從他臉上湧了出來。

「你爲什麼要跟蹤我？」

同樣的問話像禱告一樣一遍又一遍的重覆着，一個修道士在白天的盡頭禱告着——他們是怎麼稱呼的？晚禱是嗎？

「你爲什麼要跟蹤我？」

時間似乎不再存在，痛苦像浪潮般的昇起、落下，一會快，一會慢，他完全沒有明確的概念什麼時候他的上下顎會被緊緊的夾住。當他像這樣的拉動鏈子時，汗水迅速的由他身上冒了出來，使他的大腿顫抖着，他腿部的肌肉完全被汗水淹沒了。

在某些時刻，對他來說根本無法確定是什麼時刻，德克・狄福斯曉得這人有些不太一樣。他不但更殘忍，同時也比較不受影響。並且他有一股強大的力量，令他由內心深處產生恐懼。好像是魔鬼已親自來取他的生命了。

現在是他要死的時刻了，德克・狄福斯一絲疑惑也沒有。這次不會再有那種最後一分鐘的援救，而且他已太老了，根本沒法做肉體力量的反抗。但一個人，除非到他死亡的最後一刻，僅只擁有那種只能由他自願放棄的力量，不管是時間還是懼怕都無法支配好這些最後的「財產」。

這忍者的一個膝蓋現在正壓在狄福斯喘息着的胸膛上。幾乎是虔誠的，他慢慢的拿起了狄福斯的左手，只用了他指尖的力量，他折斷了他的拇指。他只花了很短的時間——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就消失了，而痛苦正劇烈的悸動着。接著，他折斷了食指。一個接一個的，緩慢而冷酷。

德克・狄福斯渾身顫抖着，喘氣着，嘆息着。他低聲的喊着他女兒的名字和他死去很久的妻子。他感覺到，而不是看到，那忍者將身子蹲得低低的，傾聽他無力的話語。他咒罵了一聲，接着是一聲尖銳的噼啪聲。痛苦隨着他右手腕的砲裂傳遍了全身。

有個人，必須要有個人，他模糊的想着，去通知那些孩子。痛苦包圍了他全身，腐蝕了他的神經，顫抖着，他絕望的叫了出來，陷入了昏迷狀態。

一個小孩的高聲喊叫或許決定了德克・狄福斯的命運。叫聲十分接近，西鄉想，繼續延長這場「遊戲」並不能獲得什麼好處，於是他拿起了飛鐮的另一端，用那雙刃的刀鋒劃開了德克・狄福斯的咽喉。

「從一開始，」尼可拉斯讀道：「你的父親就懷疑薩戒。從他們第一次見面開始，上校就瞭

解在這人在財閥中的巨大力量之後，有一個擁有極大力量的龐大組織。他懷疑薩戒和黑洋會有極深的關係，根據後來進一步調查顯示，他的懷疑是十分正確的。是他們預先播下了種子才導致了那項重大的決定——開始偷襲珍珠港的行動。

「你的父親想要粉砲黑洋會的力量，爲了這目的，當軍事法庭準備因爲他的戰爭罪行審判他時，你父親幫助了薩戒。他想如果讓薩戒獲得自由，然後照着他的計劃進行，最後將會逮到整個的黑洋會。

「這的確是個好計劃，只可惜薩戒發現了這計劃。現在他永遠欠着你父親的人情債——一個原先要毀滅他的人。這是他無法忍耐的事。薩戒是個保守派的男人，並且十分重視榮譽。他知道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碰到或者干擾你父親一根汗毛。

「於是他使他的兒子——西鄉，成爲他的死亡密使，送他到熊本加入了所有肯庫納忍術流中最可怕的一支——九玄符籙。

「隔了許多年後，你父親開始明瞭他的愚蠢行爲的眞相。他下了很大的賭注，但他輸了。現在薩戒已永遠的逍遙法外，而這全是你父親所促成的。

「你的父親是個英國人，但即使他是在這裏出生，他也不可能更像個日本人，他做了個決定，而那決定完全是日本式的。他親手殺了薩戒。」

茫然若有所失的，尼可拉斯抬起了他的眼睛。由於這是對家庭的恥辱，母親才會切腹自殺。

「繼續下去，」福岡西吉温和的說道：「下面還有更多的內幕。」

「尼可拉斯，你的父親是個很好的戰士，因此沒有一個人懷疑他。直到西鄉回到家裏。由於他已擁有肯庫納忍術基本的本領，他並沒有花太多的時間就看出了眞相。他所擁有的知識使得當他內心深處燃着熊熊的怨恨之火的同時，在外表上卻表現的像一個極度悲傷的兒子。但在彼時，一個復仇計劃已在他心中形成。

「接着當他知道他母親要到你家度過下午，而你又不會在家時，他故意的待在家裏，以便跟着他母親一起到你家。我沒法說那是在第一次還是第二次的時候發生的，但那已無關緊要。

「你現在一定已經曉得，九玄符籙的忍者是個十分令人吃驚的化學家；他們知道那麼多不同而又不可思議的殺人手法，而這些方法根本不必碰觸到那人。

「我恐怕這就是發生在你父親身上的事——西鄉用一種慢性毒藥謀殺了他。」

尼可拉斯覺得淚水湧了上來，他根本沒法集中視力在那最後的幾行字上。他的手指緊抓着那薄薄的幾張米紙，顫抖着。

「在這裏讓我向你致我最深的歉意。雖然我並不是個忍者，但我覺得我應對你父親的死亡負責，至少應負部份的責任。他是我的一個好友，並且我覺得我應該早就知道此事的發生。

「你已成爲我贖罪的象徵。現在你正在讀這信，我相信我所尊敬的朋友——福岡西吉一定在你身邊，而這信可以證明我是在贖罪。

「我想當你練到丹心鐮刀流時，你將發現長時期學習以來的費用已完全被付清，請你不要感到驚訝。

「我相信你一定能夠瞭解我爲什麼要在死前這樣做，我並且向佛祖祈禱，希望你會原諒一個老人的過錯。」

從淚水盈眶的眼睛中，他看到了鑑薩一筆寫成的簽名。他哭泣一方面是因爲當他父親在試着用他自己的方式來告訴他時，他卻不知道他父親的意思，另一方面也爲他母親而哭泣。他現在覺得那些歲月似乎已從他身上消逝，就像秋天紅色和金色的葉子飄落一樣。他也爲他的朋友們流淚，他們曾經愛過他，而他也曾回報他們以愛。

靜默的如同陽光，福岡西吉坐在他身邊，陷入了沈思中。他在想着那加諸於這年輕人身上的最殘酷的時刻快到了。

「妳是到這裏來找刺激的嗎？」

「妳不覺得這樣的問法太唐突了些？」

「抱歉。」

「沒關係。我想這是我該受的。」

她們坐在那巨大的橢圓形起居室中。起居室裏半數的牆全部都是玻璃的，海灘上的陽光照了進來。在她們頭頂，天窗像個雕琢過的鑽石，是世界上最大的鑽石，當賈絲婷小時候一直都是這樣認爲。在早上的這個時刻，緩慢的太陽還沒有滑過它表面，因此現在她們是浸浴在一種最討人喜歡的沒有直接照射的光線中。

她倆所坐着的沙發是個完全的圓形，它只有兩個缺口，尖銳而明顯，像個中國智慧球切合的邊緣，那玩具是某個人送給賈絲婷的，而她始終沒辦法將它拼湊在一起。她們坐在相對的兩邊，她們的背同樣的僵直，眼神機警的如同兩隻在不熟悉地區的貓的眼神。

兩杯冷飲放在她們面前的桌子上，一直沒有被動過，正如她們中的那一個先喝了第一口就是承認失敗了。

「妳要待多久？」這並不是賈絲婷原先想要說的話。她本來是要說「我很高興的」。

因爲她發現自己的確是很高興。只是當她想要對葛爾達說些好話時，她的舌頭好像被黏住了。她懊惱的想着，我眞是不能給她任何東西，甚至是最微小的東西。她覺得一陣愧意流過全身，就像她母親在替她洗澡時，被肥皂弄得滑溜的手，拂過她全身。

當她年齡大一些的時候，她會在家裏等着，等到每一個人都出去了。她會洗個澡，然後全身溫暖而濕淋淋的走出來，一條雪白的大毛巾裹着她瘦小的身體，另一條較小的則像頭巾一樣的包着她的長髮。然後，好像她是置身於遙遠的拜占庭城市中——這種想法一定是從她平常的閱讀中得來的，她會躺在這大沙發上，背靠着海棉坐墊，腳蹺在椅背上搖來搖去。當她是在這種姿勢時，她會轉動她的頭，注視着由天窗照進來的緩慢的移動着的日光，而由它的形狀和它在室內的位置，她能猜中正確的時刻，她甚至不需要抬頭或是向窗外看去，或者看那在她身後壁爐架上的大

鐘。而那大鐘響亮的滴嗒聲總是讓她夢到陽光像一滴滴的糖蜜，由天窗的玻璃滴下來，流在她吐出的舌頭上。

當葛爾達和她的朋友們出去的時候，她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娛樂她自己。

突然嚇了一跳，她才察覺到她已錯過了葛爾達的回答。但沒什麼關係，她並不是存心要問這問題，因此她對這問題的答案也毫無興趣。

「妳願意留在這裏多久都可以。」葛爾達說道。

「噢，那沒什麼要緊。反正，我馬上就要走了。」但她並沒有要起身的意思，而葛爾達也沒有繼續在這事上追究下去。

「那麼，請妳原諒我。」葛爾達站了起來，走過了沙發間的狹窄縫隙。「我要到附近走走。」她將雙手放在沙發背上。「妳一直是最喜歡這間房間的，不是嗎？」

「是的。」賈絲婷答道，多少有些意外。

「我一直都認爲，如果母親肯允許的話，妳只怕會睡在這裏。」

「是的，如果能那樣那眞是太美妙了。」

「好吧！」葛爾達的手指抓着沙發套。她低下頭望着自己的雙手，接着轉向半躺在椅墊上的賈絲婷。「在妳離開之前，妳會先打聲招呼吧？」

「當然會。」

於是她是這屋子中唯一的一個人了——僕人們都出去度週末了——就像她還是個小孩子時一樣，她的目光很自然的落在由天窗透進來的陽光上，想着如果在某些日子以前，她是個大女孩，而那時沒有汽車，沒有電話，甚至沒有電，不曉得那會是什麼情形。她一向都是喜愛燭光和油燈的。在她的想法裏，航行在海上，一去就是好幾年，四處獵殺鯨魚，一方面使生命陷於危險而同時又極興奮快活，像這種事是身爲女人的她所永遠無法瞭解的。

而這就是西鄉發現她的時候的現場情形——獨自一人並且一臉茫然，完全迷失在她的幻想中。她永遠不會知道她會進入無意識狀態之中，也不會知道在她失去意識的這段時間中在她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也許她會以爲她只是睡着了而已，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他在她身上「工作」了十五分鐘，在過程中，他豎了一隻耳朵聆聽着所有可能的微小聲音，這些聲音或許能預先通知他任何的干擾，他現在是禁不起任何干擾的。他希望這種情形不要發生，否則他就必須將她帶離此地，而這是他所不願做的。因爲她在這裏是完全放鬆的，這裏是個她信賴的地方。這使得他所要做的事更爲容易。

在這段期間中，賈絲婷的眼睛是睜開着的，就某一種說法而言，她甚至能看到東西。但她所看到的僅是他變了形的臉孔，像是一場地震後扭曲了的地質線。在變化前和變化了後的兩張臉孔中只有極少的類似，它已變成一張遠非人類所能擁有的臉孔。

它變成了她所行走在上面的陸地，她所食用的食物，她口渴時所喝的水，她所呼吸的空氣。它成了她的世界，並且在最後，成了她的整個宇宙。

接着她仔細聆聽着，就好像它正向她說話，這將她整個吸引住的東西——如果它能被稱爲東

西的話——遠比那在她頭頂閃耀着的「鑽石」爲大。他現在對她所做的和催眠術比起來，就跟原子彈和弓箭相比一樣。在這過程中，這個人的意志並沒有像一堵無法突破的牆一樣浮現出來，阻止他做那些當他在意識清楚時絕不會做的事。現在所有的事都是可能的了。因爲這次情形是不太一樣的。他是個忍者。這是九玄符籙，甚至更高級的，那是一種魔法。這方法甚至讓他的肯庫納流的忍術老師鑑薩也感到畏懼。

他耐心的等着，直到尼可拉斯把那束米紙放在一邊，它現在已沾滿了淚水。此刻已到了這漫長悶熱下午的盡頭，當傲慢的太陽逐漸滑落到由鋼鐵和玻璃建造成的大樓之後時，這城市慢慢的涼了下來。但那是外面的情形。在這裏，西方的文明是無法侵入的。在這裏，照着東方哲學思想定義的永恒不滅的時間，籠罩着他們兩人。在某個地方，一陣號角聲響了起來，就像天將暗時，蟬的鳴聲一樣。

「尼可拉斯，鑑薩覺得等到這時候再告訴你這一切比較妥當。如果你早些時候就已知道，毫無疑問的，你一定會去找西鄉，但那時你還沒有準備好。他將會輕易的毀滅你，就像那晚在熊本，他原本能很快地解決你一樣。」

「而現在呢？」他帶着感情的聲音突然凝結住。

「他仍然能夠毀滅你。尼可拉斯，他恐怕已超越了甚至九玄符籙的程度。他找到了其他的老師，而這些人，由於他們教義的本質，是不被允許列入流派的，即使是列入肯庫納忍術中也不行。他們是一些神秘家，熱衷於中國某些地區——位於蒙古的中心地帶——的古老學問，至於是些什麼學問，即使在今天仍只有極少數的人知道。尼可拉斯，現在在他體內已有魔法存在，而這魔法已整個接收了他。」

「哦！在我們自己的忍術教義中，有許多地方天生的也有一種魔法。」

「魔法有兩種，一種是想像的魔法，那就是幻術，另一種是眞實的魔法。這兩種是不能被弄混的。」

尼可拉斯曉得他最好不要和福岡西吉爭論這一類的事情，因此在他的老師已預先準備好的簡單晚餐中，他始終保持靜默。吃完飯後，在夜晚的黑暗中，福岡西吉開始了那將會持續到早晨的儀式。

他的指尖碰觸着那打開着的盒蓋。「這裏是科科嘍。」像幾乎所有的日本字一樣，這個字有許多的意思：核心、精神、勇氣、決心、影響、內涵，及其他更多的意思。總之，它可被認爲是事情的核心部份。「它同樣的也是眞實的魔法。你的母親知道這事，雖然她懷疑你的父親不可能瞭解，但她曉得你一定會懂。它對你是很重要的。」他年輕的雙眼是十分專注的，充滿了生氣和其他更多的東西。「九是關鍵的數字。尼可拉斯，這裏有九顆翡翠。每一顆用來破解九玄符籙中九轉天符的每一轉。」

西鄉在黎明前的一個小時就醒了過來，立刻離開了床舖。在這最後一天，有許多事情要做。雖然他已精確的籌劃好了，但時間似乎一直跑在他前頭。超過一週以來的第一次，他睡得很香甜而且沒有作夢。

他很早就到了街上，找到了一家很大的露營裝具店，在那裏，他買了個黑色的，有三層防水襯裏的重量級帆布袋。他拉了拉帆布袋的背帶，試試它的強度。

接着他走到了地下鐵路的車站，在現在這個階段，他是非常謹愼的，因此他只搭公共運輸交通工具。他接着出現在第四十七街，向百老滙走去。在那裏，他進入了一家戲劇用品店。

他第三個停留的地方是布氏兄弟服裝店，在那裏他買了套輕量級的黃褐色西裝。上衣十分合身，但褲子則需要裁縫師修改一下。臨出門的時候，他又買了頂格子花呢的軟帽，這使他在白天的光線下看來十分可笑。但他知道，到了夜晚的時候，將會變得很合適。

他最後停留的地方是中國城，在那兒，他選了一支竹手杖。然後，當他把這些東西都帶回去之後，他又出來了。四處徘徊着，尋找一個看起來很像他的人。這是從他剛到紐約開始就一直在做的事。身高、體重，所有他所關切的只是和他體型的外觀要類似，至於臉孔則無關緊要。在他完成這件事之後，臉孔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婁克在半小時之內呼叫了警局兩次，而這件事他做的很正確。不知道是他們在他第一次呼叫的時候把消息傳錯了，還是信號那時還沒有收到。

他在第二次呼叫的時候得到了消息。

「馬蒂打電話來過，但沒有留下他的……」

「沒關係，我知道了。」

坐在車子裏，他開始找電話亭，當他找到了一個時，他把車停靠在路邊。從口袋掏出了一個硬幣，他開始撥號碼盤。這個電話是不能用警用電話打的。

「喂！」線民馬蒂用很差的意大利腔調說道。

「我是婁克。」

「噢，嗨！」

「讓我們長話短說，你拿到了嗎？」

「是的，但它應該值更多……」

「馬蒂，我們可是已經談妥價碼的了。」

「不錯，但是你要知道，警官，我們這裏是個價格在不斷變動的市場。」

「你想說些什麼？」

「那個價格已經過時了。」

「你聽着……」

「從我們上次談過之後，情況已有所改變了，就是如此而已。沒什麼好發火的。我仍然保有那『貨品』。」

「我有個想法，準備把你和你那些破爛趕離鬧區，你覺得這想法如何？」

馬蒂咂了咂他的舌頭。「我？警官。好吧！我如果說我不在乎那種事我一定是在說謊，因爲我的確在乎。但我敢說你一定比我更不好受，因爲如果那樣，你將無法再從我這兒得到任何消息，而此處也不會有任何地方會繼續供應消息給你。」

婁克覺得胃部一陣緊縮，心跳也加快了許多。「發生了什麼事？」他小心翼翼的問道。

「這事對你而言一定很重要。」

「講！」

「當我們第一次談到那件事的時候，」他說道：「根本没有人對它感興趣。」

「那麼現在……」

「現在它熱門的跟什麼似的。記者們在街上到處問來問去。另外有些其他的人也正在找這個女人。她現在是排在每一個人心中名單的第一個位置。這一切都是突然間發生的，就像……你應該會瞭解的。」

「但你不是已經有了那一切——姓名、電話號碼和住址了嗎？」

「警官，當我告訴你我有了些什麼的時候，那消息還没有從太平洋沿岸一帶傳來。但現在我已經拿到手了。」

「那麼說出來吧！」

「等一下，」馬蒂說道：「那要等我們在新價碼上談妥之後。」

「好吧！你開個價。」

「原價碼的三倍。」

「三倍！你有没有昏了頭？」

「警官，」馬蒂辯解似的說道：「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可是關係着我的生命。如果有哪個人得到風聲……」

「譬如說誰？是誰在到處打聽這女人？」

「現在還不知道是些什麼人。」

婁克嘆了口氣，說道：「馬蒂，也許你能猜出來，你一向是很聰明的。」

「也許我能够。關於那價碼，你意下如何？同意嗎？」

「同意。」

「好，我現在給你那貴重的『貨品』。」婁克得到的名字是艾莉克絲・羅根。他另外還拿到了一個電話號碼和一個在佛羅里達州奇威斯特地方的地址。

「關於另外一些其他的事，」婁克說道：「你最好趕快拿給我，因爲我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要到南方去，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事情是很緊迫的，對吧？」

「我已經不記得我最後一次休假是什麼時候了。」

「你知道嗎？警官，你眞的很棒。一點也不會有不愉快的情緒，嗯？完全是公事公辦，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謝謝你對我的支持。我覺得我十分需要這個。」婁克說。

「告訴我一些事，」對方的聲音忽然提高了些，好像他剛剛才睡醒一樣。「這件事有多重要呢？」

「那干你什麼事？」

「嘿！這件事裏面也有我的一份，不是嗎？我只是想知道我現在是站在一堆狗屎上面，還是什麼……」

「我現在還沒有辦法說明。事情現在還沒弄清楚。但這事或許眞的是一堆狗屎。」

「那麼，我或許應該暫時避避風頭。」

「那完全決定於你。但或許事情不會像你想的那麼糟。」

「警官，我很感激你的好意。」

「我可不願意我的『油井』像德州那樣乾枯掉。」

線民馬蒂笑了起來，一種乾硬的刺耳聲，就像銼刀在削樹皮的聲音。「我今天能有這種局面，全都要歸功於你。」

「就照這樣做下去，馬蒂，就照這樣做下去。」他又加上一句。

回到了車子裏，他將車子開往辦公室的方向。芬尼根，那隻肥豬，一定會很不高興在今天早上看到他。

哼！去他的！一路上，婁克兇暴的踩動着煞車，喇叭不停的響着，車子加速前進着。當他帶着艾莉克絲·羅根由奇威斯特回來的時候，他只希望那雜種會氣的中風。

如果他能讓她說出眞相。恐懼或許會是最有效的武器，如果那是由一個行家在使用的話。除非說他完全弄錯了，他在湯姆金臉上摑了的小小一巴掌，已經達到了所預期的效果。一個已經沈寂已久的事件又忽然熱烙了起來。現在在艾莉克絲·羅根和拉斐爾·湯姆金之間將會有一種直接的關連。有一段很短暫的時間，他想到要讓威格斯一起參與這事。不管怎樣，當他到奇威斯特去的時候，能有個人在這裏調查是何等人物在四處打聽這消息總是好的。但幾乎是同時，他立刻又打斷了這念頭。把這麼一大袋的「狗屎」讓威格斯擔在肩頭，那是不公平的。不，他要一個人親自處理。時間，他現在需要的是時間。

另外，還要有很好的運氣才行。

「我昨天看着賈絲婷離開的，」尼可拉斯說道：「我要她回到西灣橋去，直到這一切結束爲止。」

止。」

婁克關上了車門，走到尼可拉斯所站的位置前面。「好主意。我要葛爾達和她的一個朋友待在一起，我只是要她暫時離開那棟公寓。」

在他們頭頂，那棟在公園大道的高樓直向上昇去，一半已灌了水泥，另一半則仍是骨架，使得它看起來像一個藝術家的作品。

「他在那上面呀？」婁克問道，指了指那建築物。

「他應該在。我最先弄清楚的，就是他的所有這一類的事情。」他們開始走過那鋪設在還未完成的人行道上的厚木板。「他需要勇氣，而你必須要給他勇氣。」

「嗯。我必須要給他一點什麼的。但如果要他同意怎麼做的話，他一定會要求照他的指示去做。」

「那是一定的。譬如說：把西鄉由他的後面趕開。你以爲他喜歡被人在後面追逐嗎？」

婁克從側面向他露出牙齒笑了笑。「不，我想每一個人都不會願意，即使是他也一樣。」他們進入了電梯。

「那些人在那裏？」

「馬上就會到了，」他看了自己的手錶一眼。「大概再過十五分鐘。整個的特別行動組都會到這裏。這次我們準備的十分週詳：催淚彈、手提輕機槍，甚至有兩個帶着紅外線瞄準器的神射手。他們能在黑暗中從千碼之外擊中一枚硬幣。另外，所有的人全都穿了防彈背心。他們全都不會和那傢伙進行肉搏戰。順便提醒你一聲，」電梯門在頂樓開了，他們走了出來。「湯姆金最好多注意些他自己的舉動。」

「聽着，你把湯姆金交給我一個人照料，好嗎？他所以要找你麻煩只是因爲他有些怕你。」

「是麼？」婁克又露出了牙齒。「這是一些我樂於聽到的事。」

就在他們走到湯姆金的辦公室門口之前，尼可拉斯止住了婁克。「記住，」他說道：「我不要你的人中的任何一個人在這層樓上。並不爲了什麼理由，我的話你清楚嗎？如果西鄉避過了他們，他們只要待在原地不動就好。我不希望任何一個你的人妨礙我的行動。這層樓必需沒有一個你那邊的人。」

「沒有問題。這並不是因爲我喜歡這樣做，而是因爲這是他的大樓，而且你也是他的目標。由於看到了我兩天前做的是那麼糟，我想我能答應你。只不過……」他警告似的舉起了一根食指，「你不要期望我會和他們一起待在下面。如果他逃開了，我會上來到這裏和你在一起。」

尼可拉斯點點頭。「只要你是從那條我們商量好的路上來就行了。不要從任何其他的地方上來。」

「我希望我能知道你替那傢伙準備了些什麼？」

「相信我，如果沒有其他的人知道的話，情形會更好。不管怎麼樣，那事只會降臨到他和我身上而已。」

「但全部你所擁有的武器只有那個而已。」

尼可拉斯舉起了他套在鞘內的武士刀。「這個，」他說道：「是全部我所需要的。」他推開了門，他們進入了那巨大的辦公室。

湯姆金如同平常一樣的坐在那張大辦公桌後面，抬起頭看着他們，他皺着眉頭。「你們能相信嗎？」他咆哮道：「一個該死的狗屁罷工，而且是在夏季的正中央。天啊！那些工會的雜種甚至知道如何從石頭中榨出油水來。在這罷工結束之前，這地方只怕要弄的臭氣薰天了。」

那老人站在公園大道的西邊。雖然在晚上這麼晚的時候，街上的車輛已經很少了，但他仍然站在那裏等待街口的交通號誌變成綠燈。當綠燈亮了起來，他開始慢慢越過這寬濶的馬路。隔着一段距離看過去，這老人的身形似乎很衰弱，由於背上背了個帆布袋，使得他原本就不勝負荷的背部更爲彎曲。他邁着緩慢的外八字步伐，手上拄着根竹手杖。由於公園大道中間有一道相當寬的分道島，他無法在一個綠燈的時間內完全越過它。

靜靜的站在分道島上，他滑稽的四下張望着，就好像一個祖父在白天坐在他喜愛的搖椅上打瞌睡時的模樣。他的頭慢慢移動着，而有些時候他的目光會落在街道東邊的那棟尙未完成的建築物之上。在那時刻，任何一個正在注視着他的人——當然那也只是隨便的看看罷了，絕不會認爲那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地方。他注視着那棟建築物，直到燈號又轉爲綠色，然後他又以那緩慢的步伐走過了街道。

過了街道，他並沒有向右轉，他繼續向東直走，走向雷克斯頓大道。等到了那條路上，他又轉向南，走到那一區的盡頭。他現在已沿着那高樓的周圍繞了個半圈。

在街角有個老式的電話亭。是那種有綠色的金屬和玻璃做成的牆一直向下延伸至地面的電話亭。在它旁邊有着黑色和黃褐色裝着垃圾的塑膠袋。他讓這些代用的屛蔽介於他和那高樓之間，好像他正要向更東邊行去。

現在他是在一片黝黑的陰影中，他就靜靜的站在那裏，他的外形第一次有了改變：帆布袋放在他的腳邊，他筆直的站着，胸膛挺了起來，竹手杖躺在水溝裏。甚至連那些駛過雷克斯頓街稀疏的車輛都看不見他，更別提那些在建築物四周的人了。

他站在那裏等了二十分鐘。

根本不用彎下腰去，他拉開了帆布袋的拉鏈，以靈巧迅捷的動作工作着。當他由他的隱蔽物中出現時，他變成了一個瘦瘦的，衣著整齊的生意人，穿着套保守的西裝，戴着頂軟帽——一個十足的美國人。他記得要讓他的腳步更大些，因爲他知道此次是最完美的化妝，也可能僅因爲一個人走路的特殊姿態而暴露出來原先的身份，一個人的步伐獨特的就跟指紋一樣。

在東邊這一面沒有任何動靜，但是他會看到在北邊那一面的邊上停着兩輛警車。它們是一片漆黑的，顯然是要讓人認爲車內是空的。但他可不相信裏面是空的。

現在他已圍着那高樓整整繞了一圈，他對紐約警察的估計昇高了好幾分。他總共算了有半打

的人在那建築物裏面或是附近。有那麼一次，他看到在那高樓上面有一絲微小的閃光，那很可能是從來福槍的槍身反射出來的。

他所最關心的並不是他們派了多少人去保護湯姆金。在那些人中，只有一個是他必需注意的。他厭惡估計，不管是對什麼事情。他曾這樣被教導過，而大部份時候它也毫無疑問是如此的，估計是十分危險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僅僅因爲相信對實際狀況的估計，而踏上了死亡之路。

他在公園大道上向南行去，緩慢而謹愼的，半小時後，他回到了那個在雷克斯頓街上的電話亭。現在可不是能夠大意的時候。

那帆布袋還在他原先放置的地方，在成堆的用塑膠袋包着的垃圾堆之間。他核對了一下手錶，還有三十秒鐘。他最後一次的拉開了那帆布袋。脫掉了他的西裝，把帽子扔進了水溝中。然後他彎下了腰，將那袋子連同裏面的東西，肩負在背上。

那個小小但頗具威力的燃燒彈是當他裝扮成那老人時，放在那建築物北面盡頭的一輛車子下面的。燃燒彈現在炸了開來，白色和綠色的火光閃耀在夜色中。卽使隔着一條街的距離，他仍能感覺到炙熱空氣的衝擊。金屬和破碎的玻璃在空中飛散着，在街燈的照耀下，明亮的像無數的鑽石。火焰直衝上天空。

半蹲着身子，他筆直的跑向那建築物的正面，藉着它濃密的陰影，他沿着建築物的南面前進着，穿過了那靜止的機器，兩班制的工作方式在兩天前就停止了，那是在他們發現了他以一個建築工人的身份潛入了這裏之後。在四秒鐘之內，他整個人完全消失了。

現在他在粗大的支柱間移動着，摸着柱子，手指上有那種粗糙的感觸。灰塵仍然飄浮在空中，當他由高處落下，擺脫了他的重大負荷，他看到了那巨大的機器所投射出的淸楚的陰影，使這地方有一種像在結束後的嘉年華會中那種孤寂的氣氛。在下關曾經有過一次嘉年華會。想到了那件事，他的思潮不禁洶湧了起來，使他不得不伸手到旁邊的口袋中。他放了一塊外表粗糙的長方形藥丸到嘴中，嚥了下去。

他蹲了下來，像隻肉食鳥一樣的棲息在那裏，等着藥力發散開來。當他變得精神十分恍惚，以致在練習中不斷出錯後，他被迫離開了九玄符籙流。那不是因爲他愚笨，他提醒着自己。他本身毫無能力，他是被逼的成那個樣子。被那搖擺着的小船，那呼嘯的風，以及當海面洶湧起來時，高高濺起的水花……

藥力發生作用了，他眼前亮了起來。眼中看到的形狀和線條變得僵硬了起來，幾乎完全是呈平面的，就像舞臺上的背景一樣。似乎他能在一瞬間看到所有的方向。突然間，他更強烈的注意到空氣中的灰塵。卽使是如此微小的東西也同樣的能被轉變爲有利的條件。由於這些污染物質，他對手的眼睛不得不眨的比平常更快，以避免受到刺激。對他們中的某些人來說，其中微小的時間差距往往就是決定生或死的因素。

他抬起頭注視着。他希望他能够不需要用到那架子上的東西，但如果他……

他看到了第一個。他穿的和那兩個在皮爾街的傢伙不太一樣，同樣的，他也更具有自信。

西鄉花了幾分鐘的時間用來研究這警察。在他有所行動之前他要先知道一些事情。他是不是有被分派一塊特別的區域？如果有的話，那區域是否只有他一個人？

等到他覺得滿意了之後，他從旁邊拿起了兩截圓弧，把它們拴緊在一起，變成了一張硬弩，中間則是很輕的鋁質把柄和瞄準孔。

心中想着，那眞是有趣。那場爆炸並沒有引起他原先所預期的那麼大的破壞效果。但不管怎麼樣，那已經讓他有足够的時間潛入這高樓的周圍。但還是不太够。現在他能够聽到救火車抵達的刺耳嘯聲。在此地的警察，當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已確定了並沒有人在那部車子中，也沒有任何經過的人受到傷害後，已經把收拾殘局的工作留給了救火人員。

從那有利的地點，他能够看到那狙擊手隱藏在暗處的輕微動作。他一直等到在他這一層的警察走到了他巡邏路徑的最盡頭。他裝了一支有金屬尖端的箭到弓上，拉緊了弓弦，瞄準。它們並不是普通打獵用的箭。它們尖端的金屬是以鍛鍊武士刀的銅鐵的同樣方法鍛鍊的。在古代的時候，它們是被稱爲「破甲箭」。它們能够穿透兩英吋厚的銅板。

箭飛了出去。嗡嗡的聲音微弱的像一隻飛舞的蜜蜂。從來福槍槍身射出的閃光消失了，而那絲毫沒有弄亂的箭羽從狙擊手的頸部朦朧的突了出來。

在他這一層的警察已轉過了身子，正向回走着。他剛好停在西鄉的身前，抬起了頭。有些陰暗潮溼的東西滴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把手提輕機槍交到了左手，準備用手提無線電話機呼叫。

西鄉撲向了他，一團充滿威勢的陰影。他的左臂高舉成一個弧形，當落下時發出了一陣嘶嘶聲。他的手包着一層網狀物，由手腕一直到指尖，相當於一隻爪子，彎曲但鋒利的跟剃刀一樣。沿着每一隻手指的手背部份，覆蓋在關節處連接着的金屬片。

這警察剛來得及張開嘴，爪子已惡毒的抓透了他的咽喉，直刺進他的胸部，貫穿了他的衣服、防彈背心、皮膚、肉體及內部的器官。

大量的暗紅血液湧了出來，那具人體痙攣的顫抖着，好像觸了電。碎裂的肉片飛散在空中，歸亡的氣息強烈的如同在遠處的茉莉花香。

他離開了那具屍體，無聲的嘲笑着那多餘而無用的防彈背心，然後從黑暗的陰影處取回了他的弓。

他想着，先到大廳去，他一點也不急。在樓上，他們能够好整以暇的等待着他。他在心裏想像着湯姆金那肥胖的臉上佈滿了汗水，在這一段緊張的時間裏，湯姆金根本沒法知道下面正在發生些什麼事。

在溫暖的晚風中，他毫無聲息的移動着，穿過了這棟大樓的支柱。在下一個區域，他又遇到了另外一個便衣警察。他悄悄潛至那人身後，拋出了黑色的尼龍繩，中央的繩結恰好套住他的脖子，他拉緊了繩子，繩結深深的陷入了那人的喉結。他的背彎成了弓形，掙扎着想要呼吸。

西鄉有一陣短暫時間的驚愕。那人旋了個身，卻並不抓那繞着他脖子的繩子，反而向他衝來

。這個人強壯的跟個怪物似的，在這麼近的距離裏，西鄉覺得他的優勢已失去了。他感到那雙緊握着他手腕的手臂粗的跟柱子一樣。他用鞋跟用力踏在那人的腳背上，那人鬆開了手。但由於那股衝力太強了而沒法阻擋，西鄉衝向了一旁。

那警察立刻壓住了他的身子，喘息着，他那巨大的身軀一點也不顯得笨拙。他用腳踢，用手刀砍，但那只能發揮平常威力的一小部份，那人龐大的重量使得西鄉根本沒辦法施展身手。

他奮力的想要扭轉頹勢，除了象徵性的防守外其他全放棄了，他用力推着，掙扎着，汗水從他的頸邊流了下來，沾污了他的黑色外衣。

他詛咒着他自己的過於自信，奮力的使右手脫了出來，打開了一把彈簧刀。刀子刺入了那人的肩頭，剛好刺進鎖骨的中央。這人咕噥着，加了甚至更大的力量。西鄉在他的右耳中聽到了一聲尖銳的噼啪響，他知道他的弓已經報廢了。

這警察把他全身的重量集中在他正壓在西鄉的胸膛的膝蓋上，試着要把裏面的空氣全壓出來。這是個錯誤的想法。但他怎麼可能知道西鄉在卽使完全沒有空氣的情況下也能支持至少七分鐘？

西鄉現在集中力量對付這人的上半身。他缺乏足够的空間來有效的使用那鐵爪。他使右手的手指僵硬起來，把它們當作四支小刀，刺向那人身旁肋骨下的部位。這次，那件防彈背心發揮了功能，雖然很痛，但這致命的一擊被擋了開去。

不顧一切的，西鄉用鐵爪擊向那人的胸骨。胸骨碎裂了，那壓在他身上的巨大軀體整個失去了力量。

西鄉終於取得了相反的地位，現在他跨坐在那警察身上，重新把繩子繞在那人脖子上，用他的手臂和肩膀用力拉緊着。

他聽到了嘶嘯聲，聲音一直上昇着，直到那頻率高到超出了人耳所能聽見的範圍。在聽到聲音的同時，他立刻開始移動。感到一陣炙熱的疾風擦過他的右太陽穴，使得他嚇了一大跳，他開始沿着走道的地面滾動着。手忙腳亂的竄進陰影中，要命的嘶嘶聲緊跟在他身後。

另一個狙擊手！他蹲伏在粗柱子的陰影中，聽着他四周突然爆發的說話聲和動作聲。血由傷口滲了出來，他本能的用一隻手蓋了上去。只是個小傷口。但是，他太不小心了。「我們不能過份鼓吹藥物的使用，不管是那一類的藥物。」他曾聽他的老師這樣說過：「藥物會使意識變狹窄，而在加強狹意識的同時，卻給了你正好相反的結局。一項實際的錯誤行爲就是那樣造成的。狹意識在任何一種型式的戰鬥中都成爲一種傾向。特別是在戰鬥到達後面的階段中時。卽使是老兵也要防備着這情形。如果已經被一些細小的因素所迷住了，就應該退後，從一個隔着一段距離的位置再重新回顧那場戰鬥。」

這是他替他自己所安排的陷穽，而他幾乎就摔了下去。要不然他絕不會被那子彈擦過。

聽覺仍然是個問題，他爬着離開了那騷動的中心。他需要點時間來復原。

當他以一個傾斜的角度躺在這建築物內部時，那陣騷動移向左邊及他的前方。在他頭頂，那段走廊在一束細窄的微黯光線和深黑的影子覆蓋下延展出去，陰暗的空氣在他頭頂飄浮着，像一道水柱，沈重而令人窒息。

頭一次他考慮到了那令人鬱悶的可能性，他是否嚴重的低估了他的對手？他覺得十分無助而且孤獨的可怕，就好像有股狂風在海峽上面呼嘯着的夜晚，他的眼睛已乾枯，雙手顫抖着，將自己的一部份扔進深海中；亦好像他低頭俯視着他死去父親的臉孔的那一刹那。現在那個在這世上唯一瞭解他的人已死了，他心中所存的只有薩戒，後者是最後的願望。其他的一切似乎都已無關緊要。似乎他已將所有對他生命的控制權交到了一些強而有力的鬼魂中：一個吃人的魔鬼。或許那正是他父親曾有過的情形。他已認清了這是種固執的對事物的狂熱，但除了他姓氏的緣故之外，他覺得他比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更尊敬他父親。當他第一次看早期家族的歷史時，他就有這種想法，那偉大愛國者的鬼魂一定是存在於薩戒的身體內，雖然在佛教的教義中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薩戒從一個很早的時期開始就已完全傳授了他。他的生命是他父親生命的延長，而且看來似乎完全沒有時間去發現有些什麼和生命有關的事是能使他本身歡樂的。現在他知道沒有什麼事或物能使他感到快樂，只除了那尚未完成的事業知識，那些知識驅策着他向前，直朝向它無可避免的結局。

他不再覺得孤獨和畏懼。藥物已流遍了他全身，增強了他的意識。他的肌肉因為壓抑了太多的力量而刺痛。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

從陰影出來，他碰到了另一個手上拿着手提輕機槍的警察。他們在同一瞬間看到了對方。輕機槍的槍口立刻揚了起來，對準了西鄉的胸膛。他的手指開始壓動扳機，但當他看到了西鄉的眼

睛，他的手指完全僵住了。

僵直的如同一尊雕像，當西鄉從腰際舉起了一根黑色鈍頭的棍子時，他沒有任何反應。這人的眼睛似乎一片空白。西鄉壓下了一個隱藏着的按鈕，帶着一種低低的嘯聲，一根四英吋長的鐵釘射進了這便衣警察張着大大的口中，穿透了他的上顎骨，直刺入他的腦部。他整個人打了個轉，手指震動了他的武器的扳機，發出了一串短促的爆聲，那是一小段致命的圓弧。

當這人重重的跌落在走廊地面的花磚上時，西鄉已經離開了那區域。他能够聽到跑動的腳步聲，從那些剩下的警察口中發出的刺耳叫聲和手提無線電話機的嘈雜聲。

他繞過了那第二枝來福槍所監視的地區，槍仍是個令他有些不安的東西。那狙擊手的潛在機動性是和他一樣的。警覺性能够保護他不受到直接的攻擊，而且在心理上，它能够抵消那來福槍大部份的威脅。但在這場混亂中，他覺得他許多非自然的意識都已消失了，而且警覺性在現在的這種距離下是毫無用處的。

現在他想要到樓上去，但他知道，除非他能消滅那最後的威脅，要不然他是沒有辦法的。藉着一個跳躍的動作，他到了通往樓上的狹小通道上。兩記連續的槍彈擊打在他左邊附近的金屬上，如果不是他正在移動中的話，他至少會被擊中一槍。

他沿着那狹小通道跑着，他的頭腦集中注意於他面前，而他的潛意識則憑藉着他眼角所記憶的兩次閃光，思索着那狙擊手的位置。

在他前面有兩塊燈光照着的地方，在它們之間則有一段陰暗距離。如果要繞過它們，那表示

要再回到底層。而這不是他所願意的，如果那樣做，那麼他將要放棄他正在漸增的對那狙擊手的防衞。

他停在離第一塊光區六呎的地面，靜靜的站着，觀察着他面前的地勢。

他做了三下深呼吸，向前彎下了身子。一步、兩步，然後他的身子到了空中，他的雙腿縮了起來抱在胸前，像一個旋轉着的球通過了第一個光區。

當他聽到槍聲響起時，他正要舒展身體落地。在這滾動的中途，他不知道那狙擊手已到了離他多麼近的地方，但他不敢冒險。幾乎是雙腳剛踏上了通道，他立刻又投入空中。但現在包圍着他的空氣似乎變的厚而潮溼，就像要下雨的雲層一樣。

本能的，他停止了呼吸。當他在空中翻身的時候，在短暫的時間裏，他看到了那槍管的模糊閃光，沿着通道移動着。他數着那四顆子彈的火光和聲響，一個迅速灼熱的痳痺感流過他的一隻小腿，然後他又到了黑暗中雙腳落在通道上，面朝着那狙擊手。他完全無視於右腿的痛苦，抑制着神經上的震驚和渴望着檢視傷口的衝動。

那狙擊手終於看到了那前進着身形的全部輪廓，但他並沒有跪下來瞄準，反而把來福槍斜斜的交叉過他的身體。他把那沈重的槍托向前擊去試着要破壞那個獵物，當槍托擊到一個突出部位時，他感覺到一種不調和的碎裂，或許是打到那傢伙的手肘吧！

他後退了一步，站到旁邊，將槍口的一端向前伸出，以一個斜斜的角度向下砍去。西鄉用前臂將它擋了開去，向前跨了一步。這使得他站到了有利的位置，他用了一記手刀，他手的邊緣堅硬的像一團混凝土。這狙擊手的整個右邊的肋骨像一個蛋殼般的塌陷了下去。

這人僅來得及哼了一聲，他好像覺得十分驚訝。當他的頭和軀體向前移動時，西鄉往前飛踢，一腳踢在他的鼻樑上。立刻，他鼻上的皮膚裂了開來，軟骨從它連結着的肌腱上扯脫了；鮮血噴了出來，旋轉着，這狙擊手也跟在他無用的武器之後，橫躺在通道的一旁。

跳了起來，西鄉離開了這裏，向樓梯飛奔而去。在他手中，緊握着他的武士刀。

「他們逮到他了。你聽那些聲音。」

他指的是那些槍聲。

湯姆金站在桌子的後面，上身向前傾着，他粗壯的臂膀是僵直的，拳頭放在桌面，支撐着身體的重量。機槍的聲音經由走道傳上來，響得如一串迴響的雷鳴。

尼可拉斯靠在近雙重鐵門的柱子上，根本沒有動。

「你在想些什麼？尼可。」

他驚奇於湯姆金突然的神經緊張。他上次看到他的時候，他是那麼的冷靜，那麼的輕鬆，就好像一個要去度假的人。但他現在好像已到了崩潰的邊緣。

面對着情況的眞實性，湯姆金緊張的冷汗直流。他正在想着他和那忍者的交易。在樓下的活

動似乎有些不平常的劇烈。他知道婁克在下面佈置了有多少人，也知道他們配備了什麼武器。他們逮到他了嗎？聽起來下面似乎正在進行一場世界大戰。如果那傢伙跑了上來該怎麼辦？如果我不能信任那個忍者又該怎麼辦？我的天啊！黎尼爾是我最後的防線，而我卻已出賣了他。

湯姆金張開了嘴想要說話，但在最後一刻他又把話嚥了回去。不管怎樣，他不能告訴尼可拉斯他曾做了些什麼。他將顫抖着的手伸進了西裝外衣，感覺他滿是汗水的手指接觸到了他手槍溫暖的邊緣。他覺得全身都不對勁，就好像一隻被拔去了牙齒的食人魚，眼睜睜的看着鯊魚愈游愈近。那種感覺令他很不舒服。他是習慣於站在支配地位的——在一場生意競爭中，坐在會議桌的主席位置上，安撫那些從海外來的買主——他們則在他所創造的迂迴命運中不安的懸浮着。現在，在這個時刻，卻被他人支配了他的生命，他感到一陣短促的恐懼和刺痛，那種感覺是自從在十六年前的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之後，他就不會再有過——在琴酒巷的屋子外，酷熱的夏天，風拂過草叢的聲音，它喃喃地吹動着乾燥的沙子，浪湧上來又退了下去，呻吟聲，還有一些動作，還有葛爾達。我的上帝啊！葛爾達，葛爾達！

他覺得心好像被放在鐵砧上錘打似的，有些東西從他的下部向上竄升着，跨坐在他的腸胃上，擠壓着他。

「你最好坐下，並照着我所說的行事。」

「什麼？」

「坐下，湯姆金。他馬上就要來了。」

「來了？誰？」

「西鄉，那個忍者。」

湯姆金的臉被由左邊牆上的窗子所照進來的半明光線映得發亮，在這層樓，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

「他們沒有逮到他嗎？」

「我想是沒有。」

「那麼那些人，在下面的那些人怎麼樣了？」他將這些人視為他的幾道防線。他們不可能這麼快且這麼容易地就全躺下了。

尼可拉斯誤解了他的意思。「我很意外你會關心他們。這樣做並不是我的主意，這件事中應該是只有我、你和他。那些在下面的人都是無辜的。」

「你的意思是說，」湯姆金說道，稍微向窗口動移了一點，懷疑着尼可拉斯是否會和那忍者曾提到過的一樣，跟隨着他。「我們——你、我和那個警官就不是無辜的了？」

尼可拉斯跟樽雕像一樣。「不，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神的教義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當你習慣於從這麼高的地方注視人羣時，他們的面貌變的模糊了，變得跟一羣螞蟻似的分不清彼此，也跟螞蟻一樣的渺小。人比螞蟻還不如，這在歷史上意味着什麼呢？這件事眞是太渺小了，甚至不值得去想。」

「你瘋了！」湯姆金說道：「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該死的！」他想，問題的關鍵是，他

的確知道他在說些什麼。他用手壓着兩邊的太陽穴，用力閉上他的眼，想要揮去那些眩目的，在他眼前掠動的影像——葛爾達和另一個女孩。他的脈搏加速的跳動着。怨恨像毒蛇的毒液一樣的流過他的血管。他的頭悸動着，就像個快要爆炸的氣球。她怎麼可以……他是自己招來懲罰的，這是他應得後果的。他的思緒開始急速的奔馳着。

那些純眞的日子都到那裏去了？他自問着。在康乃狄格州時候的復活節的郊遊野餐，學校裏的舞會；那些輕鬆歡樂的夏季，兩個女孩從海浪中走過來，像兩條棕色皮膚的美人魚。

現在她們只能從褪色的照片中找到了，埋藏在柯達相紙和那些化學物質之間；它們隨着吹毒者噴出的煙上昇，消失了。

「你說他快要來了？」湯姆金的聲音因爲情緒的激動而有些哽咽，他不得不先淸淸喉嚨再繼續說下去。「你將要採取些什麼行動呢？」

「坐下，」尼可拉斯說道：「我希望你離開那些窗戶。」

「我要知道！」湯姆金吼道：「那是我的生命！」

「坐下，湯姆金。」尼可拉斯的聲音甚至比剛剛還要輕。「如果你繼續叫喊，你會把他直引向你。」

湯姆金瞪視着他好一段時間。他的胸膛在外衣下劇烈起伏着。然後，突然的，他跌坐入他的椅子裏。

尼可拉斯將頭部轉向這辦公室的後面。在打開着門的浴室再下去，是一條狹窄的走廊，先[illegible]到這層樓的電氣和空氣調節器的開關，然後是在這層樓另一端的其他辦公室。

他不相信西鄉會從大門進來。因爲有一個理由——它們笨重而移動困難。要打開它們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和力氣。當然啦！他也不可能攀到窗戶外面的窗檻上，因爲像大部份新建的大樓一樣，這棟有中央空氣調節系統的建築物的窗戶是不能被打開的。雖然它們是很容易被破壞的，但那也要花時間，而且更糟的，會發出很大的聲響。

那麼，那將是很合理的推測，這攻擊將會來自辦公室的後面。他簡短的思考着要待在什麼地方才更有利，或許藏在空調系統後的凹入部份。但如果西鄉選了另一條路進來，那麼他將要花太多時間來恢復原來的姿勢，而他不能冒那個險。

關於西鄉這一刻已在上來的路中這一件事，他是一點也不懷疑的。

現在十分寂靜，只聽得見內耳中輕微的嘶嘶聲，像是一場暴風雨過後的餘波。由於前門都已確實關上了，沒有聲音從街上傳來；所有的玻璃也都好好的。

他能够聽到湯姆金沈重的呼吸聲，好像他是個半開着嘴的氣喘病患者。坐在桌子的後面，他整個人完全陷在黑暗中。

「向你的右邊稍微移動一點。」尼可拉斯柔和的說道：「不，連着椅子一起。對啦！」他轉動着頭部。「現在保持靜止狀態。」一道光線照着他鐵灰色頭髮的一部份，將他的頭劃分開來。

這地方滿佈着警察。

但，當然啦！那正跟自己所期望的一樣。

兩個站在樓梯的人口處，另外三個監視着電梯。西鄉根本就沒想到過要使用電梯。

最簡單的方法是用催眠術。這想法既合實際又有趣。讓這些便衣警察中的一個領着他進入電梯直向上去的想法頗合他的心意。但那需要在十分特殊的環境下才有可能。只要有時間，他毫不懷疑他能辦到這件事。但在這時刻，他不認爲他有這種時間。在那下面，他們可能已經在開始清理現場了。他們已打開了電梯，眾擡了那些屍體，並且要求加派人員增援。他可不願冒那種險——穿透一道由二十個人所組成的封鎖線逃走，而每個人的手指都放在扳機上，期待着一個孤單的人。

並不是他不能辦到這事，而是當在完全沒有必要的時候去冒這種險未免太愚蠢了。

隱在暗處中，他從皮帶上取下了四個襯墊。他小心翼翼的在軟底鞋上各綁了一個，另外在雙手的手掌也各綁了一個。他把武士刀斜背在背上。現在他如果開始行走，一定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因爲這些襯墊的表面上突出了些二吋長的鐵釘，而這些鐵釘以一種複雜的形式排列着。

西鄉從他的腰際解下一條長長的尼龍繩，在繩子的一端繫上個小小的尖銳的三角鈎。他抬起頭來，再一次的研究着這走廊的牆壁，雖然他已經對它們知道的十分清楚了。他發現了那個他正尋找的東西，於是開始將那繩子在頭頂旋轉了起來。

他放鬆了手，繩子直飛上去，纏住了一截鐵質橫樑。那道橫樑離牆很近，所以當他向上躍起時，他被他自己的動量帶得向內盪過去。他把腳收了上來，因此他的鞋底是朝外的。他感到了一陣碰撞，那是腳上那帶有釘子的襯墊刺入由假大理石覆蓋着的牆壁層。

這是忍術最古老的技藝中的一種，好幾世紀以來，它被用於潛入敵人的城堡。只要是牆，不管它有多險峻，都不能難住一個忍者。

他以一種令人驚駭的速度向上移去。像是一隻在牆上的蒼蠅，對那些在下面的人來說，他是完全看不見的，即使是他們剛好正在注視着這麼高的地方也是一樣。於是，又一次的，他完全的安全了。

對那些在走廊上震驚而不知所措的人來說，那就好像他消失在稀薄的空氣中了，而這也正是他們經由手提無線電話向婁克報告所說的話。

那迷幻劑在他體力發揮出全部的力量。他整個人完全和附近的環境結合在一起。當他在牆上向上爬時，他能夠同時的運用視覺、嗅覺、味覺、聽覺和感覺這五種能力。

微弱的聲音從下面傳來，他用他特殊的聽力將聲音集中起來。那眞是荒謬，因爲他能從這個有利的地點聽到些特殊的聲音，甚至比他待在下面時可能聽到的更清晰：那是談話的聲音，當他們召喚救護車時鞋子踏在地面的聲音。他想，這些對你沒什麼用處。然後又是一陣說話聲，但卻沒有回應聲。大概是手提無線電話機吧！他想着。

他經過他所帶落的細微塵土混入了慢慢旋轉着的空氣中，形成一股微小的旋風，慢慢吹過光

線照着的地方。

在這頂樓上只有寂靜，這是尼可拉斯所造成的。這也是他爲什麼堅持婁克的部下一個也不能待在這層樓上的原因。現在，聲音是他最大的潛在性的敵人。

他在一段時間之前曾這樣對湯姆金說道：「我要你在他進來的時候，將面孔轉離他。你認爲你辦得到嗎？因爲將你的背部朝向一個要殺你的人，那是件最困難的事。但這是很重要的。」尼可拉斯十分害怕九玄符籙會在湯姆金身上造成什麼影響。踢開玻璃窗，跳了下來，這是他唯一可能的進來方式。

「是的，我能辦到。」

他聽到了湯姆金聲音中恐懼的顫音，他再度懷疑他的回答的可靠性。

「當他進來時，你是不是準備就站在你現在站的地方？」

「別擔心那個。只要記住我會告訴你的話。如果你做了另外一些其他的事，那麼你的機會是——在你知道它以前，你就會死掉。現在不是想着要支配別人的時候。」

「你知道些什麼呢？」湯姆金瞭解的太晚了，他瞭解到他恐懼的一部份是來自黎尼爾身上，因他認出了一種類似忍者的氣質。他既沒有那種知識也沒有那種洞察力去知道這種類似處是在那一方面，他只知道它是。這是個要命的人，他有一種野獸的氣質，那是被一層薄薄的文明外飾所抑制着的。想到如果那外飾裂開了，將會發生些什麼，湯姆金不禁有些毛骨悚然。或許那就是爲什麼他願意將他的秘密託付給黎尼爾，雖然他永遠不會再吐露這種心事。他們是類似的，而他以評判他自己的同樣方式評判尼可拉斯。他願靠做任何事以保全他自己，因此……

「我曾經太過度的支配我所有的生命。但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老繭並不是只會長在手上而已。」

「你的意思是什麼？」但立刻他懷疑他已經知道了。

「我覺得我的頭部好像被麻醉了好多年。」他停頓了一會。他的頭以一個角度向上翹起，好像在傾聽着遠處的聲音，湯姆金覺得他的內臟似乎全化成了水。他是不是已經到了？他想衝進浴室裏去。

「你的女兒是個十分特別的人。」

「誰？賈絲婷嗎？」湯姆金哼着鼻子，他現在覺得好多了，畢竟他又站在安全的地方了。「當然啦！如果你稱呼瘋狂爲特殊的話。但我可不這樣認爲。」

「你實在是個傻子，不是嗎？」當他們隔着黑暗的房間凝規着對方時，其間有一陣短暫的寂靜。尼可拉斯懷疑婁克是否竊聽到了這一切，而正在那兒吃吃笑着。

「那完全是個人見解的問題，不是嗎？」湯姆金說道，身子向後退了些。現在可不能讓黎尼爾發怒。「我的意思是，我曾和她在一起過了很長的時間，而你只認識她一段短暫的時間而已。

但，你聽着，他用一隻食指輕敲着桌面。「我不是會告訴過了你她在那裏嗎？我會幫你找到她。我要你們兩個人在一起，我曾經這樣的告訴過你，而我是眞心誠意的。你對她是有好處的。你的力量能夠防止她再回到那……」

「你完全不瞭解她，」尼可拉斯說道：「她比我所認識的許多男人具有更多的力量。」他讓那句話停頓在空中。是否那是一隻摔在湯姆金腳上的手套？如果是那樣的話，湯姆金選擇了不理睬它。

「或許那會有些變化。我已經有好些時候沒看到她了，也許我將會同意你所講的。我想我大概一直都把她看成是家庭中的嬰孩。我的大女兒葛爾達，似乎一直都比較能照顧她自己，即使是當她們兩人都還很小的時候。她一直都是比賈絲婷更社交化的。」噢！是的，社交化。他不得不嘲笑那名詞。女人和女人作愛。我的天啊！她是從那兒學到這些的？「我恐怕在我家庭中並沒有一種親密的感情連結。在我的女兒間，她們幾乎沒有家庭忠誠的觀念。我對她們十分遺憾。」尼可拉斯能感覺到在這黑暗的辦公室中，湯姆金正在聳肩。「孩子們無法避免的遠離開她們的父母，尋找另外那些能滿足她們需要的人。」他的手指停止了敲擊，在空中停頓了好一會。「我想你可能要說我的兩個女兒在某種意義上是惹人注意的年輕女孩。喔！不錯的。」

有一段時間他倆都不說話。這沉默似乎是絕對的，而且與一個處在大都市的人所預想的完全相反。對他們任何一個人而言，外界並不存在；他們被密封在一個自己造成的激烈世界裏，在那兒法律並不適用。現在黑暗及血腥已潛至這迴廊，時光的流逝就像在秋天的暴風雨中迴轉的紅葉一般。

最後，尼可拉斯終於來了！

如同阿卡伊忍者會教過他的：地——風——火——水，他已經從這四行中領悟到了眞諦！這是他力量的泉源，並且他開始念口訣，好把他帶到最後的準備階段；死亡、黑夜、血腥，原本就是忍者的戰鬥道具。

當尼可拉斯從刀鞘抽出刀的時候，他聽到頂樓響起西鄉跳躍時帶起的微音。

「婁克，你這猪！」尼可拉斯想著。「你最好別再揷手，我已警告過你，這是西鄉和我之間的決鬥。生與死已由上帝安排好了！」

只有尼可拉斯能聽到移動繼續在這層樓進行着。他能感受到西鄉擅長的接近方式就像在黑夜搔癢的指頭一般。他雙手緊握着刀，擺出「八方皆空」的守式，這是三世紀前宮本武藏所創的。這招是無懈可擊的，遠在他出生前就已被證實過。像發電機的電流一樣，力量貫注他全身。

夜晚隨着它自己的意志像心臟般跳動着，仍然沒有人知道這天數。

他逐一地觀察各種傢俱以及裝飾品的長、高、深，整個世界收縮在這倍受限制的空間裏，多年前的死亡之舞又將在這裏重現了！

影子在搖動，尼可拉斯知道西鄉正在小客廳中，他雙手置力，高舉於頭上，然後躍過房間，從他的胸口深處開始發出叫喊。

鼻孔翕動着，他迅速地從客廳進口滾開。在滴答聲響起時，他已能感受到逼人的氣息。

浴室的門開着，尼可拉斯利用那微弱的燈光觀察着。突然，令人驚懼地，他發覺到湯姆金正躍進到他腳下。

西鄉已經在這房間，他迅速地移動並利用風聲來掩蓋發出的聲音。他直接地朝向湯姆金。

「離開我遠一點！」湯姆金舉起雙手尖叫着。他了解在他拔槍開火之前，西鄉至少有十種方法置他於死地。「他在那兒！」湯姆金狂亂地指着尼可拉斯的位置。

西鄉無言地只是以冷靜而憤怒的目光注視着湯姆金。湯姆金雙膝抖慄着。第一次，他眞正的感覺到死亡的來臨。「我快要死了！」他想，西鄉陰冷的臉令他感覺到是撒旦親自來攫取他的生命。他看着西鄉舉起他左手寒光閃閃的鐵爪衝過來之際，一陣火光已經砰出了！

一眨眼的功夫，西鄉已經跌跌撞撞地出了大廳跑向窗戶。

尼可拉斯右肩微低，雙手緊握刀把，輕煙般地跟着前面疾馳的軀體而去。

西鄉向後騰空翻身，面向尼可拉斯。他左手抽出武士刀，右手慢慢地移動着。

尼可拉斯急速俯身並馬上跳開，在空中形成一道美妙的弧形直接落到桌前。但西鄉攻擊後已離開原來的位置並馬上彈向尼可拉斯，決戰就在桌前及桌上持續着。

尼可拉斯的劍疾刺出去，帶起一陣疾風，劃破了桌前的地氈。

立刻，西鄉撲向尼可拉斯。

尼可拉斯看着西鄉撲過來，他知道他現在是處於不利的位置。尤其是以西鄉那種技術，幾乎是無可倖免。他迅速地做了決定：他以手掌、臂及肩膀的力量使自己斜向上躍，然後轉身用鞋底去踢西鄉握劍的手。說時遲那時快，劍已向外飛去。

西鄉先拿出鐵爪來，尼可拉斯立即還以顏色的砍向西鄉的胸口，兩樣武器撞擊後都偏斜掉。

困在生死之間，西鄉奮力還擊。每一次接觸都是致命的，每一次的停頓都將造成對尼可拉斯更有利的局面；因爲時間拖延得越長，西鄉越難離開此地。

西鄉不顧劍刺到鎖骨的危機而集中意志反擊向尼可拉斯的痛處。他在上端，一方面被尼可拉斯手連手的防禦模式所震驚；另一方面，在會戰前，他絕對沒想到還有另一種忍術會出現。「會是阿卡伊流派嗎？」他思潮紛湧。各派有各派的特點。旣身爲阿米達的弟子就要奪得榮耀！現在是忍者與忍者之間的決鬥了！

他儘力的從尼可拉斯所給予他的壓力中掙脫出來。他心中僅有一個意念：尼可拉斯必須死！他的頭急轉著，但一顆子彈已擦臉而過。阿米達！現在有另一個人在這兒！他爲情況變得複雜而咒罵着，都是因爲對尼可拉斯正萌生新的了解才使得他無法察覺第三者的潛入。現在，他在

那裏呢？

但尼可拉斯的攻擊卻使得他無法分心。

經過一陣激烈的搏戰，尼可拉斯稍稍退卻，西鄉把握機會立刻向他的劍撲去。毫不遲疑地，尼可拉斯也立卽伸長他的軀體，向西鄉的足踝抓去。他們一起撞到那已翻倒的桌前。西鄉撿起他的劍，第二顆子彈又已射到桌角，破裂的碎片向西鄉臉上射去，咀咒着！西鄉立卽就地滾開。

尼可拉斯舉起右手防護着全身，因爲他知道子彈隨時可能誤射進他的腦袋。他立刻跳上通風井以擺脫西鄉，當他聽到電梯聲響時，他跟西鄉都了解到只要廳門一開，整層樓都將彌漫着婁克的人所放的催淚瓦斯。

西鄉知道現在已是他的最後關頭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因素已加入這場爭鬥。尼可拉斯無可置疑的是需要有喘一口氣的停頓。

西鄉對着尼可拉斯的食道展開一連串猛烈的攻擊，但都一一被擋開。於是他開始着急了！他思潮飛湧且盡力的集中在同一點上。當事情無法兩全其美的時候，他就必須決定先做那一件事然後再做另一件事。生與死之間，無疑的，他知道該如何抉擇。

他讓一串的重擊打在身上，假裝痛得比他所感覺的更甚。他的右手投擲出一條帶狀物，另外匿藏了一個小球在他手中。這次他必須判斷得毫無錯誤的投出去。

尼可拉斯的頭朝向湯姆金的位置，等擺脫掉對手時，西鄉同時向湯姆金扔出小球。尼可拉斯立刻從桌上跳下，衝向無法動彈的湯姆金。這時小球已到。在推開湯姆金的同時，他立刻把一張

高背椅踢去擋住小球。幾乎是同時，他聽到像霹靂般的射擊聲。爆炸聲響時，尼可已撲在地上。

青——白——黃的煙霧隨着爆炸後引起的聲浪一起湧起。隨後，屋裏的傢俱就像酷寒的冬天所下的冰雹一樣紛紛碎裂。

尼可拉斯坐直起來。

「什麼！」湯姆金叫著。

他把湯姆金的頭壓下去。「閉嘴！」尼可重濁地咆哮着。

他看到婁克從長沙發後出現。

「耶穌基督！」他站起。「湯姆金還好吧？」

「沒有受傷，」尼可拉斯說，邊想着剛才的爆炸多麼接近他。他很懊惱居然讓西鄉逃走了。多年以來，他所期待的就是死亡對着死亡，但仍然沒有結果。一方面來說，他知道他很幸運。他看到當西鄉知道他是忍者時眼光中所現出震驚的神色。好了，這是一些酬報，但僅使得下次對抗更加危險。畢竟，他今晚沒有準備……。

「上帝！」婁克再一次地說，尼可拉斯看着他懷疑的表情。「在這陣暴風之前，我不敢確定我看到它，但現在……」

第三個窗戶的嵌格現在只剩下玻璃碎片。晚風吹過，使得地氈上都是玻璃片。

「瘋子！」婁克說，把他零點三八口徑的槍放回槍套。「這傢伙如果不是瘋子就是在自殺。」他轉向這已炸開的鐵門招呼他的人員。「下樓吧！」又對另一個滿頭亂髮的警官說道：「去看看走道上那狗娘養的有沒有留下什麼證物。」

尼可拉斯走向破碎的窗戶向外看着。婁克站在他的身邊。

「你看不到什麼，」他說：「只能看到車上發出的那些他媽的紅色和白色。」他的意思是那些閃爍的車燈。

湯姆金已經站在他們後面，輕拂着他那好像突然變得慘白的襯衫。

婁克無視於他的存在而離開房間。

「尼可，」在湯姆金的生命中，他第一次看起來有麻煩的說着，他覺得他的腿仍在顫抖。「他走了嗎？」

尼可拉斯繼續走下樓。他可以看到燈光和人影穿動。他們已經發現西鄉的屍體。

「你救了我的命。」湯姆金淸淸他的喉嚨。「我要謝謝你。」或許尼可拉斯沒有聽到他和西鄉之間的交易。他爲自己信任那瘋子而生氣。假如沒有尼可拉斯插手，他現在已經死了！他爲欠尼可拉斯這筆恩情而着急。他覺得怒氣節節昇高，最主要的，他憎恨他剛才流汗和喘息的情形正和他多年前在琴酒巷一個充滿熱及浪花的夏天看到他女兒仰臥的軀體一樣。

在街上，尼可拉斯看着他們將屍體放入屍袋中。他阻止他們將屍袋抬進救護車。這個法醫助理——一個擁有淺褐色頭髮的女人。她有着一張紛紅色的面孔，她的眼睛注視着婁克。婁克輕輕地點頭。

「像那樣地從高樓跌下是不會留下什麼的。」婁克絲毫不帶感情的說。

他是對的。西鄉的頭臉一片模糊，一邊的肩膀碎裂並且頸子轉成一個怪異的方向。

「他的雙腿好像果凍一樣，」婁克說得好像眞的一樣。「裏面連一吋骨頭都沒有，對吧！尼可？」

法醫助理疲倦地點頭。「把它抬走，」她說：「它已經附上標籤了。我還有很多工作需要處理。」她轉身離開。尼可拉斯看着一列擔架從大樓裏面抬出去。

婁克的臉是蒼白而沈重的，當他看着這些因意外而死傷的人時。

「四個死人，尼克。」他的聲音是刺耳的。「這是我們已經確定的。另外有兩個失踪，並且有兩個以上吸入瓦斯需要復原。上帝！你的朋友西鄉殺人就像人們吃東西一樣的容易。」他用力以手指磨擦他的臉。「我很高興所有的事已經結束了。高興得如同在天堂一樣。」

「我很抱歉情況會是這樣。」尼可拉斯說。

「別說『我已經告訴過你。』」

「我一點也沒想到事情會是這樣變化。我還以爲他已經逃走了。我可以自由的創造我的生命了！現在我只想看看賈絲婷。」

「什麼因素使他跳樓呢？」

「他是一個激進者。他生存的意義就是爲了要死在戰場。」

「我不懂這類哲學。」

尼可拉斯自負地聳聳肩。「這無關緊要。」他看看四周。「你們有沒有發現他的武士刀？我想要它。」

「他的什麼？」

「他的武器。」

「哦！那個呀！沒有。但我想他們也沒有發現他其他任何東西。不論它在那裏，我們總會找到的。」

「我也猜想那不是很重要的。」

婁克的目光從尼可拉斯的肩膀望過去。「我想你的老闆正在找你。」

尼可拉斯轉一圈回來對着他的朋友露齒而笑。「你的意思是——以前的老闆？」

湯姆金——他的衣服已沾上黑色與灰色的條紋，站在他的轎車旁。湯姆恭謹地拉開車門，引擎似乎正在轉動着。警報器正爲這夜晚及死亡大聲哭泣，他們站在那兒看起來非常有精神。

「聽着！」婁克說，拉着他的手臂離開街心幾步。「你離去之前我要告訴你，我剛接到一個等待的電話。那個住在安姬拉公寓的女人今晚已被謀殺。我知道她在那兒。」

尼可拉斯注視着他，再看看在轎車旁安靜地等待的湯姆金。「你不能讓他們走，是不是？」

「我不能。我要針對這件事情釘住他。我想你能了解這關係着榮譽。假如我不這樣做，沒有其他人能夠。」

「但你能確定你能嗎？」

婁克嘴角叼着一根牙籤。他的眼睛像一泓深水。他的臉看起來比兩天前更線條分明，但或許僅是因爲這混亂的光線。他將他跟馬蒂的談話內容告訴了尼可拉斯。「你認爲我是大嘴巴在說湯姆金的不是呀？馬蒂不知道其他還有誰在查詢這事。但我打賭一定是法蘭克幹的。你最近見過他嗎？沒有？爲什麼不問你的前任老闆法蘭克在那裏？」

「你跟這人談過之前，你並不知道任何事，對嗎？」

「是的。那就是爲什麼我立刻離開而趕到奇威斯特去的原因。但這家百貨公司已被牽連進去了，所以，這是一個長而過期的假期。」

「我希望你能了解你正讓你自己捲入這個漩渦。」

最後一輛救護車開走了，警報器尖叫着。有一段時間，他們浸於這深紅赤熱的旋轉燈光下。車子轉過街角消失了。夜深沉得如同迅速前進的暴風雨。

「有一件很奇妙的事要跟你說。」婁克說：「跟我來。」

「尼可，你要來嗎？」湯姆金像夢般虛幻的聲音飄了過來。

「再一分鐘。」尼可拉斯回答。他對婁克說：「你要在你離去前看看葛爾達嗎？」

「沒有時間，我會給她電話。無論如何，她雖然給了我五百一十六個地區的電話簿，但她並沒將自己的給我。」他看着自己的腳。「我只是要告訴她現在什麼事情都已解決了。喂！」尼可

拉斯轉身離去時，他叫住他。「你應該也一樣。賈絲婷或許已經急得快生病了。」

湯姆金看到尼可拉斯來了，他低頭鑽入車廂。湯姆侍立在車門等到尼可拉斯進去，然後輕輕關上車門走到前座。

在車內，引擎嗚嗚地響着，空氣調節器安靜地運行，整個晚上聽起來就像消失在這重濁聲及安靜中。

仍然有很多警察在外面執行任務。尼可拉斯看到婁克正和一名相當年輕的巡邏員談話。那個巡邏員搖搖頭回答一個問題並指向大廈的內部。

「我很快樂，尼可。」湯姆金將他的手臂舒適的放在椅子後背上，他粗短的手指捲曲着。「我意思是，明天你到辦公室來拿支票，外加紅利。你值得這些獎賞。」

尼可拉斯將刀橫放膝上安靜地坐着。他將他的頭往後靠，然後閉上眼睛。

「並且，」湯姆金繼續說：「我們可以討論關於你留在公司任職的事。」

「噢！現在對於這種事，我不想倉促地決定。」他的音調有點玩世不恭，但仍然讓人感到誠摯。「我能用你，在某些方面，你有不尋常的才能。」湯姆金沈寂了一會兒。即使他閉着雙眼，尼可拉斯仍然能夠感受湯姆金正在研究他。「你要不要回日本？」

尼可拉斯張開眼睛，直視着前方。「這件事我不必依賴你。」他慢慢地說。

「不！」湯姆金承認。「當然不需要，隨時你可以跳上飛機在十小時內到達日本。但是假如你跟我一起去的話，最少，你可以獲得廿五萬美金的代價。」

尼可拉斯注視着湯姆金。

「哦！顯然地，我太鄭重其事了！但是這忍者被殺死並不意味着我的問題已經解決。換句話說，我需要一個專家，他必須……」

尼可拉斯舉起一隻手。「抱歉，湯姆金。」

湯姆金聳聳肩。「好吧！你再考慮看看。反正現在我們多的是時間。」

尼可拉斯看着後視鏡上的婁克爬進他的車子。

湯姆金對湯姆說：「到第三街。我要吃點東西，免得跟黎尼爾先生談論時打瞌睡。」

車子左轉開向公園大道。尼可拉斯看到婁克正在他們後面。在見拉加蒂亞之前，婁克準備先到市中心區將他的報告歸檔。

「賈絲婷現在怎麼樣？」湯姆金問道。

他眞羞恥，尼可拉斯想着。他想先回家以便打電話給她。「你要不要跟我到狄斯可舞廳？」

湯姆金佯裝着大笑。「不，不，我知道我永遠不會了解那玩意兒。但那只是個老爹的直覺而已。」

假如事情發展不是這樣悲哀的話，不是愉快多了嗎？尼可拉斯直覺地反應着，他只是無法了解。「她很好。」

「好！我很高興。」

交通指揮燈號變了，車子穿過街道。湯姆金淸淸喉嚨，想要說什麼，隨卽又改變了主意。車

子在高樓間穿梭。最後一些巡邏員聚集在人行道上彼此交談着。

「尼可，我知道你很不喜歡我，但……我仍然要請你幫個忙。」

尼可拉斯沒有說話。他看着窗外的高樓往後逝去。

「我想……事實上，我不希望賈絲婷跟我疏遠。我已經……我一點都不知道該怎麼做。我想或許你能幫忙讓我們在一起……」

大厦邊的街道上有卡車在奔馳着。

車子從懸掛物下穿過，夜，看起來更黑了！

「但是你已經捲入了！」湯姆金以他好像在討論百萬美元交易的聲調說。

「我想……」尼可拉斯說：「那是你們之間的事。」

尼可拉斯轉離窗口看着湯姆金。「對了！」他說：「好幾天沒看到法蘭克了，他在那兒？」

突然，一陣巨大的碰撞聲在左邊擋風玻璃響起。湯姆看來好像是被針刺到般的放開了方向盤。他身軀被一股力量猛力的向後拋起。他的手擺動的像翅膀一樣。然後尼可拉斯聽到像小孩生病發高燒時所發出的低哼聲。

湯姆的夾克被扯開，三吋長的刀尖突出他的脊骨。血像噴泉般灑出，車內瀰漫着惡血臭的味道。

「喔！我的天！什麼？」湯姆金臉色蒼白。

車子繼續沿着街道向東馳去，穿過街角。

一陣猛裂的動盪從前座傳來，但湯姆不再尖叫。不知道什麼人或什麼東西在擋風玻璃的破裂處蠕動着。

沒人駕駛的車子衝向左邊街角一根新的燈柱，直到車頭被搗得粉碎才停止。

車頭黑色部份好像已被黑夜之神攫去一般。

尼可拉斯已經抽出他的武士刀緊握在手。在這有限的空間，刀是沒有用的。旁邊湯姆金用力扳着車門把手，但打不開。這自動門鎖是由前座控制著的。這曾經是最安全的預防措施，現在，湯姆金在用力的撞它。

湯姆的屍體橫臥一邊。這氣味是如此的難以抗拒，使得這世界上好像沒有其他東西存在一樣。

某些東西狠狠的敲擊這碎裂的部份，車身整個抖動起來。尼可拉斯心中計算次數：一、二、三，等到第四次撞擊傳來，尼可拉斯斷然地用雙腳用力踢向前面壓克力玻璃。在力量的衝擊下，斷裂處已被踢開。尼可拉斯立刻跳向前座。

西鄉從大厦的屋角小心的滑下，他剛剛才從這裏丟下一個死人的屍體。

他停留在原地的時間長得足夠讓他探知這誘餌已經發生功能，然後藉着屋前的陰影慢慢的尋

找他的路線。雖然有些警察會望向頂樓湯姆金辦公室破碎的窗戶，但並沒人發現他。只有尼可拉斯，當他到達樓下馬路時，還有點機會。

蹲伏在黑暗中，他低聲的咒罵着因爲他接觸到恐懼而冷汗直流。尼可拉斯是一個忍者。他意志動搖著。直覺地，他把一顆粗大棕色的藥粒放入嘴裏用力咀嚼，使得效力發作得更快。

很快地，藥性流過他全身的靜脈。現在天空充滿了深紅色及黑色的蕈狀雲。他肌肉緊繃，用力扭動頸子並且目光炯然。他感到全身的能量亟欲向外暴張。

他舉起手按摩着太陽穴使自己耳朵裏的電子竊聽器擺放得更舒適些。湯姆金和尼可拉斯的談話聲已經響起：「第三街。」他立刻向大厦南邊奔去。他知道街道上有一些懸體可以利用。當車子經過時，他以令人驚訝的平衡技巧輕落於車頂，並且車內没人發覺。

晚風吹得他頭髮習習作響。他蹲伏在車頂，把刀用力揷穿擋風玻璃。就像在一場大競賽中被打敗一樣，搖晃的車子裏傳出一聲尖叫。

婁克看到好像有某種物體接近湯姆金的車子時，他立刻也把車子朝向公園大道南端駛去。此刻，有某種聲音向他靠近。他不能確認是什麼但他依然用力煞車，使車輪突兀地轉向左邊。

輪胎發出尖響，有一段時間，他集中力量去抓穩方向盤使車子不致於撞向安全島。當他奮力與離心力對抗時，喇叭聲混雜着他低聲的咒罵。

然後，車輛帶着他的尖叫聲向公園大道後的大厦衝去。

在這第一階段的衝突，很明顯的，尼可拉斯正處於不利的局面；西鄉知道這情形並且利用這局勢。他急速俯身避開尼可拉斯最初的衝擊，迅速迴身，並利用他的射擊來製造紛亂。

尼可拉斯處在西鄉的攻擊下，他感覺到，而非看到，但是他只能呆立而無法抵抗。立刻，他擋開西鄉的射擊，同時展開反攻。

西鄉僅能在極短的時刻內自由地揮舞他的短劍，立即地，他的短劍已被鉗制住了。兩人糾纏在一起。在他們的哲學中，只有生命和刀劍相結合才是最神聖的事，除此之外，他們的生命毫無意義。

肌肉在他們拱起的背上抖跳着，兩個人皆汗流浹背。西鄉緊緊地咬住牙關，而尼可拉斯盡力地往下壓。這種情形就好像太陽和月亮一樣的單一實體的兩個分支已經起了爭執。這是不是就是那股令他們不得不舉起手而互相攻擊的令人敬畏的力量呢？

現在已到了他們決死的時刻。對身爲忍者的他們來說，所屬的流派就像天空不同位置的星辰一樣，早已成爲世仇。他們從小培養出來的習性，使得他們視對方爲不共戴天，如同夏熱冬冷，

甚至青春期會長痘子般的自然。

尼可拉斯迅速地移向通風處想打破僵局，但西鄉早已等在那兒。他以三指索絞飛掉尼可拉斯的劍。在這整個過程中，湯姆流出的鮮血已經沾在他們的臉和腕上。

肌肉像冒氣的引擎般的跳動着，汗緊緊地附在他們粘溼的皮膚上。喘息聲在這狹小而過熱的空間裏響着，彼此的眼睛注視對方。這時唯一的語言就是他們充滿恨意的嘶嘶呼氣聲。

尼可拉斯用擒拿法抓住西鄉的手腕向後彎，使短劍的利鋒移開。但他不是肯庫納忍者，對這種招術並不內行。而西鄉不僅會使，還知道如何破解。他提起右膝，同時右手開始移動。那一招是虛招嗎？或者兩者皆是呢？

在這決定性的時刻，西鄉的左手已經鬆脫並格開尼可拉斯。劍鋒立卽向上刺向尼可拉斯的臉。後者抓住西鄉手腕的末端，使劍偏斜。

他們的心中只有毀滅；而他們的思想卻由於藥力及他們的忍術主義貫輸在他們身上的潛能，混雜着感情，使得多年來的敵意更加強烈了。

現在尼可拉斯突出奇招來打破僵局，西鄉震驚之餘，旋身而上，向尼可拉斯頭上攻出一拳。立刻，西鄉又從擋風玻璃的破裂處竄出。尼可拉斯隨着也跳到人行道上。

他看到西鄉站在被撞彎的街燈柱後面，全身籠罩在黑暗中。原先被丟在一旁的劍鞘已被他撿回。

從眼角的餘光中，尼可看到一輛車停止前進。婁克從車裏出來。尼可拉斯向他叫道：「滾開！去看看湯姆金。他在車的後座裏。」

然後他向西鄉移近。

身爲一個忍者，他不僅能用他的眼睛來看，而且能運用整個身體來感覺。所以當尼可拉斯移向西鄉時，不僅眼睛看着他緊握的手，全身也已提高警覺。

他及時地舉起武士刀嗑飛西鄉暗中施襲的兩枚流星鏢。暗器像生氣的蜜蜂嗡嗡地掉落在西鄉後面的廣場上。在他旁邊有一座現代化的雕像噴泉已經碎裂。破碎的石塊落在池中，使得水花四濺。

他們的劍撞擊得火花四射。只有鑄造精良的日本武器才能在如此猛烈的接觸中毫無損傷。

西鄉看起來一副疲倦的樣子。他的瞳孔張大，使得眼睛更黑。婁克看到這種異相，嚇得目瞪口呆，幾乎感覺到好像受到實質的打擊一樣。

西鄉猛烈的攻擊。他的力量是駭人的。尼可拉斯覺得被一個磁性風暴吞沒，使他在狂風暴雨中打轉而完全迷失。他在這種攻擊下逐漸退卻了。

他驚異地看着西鄉在喃喃自語；到底有多少迷幻藥力在他體內發作呢？他用這個對他又有什麼好處？

微偏頭，一記攻擊從他臉龐滑過。突地，尼可的手臂無力地下垂。他眼簾眨動。於是，狼似的笑容出現在西鄉的臉上。

尼可拉斯蹣跚地後退。水流過他的腳後背。他背後完全浸濕的站在噴水池中。他要如何扭轉

頹勢呢？

一陣尖銳的痛苦從他手臂傳來。西鄉劍上的血就像瘋狗的口水一樣滴落地上。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種障眼法雖然不是肯庫納忍者的信徒才會使用，但沒想到西鄉居然也會。

在殘酷的攻擊下，尼可拉斯繼續後退，直到兩人都站在水中。法術仍然籠罩他，使得夜晚看起來成深紅色。他手腳都已麻木，腳步蹣跚，劍開始抓不穩了。他的呼吸逐漸沉重。

西鄉陰森的笑着，逐步逼近尼可拉斯，嘴唇仍然念着咒語。

尼可拉斯突然踩到一塊雕像的碎片而差點滑倒，他趕快揮劍來預防西鄉的突襲。血，飛濺在夜晚的空中。是他的血。他感到這強烈的痛苦幾乎壓迫得他無法呼吸。無論如何，福岡西吉今晚對他所做的一切是絕對不够的。

冰寒的水已淹至喉嚨令他冷得發抖，而刺骨的霧氣亦已籠罩了全身。

他緬想起宮本武藏——劍聖，三百多年前的某天，什麼叫做「石之體」？他被問及。武藏先生以行動來回答。他召喚了一個他的弟子，命令他以匕首切腹自殺。當這名弟子要奉行命令的時候，武藏先生止住他的手，說道：「這就是『石之體』。」

尼可拉斯心領神會，體內突然充滿某種無名的力量，而這股力量在他體內已潛在許久。他用全身力量把它使出來，就如同武藏所寫的——萬物無法近身。西鄉的武士刀不能，就是魔法也不能接近他。

在一片模糊中，尼可拉斯由左向右揮劍橫砍。西鄉立即豎劍抵擋。

但鮮血已噴出，紅得就像鮮艷的熱帶魚一樣。此時西鄉的身軀已經拱起，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嘴唇。

當他們盡力維持平衡時，池水已經嗆入嘴裏。西鄉身上已經有了一道傷及肌膚或者甚至更深的刀痕，它是一項心力交瘁的結晶。他的劍掛在他毫無知覺的左手上，手指痙攣得不聽指揮。他右手緊緊抓住胸口近肩膀處，但尼可拉斯用劍尖唬飛這些無力的飛針。

呻吟着，西鄉握住劍柄當作拐杖來支持他站起來。沒有它，他將像老人一樣跌倒。

「殺了我。」他的聲音像瀑布一樣，粗糙而潺潺的流出。「別等我說出那多年來我想告訴你的話，表親。」他的肩膀微抖，「站過來點，」他的聲音突然爆開。「站過來點，我不會吃掉你。」

尼可拉斯向他移近一步。他的腹部和胸部正在流血並且滲入內臟，而最痛的還是他被西鄉傷到的手臂。

「你應該在你還有能力的時候割下我的頭，」尼可說：「你沒有下定決心；法術消耗你的體力而你也還了我一劍。你可以看到這傷口有多深。」

「你怎麼說？表親。再靠近些，我聽不到你的聲音。」他因痛苦而臉部扭曲着，一片浮雲飄來，然後飄走。他倆所獲得的就隱藏在那層層密密的雲後——這就是責任和忠誠。或許很多事會使日本和世界隔閡，但宇宙中的眞理卻不會改變。這就是爲什麼他們一直勇往直前而不後退一步

。但，天啊！他們的傳統是深遠的，換句話說，這就是墳墓。

「你認爲你已經贏了，但事實上你沒有。」西鄉喘着氣說。血絲從他嘴角流下。他的舌頭像小蛇般吮舐着。「我知道我最好承認……但你不能再向前一步嗎？表親，免得我要大聲叫。很好。」他的眼睛冒火。「或許你相信裕子仍然在某處活着並回想着往日與你在一起的種種。但，喔！不！事實並不是如此。」他大笑，然後被咳嗽打斷。他清清喉嚨，吐了一口血在他們中間。當他說話時他看着尼可拉斯眼睛深處。「她躺在下關的海峽底。是我把她丟下去的。」

「她愛你，你知道。她說的及她做的都是與你有關。跟你在一起的那晚，我本來是想用藥麻醉她，使她忘了你。但她像以前一樣，隨時都是醒着。

「最後我放棄這個念頭。她是我僅愛的女人，而且僅有的一個……對我而言，若是沒有了她，世界上只有男人、男人、男人……」他的眼睛像煤一般紅而發怒。血流得越來越多，如同畫家的畫符，池水都被染紅了。

「你逼我殺了她，尼可拉斯，」他控訴着：「假如她不是如此的愛你的話……」

「假如生命不是如此的脆弱……」尼可拉斯冷酷地回答。

西鄉抬頭向上，跌撞的走着他生命中的最後旅程。深紅色的飾帶拖曳在後，就像風箏或者彗星的尾巴一樣。尼可手臂揮動，劍光呈半月型劃破濕熱的空氣。他看起來就像上帝的使者。於是西鄉的頭顱就像一個小孩子失落的球般，被風吹動，碰到水池邊，在白色的石階上彈了幾下，最後落在噴水池底：第九個石階。

「它將是……」尼可拉斯中斷了這句話。漩渦像遙遠的潮水般輕柔地撫摸他僵直的雙腿。

一切歸於平靜後，婁克理所當然的想知道西鄉是如何做出替身的。所以他要尼可拉斯陪他到停屍間看看那替身的屍體。

「看不出什麼，」他說：「像我們永遠不知道基督是否拄着枴杖一樣。」

尼可拉斯注視這肢離破碎的屍體。他是一個與西鄉同樣身高體重的日本人。澈底的驗屍可以查出兩者的不同點。當然，他的技藝並不像西鄉那樣訓練有素。但那也只有你存心想發掘其中差異時才可能發生。

他向前將死者的頭轉向一邊，仔細地看着頸子並用手觸摸。「這兒。」他說。

「什麼？」婁克看着他手指處。「他頸子上的破口，又怎樣呢？當一個人從高處摔落時，這是會時常發生的。」

「不，婁克，這看起來像頸子折斷的傷口。我好幾年前曾經看過。這頸子的傷痕就像有人用手術刀割過，沒有人摔斷脖子的傷口會像這樣。這是暗殺，婁克。一種忍者的技藝。」

「老天！」婁克說：「他殺了人結果還利用屍體跟我們玩遊戲！」

尼可拉斯點頭道：「嗯，計中計！」

他仔細凝聽，除了紗門擋在他和暮色之間以外，一切都很安靜。當他們那令人心碎的嘆息聲在心中盤旋時，他一再的覺得就像是自己一陣陣的呼吸。

尼可拉斯正想着日本，想着上校、淺子、西鄉，尤其是裕子。

在他們那公正的地方，復仇的念頭，就像是從一束糾纏的紗中抽出一根絲一樣是不可能的，只要一開始行動，死亡就跟着到來。

西鄉跟他說的話現在已經像昨天的燃屑一樣又再一次點燃他心中的怒火。他回憶着他從前的夢以及那曾經失去尊嚴的女人，而現在她又重拾尊嚴了！只有現在他才眞正地了解裕子犧牲的行爲。幾乎在任何時刻，她都可以逃離西鄉的。但她會逃向什麼地方呢？她希望逃向什麼地方？那就是他的身邊。福岡西吉曾經說過：「你沒有準備，他就有機會毀滅你……」尼可拉斯覺得這些話眞的是眞理。和西鄉在一起，裕子早就應該衡量一下他內心憤怒的程度；最少他擁有她而尼可拉斯沒有。她被當作一個替身，爲我而奉獻出她的生命。

「爲什麼妳如此痛苦的哭泣？我的女人。是什麼病痛感染了妳？是最不名譽的死亡，先生。我的靈魂在這裏飄遊——飄遊，直到復仇時刻來臨。」

現在，她不用再飄遊了。

貢絲婷安靜的走到他背後，他感覺到一陣巨大的平靜，就如同從幼年時期起他就淸楚的瞭解，像是來到了海邊的石屋，而外面有高大的松樹在守衞着。一陣暖意流過他的心靈，他感覺到她的手臂正環繞着他。她的嘴唇在他的面頰上摩娑着。

「你還好吧？」

「是的。」他倆就像樹枝上的兩片葉子。「現在的海是那麼的藍。比天還藍。」

「因爲天是海的鏡子。看看那邊的海和天！」

「妳賦有藝術家的氣息。所以妳以詩意的眼光來看它。」

「你不是也一樣嗎？」

「是的。」

她將臉頰貼在他的肩膀。「我想念德克・狄福斯。」

「我也一樣。」他看着海。「他的女兒很快地就會到達這裏。」

「西鄉必定曾在琴酒巷尋找過我父親。但是德克爲什麼也去呢？」

「我不知道。」尼可拉斯輕柔地說道。「或許他看到西鄉而覺得懷疑。」但他的思緒已經飄向遠方。

經過一段長時間，他們做好了晚餐並搬到外面陽臺上進食。晚風像母親的手一樣把她的頭髮拂到一邊，並把紙巾吹過沙丘，在淡紫色的海浪中消失。

他們手牽着手在沙灘上散步，裸露的腳在沙上留下的軌跡就像一雙螃蟹走過一樣。一隻愛爾

蘭長毛狗跑到他們身到對着他們吠着，落日的餘暉把牠光澤的毛染成紅色。當玩在海邊跳躍的時刻，舌頭從牠嘴裏長長地伸展出來。

「你想要回去嗎？現在。」她問，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裏。「回去日本。」

他微笑地望着她。他想到了她父親的提議。

「我不認爲有這個必要。」他坐回他的椅子，椅子發出一陣輕微的嘎嘎聲，好像風吹在甲板上所響起令人感到安慰的聲音。

「我會儘量試試。」

「嗯，有一天，或許——我倆一起去看看，像觀光客一樣。」

「在那裏，妳永遠不可能當一位觀光客。」

在接近海平面的地方，船兒們正在返回岸邊。在巨浪的衝擊下，船航駛得很高。船速開得飛快，好像在賽船一般。音樂在沙灘上的某處響起，然後像門被用力關上而突然的中止。

賈絲婷開始嘻嘻而笑。

「妳在笑什麼？」如同預期聽到一個有趣的故事般，他也被引得笑起來。

「我正想起那晚在狄斯可舞廳遇見你，然後你如何的帶我出去。」她的臉突然黯淡下來。「我希望你能告訴我，」她輕聲地說：「所有關於忍者的事情。」

「我認爲這件事會嚇到妳。」

「不。」她說：「我情願爲你而被驚嚇。」

他站起來，以很西部化的姿勢把手揷在口袋。

「現在已經都結束了，不是嗎？」她向上望着他，水光映在她微偏的臉上，看起來是那麼地純潔、光滑。

「是的。」他揉着綁着繃帶的手說道：「現在已經都結束了。」

當賈絲婷從浴室出來的時候，他躺在床上，正陷入半睡眠狀態。她關掉床燈，躺在他旁邊，整個房間一片黑暗。

她安靜地鑽入被窩，把枕頭移到最舒適的位置。然後，他感覺到她溫暖的軀體緊靠着他。脊骨線、臀部美妙的曲線，她的膝蓋緊壓着他的大腿。無形的電流在他倆體內交流着。

疲憊充滿他的身體及四肢時，他想到了裕子。他知道現在他恐懼的程度就跟他愛她一樣強烈。她完全原始的性感吸引着他，只要和她在一起他就無法自制。但是他不是出於自願的，因此他害怕去瞭解這已經平衡一半的方程式。這對他而言也是一種原始的情慾。裕子不斷的引誘他，不由得此時他感到愛恨交加。

他爲他過去幾年一直生活在謊言裏而感到極度的悲哀，因爲他一直認爲她欺騙了他。但是現在能夠瞭解她愛他的程度就像他愛她一樣就足夠了。除了在夢中以外，她已經遠離很長久的一段時刻了。他會在她生日時點上素香爲她祈禱，就像他爲他父母所做的完全一樣。

賈絲婷在他旁邊蠕動着，他翻個身。她的右手埋在壓縐的枕頭下。尼可拉斯聽到她輕柔而均勻的呼吸……

在一間充滿金色陽光的大房子裏，尼可拉斯遇到蘇鵬。從那次上校和淺子去拜訪過他後，歲月的鞭子在他臉上好像完全沒有留下痕跡。高挑的身體，黑而亮的眼睛和一雙長手，留着長長的指甲。他站在大廳中央，正研究尼可拉斯。

「你帶給我一件很好的禮物，我很高興。」

尼可拉斯看看四周，除了他和蘇鵬之外，什麼都沒有，他被這情形搞糊塗了。

「我在那裏？」

「在某個地方。」老人回答。「在太陽和月亮的東方。」

「我不記得我怎會到這兒的。」尼可拉斯覺得恐懼正侵襲他。「我將永遠不會再發現這個地方。」

蘇鵬微笑地用他的指甲又在搔着下顎了。清脆的笑聲像午後的蟬。「你來過這裏一次後，下次你就會自己找着路了。」

然後，尼可拉斯發現整個大房子只剩下他一個，長窗上的玻璃倒映出他的身影……

溫柔而閃亮的曙光從臥室的窗戶照進來叫醒了他。賈絲婷仍然在睡着。他輕輕掀開棉被，離開床。

他安靜的漱洗後，走出玄關到厨房，自己弄了一杯綠茶。他一圈一圈的攪動直到破碎的葉子在杯子裏浮起。杯裏的泡沫，就像是秋天日本山頂的濃霧一樣。

他慢慢地啜飲着，品嚐這苦中帶甘的滋味，覺得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好的味道。然後他走到起居室，開啓水箱中的餐盒，餵着他的魚。

這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雲像大理石上的條紋，高高地掛在天空，在風的吹拂下，緩緩地移動着。他打開門只讓紗門關着，以避免小蟲跑進房裏。碎冰塊在海上浮動，多而濕冷。

賈絲婷夢到一個男人，他的臉上似乎沒有嘴唇，像暴風雨邊的地平線，陰慘而帶有惡兆，沒有嘴唇的嘴巴張合着如同兩道可怖的閃電交叉後閃動不定的光圈。

面前的嘴正一再地對她尖叫，而傳入她耳中的卻是一陣耳語；每句耳語就像鞭子般，鞭噬着她的心靈，留下了一條條的鞭痕。

她試着讓她的腦筋清醒而有條理的思考。但那尖叫的嘴不斷困擾著她，她只能癱瘓地躺着，像車子拋錨似的。

那些話不斷地像大雨侵襲着她的思想直到唯一她想要做的事就是把手遮住耳朵來擋住這些躁音。但是，躁音仍然一再地傳來。

唯一能使這嘴閉上就是忍耐、等待。

現在她想要起來，但是動不了。她完全無法解釋原因。她開始嗚咽而哭泣。這到底是夢抑眞？到底她想要做的是什麼？醒來或繼續睡覺？她被困着了。而每個時刻她若是想睡覺，則這恐怖

的感覺就更強烈。

她開始內心交戰着。她感覺一股鋼鐵般的力量穿過她的手掌心。然後她張開眼簾。

尼可拉斯環抱着膝蓋，背脊挺直的坐着望向窗戶外的海水及曙色。賈絲婷悄悄地走進房間。他眼睛微閉，那杯綠茶就放在他前面。他的思緒已經隨着浮雲飄向那晴朗的天空。

賈絲婷眼睛張得大大的並冒出冷焰，輕巧地站在水箱後。乳黃的睡袍裹着她的身體，使她看起來好像被輕霧籠罩着。她走過地板，用手環抱着軀體。

她轉身，雙手伸高，抽出尼可拉斯掛在牆上的長劍。牆上的短劍她也想拿，但是短劍掛的高度已超出她雙手搆得着的位置。

現在她轉回來，整個形貌都改變了。她的眼睛不再是她原先所擁有的，她眼神錯亂，鮮紅的血絲隱藏在黑色的虹彩裏。她的臉，混合着恐懼和興奮而不再女性化，只有她的手指仍然沒有改變。

像黑暗中的閃電一樣搖曳着，她的頭隨着她的目光而轉動。顏色看起來是如此的奇異。她的影子不定的變動着。所有的東西在她眼中都失去了原有的大小。這是一個冷漠而充滿恨意的地方；跟大戈壁一樣毫無歡樂與生氣。

空氣像風箱一樣在她的肺部進出，就如同經由罪惡的力量而排出，然後再捲回體內，不斷哭泣和顫抖着。

當她把手放在皮製的劍柄時，她的雙手仍然自制而冷靜。從它的重量、它的長度瞭解到：……事實上她並不瞭解她所瞭解的——這劍的完美。

她走到尼可拉斯強壯的背後，裸露的雙足精確地擺成一前一後的攻擊架式。

當她從黑暗中走出的時候，明亮的光線刺激着她。使她不由得停頓了一下，讓眼睛適應這強光。

現在他們是如此的接近，以致於她沈重的呼吸看起來一定會吹到他的皮膚上。她雙手高舉過頭，準備使出這致命的一擊。只要一刹那，所有的事都將結束了。只有擦亮一根火柴的時間，而其中的分別就是生與死。

當殺氣凝成時，劍尖開始抖慄。一個人不可能在這種姿勢下使用「正段」——利用大叫而放出全身力量。她怎麼會知道這種招式呢？她想知道。她必須從腹下用力把氣提升，用力、再用力，而她的肌肉是如此地柔弱。

決定的時刻到了！當劍斬落時，她的內心開始解脫。

不！她對自己尖叫着。不！

但這劍刃已經帶起一片模糊，劈開了空氣而落下，落下、落下，絕望地，她知道已經太遲了！

他的思緒飄向天空，心靈上呈現出像老人般的心態——不是一般的老人而是特殊的。

尼可拉斯此刻的心境十分蒼老，但非歲月的痕跡。說得更恰當一點：他們掛在一個赤裸而不結實的手臂上，就像一連串的絲巾，每一條都有獨自的顏色，卻在他的記憶中連接在一起。

在這新的一天，他又活躍在人生的舞臺上，像一個小孩一樣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的事，還可以經歷無數晝夜。他要用雲來做成麥桿，兩手各抓一枝，在頭上像彩色紙帶般地揮舞着。

在他身下，亞洲大陸像巨大的老虎一般自在地延伸着，在這清晨打着呵欠準備開始活動。但這是另一個時代的亞洲，直到工業革命出現才停止。中國的叛亂、越南及高棉的慘遭蹂躪……空氣中充滿了香味。

尼可拉斯幾乎同時發覺賈絲婷和武士刀。假如他思緒沒有飄得那麼遠，警覺性將會比現在快得多地探出她的意圖。但是，他是鬆弛的，在那個時候，他根本不知道。

但在這最後的一瞬間，當劍向他砍下時，他聽到雷電般的吼聲，就立即閃開了！

現在當然沒有時間慶賀。假如不是他停止遐思，只要再遲疑片刻，現在他已經是個死人了。危機已經比他所想要思考的事更接近他了。

這裏有好幾種方法可以讓他不用武器而贏得這場勝利。他所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空手切入刃隙中，因此現在他就使用這招數。他本能地抬高雙手穿過剛剛掃過的手腕所帶起的一片刀光中，攻擊賈絲婷的右臂。

他站穩了腳步，她的劍也由左而右的水平掃了過來。他知道以下的結果會是什麼情形了。

隨着一聲破碎的大叫，他伸腿曲膝，右臂橫向左手邊，也水平的擊向她握劍的拳頭。

他一拳搗來，令她吃了一驚，劍勢不覺一停。拳舉至中途，他知道這一拳會把她的腕骨打碎而改拳爲抓，用力的把她的右手扭向背後。直到她叫出聲並且劍掉落在地上。

她抬起右膝頂向他的腹部。他反身壓在她上面，她用雙拳在他背上亂打。

他的鼻孔噓噓作響，在跌倒時，他順手用右手掃過她的雙腳。她重重地摔在他身上並且立刻打他。

尼可拉斯從雨點般的落拳中伸出手去，碰到她的脖子。一陣尖叫聲從她張得大大的嘴中傳來，她自己從來就沒有發出過那種叫聲。她奇異的黑眼睛中，眼窩開始出血，直至泛出白眼球，然後眼皮落下，不省人事地跌落在他身上。她的長髮正蓋在被拋在一旁的武士刀上。

這是第二次橫斬，由左至右。賈絲婷是右撇子，按照習慣，她應該由右至左橫斬。這不是賈絲婷在揮劍。不論如何，她不能把握劍的姿勢做得那麼標準。

是迷幻術——忍者的催眠術，是他以前所修學過的第二專長。他花了四小時以上的時間在她身上。解除禁制遠比施行禁制困難得多，他用盡所學的方法來驅逐安置在她身上的邪魔。汗從他們身體像雨點般的流下，滴到這木製的地板。他繼續在她身上解除禁制，直到最後，她的身體在他的手臂上顫抖並且發出可怕而吃驚的哭叫聲。

哭叫了一陣，她終於睡着了，但他還是不放棄她，甚至抱起她，保護地放在手臂做成的搖籃輕搖着。在這大熱天裏，也只有到浴室去弄濕毛巾，如此才能把冰冷的毛巾置於她的額頭上讓她早些甦醒。

幾乎所有的時間，他都在凝視她的臉，她的容貌不曉得什麼地方跟先前有所不同。一度，這水箱的汽泡聲會侵入他的思想，他警覺的望着纏繞着圓柱的綠色植物和石頭面上的青苔。而它們也從另一個世界，透過窗戶，冷冷地注視着他。

在第三天，她終於完全康復了。在康復以前，她時時睡睡醒醒，如同一個擊退不幸的疾病的病人一樣。

在這段期間，尼可拉斯餵她吃飯，替她梳洗，一點都不介意。他有時會坐在門廊注視大海，對於那些游泳的客人及太陽的崇拜者，他完全視若無睹。他從不接近海，甚至連沙灘也沒踏上一步。因爲，他不想離她太遠。

當她睜開眼睛的那天清晨，他倆都非常清醒，旁邊深紅色的塵埃也像草原上的火一樣燦爛，他擁抱她，並且吻她。

不等他做好他們的早餐，她已經在看着他們訂閱的報紙。他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因爲，這是她必須知道的，她必須知道她有這個力量及勇氣來度過難關。因爲他絕對無法獨自來解除危機。而她一開始就已經發覺到忍者的催眠術在她身上發生作用。

「現在我是強壯的，」她笑着說：「跟你一樣地強壯。」

「看得出來。」他用比較正經的態度對她說。

她心有餘悸地說：「這種能力需要經常使用才行。」

當他收拾餐具的時候，她看着報紙。從水槽傳來的杯盤碰撞聲令她覺得舒服而溫暖。

「等一下，」她說：「讓我們到沙灘上去。」

「等一下我們再去，夏天已經快過去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到沙灘上去享受這夏天剩下的陽光。」他擦乾他的手。「有一對夫婦住在城裏，我要妳去認識他們」

「尼克……」她的目光離開報紙望着他。

他走到她坐的位置旁邊。「什麼事？」他吻着她。

「你看這裏。」她把這折疊的報紙拿給他。

他接過來，移開那注視她焦急的臉的目光。

「我應該通知葛爾達。」她的聲音像是從遠方傳來。

「本地警官死於車禍。」他讀著。日期線上標的是佛羅里達州，奇威斯特。「魯・婁克探長昨天被人發現死於一輛出租汽車內。蒙羅郡警署的發言人報告說，車子很明顯的以高出限制時速六哩的速度在奇威斯特以東的高速公路上飛馳着，然後撞到了路邊的堤防並引起大火。發言人指出，在這地區，暴雨和猛烈的風已經侵襲了一天半的時間，或許，這對車禍的發生，有很大的影響。

「婁克探長，四十三歲，很明顯地是在奇威斯特度假。在和他的辦公室聯絡過後，他的上司麥克・芬尼根局長指出……」

尼可拉斯的閱讀聲突然停住。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很強烈的打擊。不平感如同在空曠的祠堂般在他的胸口起了迴響。他的視線模糊並且似乎絲毫不覺得報紙已經被他揪扭的雙手所扯爛了。

「尼可拉斯……」賈絲婷站到他的旁邊，雙手交叉，無力地握住她的雙肘，身體也因情緒的因素而不安定。

「我不相信！」尼可說。

但是他能！像典型的亞洲人對已發生的都能適應的接受事實。因果報應，他殘酷地想着。但是婁克的死就像一把利刃刺進他的內腑，這沸騰的痛苦是不會馬上消散的。

然後，他回想起婁克為什麼要到奇威斯特去的原因。他再一次地唸着標題。這次他從第一個句子一直唸到最後。他在度假，没錯。如同婁克的神靈就在他右手邊徘徊，他似乎聽到婁克對他說過：「他是兇手，尼可。假如我再對湯姆金牽涉到安姬拉・狄姬案件的懷疑有點躊躇的話，他們就要向正式的死刑命令說再見了。」

當他在冷清的光線下看着這已發生的事件時，一陣熱風從墓地的楡樹下吹過來。湯姆金和婁克間的對抗是有意的。婁克一直想捉拿湯姆金。或者這正觸怒了湯姆金，使得他做出一些輕率的舉動——例如設法使婁克安靜。現在，斷頭臺的耳語聲已經傳來了。法蘭克——湯姆金的首席警衛，已經失蹤好幾天了。誰知道他在那裏呢？

「我要針對這件事情釘住他。我想你能瞭解這關係着你的榮譽。」每一句記憶中的話都像刀子在扭轉着。「假如我不這樣做，沒有其他人能夠。」

他起身走到電話旁，他的神智突然變得十分清醒，然後撥了號碼。他全身發痛地好像最近曾被毆打過。他並不認為這件事發生在他們身上是公平的。像這般特別的友情應該被品嚐而不是被小偷在黑夜中搶走。他有一股他們兩個都被欺騙的強烈感覺。他知道，這是西方人的想法，而他拋開它、隔離它，就像他所接受的教訓，正如同財富放在高架上，而四周都是會致人於死的道路，是沒有用的。

在這最主要時刻，他仍然能在心中畫出他們四個一起搭乘一艘單桅帆船出海遨遊的情景——鹹鹹的浪花，無憂無慮的大笑，而陽光在他們的眼中閃耀着。而今，他驅逐出這個回憶，如同最後一絲陽光消逝在地平線一樣。但是，這樣能改變事實嗎？一點也不！就像他所看到的。

愛和友誼在日本是纏繞着而解不開的，即使在西方這麼長久的時間，他的衣服、他的鑲飾物

，仍然保持着東方的傳統——不僅是現在，直到永遠。

他對於這件事的的發生有一種突然性和扭轉性的覺悟。現在他的地域觀念，就和他的時間觀念一樣深。

犧牲和復仇，是日本歷史的兩大基石，同時也是他的一部份。對他而言，這就是菊子的最後信息。雖然，在這時刻，他仍然無法完全瞭解其中的眞諦。

婁克之死使得整件事單純化了。

現在，一句引用道館老師的話像心靈中一隻被捕食的小鳥在天空盤旋般閃過他的思緒。他知道該怎麼做了。

「你找誰？」她問他。她的語音仍然不清晰地好像還在驚愕中。

他伸出指頭指着嘴唇，對着話筒說話：「他在不在？我是尼可拉斯·黎尼爾。」他等了一會兒。賈絲婷走到他身後，用她的手臂環抱他。

法蘭克回答了。他果然在家。這狗娘養的。但是他的音調仍然保持適當的控制。

「假期過得好嗎？……是的。太糟了！你錯過最刺激的事了。」他感覺到她柔軟的胸部壓着他的背。他伸出一隻手反抱着她。

「當然，下一次我見到你時，我一定把所有發生的事告訴你。」他一邊想：這個日子可能比你所想像的要快得多。

他握着話筒，下面的一分鐘，都是法蘭克在說話。

他閉了一下眼睛，然後看着海。此時，太陽正悄悄地離開天空，移向地面上最明顯的一點；在這黎明的時刻，海面閃亮得像一條光潔的毛氈。

「哈囉，」他說：「我已經考慮過你的提議。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剛剛說些什麼。」

尼可的眼睛突然張開。靠在他身上的賈絲婷，發覺一陣緊張不安的情緒在他身上流過。她想要知道爲什麼他所說的話和他的感覺有如此的不同。

「但是事情已經——有了一些變化。我要再考慮考慮。是的，我想你可能會。」哦！老天！我多麼想證實你的罪！

「是的，我剛剛從報紙裏看到。當然，他是一個朋友。我多少瞭解他一點。」

賈絲婷察覺到他憤怒的情緒逐漸上升，於是更緊緊地靠着他，好像她的存在在某些方面能夠緩和他的怒氣。

尼可拉斯很快地感覺到她的體溫滲入到他的體內——當然在他們到達海灘之前——他想要和她做愛，尤其在他爲他的朋友感到悲傷的時候。或許正因爲這個原因，他又回到現實的世界中，而她也一樣。

「一個星期之內？」他說。

「不，我不認爲有什麼問題。你只要把所有有關的細節告訴我就可以了。但卽使是如此……好吧！我們可以在飛機上仔細研討一下，不是嗎？是的，是的。」他又聽了一陣子，而他的思緒已經飄向遠方。

「到時，我們會再見面。很快，非常快。」

現在他是一位忍者。他想着他的話：「要瞭解你的敵人，首先，你要當他的朋友。」

現在，他可以盡情的吸取從賈絲婷身上傳來的暖意了！因為他知道湯姆金已經派法蘭克去找在基維斯的那個女人。而斐克正是在基維斯被殺的。「兇手」！這個字眼像大鐘般在他的腦內響起。「假如不是為你……」他想到了這個電話。

「只要你成為他的朋友，他所有的防衛就會放下。然後，你可以選擇最適當的方法置他於死地。」

——全文完

後記

這是日本的戰爭哲學——牽涉到很多佛教和神道教的元素——五種最重要的表徵：地，水，風，火以及忍者。

宮本武藏的五輪元書仍然在今天流傳着。

忍者，同樣的，也是一本五輪元書。

時代名作①

忍　者

著　者：Eric Van Lustbader
譯　者：黃　家　美
發行人：林　明　珠
出　版：駿馬文化事業社有限公司
社　址：臺北市文昌街280巷1號7樓之2
電　話：(02)7034413／讀者服務專線：7086301
印　刷：中實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6號

特價175元

郵　撥：162985號林明珠帳戶
初　版：民國七十年九月二十日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〇七七號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敢請寄回本社更換）